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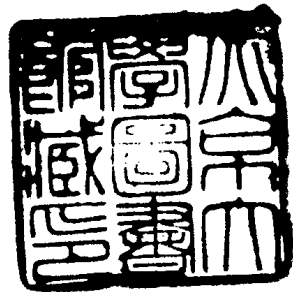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三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5/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49.5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一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李春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李戴刻本

..... 一

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四十七卷(一)

〔明〕張居正撰
私藏明萬曆四十年唐國達刻本

..... 三二四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十卷附

錄一卷

〔明〕李春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李

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貽安堂集

十卷》提要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敘

穆皇帝在御時李文定公為相

登崇俊良簡拔幽滯籌畫邊

圉首縮度支諸所贊襄大者

且不暇更僕無論纖細當是

時海內蒸々稱又安矣公視

貽安堂集

序一

草代之及韓旋營勿者中外

皆知其有回天力然未嘗一

字示人問中書事語極蹇々

有以大政頌公者公愕然曰

主上聖明斷決如流水我等奉

三

自出入伴食終日方用棟媿何
所短長而公

帝勿問為文以應所知慙多散
見即朝夕館閣者無改帳其
讓大美避盛名類如此乃公
之子尚寶君中書君固已次

胎安堂業

卷二

第其業盈篋矣隆慶戊辰載
筮仕為興化令興化公里老
也明年公以予告還而載為
公所攀士嘗謁公第中問民
間疾苦一如閩閩乃知公憂
民隱如此之切也回請所以

計安天下者擇焉以不後人
公笑曰文字書生語也無足
傳中祕

王言也胡可傳淵贈漫語也不
宜傳何所計安而獎藉之
固請公固翁公相業在

胎安堂業

卷三

國史之望在華夷聲施在天下
後世其所傳者弘矣堯之幾
年中書君以使命至青齊而
戴叨撫茲出迺得公胎安堂
藁刻之凡若干卷每一讀輒
掩卷悽愴如對顏色公為人

深沈溫厚博大端方如其文
斯文也秀潤修蓄典則純正
如其人使天下後世果是公
於文也則余之益刻不獨文
也已

賜曰進士出身奉

昭宗聖業

序四

勅巡按山東等處地方提督
軍後督理營田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廩延門生李戴
相揆

貽安堂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類

廷試策

經筵講章

請封順義王

請東宮出閣講學

再請東宮出閣講學

請謁見東宮日期

昭宗聖業

卷之一

請宥言官

請纂修

世廟實錄

請停止 欽取銀兩

請停止買辦

請酌議藩封

請修內備

乞罷翔鳳樓工

乞寬科臣罪

請刊行宗藩條例

辭六年考滿 恩命

辭入內閣

辭陞禮部尚書

考察自陳

久旱自陳

五品 欽命自陳

辭纂修永樂大典加陞少傅兼太子太

傅

應奉集

卷之二

二

初乞休

二乞休

謝 特諭出朝

謝病假 遣醫診視

辭獻俘加恩

謝 內直初蒙 頒賜御膳并酒

謝 遣祭先師 頒賜收回果酒

謝 欽賜 御用大紅彩粧仙鶴絨衣

謝 賜茶

謝武舉考試 賜酒飯彩段

乞休

二乞休

乞休

二乞休

三乞休

四乞休

五乞休

卷之二

應奉集

卷之二

二

表

及第謝恩

代庚戌科謝恩

謝陞翰林院學士

謝 特命掌翰林院事

謝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支從

二品俸

謝陞禮部尚書

謝加太子太保

謝入閣

謝改吏部尚書

謝賜大紅織金仙鶴紗衣

謝賜大紅紵絲飛魚膝襪衣

謝賜大紅紵絲麟衣

謝賜大紅紵絲麒麟衣

謝賜銀兩表裏酒飯

謝特遣讀卷

謝遣祭先師孔子

謝遣文華殿代拜

謝特遣陪祀帝社稷

謝遣南郊分獻

謝遣方澤分獻

賀正旦令節

賀長至令節

賀靈雨應禱

賀瑞穀

又

致仕抵家謝恩

頌

嘉禾頌

萬壽頌

甘露頌

詩

及第志喜一首

土神祠題壁一首

題藏寺壁別月亭上人一首

元夕賜內苑觀燈便賜彩燈二盞恭

紀一首

扈從郊祀恭紀一首

辛酉夏禱雨奉命行禮神祇壇一首

題金山有感一首

哀慕祠一首

送孫公子南還一首

長淮篇贈賈叅戎鄉丈

寄壽徐雙橋姻丈七十一首

登雲龍山二首

出塞

獻俘

閉戶

牛首山餞別泉翁湛老師一首

送懷堂袁姻丈節推雷陽一首

喜胡南塘入都見訪一首

南塘欲去賦留一首

送鄉人望山一首

謁陵一首

題西濱一首

送同年李北山令新喻一首

贈謝山人一首

喜韓年丈授令子邑一首

懷仲弟子繁一首

肅廟哀輓一首

送潘古淮自光祿擢丞汜水一首

送陳少泉之尋甸一首

贈閩中山人一首

夏日同諸會文集輝石劉丈草堂一首

霜降謁陵一首

送同鄉沈芥田請假還南一首

贈別友人一首

賀陸年伯榮封駕部一首

送丁慎庵別駕德州一首

壽王竹區八十一首

壽楊黼山州守八十一首

送陶龍山奏績還濟寧一首

同年高南州父母偕壽一首

雪夜同莫膳部張給諫飲譚鴻臚宅一首

偕同館南渠諸公過王宅觀梅一首

題怡椿軒一首

送莫中江督學貴州二首

為同年邵纓泉題瓊林圖一首

壽怡軒李年伯一首

憶昔行送王近山解官還句曲

送少濱蘇子還南一首

泉塘趙翁暨胡孺人皆壽一首

送少司成王稚川五首

見山一首

送黃東衡別駕一首

寄訊秦從川年伯高尚一首

壽孟河馬太史母一首

送鄉人胡醫士南歸一首

船安堂集

卷之十一

八

送北山李年丈出使一首

寄壽趙竹庵姻丈六十一首

題畫贈徐叟一首

送潘象安歸新安壽母一首

題畫二首

送鄉人南還一首

贈別潘象安二首

寄訊沈四丈雨田二首

送龍翁張老師赴南曹一首

贈別一首

題覽輝樓一首

悼王復齋州守一首

穆廟哀輓二首

輓潘母因唁象安一首

送洞虛顧真人還山一首

送徐石潭縣尹之西華一首

沈二丈同仲弟入都先以詩寄用韻酬

之一首

船安堂集

卷之十二

九

送顧梓河會文二首

題畫鵲一首

贈葉中翰柳亭一首

送張敬所令河陽一首

送許補庵令信安一首

送張經歷之潯州一首

送鄭經歷之柳州一首

十三夜集譚鴻臚宅兼簡南冷公一首

寄題陳判州隱所一首

贈王禮部一首

正月觀梅王錦衣宅一首

壽閭母太夫人七十一首

良驥篇贈徐生用卿

孝烈皇后鼓吹詞

輓歌二首

春日同宗考功方城出迎黃洗馬少村

一首

題畫一首

陽春集

卷之一

十一

別翰長黃少村二首

王巖潭年丈過訪山中即席奉贈一首

小令贈別鄉人

卷之三

記文

奉 勅恭撰戊辰進士題名記

重修闕里先師孔子廟記

重修陽明先生祠堂記

重修永平城樓記

巡視京營科道題名記

句容縣新築城垣記

正巳軒記

重築高家堰記

平陽府改建儒學記

新建句容華陽書院記

重建煙雨樓記

重修泰興縣儒學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陽春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重修太康縣儒學記

重修如臯縣儒學記

余翁橋記

省署鶴鹿記

燈蛾記

唐十八學士圖後跋

卷之四

序文

戊辰科會試錄序

已未武舉錄序

元輔徐存翁一品十五年考績序

師相徐存翁一品九年考績序

邑侯對泉李君應召北上序

侍御郭劍象年丈出令永安序

同年東達陳君擢山西憲副序

副郎回堂濮君之南秋曹序

姻丈懷堂袁君節推東萊序

大司馬洋山凌公內召序

深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養靜麻君令祀縣序

重刻甘泉湛先生文集序

玉雪齋詩集序

南京兵部尚書克齋李公之任序

海運詳考序

黃牧齋詩集序

平賦錄後序

地官周子叔愚之南都序

同年北山李君令新除序

兵憲嚴亭張君之閩泉序

漢涯李先生令永清序

郡佐對峰馬年丈之汝南序

大中丞崦山周公六十壽序

大司徒南溪張公七十壽序

心管嚴封翁暨配呂太夫人壽序

郡伯懷堂袁公八十序

劉白潭先生全集序

平成瑞應詩冊序

深堂集

卷之五

五

序文

序文

存齋先生教言序

封太史龍川胡年伯老先生八十序

中洲胡年伯老先生夫婦偕壽序

少司成馬孟河公七十序

對峰陸老先生六袞壽序

壽沈母崔太孺人七十序

張母何太孺人百歲壽序

唐母袁大孺人七十壽序

封比部員外郎中山趙公暨配吳安人

榮壽序

西樓金翁夫婦七十壽序

業師養晦丁公六十壽序

暉石劉會丈六十序

郡伯履庵宗公偕配徐安人榮壽序

杏庄沈先生七十壽序

封比部副郎寅樓郝翁榮壽序

唐書

卷之一

七

封驗封司副郎蒙泉吳翁暨配徐安人

榮壽序

屏山樓序

少司徒三峰高公夫婦偕壽序

送趙柱野擢南太僕少卿序

壽瞿母秦太夫人六十序

朱母張太孺人六十壽序

雒母張淑人七十壽序

北渠楊翁七十壽序

壽封戶部正郎白溪鄭老先生序

逸壽二溪楊公六十一序

汪母丁太孺人八十壽序

張母廖太孺人七十壽序

竹溪王先生六十壽序

高堰定議序

中丞江公治河底績承恩序

中丞潘公治河底績承恩序

卷之六

唐書

卷之一

五

序文

解母姚太夫人八十壽序

竹梧顧公暨配徐太夫人偕壽序

封兵部副郎南湖朱公榮壽序

九一查州守榮獎序

後洲陳公膺獎序

陽川高公榮獎序

邑侯凌二洲臺獎序

邑侯曾螺泉膺獎序

送許中庵簿海寧序

送文石朱太史使楚藩便道省覲序

燕峰史公助餉蒙恩序

送省齋王公改令丘縣序

送諫議張公擢守莆中序

誼敦同氣詩冊序

自湖吳公榮獎序

壽靈岩閣公八袞序

臨溪焦公八十序

卷之一

壽潘象安母王孺人八十序

六

二溪集序

四子贈言序

送黎給諫年丈僉憲閩臬序

二徐詩序

送梓河顧會文署教洛陽序

送同年大梅史君令松溪序

送吳中翰請假南還序

送馮子汝忠返南海序

送馮子汝忠返南海序

送半沙李君擢判襄國序

送前峰繆姻丈令新城序

劉晴峰加授廬州衛指揮僉事序

送邑博宋平軒還嚴州序

送白川俞司訓擢吉水學諭序

送成中峰之寧州序

送亦山胡君分教益都序

卷之七

誌銘

卷之一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莊肅胡公墓誌銘

十七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思質王公墓誌銘

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叢山陳公墓誌銘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贈尚書瞿文懿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溪張公

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王陽史公墓誌銘

方田李公墓誌銘

張母石孺人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沈公暨配張

太淑人合葬墓誌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乾齋李公

墓誌銘

墓誌銘

卷之二

十八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駙馬都尉古庸謝

公墓誌銘

封太孺人宋母唐氏墓誌銘

封刑部貴州司主事柳溪劉公墓誌銘

封庵姚公暨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泳涯薛君偕配黃

太孺人墓誌銘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古村瞿翁暨配

秦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贈戶部江西司員外郎東山許公暨配

朱太安人合葬墓誌銘

封文林郎真定府推官南田劉公墓誌

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峰阮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勵庵于公墓誌銘

卷之八

誌銘

定國公敬齋徐公墓誌銘

墓誌銘

卷之二

十九

殷母胡氏墓誌銘

楊母周孺人墓誌銘

奉訓大夫晉州守復齋王公墓誌銘

贈中書舍人雨圃郭先生墓誌銘

中順大夫杭州府知府環山孫公墓誌

銘

戶部貴州司主事質庵李君墓誌銘

查宜人馬氏墓誌銘

簡軒趙先生夫婦合葬墓誌銘

西亭聶先生墓誌銘

儒官近山鄧先生墓誌銘

贈南京禮部主客司署郎中事主事蓬

山馮公暨配張安人合墓墓誌銘

贈兵部職方司主事古庄陳公暨配吳

安人墓誌銘

奉議大夫重慶府同知三溪邵公墓誌

銘

養正張公暨配施孺人合墓墓誌銘

南安集

卷之一

十一

仲母王太夫人墓誌銘

工部營繕司郎中度山蕭公墓誌銘

忠庵解先生暨配姚夫人墓誌銘

承德郎延安府通判雪海王公墓誌銘

一溪處士狄先生墓誌銘

通奉大夫浙江右布政使石峰李公墓

誌銘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前巡撫延綏

等處都察院僉都御史南溪張公墓

誌銘

南京國子監司業孟河馬公墓誌銘

亡女節孝墓誌銘

卷之九

碑記

勅建文莊歐陽公祠堂碑

勅賜楊忠愍公旌忠祠碑

忠顯堂碑銘

王邑侯生祀碑

南安集

卷之一

十一

崇儒祠碑記

墓表

從川秦公墓表

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毅庵姜公

墓表

松峰辛先生墓表

贈文林郎山西澤州高平縣知縣傅公

暨張孺人墓表

張恭人墓表

行狀

濟南府太守東臯張先生行狀

先祖壽官朴庵公暨配祖妣王孺人行

狀

先妣誥封一品夫人徐氏事略

祭文

祭大冢宰栢泉胡公

祭墀石劉會丈

祭誥封大學士心萱嚴公

祭先師昆湖瞿文懿公

祭張母尤太夫人

祭行可顧會丈

祭刑部主事柳溪劉公

祭同鄉質庵李公

祭恆祿李年伯公

祭邑令同年韓旋峰母夫人

祭鴻臚譚鄉丈

祭嚴少保夫人

昭安堂集

卷之一

二十五

祭中丞邵梅墩乃翁太守公

祭邑令趙思渚母夫人

祭儀部華主政

祭先考封少師府君

祭先妣徐太夫人

祭先妻徐恭人

祭伯男尚寶丞

祭亡女節孝

祭孟河馬年丈

卷之十

書啓

郭東野高中玄二相公到任請啓

答南都九卿賀入閣

寄壽少司成孟河馬公七十

答養翁嚴少保婚定

肖玄于督學公婚定啓

賀自湖吳太守生子

寄壽墀石劉會丈七十

昭安堂集

卷之一

三十一

初第家書

答給諫張鳳原

答白野殷年丈

答黃鳳岩

與古陵沈道長

寄中丞在庵王公

答鶴洲裴建安令尹

與劔泉郭年丈

寄自湖吳太守公祖

答呂沃洲符卿

與唐龍岡春元

與沈艾陵鄉丈

寄少湖徐相公

寄大司馬雙江聶公

寄阮山峰學憲

寄南野翁歐陽老師

寄懋翁楊公

與秋溟殷年丈

歸去來集

卷之一

三百

答秋溟殷年丈

與古陵沈道長

與趙大洲館丈

與李鵝野道長

與陳東遠年丈

與中溪黃待御

與讓溪游年丈

與水陽亢年丈

與周鳳南

與譚二華中丞

答龔大尹

與黃少村冬卿

簡中丞鎮山朱公

答龐惺庵道長

與西吳張年丈

簡崔月潭公

答二華譚中丞

答自湖吳中丞

歸去來集

卷之一

三百一

答得翁董宗伯

簡巖潭王年丈

答蔡見麓

與趙延陵

答元洲張年丈

答杜華南大尹

與西石王司馬

與秋溟殷年丈

與平翁陸宗伯

船來堂集

卷之一

二十六

答確庵魏司馬

答二華譚司馬

答董節推

答郝封翁

答廬山胡督學

答劉應谷中丞

答石汀殷年丈

答蟠峰李中丞

簡蘄遼督撫

與宣府孟中丞

簡蕭太僕

答薛方山督學

答南明汪年丈

答沽渠中丞年丈

答梁鳴泉中丞

答劉白川中丞年丈

答劉安峰司馬

答蘄遼督撫

船來堂集

卷之一

二十七

答王鑑川司馬

簡楊中丞年丈

簡白川劉中丞年丈

簡王鑑川司馬

簡李侍御

又

又

與潘象安

簡朱祠部子价

傳

張母袁太夫人貞節傳

金秋泉傳

閻齋毛先生傳

忍庵丁翁傳

附傳誌銘行狀

贈朱堂集

卷之一

三

先公登第後官詞林者不數歲即被簡命保直

禁庭游躋綸閣日惟代草王言翊贊機務生平慎默進而

告君者未嘗退而語人宜奏對之無留草矣且夙夜

在公不遑它及間有酬贈亦多隨至隨應身外一切不

願留餘又何屑屑於身後名也頃因捐館追慕音容抄

求手澤所得不滿十之一二詩則藏之伯兄不幸無祿

人稿俱亡而大中丞延津李公敦崇舊誼謀梓遺文乃

出所存并從交游中手自謄輯僅成數帙顛散佚尚多

抱憾無已尚冀薦紳先生大雅君子或得之聞見或出

諸收藏不靳垂示俾圖續編誠不能無厚望於將來也

謹識不孝懇款於簡端

不肖男茂材謹識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一

奏疏類

廷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受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

師治教之責惟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自古迄今

百王相承繼天立極經世牧人功德為大是故

道統屬之有不得而辭焉者唐韓愈氏乃謂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至孟軻而止孟子

則以堯舜禹湯文王之為君臯陶伊尹萊朱太

監堂集

卷之一

一

公望散宜生之為臣各有聞知見知之殊其詳

略同異果何義歟其授受之微有可指歟宋儒

謂周敦頤程顥兄弟朱熹四子為得孔孟不傳

之緒而直接夫自古帝王之統道果若是班歟

其講求著述之功果可與行道者並歟抑門人

尊尚師說遞相稱謂而忘其僭歟漢唐宋而下

雖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間英君誼辟撫

世宰物德澤加於四海功烈著諸天地者不可

槩少果盡不可以當大君道統之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
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弗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又言六經
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
斯言也真有以上繼皇王道統之正下開萬世
太平之基迨我

列聖克篤前業所以開天常敘人紀者歷百八
十餘年于茲朕續紹

祖宗鴻緒登踐寶祚惟敬惟一敘彝倫惇典禮

始末集

卷之一

二

祈天命拯民窮思弘化理以成叅贊繼立之功
者宵旰孳孳不遑寧處茲欲遠紹二帝三王大
道之統近法我

祖宗

列聖心學之傳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堯
舜禹文之後孔孟以來上下千數百年間道統
之傳歸諸臣下又盡出于宋儒一時之論此朕
所深疑也子大夫學先王之道審於名實之歸
宜悉心以對毋隱毋泛朕將注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本於道道立而後化以之

弘帝王之道本於心心純而後道以之會心也

者統夫道者也心有弗純則存諸中者無貞純

精一之懿其於道也為小成道也者弘夫治者

也道有弗粹則發諸外者無正大光明之業其

於治也為小康小成不足以語天德小康不足

以語王道斯豈帝王之所以繼天立極者哉故

必本之心也渾乎天理而有以裕內聖之基而

後敷之治也若乎天道而有以熙外王之業天

始末集

卷之一

三

德王道其極一也然其本則係之學焉而已矣

學以純心心以會道道以出治治以格天其在

當時也則帝王之治法以立其在萬世也則帝

王之心法以傳斯其道統之所由肇乎循之而

治唐虞三代是也得其似而理漢唐宋是也至

於有宋諸儒則亦講明斯學以翼乎聖道而已

矣烏可以與帝王並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體天弘道因心出治以上繼皇王

道統之正下開萬世太平之基
陛下則又 神聖縱于天光明道乎學而治之
所溥四達不悖薰蒸透徹融液周遍二帝三王
道統之傳遠紹而無間

二祖

列聖心學之遠近迷而彌光粹乎無以尚矣乃
猶于萬幾之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且

曰宵旰孳孳不遑寧處臣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矣臣草茅疵賤何所知識

監安集

卷之一

四

可以仰禱 聖學之萬一雖然涵濡 聖化蓋

亦有年其于我

祖宗治道之盛及我

陛下心學之精亦嘗佩服涵泳有以少窺其涯
涘矣敢不敬陳以對揚 休命乎臣嘗聞之天
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判道在聖人是聖人
者道之宗也又嘗聞諸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是元后者人之主也然則道在天下安得不屬

之聖人又安得不屬之大君也哉是故三代而
上位稱其德達而在上者莫匪聖神而道統之
傳有自來矣請因 聖問而條陳之唐虞以往

書契未立述哉無以稽矣故韓愈孟軻之所稱

率自堯舜而始愈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

子是立功立言雖異以言乎道統則均也軻謂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

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

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是見

知聞知雖殊以言乎道統則一也然觀孔子有

志三代之英而自傷其未逮伊尹樂堯舜之道

於畎畝而必以吾身親見為幸則託之空言者

豈若見之行事哉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為獨

盛而道統之傳非帝王莫之能當也何也夫所

謂道者非徒以其蘊之心也以其本之心而宣

之化也是故以之經天則陰陽宣節天道其清
乎以之緯地則山川靜翕地道其寧乎以之總
民物之紀則百姓太和萬類咸若民物其熙乎
道猷章而道妙流焉實政又而實心昭焉體用
一源者也微帝王其孰能與于此哉然求其要
則心焉盡之矣究其功則學焉盡之矣何也非
道無以弘天下之治非心無以會天下之道而
學也者所以純心以體道凝道以出治者也大
哉學乎斯固帝王之所不可忽者乎是故格于
上下堯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為學者則曰欽
明允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重華協
帝舜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為學者則曰潛哲
溫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三代有道
之長禹湯文武之道亦云盛矣然求其所以為
學者則曰勤儉曰執中曰緝熙說說其所以事
其心者何如其至也則夫治之所成黎民於變
也四方風動也文命誕敷也萬邦惟懷也燕及
皇天會朝清明也唐虞三代之化巍乎其不可

昭聖集

卷之一

本

及者謂不本於此哉德至此而後謂之天德道
至此而後謂之王道若夫臯陶伊尹諸臣贊翊
之功固不可泯而其它中圖大以恢弘化理建
中建極以丕昭道猷者則豈諸臣所得而專之
哉故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
代有終也此之謂也三代而降享國長久者莫
如漢唐宋其間英君詎辟撫世宰物德澤加于
四海功烈著諸天地者亦不可少誠有如 聖
制所云者是故漢之除秦苛也深得弔民之理
以至七制嗣興風俗淳美矣唐之靖隋亂也汎
收底定之功以至三宗迭出海宇又安矣宋振
五季之衰也愛養民力出生靈于塗炭之苦而
好文守成之主又繩繩相繼焉不可謂其盡畔
于道也向使盡畔于道則不足以總一四海整
齊萬民矣又安能歷數百年而巍然民上以握
神器乎後之尚論猶不能無憾焉者以其學之
未純焉耳學苟未純則蘊之心者不足以語帝
王精一之傳敷之治者不足以語雍熙太之和之

昭聖集

卷之一

七

盛斯豈天德王道之極哉夫惟道化衰于上而後講學倡于下此宋之四子所由興也以周敦頤言之學以主靜為宗以一為要而究其極于明通公溥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也以程顥兄弟言之涵養則曰用敬進學則曰致知而又欲以太公順應學天地之常寬和嚴毅殊途同歸者也以朱熹言之以講學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博極羣書而會通於心集諸儒之大成者也此四子之學之大較也是其學固亦遠宗乎周

之于天而日雨風雷不得而有其功何也太和之充益天實司之而日雨風雷效其動而已矣可與天道並乎知日雨風雷不可與天道並則知臣不可與君道並矣知臣不可與君道並則知四子者不可與帝王並矣而後之推尊者若黃幹則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直以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二程得統于周子先師朱子得統于二程而撮其要旨于居敬窮理致知克己四者而謂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于此至于真德秀則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吳澄則曰周子始有以接孟子之傳于千載之下二程則師于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夫德秀以為道至周程朱子而大明則誠有之若黃幹吳澄遂以四子為直接皇王道統之傳于千載之下遞相稱述其論蔓衍波流直至于今學者尊之而莫敢違信之而莫或疑抑

孰知其失之過乎故四子講明著述之功不可謂其無裨于道而直以爲遠續道統之傳與帝王並論焉是誠門人推尊之過恐亦非四子之心也是故由唐虞而三代由三代而漢唐宋其帝王道統之傳端不可誣若秦之于漢六朝之于唐五代之于宋則皆帝王之驅除烏足以與斯道哉至于胡元則又我 國朝之驅除若漢之秦唐之六朝宋之五代也道統之在天下不其淪胥以没乎幸而皇天厭亂我

聖學集

卷之一

十一

太祖高皇帝挺生淮甸廓清海宇表

成祖文皇帝篤生于後丕紹鴻休其治化之隆真有以遠追唐虞三代之盛而超軼漢唐宋之上矣然其所以致治者則莫非本於道其所以體道者則莫非本於心其所以存心以體道體道以出治者則又孰非學以基之也哉 聖制所謂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
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勿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帝王相傳之要端在是也然臣嘗求我

二祖聖學之精則存心一錄與夫聖學心法尤其至要者歟存心錄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于災祥者備載以垂訓而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者尤致意焉聖學心法凡有關於君臣父子之道者詳述以迪後而于敬天法祖用人理財者尤申重焉則我

聖學集

卷之一

十一

二祖之所以爲學者具見于二書而精純貞一心卽二帝三王之心太和成熙治卽二帝三王之治天德王道巍然煥然又奚惑哉此

列聖之所以克篤前業開天常敘人紀歷百八十餘年而 皇圖鞏固者信皆有得於是也恭惟

陛下以聰明聖智之資懋精一執中之學心之所裕者與天地合其德治之所成者與皇王匹其休肆今大化流行百姓大和德浹于中夏威

行于蠻貊至治馨香達于上下而休徵畢集千古所未有也臣何幸躬逢其盛哉臣嘗竊窺

陛下之所以臻此者信本於學而學之精實典要則又莫過於敬一之一箴而彝倫之敘典禮之敦所由出也臣請得而颺言之其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備體而行之惟德是據蓋言道本於心也其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畏天勤民弗遑寧處蓋言學以體道也其曰敬怠純駁應驗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蓋言治以徵學也其

聖學集

卷之一

十一

曰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于明廷慎于閒居反躬以實踐也其曰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考祥以視履也語其目則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究其旨則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其學即二帝三王之學心即二帝三王之心而至治之成近有光乎

二祖

列聖之傳遠以躋乎唐虞三代之盛夫固體信而達順合一而不測者也存之為天德而日新

之盛德以裕達之為王道而富有之大業以昌帝王之道統謂不在好乎臣欲恭請其在上未易以名言矣復何所稱述以為聖學之裨乎然臣聞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我

陛下之自箴也亦曰終如其始又曰日新不已故學必緝熙而後底於純治必求貞而後底於化

聖學集

卷之一

十三

陛下之學亦既純矣天下之化亦既洽矣然端拱穆清之上二日二日事有萬幾有一之弗得其宜非純也此勅天之命惟幾惟康堯舜所為兢兢也四海九州之遠剛柔異性輕重異宜有一之弗得其所非洽也此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堯舜所為拳拳也學之純者不使其或間化之洽者不使其或漓夫然後常敬常一而道久化成其在茲矣非我

陛下所當致力者乎其要則在求之心而已矣

太祖高皇帝嘗諭輔臣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謂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

成祖文皇帝嘗諭解縉曰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是

二祖之學誠不外于心而得之也臣願

陛下毅然以道自任上法乎

二祖反求諸一心養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以存

其寂然不動之體察之于幾務既興之際以妙

其感而遂通之用俾其湛而虛也神而明也與

皇朝書集

卷之一

十四

太虛同其空洞焉日月同其照臨焉四時同其

運行焉萬物同其冲和焉則一心既正萬化以

行敬不期敬而自爾其常敬一不期一而自爾

其常一天德益以立王道益以溥矣帝王道統

之傳不其益光也哉至于用人必當而臯夔稷

契之在列行政必允而禮樂刑政之覃敷則又

此心之妙用而我

陛下之餘事也何敢以瀆 聖聽哉

陛下倘能鑒臣之愚而於所謂敬一者貞之于

久而會之於心則道統之傳亘古今而獨盛矣斯文幸甚 宗社幸甚臣何任祈禱隕越之至

臣謹對

經筵講章

穆宗皇帝初御經筵例以閣臣二員進講時元輔徐公階講大學首條臣春芳講尚書首條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這是尚書堯典篇史臣紀載帝堯的功德曰若是發語詞稽是考堯是唐帝名放是至勳是功

史臣說道稽考古昔帝堯的功德巍巍蕩蕩無

所不至故總稱之曰放勳欽是恭敬明是通明

文是文章思是意思安安是無所勉強帝堯之

德肅然欽敬無一毫放肆洞然通明無一點蔽

塞文章昭著而可見意思深遠而難測這四件

德性都出於自然安而又安無所勉強所以說

欽明文思安安允是信克是能常人德非性有

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

者惟帝堯之德本於天性恭則信恭而無有虛

皇朝書集

卷之一

十五

假讓則能讓而無有矯飾所以說允恭克讓光是光顯被字解做及字表是外格是至上下是指天地說帝堯既有這等德性之美行實之純是以光輝顯著被及於東西南北四海之外以至於上天下地之遠充塞周流無處不到所以說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史臣敘帝堯的功德至此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然臣嘗求其德業之所以盛者不出乎欽之一字欽卽是敬蓋人主一心萬化之原惟敬則精神翕聚清明在躬是以能明能文能思能安安能恭能讓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自然有以光四表而格上下帝堯功德之盛其源皆出於此實後世人君所當取法也仰惟

皇上 天縱英資 嗣登大寶當體元居正之始正臣民觀聽之時言動之出於邇者雖甚微而聲聞之見乎遠者則盛著伏願以堯爲師以敬爲主內以養其心外以持其身必使天理常存神明內蘊以人才則所用者必君子所斥者

必小人以政事則有益於民者毅然行之有損於民者斷然不行如此則 神功冒於海隅帝德光於天下放勲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請封順義王

伏蒙 發下兵部題履宣大總督王某議處降夷一本內開俺酋情願執送叛逆趙全等乞還伊孫把漢那吉仍乞照舊例進貢請封王爵永不擾犯邊疆共享太平王崇古等譯審再三代爲陳乞且度前慮後頗爲詳密 臣等竊照俺答黃台吉父子久爲邊患茲者恭遇

皇上留心邊計法紀修明邊備整飭黠虜始知斂退近乃骨肉參商親孫讐怨率衆來降俺答遣使哀求邊臣因責以執還叛逆然後請 旨放還蓋連年侵擾邊疆皆叛逆趙全等唆使今得取還正法亦足以洩神人之憤把漢那吉少加恩賚遣還將來彼爲酋長必知感皇上之恩而歸心效順也且俺答遣使求貢請

封發誓永不犯邊共享太平之福情頗懇切臣
考國初北虜封王者四韃韃阿魯台和寧王瓦
刺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羅安樂王
後因也先犯順始絕其進貢停其封爵迄今侵
擾邊疆未必不由於此今邊臣代為奏請伏望
皇上俯賜俞允指虜會舊有之虛名得邊境息
擾之實利不惟邊費可漸減省而赤子亦得安
全生命誠制御外夷之妙略奠安宗社之洪圖
也但事體重大必須詳慎乃可善後今且許以
執送叛逆遣還伊孫仍行邊臣再加計處停妥
待其陳乞番文至日 勅下廷臣會議必衆論
僉同方可見之施行 臣謹擬 旨上請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請

東宮出閣講學

該禮部禮科題請

東宮出閣講學臣等擬票擇日具儀奉 御批

年十齡來奏此我

皇上保愛

東宮不欲以講讀勞之也臣等敢不仰體 聖
心但聞孔子有云愛之能勿勞乎勞之正所以
成其愛也 臣嘗遠稽古禮近考 祖制皆以八
歲就學蓋人生八歲則知識漸長情竇漸開養
之以正則日就規矩養之不正則日就放逸所
關至重也故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即周召太公
為之師保為之置三少為之選天下之端士以
衛翼之自孩提有識即見正事聞正言而成王
為有周之令主良有以也敬惟

東宮殿下英明天錫睿知夙成今已八齡非襁
褓矣正聰明初發之時理欲互勝之際必及時
出閣遴選孝友敦厚之士日進仁義道德之說
予以開發其智識于以薰陶其德性庶前後左
右所與處者皆正人出入起居所見聞者皆正
事作聖之基以預養而成天下之本以早教而
端也若必待十齡去此尚有二年之遠中間倘
所見所習少有不正則習俗豈輕早一日則有

一日培養之益遲一年則少一年進修之功惟
皇上深省焉臣等職叨輔導義不容默用是不
避煩瀆懇切陳請恭候 命下臣等會同禮部
酌擬簡便儀注上請 欽定施行伏望 聖明
俯賜俞允臣等幸甚 宗廟幸甚謹具題以
聞

再請

東宮出閣講學

伏蒙 發下禮部禮科各一本內開懇請

禮部集

卷之一

二十一

東宮出閣講學臣於昨歲具題恭請未蒙

皇上俞允茲者部科復申前請臣竊惟預養儲

貳乃自古聖帝明王之首務是以天子之元子

每當八齡卽出就外傳其在先朝

憲宗純皇帝

孝宗敬皇帝皆以八齡出閣講讀成憲具在敬

惟

皇太子殿下年屆八齡正值出閣之時且 睿

質異常尤當及時向學親近儒臣以養成命繼

似宜 俯從部科所請合候 命下容臣等會

同禮部開擬簡便儀節及慎選講讀等官具

奏恭候 聖裁施行

請謁見

東宮日期

先該臣某題請

東宮出閣講讀未蒙 俞允不敢再行噴 奏

但自 冊立之初文華殿東室行禮迄今不覩

睿姿已經二年查得先朝

禮部集

卷之一

二十一

東宮未出閣之時閣臣每得以時謁見至

先皇嘗定爲初二十六之期伏望

皇上俯容臣等照例謁見

東宮殿下俾得少伸一念瞻仰之誠其日期處

所伏乞 欽定臣等不勝顛望待 命之至

請宥言官

爲懇乞 天恩寬宥言官以彰 聖德以隆治

理事二月十一日臣等在閣辦事忽聞有 旨

命錦衣衛官於午門前撻御史某一百棍初不

知何以觸犯 聖怒至此及於該科查問原本
乃知疏內有再照等語詞涉不恭委屬躁妄致
干廷責乃其自取 臣等何敢黨護但原其心止
因各監局錢糧多有侵冒欲加清查以資國用
非為已私或罪其輕躁量為降調以示懲戒足
矣乃杖至一百之多將使言官喪氣箝口不言
倘有大奸巨惡潛弄威福者出誰肯犯冒重譴
為

皇上言者乎比見九卿科道諸臣皆感感靡寧

皇朝集

卷之一

三十一

謂此非盛世所宜有且責臣等職居輔弼坐視
不言使願忠之臣受此撻辱上損聖德下滋奸
萌臣等實無以應夫言官朝廷之耳目言路開
則奸邪不敢恣肆而利歸 君上言路塞則羣
小得以橫行而利歸臣下所關誠至重也嗣後
凡遇科道等官建白或有不知忌諱者伏望
皇上特賜容恕庶奸欺不至壅蔽而士氣不至
沮喪矣 臣等又查得隆慶元年間吏科都給事
中胡應嘉以建言得罪奉 旨為民尋蒙 天

恩矜宥改從降用至今羣臣稱頌聖德如蒙

聖明寬宥 勅下吏部查照應嘉事例將其降

極邊地方雜職令其省改圖報以昭我

皇上天寬地容之仁庶於 聖治益為有光而

所裨治理亦非小矣 臣等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請纂修

世廟實錄

恭惟

世宗肅皇帝受天明命撫御昌圖自正德十六

年

卷之二

三十二

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享祚綿長前代所未有也

其間議禮更制用人立政諸所注措皆足以彌

綸造化陶育羣生者宜有紀述以垂之萬世爰

稽

祖宗故事纂修實錄以信今傳後用成一代之

盛典合無 欽定總裁等官并 勅禮部於中

外采取事實擇日開館未敢擅便謹具題請

旨并擬 勅進 覽

請停止

欽取銀兩

為懇乞 聖明停止欽取銀兩以裕國計事昨
者恭覲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
部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
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 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
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滋
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

始末彙纂

卷之一

十四

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
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
課贖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
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一百五
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國用之費
出無經 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
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
取供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
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

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恤之詔躬行節儉以先
天下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
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 臣等實切隱憂輒敢
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
望念國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永圖節賞養以省
財用停買辦以寬民力如上供之費有必不可
已者照

始末彙纂

卷之一

十五

祖宗舊制止於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
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亦
得少甦也 臣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請停止買辦

伏蒙 發下戶部一本內開傳奉 聖諭收買
貓睛綠寶石珍珠等因 臣等看得前項買辦珠
寶去年已奉 恩詔一切停止天下臣民方仰
戴我

皇上節用愛人之德今忽有此舉似與前詔相

背況今四方水旱頻仍災異重大奏請賑貸者接踵而至卽今日發下戶部章疏中間以災傷蠲貸者幾半天下民生困苦於此可知各邊軍餉緊急帑藏空虛奏討殆無虛日該部方苦無以應之若再開買辦之端則財用愈匱積貯愈虛其勢必至於加賦厚斂民將不堪命矣臣等職在輔導義不容默輒敢冒昧上言伏望聖明俯從該部所奏軫念民窮益崇儉德將前項買辦特賜停止則宗社幸甚民生幸甚

賜書彙錄

卷之一

字六

請酌議藩封

伏蒙 發下禮部具題肅府緡贖襲封一本臣等看得緡贖奉 旨准復王爵仰見皇上篤厚親親之意臣等不敢煩瀆宸嚴但王爵固所當復而藩祿亦所當節矧目今天潢衆衍廩祿浩繁地方因之日困而宗藩亦稱不給固時事所宜亟爲酌處而方苦卒無良策者也合無所生嫡子許封王爵其次嫡庶子止許照例襲封本等官職庶睦族之仁制祿之義

並行不悖况

皇上聖旨亦止許食輔國將軍祿其於事體實爲穩妥臣等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請修內備

竊聞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安內攘外二者不可偏廢也近見廷臣獻議率詳邊方而略於腹裏夫詳於邊方是矣而腹裏亦不可忘備也嘉靖庚戌等年虜入近郊可爲明鑒况聞俺酋回巢爲謀叵測內外俱當戒嚴其沿邊督撫將領等

賜書彙錄

卷之一

字七

官防守乃其常職天威在上諸臣自不敢怠但腹裏軍衛有司扭於宴安湯不隄備倘有不測何以禦之臣等過慮合無降詔兵部申勅各該撫按等官先事預防修理城堡操練民壯整備器械各保境內人民庶爲萬全之道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乞罷翔鳳樓工

伏蒙 傳示修建翔鳳樓臣等竊以崇儉乃帝王之盛節而初政尤臣民所共仰也故大禹卑

宮室而峻宇雕牆尚書恒垂訓焉我

皇上踐祚之始卽 降明詔昭示中外凡一切
工役俱從停止天下臣民仰戴

皇上節儉之德軫恤之仁方訢訢然計日以觀

太平盛治一旦忽興土木之役開糜費之端恐

於 前詔背馳似非新政所宜也 臣等謬忝丞

弼竊効愚忠輒敢冒昧竄 奏伏乞 俯納臣

言 速賜停罷則 聖德愈光而人心歡戴矣

臣等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乞寬科臣罪

伏蒙發下南京禮科給事中某奏疏一本 傳

示擬票重處 臣等恭承 嚴命反覆詳看不勝

驚懼但據其詞雖意直無足采取而原其心不

過愚昧妄圖獻納冒瀆 天威自甘 斧鑕夫

復何辭 臣等竊念科臣乃朝廷之耳目固以言

為職者也

皇上自卽位以來 先朝骨鯁諸臣或加褒

卹或加錄用無非欲獎直臣開言路以光堯舜

之治也今乃一旦重治誠恐 雷霆所加無不

摧折而 天地有容因是少累矣自茲以往大

小臣工皆將以言為諱間有欺蔽孰肯冒重譴

陷不測為

皇上言之乎伏乞 矜其狂瞽 俯從罰治則

在廷之臣皆歌詠聖德感恩圖報矣

請刊行宗藩條例

題為際遇明時竭愚忠以少圖報塞事先該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林潤具題前事又該 周府

南陵王睦揆條奏先後覆奉 欽依通行天下

各親郡王轉示將軍中尉俱令審時度勢從長

計議具奏去後近該各王府敷奏已到 臣等具

題 請會多官集議并將歷年 恩例斟酌一

併會議逐一開具前件恭請 聖明裁定頒行

天下王府永遠遵守等因奉 旨謹會同宗人

府并府部各堂上官科道等官將各該王府條

陳及御史林潤原奏公同逐一詳加酌議除事

體有礙及人情未妥者不敢輕議外其理事順

體有礙及人情未妥者不敢輕議外其理事順

體有礙及人情未妥者不敢輕議外其理事順

便可以通融節省裁有餘以補不足者斟酌損益詳加更定及節年題准恩例申明歸一備細議擬開列前件進呈 御覽伏望 聖明裁定仍 欽賜一名恭候 命下刊刻成冊頒布各王府俾永遠遵守垂為億萬年不易之規 臣等不勝惓惓戰慄之至

辭六年考滿 恩命

伏念 臣叨躋一品荏苒六年仰冒恩慈真上同於天地俯圖報稱曾莫効於涓埃實以才匪經邦學慚論道

聖學集

卷之二

三

皇上有格天之德 臣不能精白以承休

皇上有恭己之化 臣不能和衷以贊治肆今邊陲未臻於寧謐黎庶未底於阜康皆臣輔理之罔功每自循省而增惕茲當再考敢企殊恩乃荷 馳褒廕敘已為厚幸而又進階少師兼支大學士俸夫少師三孤之長厥職貳公弘化以弼一人在昔碩輔名賢猶難稱塞如臣庸陋豈宜冒居至於詔功詔祿本有常經而二俸兼支

愈難勝受不惟位高能薄彌深瘝曠之愆抑且履盛居盈殊乖止足之義此 臣所以跼蹐靡寧披瀝愚衷上干 聖聽除誥命廕子不敢矯情稟辭其加秩兼俸伏望

皇上俯容辭免仍以舊銜供職庶朝廷恩數不至太濫而 臣亦得以追非分之尤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辭入內閣

竊惟內閣乃密勿之地殿學為華要之階仰資皇謨與聞國政人臣隆遇莫加於茲自非蘊經

聖學集

卷之二

三

濟之宏猷曷以稱弼丞之重寄 臣草茅末品章句庸流遭際 聖明濫竽侍從超昇秩宗之任荐躋官保之華受命以來每自循省寅清罔効媿邦禮之徒司謗朴無文贊帝猷而何補俾仍舊職已媿疎官豈期特簡殊恩復逮至愚極陋仰惟我

皇上膺五百年之昌運受億萬載之鴻圖淵穆九重知周萬物紀綱振飭纖悉靡遺 臣下忠欺

肺肝畢照其與善也如春斯溫無微而弗錄其
伐惡也如霆斯擊何慝之能逃卽有淵識宏蘊
之士猶懼先後附疏之難況臣才不足以濟時
望不足以表衆無博綜之學不足以備清問
無穎敏之識不足以燭事機展轉思惟實難勝
受若臣不自量度覲顏就列則豈惟小器易盈
自速覆顛之咎亦恐大恩難報有累日月
之明此臣所以兢兢避畏不敢冒據者也伏望
皇上察臣性素朴愚詞非矯飾收回成命別簡
時賢庶聖主之隆恩不致虛冒而微臣之愚
分得以少安矣

辭陞禮部尚書

伏念臣猥以庸劣遭際聖明選置侍從荐加
拔擢初不自揆乃謬沾於眷渥每思圖報曾莫
效於涓埃方切悚惶忽承恩命親洒宸翰
擢臣禮部尚書夫尚書班聯八座地分爲高而
秩宗職典三禮責任尤重有未易以勝者惟我
皇上濬哲欽明文理密察制作超於千古禮樂

冠於百王聖藻神謨經天緯地誠所謂五帝
神聖其臣莫及雖有博洽之學通敏之才尚不
足以上奉酬對仰稱任使矧疎劣如臣者乎若
不自量而冒昧居之鮮不顛躓此臣所以震懼
於中而不能已於控辭者也伏望
聖慈察臣愚悃非出矯飾收回成命改授時賢
庶官惟其人在國家可收協和之效在愚臣亦
免忝竊之咎矣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考察自陳

竊惟董正治官莫嚴於考察大明黜陟必首於
銓曹蓋銓曹乃考察之攸寄也名實易眩非明
無以覈羣才好惡易移非公無以服衆論雖在
參陪之末亦惟才哲斯宜有不然者爲累匪細
臣猥以庸陋幸際聖明始焉親賜選掄旣
乃荐加拔擢置諸銓左攝以翰銜

皇上特施罔極之恩而臣不自意其非常之遇
感徹心骨誠日夜自奮思捐不肖之身以仰答
洪造顧臣性資愚拙材質孱微雖勵公心實乏

明鑑卽他職尚不克稱而況於斯職卽他時亦宜自量而況於斯時身固當汰安能汰人此臣之所自考慄慄惶懼不安於心者也伏望皇上鑒臣微悃先賜罷黜別選才哲以充斯任則不惟可以彰考察之公而亦庶乎無累於考察之當矣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久旱自陳

竊惟恆陽降罰厥災匪微感召之端必有所自仰惟我

聖

卷之一

三四

皇上神明聖哲超越千古而遇災兢惕為民禱籲靡間夙夜是宜天心昭鑒靈滋響答而乃屯膏不應此皆大小臣工怠廢職業以致上千天和雨澤少降咎在臣下明矣臣猥以庸陋誤荷聖明錄用超躋御貳洪恩優渥迥出尋常夫冒非常之恩則宜竭非常之報臣乃碌碌班行虛糜廩餼感恩圖報之心雖至懇切而贊御宰屬之職未盡分毫於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仰負特甚諸臣之中惟臣

取宜罷黜伏望

皇上特賜亮察容臣休退別選賢俊以充斯任庶亢熯可回而於國家黜幽之典為不虛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五品 欽命自陳

近該吏部題奉 欽依六年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員大臣則例該自陳以俟 宸斷臣待罪學士階在五品之列特蒙 聖恩准令自陳此優遇儒臣之盛典也臣不勝榮感伏念 臣本一

聖

卷之一

三五

介草茅奉對 大廷誤蒙

皇上簡拔置臣侍從之列糜祿有年慚無寸補方深兢懼詎意復蒙

皇上超擢濫叨今職仰荷 天高地厚之恩勉竭駑力以圖報萬一此臣夙夜惓惓之心也但臣思學士乃詞林首秩素稱清華必才學俱茂乃克勝之如臣才識庸劣學問空疎冒處茲階實抱惶悚今當 朝廷覈汰百職正臣揣分求退之時伏乞 聖慈將臣罷斥庶清華之秩不

濫而黜陟之典斯當矣臣無任戰慄之至

辭纂修永樂大典加陞少傅兼太子太傅
竊惟人臣之就列也力少而任重者履履鍊之
危勞微而恩過者蒙負乘之耻誠以寵數不可
以虛冒也臣猥以九品謬列台司比者恭遇

皇上以登極覃恩加臣少保循省之餘已自不
能勝戴矣茲以大典錄成晉敘供事之臣謂臣
有綜理微勞遂加少傅兼宮傅而不計其力之
不能勝也夫公孤之秩自昔稱重而傅以傳其

始末

卷之一

三六

德義尤貴得人即使名德碩才未易稱塞至如
臣者性質疎庸行能謏薄不自量而冒居之未
有不至顛仆者矧以綜理則緘悉皆臣階之勞
以校閱則先後出諸臣之力而臣則何功之有
乃得晉秩與諸臣同又或過之揆力度勞實難
勝受伏望

皇上鑒臣兢懼不自寧之心允臣辭免庶臣免
顯越之危而朝廷恩數亦不至於濫昇矣臣無
任悃懇祈禱之至

初乞休

奏為親老身衰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竊念
臣猥以庸才謬膺重寄每自循省殊切悚惶頃
者大察自陳謂當首斥伏蒙

皇上溫旨賜留臣即捐糜此身尚不能仰答洪
恩萬一何敢言私顧臣實有懇切至情輒敢披
瀝 君父之前臣家世寒素臣父鐘母徐力耕
紡織黽勉教臣備極艱苦今且年並七十有七
景逼桑榆命同風燭曩歲嘗迎養京邸尋以水

始末

卷之一

三七

土不服旋即南歸比來年齒益高精神益減日
夕思臣一見而臣乃嬰情簪紱徇祿忘親隱忍
不言栖遑不退其能以安心乎況閣務繁重責
任匪輕必得精神強固志慮清明者方可以輔
翊一人參決庶務臣年已及耆精力衰颯眼花
生而眩視心血耗而善忘即處他官猶當休退
矧叨密勿之任居丞弼之先其不克稱塞明矣
臣既以親老切內顧之懷又以身衰抱鯁曠之
懼二者往來于中不能自釋即勉強在列恐亦

無補明時也 臣實有此衷悵冒昧陳奏伏望
皇上鑒臣悃懇俯容休致庶 臣烏鳥之私獲以
終遂而樞筦之任不至隳墜矣

二乞休

奏為自量知止再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本年
三月初九日該臣以親老身衰具奏乞休十二
日准吏部咨內開欽奉 聖旨卿德望素著年
力未衰朕方切倚任用圖治理豈可遽求休退
宜卽出供職以副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

聖旨奉

卷之一

三十八

此移咨到 臣聞命不勝感悚律以人臣之義
自當欽遵趨朝豈復有陳瀆顧臣之當退實
有不止於親老身衰者謹再瀝衷悃上干 天
聽臣竊惟為人臣者位崇而才不克稱耻也任
重而力不能勝殆也是以古之大臣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處高位而無竊祿之羞當重任而鮮
覆餗之咎以其自量者審也 臣本以庸流生逢
聖世始蒙

先帝甄錄之大造既荷

皇上任用之洪恩今且首列台司贊襄國政臣
誠不自揆遭際至此顧臣硜硜徒知自守碌碌
罕所建明涵養未充何有匡時之具謀謨罔効
曾無經世之猷欲責以處大事決大疑 臣自知
其不能也夫自知不能而乃貪戀榮祿栖栖不
退其為身謀則得矣如國事何是以反覆自量
惟休退之為宜也且方今英賢在列衆正盈朝
皆足以仰毗聖德恢闡皇猷而臣固可安心引
退以全其愚也否則臣寧忍自私其身負國恩
哉伏望

聖旨奉

卷之一

三十九

皇上鑒臣自量之心全臣知止之義容令休致
庶賢路不至久妨而臣亦可免於耻且殆矣臣
不勝戰慄祈禱之至

謝 特諭出朝

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四日該文書官劉東
贊捧 聖諭仰者碩元輔朕方切倚託豈以親
老求退宜卽出輔政不必又辭欽此傳送到 臣
私第 臣謹焚香捧讀 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切

念臣以親老私衷懇求休退兩瀆 宸嚴方切
悚慄乃上軫 聖衷親灑 御翰將以中使督
令卽出輔政且重以着碩之稱申以倚託之命
顧臣何人敢當殊眷惟我

皇上人惟求舊不虞其才之不堪而使臣以禮
不計其恩之逾渥也既仰承 綸綍之隆敢復
顧私親之念致身報國矢白首以不移移孝為
忠秉丹心而勿改臣不勝感戴 天恩激切之
至

唐書

卷之一

甲

謝病假 遣醫診視

特頒寶鈔猪羊酒米甜醬瓜茄

伏念臣才微任重福過灾生仰荷 聖慈曲賜

軫念既遣上醫而診視復來珍品以傳頒異數

駢繁 聖恩優渥此固朝廷優禮大臣之彝典

然在名德或所能勝顧臣凡庸安敢當此此臣

所以伏枕涕零感激而莫知所以為報也臣無

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辭獻倅加恩

竊謂君上不愛豐祿崇爵以賞功勸能者乃為
天下之公非為一人之私雖臣等亦不容以私
受私辭者况廛 渙汗之頒敢竊矯情之譽惟
是臣等職居左右責在弼襄頃者虞酋款塞議
者盈庭仰荷

皇上廟謨宏遠乾斷不疑俾臣等得以效其愚
慮邊臣得以竟其忠謀元兇正法邊圉收寧實
皆

皇上威德所致而殫謀宣力則又邊臣之勞伐

將校之用命也臣等苟免曠疎已為厚幸敢復

言功用是跼蹐靡寧有不容已於控辭者伏望

俯察誠悃收回成命則朝廷賞勸之公既昭布

於羣下而臣等叨冒之懼幸少安於私衷矣臣

等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謝 內直初蒙 頒賜御膳并酒

切念 天厨御饌長春僊醴非臣下所得食飲

者茲乃仰承 恩賜曷勝榮幸曷勝感激謹稽

首頓首稱謝者伏以榮參僉直允諧衛 主之

初心貺荷駢蕃仰冒自 天之異數珍饌出御
庖而藹馥瓊漿分僊甕以流馨臣推食蒙恩敢
忘敬事之訓投醪拜惠彌深感德之私矢殫夙
夜之微勤少答 乾坤之大造伏願 萬年玉
食御 帝曆於彌昌四海同春暢 皇風於既
醉臣無任榮感忻躍仰戴 天恩之至
謝 遣祭先師 頒賜收回果酒
伏以禮重聖師舉瞻崇之曠典芬騰邊豆溥惠
予之洪慈拜錫增榮蒙恩切感恭惟

樂堂集

卷之一

四十二

皇上道大而盡倫盡制德峻而作君作師陶育
羣生妙參贊彌綸之用并包衆甫會仁義禮智
之全式重懿章爰分餞貺如 臣者學徒泥古才
乏通方紫閣兼收仰荷登延之寵瓊恩均逮復
叨錫賚之光謹正席以先嘗誓摠忠而後食伏
願 聖齡增永 帝祚延昌紹道統於二帝三
皇萬萬載長生而治世溥湛澤於羣黎百姓億
億年久視以當陽 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欽賜 御用大紅彩粧仙鶴絨衣

伏蒙

皇上俯念今冬凜冽 臣 郊詣特出 御用之
服賜 臣一件作禦寒資 臣謹叩頭祇領伏以
郊禋肆啓駿奔率 臣職之常 御服分頒鴻貺
荷 天慈之重具如父母之於赤子寒煖必知
獨念草木之於陽春恩暉難報 臣惟有日夕焚
香仰祝 聖齡於億萬夙宵祗事少據微悃於
絲毫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之至

謝 賜茶

樂堂集

卷之一

四十三

伏以恭趨
禁苑每承優渥之恩 頒賜御茶復荷霑濡之
澤寵榮荐被感激彌深茲當初夏之辰幸啜先
春之味 殿瞻清馥捧僊液以生風景際虛明
酌甘泉而漾月詎期謏劣濫被 恩私誓一飲
而不忘竭寸衷而圖報 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
至

謝武舉考試 賜酒飯彩段

伏以太平啓運萬年鞏磐石之圖 聖主當陽

九野貢千城之士仰被選掄之命幸叨任使之榮方期殫慮以旁搜少裨邊徼詎意 寵頒而下逮增耀蓬門藹珍饌以芬如燦文繅而貴若光榮莫既感激難名竊念 臣庸拙無能粗疎寡學冒 天地生成之德獲適清華沐 君師訓迪之慈每開矇昧荷栽培於有造思報稱以無從校閱何勞乃拜自天之貺捐糜永矢難酬若海之恩雖嘗竭犬馬之微勤敢謂得獲貅之忠勇望 仙闈而增忭喜紆旬日之瞻馳祝 聖壽以綿長永保千方之康泰 臣無任銜感戰慄之至

乞休

奏為血疾陡作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事本月初三日臣在閣陡爾左鼻衄血如注幸少頃隨止勉強同諸 臣辦理閣務仍照常出至私第忽復大作注流不已至今猶臥牀褥伏念 臣於去冬嘗因感冒風邪奏乞賜假調理隨蒙 皇上遣醫診視復蒙珍品駢錫 天高地厚之

聖壽

卷之一

甲四一

聖壽

卷之二

甲五一

恩臣感激涕零自謂捐軀糜骨未足仰報鴻渥茲偶患此證急求醫藥未敢再以給假請冀 遂平復速出供職不意去血過多神氣耗弱醫謂病起積勞非旦夕可愈 臣私惟內閣機務繁重上則匡輔君德下則平章庶事責任艱大非他職比豈容苟安私便虛糜廩祿極知 主恩深厚誼當忘身然自度力小任重瘵曠既多而福過灾生端倪已見縱復貪留在位不蚤乞身豈能萬一有裨少遂願效之志此所以寤寐展轉不容不冒昧懇控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望 皇上察 臣衷悃憫 臣多疾放歸田里俾得就閒療治則國家重務既不至曠廢而 臣孱弱微生亦幸獲苟延求荷 乾坤大造於無涯矣 臣無任迫切懇祈之至

二乞休

奏為疾勢未平備瀝衷悃再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 臣以偶患衄血具疏乞休隨蒙 聖慈軫念視療之醫纔往饋廩之賜旋至異數駢繁

天恩深重卽糜軀而莫報柰疾勢之未平猶冀
察憐曲遂其私及准吏部咨內開欽奉 聖旨
卿輔弼元臣忠勤素著朕所倚任豈可以微疾
輒求休致宜用心調理痊可卽出供職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欽此移咨到 臣伏在枕席恭承
綸命不勝感激不勝慚悚竊念 臣本以庸流誤
蒙

先帝甄拔超躋三事繼荷

皇上眷任寵數殊常惟當夙宵盡瘁不有其躬

聖憲集

卷之一

聖

敢因微疾飾詞求去但 臣有懇切至情輒敢披
瀝上瀆 天聽 臣幸父母俱存年竝七十有九
人子常情自有景逼桑榆之懼前歲 臣嘗以親
老身衰兩疏陳乞未蒙俞允 親洒宸翰特遣
中官慰留 臣時萬感鴻慈不敢復顧私親遵奉
嚴命隨出供職而烏鳥私情實切慕戀緣 臣父
稍健 臣母多疾不得已於去春因 臣弟錄事齊
芳差回之便迎 臣母來京母子之情自幸已遂
而父母兩處殊非人情 臣對母思父既時時縈

牽而 臣母久離 臣父亦時念還南近見 臣病思
歸愈切口雖不言意實迫側 臣抱此苦情日夜
憂念更無可以權便兩盡忠孝者正恐再復淹
留徒足增病矧今輔理大臣盡屬才傑庶明勵
翼何所藉於衰病之人用是不避煩瀆再陳衷
悃仰祈 聖明特垂矜允俾 臣早遂休退則既
不至曠職以速官罰又幸獲寧親以申孝思而
始終成全仰荷 恩造於無疆矣 臣不勝戰慄
祈禱之至

聖憲集

卷之一

聖

乞休

謹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全晚節事近該
南京科臣王楨等論 臣欺詐當罷累數百言大
率責 臣親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職而非分希
恩且極其醜詆至數 臣爲不忠不孝 臣卽自分
罷免遵古大臣之義杜門待罪仰蒙 聖慈不
卽擯斥過責言官 臣愈不自安敢不自陳求退
以上答 主恩下明 臣節 臣自隆慶二年以來
投疏乞休者數四不蒙

皇上允放二月內偶染痢疾復再疏乞休

皇上親灑宸翰鑒臣忠實臣感激流涕至欲捐軀圖報雖病患猶未全復不敢自便身圖恭奉綸命旋出供職如律以知止之義誠為舛矣既不得已乃復乞改弟職送母南還以知足之義尤為過矣以二者責臣臣何敢文但詆及臣父是臣不見幾勇退以致累父誠不孝之大者也至于

皇上許臣為忠實積等詆臣為欺詐臣果忠實

聖鑒

卷之一

四十八

乎果欺詐乎

皇上神明內蘊微無不照自能辨察臣不置辨以傷言官之體惟是臣性素愚直惟知君命之當遵而不知人心之難測惟知親意之當順而不知物議之隨騰自蹈機筭夫復誰尤臣忝居丞弼既經醜詆豈可復玷班行之首乃敢備瀝情悽哀鳴君父之前伏望鑒臣孤踪危懼將臣即日放歸田里以作言官彈擊之氣以聳在位曠疎之警臣不勝激切祈禱之至

二乞休

謹奏為再乞天恩俯賜休致以息人言事臣頃因南科給事中王楨等論列自陳乞罷伏奉聖旨卿輔弼元臣忠誠體國朕所眷倚豈可以人言輒求休致宜即出安心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不知止足以致人言方席藁待罪乃荷溫旨賜留雖感激隆遇自知莫報而內懷愧悚難後就列輒敢不避瀆冒再陳懇悃惟陛下俯聽焉臣聞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臣向者牽戀主恩既昧此義今已形之攻擊不特曰幾而已如復貪昧隱忍仍玷班行即庶僚且不可矧在丞弼乎斷不可一日濡滯以辱朝列者也臣幼學聖賢之道志切君親之倫自叨鼎輔每懼覆餗惟念治道去其太甚不必紛更臣道止於代終不敢恣肆希心周公吐握之風妄意丙魏同心之誼期以集思廣益仰贊

皇上蕩蕩平平之治而言者乃詆臣為庸瑣聞

聖鑒

卷之一

四十九

茸將欲臣俯視百僚紊亂成法然後可以為賢乎在臣則不敢也至於職叨丞弼贊理罔功人心不能挽之古士風不能導之正此則臣之大罪而科臣未之及也但臣雖不肖官則閣臣不能見幾早退橫罹口語辱國甚矣況臣平生所學何如今已滂無一效猶復覩顏在列此後言官雖或恕臣臣亦內負厚愧欲自恕於心而不能已矣伏望

皇上察臣素志容臣速歸以激大臣勇退之節以免微臣負乘之耻臣雖退居田里當日夕焚香祝願太平以上報覆載生全之恩也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三乞休

謹奏為三陳懇悃仰乞天恩早賜休致事該臣再乞休致欽奉 聖旨卿昨具辭已有旨勉留何又有此奏宜即出供職不必固辭吏部知道欽此切念臣鄙劣致言分宜斥退仰荷 聖慈賜留勉臣遵 旨即出供職雖人言屢至不以

臣為不肖而斥逐之曾參不能得之於慈母者而臣茲得之於 君上 聖恩天高地厚臣即捐糜此身不能報答豈宜再瀆但臣自病劬之後心血虛耗遇事善忘步履艱難趨朝恐後即居他職亦且不稱矧閣務繁重可以衰頹無用之人參其間乎是以不避煩瑣叩額 宸嚴伏望

皇上鑒臣下情迫切

特允休致庶賢路不至於久妨而閣務亦可以修舉矣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四乞休

謹奏為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事近該臣疏乞休致欽奉 聖旨卿乞休愈懇朕已具悉但機務繁重方切倚毗豈可堅於自遂宜即出輔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恭奉 綸音不勝感激不勝兢惕伏念臣蒙恩深厚天地難報豈敢堅於自遂上有倚託之重今言官責臣求去不力臣於向者豈不知慨然勇決而有待於今日

顧惟大臣之道分有所當盡不顧一身之安危俗有所不徇不計一生之毀譽臣自叨第以來惟有赤忠報國一念天地神明可鑒今者涓埃未効有負生平豈不欲鞠躬盡瘁仰荅國恩但身多疾疢情牽父母血氣之衰耗不任煩勞智識之短淺更難勉強既乖素志敢玷崇階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勢有所不能時有所不可當止不止古今之大戒也況進不知退天道所忌尤必有悔易訓孔昭如臣者位浮其才福踰涯

臨定奏集 卷之一 五十二

分正宜深鑒進退之理庶幾倖免尤極之悔用是不避煩瀆再四懇請伏望

皇上早賜俞允容卽休致俾臣幸解閣務以免悔尤苟全晚節以勵廉退是

皇上所以進退臣者莫非曲成之仁而微臣所以自處進退者亦莫非圖報之道矣臣不勝懇

切叩祈之至
五乞休

謹奏為懇乞天恩俯容休致事本月初十日該

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御屢疏求退已屢有旨慰留宜體朕懷勉出輔政勿再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聞五倫莫大於君臣根諸天性無所解於其心者也況臣奉居丞弼受恩深重豈昧此義而固為辭謝徒潔一身之去就以廢人臣之大倫哉但臣反覆思惟無一可留姑舉大端一二再瀆 天聽惟

皇上俯察臣稟氣薄弱素多疾病近年以來愈覺衰憊是臣痛柳之質望秋先瘁已自可見去冬今春凡再陳乞誠非得已臣之當去此其一也

臣父母年並七十有九雖幸皆健而桑榆景暉寔人子愛日之秋使臣精力盛強猶可先君

而後親今勉強不前素餐是愧則養親療身正惟其時臣之當去此又其一也大臣身即百僚

表範中外惟崇退讓之節長廉耻之風斯為勵俗之首務今臣既遺言官論詆使無前之二端

亦當早自引退庶幾少明風節況兼是三者尤所當去此所以雖蒙

臨定奏集 卷之一 五十三

皇上慰留再四而終不容已於煩瀆者也伏望
聖慈曲垂憐察放歸田里則臣上雖不得伸報
國之忠而下亦可追忘親之罪臣無任懇切仰
祈之至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二

表

及第謝恩表

伏以 聖人作而萬物覩際唐虞有道之朝禮
樂備而天地官仰三五無爲之治當 聖明之
在御躬俊乂之旁搜猥及賤微誤塵拔擢感深
而震惶無措榮極而踟躕難勝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高千古治冠百王敷一傳心上繼
堯舜三王之統文明撫運丕隆

祖宗

列聖之基明德上格於重玄大道并包於衆甫
勤宵旰而求賢彌切體謙冲而下問不遺寵降
絲綸 親題甲乙聽臚傳於天上瞻法駕於雲
中詎期末學之愚濫廁羣才之首導迎歸第官
儀盛京府之陳揖讓登堂禮宴重大官之饗更
拜冠袍之賜兼承寶鏹之頒一芥草茅被邦家
之寵數十年燈火竊宇宙之榮名幸出無涯望
非素及此蓋

皇上作人之化已極於菁莪而取善之誠無間
於葑菲者也臣山林誦說田野見聞感激熙明
有懷忠蓋嘗謂宋儒之講明正學匪謂無功至
於門人之擬接聖傳寧免非僭仰塵 明問足
以破湮鬱於千齡敬拜颺言何幸獲遭逢於今
日臣等敢不力行所志思努力以濟時圖踐厥
言願委身而報國幸聞大道之要冀免流俗之
歸伏願 帝道光明重闡皇王之秘奧 聖躬
康壽長為億兆之君師衍疇範以錫民九有會
歸於五位垂衣裳而致治萬方荷戴於 一人
臣等無任感戴激切屏營之至

代庚戌科謝恩表

伏以道久化成千載仰文明之治 聖作物覩
萬方興利見之思忻逢熙洽之昌期幸遇明揚
之盛典名踰素望而跼踖難勝寵越分涯而震
惶莫措恩兼榮至感與懼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合羲皇德侔天地嚴恭夙秉儼上
帝之監茲湛澤弘敷園羣生干戚若踐阼三十

皇宋堂集

卷之二

二

載民康物阜熙熙然必世而仁握圖五百期帝
驟王馳魏魏應符而出治徵有象心切無窮水
旱厪堯湯之憂苗狄軫虞周之慮降 絲綸而
圖惟化理采葑菲而誤逮疎愚甲乙 親題恩
光荐及臚聲傳 殿陛徐聽仙樂之紛綸 法
駕列雲中遙覩御煙之縹緲歸第則儀陳京府
禮燕則饌出大官載錫冠袍均頒銀寶寵荷駢
蕃之數驚叨拔擢之榮惟庚戌始開科典制莫
詳于今日而嘉靖十策士道化益浹于初年此
蓋我

皇宋堂集

卷之二

三

皇上駿烈神謨光承 祖武之盛靈龍風虎遠
符開國之隆者也臣等章句庸備草茅末品沐
菁莪之聖化強自濯磨領浩蕩之皇恩敢忘報
稱忠貞是勵期不負乎明時温飽弗圖力以倡
乎多士伏願含元體一益熙 聖德於光明敬
天勤民永播皇風於清穆陰陽和而萬物遂引
恬引養黎元蒙樂利之休邊圉靖而中夏尊卜
世卜年宗社鞏靈長之運臣等無任感戴激切

屏營之至

陞翰林院學士謝表

伏以 瓊苑摘文已冒清華之選玉堂晉秩復叨優渥之恩慶千載之奇逢荷九重之殊眷榮逾素望感切丹衷欽惟

皇上應運繼離膺圖履泰明禋肇舉乾乾乎事天事帝之誠祈報虔脩切切焉為國為民之悃峻業獨超於千古深仁不泯於兩間惟秘閣之替襲既需耆碩乃詞垣之選述兼採儒流命方

賜卷之三

卷之三

四

速而恩即隨力未輸而寵已至如臣駑劣曲被鴻慈奉對 大廷首沐甄掄之渥列官詞畧身依邃密之光頃被 恩綸俾効文役乾坤罔極方虞綿力之難耐日月幾何遽觀冰銜之驟陟榮光倍至驚喜交并鏤骨銘心莫罄藿葵之慄摩頂放踵寧私犬馬之軀臣敢不矢竭朴忠仰報洪造瞻楓宸而傑直靡懈夙宵依木天以輸誠務殫心力伏願 皇圖鞏固 聖壽綿昌如日之升如月之恆 五位迓光亨之祉極天所

覆極地所載萬方同熙皞之風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掌翰林院事特出

欽命謝表

伏以 恩沾玉署既幸聯東省之班 綽降丹霄復叨視北扉之篆荷九重之特命慶千載之奇逢榮踰分涯感深肺腑臣竊惟詞苑為圖書之府上映奎躔翰章實清秘之司夙稱冰秩矧茲謁謁俊彥萃止承明著作之庭臣以碌碌庸人乃縮金馬玉堂之綬周章拜命俯仰增慚茲蓋伏遇

賜卷之三

卷之三

五

皇上聖稟生知學原深造天章雲翰邁訓誥而追典謨帝道皇猷參天地而贊化育因材器使炳鑑藻以惟明藏疵掩瑕合對菲而並蓄是以如臣謏劣亦忝清華臣伏念詞臣以文為職固在才學之兼優國家惟賢是儲尤貴寅恭之匪懈自非篤行奚補明時臣敢不勉勵清脩力倡多士辭成捉筆誠未能遠附於名流動必循規

誓不敢仰辜於 洪造伏願純禧日熾 聖壽
天長道德文章丕煥堯光於四表禮樂教化未
延周祚於萬年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支從二品
俸特出

欽命謝表

伏以秩更吏省已沾簡注之恩祿埒上御復荷
優隆之命顧控辭而莫遂切感戴以難名臣竊
惟銓曹秉鑑以評才地為至要小宰佐卿而率
屬任亦匪輕自非有蕪慎之操曷以稱高華之
選乃若餼廩厚隣於二品亦必才猷迥異於庶
寮如臣者雖懷報主之丹衷愧乏濟時之素蘊
偶以遭逢 明聖幸錄用於撰供因之沾被
恩慈遂超躋於御貳方慚尸素忽冒寵私仰塵
宸翰之親裁光榮倍至顧此階資之漸峻稱塞
彌艱循省奚堪凌兢莫措茲蓋恭遇
皇上秉日月之至明臣下瑜瑕而莫遁廓乾坤
之大造人才巨細以咸容遂令菲劣之資濫涉

顯融之路臣敢不貞脩是飭正羣吏以挽淳風
敬事是圖報 一人而替至治務謹錄官之戒
益嚴覆餗之慚伏願 純禧如日斯升 遐笑
與天並遠貞符求握千祥煥集以當陽穀穀咸
空百祿增昌而御曆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
之至

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謝表

伏以參華銓省已沾湛渥之恩正席禮曹忽拜
優駢之命循墻弗獲就列奚堪彌深岳戴之忱
益切冰兢之懼竊念臣起家寒細受質凡庸徒
懷許國之忠未有過人之識幸逢 明聖荐歷
清華 大造生成拔擢悉由於 宸簡 洪慈
稠疊報酬未效乎愚忠詎期 聖念之注存復
忝春官之峻陟惟宗伯應文昌之緯乃超躋不
假於僉推惟翰林依華蓋之星乃兼攝復仍乎
初命職優地迥恩鉅人微報稱愈艱曠濼曷追
茲蓋恭遇我
皇上道包眾甫德被八埏議禮制度考文懋建

維皇之極敬天勤民法 祖適臻有道之長詞
出為經洋溢乎典謨訓誥動而有格陟降乎上
下神祇特隆禮樂之司每慎才賢之選誤庸下
品俾厠中臺 溫綸親灑於 九重奇遇寔超
乎千載班聯八座近瞻台斗之光位列六曹遠
接夷夔之武懼蚊負而噴陳遜避荷春煦而曲
賜褒嘉冒竊殊榮重沾渥春雖父母之怙恃未
足擬其 仁慈卽天地之甄陶亦難比其 高
厚感切肌而莫踰懼履餼以難勝 臣敢不矢志

卷之十

卷之十

八

加太子太保謝表

伏以 寶誕凝禧方獻 萬年之祝玉恩渙命
遂叨一品之榮揣分凌兢俯躬踧踖竊念臣本
以一芥草茅之士誤辱 九重特達之知入仕

版方且廿年受眷私已踰九載顧技能淺薄絲
毫莫替於 聖修而造就曲全纖悉皆由於
宸念躡躡通顯承寵祿以兼優參直 禁嚴荷
併懷之特厚每虞貧賈莫報鴻施豈期震惕之
餘復冒殊尤之錫惟春官典禮既超八座之班
乃宮保升華遂亞三孤之選是豈平生之敢望
寔為不世之奇逢茲恭遇我

卷之十

卷之十

九

皇上受錄當乾應圖履泰智臨舜日操馭臣之
柄而爵畀弗輕仁覆堯天弘逮下之恩而勞微
必錄茲屬貞元之會載臨震夙之期誕受禎符
茂迓熾昌之祉覃敷湛澤特優直衛之臣遂使
陋庸與沾顯齊不易酬者乾坤之德莫能解者
犬馬之心 臣敢不奮勵赤忠堅持素節志專報
主豈溫飽之或圖誠欲致身何室家之足願伏
願佑命彌純保定孔固 聖齡茂衍歷萬千甲
予以長生 帝祉弘綏撫億兆黔黎而永泰臣
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入閣謝表

伏以 皇廷渙命恭承殊異之恩宰路升華濫
預參陪之任自惟鷲劣何稱鴻私倍深臨谷之
衷莫遂循墻之請臣竊以鼎台重寄允惟寅亮
之資殿閣近臣實受平章之託昔稱喉舌亦謂
股肱必求天下之賢乃益日中之治詎止貳公
弘化有其具始可爲抑且同寅協恭匪其人莫
克濟臣受資虛薄本額蒙最下之材際時熙明
冒特達非常之眷對 制首蒙簡擢稿文 親
賜選掄匪頒出 內帑之珍極其蕃緝倖直廁

卷之三

卷之三

十

禁廬之密久在帡幪遂躡踐於文昌旋超躋於
孤保論才何有乃知遇之特隆圖報未能顧叨
承之過甚方用戰惶而無地復聞寵渥之自天
疏秘殿之顯名晉文班之華秩俾偕元輔參與
政機仰惟 神聖之有臨寔過五帝即使凝承
之必備敢謂四隣以屬陋庸將何稱塞茲恭遇
我

皇上純心尊帝猶懷額俊之圖峻業同天益切
保邦之慮謂忠賢之必得庶政輔之有裨爰采

芻蕘不遺對非遂令疵賤亦辱登延有若樗材
苟備作棟之用其如襪線弗堪補袞之需臣敢
不矢竭忠貞勉師賢哲爲霖爲楫詎敢希商說
之高蹤曰兪曰都異仰讚唐堯之大化凡有補
於毫髮誓無惜於糜捐伏願天惟純佑邦永孚
休皇極建而五福臻萬載迓壽康之景祚泰階
平而六符正八埏粲熙皞之淳風臣無任激切
銜感仰戴之至

改吏部尚書謝表

卷之三

卷之三

十

伏以綸閣叨躋方抱虛庸之懼銓銜更畀忽沾
殊特之榮荷 宸翰之親裁冒 天慈之逾渥
僮僕拜命激切銜恩茲蓋恭遇

皇上應昌運以當陽握貞符而御宇聖神文武
德超千古以獨隆博厚高明澤洽群生而無外
攬乾綱而萬幾獨斷秉離照而羣下莫欺已臻
太平極治之休猶懷得賢自輔之益特愈陳請
爰廣登延雋彥彙征允可濟國家經綸之用崇
銜濫陟幸適當風雲際會之期願何裨益於

熙明總荷栽培於 天地臣敢不俯殫奮力仰
答鴻私同寅協恭期共勵赤忠而報 主鞠躬
盡瘁矢益堅素節以匡時伏願紫極凝禧瑤圖
行慶箕疇備斂茂綏乎壽富康寧泰筴常曆永
歷乎元會運世臣無任激切銜感仰戴之至

賜大紅織金僊鶴紗衣謝表

切惟僊鶴係一品服色臣階列四品特蒙 頒
賜實出不次 殊恩臣不勝忻躍不勝感戴謹
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仙馭呈祥忻覩萬年之

唐宗室集

卷之二

十一

上瑞宮衣絢彩驟叨一品之殊榮即循資猶懼
弗勝矧非次其何能稱凌兢莫措感激難名臣
竊惟服以章德乃 朝廷馭下之大權公爾忘
私實臣子事 君之大義德微服盛名曰不衷
公後私先容其容迨如臣者鷓鴣末品襪線淺
才誤承錄用之恩未效消埃之報摛辭多謬曲
蒙 大造之包涵載筆何勞數言匪頌之優厚
每捫心而增惕實揣分以多慚詎意 天恩復
疏寵錫茲蓋恭遇

皇上道契重玄仁覃庶類執中建極天地賴以
裁成程紀膺圖文武惟其經緯高明博厚悠久
至治馨香飛潛動植紛綸殊禎迭現履至和而
懋膺天眷綏多祐而敷錫 皇恩忽降 龍綸
特頒鶴錦製出天機之巧珍分 御筭之藏文
穀輕綃入目燦飛雲之片片玄睛縞羽遶身驚
舞影之翩翩斯實象服之至華乃荷鴻恩而俯
速臣敢不勉竭貞忠仰酬渥眷望修翎而振素
恆期附翼以栖遲挹華頂之明丹永矢瀝衷而

唐宗室集

卷之二

十一

圖報伏願 聖壽天齊玄禧日熾鳳儀庭而麟
游藪四靈呈有道之徵北欵塞而南獻琛億載
鞏無疆之祚 臣無任忻躍感戴 天恩之至
欽賜大紅紵絲飛魚膝襪衣一襲謝表
切惟飛魚膝襪衣係 聖恩初賜臣不勝榮幸
不勝感激謹稽首頓首稱謝者切念臣本以鷓
鴣之材幸際風雲之會雕蟲小技曾何補於
天章濡鷓鴣殊榮每叨沾於 恩錫顧此飛鷺之
魚繡尤號崇華忽承賚予之鴻慈益逾涯分懼

曳婁而莫稱切佩服以難名恭惟

皇上玄德格天洪仁洽物道原洞析會禽飛魚躍之機治化弘彰薦龜出鳳儀之瑞 祖基光紹龍文煥映於天樞昊眷昭凝駿惠旁敷於海宇總幽潛而舉冒在蠕動以咸沾是以如臣凡流亦叨寵數金緋炫燦忻瞻出海之雲霞組繪輝煌快覩從龍之羽翼仰荷非常之貺難酬至渥之恩臣敢不勉竭愚忠堅持素志既安且吉豈惟依蒲藻以容身惟直而清期永附翼鱗而

附奏書集

卷之二

十四

報國伏願 聖齡茂衍 帝曆崇膺鯨波靖而鴈塞寧四海洽雍熙之化龍圖昌而鳳祚永萬年凝泰治之庥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欽賜大紅紵絲蟒衣謝表

伏蒙

皇上頒賜臣大紅蟒紵絲織金衣一襲銀伍拾兩臣祇領不勝榮感銀兩已同諸臣恭謝其蟒衣係非常 寵數初蒙 特恩臣誠戴誠忭謹稽首頓首陳謝者伏以明禋祗建 聖衷方切

於勤民殊錫駢加恩數忽隆於逮下榮沾蟒彩寵襲龍光伏念臣猥以駑庸蹇劣之才幸遂翼附鱗攀之願續貂直贊顧補闕之何裨測海撰供實望洋之徒切自省俯深於悚惕兼收仰荷於包涵虹節覃恩既冒宮銜之躋陟瑤祥迺貺忽驚衮繡之傳頌露頭角而鼓風濤製出天機之巧聳甲鱗而扶雲漢章施宮錦之奇愧莫釋於鶉濡懼益深於奮負茲蓋恭遇

附奏書集

卷之二

十五

皇上洪仁遍覆至道昭融緯武經文舒展合陰陽之用績仁組義彌綸成化育之能禎應駢呈顯顯麟遊鳳至神功默運熙熙雨若暘時然且切軫民依幹調絜序迓六靈之瑞適肇祀於洪宮命五服之章遽 覃恩於近列臣敢不矢殫駘力上答鴻私才謝斐龍勉效寅清於夙夜心同犬馬惟知守衛於 禁庭伏願玉眷日新瑤齡天保垂衣裳而治世萬年永御乎鰲圖統要服以當陽億載長凝乎鳳祚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欽賜大紅紵絲織金麒麟衣一襲謝表

伏蒙 聖恩頒賜 臣銀三十兩大紅紵絲織金麒麟衣一襲 臣謹頓首祇領 訖內麒麟服色 係初賜特恩 謹稽首頓首陳謝者 伏以鳳閣參聯 方玷演綸之直 麟袍渙賚 遽叨命服之榮 假綴數於上公 誤殊恩於下品 鷄不濡而何稱 蚤有負以奚勝 茲蓋恭遇

皇上治運垂裳 仁弘解網 彌綸元化 而飛潛動植咸遂 其生 組織天工 而禮樂文章各臻其盛

貽安堂集

卷之二

十六

瓊毫玉介 屢呈玄瑞 於遐方 椎髻雕題 悉化冥心 於異域 裁成有道 衣被無疆 燭羣情而明析 秋毫忠欺 莫遁體邇 臣而恩同春煦 寒燠必知 乃頒雲錦 於一朝 竊冒天章 於五等 寵榮斯至 報稱何由 手足腹心 幸際雲龍之會 益梅丹楫 矢殫犬馬之忠 伏願駿命 隆昌鴻圖 鞏固光被 四表 來虞廷 鳳鳥之祥 曆御萬年 洽周室 鳧鷖之化 臣無任感激 天恩之至

初賜銀兩表裏酒飯謝表

伏以 寵命榮膺 叨勛駕駘之力 恩華賁錫

洵承鴻造之私 循省何堪 震惶靡措 仰惟

皇上用才 不求其備 使人必先以恩 如臣者 樗

質無能 慚夙蒙乎 甄育 葵衷久抱 曾未効夫 涓

埃 頃叨任使之榮 疊荷駢繁之渥 繡幣並兼 金

而炫彩 蘭湯合玉 饌以騰芬 受以珍藏 未侈自

天之既食 而思報 敢忘先事之忠 齋薰祈 聖

壽以齊天 萬年康泰 祇肅迓 玄禧而保極 四海

昇平 臣無任 懽戴感激之至

貽安堂集

卷之二

十七

特遣讀卷謝表

伏以才賢彙進 式當登對之期 綸綍煌煌 頌忽

冒披宣之命 仰承注念 俯切銘心 臣竊惟 臣下

以有事為榮 而在 闕廷 供事為尤 榮以被命

為幸 而出 宸衷特命 為尤幸 詐期非劣 曲荷

眷私 俾參九列之崇 班謬分敷 奏獲與三年之

盛舉 竊邇光華 榮孰以加 幸斯為至 茲蓋恭遇

皇上至明 同日月 總機務而旁燭 無疆 大德

並乾坤 體臣工而曲成 有道 遂令庸愚之品 叨

沾任使之恩 景運方隆共喜英才之入殼
洪慈昭沐敢忘報答於銜環伏願 寶曆弘延
瑤圖永固忠貞輩出副 九重尊顯之心瑞應
駢臻衍萬載文明之治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
恩之至

遺祭 先師孔子謝表

伏以 聖代隆師典禮式崇乎秋祀 明綸渙
命禩將俯逮乎春官至榮幸忝於駿奔切感難
酬於鴻造恭惟

聖聖集

卷之十

十九

皇上敬一傳心中和溥化會堯舜文武之道而
建極功隆祖述憲章總虞夏商周之制以安民
業懋彌綸參贊魏魏乎冠古今而獨盛蕩蕩乎
配天地以難名神不可知聖而將縱茲者星杓
轉酉月朔逢丁乃秩明禋報剛述六經之績肆
頒寵綍走典司三禮之臣遂使庸愚謬承對越
望廟廷而登降如聞玉振金聲奉幣帛以趨踰
恍挹秋陽江漢誦善莪於泮水不揚父道之仁
環冠帶於橋門共仰右文之化臣敢不體崇德

報功之至意齋戒身心佩忠君故事之遺謨寅
清夙夜大殫微悃仰答殊恩伏願 聖齡與聖
澤同長 君道與師道並久風淳俗美萬方之
文教覃敷禮備樂和億載之皇猷不顯禎祥茂
集福祿延昌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欽遣文華殿

先聖

先師前代拜謝表

伏以道重聖師夙啓瞻崇之典禮隆朔望幸叨

聖聖集

卷之十

十九

對越之榮將祇敬於 九重觀休光於千古恩
昭異數感倍 欽惟
皇上道契玄元德侔穹昊敬一得傳心之要悠
久茂成物之功作君作師冠百王而獨盛盡倫
盡制會千聖以同神主善能自得師望道猶懷
未見爰於祕殿式展明禋擴前聖未發之猷創
萬世不刊之制豆登成享順時序以無愆瓊峯
通誠走文儒而有恪顧臣為劣焉稱駁奔仰荷
聖慈特疏 恩遣齋趨踰於 僊掖身近雲霄

儼陟降於道筵心馳山斗秉虔酌醴清觴騰如
聖之芬端拜焚香寶鼎薦惟馨之德竊輝光於
代攝冒眷渥於旃幪感激難名對揚莫罄伏願
聖神功化巍巍乎已隆而益隆道德文章郁郁
乎既盛而愈盛參天兩地至仁誕浹於八埏咸
五登三大曆丕延於億載臣無任感激慶戴之至

特遣陪祀帝社稷謝表

伏以嘉穀呈祥萬寶之利成式告明禮肆報三
秋之秩祀惟虔詎意微臣輒參小相荷 九重

之特命慶千載之奇逢仰惟

皇上道合重玄功高千古經天緯地邁郁郁之
周文禮備樂和峻巍巍之堯列神凝淵默心切
閭閻謂王業之本惟艱而小人之依當軫墮開
社稷地當 紫殿之原穀播 天田歲秉青郊
之耒 聖猷宏遠追邇風無逸之訐謨 帝貺
紛紛覩合穎連莖之上瑞肆值秋成之候聿修
報祀之儀以社以方薦馨香於俎豆惟雍惟肅
協贊相於公卿獲叨對越之榮仰荷 絲綸之

昭安堂集

卷之二

二十

寵伏念臣才愧凡庸冒生成於 大造禮成遠
密綴陟降於崇班秉祇敬以惟嚴敢懈駁奔之
悃矢貞忠而圖報寧私犬馬之軀伏願百穀豐
穰千方裕足壽富康寧咸備鞏 社稷於靈長
雨暘燠寒以時囿生民於樂利臣無任感激屏
營之至

南郊分獻謝恩表

伏以天之德曰生報典特隆于 聖代國之
大事在祀禩將俯逮於微臣沾 駿命以為榮

沐鴻慈而切感茲蓋恭遇我

皇上心涵太始道合元陽齊七政以授時妙參
贊彌綸之用統三才而撫運懋裁成輔相之功
舉禮樂而天地為昭兼作述而 聖明並至茲
當一陽之復地爰念萬物之本天式潔 圜丘
聿修 大報儀陳蒼璧一誠乎掃地之先樂奏
黃鐘六炁應噓嘏之始是惟隆典實匪常禮必
顯相之得人庶禮儀之協度何期鴛劣獲忝際
奔鱗服 昭頒方荷恩私而莫稱 龍綸特遣

昭安堂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復叨任使以何勝望三級之崇壇儼若神明森
列將九重之精意詎云髦士攸宜臣敢不齋
祓身心寅恭夙夜接勳班而陟降奠尊惟虔仰
辰象以趨踰奉璋有恪伏願玄禧雲集 聖壽
天齊一之日以體元海宇治正心之化萬斯年
而御曆臣民綏建極之仁 臣無任感戴 天恩
激切之至

欽遣方澤分獻謝表

伏以祀秩 九華聿舉曠儀於朱夏禩將五岳
初承 寵命於丹霄幸奉駿奔難名鴻造恭惟
皇上德並兩儀事天明而事地察道通三極大
禮節而大樂和式修方澤之禮爰展后皇之報
山川徧禮孔惠孔時黍稷昭升有馨有飮肆陳
儀於奠獻特 簡命乎臣僚詎意陋庸亦叨任
使接班行於勳舊忻沾有事之榮奉對越於神
祇式謹莫愆之度哥升大簇恍怡懌以觀成氣
豐咸和兆登穰而介祉肅迓熙昌之靈貺少酬
高厚之洪慈伏願 聖登升恆嵩而鞏固國祚淵

海以深長宇宙太和薦川岳之珍而祥臻泰靖
乾坤混合通山澤之氣而慶衍康熙 萬萬年
得一以膺圖 億億載函三而運化 臣無任榮
幸感激之至

賀正旦表

伏以序屬元春肇九五位當陽之盛運旋首甲
開億萬年御曆之祥增寶祚以彌昌撫瑤圖而
益固神人胥懌海宇騰懽恭惟

皇上極運中興治成久道神功聖德兼三皇五
帝之隆大烈耿光揚

二祖七宗之盛茂膺天眷丕集人和有瑞圖未
載之珍來殊方重譯之域茲者天開黃道候轉
青陽化景舒長樂得夏時之正卿雲郁麗忻瞻
舜旦之華開闔闔於九天執玉帛者萬國統一
元而敷惠適與春符斂諸福以對時方侔川至
況乾坤訢合甲子肇開唐堯欽明授人時而有
倣周文壽考迓帝祉以維新詎止如山如阜如
岡如陵以莫不庶國將為元為會為運為世相

與無疆臣等幸際熙朝叨陪近列仰同星
百辟以傾心誠效嵩呼望九重而稽首伏
純禧日介遐算天齊雨暘燠寒以其時常調
玉燭東西南北無不服永奠金甌臣等無任忻
躍慶戴之至

賀冬至表

伏以鳳紀陽回玉琯應黃鐘之律鴻鈞氣轉璇
霄開紫極之祥卜帝履之增長見天心之來
復三靈協慶九有騰懽恭惟

給書堂集

卷之二

二十四

皇上道合元陽心涵太乙總萬幾而御極收中
和位育之功懋一敬以事天昭對越感通之妙
惠日熙流於六合仁風穆被於兩間玉瑞朋來
碧海薦長生之祉金穰屢稔黃輿表至治之庥
式當千載之昌期正值一陽之令節觀臺象
煥七曜以明時緹室迎和鬯百嘉而協候禮嚴
大報駢蕃受祉於園丘躬秉純誠宥密凝釐
於闕殿億禩永綿周曆通符周統之開天萬
方廣被堯仁欣覩堯星之正昴五雲炫燦麗煦

日以流輝一絜細經協融風而顯瑞誠眷命維
新之會而壽祺益熾之徵也臣仰戴生成叨聯
侍從才同線弱慚無一縷之長心切葵傾敬效
三呼之祝伏願陽禧茂介玄佑彌隆體乾健
以當雖壽富康寧昭受大來之慶敦復亨而啓
泰元會運世誕膺久治之符臣無任忻躍慶戴
之至

靈雨應祈賀表

伏以精禋肅建聖皇弘宣化之猷甘澤洪敷玄
昊顯康生之造信感通之有自徵慶祉之無疆
權洽郊圻恩覃遐邇仰惟

給書堂集

卷之二

二十五

皇上道契先天德符元始至仁翔洽登庶姓於
熙臺又道化成圃八荒於壽域然且察調氣序
切軫民依謂首夏之既臨乃恩滋之未沛特屢
宸慮屢降德音方登祝於神明虔伸叩額復
徧修於禋祀萃合精誠惟聖念之篤勤肆天
心之響答油雲變驟元和混合於重霄膏雨滂
沱湛澤旁敷於九有沃郊原而洽潤蘇草木以

忻榮勃然興率育之來年允矣兆蕃登之稼穡
祥祺肇衍全消滄海之兵氛協炁宣通悉洗閭
閻之灾沴不特占歲時而知稔亦將盡民物以
咸亨蓋由我

皇上篤念黎元運幹調之妙用是以上通蒼昊
著應感之靈機也臣等近列叨躋洪恩並沐何
裨襄贊才實謝於商霖幸際 熙明心未依於
舜日伏願玄庥滋至遐算增崇天以清地以寧
人以貞億載行豐亨之慶國永泰歲永登用永

皇年奉表

卷之二

二十六

裕萬年膺昌熾之圖臣無任欣喜懼忭之至

瑞穀賀表

伏以寶籙延禧方慶堯年之永金穰薦瑞特呈
舜畝之奇應其地且應其時得其壽必得其祿
一人豫泰九有豐亨欽惟

皇上廣運玄功彌綸元化齋被之虔上達乎蒼
昊保合之道下徹於黃輿蒙被羣生霑濡庶類
協氣薰蒸既旁流於寰宇嘉生密遂乃駢出於
御田惟神物之叢興實太和之融結一莖兩秀

顯一神二化之機三穗四奇著三才四象之用
循環易數共符重八之爻備協範疇總為九五
之福且帝籍神倉共用明蒼沉渚虹樞電正啓
天田旅生孔多信長生之有兆康食適溥將玉
食之彌昌觀馨香而降之祥仰識三靈之鑒佑
既富庶而加以教允知四海之和同臣等參聯
近列快覩嘉禎用成用康總仰承於帝力允修
允治曾何補於天工爰歌七月之章共獻萬年
之祝伏願蘿圖靖謐藥筭綿長六符正而泰階
平常調玉燭五穀熟而人民育永固金甌臣等
無任欣躍慶忭之至

皇年奉表

卷之二

二十七

賀瑞穀表

伏以御畝呈祥顯 聖德召和之應昌期薦瑞
見天心眷命之隆慶允協於豐亨瑞實符於康
壽神人胥憚朝野騰懼仰惟

皇上德契重玄仁涵庶類握昌圖而治世則在
宮在沼在郊在藪禎符迭薦於四靈凝至道以
當天則時寒時燠時雨時暘化軸幹調於一炁

萬幾時劫尤切乎民依庶政惟熙特致詳於
 稽事未燬而先脩禱顧遍祀羣神應祈而聿降
 恩滋普沾品彙惟大和之丕洽乃玄育之昭呈
 瞻此 御田獨鍾靈貺嘉哉瑞穀適獻昌辰精
 舍 紫極之旋星疊疊乎貴珠而綴璧秀結
 瓊膏之飴露垂垂然哀潤以浮香二穗旗揚昭
 示乾奇之畫雙枝岐挺顯垂坤偶之形四十九
 莖允合箕疇之用數百千萬禩實彰遐算之庶
 徵蓋 聖誠祇奉乎天心典隆昭事斯昊眷靈
 嘉慶集 卷之二 三九
 浮於 帝苑兆協登穰薦諸廟而
 祖考居歆垂之史而今昔有耀是誠 聖壽無
 疆之上瑞而為太平有象之奇禎也 臣 幸際明
 時恭逢盛事詩豳風於七月曷罄揄揚祈天保
 於萬年祇伸慶祝伏願瑞禧申錫寶曆弘延物
 以阜而民以安永撫盈成之運時常和而歲常
 稔益臻戩穀之祥 臣 無任欣躍懼忭之至
 致仕柢家謝恩表
 伏以輔理罔功深抱曠瘼之懼歸休得請復沾

優渥之恩荷大造以難名切感衷而莫喻茲恭
 遇
 皇帝陛下堯仁天廣舜智日昭才必兼收有寸
 長而亦錄人惟求舊微大故而不遺以臣樗櫟
 之流久空早擯猶存簪履之義不忍輕捐言二
 至而弗疑命屢申而彌篤必逮封章之五上始
 回 天聽於九重給驛遣官通輝光於道路歲
 夫月稟邁禮數於等倫申以 褒綸榮同華袞
 在昔碩輔名儒所未有乃今殊恩異數以駢加
 嘉慶集 卷之二 三九
 自顧此生何能為報 臣 惟與田夫野老詒太平
 於東海之濱仰祝聖烈神謨保至治於萬年之
 遠 臣 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祈禱之至
 頌
 嘉禾頌 有序
 嘉靖戊午秋 內苑天田產嘉禾一本三穗者
 一雙者五十有五乃閏月之吉穡人採而獻之
 皇上曰是上天之明賜也不可以不敬也爰涓
 日獻告於 廟以祇答明眷 臣 春芳竊惟禾之

爲言和也而嘉禾之所以爲瑞者以其爲宇宙
大和所鍾世之所稀有也在昔周成王時有禾
異莖同穗而生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天下其
和爲一乎厥後祚延八百而說者謂太和在成
周宇宙間實此爲之禎也夫異莖同穗且然況
駢穗同莖者乎信國家富有之殊禎聖壽綿昌
之大瑞也何也盈天地間一炁而已矣炁一和
曾在天則爲景星爲慶雲爲甘露爲靈雨在地
則爲明珠爲良玉爲丹砂爲芝五色而嘉禾則
得天地中和之炁木王而生金王而熟生民胥
以粒食而國家之瑞誠莫大於此也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其此之謂乎恭惟
皇上至仁如天洪恩浹地建中和之極撫隆昌
之祚溥時雍之化培悠久之業至治馨香豐功
偉卓誠非千古帝王所得而並擬者肆今薄海
內外羣生熙皞天下亦旣和且平矣而 聖慮
所軫猶恆周於閭閻邊徼之間雨暘少愆輒虔
籲禱邊境少困輒爲賑援是卽太和元炁周流

松雲集

卷之二

三

於兩間也是以天地忻合冲炁旁洽靈澍時降
爰有三穗二穗之奇夫豈偶致者哉夫三穗者
三才之象也雙穗者兩儀之象也合二與三而
爲五者五行之象也是故三才立極兩儀奠位
五行順紀協炁庶禎翔洽海宇以民生則安富
以中外則寧謚以宗社則鞏固以靈瑞則昭應
聖壽永延於千億而福昌祿永民康物阜固所
必致豈直度越周曆而已哉昔者周有嘉瑞唐
叔作頌漢臣亦云時平道明臣子不能宣者鄙
也臣不佞謹稽首而獻頌曰 明明我
皇應運當天乃聖乃神向離握乾翼翼小心昭
事上玄端居九重慮周八埏祈年孔夙禋祀是
虔昭格上帝暘雨罔愆靈貺豐稂穰豐年四
海樂康萬姓嬉恬太和融液嘉禾生焉惟此嘉
禾產彼天田而穗則岐而莖則連鳳冠我我龍
枝駢駢瓊膏載盈玉粒載圓匪蘭而芬匪萼而
妍丞民乃粒禎瑞孰先我
皇昭受對揚乾乾獻之

松雲集

卷之二

三

皇祖馨逾柔牲於維明德帝眷乃延玉鹿瓊芝
紫礦醴泉紛綸皆至曠乎無前維此嘉禾恩降
自天虹光電彩朗映星躔帝眷明明壽祉斯全
瑞降璇穹筭益罄編天祿永昌景福永綿永御
昌圖於萬斯年

恭賀

聖皇得天萬壽頌 有序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以
聖人體天地之心存天德履天位合一而無間

胎產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則天地錫聖人之福綏天祿膺天命悠久而無
疆蓋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精神命脉實同
一體宇宙萬靈賴之主宰華夷民物仰之生遂
故上天於聖君常欲祐助而寵綏之誠若父母
之於子保愛恩勤靡所不至其德彌盛者則其
福彌厚其祐彌深者則其壽彌遠書曰天祐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易
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理之自然也仰惟我
皇上稟神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會扶輿之和粹

毓光岳之純精御雲啓祥河清兆瑞其生也秉
受之始與天地同其全恭默思道冥契真詮為
湯之遲遲昭格為文之翼翼小心性宗洞悟命
學深研其於道也造詣之純與天地同其妙至
於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裁成輔相贊化工所不
及甄陶涵育合庶類而無遺制作軼百王政化
浹萬世王道之成與天地同其大是以玄貺昭
錫貞符顯應敘時五福介茲萬壽太和之保合
純嘏之緝熙章節紀元不足究其曆元會運世
未能殫其數聖壽之延自與天地同其久蓋博
觀史籍歷選前聞開闢以來羲軒而後德之所
以合天與天之所以祐聖未有盛于今日者也
易曰恆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
久而不已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矧當 聖誕之期益
顯太平之象神人胥慶瑞應駢臻玉芝迭獻於
遐方嘉禾穎生於天畝嶺表數年之穴一朝蕩
平朔北不逞之孽深秋遠遁仰觀天心俯察人

胎產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事驗之符瑞考之曷牒皆我

皇上永膺天祐萬萬壽無疆之明徵也臣不勝

欽戴懼忭之至竊慕詩人之義謹稽首頓首獻

頌曰 道生天地萬法之宗清虛易簡微妙玄

通抱玄合一洞極參同歷劫常存神化無窮維

我

聖皇躬秉至道濬哲淵涵獨觀秘奧統一至真

握其樞要膺籙受旨撫世弘教乾父坤母體合

自然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精神感通元化昭宣

胎考堂集

卷之二

三五

一炁潛孚玄之又玄明昭上帝臨下有赫乃眷

斯顧佑於一德惟聖時憲順帝之則保佑命之

永錫爾極皇建其極斂福錫民蕩蕩平平王道

是遵和炁致祥至誠感神麻徵畢集符應駢臻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誕降嘉禾復產芝草顯示

天眷永錫壽考長生久視後天不老景命有僕

撫運中興庶物咸遂四陸永寧綏以多祐如日

之升如川方至以莫不增允矣

聖皇維天之子肖天之德荷天之祉高朗令終

自今伊始佑之自天億萬斯紀時萬時億壽福
彌昌長生治世化理弘彰永膺帝命永元綱
小臣作頌庸告無疆

甘露頌 有序

嘉靖壬戌冬十一月十有七日節當長生時有
甘露降於顯陵之林木零珠綴玉其甘如飴中
官守臣見而懼躍采獻闕廷

皇上祇受而遜之曰是皇天之佑也聖親之

垂享也匪所能致乃涓日獻之郊廟以昭殊眷

胎考堂集

卷之三

三五

先是庚寅蓋嘗一降 顯陵矣茲閱三十餘載

而復呈靈貺且不於他所而必於 聖親之寶

地不於他時而必於長至之良節又適當象一

安聖之期其為瑞慶不其至大也哉臣竊惟太

和無形感之則凝而甘露者實太和之融結也

始非草木鱗介羽毛之奇所可倫比傳記有云

陰陽之津凝為寶露王者德貫三極乃臻斯瑞

肆在昔則黃帝唐堯我朝則

太祖

成祖乃間見之自非孝敬之德通於神明焉可
以易致也恭惟我

皇上聖敬緝熙昭事上帝每遇郊禋則申飭羣
工務竭虔肅而朝夕對越惟乾惟惕敬天何其
至也達孝尊親彝倫攸敘致愛致慈無時或忘
比者遷受聖位儀容恍覩孝親何其至也夫敬
以格天則天必鑒孝以慕親則親必悅是以協
氣充周甘露乃降地當 顯陵表鍾和之有自
也候協長至表陽道之日昌也薦當受親之期
表 聖親之來享也自是時和歲豐民物蕃阜
南平北伏家安國泰而聖壽益衍於萬萬無疆
固理所必致者哉昔者

二祖獲瑞一時詞臣皆播爲詩頌以示久遠臣
忝侍從詞臣仰沐渥恩觀茲上瑞萬倍懼忤乃
不揣固陋謹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天降寶露
其集漚漚被於長松顯陵之岡如飴之甘如瓊
之光湜湜融融有苾其香湛彼露斯天乳之液
太和攸鍾允也仁澤皇天所珍以貽令德在下

明明在上赫赫我

皇聖神至德峻淵洪仁蕩蕩淪浹八埏海宇清
晏民物熙恬克敬克孝萬善斯全惟

皇克敬欽若上帝夙夜寅恭以戒以懼有虔對
越有嚴禱籲出往游行罔或暇豫惟

皇克孝永慕不忘

聖親恍覩若見羹墻含元葆和壽求生長保我
黎民撫此萬方皇天監之乃垂大祐降彼寶露
太和添漉允協陽辰不先不後羽介匪珍卉木

匪右守臣採掇注以嚳巽馳獻明堂凝光溢馨

我

皇受之翼翼兢兢曰匪台德惟祖之靈惟帝是
鑒惟親是善乃委太和獻禎薦祉乃命宗伯載
稽典禮告之郊廟以彰厥美上帝居歆

皇祖來格保佑命之介以景福萬邦協和黎民
敏德滄海澄波紫塞銷鏑我

皇建極法紀具陳帝眷親扶麻命用申福祿遐
昌禎瑞蕃臻我

皇萬壽永撫臣民

詩

及第志喜

憶昨賓興謁帝京海濱爛爛慶雲生自憐才謝
無雙士敢聽臚傳第一聲丹陛道歸移鹵簿玉
堂步入即蓬瀛從來溫飽非吾志喜際清朝翊
聖明

土地祠題壁小序

嘉靖丙午冬將赴春闈偶過土神祠題

嘉靖集

卷之二

三十八

壁是夕夢一兔從籠中逸出化為大鹿

持戟逐之中其首明春果叨第予卯秋

鄉薦至是得祿兔化為鹿神蓋已告予

矣存之以紀其異

把筆殷勤問土神平生事業在明春雌雄未卜

昆明戰好露玄機入夢頻

題句容藏院方丈壁別方月亭上人小序

嘉靖丁酉予歸掃先壠主經藏院月亭

上人方丈以行接筆題詩壁上後十年

丁未叨第又十年蒙

肅皇帝錄用荐被蟒玉竟如所期倘所謂詩識

邪

年年山寺聽鳴鐘匹馬西風憶遠公異日定須

留玉帶題詩未可着紗籠

元夕賜內苑觀燈便賜彩燈二盞

良夜當三五千燈列禁闈月中纔借賞天上又

移歸價比金蓮重恩同玉燭輝一宵叨並賜長

此奉清暉

嘉靖集

卷之二

三十九

扈從

郊祀恭紀一首

聖主廻鑾肅百靈紫雲團蓋翼倉冥屬車劍履

星辰麗僊駕旂常日月明十里春風傳警蹕萬

方和氣協韶英白頭忻覩朝元盛願續思文頌

太平

辛酉夏禱雨奉 命行禮神祇壇有作

雲漢憂勞獨

聖皇靈壇聊得薦名香瓊綸親灑恩輝重出自

批御寶擢高燃肅敬將黯黯山川含紫翠霏霏烟
霧混蒼茫上香時適雲霧混合細雨霏微神祇徧禱精誠格早
沛甘霖潤八荒

題金山有感時萬曆改元春日

誰將一拳石點破波心碧如彼浮雲起太虛生
障隔我欲遣天丁鑿此塊然跡頓令如掌平悠
悠無湍激

哀墓祠

廟祀緣民望身捐以歲災方知生我德能使後

人哀蘋藻因時薦甘棠自昔栽至今溪上水猶

為使君來

送孫公子南還

朴矣孫公子歲宴乃言歸寒星隨劍去朔雪向

送孫公子南還

衣飛菊憶籬邊晚鱸思江上肥君恩殊可戀且

甚滯庭闈

長淮篇送賈參府鄉丈返淮

君不見長淮之水接天潢襟帶齊魯引荆揚怒

卷千尋雪濤白靜磨一片青銅光我朝運漕四

百萬從茲級輓輸神鄉東南扼吭此郡會飛舟
駕楫如烟翔賈家將軍最雄武醉中射石曾飲
羽草檄猶能立馬成黃鬚鮮卑何足數樹麾擁
節鎮長淮雞犬不驚民安堵地雄人亦傑水潔
才更清臨照百務無隱情一劍當空秋氣橫願
君努力崇修問名與長淮流不盡

寄壽徐雙橋姻丈七十

主人住在雙橋邊雙橋蜿蜒如虹連陰森喬木
冬官第璫瓊緘題相國篇種瓜但學青門隱藏

珍不入紅塵境池草融融春日芳階蘭蕙發青

雲種芡荷為衣箬為冠蒼松玄鶴相盤桓駐顏

日醉山中酒誰問蓬壺不老丹

登雲龍山二首

歸來正及杏花時為訪僊踪去馬遲更上龍岡
最高處五雲霏靄鳳凰池

出塞

雲龍山前水泠泠雲龍山上雲晶晶千古水雲
常自在紅塵擾擾笑浮生

出塞

出塞

出塞

揚旗出井陘三戰走天驕陣前皆舉手云是霍
嫖姚

獻俘

獻俘明廷上伐鼓奏彤弓一朝成偉績不數貳
師功

閉戶

閉戶亦何事焚香坐日斜塵器一以息蔬水淡
而嘉在澗何殊此浮雲詎可加條然安性命不
是厭紛華

牛首山餞別泉翁湛老師

牛首山餞別泉翁湛老師

危閣凌虛上當秋敞別筵杯從雲裏泛燈向佛
前傳六字開心訣千年見道詮靈山渺何許翹
首欲潛然

送懷堂袁姻丈節推雷陽

送君萬里道意與道俱長氣候殊炎微音書渺
故鄉嶺雲迷去憶江月聽鳴榔不及羣飛鴈遙

天自一行

喜南塘入都見訪

自昔思朋好真鴻不可招伊誰在林澗還肯問
喧囂野籟陶真性岩芝挺異標逢君罷拘檢對
酒且長謠

南塘欲去賦此留之

漫下高人榻慚非仲舉儔星文黯龍劍五色故
貂裘信宿情初洽玄同叩未休貧家君莫厭雞
黍暫淹留

送鄉人望山用冶泉韻

淮海論心日燕京促膝時百年能再見四海幾
相知遊子思歸速羈人出餞遲冥鴻不可附南
望益博其

謁陵

殿陛傳宣下陵園肅祀行暫言違石室于以邁
山程秋迥丹楓落時雍紫塞清帝功良可頌榜
藻愧揚生

題西濱

盈盈一水漢之西寂寞偏宜隱者栖詩伴閑來
尋洛社釣竿老去戀磻溪上書北闕非吾事采

蔽南山任徑迷讀罷黃庭時曳杖澄波不動月
輪低

送北山李同年令新喻

客裏嗟岑寂因君興不孤祇緣情性合翻覺姓
名殊雲入吳天杳山經魯道迂分飛在今夕尊
酒且須臾

贈謝山人

我愛山人好生涯只苦吟終年市朝裏常是水
雲心落魄貂裘敝年華鶴鬢侵囊中饒賦草不

博五侯金

卷之二

四

韓年丈授令予邑喜而賦此

同射承明策俄分敝邑符蜚名魁兩浙作賦類
三都俗問桑間雉人迎湖上鳧懸知多美政歌
舞滿郊衢

懷仲弟

思爾婉清揚胡為天一方夢於池草合情比道
途長塞鴈聯行翥鼻蘭並蒂芳慚予糜斗祿獨
使奉高堂

肅廟挽章

河清呈上瑞英聖之始曾國運正中天世仰聖

人出曆推嘉靖綿深仁彌宇宙厚澤溥淵泉敬

一傳心妙憂勤惕慮專親賢開講幄崇本御天

田神聖超羣辟謀謨出萬全南夷維喙矣北鄙

更熙然社稷中興日乾坤再造年復隍履睿念

擊壤樂民編卜世知無極賓天訃忽宣丹霄僊

仗杳紫禁御筵遷率土哀同切微臣涕獨漣自

慚供奉久還憶沐恩偏憑几欽遺命攀弓仰上

怡聖堂集

卷之二

四十五

玄臨風悽薤露宿霧黯松阡圖報今無及王猷

付史傳

送潘古淮自光祿擢丞汜水

故國經年別他鄉賴有君體分金甕蟻鳥邇鳳
池雲乍去憐春暮臨岐悵夕曛河陽花事好何
以避離羣

送陳少泉之尋甸

嗟君匹馬過千山交合溪頭木密關勇克泉將
餘雪下月孤龍帶宿雲還參軍逸思能追鮑投

筆高風可並班迥遞不堪鄉國思碧天長夜望
刀錄

贈閩中山人

忽爾來三益因之見一斑誰能超象外吾欲集
人間海月離尊泛江風去棹閑白雲滿深谷何
處叩仙園

夏日同諸會丈燕集墀石劉丈草堂

茅堂僻且幽赤日淡無暑停驂暫偃息主人出
清醕不速三益至陶然燕笑語酣來脫幘呼焉

歸多集

卷之二

甲六

知我與汝清風生園桑涼月出東嶼移尊向空
塔眷言不能去

憶昔滯京洛遊好豈不廣悠悠海上雲所思在

吾黨結交自垂髫新歡安可仿高山何崔崔流

水何泱泱水流豈無涯山高豈無垓皓首以為

期千載成真賞

霜降謁陵

羣山回合勢如屯翠栢森森映曉暎 七聖精

英存劔履九秋風露肅陵塵謀深郊鼎河山固

威汎胡氛華夏尊明禮歲感千官列何幸微臣
奉駿奔

送同鄉沈岑田請假還南

京國栖遲今幾秋暫從休沐返林丘未論錦繡
輝清晝且喜斑爛慰白頭月冷蕙帷同寂寞
有內子之變 雲深蓬苑獨淹留何時得泛湖東棹十

里紅蓮續舊遊

贈別友人

憶昔頻過湖上亭青簾白舫鏡中行豪吟時共

歸多集

卷之二

甲七

西隣客縱飲爭傳北海名蘋葉晚風鷓鴣過竹

枝春雨鷓鴣鳴君遊楚國予燕市共負當時煙

水盟

賀陸年伯榮封駕部

忻聞金養迎千里會有綸褒出九重東帶並趨

青瑣列焚香親拆紫泥封新銜天上稱司馬雅

望隆中數臥龍今子丹衷能報主蚤憶奇略達

宸聰

送丁慎庵別駕德州

大江東下日千里君才混漢真堪比
雄文伯仲秦少游玄言頡頏玉川子
十五名馳潛山傍三十獻策干明王
璞裏難藏和璧彩匣中時吐莫邪光
莫邪和璧價無敵淹抑途窮眾所惑
一官聊以試平原全牛終見游刀割
願君常寶匣中精願君常抱璞中貞
有時持將獻廊廟由來才大晚成名

壽王竹區八十

大耋德翁開綺席稀年老友薦瓊卮
膝前共討

生珠喜

時同舉一子故云

囊底曾無貫酒資出戶雲山

閑自適隔江煙樹繫相思王喬已就長生藥一

七殷勤度所知

壽楊黼山州守八十

西湖花柳日芳妍景物偏宜啓壽筵
謾羨椿齡

躋八十還看桃實結三千成均化雨瞻道範楚

澤弦歌繼昔賢

由國博擢守新州故云

見說年來殮至藥

須知道妙契先天

陶龍山素績還濟寧詩以送之

五柳情偏逸三年政可觀不驚居上考無悶守
微官操擬滄浪潔名將泰岱看依依鄉國意遲
爾振飛翰

壽同年高南州父母詩

碧海雙芝朶瑤山並玉柯鶴絲風對拂丹臉日
交配仙酒齊眉舉雲謠合調歌鴻光當聖世娛
燕樂雍和

雪夜同莫膳部張給諫飲譚鴻臚宅

交好滿京洛何如鄉土真每從朝謁暇不厭往

來頻

暝色留殘雪芳心劇蚤春今宵歡燕處忘却官遊身

却官遊身

過王宅觀梅偕同館南渠諸公

共有看梅興衝寒結駟來多君調鼎手愧我謫
儒才花氣當尊過詩篇對月裁始知東閣種端
不漫然開

不漫然開

怡椿軒為春岡翁作

靈根盤法署密幹布繁陰怡此開軒靜其如怡
舊深月階尋往躡風葉光遺音更有明條意相

承欽恤心

送莫中江督學貴州

共曳金門組常期雲壑遊詩詮杯裏悟無學靜
中求江樹經春碧沙航帶雨浮飛鴻無遠道能
寄帝城秋

春意滿垌郊輕煙上柳條美人從此去相憶暮
雲遙絃誦殊方遍烽煙昨歲銷五溪饒化雨鳴
珮待青霄

題瓊林醉歸圖為同年郡纓泉作

龍殿華雲繞瑤階翠靄紫宮花千鷺散御柳幾
鷺鳴此時寶馬控金羈得意歸來日未低行處
袍香蓬苑出望中春氣海洲迷匹練當風耀飛
上長安道英英朗玉姿華羨人年少我亦同沾
御宴還與君俱是鳳鸞班相期共厲摩霄志莫
在區區溫飽間

壽怡軒李年伯詩

汶水涓涓齊魯分蜀山嶺嶺吐綉縵由來勝地
徧鍾異聞出僊翁自不羣壽小錢鏗八百歲家

傳李耳五千文彩衣未遂趨庭戲日日焚香禮

白雲

憶昔行送王近山解官還句曲

憶昔同學金陵時响响朝暮如連枝壯心共擬
搏霄漢苦志自願甘鹽齏相依未竟青氈興嗟
予忽抱文園病分飛越鳥兩悽悽孤檠夜冷蓬
萊境人生聚散如飄蓬淮之南兮江之東十年
轉盼各已吐落落名途成骯髒吁嗟世俗不貴
人不欽相看冷淡徒傷心杜門抱膝祇自笑論

交豈若黃金深

顧予燕石亦足齒憐君抱璞終

已矣追思少年相頽頽豈謂屈伸乃如此君有

白髮在高堂膝前兒女分兩行骨肉相保亦足
樂丈夫何必腰間黃我有廬兮三茅畔十畝榛
蕪松菊亂何時一報聖朝恩與君仍作林臯伴
送少瀛蘇子還南

燕柳漸搖落吳花方滿籬能教江左客不動故

園思山月流江檻頻風動水涓鳳池堪載筆慎

莫負清時

泉塘趙翁暨胡孺人偕壽詩

霞嶺仙源迥，雁門世澤長。祥氛迴太乙，淑氣轉青陽。馥馥芝雙秀，翩翩鳳共翔。同心諧燕婉，相敬儼鴻光。並坐調瑤瑟，聯歌降彩凰。春盤王母核，紫雪老君方。令節逢華旦，繁花簇羽觴。遺安惟種德，餘慶啓仙郎。秘籍窺中禁，清標挺玉堂。瞻雲情易協，陟屺意何長。鶴筭綿修錄，龍光煥寵章。年年蓬島客，萬里頌無疆。

送少司成王稚川五首

船中集

卷之二

五十一

十年摘藻鳳池邊，袍笏繽紛帶御煙。商鼎益梅方佇望，周雍禮樂暫推賢。

雞籠山上春雲生，雞籠山前春鳥鳴。簾垂講閣

渾無事，靜理絲桐待月明。

師模舊有昌黎子，山斗芳名近屬君。南國青衿

稱濟濟，好將絕學繼斯文。

鍾陵佳氣鬱蒼蒼，聖祖開基澤正長。講暇從

容問遺事，試裁金鑑獻明光。

花明春晝罷談經，長樂鐘聲復聽清。珮幾時

還玉署舍香舊侶遲彤庭

見山

過徐已十日，纔能山一看。岡迴龍蜿顧，峰削鳥翩寒。脉自天樞轉，根如地軸盤。山谿未足險，帝澤肇于磐。

鳳凰山送黃東衢別駕鳳城

鳳凰山渺何許，丹崖翠壑羣巒俯。孤高不受凡鳥棲，靈秀唯空來鳳羽。翩翩鳳羽五苞妍，噦噦和鳴向越天。幸際聖明崇禮樂，還看歌舞鳳池邊。

船中集

卷之二

五十二

從川秦年伯高尚詩以訊之

窮經嗟白首，落託尚青衿。幸有承家器，能酬報

國心。問字移輕舫，尋花徧茂林。瀟然天地外，誰

復羨朝簪。

壽孟河馬太史母

盤白山頭雲氣多，半天仙樂度青蘿。誰家開宴樂且歌，云是西妃降大羅。降大羅，誕仙子，高標挺出人中豪。發迹遙同柱下史，石室仙芝深藏黃

茅秘訣啓浩然拂袖蓬萊巔春風彩服何翩躚
更向山中煮白石跪進母氏道遙塵表不知年

送鄉人胡醫士南歸

颯颯西風振林薄翩翩海燕辭簾幙黃沙翻空
白日落道上行人意蕭索神匕爭傳郭玉僊此
時忽買廣陵船廣陵有客歸未得題詩送君長
嘆息

送北山李同年出使

謁來同獻賦誰似共襟期恨不恆朝暮其如遠

貽李季集

卷之二

五十四

別離春遊臨繼日夜語對繁時別去嗟行役皇

華爲誦詩

寄壽趙竹庵六十

昔別十年不一見燕嶠遙遙望淮甸歲晚知懸
松菊情身間豈帶冰霜面親交那遣常參商念
君湖海予蠟廓浮雲未覺鐘鼎樂遲日轉愛山
林長羨君負廓有良畝春到玉缸多旨酒芳信
初傳湖上鷺韶華早媚門前柳趁牛張宴開竹
扉繞庭王立綵爲衣南鄰北里集上客稱觴獻

壽揚珠輝君家桂林一何茂五枝不數燕山寶
菽水能承白髮懽蘭蓀更挺青雲秀六十如君
世亦稀爲君進酒君揚眉 天王元曆逢新改
甲子重題筭可知

題畫贈徐叟

林巒窈窕隱飛虹繡谷蒼崖處處通幾片帆檣
青嶂外數椽茅屋白雲中吟成倚杖看蘿月睡
起披襟引蕙風最是南山堪寄傲簪纓端不羨
三公

貽李季集

卷之二

五十五

送潘象安文學歸新安壽母

當年開閣倚金扉左席常虛禮布韋謾遣客卿
違子舍遂知賢母在慈闈情牽白髮辭推數名
滿青雲說斷機何用稱觴歸畫錦章縫繞膝有
餘輝

題畫二首

堂上春衣五色裁堂中春酒萬年杯白頭祇愛
親顏喜一舞婆娑壽一迴 右老萊戲綵
又

南陽會臥龍中雲鼎足山河指顧分一寸丹心
千古在辛勤兩上出師文

右諸葛出師

送鄉人南還

風滿長河雪滿裘獨携書劍事遨遊探奇興致
同司馬問舊風流憶子猷把袂共看燕市月銜
杯曾記海門秋君歸正值春光轉花遍揚州十
二樓

贈別潘象安

何處平津館能淹高士車祇緣重然諾因以誤

居諸騰有馬卿賦曾無韓子書寧親暫言別遲

爾承明廬

曝直苑西夜相依獨有君翠華天上香清梵夢

中聞行藏慚我道述作羨奇文去去齊雲迫停

杯悵夕曛

寄訊沈四丈雨田

湖水連天湖草黃美人宛在水中央經年不寄

安字豈是衡湘之便翔

總角論交記昔年飄飄采采並飛仙而今共訝

顛毛雪惟有貞心未代遷

送龍翁張老師赴南曹

久負三槐望今居八座尊主臣無遠適忠節盡
朝昏天省清風肅鍾陵佳氣屯委蛇公事了眷
渥聖心存慚以蓬麻質叨登桃李門睽離詠山
甫翹佇但銜恩

贈別

憶自金門初獻賦碧桃花遍長安路處處笙歌
對酒聽人人珠玉當風唾知君匹馬走風塵匣

有瑤篇奇更新沉復論交重鄉曲滂忻投分作

比隣方看解褐清卿署往往才華人共譽祖帳

俄從潞水張征帆忽下揚州去故園風物定依

然幾樹寒花三徑邊歸對江流賦高咏莫辭千

里錦囊傳

覽輝樓詩為莫中江賦

雲間萃崔鳳凰樓鳳凰樓上鳳皇遊樓通碧苑
三千里鳳去瑤京十二秋憶昔樓成在天半結
霧裁虹金碧煥海日曛曛映綺疏江雲晨晨穿

羅幃此時鳳鳥當覽輝戢露凌風五色奇儀舜
自應諧聖樂鳴周本為協昌期只今游衍金臺
上遙憶吳雲倍惆悵夜夜相思明月中夢裏簫
聲隔青嶂

悼州太守王復齋

鄉國絲蘿曾締好京華裘馬復追隨分飛獨捧
毛生檄到處能遺召父思白玉樓中君作賦黃
金臺畔我吟詩臨風滂灑傷心泪解劍何時挂
龍枝

馬季羣集

卷之二

五八

穆廟哀輓

北極愁雲黯不開忽傳哀詔日邊來克勤首納
唐堯典經筵初開臣某進講尚書首條崇儉寧論漢露臺初年
工以臣六載總培膏澤厚九重遙望肺肝摧老
臣雙淚空流血龍馭何時得再回

曾受先皇憑几言濫叨首弼黼宸前四夷賓服
光堯治蒙采臣言萬姓謳歌擬舜年金鼎藥成
龍忽去瑤宮袞委祚彌堅微臣舊仰前星彩此
日哀餘慶啓賢

輓潘母因唁象安

堂背萱花萎謝庭前玉樹含悽黯黯寒雲鶴唳
沉沉夜雨鳥啼

送洞虛顧真人還山

人生真若夢碌碌愧浮名羨爾拋塵網煙霞早
結盟洞雲同氣瀨湖月共心明此去窺丹竈應
知九轉成

送徐石潭之任西華

五十明經志未酬牛刀今得試中州願將伊洛

馬季羣集

卷之二

五九

源頭水一潤蒼生繼好修

沈二丈同仲弟入都先以詩寄用韻酬之

沉沉仙苑淨飛埃何處天風送客來池草嶺梅
無限意都從雙鯉一緘開

送顧梓河會丈

結交自束髮矯矯雲中鶴生死矢不遺相示出
衷曲劇切景煎修貞白比雙玉中道余多迷匡
直盡忠告才大成何晚鹽車困騏驎窮達奚足
論所貴道不辱

嗟君若病肺疲骨何支離乃為貧所驅絳帳開
邛眉不聞主父偃出貸閭所之困阨四十年親
屬舉見遺一朝遽風雲起為帝者師丈夫空固
窮騰達須有時

題畫鵲

愛爾通靈殊羽族日將好事報寰中主人憂樂
關天下祇喜時和與歲豐

贈葉中翰柳亭

清才奕奕丹霄客垂柳陰陰梓里亭已識千條

胎安堂集

卷之二

本

絲拂地不知幾樹絮為萍枝頭烟色池頭想葉
裏與鳥聲夢裏聽寄語仙郎悞相憶好將勲業慰
山靈

送張敬所令河陽

高燒閣上景常和無奈猿聲清夜多抹嶺千盤
通太華易門九度入寧河嗟君萬里臨山色鳥
鳥遙飛使人惜紫花陰下可調琴慎莫移文祭
金碧

送許補庵令信宜

許衡讀書三萬卷到處英靈求識而華花夜夜
夢中生劍氣時時斗問見南去漢池路渺茫即
官出宰應星光平生所學亦何事行聽賢聲到
玉堂

送張經歷之潯州

涼風發發吹長樾道上行人看微月參差白羽
烏角弓千里長驅望西粵青衿自許六韜閑戎
幕輸籌髮未斑壯志鄉心兩迢遞知君立馬伏

波山

胎安堂集

卷之二

本

送鄭經歷之柳州

鄭家參軍最英發雄心長吐匡時略狂來筆陣
向人飛醉後劍光當座爍石魚山頭挂夕曛古
龍城下望秋雲榻來豪傑多淹滯為續羅池廟
裏文

十三夜集譚鴻臚館兼簡南冷公得秋字
靜館生虛白門扃夜轉幽杯同千里客月少二
分秋蛩響紛依壁鴻飛忽過樓好憑南去使折
簡問隨州

寄題陳判州隱所

美人別我久近住大江濱
疊石成青島穿池寫
白雲皁蘭秋可佩海鳥日為羣
自得閒中趣母令仕者聞

贈王禮部

古道日以遠波逝無重回
懿親尚不敦矧乃別根
菱倚彼抱水慕感此霜露
哀必恭桑與梓而豈殊
提孩願言秉茲德皓首履鈞台

正月觀梅王錦衣宅

燕地羣芳晚偏君雪後滋
羅浮疑是夢冰玉若為
姿骨有清霜烈香惟素
月知未須憑烈焰玄化本無私

壽閻母太夫人七十

關中風範推先世閭內儀刑屬母賢
仙筭忽傳逾七朞鄉評端擬淑三遷
蟠桃沍露清芬遠草凌秋瑞色鮮
孫子森森廊廟器佇看褒詔下瑤天

良驥篇贈徐生用卿小序

竊聞千里之驥稱其德也使蹄齧焉人

將棄之矣吾賢真穎敏之資負卓異之

才驥也一日千里無難也往往為父兄

鄉閭所訕咲豈可謂之漸乎余其惜

之高賢獨不自惜因作良驥篇以贈

良驥伏槽極長鳴向人哀伯樂一顧之目為千

里才絡之以金勒被之以文繡繫獻明王庭剪

拂登天廐云胡蹄且齧輒與鴛鴦儔智士須自

惜母貽前人羞

孝烈皇后鼓吹詞

鸞幃靄靄祥雲擁仙陵律律羣巒拱六神呵萬
靈登執紼如雲淚如湧懿教流芳永但看林生
總總誰不沐玄恩重載路齊攀踊

輓歌

零雨清馳道鸞輻氛靄中德音留聖眷薤露慘
宸衷攀佇千官擁悲號四海同莫辭億萬歲獨
自閉玄宮

作合由天監溫恭愜帝心弘勲存濟難純孝嗣

椒音裸殿清蘋歇香郊玉佩沉爲言九重上何以不沾襟

春日同宗考功方城出迎黃洗馬少村道

中作

索居長日寡逢迎卷帙慵披夢寐清折簡忽傳仙侶至扁舟遙共美人行堤楊處處舒新暖河鷺紛紛弄晚晴官道無譁心轉寂蒼烟不動月華明

題畫

唐李肇集

卷之二

六十四

黃蘆花飛秋色暮何處金塘樓白鷺白鷺比翅青冥高又如雪片飄江臯枯荷渚深翹趾立此時銜魚食不食已憐曲吮藏風毛復訝低鳴展霜翼同羣並族異幽姿瀟灑忘機相對時從容退食一被玩徙倚空庭有所思

別翰長黃少村公

霄漢追攀地關河聘望情徐梁春雪盡淮浦暮雲平朗月仙舫下遙空寶劔橫漢庭思賈謫莫問北山盟

共是鄒枚侶升沉事漸非揮毫違玉署看竹到山扉海燕翔雲去江鴻帶雨歸相看各無語尊酒對斜暉

王巖潭年丈過訪山中卽席奉贈原唱二今遺其一

總角論魁衆所誇秣陵携手笑看花而今忽訝霜侵髮莫惜金尊對月華

小令贈別鄉人

金風微動乍涼初月上小窓虛清樽笑語兩于于相看朱夏徂人欲去意偏孤秋色滿庭除征鴻況絕廣陵書囊金贏也無

唐李肇集

卷之二

六十五

李文定公貽定公詩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三

記文

奉

敕恭撰戊辰進士題名記

隆慶戊辰春二月禮部貢會試中式士田一儔

等四百八人於

廷三月望

上特降德音策以務本修備大計審機要所在

而究之實十八日

第壹卷

卷之三

上御文華殿親灑宸翰拔羅萬化等三人及

第餘賜進士出身有差恩賚如制已所司

請循故事立石題名國學

上命臣春芳為之記臣伏自惟陋劣不足以將

明命迪多士顧此多士臣所薦也試或罔功厥

咎在臣烏能已於申告哉臣聞之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王者間與則名世出

焉天人邁會自古而然我明興設科取士題

名者數矣乃隆慶所題則自今始

聖天子應期撫世嘉與宇內更新宇內士莫不

砥礪一心以承初詔惟天純佑我明則亦

豫儲才備養之側席之初以供

上任使翊贊隆昌之運茲舉也得無名世者出

其間以應聖人之興乘風雲之會者哉竊復

私念曩所題名士其卓犖自樹光流穹壤者固

科不乏人而泯泯無聞者恆十而九抑或償國

事黜官常為世所指訾泰厥科名往往有之是

科設有若而人寧不負

第壹卷

卷之三

主上登延之恩哉且

上策諸士不以經史前聞而特咨世務誠以士

所貴者非獨誦述古昔之難適用之難也漢法

續食偕計來者曰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夫

習先聖之術則博古明當世之務則通今博古

而不通今譬則敦彝陳廡下端甫紆金革間無

所用之所謂明當世之務者試令操觚而執數

之興廢補偏中機宜合倫要若其素習使當事

而踐其言如持左券取償於其身靡毫髮爽焉

斯之謂適用之才願諸士所自期待者何如耳
請恭繹 制旨夫相時度勢投其所甚便若省
括於度斯謂機簡節疎目操其所甚約若揭綱
於網斯謂要殫力竭思聚精滌慮潛其所未然
奮其所必至義急公上不違有其身謀先社稷
不違有其家斯謂實未有實至而機要不得者
也未有機要得而安攘之務不舉者也此

上之明示意旨以發諸士諸士亦類能言其槩
矣行服官政而稽其實可泄泄焉已乎頃者言

陸學集

卷之三

三

官建白邊徽州若邑諸長吏宜悉置進士 詔

報可人情重內輕外率以銅墨為甲錢穀甲兵
為俗若夫才志之士則不然處盤錯而器愈利
批卻窾而錐不傷鉅細夷阻惟

天子命無施不可且今南敵未緣北邊時警夙

夜焦勞以勤 當宁諸士伏在草莽感激時艱

豈不慨然思得一當事而效平生邪即其機與

要非親其事固難豫言第操是以往無忘其所

為慨然者實心具矣何憂無實效哉 臣聞古之

賢守令平居則巡行阡陌勸課農桑有警則整
飭甲兵折衝禦侮隨試輒效彼其數盟諸心者
實然也是以為時名臣垂聲竹帛至於今不朽
諸士豈不然哉夫士出巖穴脫疏屨一旦立
天子之庭被 綸音而沐 恩賚亦云顯矣又

為樹石而題其名固將謂他日建立有所以重
其名者諸士能卓犖自樹雖州邑邊鄙重也其
泯泯無聞而已雖館閣輕也上方寤寐英賢佐
安攘以寧方內諸士其知所以自重哉臣不佞

陸學集

卷之三

四

誠願諸士畢以名世自期無負其所邁會使後
來者指而志之曰斯隆慶戊辰

天子所首錄士也 明興得人於斯為盛即今

者題名之石不以諸士重乎而臣獲先後其間

亦與有榮幸矣謹勒諸石以竣

重修闕里先師孔子廟記

隆慶二年闕里重修 先師孔子廟成於時有
事茲役者以書幣走京師請記於麗牲之碑先
是嘉靖己未衍聖公貞幹以廟圯告撫臺張公

業行相度以財誦而止既巡撫姜公廷願梁公
夢龍巡按羅君鳳翔周君詠與潘臬諸君協謀
捐獄祠之香稅有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元其
人役則用州縣迭更之卒而以兗州通判許君
際可董其役知府張君文淵時督視之經始已
已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模視昔若增左布
政姚君一元左叅政吳君承燾副使吳君道會
叅議馮君謙皆協贊其成者也惟先師生於尼
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先聖之歿弟子廬
其塚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
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
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祀其後人
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
封子孫修緝其祠宇

列聖承統世世增修

今天子踐祚之元年傳制遣官告祭 車駕臨

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衍聖公及三氏

子孫衣幣有差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孔子
之道益以光大則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 先
師亦所以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誠不可無紀夫今孔子之學遍
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習其書其在天之靈
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千有餘年
矣學者至觀其廟宇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
有低徊而不能去者固以想象於遠不若景慕

於近之為切也諸君子宦於其鄉知飾其廟虔
奉之矣其尚知所以學其道乎夫孔子之道非
有遠於人也故其教人恆稱庸言庸德而性與
天道子貢亦不可得而聞今之學者乃高談性
命闊略躬行務虛名而鮮實際臨民立朝動多
疵累遂致誹議叢興斥逐相繼甚之學士大夫
且以學為諱焉夫學者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不
知學則施於喜怒哀樂必有不得其正而天地

塞生民否絕學無由繼太平不可致矣可使之
壞亂而不修哉鄒魯之士固習聞先聖之訓而
吾黨莫不童而誦其詩讀其書乃或忽而不察
遊心高遠索之幽眇虛玄反之於身或背而馳
此豈特宮牆外望不幾操戈入室乎是誠不可
不亟反之也予不佞請以是復諸君而因以告
四方學者云

重修陽明先生祠堂記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

陽明先生祠

卷之三

七

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
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
詞已耶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
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
地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
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
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
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
多所興起云旣公 召還荐躋綸閣爲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
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
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
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
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
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嘻公當樞筦之任受
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 宸翰咨答日三
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
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
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
曰致良知蓋以知取諸性而自足不必求之於
外也知善知惡之知致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
之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
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旣發私餽
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
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
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
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

陽明先生祠

卷之三

八

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謙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尚體公之意

聖學堂集

卷之三

九

而殫力於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名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重修永平城樓記

永平京師左輔郡也 國初因元故城拓其規易土以磚為門凡四門有樓於東墉最高處特建望高樓以候烽火景泰間中丞麻城鄒公成學請於 朝修葺之事詳大學士方洲陳公循記中越今幾二百年傾圮太甚聞者巡守諸君

過而望之未嘗不慨嗟增慨而顧未有葺之者三山溫公新被監督之 命入其境感然曰此豈足以雄鎮一方竦服外夷哉因以修葺為已任遂白之總督楊公選巡撫徐公紳按院溫君如璋僉曰可爰檄郡守閻君光潛通判李君世相董其事遊府衛州邑募職之能者分理之總督而下及灤樂昌撫盧遷六州邑共捐贖金凡二千四百有奇徒役取諸永平燕石建昌之步卒不足則益以民壯肇自癸亥之春二月奏成

聖學堂集

卷之三

十一

於夏六月僅五越月而五樓屹峙厥工告竣題其樓之南曰望海北曰威胡東曰通遼西曰護薊其曰望高者仍之蓋巍然左輔之大觀也夫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城池之為民衛所繫重矣矧在邊徼之地乎永平接壤屬夷朝鮮諸番入貢必出境上樓櫓歌圯城堦弗飾彼將望而易之矣然則是役也烏可緩哉溫公之用意蓋深遠矣雖然詩有之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宗子維城又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則藩垣干

城在人不在險也東郡故稱寧謐歲庚戌黠虜
潛結屬夷深入內地永順州邑半遭掠踐斯豈
樓櫓之弗飾哉以禦之無其道也是故厚恤民
命以固基也簡閱軍實以植榦也鼓倡勇敢以
崇墉也修明烽堠以網繆牖戶也近以讐服屬
夷之心遠以震奪醜虜之氣藩垣整飭畿輔嚴
固則京師可以高枕而九重東顧之慮可免
矣諸公其尚念之哉是役也主之者督撫佞院
而身任其事者則溫公也公廉勤任事自臺史

聖堂集

卷之三

十一

至兵憲所在有能聲此其修廢之一端云爾督
學黃君某屯田秦君嘉得馬政吳君守鹽政陳
君某皆協心贊相有裨斯役者樓制及督工諸
有司例得書諸碑陰

巡視京營科道題名記

我國家定鼎北都內撫華夏外鎮戎狄倣漢
南北軍制置七十二衛于京師立三大營以總
之外衛則春秋蕃休入練此者重駁輕萬年保
大者定之慮至深遠也景泰初選其精銳分爲

十管成化間復分爲十二團管統之以勲臣督
之以本兵蒞之以中官而臺諫之巡察則自天
順間始

列聖相承隨時因革保邦致治咸升大猷肆我
皇上天錫神智經文緯武薄海內外罔不綏服
始革去監蒞中官專以閱視之責付之臺諫
賜璽書以行事又欽給巡視京營關防以重
其權仍復五軍營易三千營爲神樞及神機爲
三大營續祖舊服以詰戎兵睿筭神謨萬

聖堂集

卷之三

十一

世永賴維時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之臣鷹揚鷁
擊起超肅肅固足以振安攘之績而耀神武之
威矣然忠蓋之士竭誠盡瘁以勤職事其精神
規畫夙夜在公會未幾時而其名與之俱往甚
非所以昭令聞垂永鑒也況巡視之職以

天子耳目之官受專勅責成之重糾勳費大臣
之違忒總十萬師旅之衆而稽其額數之盈虛
糧餉之出入與夫戎馬器械行伍操習以及利
弊之當興當革將領之才不才當舉當刺咸屬

焉其責不亦重乎故必有沉幾之智而後足以
察微必有遠馭之才而後足以御衆殆未易以
稱塞也雖然在昔汲黯居諫垣而淮南寢謀張
浚領臺秩而日籥兵事夫亦存乎其人爾今自
嘉靖某年始給諫某君侍御某君而下得其姓
氏之可知者凡若干人勒之貞石使後之觀者
知某利自某而興某弊自某而革某也謀足以
定國某也望足以懾衆將指而目之曰此今之
浚黯也其所以光我

皇上中興之運以承

列聖無斁之休者將不有餘烈耶其或不然則
亦可因爲永戒矣然則茲舉也豈特侈一時之
觀美夫固有勸戒之道存焉爾予因給諫辛君
侍御劉君輩之請而爲之記

句容縣新築城垣記

吾容在萬山中層巒疊嶂蜿蜒盤踞屹若屏翰
卽梟騎獍卒不易逞其間故自開闢以來不假
城郭而安閒者倭夷擾吳越狙詐百出而內之

遁迹實爲向導雖崇岡僻壤固不探悉又寒其
不得逞者必城爲之限也樊侯至惻然嘆曰容
留都襟要而三吳之會安可恃岨嶮爲固不之
城乎萬一猾夷操矛緣嶺下其何以禦之吾欲
城容第民勞耳邑之士民間而曰侯我勞我全
也惟侯命侯乃請諸當道出公儲若干緡自捐
俸若干緡察佐所損又若干緡於是四境之民
翕然向從富者輸緡錢壯者荷畚鍤蟻升鱗次
甃而衝從均灌而燥濕勻侯日偕諸察佐往來
勸慰於其上若父兄率子弟閔然恤其勤而
恩之勤也故民自相勸督經始甲寅初夏甲午
越明年中夏壬戌功卽告成侯亦尋陟南曹去
合邑士民曰是侯有大造於我容也烏可以無
紀僉屬予友文學王君志道走都下請予紀其
事夫令之於邑猶人之有家也保家者必崇其
垣墉謹其高鑰而後家之蓋藏家之笥篋可得
全焉否則鮮不與盜共之矣矧一邑赤子乎是
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先王之所不廢也今之

為令者率苟目前而志遠慮城郭不繕士伍不飭寇至則搶攘罔措寇退則晏安不戒又或日營速去其地以遠不測理邑若家創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基遺一邑無窮之利如侯者可多得哉斯役方興而寇果由丹陽直薄留都轉掠溧陽而東虜傷甚眾去容才數十里然則斯役也烏可以已哉人以是益服公之有遠見也侯名垣字伯師蜀宜賓人癸丑進士嘻即侯之名姓有維城之義焉天之俾侯令容其有意乎侯君

始末集

卷之五

十五

容踰三載廉靜愷悌多惠政去之日民為立祠生祀云城高二丈有六周一千三百一十丈有奇城之外浚為池穴為水關凡六門凡四又小南門一雉堞二千有奇警舍二十有四敵樓一費不盈二萬蓋侯之區畫周而用費當也其與侯協心贊理者署儒學教諭事今舉進士泰和廬山胡君直少尹商河劉君克己三尹延慶曹君鏗

正已軒記

侍御白屋劉君奉命按畿輔內輯流離外驅醜虜業有成績乃以其餘力新公署而拓之署之西得隙地百餘武闢為圃將羣畿內材勇習射其中以時教閱之茲則昔人思慮之所不及而自君創為之者也構軒三楹扁曰正已謁余紀其事余惟射之義大矣古以觀德今以角力正已所以觀德也劉君其有志于古之道也夫射義有之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又曰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則射也者固禮樂之事德行之所由之也故古者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以禮樂養羣臣安且譽而兵不用盡志於射之效也後世置而不講間有事之者亦惟力之程而於德則湯不考問委其技與稱干比戈者埒耳其去正已之學奚翅徑庭哉劉君以是名軒其真有志於古之道也夫不獨射為然也孔子告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夫政之與兵方今至急

始末集

卷之五

十六

務也今之論政者曰嚴科條精簿書焉止也談
兵者曰繕甲兵練士卒焉止也有一正己之說
進必羣而謂之曰是欲以揖遜救焚也不以為
迂者幾希孔孟乃舍此而取彼何耶使孔孟而
不達治體則其說誠迂孔孟而達治體則其說
不可不深省也蓋貪墨之風不止則政不立果
敢之氣不倡則兵不振而止貪墨倡果敢則惟
正己者能之我能正己則意向所屬人將趨之
矣否則雖日設章程日嚴號令誰其信之哉憲

賜書集

卷之三

十七

臣將 命畿輔 天威不遠咫尺四郡有司之
賢不肖兩關將士之勇怯用命不用命皆得彈
擊易置之弗正而能布德宣威者否矣然則斯
義也豈獨可施于射哉繼劉君而登斯軒者宜
動深長思矣劉君名崙字某號白厓廬郡無為
州人甲辰進士由刑曹擢侍御沈毅有謀志操
卓然觀其所以名軒者其所存可觀也

重築高家堰記

高家堰者在山陽西北四十里初自漢陳登所

以障淮也至我 朝黃河由壽歷穎循淮而會
于清河口繼由孫家渡趙皮寨滑而會于清
河口以故高家堰愈益重陳恭襄瑄則增築之
乃其後黃河由飛雲橋出小浮橋循徐邳而下
司水諸臣遂無復事高家堰以是堰日頽頻年
以來黃河分流入渦而故所行道若桃源清河
口多壅闕水不得盡歸海稍溢則滅堰直入高
寶於是淮南北並蒙河患矣

賜書集

卷之三

一十八

主上宵旰九重思得大臣有才略能治水者乃
簡命江公總漕政潘公任河漕相與協理河道
潘公至行河遡小浮橋復浮淮觀于海口巡覽
地宜採納羣議遂決策以築高家堰為首務江
公同心運謀力贊之於是瓜分其工部署百執
事計帑以請

上賜溫旨褒答盡如兩公議時有司道生異議
中朝斥之潘公乃得展布無中沮是時恭襄舊
堰若上堰下堰猶參差可指見若中堰則湯恩
口六羊口貝滿口大澗口為崩浪所湔洗日深

先是總漕王公者亦嘗修築之以公帑告置卑薄善崩當事者遂謂堰不可築又以中堰深不易築也潘公則以中堰屬卽中張君譽指揮俞尚志諸葛堯賓宋大斌率銳士以從以戊寅五月某日到堰所是夜諸口塞且半明日斷流又明日堰合會六月霖雨至七月不止風濤自西來洶洶如山而新堰復圯八月水落視諸所塞口皆決且深矣衆謂堰必內徙乃可成潘公謂中堰深者不過三十丈耳如內徙則益深且遠

臨澤集

卷之三

十九

至數十里舍近易役遠難非便計也又外增數十里風濤撞擊堰將益危於是堅持舊堰之議申命文武之屬分督中堰諸決口卒之數日而塞諸決口惟大澗口絃深傳云鼉窟于時夜風雨中果聞鼉鳴塞決以埽每置一埽則潘公立埽上以其故埽堅鞏無走者諸決口既塞而河淮合流趨海勢雄鉅漂駛清口之沙積數十年莫能濬者盡滌海口之沙自開衆始相顧噴噴謂高家堰所宜築築之晚矣於是愈益集絲夫

增培之至久絲夫手足皸瘃乘創而作潘公亦衝冒風雪暴露堰上與絲夫同辛苦至春大風雨潘公則又與百執事往來泥淖中飛濤撲面矻矻不少休蓋潘公急於王事不特以身示勸也乃以己卯某月日落成堰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六澗口則爲月堰廣三十丈堰外有田去湖尚遠堰形沿湖曲折水自西而東直衝六羊堰西轉復東犯貝溝堰自貝溝而西湖水浩淼撞大澗堰特險其次衝湯恩堰乃於

臨澤集

卷之三

二十

諸堰密布播入地深浪不能撼橋內置版版內置土土則致自遠皆堅實者又創公宇堰上以弭使節爲大使廳設大使一員弓兵百名以守爲舖舍若干老人八名夫千名以修又議歲費著爲例云堰成兩公以聞
上大悅各賜彩衣二襲白金三十兩加賜潘公豸緋以旌特勩諸臣賞有差兩公以堰內田出流民卽歸貧不能耕於是上請破格優兩淮貧民又巡漕御史陳公亦具疏以請

上允其請萬曆六年以前通盡蠲七年以後其
議免准人烝炆吐氣矣余家興化蓋患水尤甚
今得觀平成之績安於田里有厚幸焉准守宋
君伯華山陽令魯君錦屬余為記余嘗觀漢武
之世河決瓠子以萬乘之力躬自臨河湛馬壁
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塞之不免倬功之不就乃
為教子之歌千載之下詠之猶可想見其時之
難也惟是

聖天子剛明獨斷委任得人兩督府視饑溺由

聖天子

卷之三

三

已協心幹濟斯功之所由成耳是安可不紀其
事以垂示萬禩江公名一麟婺源人癸丑進士
潘公名季馴烏程人庚戌進士其董眾作治則
郎中張譽新建人其與勞堰事者則主事陳瑛
莆田人叅政游季勳豐城人副使張純漳浦人
都司俞尚志仁和人把總諸葛堯賓丹徒人宋
大斌德州人指揮胡一道山陽人至於經理一
切則准守益都宋伯華而隨事輒辦則前山陽
令胡希舜署山陽安東令象山史遷今山陽令

某地魯錦清河令與國石子璞若山陽主簿胡
大濟吳一道亦與效馳驅者也漢得備書

平陽府改建儒學記

平陽之有學舊矣顧踳踳郡治之前不數百武
而深郡治踳伏其後而門則曲折東出始作者
獨何見耶百餘年來守郡者咸欲改作竟未有
行之者兩山孫君至見而心異之曰學官育才
之區宜廣而隘郡治臨民之所宜直而曲昔人
乃憚於改作何哉會衛署空棄合庠諸生以吏
建請孫君曰此吾意也乃謀於同案郡倅李君
春別駕邊君維垣節推艾君杞白之當道咸報
可遂筮吉改遷士民踴躍荷畚操杵以謀以度
不戒而集經始乙丑三月迄六月工竣蓋四閱
月而奏成於是學宮拓而廣其規廓如郡門關
而直其道坦如一舉而兩得焉予聞之曰斯可
以喻學矣人心本廣有欲即隘人心本直有欲
則曲學也者所以去其隘與曲而復乎廣大坦
直之體者也故程子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

卷之三

三

三

太公物來而順應廓然太公則舉天地萬物皆囊括於一心何廣如之否則自私自利爾矣物來順應則舉一心以應天地萬物何直如之否則作奸作惡耳矣然其要則在於寡欲寡欲則隘者以廣曲者以直以位天地以育萬物而萬化於此乎出矣諸士其尚迪於學乎且爾諸士向見其隘且曲也則必思以廣之直之至於心不思以廣之直之可謂智乎且平陽唐堯故都蟋蟀憂勤之風今必猶有存者夫人心憂則思思則善心生勤則勞勞則佚志泯其庸而之學也恆易夫亦存乎導之而已矣是則守郡者之責也不然學雖改作於人才世道亦何裨哉孫君名某先任諫垣以言忤當軸左遷還迴十年始擢守平陽布惠貞度百廢具興此特其一節云學基深凡若干丈廣若干丈前為櫺星門次先師廟各三楹左右廡若干楹大明倫堂凡三楹左右齋若干楹次尊經閣敬一亭左為啓聖祠右為名宦鄉賢祠以至官舍號舍各以次列

諸皆撤舊而新之者工徒則取諸更番民壯義兵諸費則取諸罰鍰於民一無所擾云

新建句容華陽書院碑記

華陽書院在句容崇明寺左隅今開府大中丞華陽宋公所建也公以萬曆甲戌夏五月來撫南畿會海上兵事孔棘有 詔仍駐蘇州至則簡將帥核軍實均賦役頒條章約束羣吏羣吏奉法凜凜聲播中外顧蘇城偏在海隅控馭失宜公乃上言自昔大臣銜命出鎮必據形便酌地宜以均節制惟臣所屬句容隸在 神京襟帶江海表裏鎮瀆我 國家輦跡于茲蓋天府之隩區焉臣願藉其地置行臺以臨轄諸路甚便 詔可之以其冬十又二月遂移鎮焉明年有海上之捷 朝廷嘉悅乃晉公副院督無如故是時四方縉紳學士往來訪公于鎮相與講陽明王公致良知之學諸校官弟子咸願聽教顧賓至恆依僧舍率不能容公復念曰茲邑為畿輔首善也不佞職任撫綏實總教化昔周公

營洛誕詰多士仁化秀流比于豐芭此言政與
教不可偏廢也界邑之東有古刹焉位於巽震
修文之象也乃覈其頽址一區以所購遺材建
今書院中爲求仁堂後爲高明閣各五間前爲
重門左右爲齋爲講舍號房又左爲僧舍召僧
居之表以綽楔週以堅墻公乃節縮公費置常
稔田若干畝以供給來學生徒又割粟俸置田
五十畝贍守僧者歲供灑掃俾有司無所與置
門子一人司啓閉其計處精密如此既落成乃

卷之三

卷之三

五

函書幣抵維揚求予文碑之以示來者嗟乎句
容吾宗國也早歲嘗讀書寺中時以所聞陽明
緒言語諸人士諸人士聚散無常卽語之未能
相長也乃今中丞公初建書院率諸人士歲聚
其中以致良知一脈隨在發明俾各知所從入
凡政令所布精神所注邑之父老子弟日漸漬
於禮義法軌而積習舊染若或祛之自今畿甸
近郡藹然復見樸棫菁莪之化而中丞公勲德
流播將世世有大賚於茲邑

今天子方念明德久勞拊循旦夕 召公還左
右宅端揆無疑矣吾邑人士他日瞻誦懿矩繹
思訓言且將肖公像貌俎豆其中好事者繼爲
聲歌以追述邑人思慕不忘之情則又奚俟予
言以爲重也憶在

世皇御極二十有六年歲在丁未一時海內文
學士並起家制科予與兩京國子祭酒豐城胡
公並在史館公以循良徵拜臺察三人者故相
善也久之公從廷尉丞在告爲權貴人所排既

卷之三

卷之三

五

起官外臺秉銓者以宿構又排之予時以館閣
登政府力爲保持然竟落一職以故公在嘉隆
間前後家居凡十餘年海內自部院臺諫文章
薦之予既謝政東歸當事竟以督學使者起公
于家未幾 召爲寺卿公乃造予道故甚厚今
觀公諸所樹建炳焉與古之名哲並駕一代其
入佐 明廷致位公孤以道德勳庸爲時籍重
不佞行且見之彼操權炤挾私怨以排公者今
安在也予故因書院告成旣以爲吾邑父兄子

弟質而又及公平日出處進退如此以見予與中丞之相知非獨同年之私已也是為記

重建煙雨樓記

嘉禾舊有煙雨樓歲深圯廢乃其守左山趙君惻焉曰是不可以不復也相城之南馬場湖空棄可塞會潛河積土充市運而實之不旬日而窪者起矣崇可四五丈許廣可十七八丈許構樓其上凡五楹繚以垣圍蒔以莠李軒牖洞豁一覽而嘉禾可盡也仍其名曰煙雨夫嘉禾三

船臺集

卷之三

三七

吳興區山泉佳麗草樹蒼鬱當其煙雨空濛天地變色氤氳氤氳不可辨識雖晉豐長墻苦竹望雲碁列四峙而亦潛形匿嶠黯乎難別信哉宇內一大觀也然斯時也政通刑平時和歲登百姓恬熙四境清宴桀黠不縱村墟不驚民有挾纊之溫野無向隅之泣為民父母者固可引觴相慶也雖若許明府之從容對客令孤艇之吟盡江南亦豈為逸豫哉使政刑多舛恩澤不下鷹鷂峻擊烏兔奔逸瘡痍呻吟達乎四境當

斯時也則天地冥晦適以增愴其能以帖然乎

然則斯樓信不可以不復也雖然天地之炁氛而為煙沛而為雨以時而降則潤澤茂鬯萬物露生不以時則為亢為溢民且病之矣故入之心一也顯為政刑以其道則民安不以道則民危其何以異於是繼是而登者宜有以動深長思矣此太守之所以拳拳也太守名瀛字文海號左山樓方落即擢山西憲副乃命其屬秀水令予同年方君某嘉興縣丞予業師丁君某走使索記都下而予遂不能以不文辭是役也太守主之而襄之者則郡判陳君守義閭君大祥汪君伊節推姜君文序

重修泰興縣儒學記

我國家稽古右文創制立法郡邑有學其來舊矣泰興在吾揚素稱文獻鉅邑顧學宮歲久漸敝邑侯高君以進士高等來令茲土每展謁先師顧瞻廟宇輒徘徊太息曰庠序為風教所關而教化寔政事首務廢墜弗飭余有司責也

遂謀更新之經營規畫不煩民力甫五六越月而工竣一旦煥然改觀矣適彭丞攝篆吾興爲之請記于余余惟建學毓材將以待用統之督學使者而勢遠分隔故提調之任屬令尹訓課之任屬師儒且優之以廩餼國家切切焉加意人才類如此方余爲諸生時令尹公朔望釋奠後輒進弟子員面爲講道課執疊疊忘倦而一時司訓二三輩率淬勵厥職日手經義爲諸士子解疑辨惑居常更以飭躬勵行相爲勸導故

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九

一時士子蒸蒸向學而德行文業卓有成立乃今上之教日以異下之學日以隳風教波靡比比如是非卽學宮之久而就圯圯而宜新乎爾諸士子幸有賢邑侯在上則朝夕訓迪所以振作而維新之者當不啻飭爾費序已也尚思日新此學以無負一時盛事而日新之學自昔殷湯發之孔子傳之要不外吾性而已蓋性之本體昭明峻極包民物冒天地亘今古奚翅若清廟然間有污染則洗濯澡雪新之又新庶幾天

理復明性體復全以之爲己則自新以之爲人則作新而與民物一體天地同流然後吾性始盡昔所稱孔子百官富宗廟美率是物也諸士子方遊孔氏之宮牆而不學孔氏之學是百工居肆而不善事學宮徒飭奚裨焉無乃於邑侯是舉爲有負乎余嘗按郡志泰興故俗尙純朴孔子所謂忠信之質非耶自今以往一祛章句之時習日宗孔氏之家法盡已性以盡人物以贊化育以參天地俾德業日新亦猶學宮改作

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九

而士庶快觀則侯之嘉惠士人者固不在區區宮牆烜赫而諸士子之圖報賢侯于他日者又不在于口語頌說間也余故揭之貞石以爲諸士子勗云侯姓高名某某處人登某科進士縣丞某主簿某典史某儒學教諭某訓導某皆與有贊相之力例得并書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宋叅知政事文正范公仲淹嘗監泰州西溪鹽倉創築海堰之議尋以發運副使張公綸薦遷

令興化董其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成之長
亘數百里潮不漲溢穡事乃與民享其利故吾
揚枝邑及邊海窮壤莫不祠祀公而在興為特
隆云初寶慶乙酉邑令陳公垓設主祀公學舍
之左國朝因之正德間高郵倅胡公堯元始撤
五聖廟肖公像專祀華閣觀中嘉靖間閣廢則
祀公前宇湫溢淺穢簷蓋弗飾觀者憫惻邑令
瓊山楊公愷復改佑聖觀遷主安祀士民胥悅
後二十四年長樂陳公以駕部副郎左遷興丞
明年壬子攝邑篆每展謁修祀輒徘徊四顧嗷
吁太息曰堂宇不已痺乎門廡除垣不已蕪且
圯乎丹雘墜黝不已凋駭漉湯乎是豈足以稱
崇德報功之典哉乃崇厥堂構仇厥門垣堂之
左而北為後寢為翼室各三楹皆撤其故新之
不數月而工竣嘗聞民勤于力則工築罕吾邑
賦役繁重民力瘁亦甚矣何斯役成之若此其
易也祀典有之曰有功于民則祀之為民捍患
則祀之夫海為民患在天地不能以自戢得公

而其患始捍田不斥鹵民得以食其土之毛自
海而西數百里之生齒天聖迄今食其德者千
有餘年由今而推之萬世可觀也在昔遠古禹
抑洪水稷拯艱食萬世永賴公之功在吾興者
視禹稷一而已矣斯非人心之所樂為俎豆者
哉蓋公自斷葦長白山中時卽抱先憂後樂之
志而平生所學以孝弟忠信為本俸賜所入推
贍族屬自奉則食不兼味四子至更衣而出其
所養者可知已所養者正故其德崇所志者大
故其業廣是以在廟堂則奸諛斂避在邊鄙則
西賊破膽豐功亮節昭揭宇宙銘勒鼎彝巍然
為有宋名臣學有本原故也史稱邠慶之民與
屬羌皆畫像生祀公卒之日羌酋數百哭之如
父齋三日而去嗚呼在異種且然矧我民哉謁
斯祠者其尚想公于千載之上也陳公名時霖
辛丑進士居興餘三年多惠政行之日邑民擁
泣遮道蓋亦有希范之志云

重修太康縣儒學記

大康古陽夏郡其有學則自漢始入 國朝初
置尤備至成化間邑令王珣嘗修之紀其事則
大學士匏菴吳公寬也嘉靖初河水侵啗署印
通判路達知縣賀沂相繼重修越今餘三十載
傾圮尤甚予姻中橋徐公自京府出爲令至則
首謁先師見而喟然嘆曰學校有司首務也何
令圯壞至是哉且吾聞康爲子禽子羔遊寓之
地自漢唐入 國朝代有聞人而今不數見豈
風氣使然耶遂毅然以修葺釐正爲已任白其

康志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事於上官皆曰可乃筮日僱工肇自壬戌秋奏
成於甲子冬僅踰年而規制煥然改觀矣殿廡
堂齋因而飾之者凡七十楹亭祠廚庫拓而新
之者凡八十楹或更而左或更而右或通其隘
塞或聯其隔越得陰陽向背之宜啓敬業樂群
之益文運自此其日昌矣乎厥工旣竣康之士
民咸懼怍鼓舞樂羣其中且謂徐公之績不可
泯也適貢士張子計偕入都因謁予文以紀其
事曰將以嗣美吳公也嗟予何敢望吳公哉無

已願有告焉夫士之於學也猶工之於肆也子
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
不致道是若若肆而怠若事也則學宮雖飾亦
何裨哉夫道真於人心而通於天地萬物學道
而有得於道則與物同體而天地萬物皆在我
矣施於一家父子兄弟罔不和順也施於一鄉
比閭族黨罔不親睦也施於天下羣黎百姓罔
不熙皞也故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今之爲士者以攻辭章獵科第爲已

康志集

卷之三

三十一

足而於道未之有聞則必自私其身施之家室
有杆格者矣泥四海九州之遠乎是故體之身
心以培其塞措之踐履以植其幹博之六籍以
通其牖窮則以善一家一鄉達則以兼善天下
斯可以上溯子羔子禽之風下亦不失爲次公
安石清惠之節而徐公修學之意庶其不負矣
乎凡我多士其尚念之哉徐公名大經揚之興
化縣人素行端方見推鄉曲其令獲鹿判京府
所在多惠政此特其一節云爾是役也丞某簿

某教諭魯某訓導某實養成之得並書

重修如臯縣學記

如臯學故在邑西南隅改而東者餘十年矣然
缺陋未飾觀者側焉嘉靖壬子多巡嵯侍御中
溪黃公國用按其土謁先師孔子迴瞻宮宇而
嗟曰是烏足以嚴妥祀安絃誦哉矧陰陽向背
多舛其宜乃捐罰鍰若干金召節推符君允中
畫而示曰是宜革是宜創是宜闢是宜塞宜崇
而宜濬而流符君受命惟恪率邑令陳君雍

卷之三

三十五

庀材鳩工相度經紀蓋五閱月而緒甫就規制
煥然改觀矣既落之日章絳悅懌黎庶懽踊有
魯泮水小大從邁之盛焉學諭李君士元司訓
吳君棠趙君瑤曰是不可以無紀也乃率文學
陳經錢相何思王言肅幣謁文鏤諸麗牲之碑
予惟教化治道之所先也故有匡世翊道之志
者恆注心焉文翁之在蜀倪若水之在汴范純
仁之在襄邑率興學廣教以隆化理後世述頌
不衰黃公之用心豈異昔賢哉然興學闡教以

作才弼理者上之責也崇德邁行以強學待聘

者士之責也為士者嘗慨上焉者無其人矣今
將誰咎乎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
之好學如臯僻在海隅習尚淳厚士多忠信之
資抑有好學如孔子者否乎孔子之學非攻藝
射名之謂也所以學道也盡其性以盡人物之
性以贊化育以參天地孔子之學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好學也轍環
齊魯之墟而席不暇暖孔子學而思以濟世之

卷之三

三十六

心也今之學果孔子之學乎學而好學與所以
濟世之心果如孔子乎惟藝是攻而無得於心
性惟名是急而無裨於天下國家甚之而營私
盡公毒痛細民并其所謂忠信者亡之此其所
學與孔子異乎不異乎夫天下之治忽繫人才
人才之邪正繫學術孔子之學不明則忠貞之
才不出欲求海內又安難矣吾揚自南宋節庵
李先生私泮伊川之門人始知以道為學而如
臯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則又先躬行而後文

藝其流風餘韻能無存于其鄉者乎乃今又得黃公以正學倡之於上異時有好學之士卓然海濱出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俾孔子之道大明宇內謂非公之力哉否則是猶工之飾肆而息事也其失今日修學之意遠矣

余翁橋記

歙巖鎮有溪曰富饒黃山諸流匯焉民多病涉有議亘梁于其上者顧懸崖巉峻洪濤撼擊兩洑相距數十武深不可測爲力頗艱僉以屬鎮

物類集

卷之三

三七

之余翁翁故好義受命如響爰戒伯子訓以車輪注水窪處度地營基伐石累址中分水門凡七門高可三丈許上覆以石廣可二尋許長可四十丈許構樹凡七間環以遊廊峙以危樓飛甍鱗次兩首樹華表各二望之恍若蓬海之臺然先是翁族大叅雙溪八公倡鎮人創臺塔各一以鈐水口鄉人德之然一鎮力也公以一人成茲鉅工俾出斯途者無蹇裳濡軌之苦非甚盛德哉頌聲蓋遍衢里云仲子太學生誨以聞之

司成涇野呂公榘公題曰余翁橋今年春誨謁選來都徵記太史李子李子曰斯可以觀時矣周禮司嶮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爰設橋道以濟不通政所不廢也政弛于有司而後齊民得以擅其譽斯不可以觀時耶昔公孫僑賢大夫其聽政鄭國非不赫然稱治也及濟人溱洧至假乘輿爲孟氏所短然則公之義可少乎哉吾聞翁起小賈走江淮梁宋間水泛陸馳相時逐利卒底饒富乃其賞毫末皆出筋力顧一旦捐之爲衆人作利益其視擁貨自豐鑄李裸葬卽同胞涉一緡輒許語閱牆者相去遠矣及觀翁家乘所載諸學士大夫傳翁義田義塾五音塚諸行則翁之慕義好施其素也豈直一橋哉是役也經始某年月日費金凡數千云

省署鶴鹿記

李子及第官詞林常俸外日糜大官供饌顧溺管作儒士語未有尺寸自効比叨貳春曹壬戌春受命轉佐天官氏時東野郭公廓清吏治

物類集

卷之三

三八

進廉黜墨士習稍稍易轍復精習銓法事至迎
刃剗決予蓋斂手仰成一無所事事每卯入申
出率以為常視史局乃更暇裕時省署有鶴鹿
顧而樂之鶴凡四鹿凡五爨於庭除自春徂夏
毛羽毵潔濯濯鬻鬻飲啄不謀而足予始而曰
得其所哉斯勝林臯遠矣居久之見其或奔或
躍或翾飛糜定或躡躡靡常若思奮出而未能
也予駭而自詢彼何為者而若此乎既而曰物
各有性安可強也鹿之縱於山林鶴之翔於雲
霄性也苟適其性即餒且甘之否則乘軒在圃
亦匪克樂脫知其冲天之物走曠之性則鶴得
其為鶴鹿得其為鹿矣李子憮然自失曰予方
以族類之微耳目之娛視若而不知其各欲自
適也如此顧柄操縱者非予予其若之何姑搦
管仍昔湯為之記以俟它日云

燈蛾記

季夏之夕予露坐雙槐之下燃燭草玄忽有一
蛾繞燭翾飛不止予憐其將就燎也以扇揮之

者再彼竟逐光旋覆而斃已而繼至者亦復翾
飛就斃如初嘻彼以此燎斃矣何後者之不戒
耶豈逐燎者乃其性不可解耶既而思曰是燃
燈者之不仁也遂輟草滅燭而寢

唐十八學士圖後跋

唐十八學士圖舊藏兵科詹翰諸臣供事

廷試者故事必留飲科中輒索一玩相傳以為
奇觀朝士不多見者予弟參軍齊芳偶得摹本
將刻石藏之家予諦觀之見其丰格衣冠甚都

唐十八學士圖

卷之三

四

當其遇英主膺寵眷人望之若登瀛洲至今膾
炙人口考其人品雖間有疵累終不失為俊髦
至如玄齡如晦同心運謀弼成貞觀之治固一
代名相也予與常熟大學士嚴公訥同被

肅皇帝簡用嘗授此官出入禁苑奉撰述者十
年 眷寵恩賚不知玄齡輩之在當時曾有之
否逮參陪綸閣未踰兩年而 龍馭上昇未獲
殫論思匡弼之愚其視房杜二公虛負多矣展
覽斯圖倍增太息云

卷之三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四

序文

戊辰科會試錄序

聖天子登極之二年是維戊辰當會試天下士
天下士挾策待試者四千五百有奇屆期禮部
尚書臣高儀侍郎臣萬士和以考試官請
上命大學士臣春芳學士臣士儋典厥事先是
海內上計吏同軌異至
皇上特降 明詔申

卷之四

祖宗之制嚴營求之防內外諸司莫不懍懍祗
奉將事惟恪諸所汰黜一時稱允臣惕然曰今
所汰黜非昔所登進者乎昔以才進今以不肖
退則司校錄者有餘懼矣已 陛辭入院臣乃
諭於衆曰此我

皇上龍飛禮闈第一試也匪得真才曷以仰贊
皇極維新之化凡我同事盍慎哉衆胥唯唯於
是矢心殫力惟恐惟公校閱既局上請 宸斷
取四百人錄其名氏及文之純者以 獻臣惟



卷之四

虞廷考績雖敷言而必試功周室興賢雖校藝
而必先德行當其時九官十二牧四臣十人勳
庸赫奕照耀千古而虞周之治號稱獨盛有以
也乃今所校則藝與言耳藝取其不越於矩言
取其不詭於道斯已矣至於德行之修於家功
業之効於 朝廷者豈能懸度而逆觀之乎脫
有偷德墮行試之罔功者出於其間為盛世累
異日即汰黜之其辱制科甚矣謂主司何則臣
之懼也滋甚雖然臣有所規而知其不然也卷
阿之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
于彼朝陽言賢才待時而出也惟我
皇上以聖哲之資履亨昌之運茂膺駿命恢闡
鴻猷銳意康時虚心納善薄海內外莫不喁然
嚮風譬則日之始旦曦光融晰也時之方春品
彙忻忻發榮也聖作物覩此非其時乎矧我
二祖豐芑之仁培植者厚

列聖菁莪之化滋漑者深而我

世宗肅皇帝中興建極久道成化其所以漸摩

陶鑄者益深且厚寧無特茂異之才以應今日之求者哉及校其藝皆契合軌轍斐然成章其發摠性術則天德之奧也其敷陳治紀則王道之具也其誦述往昔則皇王之緒也卽其先賚之言而効之用者可睹矣行將奉對 大廷布列有位在郡邑則溥循良之惠在藩臬則樹屏翰之績在臺省則著精白之風俾程能課功者無得而訾議焉庶其可以仰禪新政之萬一乎然亦在諸士之自効而已矣士之窮居學道期以用世存之爲德行措之爲事功不以亨達而改其素則臯夔周召之業可致也爾諸士見錄有司且當

聖皇臨御之初法紀脩明之日凡可以行其志者皆得展布四體而爲之矣可不知所以自効乎是故志士每乘時而樹績忠臣不負主以殖私遇 仁聖之主而罔知自靖是負 君也邁昌隆之運而罔以自見是負時也殫極忠盡茂建殊勛報 主濟時以上追虞周俊哲之遐軌

則豈惟諸士獲免黜罰而臣亦藉是以道責矣爾諸士其尚念之哉是役也同考試官則某某監試則某某寔相與成事而御史某某則防檢於外視昔加嚴例得並書云

武舉錄序

嘉靖己未秋七月復當會試天下武士

上命學士 臣春芳往典終試以是月十有三日

辛巳 陛辭 臣春芳蒙

皇上拔置直贊復恭詣 迎和門稽首 辭蒙

賜 臣酒饌彩幣 臣以庸劣荷

皇上擢用有年迄無寸報今幸叨任使未及事

事而 恩貺先之 臣伏自思念雖捐糜莫可仰

稱願於試事敢不殫厥心歟乃與諸同事者夙

夜宵飭秉公竭慮進騎步射合式者以癸未之

日文試之遵 制拔八十五人錄其文以 獻

臣以職事當序諸首簡 臣竊惟陰陽並運天地

之所以弘其化也文武並用聖王之所以保其

治也故戒飭戎兵搜羅材勇以豫敵愾防微之

用雖治世莫之能廢然必得真忠實義之士而後勇敢之才可效於用彼以技力而已者未也昔者有周在朝有禦侮之臣在野有干城之夫皆忠戴王室以衛其主故伐密伐崇舉若振稿而文王坐致輯寧之治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多忠義之士也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應運中興深仁厚澤淪浹海宇椎髮文身之裔莫不獻琛效款萬姓熙恬九州寧謐皞皞乎成周太和之時也頃者北徼肅清江淮克捷 天威震疊姦宄斂戢若可以少暇矣我

皇上安民保治之心不遑夙夜乃猶開科以羅材勇誠欲得真忠實義之士以收干城禦侮之效也諸士既由斯進其亦何以仰答

皇上拳拳之心乎夫爾諸士見錄者謂其善騎射文藝也然李陵稱絕技乃甘心污辱之事趙括多讀書談兵者莫能難及代頗將輒致敗頓則爲將之道顧惟騎射文藝爾乎夫忠臣不愛

軀以負國義士不眩利以滅名匹夫立志鼎鑊

莫奪亦存乎其心焉耳矣有其心則怯可勇也

而矧夫勇愚可智也而矧夫智寡可敵衆也而

矧夫衆不然則勇徒自衛智徒自謀衆徒自殖

亦私利而已矣於國事何裨焉昔者李廣良家

子耳擊胡多得首虜衛青起微細佩大將軍印

獲匈奴王十有餘人其功名偉矣乃史稱廣爲

二千石餘四十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青

篤實謹遜不敢專擅以明威則其所以成功名

者徒技力云乎哉諸士邁遇 昌期被薦而起

視青廣所遭尤幸行寄一命以效折衝之役果

能秉報主之節奮敵愾之勇而不自有其身則

固可以上追禦侮干城之流視青廣何足多焉

倘志以欲奪慮以勢眩懷管私蹈利之心萌全

軀遜害之念以仰負今日登進之恩則臣之祗

斯役也其謂之何

皇上神明剛斷凡臣下忠勤欺怠照臨之下毫

髮莫遁異時戮力封疆者皆榮膺爵賞其有不

髮莫遁異時戮力封疆者皆榮膺爵賞其有不

然則置之法罔貸焉諸士縱不知勸能無惕乎哉雖然忠義之在人心不以賞勸不待法惕者也爾諸士其尚勗諸其尚勗諸

元輔徐存翁一品十五年考績序

芳嘗誦孔子暮月三年之語竊疑不可若是其幾及考其相魯三月魯大治然後嘆曰聖神功化之速如此向使假以三年治道有不成者哉以今觀於元輔存翁徐公而益信云公由大宗伯入為次相當其時固已上膺 宸眷參密勿

賜身堂集

卷之四

七

之議國家有大政必以咨公十二載間謀猷入告所裨化理不少矣然猶有所扼而不克遂也歲壬戌

上始獨相公公積誠感格

上眷注益篤 手劄日至三四下大約皆軍國

大計公悉心奏對無不當

上意者時乃盡展素所蘊蓄日見之行發無名之餽而苞苴息剪附苞之孽而荆棘茂進廉誠之士而賢者勸黜貪穢之流而不肖者懼全骨

鯁之臣而言路闢恤封疆之夫而士氣振蓋示之以好惡而天下翕然同風焉於是列辟一心九域一志四維以脩百紀以飭至於協氣充溢雨暘時若九禾登成萬姓熙恬所謂三年有成者公其試之有成效矣乎蓋公奇穎敏達之資得諸天授究心理學充然有得自弱冠登朝即有澄清四海之志既而敷歷中外兵馬錢穀之數關隘阨塞之所與夫閭閻利弊罔不周知而得所以劑量振厲之方故柄之以政裕如也且

賜身堂集

卷之四

八

自矢而揭諸座右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罰還公論而已無與焉日必以所行告諸神明應酬少服即默坐澄心湛然無事也非深於道而能如是乎昔孔孟抱匡濟之志栖齊魯宋衛之間曾不得一試以終其身周程張朱學孔孟之學者也間或登朝曾未數月而退公遇 神明之主受心膺之託宣布道化潤澤黎庶豈非斯世之大幸乎公一品四考復歷三年此三年者其功業視

前四考實為弘大

上降勅褒嘉授階特進錫以 誥命寵以公宴

廕一子尚寶丞皆異數也同鄉少宰栢泉胡公

輩咸為桑梓慶以贈言屬芳芳應之曰此 社

稷生民斯道慶也桑梓云乎哉乃相率登堂祝

曰願公眉壽且康永輔我 明明后以永延

宗社之庥於無疆

師相徐存翁一品九年考績序

師相存翁徐公一品九載考績天官氏以聞

集

卷之四

九

上嘉其輔政有年勳勞懋著晉兼吏部尚書

降勅褒異 錫宴春曾已又 遣中使齎寶鑑

羊酒賜之私第恩禮優崇如此縉紳胥嘆以為

熙朝盛典咸登堂稱慶而雲間之宦京師者某

某感公造就之德思頌以言僉以屬芳芳鄉里

後生蓋自伏在草莽則已聞公德譽照耀海宇

而心竊景行矣迨舉進士官史館公適奉命課

庶吉士諸吉士固芳同年進者也退必為芳誦

公所以教之者皆內根身心外引政事邦國如

荷而殿紀綱如何而振生民如何而安君子

人如何而進而退日為牖掖訓迪而文藝博綜

非其所先芳竊嘆曰公他日之所以相天下者

此不可以睹其槩乎未幾由大宗伯召直 西

內仍縮部章又未幾加少保擢入內閣參機務

而眷遇日益隆矣當公之在春曹也貞守澡德

夙夜寅清矢竭忠猷以仰答

皇上知遇之恩凡典禮之興革藩封之陳乞四

夷之朝貢燕賚悉稽成憲而裁之以正罔不上

集

卷之四

十

當 聖心及叅 密勿之議宅樞筦之地則益

自奮勵以仰承 德意夙夜皇瘁周咨籌度無

非所以控制四夷保綏萬姓而罔或先其身圖

嗜公昔之所以教人者乃其所自効而匪徒空

言者乎昔者子游吳產也學道孔子而得愛人

之教薄試武城絃歌四聞當其時明王不作景

附無從遂不得大行其志於天下千古以為憾

學孔子之道抱子游之志乃得際熙昌之運遇

神明之主以行其志凡海隅蒼生油濡 聖化

而求歌太平者皆公輔贊之力愛人之澤視武
城何如也公自是眷倚愈隆則愛之所及愈博
豐功偉績勒鼎彝而昭日月鄉之後進皆得仰
藉旃幪而師程於下不亦與有烈光也哉

送邑侯對泉李君應召北上序

予登第最晚久居民間見境內爲守令者率草
菅其民傳舍其官初無愛民實政每感然嘆曰
守令民之父母苟能以子撫民則俎豆事業也
今之士大夫往往薄此而予竊心慕焉思一試

歸善集

卷之四

十一

之不可得及叨第授官詞林恆怏怏於心仰屋
竊嘆曰徒糜廩餼日操觚佔畢作書生語何益
於世逮庚戌丙辰兩分校士戊辰主會試事每
入簾必焚香祝天願得孝友忠實真才以報
君父既而所拔即不敢謂盡得若人然類多長
厚樸茂之士以貪墨慘刻敗者蓋鮮矣孰謂彼
蒼遼絕哉一念雖微天寔鑒之矣已巳會興化
乏令邑父老抵書京師欲得門下士之賢者來
予聞之而懼曰未試而逆其人寧免子羽之失

乎偶目諸士中延津李君貌偉而心實庶幾所
謂豈弟君子者心冀得之既而果得君逮至興
河淮湧漲挾泗水而內灌悉以興化爲壑城垣
不浸者尺許滅堞則一城皆魚鼈矣君時行役
他郡聞變星馳而歸至則城門土壅乃以繩繫
而上父老士民環而泣號聲震地譁甚幾至變
君徐止之曰無恐有我在日夕督守者曩上塞
門悉出倉庫所有令有力者轉糴以備急乏城
中積儲悉勸出貸仍計其直許償之民心始定
既水漸退而城門始開然百姓則憔悴甚矣越
庚午辛未淫水爲災淮泗併發湖堤漲決盡灌
興化積潦未消諸水復至登城望之四野瀰漫
若盈之浮水也當是時隣壤則多豐稔百餘里
內苦樂懸殊孰能諒之乃賦額則又獨重他邑
上官湯不加省惟欲取盈催督如火君惻然食
不下咽多方措置匍匐哀籲乞寬雖忤上官逢
怒弗恤也既被參論停俸止還處之泰然少不
動念有陽城殿課之風且明能燭奸而不盡用

歸善集

卷之四

十一

其明法以懲惡而不深入於法平易近民卽卓
密令何加焉至於冰蘖其操一塵不染又其至
性蓋四年如一日云夫人才自昔稱難謂其鮮
全才也優於德者才或不足以集事長於才者
德每不足以宜民善治之不見於天下而民不
聊生以此耳借海內爲令者咸君若有不治平
者哉今年六月徵命旣下將舍輿而去鄉先生
偕父老爲建祠生祀又屬予以言贈予自解綬
歸田目擊君之行事周一歲矣深喜其克副予
望而素所願而不得者乃得於君也然數年以
來君方憔悴百姓之哀呼局促上官之程督甚
爲君苦之今且應召而入可息有民事矣然入
則當擢諫垣夫諫臣以言爲職咳唾所加人以
爲重昔人謂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
相待罪其重如此一言之出國是攸係揚主過
以獵己名非忠也何人意以傷善類非仁也可
以一毫已私與之哉行之日書以爲贈且以告
諸子之同被徵者

送侍御劔泉郭年丈出令永安序

庚戌秋八月北虜突犯遼薊至薄都城

皇上震怒百官莫不憤恨思欲縛左賢而犁虜
穴言計之臣蓋紛集焉時予同年友劔泉郭子
爲中書舍人痛切時弊已喋喋不能禁及擢監
察御史不數月章凡再上其一曰兵財破虜大
計也兵仰於財財蕃於民方今民大困宜多方
籌濟不宜賦民畫數策以上皆 俞允見之施
行其一曰度支不能劑量裒益加賦東南重困
民當罷下銓部議尋出郭子爲永安令夫天下
之勢如病瘍醫師惟瘍之攻而後腹心伐之以
毒砒之以石卒之瘍痊而氣索矣故虜瘍疾也
瘁民以強邊病腹心也東南號饒富蘇松稱最
間者歲一饑流離轉死不可勝算脫有餘積何
至此極乎此賦重民憊之效也又裨益之能保
無譟張糾亂之虞耶東南將日益困東南困而
財力益詘財力詘而邊虜益急非厚本強幹安
攘之得策也由此言之郭子之言當乎否乎言

官敷陳利害彈激賢不肖言出而或公或私或是或非人得而指之我不得而持之持我之論以求必伸則惑之甚也何者籌國者之計安

宗社如耳目手足之各司其職以衛腹心而無我也使耳目手足各持其能以求必遂將不至相悖而顛越乎郭子去則無必伸之心白矣且郭子素抱愛民憂國之志鬱而未試與予論及時事未嘗不抵掌痛憤舉一世無當其意者今且及其身矣昔之所咨嗟憤恨者願不得於此

聖學堂集

卷之四

五

一展乎抑有憂之言官與守令異施律人與自律異心言官執理道以繩公卿之失其所陳說不必其身有也今爲令則日見之行事是非賢不肖如觀星日向非以律人之心自律鮮不背矣是故貞之以守則望乎燭之以識則幾融刺之以才則事集而又靜言度之心與行事若兩訟然其于令也庶乎昔汲黯好直諫與廷臣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憚天子而憚淮南將相如公孫弘衛青輩莫不斂退想像其爲人若止剛悞

而已及守東海守淮陽皆以治聞史稱其治理民好清靜其治務在無爲然後知其所律人者皆所自律者也衆將觀郭子之所自律矣郭子勉乎哉

送東遼陳君擢山東憲副序

東遼陳君由御史臺擢守保定三年而郡中大治臺臣亟薦其才尋推山東憲副瀕行屬州若邑長倅而下皇皇然儀刑日遠而挽之無由也僉屬予同鄉皖令張君請言以贈予與陳君

聖學堂集

卷之四

六

同年進者也陳君自嵩令徵入爲御史予時在史局多暇日相與請益諸先生長者退則講究砥切飭躬勵行期以無負國恩而君高明敏達毅然有攬轡澄清之志奉命按長蘆廣西振紀貞度彈貪擊暴類能行其所學及治郡則又拊循百姓治狀卓異當軸推才右賢豈一郡所得而私哉矧山東南接江淮西連河洛京師藩屏也以天下大勢論之則腹心也藩屏固而後堂室安腹心無恙而後四肢矯強執持憲紀以保

綏東土者豈可一日不得其人哉且齊魯間俗尚剽悍尤易譁張爲幻間者紅羅煽亂其明徵也邇年南北多故往往徵調伉儷厚其齎糧寬其緼約冀得一朝之用而彼乃相習狡肆緩急無賴甚至陣未合而先奔奔而遁遁而復應募以爲常此其故何哉教化未行而法紀弛也在昔魯守先王之禮樂至漢兵圍合而絃歌不絕田單以卽墨敗亾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七十餘城其流風餘韻能無存者乎教之以義結之

卷之四

卷之四

十七

以恩御之以法閑之以禮無事則服畊樂業相與守 明王之制有事則仗義敵愾率以急公家之難是臬司之責而陳君之所優也一郡豈得而私哉至於守遺法以輯境內之民倡勇敢以防意外之患與山東相爲犄角控制四海藉屏王室則諸君與陳君其責同其心同也又胡戀戀於其行哉

送尋齋趙君擢山西憲副序

尋齋趙君三秦賢豪也在比部有才聲擢守上

谷未三載遷山西憲副屏衛薊門先是畿輔大饑餓草枕藉于道上谷尤甚

皇上宵旰憫惻申命守令發粟賑恤而君仰承德意率所屬州邑吏多方區畫設糜給粟所存活以數萬計歌頌蓋徧衢路云中丞居麓文公侍御白珪劉君交章亟薦曰趙君憂勤先數郡才復過之宜顯擢乃有是 命朝守以爲得人夫薊門藩以三衛百餘年來號稱寧固自庚戌虜突入古北口至薄都城議守始與宣大並然則練士卒明烽堠沉謀先事俾進則可戰退則可守扼匈奴之吭而絕其南嚮以奠安京國則兵憲職也在易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方今邊圉多警積貯告虛兵力薄弱蠱且否之時也所恃以振紀宣威輯寧底定收安攘之績者惟在君此行而當守可無東顧憂矣昔者李路言志以饑饉師旅自期蓋欲行所學也君負奇氣而抱雄略賑饑有成績矣行復試之師旅必如張堪之守漁

卷之四

卷之四

十六

陽匈奴不敢犯塞李光弼之節度范陽整肅軍旅近懾三衛之心遠破醜虜之膽則昔賢之志焉未逮者君其見之行矣適某徵贈言於予予故知君且喜薊遼之有鎖鑰也遂不謝而重以言

送副郎回堂濼君之南秋曹序

回堂濼君嘗受學于東廓鄒公而鄒公則得傳陽明王先生者也陽明先生之學主於致良知其著之于言措之于行建之勳業投之流離顛

船臺集

卷之四

九

沛而不亂施之洞獠炎荒風行而草偃者皆自其良知發之非有所增益也一時出先生之門若鄒公輩咸能守先生之學充實光輝彬彬成章相望焉予雖未接鄒公而公之微言緒論嘗得諸海內學士大夫之誦習身居巖穴之幽風播海隅之遠譬之蕙芷蘅杜芬郁必如也此豈待助庸者哉公之門人不知凡幾予所見忠信朴質離公而不反者則濼君其人也予與濼君友且二十年始見其緝學好修阨塞名途風塵

輾轉不為不久其意坦如也既以母老筮仕為冬官幕屬周旋諸僚案不亢不隨不吐不茹低昂中節其行侃如也歲久不調栖遲京國衣敝馬羸寒如儒生處之安裕少無咨嗟缺望態其識卓乎其定也夫進取利鈍人情寒煥軒輊紛沓于二十年間而君視之若浮雲變互於前此不可以觀所養乎夫致知與良知之說發自孔孟而陽明先生則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可謂易簡之至者也然其所謂致良知者則非索之窈冥幽眇而其功卒歸于格物故其所以發于事業與夫著之訓言信天下而傳後世者非其致知格物之驗哉若鄒公則以身明先生之學淵乎深造而濼君則又能強立不反以無負師傅切嗟之心殆非行背其言藉門墻以射虛譽者倫自是益進之充實光輝如陽明先生之有鄒公斯道其有賴乎今年秋濼君擢南秋曹員外郎南都視北務簡什九秋曹雖職專訊鞠月不數事天下訟獄之詳讞不與焉故諸列在郎署

船臺集

卷之四

十

者間學取友恆有餘力而篤志勵行之士相接踵君往其日益哉行之日同鄉官京師者祖餞都郊僉以贈言屬予予與君故有同心之誼因述其師門淵源所自以為勗嘻君其諒予之衷乎

送姻丈槐堂袁君節推東萊序

槐堂袁君少負高明慷慨之氣跌宕不羈之才一出海濱即浩然有俯視六合凌駕羣豪之志見者莫不偉而奇之處膠庠則邑令姚江陳公試憲臺則督學晉江陳公舉於鄉則主政玉崕余公業于成均則少司成貞齋江公皆擊節稱賞以為希世之珍當是時予善君而未稔也迨予領鄉薦適四方始與君同京邸而君顧于予有取焉遂締莫逆聯姻好南北征游者二十年已又偕予共學南野歐陽公而公每開以心性之旨曰辭章非實學也意氣非真際也君子是亟反舊習以究真實之所在不數年其氣降而和其才斂而正其志沉鬱而堅定粹然若玉之

始集

卷之四

五

始集

卷之四

五

就礪而圭角泯也當是時予方踈昧得君劇切而不眩君六上春官弗第乃翻然曰吾親老矣遂筮仕得南安節推其行也人咸以察憂君而君顧寬以濟明不苛不縱能聲大著南贛間甫二暮奔父喪而巡撫顧秋山公輩咸為之不豫曰方真斯人與之共理何奪之亟也夫昔人有志同道業同方而出則異趨者君出而不變塞不易世豈非難哉當是時予服君能守而思以恆其德既而予叨第官京師君起復赴銓部別且餘二年相見輒勗予以端謹寬宏之道且諄諄曰子受國之恩大而責亦大予為之竦然動容者數四乃竊嘆曰槐堂子真愛予哉實予而恐玷之也居數月補東萊行予餞之都門外君曰子其何以別我予曰君嘗試南安矣訟理惠流寬明並行矣夫東萊豈異南安哉君以直厚予予又安敢以諛薄君也異日政成而入得與君相規相覈各共其職以無負君父之恩師友之望則予二人交游之誼信非區區情好已

也

賀大司馬洋山凌公內召序

我國家於淮濟並設兩督府一以理漕一以治河蓋重國計也頻年河伯為災淮泗橫溢運道漸以梗塞

皇上引為傲予日履南顧憂簡命撫臣董其事業已次第經畫迄未底全績也尋用廟堂議兼河漕為專任顧難其人焉大司馬洋山凌公方參贊留都機務為社稷重臣乃薦紳藉藉咸

皇朝集

卷之四

三

推轂公謂非公不可何者運艘鱗集漕務至殷繁矣工役宵興河務至煩重矣即分任之猶然稱難茲乃一畀交責尤難之難者諸薦紳諒公素矣往公有事兩廣助猷夙著深結主知至是

皇上欣然曰若往亾憂也公受命既倍道馳至徧歷兩河咨謀詢度殫竭心力已乃決筴導海以疏其流固堤以防其潰又開新河以避淮衝悉條其事以請

上特賜溫旨如督府議公乃分任百執事指授機宜躬為程督罔朝昏不踰年而淮泗悉由故道注海無復橫溢之患遂使漕輓飛渡較疇昔獨為便捷而淮右一方生民亦獲平土居焉公乃上疏報成

上大嘉悅晉秩官輔金幣兼錫比復念督府勞矣其召還闕廷以裨輔翊遂縮大司馬章入總管戎瀕行屬下兩淮度支暨四郡守伏在鳴騶仗鉞之側目擊盛美謀乞一言為公慶謂

皇朝集

卷之四

三

余與公有同舉誼相與造予請焉余曰度支郡守葦所懷者公之德也所仰者公之伐也余則知公助伐有自矣余與公在三百人中意味獨相乎契論議每相昭合間嘗抵掌譚天下事見公慷慨激切動中肯綮憶自登第初以至今日公固為天下蒼生屬望非一朝夕也河漕樹立誠不世功然在公直餘事耳彼漢稱賈讓治河唐稱劉晏善漕各有片長乃公則兼之惟經綸淵蓄故諸所措置自殊

皇上方比德唐堯隆治虞舜公殆今之伯禹與
度支暨諸郡守則又曰方今重務宜莫如河漕
乃今一旦奪公而往豈當寧泉重內輕外薄
此咽喉地乎余曰平成底績堯錫禹玄圭以告
成功山甫城齊吉甫詠遯歸以慰王心在昔已
然公寔社稷倚重寧能以一河漕久淹乎且也
公被徵而入朝夕黼陞啓沃宸衷行將由
司馬而陟鼎鉉則所裨益宗社者更爲弘多薄
海內外均濡德澤淮右數郡固不以遐遺也矧
茲河漕諸務初立遺軌卽萬世且求賴焉寧以
去後異乎余固公部中興邑人也興視高竇獨
下其受水之害更深故感公之惠更切卽衰病
不與聞戶外事於公偉績寔樂道之聊緩頰以
綴言於行李

送養靜麻君令祀縣序

孔子有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學道而不愛人
非學也知愛人矣得行其志而能使斯民被其
愛者宜莫若守令故有志者恆樂居之卽奔走

皇朝集

卷之四

五

皇朝集

卷之四

五

簿書弗計焉守令得人惟漢爲盛循吏傳所稱
文翁而下治狀卓異如云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此與周召伯何以異哉或者猶以爲未學而病
之今之海內學士大夫皆知談慕聖學誦說仁
義其論治則羞稱兩漢及究其實大有不然百
姓愁若怨咨詛對不待去而後見然則所學者
果何物耶其不差于漢者鮮矣養靜麻子有志
學道者舉嘉靖庚戌進士明年夏授令祀邑茲
行也其將薄漢諸循吏而不爲乎其將諸循吏
是程乎又將陽薄之而陰出其下乎麻子負高
明慷慨之氣有憫時悼俗之心匡濟天下拯救
斯民之志剝細民之膏髓以自肥斲無辜之生
命以自逞知其必不爲也繁其條格多其文法
我有能名而民無實惠則下漢循吏數等矣又
豈麻子之所屑哉麻子行矣祀介汝穎之間其
地衍沃率民勤耕可以樂生又其俗質實民多
樸茂道而之善也易彼其樂生我無戕之彼其
自善我無紛之安靜悃悃俾之自生息而莫之

或擾文翁召父其治也麻子而果愛人也其於是圖之昔孔子抱道不試一聞武城之絃歌輒為莞爾此其愛人之心何嘗一日忘哉麻子蘊是心而不得試者亦且二十年今得其柄而運之杞之不為武城吾不信也

甘泉湛先生文集敘

夫道在人心匪言弗彰古今立言者即人人殊要以明道而已自孔孟既沒微言寢絕迨漢晉諸儒溺意詞章言愈煩而道愈濶有宋嗣興濂洛輩出周之純心程之定性其旨歸於揭斯道之真詮覺斯民之朦瞶非有二也我 明熙洽二百餘年人心丕變文教大興白沙陳公身任斯道倡明正學遡濂洛以接洙泗為一代儒宗吾師甘泉湛先生蚤遊其門獨得其傳乃與陽明王公日相講明絕學振作斯文而王公語人則曰致良知先生語人則曰隨處體認天理夫道在人心昭明洞達靡所不貫靡所不燭舍天理非良知舍隨處體認非致良知蓋道一言一

而教亦一也余嘗親炙門牆面聆謦欬憶自牛

渚錢別羈迹仕版儀刑日遠趨步無由惟奉六

字心訣日與周旋蓋將終身焉顧曩若鞅掌邇

復衰憊歲月虛糜傳習未究脫今天假我以年

而泰山既頽所可尋繹於萬一者獨幸有遺集

在也是故心性圖說與學庸二體測諸書均之

闡斯道以淑人心至若贈答銘誌諸作又先生

緒餘海內人士慕先生而不見即一言一字信

若著蔡矧及門士乎凡此集中所載皆先生隨

處體認遺矩亦士人隨處模楷實學萬世而下

且將藉此私淑無窮則先生之所嘉惠亦未

無窮矣敢曰文章易聞乃謂道不在茲耶適蒙

中丞檄檄郡彙梓先生全集余同年友洪君抵

書屬余為序余敢僭言簡弁用識追慕之萬一

云

玉雪齋詩集序

詩自三百篇而下譚者率稱漢魏而右李唐大抵詩以言志而人心與世運實得表裏隆則隆

汚則汚有若波流不可強也然三百篇中自朝廷以達閭巷無論士人卽愚夫愚婦庸言而成詩者何以故彼固無心立言而聖世休風鼓之嘘之天籟自鳴耳降至漢魏猶爲近古迺唐則以詩取士而業舉者競起名家矣我國家混一寰區振滌故習文治與日月爭光海內抱藝之士靡不蒸蒸向用竊謂天造草昧方將戮力制作輝煌經綸不暇何暇觴詠而一時公卿大夫類皆能詩非 國運休隆人心丕變安有此

皇朝集

卷之四

三九

哉金沙虞公當洪武中以明經致位中丞晉秩大理閱四朝而功烈炳蔚爲名臣首稱予蓋尚論而景慕之有日矣予感于君實公孫婿也因持公所著玉雪齋詩集示予索一言以弁簡端予手受而卒業焉遂作而嘆曰公當歎歷中外日事錢穀刑名而詩篇廣富格調超卓直通往昔作者則公之所養淵源無際此僅一斑詎足盡公哉庸書數語歸之以副于君敦崇戚誼之意且以嘉公後人世守之賢云

贈南京兵部尚書克齋李公之任序

蓋天下之事有機得其機者禍難未形可使不形旣動可使勿動而雖其故也猶可因敗以爲功不然直激之使形趣之使動耳而及其故也則潰裂而已矣古稱子房善制變世但傳其躡足止偶語數事以爲奇而不知子房制變常在未事之先人不及見卽不幸其事已著禍難且不測亦直以一出言一舉足而消耳何者得其機故也往歲南都有戍卒之變其所以激之使形而趣之使動者吾誠不知其所在當事者計無所出顛頓倉皇事且潰裂幸克齋李公爲少司馬乃旁起而戢之假以得生之途而按其必死之罪擒者擒縱者縱指顧之間倏忽而定則何若是易易然歟嗟乎亦得其機云爾諸呂爲亂大尉勃率北軍誅之而慮其有不安者乃設爲左袒右袒之說明告於衆而使之自擇夫彼且懼誅不暇何敢言呂其必出左袒明矣而大尉則何爲者意固以爲彼方自懼卽欲歸正而

皇朝集

卷之四

三

無絲也而吾乃與之舉事則其中且有變故特開之以左袒之路使皆以爲劉之迹自見吾於是遂因其迹而信之而其心當自安蓋自左袒之後雖故通呂氏者皆歡然以釋卽歸而語諸其妻子亦必曰吾乃太尉軍耳豈從彼呂哉如是則不惟可以誅諸呂濟事而反側者亦已帖然矣此其運智虛微窅然無迹世孰能測識之太公之戢亂計正類此故曰得其機也蓋李公去而姑息之政行姑息之政行而士又稍稍不

靖

卷之四

三

天子既易置參贊之臣則以李公往代其任夫事又一變矣又變則又有機而制馭之道安出蓋理固有生之而實死之死之而實生之者人之情固有威之不靖而惠之不以爲恩者其故可思而得也彼之不靖者顧皆柔傭牧豎耳豈敢稱亂哉獨以爲我固有罪而乃反姑息我惟所爲不問則是疑我也疑我後當有重禍又以爲姑息則法不行法不行則人多犯罪犯罪多

天子必且震怒加誅戮焉而玉石孰與辨者以是二者糾縛其心不自聊賴蓋求生而不得其所以生也故乃狂惑而無歸此則皆姑息之過也夫知生之爲死之必知死之爲生之無所德於惠必無所憾於威其機如此故今制馭之道利用嚴吾意李公茲往必且明

天子之紀綱以振肅其號令剪其不馴而撫循其無辜吾意南中之卒必且崩角慟哭自明其心以請死也必且歡呼鼓舞幸其得所恃而可

靖

卷之四

三

以終有其生也斯其於戡定何有哉當回紇內犯子儀單騎見之免胄釋甲而諸酋皆羅拜夫其敢於深入而不敢不屈於免胄釋甲之一夫則子儀之威德又有以服其心也惟服久故其視之直如雛鼠耳羅拜足道哉李公威德著南中亦久矣彼其得免斧鑕羣然生至今者蓋皆公力則其望公也當如饑渴而見之當如父母威乎惠乎惟其所施固將夢寐服之也而又何悖謬之敢爲嗟乎使李公早有斯任必無昔日

之事而使不及今往也則不振之患他日將益甚今公往矣人固皆以既動使不敢動者為公望而不知未形而使之不形者當更多焉此則惟智者能喻之而常人未可以窺也公博學淵識為世偉儒乃其大略雄才綽有經營四方之具先是淮揚多警以公鎮撫乃一鼓而斬倭奴數千人無得歸者

天子以是甚眷嚮之頃欲用諸西北以撻醜虜而會南中多事遂用諸南行且徵頗牧於禁中

折衝帷幄以仰佐安攘之大烈

天子固有意也彼南中安能遂借公哉詩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吾儕日望之矣

海運詳考序

嘉靖乙丑河淤徐沛 朝廷遣大臣董治鑿石通渠以避濁流運道乃大通利隆慶辛未復淤下邳時有上開膠萊河之議者業遣科臣相度矣中丞敬所王公時居東藩乃抗言曰斯役也在元至正間嘗議開之而尋罷矣殆不可行無

已則通海運便矧永樂間已行故道乎遂詳考海運自前代迄 國初始之所以行終之所以罷如何而為利如何而為弊與夫法久變通之宜造船通運之制考校區畫纖悉詳明覽者不待其竟而即知其必可行也守臣上其議

天子以為是而亟行之海道筆峰陳君將梓其議以傳謁予序諸簡端予惟漕運國之大計也在昔三代天子公卿百司庶府皆賦其畿內之地以自給輸將徭役率不越五百里而遙民不

勞而上自足也秦漢而下漕務始興皆視建都以為難易漢唐都秦宋都梁當其時宋漕較易漢唐且其法轉搬江不入淮淮不入汴其力舒矣我 朝定鼎幽燕扼匈奴之吭而拊其背所據形勝視關中尤為要害惟漕粟仰給東南轉運甚艱永樂間倣元制由海而運者十有餘年既會通河開而海運始罷然則海運者固 國家已試之成事也我 國家建都既與元同則漕運安得盡與元背哉即河無梗兩運並輸未

為失策而況河患屢作可不長慮而亟圖之乎
夫泥故常而味變通者拘學之見也狃目前而
忘遠慮者庸淺之流也故瑟不更張而鼓鮮不
絕絃矣鑑不刮磨而照鮮不眩物矣自非淵識
遐覽之士烏足以語通變濟時之道哉蓋公少
有奇資博綜羣籍而歸宿心性之學既臥山中
留心經濟於當世之務靡不研究故一出而能
建議紆籌如此譬之莫和發劓斷蛟刺兇惟意
所向耳行為 國家處大事決大疑以康濟天
下此未足以盡公宏蘊云

皇朝集

卷之四

五

黃牧齋詩集序

人有恆言曰詩能窮人或解之曰非詩窮人乃
窮人工於詩耳信其言也則卷阿蒸民之賦清
廟我將之作彼非廊廟公卿之所咏述耶詩學
莫盛於唐而大曆諸名家皆一時雍容金馬之
臣曳組垂紳之彥謂詩必窮而後工誤矣至於
廟堂之氣舒以達岩穴之思幽以鬱乃其居養
所移不可強也故高岑王孟雖並驅一時功力

悉敵而東野之作每多悲悵抑鬱之意蓋愴時
感遇然爾吾鄉牧齋黃公少業舉子補邑庠增
廣生乃其意願獨喜吟篋詩所藏皆古名家詩
籍已乃盡焉所誦習而畢力為詩莫成一家之
言以託不朽築室北郊去城半里許絕不與市
井相交涉予間嘗一造其廬葦門環堵蕭然自
適抱膝長吟蓋樂而忘其為窮焉今年壽且八
十有四忽遭其仲子至京師秉其平生所賦得
詩二卷請予為序予諦覽之見其冲淡之趣仿
彿東野雖其功力或有未逮至所謂愴時感遇
與其悲悵抑鬱之意不有同者乎後有執此以
求先生之所以為人則必有聞於後其視擁豐
貴都崇爵而泯泯無聞來世者果孰為窮耶此
端木賜之所以見譏於卜商而予之所為深懼
者也因序先生之詩而重有感焉

平賦錄後序

與化平賦錄成李子竊覽之適喟然曰秩哉其
經遠之猷乎昔者聖人作則動為典常民咸用

之若可以已也然必示之藝極垂之謨訓者何哉凡以及遠也而況賦者國之計也輕重分而利害繫焉利害感而人心蔽焉奸宄變幻弊端沓起可弗慎與此三壤九賦禹貢周官所由致詳也然則斯錄者其亦禹貢周官之遺意乎是故錄先地圖焉疆域正矣倬然孰得而紊諸次疏草焉明王命也命而更之斯定制矣懇懇乎亦民之隱也次憲章焉昭厥度也干紀者其知所懾乎次南北二界圖焉彙之移文錯之歌怨而厥蹟覈矣于人心能無惻乎次賦額焉而後重輕多寡弗可磨也茲其經遠之猷乎雖然更法善治莫要于服民心也弗服其心匪以更法適以導爭匪以善治適以長弊雖撻而使之一朝從焉不可得矣而況于遠乎是故賦平而後衆服矣衆服而後法一矣可遠之道其在茲哉否則雖錄焉亦徒也是役也侍御覺山洪公主之虛囑傳侯實成之興利剔蠹斯固不世之功也吾民其求賴之矣或曰賦平矣錯則勿之

有改也且厥產涼而貢則厚厥民鮮而役則寡民之銜恤尚種種爾也又將焉賴乎嗟乎天運之來有幾焉否終則傾剝窮而復其所由來者漸矣嗣是以往寧復無慮深求瘼如二公者哉吾固于茲焉卜其幾也

送地官周子叔愚之南都序

我國家做成周鎬洛並建兩都皆根本重地也六曹諸司在南都者設官雖少省於北而庶務攸寄則均焉至地曹則職專國計間者邊徼多事饋費繁夥內帑稱急至取給南曹然則南之積貯可玩視乎哉職入職出劑量不失則司徒之屬其分也今年秋八月余友周子叔愚實拜是職其何以稱塞明命哉周禮成周致治之典其所載獨詳理財誠以財者國之大計也理之弗當則下殘上匱亂肇乃形故其意惟在均節財用理其出不理其入周公其有深憂乎乃今之理財則大異是歲之所入有制其所出則無制所出不繼又益其額而入之民其能堪民

不堪命則講張之患作將誰戡哉可憂當不在
虜矣周子其念之然南北則稍異指北憂其出
南憂其入北之出關積蓄之盈縮憂在天下南
之入關守已之廉穢憂在一身在天下者勢有
所不能節在一身者我固可得而持也然必持
其在一身而後在天下者可為故曰人有不為
而後可以有為向以言薦子測其有不為也今
且觀其行矣吾子慎乎哉南都多佳山繡谷昔
之士大夫有曠致耽幽逸者恆樂居之而今非
其時矣北有門庭之寇南有水旱之膏 當寧
憂勞羣僚皇瘁即遠處南國其能以偃仰暇豫
為也子行而渡鑿江至中流能無擊揖思奮如
昔賢者乎即余亦因子而惕然有動于中也

送同年北山李君令新喻序

北山李子既登第之明年授令新喻李子濞陽
傑士問學淵溥尤長於詩為詩累數千百篇古
雅可傳乃其性獨耽詩或謂其弗諧吏事而愛
之其同年友李子春芳曰不然夫詩之道與政

通也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詩天地鬼
神且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故孔子雅言必稱
詩內之訓子外之訓門弟子必稱詩謂攻詩而
不達乎政有是理哉惟自太朴既雕風雅道喪
而浮靡矜誇之士率搜奇競麗以為能且以俯
視一世謔浪無忌如盧駱而下偷俗蠹治此何
以稱焉北山子學探古始格峻而意融駁駁乎
造三百篇之間與乃其自視則歆然若不足以
鳴世非道合志乎不以示也有問者訥訥若不
能此其所存可與淺薄者道耶溫柔敦厚民將
宜之於新喻何有哉且吾聞不朽之道三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立言非君子之心
也宣尼不試而後六經述子與不合而後七篇
作向使遇文武之君而事之以為德為民奠宗
社而澤海宇功德所被豈不加於空言哉北山
子舉於鄉偃蹇弗遇者二十年當其往來齊魯
之墟見孔孟轍跡所濡栖皇皇而不得一試
者未嘗不惻然動心故其洩為篇章穆如皇如

期以施後世而託不朽乃今一旦遘風雲專民社凡心思之所籌度耳目之所覩記與所味嘆咨嗟欲試而未能者皆得展布四體而為之自新喻以往樹德樹功不以社稷生民後身圖則其施後世而託不朽者視立言為何如也故予不為北山子憂而且以為北山子賀北山子聞之曰吾行矣吾將事所事而棄所好矣

送兵憲嚴亭張君之閩臬序

我國家並建藩臬輯柔黎獻于險隘阻塞必專兵憲臨之以禦非常戒不測承平百八十年四方鮮奸宄盜賊即竊發亦蕩滅不旋踵故兵憲惟訊鞠刑獄肅清境內是職嚴亭張君以錦衣經歷擢閩臬僉憲兵備建寧諸郡東閩劇地人操點難治或曰嚴將克之李子曰否不然夫法所以維禮也使民遷善遠辜生全之也法雖峻而意恆仁故曰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三代而下漢治號為近古文景之際斷獄數百幾措刑矣不數世而禁網

寢密姦猾巧法轉相比況以刻為明此路溫舒所為扼腕也我明載興吏治寬平去漢遠矣今海內操法者顧稍尚苛刻輕重惟意所向甚至對應忤意即深治又或不待其服輒擬傳決罰其視欽恤之意何大相反哉張君少以才名江左領嘉靖戊子薦令平陽愛民嚶嚶若赤子民至今歌思之以令平陽者而憲閩即閩安矣奚嚴為或曰臬主戰暴禁邪匪嚴將弗稱李子曰否不然惡死而遠辱者民之情也由禮則榮生不由禮則辱死而無知之民背禮逞欲死且辱而不辭豈其情哉以揉之失其道也取之不恤其心役之不量其力鍛斷楚朴惟恐不至民將生之不樂矣是故背禮逞欲講張為幻甘心焉又從而刑之是納之穽而殄之也故善持法者仁以立威禮以維法使人樂生而耻辱止邪于未形而戒暴於未作也然則張君之之閩舍令平陽者何以哉仁行威布譽宣秩晉閩之人仰而思思不碑之弗忘安知不如平陽也張君

其念哉

送漢涯李先生令永清序

聖天子勵精思理道化旁洽溥海內外皆寧謐安又小大臣工莫不精白承休以仰成垂拱之治故頌揚王化者曰匹皇唐而追遠古三代而下無論已然厚恤民命篤培元化以永昌國脉則守令其職也何哉布措執法齊一心志朝思而夕發罔所拘闕惟守令得行之他則不能為其與民親也然則其賢其否所係豈曰微哉予

卷之四

四十四

同年大行義河李君大人漢涯先生少以才雄楚中屢舉弗獲第以選貢授令永清夫永清京府屬邑去邦畿百里而近其德意所沛紀法所泣蓋首承之而後達于四方未有畿輔弗治而四方効職者是求清海隅長令之表也然有憂之畿輔近地多豪右閹豎之家緩之則法弛而民憊急之則謗叢而害至所謂柄專而勢得行者失其據矣雖有愛民惻隱其能行之哉雖然勝勢以理操強以德長人者曰柄在我也一以

法制操切豪勢彼起而角之勝負莫觀矣我惟

不頗而眾自和我惟不欲而眾自服故洛陽有鬼神破膽之異汝陰有豪石斂手之頌此豈徒威令驅迫哉德與理之效也先生名不酬學位不溢才忠信敦厚遵理樹德於巖穴之日者有年矣于永清何有量緩急布恩令貞守蓄威以陰折豪勢之心畿輔治而海宇向風矣先生念之哉大行高明特達雅志學古今秋仲嗣復峻發湖藩行且並登樞近以發摠先生未發之蘊

卷之四

四十四

然端本善則又先生為之範也詩有之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君子有穀遺孫子先生念之哉行之日同館諸子重通家之誼祖餞都門外而李子申之以言

送郡佐對峰馬年丈之汝南序

辛卯秋吾郡領薦者十三人強半為郡庠士時同宴太守堂送歸私第至夜金革聲猶震動閭里鄉長老輩相賀以為前數十年所未有予以下邑士迴翔其間藉有餘榮焉且皆逸才妙質

翩翩然有凌紫虛吞雲夢之氣如鷓鴣雜遠舉層霄之上見者莫不矚目驚觀也今且幾二十年第禮闈者不數人第者不必顯仕者不必利嗟所謂翩翩然震動閭里者何落落若此耶甚哉名之難成也五管思之矣古之學者四十始仕卽大聖賢人皆不耻下位不卑小官如抱關擊柝委吏乘田恬然居之而無厭怫無聊之嘆夫學之久則閱歷熟而不眩于事其處卑安則必恪脩其職而不苟此古之士能求終令譽也乃

卷之四

四十五

今則異然自始業章句少能操觚換翰卽有拖金紵紫之望其仕也皆欲領華秩宅善地以自潤其有不然則咨且怨又或靡然沮失以爲涯分已定不可長駕遠馭于仕進之路而自待也恒薄聲譽不末又將誰尤耶是故蓄而積之以豫其素推而達之以廣其猷廓而大之以弘其度嚴而貞之以端其守而又恆以一其德謙以居其有其不令終者否矣對峰馬君與予辛卯同薦所謂逸才妙質者其一也嘗學于司成李

泉孫公雅器重之乃亦二十年不得第顧其親顛毛種種雪矣先是丁未不第以書促君仕君竟違命去今春復不第乃親之命則益以嚴也君始謁選得汝南佐嗟乎君之學可謂久矣才而不得酬鴻漸之志仕而不得操專制之柄儼然人下可謂屈矣君乃居之坦然無怫抑不平意則君之所恃以過人者不有在耶君往矣行縣過信陽考孔子語子貢而佩焉則所以收桑榆之功以錫吾同進之光者端有在也

卷之四

四十六

大中丞崦山周公六十壽序

大中丞崦山周公今年壽躋六十一月二日其初度辰也夫子月之朔一陽發生之始公以二日誕其所稟受不已異乎天地之氣陽爲正陰爲邪人之生也陽明勝者爲君子陰暗勝者爲小人而周文孔子之演易恆扶陽而抑陰公誕降一陽之候於天地正烝取數多矣其所稟受不已異乎公舉嘉靖癸未進士官給諫別歷中外者餘三十年始遷中丞自佐郡以至藩臬

省炳炳以廉靖貞孤著名焉及擢為中丞縉紳莫不交相賀曰此昔所謂風望峻整器識方雅者也夫中丞者執持風紀督司百僚必端方正直俾廷臣望而憚焉夫然後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而公實其人也吾觀公隄身儉約有羔羊之節焉居已簡默有白圭之慎焉疾邪崇正有巷伯之嚴焉而又廉介自持取與必慎無敢有持尺帛窺其私室者斯所謂得天地正炁而陽明勝者乎在易復之初九一

慶堂集

卷之四

四十七

陽方生若未足幸也則曰無咎悔元吉始之初六一陰方生若未足慮也則曰羸豕孚蹢躅周公之意豈不以君子小人之亨否天下之治忽係焉寧俾陽誦而陰縱哉及觀復之彖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心未嘗不欲君子道長而陽明君子固天之所必相者公自是引壽祺宅樞筦抑遏小人培植君子以贊

聖天子中興光大之治俾海宇蒼生並受其福則天之生公壽公豈徒哉太史對山林君侍御

春野黃君輩公在閩藩所薦士也咸德公謁予言為壽公又嘗有遺愛于予郡者因不謝而以扶陽之說為公祝

壽大司徒南溪張公七十序

耆宿在天下所係 宗社者豈小哉在朝則以其身當天下之任而天下倚以為安在野則以其身負天下之望而天下倚以為重此古昔先王優禮黎老而于其去就恆加意也夫士大夫自始仕馴至御佐其閱歷不知其幾十年而世

慶堂集

卷之四

四十八

道之升沉人情之變幻紀綱風俗之沿革美惡未有不周知而精諳者其操行宅心未有不端方而醇厚者即有故而去鄉里後生猶得而考德問業郡邑大夫牧伯猶得而質疑諏政在廷之臣猶得而想其風裁程其軌轍此其有裨於國豈以出處殊致哉有若而人天必相之其不彌壽且康者否也然世之修于壯而或隳于衰暮飭于朝而或肆於閭井毀廉潰防以自敗其生平者蓋亦有之即引其年奚貴焉若吾泰興

南溪張公其殆宜壽且康者予為諸生時業已
知公伯仲以才名海內及領鄉薦適四方又得
聞公立朝風節當

武廟南狩公以某部郎輒首冒不測上疏切諫
及督湖廣學政遷河南方伯巡撫榆林所在咸
有異政端士習恤民命綏輯軍旅折衝醜虜均
非務為文具者當是時天下莫不跂望公之柄
用而公亦毅然以宗社為己任已召入貳地曹
聞命輒行言者乃以迹論公公竟致其政歸飭
躬勵行老而彌篤日以學課其子及鄉里之後
進聞 朝廷政事失得未嘗不惻然動心其視
去其國付公家事若罔聞知者可同語哉當是
時天下又莫不跂望公之一出以究其所施嗟
乎 國家儲養人才以奠安 宗社與士大夫
砥礪名行猶不忘於已去之日如公者蓋不可
多得得意者天之篤生以厚 王國耶今年年七
十然且矯健無恙隱然 宗社磐石異日
聖天子咨詢着宿而登用之如翁者非其人耶

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公之謂矣予謏陋不知公然生長鄰壤慕公亦
舊矣因其戚滄州倅梅谷何君請書此以代觴
祝云

心管嚴封翁暨配呂太夫人壽序

嘉靖丙辰予與亞輔養齊嚴公受

上簡命倬直 西苑出入 北扉同焉其擢翰

學奉常少宗伯少宰同焉已公擢家宰予正席

南宮以至奉 御勅收綸閣 天寵所加罔不

同被至於父母俱存天倫至樂人子所至願而

不可必得者乃公奪人心萱翁壽七十有八大

夫人呂八十而予二人亦俱七十有三同一康

強無恙焉夫自昔公卿有同升者矣而遷必同

遷者則罕有也 有釜養逮親者矣而躋位輔弼

養逮其親者則罕有也即有之二親未必其壽

並也則吾兩人者豈非天篤其慶而為生人罕

邁者哉歲庚戌予嘗一接心管翁矣丰儀魁偉

神采煥發而襟度洒洒夷曠豁達大非常人其

在里閭則以信義服衆有不平者不赴有司而聽翁之一言里中有不類者則痛絕不一見及人有寸善必抵掌稱之自以爲不及初封大史加封翰學奉常 制命有曰剛明樂善豁達有爲乃其生平大較云呂太夫人出衣冠詩禮之族仁慈勤儉根於天植累封太恭人貴矣而服御尚若寒素遇媵奴有恩下逮臧獲又體悉周至忍或傷之至剖析義理纖悉不爽雖丈夫弗逮焉嘻以是淳德而相剛明夫君非天作之合

卷之四

卷之四

五十一

而家慶之所由篤歟養齋公以惻怛慈和之心運太公至正之政其秉銓則惟賢是進其替輔則惟德是布而寬仁有容誠所謂善人君子有不足以上延天佑下綿世澤者乎顧予薄劣不敢以望公之萬一以予二人宅心仁厚視翁與太夫人殆亦近之則世澤所延宜亦有同焉者翁與太夫人後先屆彌誕之辰予南嚮致祝因述與公實締同心之誼如此

郡伯懷堂袁公八十敘

余與袁懷堂公爲童年小友公少長余余垂髫而公總角回憶昔時宛如昨日公今春秋八十而余犬馬之齒亦七十有四歲癸未季春九日爲公懸弧之辰余仲子茂材則公甥也過庭而告余余且喜且訝曰懷堂公今八十耶何躡蹀也當其壯時英氣勃勃有激昂千仞睥睨一世意望之者知其爲偉丈夫也於予童而羣焉長而藝德相規申之以姻好嘗共遊歐陽公門聞心性之學及兩人者奔走四方公之譽聞日起

卷之四

卷之四

五十二

自入官以至守郡諸所閱歷在在有聲最著者則佐撫而剿青泥巨寇守吉而縛陳文黠賊俾東土數十年腹心之害一旦坐消於譚笑間推轂者謂塞滔天於孟孔滅燎原於始燃匪溢美也尤慨心性之學不明所至輒進諸弟子語之有文翁化蜀遺風去思德政諸碑勛伐章章耳目公輔可坐致矣顧公素弁髦簪徽毫不繫念方上計天官例當以時候察公適觀客彈棋指顧不暇若忘天官氏黜陟我也候吏從旁趣駕

者再竟不往尋便乞歸人咸惜公用之未究而
公歸則杜門靜攝屏迹市廛足不一履公門時
與二三知舊過從張局命酒門有詞朋棋客亟
令閤人入之倒屣如不及若軒蓋烜赫冠裳揖
讓輒引避若將浼焉此其超越塵表胸次豁達
豈逐逐時紛者可能比擬萬一而公之培養壽
源端有自矣宣尼論壽歸之仁而本之靜公進
不以榮顯累退不以塵囂擾一何靜也且也干
將利矣退之則戕孰與不盡利而善藏之騏驥

皇朝集

卷之四

王

捷矣騁之則疲孰與不盡力而善調之公惟廉
於取名以未究之蘊斂之保身優游林泉寄情
觴奕一切聲利直將浮雲眇之神彌王年彌高
由耄耄而上之期願無難矣仲子以告懷堂公
笑曰有是哉余惟不善宦故仕止二千石退而
從事枯棋三百濁酒一杯日復一日誠不自知
老之將至論養生者顧有取焉今日之壽請卽
爲我張局命酒可也

劉白潭先生全集序

言心聲也詩言之精也古之君子方其得志於
時鴻功偉業聲稱當世無暇爲騷人墨士沉吟
窈眇之聲及其去國謝事始得放意山巔水涯
之間鈞深挾隱引物連類以自適其心之所好
然根性觸情往往讀其詩如見其人若影之隨
形響之應聲何者詩固心聲之精而性術之所
不能隱也石首白潭劉先生擢第弱冠讀書中
秘方

皇朝集

卷之四

王

武皇帝朝先生爲御史指斥逆瑾直聲凜凜權
貴憚之然竟以此落職尋復起用終不偶於時
出補潘泉卽引疾歸田里日工吟味自適所著
有白潭先後二集念菴羅公西石王公皆嘗爲
之序今其孫某以楚魁來守吾郵將以先後二
集合刻郡齋請予序諸簡端予受而諦覽則咨
嗟大息者久之方

武皇帝時權倖用事人人危疑幸有直躬奇節
之士爭以名行相淬礪擊刺彈繩公論未泯國
是賴以維持予不及見先生見先生所爲詩神

完氣厚恢弘該博絕無嫫媠媵媚之態又不以忠臣去國爲憂愁狹迫憤懣無聊之思其放而逸也如龍蛇不可束縛其激而峻也如奔濤怒波不可衝禦千巖萬壑日往來吟嘯其間雖製裁錯出不必一一盡合風雅之調然格勁而意正音舒而節越讀之可以想見其立朝英英侃侃之氣嗜豈文者信心聲乎不然何先生之性之情之操履悉於詩焉見之也若先生者偉人哉偉人哉予何愛一言天昌其裔又得太守君一振其芬信仁人之有後也因序而歸之

平成瑞應詩冊序

夫河患至今日亟矣然古昔未聞河與淮合流河與淮合流則自元賈魯導河會淮入海始數十年來房村淤茶城淤古城淤其下清河口淤白沙口淤雲梯關淤淤日益深則二水不得東走海而勢益旁央是故河決崔鎮二十九所則淮北山東諸郡縣蒙其害淮決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則淮南諸郡縣蒙其害居人曾不得暴

足而托處又安問鉅鑄之事哉歲戊寅

上用廷臣議以大中丞烏程潘公兼少司空開府淮陰總督兩河事公故嘗持節鉞治北河至是覽於兩河而惋焉曰河患一至是乎遍詢之兩河父老皆曰崔鎮必不可塞高堰築固當衆亦叩首望斯舉然忖其功必不可就公乃謂如兩者則河事去矣夫水忌旁決旁決則勢分勢分則流弱流弱則沙積而河日淤淺故塞崔鎮者令河無旁決得會淮也築高堰者令淮無旁決得會河也是故河淮合而後故道可復也遂決茨具疏以聞

上任其茨必可用報曰如議於是徵材集絲部署百執事瓜分其工程督之是年秋崔鎮工落成明年春高堰成由是河淮合流東走入海其勢壯汎沙無留者河皆深十餘丈廣仍其舊公所言盡驗兩河父老始服公識閎鉅毅然破墨守之說以成萬世功云高堰其初波濤浩淼絕不啻堰址則命萬艘載土實之久之堰隱隱起

水中公乃栖泊堰上凌風觸雪堅冰在鬚顏鬣
髮皜幾於骭胼無肢亦勞苦甚矣高堰成乃始
得塞黃浦蓋黃浦决五年往矣蛟龍窟宅之往
往聞其聲如雞啼塞黃浦之旬日晝大雷電雨
下如注從玄雲望見數白龍裊裊向東北去明
日地拆遺骨礪礪貫人子艤舟競攬之僅僅存
兩首骨狀如馬首質如石色如蒼浦人抱以白
司水者始知為龍首骨也蓋水土既平即蛟龍
無所盤據蛻骨而飛矣則又聞堰垂成有大風
自西來若玄冥屏翳驅二水使東者

陸壩堂集

卷之四

五

聖天子在上勞臣在事風雨助順百神効靈瑞
異表見誠千載一時乎揚郡守謀于十部長吏
若部中人士相與讚頌其盛謂余舊史氏宜有
所論譔余荷

先帝恩得解機務歸老淮南顧頻年苦昏墊迄
無寧宇今者幸覩平成之績徜徉田里間以味
歌太平則大中丞之賜也爰序冊首更書其副
藏於郡城之禹廟得並垂永禎云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四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五

序文

存齋先生教言序

京師同志之會每三年一大舉天下之述職暨與計偕者咸與焉元輔存齋先生實主其盟今年復大舉於靈濟宮合內外凡數百人先生以常直不克出乃遣其子尚寶揚卿君以往復以冊書明道先生定性書及學者須先識仁二篇命與會者諷咏而商確之既各出所見就正先生

始集

卷之五

一

生先生一一批示皆直指性天仁體羣疑渙釋眾謂宜鈹梓以廣其傳俾四方學者皆得以覽觀而興起焉予曰誠不可以已也何也世道之隆替繫人人心之邪正繫學術孟子曰仁人心也我亦欲正人人心不正則一膜之外皆胡越施之家室父母兄弟妻子有不達者矣況四海九州之遠兆民之衆乎惟仁者與物同體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夫亦存乎識而存之焉耳存斯定矣性定而天地



萬物在我矣先生指二書以教人其旨淵哉先生秉鈞方三載而人心丕變士風吏治翕然改圖幹乾轉坤真若反掌學之有益於世也如此凡我願學者能反求諸性默識操存勿忘勿助以得夫澄然無事之體其於先生之教思過半矣予雖不敏願與同會諸君勉之

封大史龍川胡年伯老先生八十序

仲尼不云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其喜且懼也豈不以壽不易得而

始集

卷之五

二

孝難致也是故子與孝也而心悲於再仕季路賢也而老窮於負米祿之不逮親乃自古嘆之矣若今封太史龍川胡翁者豈不足善且賀乎翁伯子奉常日門公與予同舉丁未進士士之敘為兄弟者凡三百人而在膝下者十之二三當是時予蓋嘆及親之難也閱十有九年而親在者纔十之一乃翁年八十而予大人亦年七十有三並膺寵祿曾參季路之所不能得而街慕終身者吾與奉常公皆無憾焉信乎難之難

者也今年春奉常公迎翁養京邸都人士望之見其體履矯健耳目聰明咸疑其有異術而予則以爲非然也乃其心之寡營致然也何也心者神之宅也神者炁之宰也炁者形之光也心寡營則神完神完則炁固炁固則形立故曰精用而不已則竭神用而不已則散心寡營而神精不用何故竭之有翁少以才名姚庠屢試不見收于有司乃以舉授奉常公奉常公遂魁南宮擢首甲振珮金馬玉堂之間人皆曰華且貴矣而翁視之淡如也其自處猶儒生也既膺馳褒崇金養奉常公由翰學擢司成晉秩奉常赫然負公輔之望而翁視之淡如也其自處猶儒生也顧顧蒙蒙與嬰孺同其真混沌沌與造化齊其淳蓋所謂全其天而完其神者是故氣固形立而禔福日崇也予大人少翁七齡而愿厚淳樸近之康強殆亦相類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不其諒哉雖然予與奉常公幸遭

歸震川集

卷之五

三

假寵吾親顯有章紱天又假吾二人之親壽考令視其成而享其養則予與奉常公所夙夜以報君恩而稱天貺者宜如何哉某月四日維翁初度辰同年官京師者太僕默齋李公輩咸造翁爲壽而命予壽之以言因推翁之所以壽與奉常公之所以壽親者如此

中洲胡年伯老先生夫婦偕壽序

中洲胡先生太史劔西君父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實維六袞誕期先是戊申四月二十一日厥配徐孺人亦躋六袞咸就養京邸太史後先捧觴上壽移大官之饌饌先生及孺人先生顧孺人曰始予爲諸生厄塞軼軻者二十年旣竊祿遶藩缺缺不得志微兒吾其泯夫宜大酌太史前跪曰大人抱瓌璋之才而偃蹇名途母氏有幽貞之德而食貧中閭實餘此慶庇我後人兒何有焉更酌且拜爲二人壽時青城毛君輩重同年同館之誼方載酒賦詩以祝而李子春芳進曰太史之言是也不有膏壤其植胡蕃不

歸震川集

卷之五

四

有巨浸其貝胡興前者弗積孰啓後人哉先生之才不可見然貌豐氣和言不出口有古長者風孺人婉德先生皆遐福器也顧厄塞軻軻不得遇非天有意于太史耶不然太史先生所成也其所蘊蓄皆先生躬自授之何先生白首陳編馳驅道路終其身而弗遇太史乃一出卽首擢江藩舉江藩之士咸出其下及舉進士則又哀然上第甄收翰苑蔚爲時望非造物者以此伸先生何哉嗟乎嗇于名而豐于壽屈于身而伸于子天道之有定也如此雖然引而昌之又

李予之言陶陶然語孺人曰是與兒所同進者咸來壽吾與汝而且重之以言吾慰矣吾慰矣少司成孟河馬公七十壽序

余歷稽往牒英雄之士才聲藻譽照耀今古而樹立遭際徵副或鮮蓋造化精英斬於賦予也乃若雄邁不羣之槩能易心夷氣收斂返真者茲奚可以恆度測量哉得之於天者全完之於人者至若孟河馬公實今昔希觀者矣公少負才名雄藻振世天下慕之若祥麟瑞鳳對客揮毫若不經思而天趣逸發雜之太白集中無辨也尤精書法行草得懷素體道勁跌宕神解舞劍之妙片幅隻字海內傳布獲之踰拱壁此公游藝粗迹已擅不朽之奇矣夫文林藝圃蔚然奮起非不代有然或卑伏齟齬弗諧于時偃蹇恣肆不顧繩矩又多湛溺於教外幽辟之見雖好奇任放者歆艷之何貴焉且天下羣然生矣亦羣然泯矣無論其大卽細技未藝馳擅當時其精智神采必千百人之一而後千百人傳也

必千百世之一而後千百世傳也罔非造物英靈所屬得之非偶者至於振其華而徐以斂之不雜其施而歸宿於本實自非知道者曷能哉公發解順天起家進士收育祕館才藻煒燁哀為時冠卽擢南少司成模範端嚴士習翕然改觀 當宁方虛台鉉待公而公輒解組去卽其敷歷長樹固灼然盛美稱奇偉矣已歸田徜徉泉石之勝卜築方山靜攝一室不與外事而亦不為枯寂忘世作宗典以訓族屬講正學以淑後進其潛味道腴表正後人之念又豈文人墨士所能闕其樊籬耶夫福澤才譽自昔以為難兼而公旣兼之今且棄榮若徒刊華若遺非勇決人豪其孰脫然者公之自全其天顧不深歟今夫連城照乘之珍藏于深山大澤則寶氣精芒韞地靈而貫牛斗其神采固不終掩也松栢質幹參天柯葉無華蟠根鬱秀脂液凝為琥珀歷千百劫不化其蘊靈含精者深也公年七十而丰骨朗秀體履矯健神采殊異若彼則內所

含蘊孰窺其際而壽筭寧可涯測耶五月四日維公初度展予不克躋公堂為壽因本公之所以壽者致遙祝云

對峰陸老先生六袞壽序

今年秋九月二十四日對峰陸先生壽躋六十六春正月其仲嗣冬曹主政南渚君奉 命徵通吳越將取道蘭谿上先生壽先是南渚君舉丁未進士館符桐城年僅二十餘耳人咸憂其弗習吏事君至發伏理焚鋤強綏弱老吏所弗逮入覲至無以治行李先生遺白金百資之行曰吾筋力尚能田可助爾廉爾恆能貧吾慰矣夫世俗授子弟句讀卽覬騰達潤澤其家而子弟之抱稅希進者亦惟握權臨眾侘僚乎其上一日營貨貝以為親悅舉溺而莫知其非孰有相成如先生父子者乎此先生之所為壽也夫民者帝天之所欲生貪墨吏恆峻法削斷以濟其私殘賊不可勝道哉其所欲生而又相之俾昌且吉必不然矣南渚君率先生之教以廉守官

桐城至今戴之天其默監之矣先生有不康壽者哉南渚君既召為冬官會邊需告匱尋有吳越徵逋之命朝廷計殲故寇以安兆庶不得已而取給于民之供輸固所以自利也然急之則民憊民憊則講張之患將起君行而能劑量緩急輕重俾吳越之民藉君安輯則所全活當十倍桐城先生康壽又詎可量哉然則君之所以壽親者固不在稱觴造膝也先生年三十八而鰥矢不再室完神葆真步履輕矯飄飄然若神仙見者皆以為有殊骨當壽嘗聞金華多幽巖繡谷每出異人得不老變化之術如初平叱石者流安知先生非其儔耶然則微南渚君先生固當眉壽者也

壽沈母崔太孺人七十序

予讀史至孟軻傳未嘗不嘆軻之能壽其母也當其時聖遠學湮道術分裂下者如商君吳起之徒驅天下以從衡之術而秦楚諸君賢之朝亾命而暮卿相其上者則如鄒衍作怪迂之說

閱大不經極其言至人所不能睹其時諸侯乃至側行撤席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席而受業焉此卽有識者鮮不為之歆豔而孟氏之母乃能獨納其子於聖賢之學為之子者顧堅定不變舍彼趨此卒能紹周孔道統之傳使其母之賢至今誦之不衰此之為壽果可以年數量耶嘻今之人子孰無欲壽其母之心而卒未見如孟氏者乎於宣城古林沈君蓋有望焉當其大人桑園公之存也母崔太孺人獨贊公業古林君以儒密脫簪珥以佐禮幣諸費及古林君較藝有聞則又誨之曰學非徒以射名肥家學為人耳兒不愧人道卽終身隱約無爾尤也古林君乃翻然有悟聞歐陽南野公倡心學於金陵卽負笈往從之得聞良知之學而畢志焉未幾領應天鄉薦迨入仕考績封崔太孺人已徵拜御史而太孺人從之未始一日離也朝出政事堂暮入而侍膳左右孺人諄諄誨不置口大率謂愛民忠君無以家先國私先公無行背其言

以負師友而古林君所以孚衆獲上貞志宣譽
皆自其知之所安者行之無他道也嗟乎良知
之學發自孟氏古林君使能奉之終身究其實
而光大之以求令名則母之壽不與孟氏母並
耶且今

聖皇在上道化宣流學士大夫皆知宗孔孟而
賤謀術凡志所欲為皆得展布四體而為之其
視往來齊梁之墟稱說堯舜之道曾不得一遇
以少行其皇皇救世之心者為何如則吾古林

陸學集

卷之五

士

君之所以壽其母者尤易易也今年四月二十
有九日為大孺人七袞初度辰同鄉官京師者
肅幣稱觴登御史堂祝焉而科長宛溪梅君柱
野趙君命予申之以言予以古林君願學孟氏
者也故以孟母為太孺人祝古林君其無讓孟
氏之所以壽母者而壽太孺人可也

張母何太孺人百歲壽序

戴記曰人生百年曰期夫期云者幸而未必得
之辭也及考傳記義黃而上年有以千計者然

中古以還不少概見故生人率以百為期而四
海九州之遠上下數百年間蓋罕睹焉即有亦
不一二見也乃今於泰興張氏母何太孺人見
之所謂聖世之人瑞非耶夫民生與世運相為
盛衰詩有之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蓋思周之
盛際也當文武成康之際道化宣浹天地訢合
民物衍繁人生其時無昏闕夭折之患閨門之
內雍容和洽怡愉游衍在國有采繁之恭在野
有芣苢之樂故其民恆多康壽我 國家列聖

陸學集

卷之五

士

累仁海寓寧謚蓋百八十年於茲固文武成康
時也冲氣融萃乃誕孺人享壽逾百是真古昔
幸之而未必得與夫四海九州上下數百年間
所未有者其視遊藪之麟鳴岐之鳳均一希覯
也且張何吾揚世族尹古儔也孺人少歸中翰
西莊公之子長溝先生先生性純孝其扶父視
衣毀感盜伏母棺止火諸奇行郡人誦述不衰
孺人以順德承之固有違間逮事其姑戴恭而
有禮言動不妄見者起敬從子方伯東田公郡

守北渚八司馬南溪公事之懷懷訓子伯詡業
儒有成掌平原教仲狂季習力田底饒然皆孝
事孺人委曲承順有父風焉孫及曾玄數十輩
升太學遊鄉校者數人嗟乎世之母有壽者矣
未有臻百歲者即百其壽孫子未必繩繩雲仍
且賢也百順咸備若孺人者非尤所罕覩者耶
吾聞孺人神精冲粹視聽聰明終日危坐戶外
事聲入即了悟此其所稟大有異人者安知不
自百而上出於人所恆見如邃古者耶癸丑八
月廿又七日維孺人百歲誕辰其邑合庠人士
謝子何子輩異其事重其世德先期不遠數百
里徵言太史李子時李子方疏乞省覲還海上
稱觴壽親喜其為親兆也書之

唐母袁孺人七十壽序

余自髫年即與袁氏伯仲友善孺人固伯仲女
弟行也孺人子唐生體仁又與余兒輩共學以
故余知孺人更稔云孺人幼聰慧能通書義大
旨而賦性方介不苟言笑即飲食服御少未精

潔亦若免已者父鶴津翁雅鍾愛之常曰是兒
必得良配而海上巨族世締姻好唐袁若朱陳
然乃孺人聘文學唐生西水生以勤讀就瘞時
時自念曰奈何以旦夕弱軀誤名家女終身乃
特緩請期而父母素知孺人且從家庭中語得
孺人意終不難以靡他自矢曷若蚤執婦事為
愈乃竟婚生婚未數月而生即見背孺人拊膺
切痛曰未也人不得即從地下遊獨奈何人以
是知孺人有身意天必貽孺人以子完令節也
願唐生素業孺室無贏貲且有母在堂終鮮兄
弟孺人竭力孝養得其懽心迨彌月而舉子或
以孺人無依微諷之孺人輒指天自誓曰未也
人忍全旦暮視息者將上奉吾姑下撫弱息以
昌唐門耳果難效匹婦諒耶遂布素自甘一切
豔綺珍飾損不再御既而姑復棄養惟以育孤
一節永肩一心稍長即遣就外傳和丸課讀不
少姑息或勸之曰子母相依孳孳隻影奈何苦
之孺人輒泣曰子姓蕃衍者尚不敢為兒女子

愛矧唐門孑然一脉不令勉自樹立將何顏見
地下人乎孤竟砥行績學蜚聲蟻序每試輒首
多士督學吳君耿君尤加器重人咸嘖嘖賢唐
生卽嘖嘖稱唐生母而孺人冰蘖堅操至是爲
不負矣方孺人與西水君相背年甫二旬竒竒
且壽登七袞八月五日其初度辰也兒子董暨
二三友人將躋堂致祝乃進而問壽於余余曰
人之言壽者至期而止耳若孺人者以一身求
唐氏祀詎可以年筭較短長耶假令唐門無孺
人則孰與延祀計自今以往唐祀百世卽母壽
百世而勁節名與世祀同垂不朽彼詩人頌
壽母而曰萬有千歲殆謂是歟矧孺人靜攝有
方侍養有子彼蒼眷德又將默爲陰騭邁期願
而上之坐觀令子以文學起家俾海內人士咸
推讓母而褒封崇典自有出推恩令甲外也夫
妻道與臣道一耳余觀往牒卽冠履號稱丈夫
者往往甘恃名教自捐節操不少顧惜而孺人
實閨閣品流初未嘗效丈夫子嗚嗚日口經義

而卓然大節可風百世此固鶴津翁與伯仲氏
家訓漸摩亦其得之天性者獨良也余聞得天
者全昌然則母之壽子之名余將執左券於他
日諸子試語伯氏懷堂公當益信余言爲然
封比部員外郎中山趙公暨配吳安人榮
壽序
心庵趙大夫登嘉靖癸丑進士甲寅擢守海陵
明年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其大人中山翁壽
屆七十母吳與翁偕壽是月二十五日其誕辰
也先是以仲子僉憲南庵君貴翁封比部員外
郎吳封安人旣壽且榮天下之福履備矣大夫
同采吳以公務入都謁予言爲祝其從弟太史
太冲君與予有同館之誼申之者再且曰翁六
十時僉憲君教諭吉水嘗徵言宮替念庵羅公
鄉人侈以爲榮予何敢望羅公然大史之請則
安所諉也吾聞翁出宋秦悼王之裔建炎間忠
諫公扈蹕南渡始家東陽之北代有聞人入
國朝翁祖尚素公以春秋領弘治乙卯薦至翁

家緒稍落弗果業儒然好修篤行推重閭里有
古大丘風中歲生殖底饒盡糜以教其子安人
程督於內不少姑息于是諸子刻厲苦學咸以
才聞仲叔並掇魏科宦轍所至能聲籍甚季子
穎脫豐序騰翥可待而翁與安必方矯健無恙
命服輝煌鼎養崇腆其禔福詎不盛哉夫東陽
自趙宋南渡中原文獻盡入其地博文煇節之
士始抗衡上國如范香溪呂東萊陳龍川尤振
世人豪也至我朝宋王胡蘇諸公則謙

船中集

卷之五

七

聖祖龍飛之會並以雄藻微猷組飾大業炳焉
與前哲爭耀蘊積逮今人文蔚昌郁乎盛矣匪
直 朝宁濟濟即藪澤幽潛亦多秉道尚行之
夫而黃髮台背樂生仁壽之化如中翁者非所
謂盛世之逸民耶雖然儼整之行必有所託而
後彰大夫今操專制之柄臨馭一方布德行惠
潤澤黎庶海陵之墟頌聲騰溢其陟華履要無
疑也行與昆季砥礪名行宣猷樹績無負明時
後之評騭東陽人物者將擊節稱述與宋王諸

公相後先遡流窮源必歸美翁與安人此之爲
壽安可以歲月指陳哉海陵大夫士之進祝當
倍于其家有繼予而修頌者宜以此說進

西樓金翁夫婦七十壽序

今之養生家率宗老莊學孔氏者恆斥之及觀
老氏論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本之於嗇而
莊周論養神則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
已則竭是亦以嗇爲道者夫嗇則勞用節而形
精弗衰久道得焉似未可盡以弗經排之也世
之以嗇自全者吾見罕矣攻以聲色臭味之欲
撓以憂愁拂鬱之感日紛紜焉惟不足之是營
瘁其形搖其精莫知其根蒂之所存神將日索
安望以恆久耶昆陵有西樓金翁者秉性虛恬
不事藻飾紛華盛麗一無所入其心見世俗美
穠棟盛僕從蕃園圃池榭之觀侈纖妍聲伎之
樂若將免焉曰吾何以紛紛溷吾昭昭凡所以
盪胃中斲性真者一切屏絕厥配孺人楊笄年
歸翁即謝鉛飾衣布飯蔬他無好尚翁之化也

船中集

卷之五

十八

瀟瀟然若鴻光復出而唱隨相得其知喬之道
乎元嗣攝山君既舉進士兩為令皆以廉靖著
接其人冲乎其虛叩其中淵乎其懿稽其行卓
乎其能立而翁猶抵書戒曰無侈用以濟民無
淫刑以夭民顛顛蒙蒙與民並生渾兮孩兮民
乃熙熙攝山君率其道以臨二邑俱稱極治斯
非重積德者哉嗟斂其神以存身廣其教以及
民皆壽道也翁與孺人今年並躋七十予戚新
城令前峰鄒君重同年之誼走使都下請言以

松蘿集

卷之五

十九

祝予稔懽山君有年矣其何敢諉因著所以致
壽之由以復至其篤倫樂施諸懿行未暇枚舉
予職史他日當別為傳以信方來

業師養晦丁公六十壽序

養晦丁公少以詩學名鄉序一時才彥業詩者
多出其門太史李子春芳最先謁公繼李子謁
者不下數十輩彬彬乎學有成緒若萬類之受
氣鴻鈞而各篤其材也是特識不識皆卜公當
峻發而顧弗偶有司以選貢丞嘉興五年政聲

茂著壬子遷益府紀善不拜解組歸越二年甲
寅春正月十一日維公六十誕辰先是李子假
還海上乃偕諸子觴公公方體履軒矯視聽不
衰望之不類六十人也諸子顧李子嘆曰公之
壽未可涯哉李子曰未也不記公之說詩乎至
鳴鳩之亂正是國人胡不萬年乃嘆曰其旨淵
乎君子修其身窮則俗易而鄉人化達則紀飭
而國人正天之所祐而人之所依也小子識之
及察公之居鄉也不失口於人其言信焉不失

松蘿集

卷之五

二十

足於非辟其動貞焉鄉之人無弗起敬者其任
也門無遺直庭無滯政禮士輯民罔有佚德嘉
禾之人無弗悅且信者仕而陟矣又能知止以
遠殆出處進退不失其正其皆得於詩乎然則
昔之所稱以教羣弟子者乃其所自佩也昔孔
子謂誦詩不達於政為徒誦而訓子及門弟子
三致意焉誠有見於詩教之大也公以身體之
又以正其鄉及嘉禾之人天不將祐之引其年
所耶二子曰泰曰萃性資溫粹穎脫庠序得於

過庭之訓者尤邃行將斐英天路以公之所以
正人者正天下垂令聞於無窮則公之壽又豈
在年所間耶諸子曰信哉公之壽所為靈長也
遂合歌天保之篇以齒遞觴焉而退

堦石劉會丈六十序

堦石劉君少負雋才博聞強學一出輒前臺試
藁然在諸生右予垂髫時窺君述作宏麗修軀
幹美姿儀心竊偉之迨予稍長乃羣雨田沈君
輩十人與君為文會予時以先生長者視君不

堦石劉會丈六十序

卷之五

五

敢謂君予友也而君則降屈體貌樂與予輩羣
見諸子所為藝藝稍近理未嘗不躍然賞之說往
譚道論辨疊疊暇而旁及時事沉幾遠慮確有
定籌 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恆閔然有
隱憂也予每竊嘆曰昔所稱伏龍鳳雛豈過之
耶乃數弗利場屋鄉之人咸為君稱屈君則曰
稽夫不以歲廢耘志士不以困廢學吾固未嘗
一日輟吟誦視彼懸髮穴垣者不猶為偷惰耶
顧愈益振奮肆力問學忘其年之日益也有田

百畝督僕人耕佈卽赤日往來壠上不以為勞
所入自輸租外有贏乃以脩肥甘奉母夫人又
有贏推以振族之貧者一緡不輕費也有嗤其
儉者曰不如是能不折節市井銅臭耶處友過
必相規休戚必相關至周旋有司學校間務持
大體不欲以悻悻使氣為賢此豈可與淺夫道
耶歲乙卯年屆指使顏色潤澤襟度冲曠殆非
老於丘壑人也昔平津侯少貧牧豕海上至六
十始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又數年始奏策擢

徐安人年且屆者時伯子考功君子相在

卷之五

五

第一竟躋相位史稱侯狀貌甚麗恢奇多聞乃
不能早致通顯踰六十始貴蓋自古豪傑之起
于阨塞類如此安知不有固推君如菑川者耶
予故卜君非老于丘壑人也某月某日實其懸
弧辰予淹史局不得持觴諸君後浮君草堂中
始聞君素蓄以祝且為蒼生致騰遠之望云
郡伯履庵宗公暨配徐安人榮壽序
履庵宗公官蜀中厥配徐安人以險阻不能從
歲癸丑安人年且屆者時伯子考功君子相在

告里居至日里中姻交造堂稱賀者雲集考功君偕其仲文學子培跪道諸姻交意安人曰汝忘若父遠滯萬里外乎即日御嘉旨能強自懽耶嚴拒不受拜里閑賢之越二年是爲乙卯公擢二肇慶過其家適屆耆年之期鄉之人咸造壽如所以壽安人者安人曰公勞矣宜及時爲歡也先是考功君遠寓京師馳使歸上二人壽予舅恕庵解君及龍阜陸君輩請予言以贈予謗劣非能言者願予與公同領辛卯薦者二十

贈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有五年矣海內搢紳率重年誼矧同里閑者耶遂不能以謗劣辭予惟天下之水皆輸于海而海不見其溢者以其大也高山喬嶽皆峙于地而地不見其重者以其厚也故惟大而後能容惟厚而後能載然則享有天下之盛福者微大且厚疇能勝之哉履庵公少苦學博聞於書無所不讀一山輒首臺試及對人訥訥不出一語若無所積蓄者業領薦寒素如諸生未嘗少爲盛氣以賢知先朋輩至擬而後言擇而後動雖

一啓口一舉足不妄卽古所稱篤厚君子何如焉兩仕郡邑所在有惠政金鄉逮今歌思之至勒石以紀其政考功君業舉進士官天曹才美聲華燁然海宇公久淹外郡遇上官僚友少無矜色而上官僚友愈益推重公此所謂大且厚者非耶安人儒家女知大體公遠處巴蜀數年聞以內肅肅如也雖履貴盛勤儉檢約不殊荆布卽其不欲以納賀先君子可以觀安人矣旣壽且榮並臻昌熾非所自致者哉考功君聞望

贈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日隆立躋台鼎子培脫穎庠序騰翥可待而公方且三神充粹體履矯健毅然有宣力四方之志則公與安人壽祉安可涯測哉詩有之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予不文敬誦以爲公與安人祝

杏莊沈先生七十壽序

嘉靖癸丑杏莊沈先生年屆七十夫七十古稱希有矣然猶舉履矯健智慮精朗軒軒然有凌虛御風之氣望者曰先生其有異術乎不然胡

輕矯若壯少哉或曰否不然不見藝植之於壤
土乎堯堯則萎沃衍則蕃其託生者殊也吾鄉
環邑皆水滌洞襟帶冲氣停匯故其民恆壽先
生柰何弗健且矯乎若夫熊鳥經伸吐納故新
如方外家所云非先生所好也或曰否否吾聞
樹木者蔭樹德者昌先生學精岐黃藝攻神巧
江淮南北振沉起痼不可算計其德廣矣茂矣
不當引其年筭乎匪直地所種萃然也太史李
子聞之曰似矣未究本要也先生善根天植愿
厚成性隄身繩準細行必謹不假師承而動與
道契少孤父事其兄生庵公怡怡于于白首相
懽無間言遇猶子莒州守東橋君昆季如其子
尺帛必付藏之不以其私室三十居鰥矢不
再室終身不踰夫人之懿行莫先親親倫彝弗
敦而行能即著抑末矣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卜子夏以篤倫為已學史稱萬石君不言
躬行雖齊魯之士莫及先生殆其儔伍耶邑大
夫亟以敦敘尚義表其閭郡乘采列義夫播之

永求然則今世所稱閱世靈長者孰與先生久
也斯又豈鴻術蘇耽之技所可並述哉懸弧之
日李子偕中橋徐子輩修祝堂上因陳要說以
勗鄉之後生者

封比部副郎寅樓郝翁榮壽序

寅樓郝翁薊北人家也修軀偉度丰姿玉立望
之若十洲三島中人少齒章縫為諸生已輒棄
去曰佔畢雕虫安足學耶慕司馬遠覽之風南
遊吳楚山川與區靡不窮涉中歲卜築蕪城之
墟居積底饒於是徧交海內名卿大夫而卿大
夫行李出淮揚者必過翁海內莫不知淮揚有
郝翁者翁既從學士大夫遊始悔昔之輕棄諸
生不克發摠所蘊加澤生民以自見因銳意以
儒業其子伯箕南君仲靜所君咸有穎資翁厚
幣折節延四方博聞茂雅之士為之師箕南君
淬志緝學舉嘉靖丁未進士令德清擢比部才
行卓然聲望籍甚甲寅以歲闋封翁承德郎雲
南司署員外郎專王事時翁壽踰指使冠服照

耀懽動閭里詩所謂天錫純嘏也夫自古豪雄之士不得乘時遘會建匡翊之業恆自偶於版築耕釣以韜其迹迨感夢卜之求來後車之載而道行身顯聲施無窮伊呂之烈可觀也翁負磊落之才卓異之識其于世運隆替人物臧否與夫政事紀綱之失得罔不洞析微眇確有定見淵乎莫測借令遘後車夢卜之會如古數君子其所建樹豈盡出其下哉屈於身獲伸於其子天之所以報翁也翁業顯融遂闢圃蒔藥寄情觴咏徜徉隋堤和渚不復問家人生作事有鳴夷子扁舟江湖之意好義樂施里閭姻舊待翁舉火者無慮數十家振人危急不啻在躬若翁豈可以淺淺窺哉其南君擢湖臬僉憲將過家上翁壽予素辱翁忘年之分復與箕南君同對 大廷于翁禔福日增有私忭焉重以同鄉諸搢紳先生之命因述其所以臻福者貽之歸為稱觴侑

封驗封司副郎蒙臬吳翁暨配徐太安人

榮壽序

今三吳間稱簪組相繼門閥巋盛者必曰吳江吳吳江吳云予聞而詰諸其鄉人或曰吳先世逢異人以福地指而畀之曰後當世世貴盛弗替今果符其言不爽也予曰允若茲則禔福之柄人且宰之矣謂天何及與今封部少臬吳君同朝而又居同巷也獲聞其世德之詳然後喟然曰吳氏之所以昌茂者其在令德乎吳自宮保立齋公至大司冠訖菴公皆世秉忠亮而訖庵公尤執法不阿以詔獄忤 旨去少臬君父蒙泉翁承累世勳閥之盛少無紉綺習泮志苦學博極羣籍發為文辭膏華溢出七試場屋弗獲第諸子長乃專意訓迪曰兒輩一第以紹先烈吾願畢矣已酉少臬君舉於鄉庚戌舉進士翁時偕行輒携之歸曰政弗可試汝尚未諳練也癸丑授壽寧崇安尹所在日用皆取給於家翁無難色且抵書戒之曰令者民之司命賢者布德以集福不肖者作孽以叢禍天監固昭昭

也少泉君奉翁教慈惠撫下罔或擊搏以逞遂以循吏聞尋徵拜天曹清操令望卓越流俗奉翁之懿訓也伯子領薦乙卯季子脫穎郡庠並駸駸有遠翥之望而翁猶訓迪不置一如所以訓少泉君者性甘恬淡暇則杜門却掃怡情書史足跡不涉公門戒戢子姓無與鄉人較錙銖以損先德鄉人有鬱抑窘乏咸向翁叩顙翁一分疏而調恤之其宅心厚類如此夫人種德如樹不見其長而日益者也少泉君以慈惠宜民兩邑赤子咸樂其生德之所及孰非翁樹之耶至於伸人之枉振人之急平官府之所不能平調天道之所不能調而德在鄉閭者亦厚矣斯有不昌其門祚而引長壽福者耶今年翁壽躋六十先是以少泉君奏績封驗封副郎四月二十九日實維誕辰厥配封太安人徐少翁二齡而誕期乃六月一日並有令德鄉人咸仰而頌焉則禔福之柄其在人謀乎抑在德乎掌傳羽泉劉君道長見心沈君儀部主政文岩沈

君輩僉以言屬予予惟德積而弗匱則福崇而弗替翁與太安人固壽且榮矣少泉君自是位望愈隆則培植愈厚其所以榮壽其親者詎止今日已乎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翁與太安人有焉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請以是為少泉君勗可乎

屏山樓序

歛在江南多佳山水而屏山為尤勝草木蒼鬱陰晴變幻其狀正立望之如屏故曰屏山云鄭廷宣翁者世家歛之某里晚慕屏山佳勝因徙居焉人遂稱之曰屏山翁翁歛名族自九世祖雷奮與翁朱子同登進士為掌書記代多縉紳翁生而簡樸少以疾弗克事舉子業然性瀟灑好登覽意有所會輒登山縱眺瞻顧咨嗟眾莫能測已暮長卿遠覽風遂溯湖湘探嵩華復南訪江淮底止金焦吳山之域以志清賞久之乃翻然返徙屏山構樓而居終日兀坐命曰屏山樓若將以終其生者其元嗣馬石君與李子

同舉進士因造李子請焉李子曰達哉天下之樂溺于物者紛而不可極也足于心者斂而不可亂也故營於外孰若定於內引於紛孰若斂於心若翁者其殆斂天下之勝歸之屏山又斂屏山而歸之心者乎孔子稱仁者樂山而復究之曰靜且壽然則翁其壽矣雖然此未易言也吾聞仙人好樓居設具而迎神人翁得無以屏山爲諸真所萃處樓而焚修乎遂爲歌以遺之歌曰渺屏山兮何許鬱重巒兮峭嶼切層空兮軒舉有高人兮聿來胥宇結重樓兮爰居爰處朝徜徉兮夕容與修二八兮伏龍虎排冥筌兮超濛汜六仙輅兮雙鸞指蓬丘兮命軒招洪崖兮倥侗飲玉壑兮霞尊啓秘函兮唱真詮三光五合兮樂永弗諼

少司徒三峯高公夫婦偕壽序

夫天下山川以蜀爲奧而成都其會也阻以岷嶓帶以二江逶迤而達於瞿塘濫頰以爲屏塞風氣萃焉故其清淑所降鍾而爲人率多瓌瑋

聖堂集

卷之五

三

特達之才漢相如唐太白皆以辭賦雄當代至宋則張忠獻父子道德政事炳耀史冊山川降靈殆不可誣已我國家聲教尤遠才賢迭起侔於上國如內江少司徒三峯高公其特著者公自舉進士歷官卿佐才猷風節表表海內無論已當其兵憲關中聞母李淑人恙輒棄去且能俾環慶之民祠祀不忘此豈聲音笑貌爲耶夫榮利溺人至易常性有忍心絕裾者矣貪黷殘薄以臨有衆衆且讐之既去而思如武者幾何人哉公不以榮利加親民不以已去忘公公之所存可知已故君臺則糾抑權倖爲郡則守已靖廉處藩臬則布惠飭紀貳戶曹則峙稂劾績與夫建學以化遠敦禮以合族或出或處動有矩則固當代偉人也山川清淑之氣其在公乎厥配羅淑人慧婉貞淑允爲公儷居室時卽脫簪珥拯從兄于難及適公養姑順承備至蓋亦冲氣所鍾者今年公壽七十有二淑人六十有五其子侍御靈湫君拘官守六年不得返茲

聖堂集

卷之五

三

奉命理鹺兩淮將取道西歸承歡膝下因以壽言屬予予惟有窮者年也不與年俱窮者德也自有蜀郡而昭詡宇宙者忠獻父子而已卽司馬與李弗能及力崇德以紹芳休垂之永永者其靈湫君事哉君高明質直振拔流俗而懷親悃切皆足以繩公之武者然則壽若親以表地靈如南軒固其能事也已君歸以此觴三峯公及羅淑人公與羅其有以自慶乎

送趙柱野擢南太僕少卿序

船亭集

卷之五

三十三

柱野趙君以吏科都諫擢南太僕少卿諸同鄉官京師者相率而餞之郊有酌君而言者曰蘊瓌璋之思者喜超曠之適耽騷雅之藝著慕奇特之遇滁陽多佳山水太僕署在焉宋歐陽文忠公守滁率賓從出遊建醉翁豐樂醒心亭極登覽之趣摘邁古之作與山靈競秀擅美今昔君夙負奇好工文而嗜吟馬政之暇其率賓從出遊窮勝陟遐酌瑯琊之泉挹環滁之山尋三亭之舊址弔六一之遺跡咸於述作發之斯宏

博之識雅麗之製崛磊之抱擅美今昔視文忠公寧多讓哉有客更酌而言曰不然智士不侈遊以後事忠臣不違時以隳績考牧國家重寄也故斯臧著無疆之思三千表塞淵之秉運胡虜數警倭夷屢寇戎事孔棘召發愈繁廡聖天子憂君智而忠必將攄猷以勵屬申憲以飭敝嚴鴛瘠之汰督孽牧之利惟恪恭迺職是務逸寄興山水文字間哉予作而曰未也經世本乎才綜務原乎學資深豫乎養慎修基乎靜故干將莫邪之利成於歐冶之精煉而洪流巨浸奔放不窮者發源之深遠者也柱野君富于學而昌于才發解南畿登進士高第居諫垣風裁凜凜憚貴近丁巳考覈百官黜在糾邪士論稱允其所蘊蓄深遠矣滁陽奧僻逢迎接應之擾不交於目紛紜驚逐之態不溷其中得以澄心遐覽于凡世道之污隆士習之邪正紀綱之修墜人才之進退與夫古今理亂之原氣運推遷之數皆窮搜博探得其幹旋轉移之樞他日

船亭集

卷之五

三十四

秉鈞履要舉而措之裕如矣文忠公以文名世及與學者言乃略文藝而談吏事其在兵府政府建訂謀定大議與韓曾諸公上下其論固確然有遠識也得非自諫院之滌閱歷熟而充養粹然後投大遺艱處之裕如耶柱野君攻文不下文忠異日宦業焯焯端於斯行卜之詎止牧事蕃息已哉柱野君起謝曰敢不自勗以副同升期待之意迺遍酢而別

壽瞿母秦太夫人六十序

歸寧集

卷之五

三十五

秦太夫人者吾師昆湖瞿先生母也今年年六十二月五日爲初度辰先是太夫人以太廟成單恩貤封至日先生戒具稱觴上太夫人壽而太夫人翟冠錦帔怡然坐堂上門下士錢子鯨二十輩咸造拜觴焉有進而致詞者曰榮哉太夫人壽乎母有壽者矣壽而被寵命者難也壽有被寵命者矣迎養京邸承懽朝夕者難也太夫人兼之顧不樂哉請以爲太夫人壽李于春芳進而曰未也天下至榮非名之謂也天

下有至壽非年之謂也備斯二者其惟仁乎故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壽夫仁無欲之謂也吾聞太夫人出吳名族少適古村翁值家祚中衰日用菲薄乃太夫人處之裕如朝夕勤儉以事翁少無簪珥綺縠之想旨脂豐腴淵房峻宇之望日惟以學迪先生先生於是感奮力學遂以才名三吳魁南省及第官翰林校書石渠出入禁近然不爲盛氣謙退損抑恂恂若處子性尤雅靜崇尚恬淡紛華盛麗一無所入其心及守身則毅然以聖賢爲法動必以正非其人不妄謁取與雖小必以義其於勢利漠如也斯非所謂仁乎惟太夫人爲能成先生之仁惟先生爲能彰太夫人之訓令名無窮馨香不泯雖孟母莫是過其榮壽孰加焉僉曰大哉請以爲太夫人壽李于春芳復進而曰猶未也惟仁者與物同體書稱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蓋言仁也夫然後可以保我子孫黎民先生於謙抑見休休之量於守正見斷斷之誠行將宅揆秉鈞輔弼

歸寧集

卷之五

三十六

一

人必能虛心下賢以旁招俊又共翊中興之運
俾社稷生民萬世攸賴邈流窮源則吾太夫人
萬世未泯也斯又孟母所無其榮壽曷有既哉
斯可以壽太夫人矣遂徧觴焉以退

朱母張太孺人六十壽序

張太孺人封大史餘山朱公配少司成文石君
母也某歲冬仲四日實大孺人春秋六十設帨
之辰予與文石君有桑梓之誼在同年同館為
獨密而以母視太孺人者也又安能無一言為

贈張太孺人

卷之五

三十一

太孺人壽哉吾聞張在華陽里為鼎族世稱儒
入國朝以節被旌者凡三松之稱闔閭端肅
者必曰華陽張云太孺人服習家訓動有繩度
歸餘山公時祖尚書公方貴盛門閥赫然絕無
驕貴態服御朴儉宛如寒素太祖姑臥風疾者
餘十年太孺人候啓處調餌藥日侍榻前中夜
乃退十年猶一日也事姑沈幾四十年無幾微
間言故朱氏在松以閑家有禮聞而稱怡怡敦
睦者尤必首太孺人也餘山公性喜客交游過

從無虛日履常滿戶外太孺人勤勩辦具必精
必腆俾客盡歡而退以為常家務瑣屑悉摠理
有方不以溷公而公日惟讀書談道關圃種樹
為樂不知有家之為累也文石君少癯太孺人
育之勤及知就學則夙夜課訓不少姑息文石
君遂以博學藻雅馳譽詞林擢南少司成教典
一新聞望稱著而仲子文學某亦穎著邑庠騰
蒼翁待太孺人之貽褒鼎養固日見崇腆未艾
也嘻盛矣哉易稱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

贈張太孺人

卷之五

三十一

信太孺人以事姑則孝以承夫則敬以訓子則
慈順之至矣天必將助之引其年所昌其福履
詎止今茲已哉文石君行且詔還石渠晉秉
鈞軸俾海隅蒼生各得其所則所以篤親慶而
延世澤者又未可以涯測也姑以此為太孺人
今日祝云

雒母張淑人七十壽序

予家食時嘗館臨潼南泉宋氏蓋晤三原省齋
雒子云雒子脩軀曠度胸次灑灑不類庸常人

予心偉之訊之宋氏曰中丞三谷先生子也三
谷先生故有才聲予時雖伏草莽聞關中有三
谷先生舊矣乃喟然曰有是父不有是子哉別
且數年予叨第又數年假還海上而雒子冠儒
冠衣縫掖來訪予其儀秩秩然其氣冲冲然和
且巽也予諤然曰向見雒子之貌今觀其意不
已進乎已從容起儼然告予曰予母淑人張春
秋七十高矣甲寅四月二日維初度辰願請一
言歸為淑人重予惟關中先王過化之地故其
產多豪賢即閨閣之修亦多士行詩所稱君子
女淑人殆其儔耶不然何其夫其子之才表見
若此也三谷先生自始仕為太常博士擢給諫
藩臬至中丞罔有違德子三並以儒見省齋子
齒監胃仲復亨季咸亨為諸生才謂卓越負公
輔望向非淑人克相於內貞教於上何以臻此
哉夫婦人之修不踰閨闈成夫成子其至大節
也載籍所記孟歐而下則罕聞焉乃今于淑人
見之其令聞曷有窮已詩有之曰令德壽且若

淑人者顧不壽且豈乎

北渠楊翁七十壽序

夫山之高也起於坯壤日損一著鮮不夷矣松
栢之茂也成於拱把日伐一肆鮮不瘁矣故高
者卑之漸也榮者瘁之因也惟善培者長隆而
弗失執此以稽人道何有爽哉積善若澗莫知
其潤焉為不善若焚莫救其燬焉予於泰和北
渠楊翁而益信云翁太師文貞公曾孫予同年
給諫事齋子父文貞公歷事

第本堂集

卷之五

四

成祖

仁

宣三朝以廉直著其建白於 朝廷贊襄於密
勿食安 宗社之功今猶賴焉庇及後昆無疑
也假令不善承者即親於其身孰能庇之翁奮
起四世之後自束髮毅然欲以儒紹先緒弗偶
有司然後退而寄適泉壑入以學迪其子姪出
以禮化其鄉閭率臧獲勤耕織量日之用而節
省之以其所贏振人勿贈鄉隣有緩急無不之

焉人以爲有文貞公之風此其所培植可知已
有不壽康者哉其訓事齋子數稱乃祖攸行諭
之曰率祖之廉弗愧身已率祖之直弗愧官已
事齋子奉以周旋卓有令聞於朝今且入諫
垣得以參與諷議

天子公卿有闕失得而彈列之四方幽隱得而
宣達之繼是於宗社生民有裨焉是文貞公
之餘烈而翁之教也然則翁之康壽豈徒哉今
年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維翁七十誕辰太史

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一

兩吳張子輩重同進之誼思以祝翁以壽言屬
太史李子李子曰德有似而弗匱則崇慶有篤
而弗替則昌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斯無疆
之休也非善培孰能如斯因誦天保南山松柏
之章遙以爲翁祝

壽封奉直大夫戶部郎中白溪鄭老先生

序

鄭在莆爲著姓入國朝簪組蓋後先相望云
丁未春予與少棠鄭子同第乃聞其大父梅谷

先生年八十猶能攜榼登山坐嘯終日不爲疲

竊歎曰鄭之上世培植者何厚哉朝有紆紫之

貴野有垂白之叟皆造物所靳鄭其兼之非培

植者厚耶已湖倅三山盛君入都晤李子輒道

其守若齋君父白溪先生與梅谷固伯仲行今

年且七十餘而矯健亦大類梅谷以若齋貴得

封戶部尚書郎冠服楚楚神采異衆見者咸斂

容起敬云李子復瞿然歎曰是何鄭氏眉壽且

貴繩繩見也乃其所自培植者可知也盛子曰

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一

然然問嘗聞先生之言曰夫精神之宗也神形
之帥也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敝顧顧蒙蒙可
以葆真混混沌沌可以全神牽已徇世勞形休
心道之棄也精神之賊也故其心常逸而形不
瘁每以其道諭若齋君大率謂上士之壽民也
若壽身無爲而民康中士爲之而民不擾下士
則擾之而已矣响而覆之俟其自息儉而蕃之
俟其自富如斯而已者也若齋君用其道以臨
湖不再歲而民物康阜李子曰斯先生壽所爲

益綿昌也冲虛潭朴以守其真則神完而形固
悃惓寡營以蕃其民則德厚而慶流壽在天也
執其人俟其天先生壽孰謂不綿且昌哉三山
子聞之曰然然請以子之言歸爲先生壽

逸壽二溪楊公六十一序

二溪楊公命昭陽多惠政李子春芳時方卅角
於執道未有聞也乃公則見而奇之恆語諸人
曰李子不可量也李子句曲人父祖商昭陽子
然無依非有九宗高貲可以傾動一方人人蹂

野史彙編

卷之五

四十三

踐之已李子崛起爲諸生且釋弱顧一旦受知
公羣情皆駭而怒譁而謗而公之愛則益以固
也李子因執經請益公公政暇輒延見卽坐政
事堂李子入未有不見見未有不談論移晷者
其稱說經旨深入精奧旁及百家汪洋浩渺聆
之如登大嶽望寰宇民物之衍繁山阜之盤礴
長江巨海之淼蕩瀕洞舉在目睫已而歸宿于
身心則微入絲秒直指天則使人舍舊趨新恍
若夢而聞呼知昔非今是也其臨下務大體不

屑細瑣節浮費緩徵調撫愛不啻慈母吻覆焉
又嘗憫民敝之由在賦不均思釐正而爬梳之
及擢地官不再月卽疏乞養母去居家餘二十
年昭陽人仰而思思而頌者如一日云公擢之
歲嘉靖辛卯也是秋李子叨應天薦公聞而喜
且語人曰斯未足以盡李子也旣李子伏跡東
海偃蹇無聞幾淪落矣乃公之期待弗衰也數
從鄉人抵書相慰藉嗟方騏驥伏槽櫪之下人
之視之與凡乘等耳孰有一屬目者李子才不

野史彙編

卷之五

四十四

當騏驥公之朗鑒固伯樂儔也昔人重知己之
報李子獨何人而忘情公耶今年公春秋六十
一矣二月二日其初度辰其門壻馮子汝忠至
都道公君山中閉門習靜蕭然若儒生丰神冲
粹望者訝非六十人也李子曰公宜康壽哉公
爲令作士如文蜀郡愛民如朱桐鄉無論已卽
公以母老故棲遲瓊崖之阿者二十年稍不以
榮利動心雖李令伯何讓焉易稱天之所助者
順人之所助者信天人交助將不在公耶公宜

康壽哉馮子返瓊季子德公而無以報也於是宣之以言

汪母丁太孺人八十壽序

殿讀振宗汪君舉丁未進士明年戊申迎其母丁太孺人養京邸曰母不至吾安能一日恬居也時君讀書中秘日得大官饌奉太孺人一時同館以為榮庚戌太孺人壽七十同館咸造邸下稱慶慶以文太孺人喜曰微兒克自植曷以來諸君子之言是年返四明振宗君堅留不可

陸家集

卷之五

四十五

癸丑乃上疏其言思母狀甚懇切乞歸省 詔

許之抵家無何太孺人促還朝甚急比至甫數月君念遠太孺人不能啓處寧也尋圖奉使省太孺人而太孺人促之如初不得已又行今年太孺人壽躋八十七月念又三日實維設悅辰君以不得躬稱壽如七十時蓋南望日歛歔焉同館咸造慶如昔而以言屬予予觀振宗君廻翔史局餘十年未嘗一念不依依太孺人而太孺人又恆以夙夜在公廸其子初不欲戀戀膝

下以為懼若振宗君固可謂孝而太孺人之賢不亦過人遠甚視彼母牽衣而子絕裾者不可同日語也且吾聞太孺人之訓子也恆懇懇然曰士人之學也猶女之織也一絲弗精則經緯錯紊矣士人之守官也猶女之守身也一毫弗潔則終身垢辱矣可不勗歟可不慎歟振宗君奉訓惟謹其居朝外溫中理言不出口而行則介然不失尺寸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親者非耶伯子大學生某君季子文學某君並侃侃純篤深厚不伐以篤行聞鄉郡語曰本苟直幹不曲豈不諒哉又聞太孺人神采瑩粹體履輕矯閭內之政猶晨興總攝不倦自耄而耄而期而無疆安可以涯測耶振宗君行當入秉鈞軸守正勵俗俾澤加海宇勳勒鼎彝以明懿訓于奕世則太孺人之壽其真無疆已乎其真無疆已乎同館諸君聞而僉以為然遂書之為太孺人壽

陸家集

卷之五

四十六

張母廖太夫人七十壽序

戴山張公母廖太夫人今年壽七十一月十
有七日乃其設悅之辰公時巡撫河南將遣使
歸上太夫人壽一時同志之官京師者咸以壽
言屬予參軍獅川歐陽君申之者三蓋公嘗受
學歐陽文莊公而予文莊公門人數聞太夫人
賢夫安得謝乎吾聞太夫人出泰和右族少歸
寒泉公溫慎端閑克敦婦順遠戴山公生有異
資即相公課以舉子業既聞文莊公倡明心學
四方學者多宗之乃詔公曰四方學者多從歐

歐陽文莊公

卷之三

四七

陽公學兒同里閨顧不思出其門耶公乃從文
莊公游時聞良知之旨而反求諸心迨舉進士
官御史代狩貴陽振紀布惠遐陬懷服自棘寺
擢撫鄖陽憲度一新三省咤然稱治斯非有得
於學耶昔者子輿在戰國當其時學術决裂高
者如鄒衍輩作閎大不經之語眩人聽聞下者
如吳起田忌之流又以從衡攻伐徼利達而子
輿獨宗孔氏陳仁義以悟齊梁之君聖學賴以
不泯說者皆歸其功於母氏之善教而賢之者

至今不衰方今學術漸漓談道者往往行背其
言爲世所誚責公堅守師訓而不肯施之政治
類能不愧其所獨知斯善教之力也太夫人之
賢不其彰彰較著矣乎猶未也公受命撫全
楚全楚之民視公爲休戚公能端已率屬振法
紀懲貪墨拯民饑寒恤民疾苦以惠全楚之民
則子輿之皇皇載贊於齊梁之疆曾不得一試
者公得以見之行事則其所以顯母氏之善教
者視子輿蓋光且大矣然則太夫人之壽寧可

歐陽文莊公

卷之三

四八

以年所論哉諸公聞之曰是可以壽太夫人矣
請書之貽戴山公以爲稱觴侑

竹溪王先生六十壽序

勾曲多山巉削嶢壘之地數倍衍土非巨有力
者田不得滿百畝民多商遊四方其商而入他
境也無父兄姻族可依之人彼境之豪宗桀猾
往往陵忽蹂踐莫敢誰何又其所操者約非有
高貨厚橐可以傾動一方人之視之也甚易夫
惟人易視之而已無以自植故其心恆小其慮

患恆深其心小則必爲善其慮深則不敢爲不善此家所以多昌子孫所以多振也諺有之曰容有外秀豈其然耶吾容彬齋王子父竹溪先生商真州有年亦猶予父祖之商于興也人之易視之孑然罔以自植豈以異耶予父祖受人侮詈不敢報一語顧往謝之毛髮不敢越禮分所謂小心而深慮者也吾聞先生淳朴謙抑與真人處惇惇自飭比隣有急則力振之有乏而貸者應之無難色尤廣施布四方焚修之上

卷之五

四九一

聞而赴者以千數其所脩非予父祖所敢望至子必爲善必不敢爲不善則庶幾一轍焉造物者實監而相之崇其壽祚顯融其後人又不謀符合差孰謂天不可必哉彬齋子早領應天丙午薦才美標格震熠閭井異日漸天衢承帝澤以馳封先生如予之濫冒榮寵若振槁耳境適神暢先生壽曷其有涯哉耆年未足爲先生多也雖然有雀者丘不培則傾有喬者木不灌則萎前人積之後人毀之何可以長享矣是

故培而灌之則予與彬齋子責也可不爲戰戰兢兢哉辛亥十月十有一日爲先生六十誕期彬齋子以壽言屬予者踰年矣至是以書促者再輒書此貽之彬齋子稱觴之日爲先生誦之先生能無怡然舉白以自慶乎

何母汪太孺人七十壽序

何子汝肅寬予禮闈首薦士也其母太孺人汪今年十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何子過予請曰寬無似得辱先生之門揚休天路者吾先君北江翁教之母氏成之也先君自從掾事以至爲尉奔走行役兄寵及寬後先領鄉薦弟案爲諸生皆母氏課率之日遣就外傳夜必業女紅視誦讀少懈輒朴責不貸至受室猶然微母氏善承先君之志寬輩鄉里兒耳其能業詩書借榮名乎乃今繫籍朝宁不得從昆季稱觴展祝先生何以教之予曰崇懿教以玉子于成者親之心也樹芳聲以表親之訓者子之責也汝肅非孺人無以成其學孺人非汝肅無以知其賢

卷之五

四九二

五

雖不得從昆季承權膝下而孺人之心不其慰哉然予聞之尹彥明之母則欲其子養之以善故彥明終不赴進士舉人至今賢之千載之下其母猶生然則子之所以顯其親而求之者將不獨在區區榮名間也雖然彥明之不出惡無禮也其所以信天下聞後世者以有修身行道之實匪徒不仕高尚而已汝肅抱奇偉之才際熙洽之運 朝廷亦既以禮而登進之矣藉使彥明當此必幸遭遇之隆而思以自効也則汝

歸善集

卷之五

五十一

肅之所以自効以明章母氏之訓於不朽者不有在耶且予始有校士之役嘗盟諸心以爲此執事始也必得忠貞之士以効國用而後可以仰答殊恩于萬一既所拔諸子並有忠朴之賢而汝肅又傑出者自茲以往廉以守官正以持已敏以集事惟宗社生民是急而後其身圖是謂以善事君也以善事君即以善養親也千載而下人之仰太孺人當不異尹母矣壽豈有涯哉汝肅慨然曰諒哉吾母氏之壽在寬昆季輩

也敢不胥勗以壽吾母氏於不朽

高堰定議序

甚哉舊貫之當仍而制之不可輕變也高堰創自漢之陳登唐宋以來勿之有改國朝則平江伯陳瑄經畫尤詳規制盡善所恃以障淮泗而屏翰漕渠者關係尤重或以爲無益而廢之近則黃河南徙挾淮泗而內灌無論衝決湖隄滄沒下邑其勢必至悍悍難制漕輓艱阻所憂不獨在百姓也豈非變法之過哉高堰築矣五牖

歸善集

卷之五

五十二

不修猶無堰也五牖修矣長隄不固猶無牖也然欲固長隄必復五塘蓋西來諸水由天長六合而下者有五塘以蓄之陳公舊制之深意也早則瀉入漕河以濟運潦則南注之江後迺輕廢西水徑迫三湖漲湖潰隄爲運道憂焉可不復是隄堰塘牖皆相濟以成運河之利者舊法具在舉而行之不在人乎大尹胡君應恩博學好義目擊水患痛切於心迺哀諸縉紳之言者爲定議而系之以圖余諦觀之黃淮漕河之利

害莫重高堰故言之詳悉而處置有方大抵不越乎清規之舊余雖山居所望海濱效靈臣工戮力以禪國計奠民生者切切焉未嘗一日置念且吾與水患視他邑尤甚斯議行余之憂其少釋矣乎故樂為之序

中丞江公治河底績承 恩序

夫嘉隆之時黃河數為災其後河淮並為災愈益甚搢紳間爭言河事然以試皆無狀余嘗謂治河有三難位軋則相忌權分則不專是故忝

難智欲求勝於人功惡不出於己是故同心

難策之良者背之則事去策之下者徇之則事

亦去是故中窳難夫三難者中丞新安江公則

兼之矣以故底績稱易云先是萬曆丁丑冬上以中丞左司徒江公主漕務大中丞左司空

潘公總河務仍命江公相與協理之江公則謂吾鄉與潘公同事度南蓋知潘公者濟代才也且也潘公往開府濟上平治邳河今者駕輕車就熟路河平有日矣明年春潘公至巡歷河淮

間訪問便宜乃盡罷諸開河議惟塞決築隄障河淮水驅而注之海於計便謀於江公語合兩督府乃會疏以請

上嘉納焉顧都人士爭言其非便即所共事司道猶然訛論之江公奮膺抗疏其畧曰頻年以來河淮之所以溢溢流行而積沙淤其故道者蓋由淮決而南河決而北天妃閘又復引河而南疊分其入海之勢以致然耳誠崔鎮諸決塞矣天妃閘閉矣則河不旁決而衝潛力專高家堰築矣則淮不旁決而會河力專河淮合流而下積沙自去而故道可復臣與河臣議計無便於此者

上曰督府議是諸訛訛者口噤氣沮矣於是血牲而矢于百執事瓜分其工諸役並興兩督府身親往來程督之明年已卯冬諸工俱報竣河淮盡復故道以海為壑云兩督府具疏以聞而潘公疏云河功今幸底於成然臣得竊尺寸以自効者則撫臣實夾持之撫臣休休有度蹇

蹇匪躬無炫智能無撓羣議忘已同心識中肯
竅始與臣同決大筴既與臣力圖其成凡所為
分工計餉張官布令纖毫皆撫臣力也

上復遣科臣尹君部使者李君覈視其功狀以
報

上既錫之金幣至是晉大中丞至寵渥也百執
事皆藉之沐 恩賚有差於是兩淮度支及四

郡長吏光觀盛美乞言於余以為公頌夫伯禹
奏水土之平則史臣纂其烈申伯受介圭之錫

陸雲集

卷之五

五十一

則吉甫揚其美不佞在部中享卒成之澤竊已
德之又舊太史氏寧無一言以頌公耶江公者
蓋社稷臣也

主上以河漕鉅重非公不可又其功新成且以
大中丞留鎮其地行將 召公入握樞柄而綰

筦籥矣非不佞之私也即兩河百萬生靈蓋喁

喁望之焉

中丞潘公治河底績承 恩序

萬曆戊寅

上以河蓄衍溢久不就理乃 簡命大臣能治

河者而以右司寇副中丞吳興潘公晉大中丞

兼左司空總督河務公聞命倍道至淮備歷兩

河詢問便宜已乃決筴塞崔鎮築遙堤以障河

修高家堰築柳浦灣以排淮修范公隄以捍海

堯高賢邵伯石隄以禦湖漕撫新安江公則任

其筴為必能成功於是兩督府條其議以請

上賜溫旨如督府議是年秋始事南北工盡興

諸執事分董之公往來程督蒙霧露觸風雨迄

陸雲集

卷之五

五十六

無寧時經畫運量殫竭心力明年秋眾工咸奏

成河淮悉由故道注海積沙盡去無復溢溢之

患即使賈讓司竿王吳左襄王景右翊而相與

効手足之伐不若是速也先是工垂成

上賜兩督府金幣特加公豸服二襲至是告成

上遣科臣尹君偕部使者李君閱視之既以報

命

上大嘉悅晉潘公大司空諸勞臣增秩賜金有

差屬下吏兩淮度支及四郡守以河工落成偉

績也登晉魏階異數也謂余幸厠部中又舊太史氏當紀述其事以爲公頌且上石室焉度支曰淮北屯鹽蓋數消于水諸場墜戶亦貧無以供歲額河今治卽鹺務首蒙其利矣廬郡守曰廬卽遠河然齒錯之邦比歲徵發人徒繹騷不絕庶幾今日者得弛擔乎鳳郡守曰

皇祖陵蓋在吾鳳日者駸駸波及之萬世根本之地守臣幸得備蒸嘗奉湯沐無懷襄虞公之賜也淮郡守曰郡連跨千里盡被水淮人半爲

皇朝集

卷之五

五十七

魚鼈今乃得離昏墊而居平土亦大媿快哉揚郡守曰始淮郡苦水耳通災揚且半今其水不南走揚卽二湖無決患矣余曰潘公功在社稷垂之萬世豈僅僅利一度支與四郡哉顧一度支與四郡守近在鳴騶仗鉞之側所承藉尤甚耳乃余伏觀我明今日蓋唐虞綦隆之會也何者河淮告變十有餘禩于茲與九年鴻原奚殊乎

皇上引爲儆予日厯南顧憂而以授之公公乃

紆籌略展忠赤而獲收平成之烈至是復晉公大司空蓋眷昇公謂爲今之伯禹也余則謂禹居外十三年廷臣僉任信禹無二心者方潘公定議時中外士羣起而訾訾焉駁其非是卽其所共事者亦中變而言之

上前公持論益堅援禹貢九澤旣陂之文以塞喁喁者口卒之陂障旣成水注之海一一如公初筮睥睨者乃始媿服蓋潘公勞身焦思直與禹埒而其當羣議塞途之日操百折不回之志

皇朝集

卷之五

五十八

則又難於禹矣帝堯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今上錫公章服登之鼎台以答成功蓋曠世而一再見也哉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五 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六

序文

解母姚太夫人九十壽序

大夫人者少叅南英解君母也余於少叅君世
 締姻好知大夫人為獨稔云大夫人出吾與姚
 氏望族蚤相忠庵公業儒未售即屬意少叅君
 昕夕勸課有和丸斷織之遺意焉卒之掇巍科
 登臚仕芳譽籍籍雖穎慧夙成亦以有大夫人
 教也里閭稱善教者必曰解母解母云少叅君
 入仕自大行晉瑄闈往往奉大夫人就養既叅
 楚藩則江漢阻修太夫人堅意不樂就也第勗
 之曰兒往修乃職忠君即孝親也柰何效兒女
 子依依膝下耶少叅君不得已而單車就道日
 奉太夫人之教以從事部內欽然稱治顧時時
 望雲歎歎曰古云一日養不以三公易矧吾母
 老矣報養之日短乎乃疏陳迫切 當宁為之
 動念遂得請歸侍膝下十餘年來朝夕承歡殆
 將以跽進菽水為愈於尊坐紫微堂也歲癸未

貽安堂集

卷之六

一



大夫人壽躋九袞正月二日為設悅辰大夫人
 冠珠服翟委蛇矯健而少叅君捧觴上壽金緋
 輝映二三子姓鸞偉鵠峙環列于庭里巷聚觀
 相語曰榮哉壽母孝哉令子也余聞之曰子之
 賢母成之母之榮子顯之固矣獨不思所繇乎
 古昔盛王以孝治天下彼勞於王事行役者猶
 不免有不遑陟岵之嗟而惟有母之尸饗也藉
 令 當宁不予告則捧毛義之檄寔絕太真之
 裾矣少叅君即斤斤愛日之情孔亟將母可得
 乎誠念母壽即念國恩可耳且也 皇嗣誕降
 優 詔覃恩亟下有司登進耆舊 賜環之命
 旦夕且至少叅君寧無幡然移孝為忠之思出
 未究之蘊廣錫類之仁上以壽國下以壽民俾
 誦助伐者歸聖善則太夫人之名愈不朽大夫
 人之壽愈無疆豈直區區年筭間修譚已耶記
 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恩詔登進意也詩曰
 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少叅君事也於是里閭人
 士僉曰旨哉言乎請以是修酌者之詞

貽安堂集

卷之六

二

竹梧顧公暨配徐大夫借壽序

海陵去吾興百里而遙風氣習尚大相類也士人尚廉耻之行閭閻敦簡朴之風而人生其間往往多壽豈其僻處海曲無紛華盛麗以汨其心天具未斲然耶竹梧顧翁海陵產也少以雋才脫穎庠序屢試有司不第以歲薦授令廣通甫一暮忽思父尊溪公解組東歸少無係吝其治廣通則汲汲以節用愛人為念有窮民不給者至捐俸賑之居鄉則動遵矩法示則後生訓

贈壽序

卷之六

三

子姓必稱述鄉先廉恥簡朴之舊曰無以偷渝失前軌也伯子直齋君業舉進士為御史才諳志行卓然有聲臺中頃考牧畿內剔蠹興利頌聲遍畿輔猶抵書諄諄以廉正迪之嘻若翁殆所謂天真未斲者今年壽登七袞體履矯健視聽聰明望之猶若少壯人厥配徐大夫淑慎慈和與翁媿德海陵稱內範嚴飭者必先翁家誠天作之合也冬十二月二十有三日維翁誕辰太夫人後翁生者一年而誕辰則九月六日

直齋君以不克造膝稱觴為壽有遠懷焉予忝

葭草之誼因造君而解之曰吾聞孝子不徇祿以遺親忠臣不暱私而忘義其道一也君誠親之懷矣如義何惟夙夜在公殫忠摠猷以壽國壽民即所以壽親也矧翁之自壽有道乎是故後名急親可以觀孝布惠拯民可以觀仁敦厚善俗可以觀義詒穀迪後可以觀慈備此四端而又相之以太夫人之賢淑即傳記所稱異梁夫婦何讓焉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翁與太

贈壽序

卷之六

四

夫人之謂乎而君何念之切也予二親並躋七袞篤厚康矯亦頗相類豈地之所鍾抑亦所存不殊耶顧予謏劣無裨明時日以上忝所生為懼願與君共勉之因南望再拜稱慶而復申之以言

封兵部副郎南湖朱年伯老先生榮壽序

桃源南湖朱翁愈憲龍岡朱子父也朱子舉丁未進士授南戶曹有能聲遷兵曹副郎已奏績得封翁如其官會邊徼時警銓司廉朱子才可

當北門鎖鑰乃遷山西僉憲屏衛上谷時翁年六十一矣朱子將行造予請言為翁壽予惟桃源故家賢數也當漢高起豐沛一時佐命諸臣如蕭曹陳韓董皆出淮之南北至我

聖祖奮迹濠梁邁風雲而銘旂常者視漢尤盛蓋其地經緯黃河襟帶淮海冲氣蘊結毓而為人率多瑰瑋卓犖之才尚義氣多節槩遇事勇為如萬流赴壑奔騰不可禦毀譽利害不足以嬰其心挫其氣也若龍岡朱子者殆其人乎其意若縛左賢犁虜穴特唾手耳嘻翁之教其深矣乎且聞朱先世有以戎事從

聖祖立奇勳者其慕義勤事所從來遠矣翁復慷慨磊落每對客談及黠虜侵肆輒憤惋不平有扣闥請纓之意聞朱子不避難險宣力邊圉抵掌大快曰吾兒能盡瘁王事吾願畢矣翁之父子如此視彼得第即日營其家遇盤錯即思

聖祖集

卷之六

五

逃避者可同日語耶以翁而服寵命履壽祺天道哉昔留侯少負奇節遇圯上老人挫而教之乃盡斂其雄邁之氣沉幾先物竟成漢業為帝者師桃源去下邳不三舍耳朱子之才近留侯翁葆真林壑神采殊異可方黃石公然則朱子之知柔知剛善藏其用者固翁教之也異日敷歷中外宣猷底績以翌我

哉

聖祖集

卷之六

六

賀九一查州守榮獎序

夫秦郵江淮襟要之地不可以不厚也不得其人以理則黔首咨而襟要日瘁是故撫治者恆注意焉乃嘉靖庚戌九一查公授守吾郵有為公憂者曰夫郵四通九達之達也凡吳楚閩越轉輸筐篚之貢朝覲聘問之使南北交馳無虛晷修道委積搶攘紛糾皆裨益于守之一身又其俗尚氣喜事而好爭誹者訾者相夷而質平者日蓋紛綸至焉急之則背噂緩之則務察徇

下則咎至悅上則怨叢難乎其自全焉公曰唯唯否否吾聞治劇如理琴絲亟則愈亂靜以制之寬以綏之其幾已大史李子素善其仲考功近川君又公以才著越中領南畿薦稔公賢聞其言益私慰曰吾郵其蘇乎至郵始而其政悶悶既而其政井井久之其民怡然相悅以生也賓客期會如川流至酬酢不眩民有弗順諭以禮讓使自悟化再期年而郵大治中丞應公廉其政移檄獎公其同案陽川高公輩請言李子以贈李子曰予嘗讀漢詔而深有感也其言曰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安靜悃悃豈人所難能耶今之近民者薄而不爲顧繁其條格嚴其繩尺使民無所措手足至關民利害則展轉而莫之軫慮斯於民益耶否耶漢循吏最著者宜莫如文翁黃霸輩翁治蜀專務德化霸在潁川力行教化後誅罰固安靜悃悃之效也元和間斯風漸微至屢屢詔令而莫振漢竟以殆嗟乎吏治與國脉相爲盛衰也久

陽春集

卷之六

七

矣矧秦郵襟要地耶乃今得公而大治八公聲譽日起行且陟華而去郵繼公守者能循其政弗變郵其恆厚矣乎

賀後洲陳侯膺獎序

嘉靖辛亥駕部郎後洲陳君左遷昭陽丞至興暮年獎檄交至大史李子在京師聞而心異之已得請省覲還興與父老逆之滄浪之澣相見輒頌侯曰曩歲涪水溢淮北蕩民廬舍大無禾麥穀踊貴君曰穀民所待以無死者也直太上則民病直太下則農病日坐水濱定爲中直令無得私下上糴遂通災而不害云李子撫然曰君之獲上宜哉君頃之南臺督逋稅萬餘石民咸驚愕四竄君下令諭無駭動乃走謁御史力道百姓愁苦狀至免冠哀叩御史起曰冠冠行爲丞寬之竟罷徵又驛傳民苦候吏苛索中丞漁石唐公酌一歲賓客所費當若干緡令民出緡發候吏自給民便之邇乃有以私亂制者君曰益稅一歲患也夫傳歲歲患也茲制亂民無

陽春集

卷之六

八

皮毛矣詣中丞臺哀叩愈益甚中丞感然動容
曰不便若是其已之百姓相集焚香造公堂頓
首謝頌聲遍四境云李子曰君之得民至此哉
夫爲吏得上易得民心難上官去吏踈逃稽察
賢否恆度測於移文延接間又或假耳目於他
覈而得其真者什一民與吏最親善則戴之不
善則仇之若影響好惡當者什九君之動民至
權呼匍匐走謝盡一邑此豈人力驅迫哉予曩
在草野見爲廷臣者恆亢然曰我故尊官卑視
民事湯不加省君舉辛丑進士授中翰廻翔
禁近者十年稍遷駕部左遷丞視之若浮雲變
態然不自知其爲中翰爲駕部爲丞也日惟職
之務脩問民病苦引爲己辜其恤而拯之如救
焚溺斯不足以動民耶繼是爲民興利擇其大
者脩舉之將世世俎豆不泯矣故予不爲君獲
上慶深爲君得民慶也已侍御王君復移檄優
獎其案張君輩請言李子因著其所以得民者
以復嘻觀君之所以得民則其獲上固自有道

云

陽川高公榮獎序

陽川高公丞太僕典牧畿內持法有聲畿內多
豪宗尋以讒出倅秦郵歲餘才聲籍甚中丞後
屏盧公侍御槐軒王君咸抵檄獎公其寅長九
一查公偕其案肅幣請言太史李子侈其事時
李子抱病索居弗聞外事久矣辭弗獲已乃強
起應之曰公其有得於牧道也夫今夫牧阜其
廩圍豐其芻粟時而飼時而飲順其性而不困
牧乃蕃息予晚第久居民間見民牧者苛法令
急鞭笞肆爲侵獵操之如束濕薪是爲人牧而
日殘瘁之匪直弗求牧與芻而已與國家爲民
設牧之意何太相懸殊哉公爲倅坦直近民弗
苛弗擾與其守九一查公雅相得守有令利於
民力贊之惟恐其弗速已欲有所利民惟恐聞
於守弗速相與協恭布利澤於郵之民而郵之
民媚戴之無異於其守日懼有所紛更重困民
其得於牧道深哉嘗兩以省災至興覽興土瘠

民憊菜蕪蔽野則感然動容思以拯之公之所
存可槩矣憲臣奉

天子明命秉節鉞鎮南服以激揚羣吏拊循黔
首靡其下有牧民如公者其甄異勸掖之典能
已已哉然獎公所以風羣吏也方今邊徼不靖
徵調繁興百姓愁苦齊梁間盜賊數起至逼淮
泗雖殲滅不旋踵其幾可鑒矣其所以驅迫督
促俾之不樂其生甘心盜賊以快一日之欲牧
之不以其道故也脫牧民者咸公若奚至今民

卷之六

十一

毀銜勒決輿衛以求逞哉獎公而羣吏思勸矣
嘻公尚釋思二公之心哉

邑侯凌二洲臺獎序

興故東海僻壤勢最窪下在揚郡獨為疲邑比
來淮泗橫流建旣而下咸以興為壑歲大無禾
者垂十餘年流離轉徙奚啻過半當宁軫念
民瘼亟思出水火而祗席之曰非良守令孰與
惠此一方哉乃簡命古杭二洲凌君來令茲
土邑父老聞之曰吾父母有人矣第以進士高

等又名閱世齋一旦從事牛刀無乃薄吾興乎

余曰何淺之乎窺侯也余嘗識侯髫年侯先君
子蓋與余友善愷悌樂易作守江郡籍籍有循
良聲書云種德詩云世德以是覘知侯賢侯惟
賢將得興而利器益別必不薄吾興也而侯果
自受命卽矢心曰興民困極矣予將拯之若焚
溺柰何旦夕暇豫耶於是單車就道至則進父
老而語之曰興有弊政吾與祛之興有美利吾
與開之汝母憚我告也邑故賦重乃酌緩急請

卷之六

十一

獨貸不假程督而竟以課最邑故訟繁乃躬聽
斷燭隱覆較若持衡而漸以無訟邑故頰海患
盜乃日拊循時賑恤不事鈞箠而漸以斂迹已
復進弟子員朝夕訓課列為條約揭之黌宮大
指先德行而後文執士亦務相砥礪以無負侯
教境內肅然就治諸父老乃日造余而頌侯賢
也且曰邑疲且煩政事日旁午至侯復暇與經
生上下論議乎予曰政固煩遊刃而解邑不難
侯侯難邑矣且養士養民非兩也昔文翁治蜀

首興學校黃霸在穎川力行教化古稱循良類
如此試觀之善植者或取材于百年或仰給于
旦暮椅桐則樹之菽麥亦樹之而栽培滋溉恆
自根莖始土固椅桐也黔首菽麥也侯之初政
其滋培根莖與卽朞月而三年可徵已直指使
者陳君廉其狀稱治最亟下檄所司列諸善績
以異等之禮禮之邑父老聞之又曰侯慈母也
民赤子也赤子不可一日無母吾民何可一日
無侯今

賈子集卷之六

十三

明天子方側席需才而使者推轂君侯若此吾
思宸聰迅達而公車逆徵矣余曰
明天子加意元元當天官議著爲久任今卽有
司異等非越歲不以聞蓋以需成績而責實效
也使者守約束而緩剡薦姑爲此以優禮之奚
思焉諸父老則又稱幸甚曰天祚吾興恃有天
曹令甲在也夫宣尼朞月而可而侯上之獲下
之戴果何以得此哉大抵侯才敏而心虛識卓
而中塞且淵源家學成之有自故明見秋毫不

以察察傷渾厚恩洽黎庶不以煦煦近驩虞誠
有如直指所侈稱者殆天意篤生以保我黎民
保我宗社者邑博孫君胡君姚君將奉行臺檄
乃率諸弟子員謁余乞言爲禮幣先余衰朽不
文無能揄揚盛美姑述所聞問閭之語以俟續
循吏傳者來焉

邑侯曾螺泉膺獎序

賈子集卷之六

十四

螺泉曾公故學士公某世孫也少有奇資肆力
問學發爲文辭春榮蘭馥臺試數首泰和泰和
諸生心以爲不及已謂鉛槧藝文不足以經世
聞大宗伯南野歐陽公講學山中攝笈往從之
相與究極心性之原學既有得爲文益冲雅不
羣尋舉嘉靖癸丑進士授令興化太史李子亦
嘗受學歐陽公時在告里居聞而忻忻有喜色
鄉人詰之李子曰未有學道而不愛人者也及
公至布德飭法釐弊更化懇懇乎愛人之政不
三月而境內肅然以治巡鹺侍御中溪黃公廉
其賢獎薦交至李子曰斯非學之驗耶孔子推

獲上之道本以明善善者天命之性也率性之謂道而道莫先於愛人然士君子懷愛人之心而未必得行得行其愛而無所泥者惟令為能以其與民近也有一念之愛朝萌于心夕及于民興革廢置惟意所向故有志于愛人者恆樂居之孔子嘗懷是心矣栖栖齊魯陳衛之間曾不得一試而齟齬以終其身觀其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而莞爾此其心可想也公之愛人不殊於偃吾師聞之其喜詎止于莞爾耶與化僻在東海地瘠賦重在揚為最敝邑加之征調繁興年穀不登愁苦之民不得蘇息久矣聞公至莫不延頸望生而公以愛人之政臨之則興之必為武城奚疑哉昔子夏歸西河不能闡明孔子之學以淑其鄉之人及曾子數之然後知其過而曰子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李季子辱師之門有年未嘗反身實踐無以為動人之本離索海上隱師之教不啻子夏則望公化民成俗以明吾師之道者烏能已於衷哉雖然示以好惡之端

卷之六

卷之六

十五

使之舍舊從新者法也融其改革之迹使之淪膚浹髓者化也法可以遠行化不可以助長故孔子謂如有用我者其言三年有成公暮月之政觀其槩已獲之矣其可預卜其成哉此固黃公優獎意也夫其同案之請書之

送中庵許先生薄靈海序

中庵許君以篤行孚於鄉有言出於君則鄉人必以為非妄語也君自少苦學雖盛寒暑不廢卷願弗偶有司其猶子文學性之從君受易試輒右君君笑曰此雖小試亦可以觀命矣遂以例貢入太學數試竟弗第投簿靈海嗟以君之才宜局一簿耶鄉人咸惋惜君乃君又自多曰汝以予賢於周濂溪程明道耶二大儒且為之第懼弗稱耳予聞而躓之夫位浮於才君子耻之孔子不卑委吏乘田取易稱也簿雖卑與民甚近賢則蒙其休不賢則罹其毒古昔擢用儒碩我 國朝初以甲第處之以此耶故量才而就列者智也因分而宣力者忠也易曰鼎折足

卷之六

卷之六

十六

覆公餗記曰量而後入孔子稱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君其味於斯耶方今海宇不靖盜寇數起北有達虜南有倭夷饑寒無賴者又橫獷齊梁淮泗之間海內日紛紛矣患在人心弗正士大夫相習爲虛文罔有誠心甚之貴貨賤德恣貪殘而寡廉耻俾民怨咨詛對蓄忿而莫逞亦已久矣彼雖至柔能不肯而相夷乎君當隱淪時嘗扼腕閔嘆思以一振其頽今卽不得酬遠馭之志操專制之柄以廓清底定能確守其素隨分靖共之弗棘科徵弗肆漁獵卽殿課蹇約弗悔也寧海其蘇矣寧海俗淳民樸在越稱善地乃者以海防多故徵調繁興民得無譁張迫促漸失其所謂淳且樸者乎輯而寧之則君其職也語曰窮能守達不苟君忠信篤敬人也何疑一簿哉

送文石朱太史使楚便道省覲序

太史文石朱子奉命持冊封楚落將取道下江南問二親安否然後返朝同館諸子相與崇

酒旅錯餞之都郊酒未半有離席持爵攬袂與語者曰子逢右文之世際熙洽之期曳組清華揚休藝林亦旣榮且幸矣茲復承綸命爲主上宣懿親之典且得過其鄉高軒書繡爛然桑梓人望見之孰不指而驚曰此

天子文學侍從臣也歸而稱觴父母慰藉踈曠已與姻舊閭里說朝政道故素樂哉乎子之行也朱子曰唯唯已有進而與語者曰子之行將由薊門歷齊魯徐揚之墟過白下望鍾陵思昔

之觀光而來鼓篋而遊與所徜徉咨嗟命酌賦詩處能無愴然興懷者乎迨其沂武昌登黃鶴攀赤壁遠睇洞庭瀟湘諸勝襟抱豁然與宇宙同家廓能無雄篇秀句與崔司勳蘇黃州抗衡千載之上乎諒哉子之行樂也朱子曰唯唯李子聞而心隘之從容起觴而言曰國家設史局以儲俊髦其所望甚殷也之以之柄文則人才胥進以之經筵則君德胥弼以之翊儲則國本胥端以之宅揆則海宇胥乂夫豈研綜羣

籍以為博精擅辭華以為長而已哉在昔班馬
號稱良史非不馳騁古今囊括載藉以之施于
政治論思密勿當調燮之任則難矣故志不立
不定行不脩不成守不嚴不貞望不養不隆太
史一出而魁南畿再出而薦禮闈甄收玉署振
膚舉於豪賢之藪擢辭灑翰動若飛雲卽升班
馬之堂無難也佩道而趨以定志成行貞守隆
望譬之韞匱之瓊寶而無缺斯不可光薦清廟
乎然而玆行基之矣朱子曰李子之言是也遂
徧觴而別

贈葉堂集

卷之六

九

燕峯史公助餉蒙恩序

嘉靖壬子倭夷寇吳越驅勦三年不克兵饟繁
浩有司稱乏溧陽封部燕峯史公捐粟五千石
助餉者凡三操舟運抵吳門又募死士千餘人
訓練鄉中以備緩急公家有警輒率以赴之今
年孽寇五千餘人猝薄金陵流劫千里莫敢誰
何遂過溧陽公率所募士轉戰數十里賊乃東
走竟成擒公歸臥林壑有年非有軍旅城守

之責乃捐粟養士急公家之難若此可以為難
矣中丞周公某侍御周君如斗上其事

天子嘉悅進為符御秩躋四品所以異之也先
是大司農疏請下令東吳有慕義助餉者優秩
有差數年無一應者東南故多豐藏之家曾不
肯出什一佐軍而顧甘心攘掠為寇盜資何其
愚哉昔者漢用事匈奴及渾邪等降官費衆倉
府空乏當是時富家爭匿財獨河南卜式輸家
財半助邊持錢三千萬給徒民及使者問所欲

贈葉堂集

卷之六

十

則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
宜輸之則匈奴可滅又曰主愧臣死此其朴忠
之悃可想也今之田野鄙夫擁財自私不足異
乃若縉紳倡義戮力如式者亦不多見何哉式
不習文章史公博學藻雅固非其倫至其慕義
輕財急公家之難則後先一心者也漢錄式至
御史大夫我國家之所以優公者視式少廉得
非諒公恬退之素耶公好義樂施惠周鄉國甲
辰歲饑出粟萬石以賑合郡之民又築鄩為田

河里之貧者其積而能散類如此向使公得
究其用則安攘大計不足賴耶同年侍御肖玄
于君請予論著其事嗟大江南北有聞公之風
而起者則倭奴豈足滅哉予日望之

送省齋王公改令丘縣序

夫學之在人無間于窮達利鈍者也飭躬于利
達而改操于窮鈍君子耻之故展禽不枉節以
希遇倪史不橫征以多功何則彼誠見外者輕
而內者重也省齋王侯稟資敦厚夙契心學厭

卷之六

卷之六

五

時習而趨之古者始令予邑以歲災乞減賦忤
上官調山東丘縣喜以侯之學取甲第若振槁
乃竟困頓不獲伸令而軫民瘼達政體如侯者
宜足表見而又逢踳蹶譬之菑畚而弗獲也斯
所謂窮鈍者耶乃侯則曰歲且災是予政之戾
天和也上弗信是予誠之未孚衆也予將奚尤
忻忻然奉檄謁銓部得改又忻忻然奉檄如丘
邑吾聞丘僻而小民貧而土瘠不下吾邑邇歲
災荒震駭妖賊而築防濬渠役調旁午勞瘁殆

過之見而不惻惻而不思所拯恤爲民父母者
其能以帖席乎夫因其蹶而振之則德日起邁
夫敝而緝之則功易集此天之所以相吾侯也
所值不偶而輒易其方逢上之意而於民艱罔
念遂以喪其生平卽位致通顯奚貴哉侯重內
輕外雅志古道而于窮達利鈍視之漠如蓋深
于學者也故于其行因以是質之

送諫議臧公擢守莆中序

聖天子加意元元慎擇郡守間以臺諫充之亦
漢重二千石意也靜齋臧君以兵科左給事中
擢守莆中先是臧君數上疏論時事闕失甚激
切於德貪墨正官聯三致意焉時邊徼多虞至
屢宸慮其同寅練溪胡君輩方圖集衆思爲久
安長治計而臧君輒有是 命相顧駭愕欬獻
者久之行以謂予予曰諸君何難於靜齋君之
行哉籌邊以靖外恤民以寧內二者國之大計
也然古者聖帝明王皆詳內而略外而謀國之
臣盡瘁宜猷曠然遠覽者亦惟厚恤民命是急

此無他本末之辨也論列廟堂之上遙制邊徼以却醜虜之侵肆與分內郡之符愛養民力植邦本以蓄國威者其緩急輕重之數為何如耶有志當世之務者其憂顧在彼而不在此是務未而忘本也故欲却虜患莫若厚蓄威欲厚蓄威莫若固國本欲固國本莫若重守令以恤民命靜齋君其尚厚恤民命稱上意也嗟乎士君子之立朝其始孰不有願忠自好之心中道喪失自偶於販夫販婦之爲者往往有之此貪心

翰墨集

卷之六

五

枯之也吾欲繁靡嫚之聲盛豔冶之容崇丹墀之構以娛耳目快心志乃不顧斷民之命以濟其私負主恩而貽國患爲天下後世誚不亦惑甚矣乎靜齋君負高明慷慨之氣奮然有廓清士習之心奠安宗社之志兩疏皆譏切貪墨百僚震竦夫知其非而蹈之詳於攻人而自治則怨中人所不爲也而謂靜齋君爲之乎惟不欲則心志定而明生惟明則庶務允而澤流莆中可坐而理也莆中理則吳越不變四海嚮風吏

治肅清民生繁殖內寧而外戢本固而未逆卽時有西北之警可驅而撻之矣是去論列之名而就禦侮之實也諸君何難于靜齋君之行哉諸君瞿然曰子之言是也遂命書之以壯其行

誼敦同氣詩冊序

予讀詩至棠棣之篇未嘗不掩卷浩歎也曰周公其有愛乎不然兄弟懿親之至者乃稽之急難參之閱牆究之安寧友復諄切何也及觀世有側目生嫌斗粟尺帛興謠者然後知周公之

翰墨集

卷之六

五

慮深且遠也以予所聞若侍御復貞張子昆季其殆庶幾乎張子少失怙恃其兄弦峯先生終鞠子哀覆育篤至長爲延師傅課訓程不少縱竟舉進士而張子父事先生嚴其教用或踰越昆季于于歡愛若孩提無間也士大夫聞之咸播以聲詩風泯乎有棠棣之遺響焉予覽而歎曰斯其克敦同氣之誼者乎可以爲難矣然宇宙內孰非同氣也靈而爲人蠢而爲物流峙而爲山川懸象而爲星辰日月皆一系也以有我

之私牴之始推之至親弗達矣況於天地萬物乎是故惟仁者爲能與物同體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夫不獲特予之辜太和之炁充塞宇宙天地位萬物育皆是心推之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張子廣愛兄之心以一體天地萬物痒痛疾疢惻然乃身則克敦同誼不其大哉昔司馬溫公事其兄伯康如父饑飽寒煖必伺察之故其君諫垣履台衡事業峻茂照耀今古不磨張子他日所建樹此不可以規乎

自湖吳公榮膺臺薦序

今之郡守尊與古列侯埒若吾揚屬州若邑凡十延袤數百里合生之類咸在統馭視成周曹滕邾莒殆過之已又與民最近喜怒所向民之休戚頓異教令召號朝發夕至其賢不肖所繫民生顧不重耶此漢詔于二千石三致意也然揚當南北要津凡天下芻粟轉輸之運筐篚方物之貢朝覲聘問之使相禪於道連橋接舫皆裨責於守之一身爲守者方旁午酬接疲瘁

道路日有不給暇究心民事哉厥任誠亦難矣嘉靖辛亥自湖吳公由春曹擢守揚郡夫以雍容禮樂之臣處以要衝繁劇之地聞者咸爲公苦且會災變疊至淮流濫溢年穀不登南則倭夷肆掠至薄通泰北則巨盜起歸潁間四境震怖一時所遘其難蓋十倍疇昔公乃從容籌濟卽賓客紛至政務蝟集處之暇豫不撓也精神意慮恆與閭閻相流通視民疾苦若已擠而納之水火布德行惠緩征發粟殫力拯恤郡內饑

不減淮北道無流離餓莩者善政之效也及兵革搶攘事變叵測則又奮然振厲多方隄防當

西賊猖獗百姓皇亂公下令曰守在其無恐亟戒戰守之具浚隍練卒以待賊竟西遁去脫令賊乘勝東下必能出奇設伏相幾邀擊使進不得窺留都退不得渡淮泗駢首就擒無疑也豈至不展一籌殃黔首乎至若哲以燭幽微寬以綏箴困出精明于渾厚不事苛刻而法亦未嘗不峻則又神君之治焉夫自罷侯置守號稱得

人者莫若兩漢觀循吏傳所載黃龔文尹輩為治皆先實政而後彌文化民成俗卓有成績本始而上治功渾渾無名可指史稱文景之際庶幾成康豈虛語哉逮元和間則吏治漸衰至屢屢詔令而不恤國祚亦胥以弱何也國祚之盛衰視民生民生之苦樂視守令守令之臧否進退則激揚者之責也嗟今之司激揚者使所薦咸公若則海宇何憂不康又哉自公守揚憲臣若某八公輩薦劾凡十餘上封秋官寅樓郝君目擊其盛思所以表之請言太史李子李子曰五袴兩岐歌騰黎庶所從來遠矣輯而傳之則史氏責也矧身親見之哉是庸頌述以先衢巷

壽靈岩閻公八袞敘

蓋風火土水四大之氣假而合之人物以生天下之方則惟關中土厚而水深人生其間每多卓犖瓌璋之士且壽百歲以上者終南太華率多其人吾揚靈岩閻翁者關中世家也翁之先大人宦遊江淮間翁從之善其地遂著籍為江

都嘉靖辛卯伯兄巖野公與予同領鄉薦得脩世講之好自是接翁益久知翁益諗翁以鹽筴之利輸助邊餉而雅好儒術故秦晉之族客揚者夥惟翁門閥獨以儒顯翁之丈夫子五咸通籍為世用冠裳伙列後先輝耀治經義為博士弟子員者方馳譽時髦尚需晚成孫子輩又蘭蔣玉立淵源問學斬水君首援魏科兩魁天下士尤海內所嘖嘖共羨者翁以遐齡身親見之亦古今所希覲哉翁忠實和祥行嚴方而樂施予與人譚時事言之更僕悉中機宜而冲襟雅度無間識否咸傾向慕云今年孟夏申降之辰八十度矣有司賓翁之齒德而鄉飲之輒讓不就飲此可以觀翁乎翁年雖踰耄猶矍矍童眸趨趨強步行不曳杖日坐中堂鼓吹飲樂移晷不倦翁蓋關中之產得氣者多故才猷德望高出儔伍終南太華之淑靈獨鍾所生且也子姓繼美多而復賢以故左右奉養有人翁得以優游物外願養天真今茲耄年殆岡陵之始未足

為翁限量也誕之日車蓋充于庭賓從紛于席
孫子次列兩階執觴以壽余夙忝世誼復以子
女兩締姻好於翁誼為最焉聊述翁生平與家
世積慶侈稱盛事散之筐篚之中為酌者先

臨溪焦公八十序

余髫年即聞同郡有臨溪焦公聲譽籍籍心竊
嚮往焉無何余與公後先領鄉薦始獲荆識迨
卒業成均過從日密間與譚枕論道輒有心契
途締莫逆交自是往來計偕接公公益久知公益

臨溪集

卷之六

元

稔竊嘆曩昔所聞匪誣也顧余以菲才叨第辱
知

世廟濫廁綸閣公每以功業相勗若不少實誠
念余庸陋而過望之也余心感而紳佩焉肩茲
厚負幸以寡過者纖毫皆出公教乃公僅僅授
蜀邑一令政成而歸余亦尋得請告南還嘗訪
余海上握手歡聚復以孫子葦相締姻盟續修
世好古云管鮑善交余兩人何忝也歲壬午孟
春某日公春秋八十矣余苦衰病無能躋堂稱

壽乃函幣走伯子尚寶丞從賓客末席代余致

祝伯子戒行李將發而問曰箕疇五福率先稱

壽記有之八十曰耄公精神矯健形體冲顯殊

不類耄齒者何以故意者壽定于秉公質豐而

氣充茲壽也天寔厚之是故均植而松柏後凋

均峙而嵩嶽不毀殆謂是與余曰大造無私栽

培惟物小子何知而蠡測若此又進而問曰壽

成於修公神完而氣固茲壽也善養得之是故

勤種饒兼畝之獲厚植廣喬木之蔭殆謂是與

臨溪集

卷之六

序

余曰偃仰屈伸啣噓呼吸往詰弗譚小子何知
而管窺若此尚寶丞乃俛首而思踰階而進長
跪請曰一天一人壽道幾矣大人更進於茲願
有請焉余曰小子聽之往聖未嘗譚壽獨經曰
仁者壽一言蔽之臨溪公事繼母蔡委曲竭力
務得懽心何孝耶讓產諸弟已有廢業者復捐
貲代償俾不失故物何弟耶他如還金却贖關
門便民而不責報種種懿行未易枚舉何義耶
其宰邑也捐俸以賑貧氓鑿渠以興水利當

世廟聿興大役公以採木賢勞多方區畫俾民不煩力國不乏材邑人至今口碑不忘有去思之風焉何惠耶夫曰孝曰弟仁於家矣曰義仁於鄉矣曰惠仁於國矣仁則天心順人心與公之壽端有自也况由家而國無異致由少而老無改節固人所難能而公所獨得行誼風千古聲譽流百世且也丈夫子二負時髦雅望行將鳳翥鸞翔奕葉濟美則公之不朽者要自有在不專於區區年算間較修短又何必采青城之芝餌巴穴之丹尋金馬碧雞之幻如所謂長生者流延年益壽也哉爾小子秉與修兩者之說似矣未盡也尚次第余言用佐壽觴因歌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壽潘象安母王孺人八十序

余棟政時諮求當世士聞有潘象安者其人少孤有軼材以隱為高不可以折簡致迺象安儼然不遠四千里履躋赴余之招象安蓋新安人

始末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新安故多以詩名家獨象安崛起妙齡上瀛李唐漢魏卽弱冠冥棲業已飛名京師矣於是人願交驩象安象安性恬愉諸游都市者雞鳴而起歸冠裳擁騶奴遲遲焉望門謁造不金張卽許史也象安則箕踞一室左圖右史朝諷夕詠視第邸猶蓬居嘗言日見卜客不如識一古人公卿有折節下之者則攝絳掖往報之未嘗先投人一刺顧獨留余且十年余入直則為置一榻每食必並席自念無它禮意直可稱忘形耳與之上下古今則抵掌而譚至臧否時事輒嘿若囊括其家故貧母且老於其身一無所請卽余竟莫測其曷為來且留也人或諷曰迂哉潘生是豈所以為遠游計耶象安聞而笑曰嗟乎人患潘生迂潘生自患不能迂耳潘生寧以國士負貧賤母寧為貧賤負國士也督學使者聞而賢焉以文行辟為博士弟子員無何余疏請歸養象安亦由由然南還萬曆改元復就試京師一不第亟趣裝歸諸公卿相謂李相君往

始末集 卷之六 三十一

矣潘生當留迺益要結象安象安固謝不可曰
緯江東草鄙之人也落魄走燕市辱諸君子不
遺使得一當上客私願幸甚柰何小人有母春
秋今八十人言七十古稀吾母所得多矣藉令
徘徊岐路弗違造鄰奉卮謂人子何於是諸公
御察象安終不可留愈益重之則贈之言為母
壽且寵象安行也始象安家居時故嘗與里中
十二人結社曲水其人大都善士黜賄執而敦
雅素象安在京師久數嘗為余談之至是諸君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迺以言徵余余觀諸公卿言雖人人殊類皆金
石相宣緣情發志庶幾哉魯頌燕歌矣夫復何
言獨謂象安負當世之具行將顯身逮親固也
然一文學事耳吾不知為文學母者何限此之
為壽雖登之適下之也往余承乏政府即不能
司造命之柄獨不能為象安地乎顧當世能不
象安迂者可卻車而載所能象安迂者董董指
一屈焉終不令以好士之故辱象安以尺寸為
不知已者詬厲也象安舍所可請而顧甘心於

儻然之遇其於出處義命蓋辨之稔矣象安同
產者三人伯氏有聲士林屢舉屢踬而為文愈
奇其季游困而任俠終不肯下余聞之太上不
辱親三子者雖負奇競爽各異其致要在不辱
此之為壽顧不謂太上壽乎孺人非有鐘鼎之
奉文帔之御也迺今登耄望毫齒髮未衰尚能
舍館哺孫左提右挈則又能安三子德養之一
徵也孺人之賢余所不能不知其母視其子
余則能矣嘗慨古昔賢豪割名於朝露之榮違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卹其它多在骨肉相激三子之能不辱余必謂
非獨三子能以有孺人能也孺人其賢母哉曲
水君子儻持余言與顯身逮親之說並進視孺
人解願何如當自有辯也

二溪集序

夫兩間之氣惟海為大海之所環則冲氣匯焉
瓊在南海中山川盤礴珍貝犀象奇禽異植之
產甲天下毓而為才則雅藻敷蔚往往抗衡上
國如文莊丘公以博聞多識卓爾藝苑詎非海

之靈徵哉文莊而後彬彬迭出如吾師二溪楊公尤其傑然者公振起海甸銳情斯道博綜六藝約之一心揆爲文辭雲蒸霞燦精入幽深卒讀不能了其旨久玩則膏華溢出血理條析譬之大匠造室構結邃密莫測其始而繩墨固可尋也夫爲文者擷華靡辭其真斯鑿徑情罔作其味斯薄或舉之而宿儒難闡或稱之而野嫗可解其詭于道則均焉而已是烏足以分鑣並驅於作者之藪哉遠而不過近而匪膚六經濟其源諸子暢其流由於性道之域超于聲色之外公之所得者深矣信哉南海之靈也公往在昭陽芳執經請益公卽簿書旁午擷管數語輒奇峻不羣茲臥林壑者二十年榮利不入其心露俗不瀾其志斂其神精游于墳典有不神解理順者哉公壻上舍馮子蓋北遊都下出其所錄公作示芳將梓以傳芳因得僭敘簡端云公名愷號二溪起家嘉靖癸未進士令昭陽多惠政擢地曹不再月以母老故尋乞養歸言官屢

疏不起至性純孝李令伯徐節孝其儔匹也其他行操尤峻茲論文不滂及

四子贈言

庚戌冬趙子伯泓授丹徒令造予而問政予時欲有所復未逮也明年夏何子汝肅授留都秋曹陳子文祥守蒲州徐子思重令臨川皆造予請如趙子予曰庖丁操割造父談御中郤窾而析馳驅彼其所習也予未服吏事而謬談之豈能效哉又道與時變感以事異因時與事錯綜斟酌而妙應之斯當也度于今而施于後卽有以告諸子安知其必適于用哉吾請語諸子以學可乎夫政運於心者也有所藏乎心不善而欲政之理猶瘁其本以求末之榮不可得矣學者所以復其心之善者也故漆雕開聖門高第弟子假令出而仕齊魯問其敏于政當不在由求諸子下乃其自量則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之信者善有諸已之謂也苟善不能實有諸已則見可欲不能不動見可欲而動則昏不足

以燭幾而是非眩私不足以體物而酬酢件多見其背也已開之所以自量者意或在此若之數子者纓與之伐不能救賦斂之厚不能止肥馬輕裘之欲不能禁一出而皆忝師門墮孔子之告戒者屢焉此豈數子之才不遵開哉學有信不信也四子自量其能信果如開否出而臨事不遷於物采能不如諸子否脫有不然烏可以弗學哉昔者周公負元聖之資據師保之位其忠誠至於感風雷動天地若可以已矣然猶早夜思惟坐以待旦而無廢時吐哺握髮延訪百執事而無棄人測其心若以爲一時弗學則私意潛發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上以危宗社下以毒生民豈能以少懈也今之人德不逮周公而自賢過之竊 朝廷之威柄巍乎其上也草菅細民有所舉措則兀然自以爲是而人不得以矯其非欲施之無悖不可得已四子果能學漆雕開之信法周公之虛其於政亦幾矣予也受國之恩而未能自效所望以行吾志者諸子

也諸子其念之至於峻法以斲民之命黷貨以傷民之心此稔惡者之所爲吾知諸子不屑也諸子尚念之哉汝肅當過潤城其以此告伯泓繼是有別予者卽不予請予當以此贈

送給諫忠池黎年文僉憲閩臬序

今上御極三十年凡五闢館以儲才彥而丁未開科正當王仁丕洽之期拔而儲之者凡二十有八人蓋彬彬思奮焉忠池黎子實與茲選學既成分授諸曹任黎子黃門給事黎子母夫人葉衰且病日惟南國之思以藥代殮黎子恫焉而莫知所裁延踰晷母疾日益劇天官氏聞而惻之稍遷閩臬僉憲以全其私李子曰忠哉黎子有聞而惑者曰國家之儲才所以圖理士君子之委質所以報國方今邊圉多警畿輔早暵致廬 宵旰正臣子戮力時也黎子受國家甄育之恩不思揆策濟蹇而惟私之恤其視不就外郡願出入禁闈者見何殊耶李子摩之曰否不然孝者所以事君故庶之赴曹君子不曰悖

嶠之絕裾君子不曰忠黎子去不為負君不去則負母矣黎子不忍負母又忍負君哉且黎子負蹕絕之才掄魁江藩奉對 大廷擢上第及選入中祕修詞勵行並超時輩使少淹諫垣歲餘取卿貳若振槁耳黎子乃舍彼而取此此予諒黎子之必忠也吾聞母春秋高矣黎子膂力方剛以其什一報母什九報君孰謂其背哉予又嘗籌之諫官惟言是職知之不必言言之不必行欲輸其忠也恆難至于臬司則分制一方

黎子集

卷之六

三九

惟吾所欲為而莫之或扼欲輸其忠也恆易故以嚴見憚者卒莫行其救正之志及為郡處東海則治處淮陽則治何者其樞誠在我也即為黎子謀所以報 君父者亦豈必在禁闈哉且上始發二目試黎子輩一曰原心一曰善為賢夫心者帝降之衷也不罔其心則為善人善人者國之寶也罔其心則為不善人不善人者國之蠹也大哉 王言其所以望諸子者亦既深矣而又範之以師儒優之以廩餼給之以筆札

其儲之也處之邃密之地其官之也布之清華之秩賢之如此其至夫亦冀其皆為善人稱任使以積邦國而已也黎子之闈將為善人否乎然吾諒其心亦久矣黎子坦夷直諫與人處洞見表裏彼所謂善人也寧肯罔其心負 君上哉予將拭目以觀黎子之殊勛異動當必有進於今日者

二徐詩序

江陰有二徐徐元獻徐經父子也並負奇資早

黎子集

卷之六

甲

穎藝苑十歲即能賦詩為海內學士大夫所稱賞如鮑庵吳公西涯李公玉峰朱公董咸得與游睹諸所酬贈可知已江夏黃童殆其儔伍耶然皆早世不究于用何其傷哉夫天之生才所以濟世小之館符郡邑惠綏一方大之秉鈞樞要又安海寓其所稟受往往獨異凡衆明敏穎慧發之髫鬢者間亦有之其或運促遽速厄于短數辟之辟閭立斷之齔未試而遽折纖離逐電之材未逞而頓蹶者亦不能無夫既畀之才

矣又奪之謂何哉此予所情于天載之故者也
大抵鴻鈞沕穆芸芸萬類清濁厚薄惟所值耳
蔣氏翁任氏童造物者何意哉然化者形不化
于化者神之所寓者言故曰誦其詩讀其書
知其人苟有一言幾于道其神可與存也半江
之號託于片言倚樓之聲成于短詠然則二徐
諸作能無半江倚樓者倫哉斯集存徐之父子
未爲大也雖然向使得少延以究其才不惟言
筌深造安知其無裨于世哉悲夫悲夫其孫子

贈史臺集

卷之六

四十一

治洽能世其學由監胃爲兩都鴻臚協謀鉅梓
以求其傳可謂孝已元獻字尚賢號梓庭經字
衡父號西塢後先領應天薦所著一曰達意集
一曰賁感集賁感則其子感諸夢名之其神之
不泯如此編次則梓庭從弟納齋君某也

送梓河顧會文署教洛陽序

余與梓河顧君童子時挾策試御史臺輒補學
官弟子員才美燁燁邑人咸屬目既試邑大夫
試御史臺往往同見幾進相頡頏郡之人又咸

屬目以爲二子者才相伯仲也然予則心避君
每自訟曰顧君穎敏該洽擗管臺臺數千言不
構思立就尤博綜羣籍馳騁六藝叩之若探重
淵窈乎莫測予鈍劣寡聞渠不滿尺舉矚即窺
及底豈其儔伍耶君顧屬意余以爲可資劇切
譚藝論心靡間日夕語及乘時樹名未嘗不抵
掌振奮時時相勗曰此生可虛度耶予業領鄉
薦相與幽棲東擊參求舊業不改諸生時以道
義文學相砥切者餘二十年未有間也既予舉

贈史臺集

卷之六

四十二

丁未進士官史館又十年而顧君始舉於鄉丙
辰上春官復不第嗟人之遇不遇豈有定格哉
顧君理裝將南歸予固挽之曰桃李春華蘭芷
秋榮各會之候耳以恆調而取必于天非智也
以君之才豈不能先鞭雲衢顧遲以旦夕耶又
豈不能扶搖直上復戢其翼耶騰達有時非人
所能強也且君若鉛槧甚矣何不少圖息肩乃
三強之謁選得洛陽學諭顧族在吾鄉爲最鉅
代有聞人師魯師勝以文章節義著名國初而

以科第顯則自君始武陵湖喻之秀淳蓄注匯
久而未洩者萃於君之一身則其發也必昌必
茂行且奮翔寥廓以大厥宗而此其發軔也君
其勗哉洛陽天下之中人才淳朴俊髦彬彬有
文武周公之遺教疇昔與君砥切窮究者舉以
陶鑄之異日有豪傑者出以副國家側席之求
則予之挽君非徒矣已未春君當再上春官權
晤京邸予將執袂叩曰君作士凡幾得才凡幾
君其思所以應我乎

船臺集

卷六

三

送同年大梅史君令松溪序

太史李子與大梅史子同領嘉靖辛卯鄉薦於
時英氣勃勃有並吞雲夢奮翔寥廓之意謂致
身霄漢唾手耳顧阨塞不得遇者二十年每落
第則相顧笑曰我輩果蓬蒿人乎不然胡厄抑
至此也既而曰築版飯牛昔賢比比獨吾輩然
耶於是問學飭行胥與砥磨以酬生平乃歲丁
未李子叨第入史館史子彈冠慶曰子第予何
憂乎癸丑亦舉進士第時李子在告里居抵書

海上報李子李子曰荆璞屢削下氏不悔駢駮
在廐伯樂屬目人固有才如史子而終阨塞者
耶明年甲寅夏授令松溪李子適至都餞之郊
且告之曰道有所符則山既驟合趣或少殊則
管華判席同方之契豈徒昵情已哉方予二人
伏跡草莽研精道術甘心困阨而不回其志者
誠欲有以自見也今兵革蜂起南北搶攘災沴
疊見正臣子戮力之時而撫綏寧輯厚本強末
要在守令何也為其與民近也予嘗見士大夫
平居高論語及時事未嘗不抵掌浩嘆見寵賂
日章則頓足唾詈及當其身乃亦有薰心其中
而不覺者謂素志何秉廉靖之操廣煦育之恩
建訏遠之猷流芳馨之聞士君子不當爾耶松
溪在萬山中僻小而饒僻小則政務簡而氣易
惰饒則可欲集而志易奪昔與君講求砥切於
窮時者其善守之哉予雖優游史局無所事事
當淬志勵修求無覲色君也大梅子曰敢不交
相助以無負同心之誼哉

船臺集

卷六

四

送吳中翰請假還南序

中翰鳳泉吳君往歲業國子有聲余嘗聞其名未識其面也及選辦武英殿事數得與進於先生長者之門又數與諸貴人游予益心異之然未與交也庚戌授中書舍人日懸龜出入禁闈半儀甚都從衆中訊之乃知爲君而君始通刺予父之乃知其父兄固商吾揚君雖發跡樵李而其先則世爲新安人寔文肅公做學錄公俯之後予乃詫曰君固吾鄉人耶鄉中人乃謂予

歸寧堂集

卷之六

四十五

言屬予予曰予因吳君而有疑於太史公之言矣太史公曰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信斯言也則富者必仁義而仁義必待富而後有豈其然哉昔俚子貲萬金素逆父至葬父渚下石漬而象謀都君無所不至彼豈貧賤人也故高賢者多逐利而忘義溺名者每殉祿而廢恩絕裾燃箕比比而是若吳君者其亦篤厚天恩不以富溺其心者耶君歸矣西清瑯筆日切龍光亦儒生所希邁也君其能滯丘園而忘北轅乎

歸寧堂集

卷之六

四十六

送馮子汝忠返南海序

馮子汝忠南海瓊山人也少有奇資吾師二溪楊公鑒其才以子女之其先大父侍御若庵公在

武皇時以秉直罹禍爲

今上所褒錄其漸濡所從來遠矣一日慕司馬遠覽之風思覲上國之耿光乃鼓篋北遊將發二溪公曰太史李子若師也至都往謁李子李

子當不予忘予聞而悵然已而陶然慰曰不得見吾師見馮子猶吾師也遂諾之日夕與相劇切焉馮子爲文切理不作奇僻語居太學數試出諸生右已酉秋試場屋顧弗利復留都下踰年已將返瓊且別予予諗之曰士之學猶賈之殖貨也殖貨者出風濤涉險遠不得奇贏弗返也今子之北學而歸其有所得否乎昔司馬子長好遊禹跡所涉罔不窮歷洩爲文辭精深宏肆卓絕千古千古之下仰以爲不可及然識者往往以藝卑之班鄭二氏詆以爲是非頗謬博雅不足又所弗論已夫文辭至司馬尚矣猶爲達觀者所誚誠以其飾末而忘本也子自南海溯吳越北走齊魯以達于都其所閱歷不下子長將以鬯其文辭而已乎抑有進于是者乎如以文藝而已是棄珠珍積非良質也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馮子作曰學如何而可致于道也夫學躬行之謂也學不躬行又攻藝者之弗若矣子亦何俟遠求哉子大

陸學集

卷之六

四七

父自郎署領憲職卓有亮節當其時閭閻燭禍稍不爲摧折之死不易吾師令吾與去有遺思其依依母氏則乞養南歸高臥瓊崖之側是棄榮利不啻敵蹤此之爲學視靡文辭遺實行者孰得孰失耶子歸矣反求諸心而躬行之必爲善必不爲不善惟二公是程焉其于道也幾矣至于心精理融出其緒餘以爲藝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又未有不動中矩矧者不文安足爲子慮哉馮子竦然曰蓋今而後知學有加于藝者敢不敬聽

陸學集

卷之六

四八

送半沙李君擢判襄國序

半沙李君爲宛平丞九年擢判襄國初君之入于宛也人咸疑之比則名易彰任久則實易覈賢可陟也否可黜也奚若彼久淹也至是而知淹之者乃所以賢之又咸爲李君賀嗟乎自久任之法廢而吏無固志民生困矣昔者先王用人典禮典樂司空司徒爲后稷爲納言爲士爲士爲虞終其身而不易有以官爲氏者有爲吏

長子孫者至漢猶然志定而專事練而達各據其才以成天下之務未嘗切切焉欲崇其階豐其祿以自肥也今之仕者勞未積而日望其秩之驟遷其或不然則怨且咨夫仕果何為者也上以殿邦下以久民其紀綱之措置風俗之漸化要非倉卒可得而致即使賢知者為之旦夕而去將弗效矣不然今之猷為知慮顧獨賢于古耶夫襄國去京師千里而近視宛之漸濡聖化雖一然剗理難易則有異焉宛隸京府多戚近豪右之家緩之則事廢急之則謗集部臺之督迫簿書之繁夥蓋十倍外邑非才以運之守以貞之鮮不仆矣襄國即衝繁豈加于此乎故理宛難理襄國易君佐宛以才著上官遇事紛錯難解者每曰此非李不能辦悉界之理君力為處分顧事事當上官意如數市行捕山寇三執事場屋備諸勞瘁弗遜也弗難宛襄國可知矣銓司所以緩君擢而峻遷之者意其在茲乎且君九年於宛弗得調有慰之者則感然謝曰

唐書

卷之六

五

予誠菲薄得竊祿京邑觀聖化之隆足矣何敢他望意蓋愉愉然暇輒引觴自酌發為詩篇取適興不一一求合往轍其亦崔丞對松而哦意耶行之日同鄉官京師者咸餞之都門外而予復重之以言

送前峰鄒姻丈令新城序

前峰鄒君少有奇資為文深詣古峻不肯俯就時調俗輩罕鑒識者甲午秋龍翁相公典文衡南都見而賞之曰非常才也急拔之先是邑宰李君校庠士首列君恆語人曰今秋即舉一士必鄒也其聞望素著如此及屢上春官顧弗第今秋慨然謂予曰詩稱膂力方剛經營四方言効用貴及時也天生予而不早試之過此即得第衰颯何補于世乎吾其出矣遂謁選授新城令新城濟南故邑賦重役繁民多逋竄人咸為君愛君怡然促駕去且謂予曰忠臣不擇地而効節智士恆乘時以有為仕以自利也誠無樂于敝也苟非自利則敝者有為之資也吾何擇

唐書

卷之六

五

哉予聞而壯之曰信哉敵之足以賢君也乘時之困而綏之則易懷當事之盡而振之則易起是新城者天遺君以植德令譽者也夫何憂于敵且士之學所以濟世國家之養士所以爲民方其育于庠賓興于鄉復其身而優其禮遇至隆且渥惟以期一日之用及其仕也惟希得善地則敵者誰其任之君無擇于新城是亦行古之道也或曰敵可無擇耶賦而恆通則用急庸而弗集則事廢臺省監司督迫操切于其上能

東華集

卷之六

五

以安位乎哉嗟乎後其位而位存倪寬之緩征程明道之均役皆非剝下以自全者而名益彰位益固鄒君能強行古之道又安知不有知而薦之如龍翁相公者哉卽不有知者則亦無忝于出不足爲鄒君憂

劉晴峰加授廬州衛指揮僉事序

廬江有晴峰劉先生者偉人也少與其仲太僕白崖公並以才著聲淮海間先生穎敏善記誦爲文不假思索立就一時同輩推讓以爲不及

鄉人屬望不在白崖公下然意氣昂豁揮霍感激時事有投筆請纒之志曰斯時安用毛錐子爲耶遂棄舉子業與同里蘇原吳公賡唱自適暇則歷覽名勝山川險夷固塞罔不窮涉意不獨在遊適也比年倭寇猖獗蹂踐淮揚突至濠泗虜傷甚衆先生奮然曰此寇不殄無論殘我庶衆不將震驚 陵寢乎吾力猶能掃此孽顧無階耳會恩例忻然輸粟拜廬州衛指揮僉事嘻先生疇昔之意其將藉此自見乎夫干雲之

東華集

卷之六

五

材可任隆棟委之深谷則樗櫟等耳騏驎之足一日千里執而弗試則技不越駑駘故班仲升鬻幕傅介子張騫棄筆硯不事旣佩司馬印率三十餘人橫行西域卒之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至今談者尚之向使固守書傭豈能建尺寸之業垂名簡冊哉偉哉先生之志也方今海寇未平至廬 當宁南顧之憂廬郡拱衛陵寢襟帶江淮地稱要害且風土深厚生其間者多魁傑之姿抱勁直之氣激之以義可使敵

懷先生義氣素孚里閭激而倡之則同仇之衆
呼吸可聚掃頑孽樹奇勳以償疇昔之意不其
偉哉白崖公才聲令望推重一時行且陟華履
要茂建勳猷伯仲斌斌頡頏以共據報主之略
則誠偉哉先生拜命將行予既偕同鄉正郎金
山柳君輩祖送都門外而復重之以言

送邑博宋平軒致政還嚴州序

太史李子十五遊嚴序二十而第時有曾田公
嘉猷爲學諭閩阮公良重爲司訓田公日坐堂
上手執經爲諸生解說疑義諸生環聽之卯而
入終已而退無惰色阮公則傍出警質語喋喋
不休李子時最少卽燕見必叩近所講習或指
訊一二策弗達則縷析微旨以示而後退當是
時諸生入其宮彬彬揖讓進忠愿而黜浮薄吾
輿僻在海隅俗故淳厚二公以禮讓導之故其
漸而化也恆易後二公至者蓋數輩乃其所存
則日以異士之習亦漸改李子每愀然曰安得
如田阮者爲之師哉已李子叨第官京師平軒

嘉慶集

卷之六

五十三

宋君竹軒董君相繼授吾庠鄉人至輒訊二君
得其善教狀及假還海上而一齋李君又繼至
日與三君者遊見其樸茂溫淳志行符契士習
爲一新云今年春宋君乃以老謝去董君李君
槩合庠人士重其別則以贈言造李子請焉李
子曰君子之廣教有風焉非其位之謂也夫風
之入人也微而其行之也遠作之一人播之無
窮者風之謂也故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君子所恃身退而教不衰者有風存焉
田阮二公去興二十年矣興之士無問及門與
否咸嚮慕頌說不怠斯非風之所動哉故君子
寧屈身以貞教不希遇以毀節然則宋君寧以
去爲戚也其身雖退其賢益彰僚友信之諸生
絕之所謂樸茂溫淳者後之人邇其風思見其
人亦若今之于田阮也昔陽城去太學其徒至
請留闕下伊川隱龍門上四方學者以爲不必
及其門夫古之人誼不以去而渙教不以睽而
熄如此然則諸君戀戀于宋君之行與宋君之

嘉慶集

卷之六

五十四

所以動諸君者其亦行古之道也夫其亦行古之道也夫

送白川俞司訓擢吉水學諭序

夫學之有師猶器之有型木之有繩也型誠設器從而正矣繩誠懸木從而直矣師誠端士從而化矣弗擇師而求士何異舍型繩而求正直乎記有之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相觀而善之謂摩則師之謂也是故明王必慎之何也今日之士異時之公卿大夫也今求才于士而于師儒之賢不肖湯不加省譬之求大木者不豫養于深巖巨壑遽思以克明堂梁棟之用可得哉故天下之治忽在人才人才之邪正在師範欲天下又安長治不可不慎擇師儒也余嘗觀師之品有三太上以德其次以文其下則利焉已矣以德者崇廉耻進退讓先之以躬行其爲風也使人尚行而有耻以文者立章程稽勤惰課之以文藝其風也使人急名而忘實以利則并其文而忘之矣其爲風也使人先利而後義士尚

贈書集

卷之六

五十一

行則天下治士急名則天下靡士先利後義則下殘而天下殆國家設師儒之官優以廩祿崇以體貌不煩以民事欲其育才待用奠宗社而蕃民生也此可不爲之深省乎白川俞君東浙名士其先世數以科第著至君才聲籍甚願弗偶有司徒以貢司訓興庠七年教有成績擢吉水學諭其在興也飭躬勵行以德先多士蓋亟欲挽士習于尚行者今得專主之柄矣吉故多道德文章之士器與木之藪也白川君持型執繩以徃正直其益興乎

贈書集

卷之六

五十一

送成中峰之寧州序

中峰成君少負雋才受學司徒鷗溪楊公一邑才俊皆師公讓以爲不及性沉靜不妄言笑舉動咸整肅有尺度公每語人曰此大器也首臺試者數四顧弗利場屋已以選貢業成均可成鍾石費公南野歐陽公大奇之曰此不當科第者耶准揚間稱積學弗第者必首曰成君成君云今年冬筮倅分寧羣情咸惜之李子曰不然

名不必揚惟吾得之務臧位不必崇惟吾德之務隆故君子所能者在我而已遇不遇其如天何且世之擢巍科躋膺仕名位通顯者何限然求其佩道行德無愧天日蓋不數見而後之景行稱述仰而企之爲師模者又咸在落落難合之人天之所以與我者其尊且貴夫豈在名位也中峰君信無失其尊且貴又何擇於倅乎昔濂溪周子嘗倅寧寧人至今仰之若存志稱決疑獄老吏弗如不知決獄不足以盡周子而周子之所以感當時信後世者要自有在不然自有寧以來倅寧者不知其幾何周子之不泯也中峰博學多識才足以集事簡默持重望足以服衆之寧而不失其素安知後之仰之不如今之仰周子也吾聞寧倅在山谷尚頗殊曾子固所謂勤生畜施薄義喜爭其風猶存勤而導之以恆儉而示之以禮薄者使敦爭者使讓俾寧人世世戴之其尊且貴孰尚焉中峰君行鄉大夫祖錢都門外李子起慰之曰君至寧謁周

子祠下見其廟貌巍如宜以自信

送亦山胡君分教益都序

嘉靖戊申廷試天下歲貢生予從諸同家校閱中祕有以上卷示予者曰有才如此乃淹滯速今耶文雅而暢氣融而粹衆咸稱異以爲非常士也及啓視則爲台之亦山胡君士階太史華峰秦君曰此有道士也其父教諭近齋先生二兄一梧州別駕一鴻臚並以文行著厥有淵源矣先是予爲諸兒擇所師而未得遂因華峰君通胡君胡君心諾之已試銓曹諸郎賞其文有固欲延之者胡君力辭不赴竟館予邸舍諸兒從之遊者幾一年乃其業則日漸通解周旋進退亦稍稍就規矩予深以慰云已酉秋試京闈出誦所爲藝藻思俱暢謂當必第顧弗第尋授益都分教行嗟士之遇弗遇詎非命哉然命能塞人而不能使人之弗賢誠賢矣弗遇矣病吾聞近齋先生兩任爲儒官咸能以道師人成安至今俎豆不泯此豈以科第著哉故陟華履要

世多有之而後之景行誦說望之以為不可及者恆在彼而不在此然則弗遇何足為君哉哉君行矣齊魯孔子故鄉也當其轍環弗試歸而講學泗水之上齊魯之士響應雲從彼豈有勢分驅迫哉服之以其道也君入其境惻然而思其先子之所以不泯以邇求孔氏之流風俾益都人士皆知興起向道不徒以精藝射名為已足異時真才輩起足以匡時而名世安知後之祠君不如成安也矧今儒官制得仍錄有司則

李文定公

卷之六

子九

干今日之行

究厥施于將來者又焉可量哉亦山君其無厭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六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七

誌銘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莊肅胡公墓誌

銘

嘉靖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胡公卒于

位

先皇帝雅意大用公而不意公遂奄然以逝甚

悼惜之乃贈公為太子少保諡莊肅遣祭營葬

如制明年丁卯

李文定公

卷之七

今皇帝紹圖纘服恢宏盛美而凡

先皇帝之舊臣耆德無問存歿悉加恩澤於是

公之弟梗若嗣孫維垣咸得以公蔭補國子生

梗詣闕下謝因持狀造予曰先大夫掩兆有

日矣不得名公鉅筆以誌其謨謀建立之詳歲

月悠悠將遂泯焉無聞也敢請時方脩

先皇帝實錄予謬總其事凡名卿碩士有一言

一事裨于國者輒得附錄其下況公之議論建

立章章如是固將載之簡冊而藏之石室無疑

也其於公之銘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松字汝茂栢泉其別號也世居定遠元末避亂徙滁遂家焉大父璉父江世有隱德以公貴贈兵部左侍郎祖母周賈母倪俱贈淑人弘治癸亥十月十一日實生公公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締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于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焉其在留都

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與旨叅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壯叛苗鎮軍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大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特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劬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携貳曰蓄孽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

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夷疊疊數千言
皆切中邊計要害

先皇帝可其奏即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
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
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
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
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
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
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

船安堂集

卷之七

四

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
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
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
置平常大都可為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飢
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賊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
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受命即率浙兵千餘
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為閩廣
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
无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

民得蘇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
黠慧獷悍為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

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
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勳隆望重不數遷
即為太宰公固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儔以
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嗟公終才六十
有四耳朝野謂公為太宰其所登延布列必皆
端人而協贊化理必大有裨於斯世而天遽奪
之則果公之不幸歟抑天下之不幸歟公貌古

船安堂集

卷之七

五

行恪一語不妄發至其建立廊廟大計則千夫
不能奪也古之所謂社稷臣者非歟公於書靡
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
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
唯其所用至其所為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
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
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元配范氏封
宜人側室二俱無出以堂姪世耀嗣蔭入太學
卒維垣其子也公墓在滁東四十里水口新原

銘曰

滁之山崔如滁之水漣如降靈漣粹挺生大儒
文學飭治謀謨殲寇天不勅遺大用未究噫嘻
太樸完歸勳名奚為長臥滁陽寧不懌而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

郎思質王公墓誌銘

都御史思質王公者吳郡太倉人也以明經起
家累官至右都御史

肅皇帝時嚴氏竊權以私恚陷公及禍伯子憲

始末堂集

卷之七

六

副君仲子進士君痛公命殞亾辜則棄官扶公
柩去去八年而

今上御極渙發維新之號於是憲副君上書白

寃得還公故官已乃狀其遺事寓書都下徵予

銘予與公同舉於鄉與憲副君同舉進士乃受

書發狀曰嗟憲副君以世誼要予哉是役也予

敢以不文辭遂為誌而銘之誌曰公諱悖字民

應思質其別號也少以文學名三吳嘉靖十年

領應天薦又十年舉進士授行人選監察御史

擢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進右都

御史敷歷中外凡二十年而長轡駸駸迺落穿

嚴氏未覩其竟搢紳大夫莫不扼腕惜也公為

人濶達亮直才能通敏始以繡衣白簡剔蠹鋤

奸風節凜凜人業以真御史目之及見公出秉

斧鉞坐鎮疆場禽蒐島夷草薶羯虜則又咸歎

服以為即古張韓莫過也行人時常使淮藩王

以例餽遺卻不受及監中城

皇太子當出閣乃疏列三事其一言崇師重道

始末堂集

卷之七

七

其二言慎選官僚其三言六局丞郎尤當慎選

疏上中外建之已按湖廣即劾罷所部諸貪墨

吏曰必及吾瓜而後罷謂楚民何由是威行部

中部中吏無敢漁獵細民者中官廖斌鎮承天

擅勢毒民而陷前部使者至戍顧獨懼公終公

任無敢犯庚戌秋虜卒擁數萬騎犯古北口而

守常論者徒謂不旦暮却矣公時按順天乃獨

筭曰古北與虜一牆限耳我兵慊不勝敵即突

入柰何通州聚六師之儲要地也願為

上守之乃即日行部至通亟趣吏士登陣舟楫
在東岸者趣徙之夜半虜果大來竟不能踰河
而西當是時烽舉燧燔咫尺相望

先帝憂甚公廼首以疏聞 天顏為霽已又知
公晝夜環甲視軍城上 特旨擢公僉都御史

公拜命則疏請發帑以振諸中虜者又言京城
無外郭彼賊之入民膏餌之築外郭便

先帝從其言時有議增營兵者公乃疏曰京軍
歲費芻糧百萬緩急無從賴宜汰何云增請別

昭宗本集 卷之七

設總督大臣轄邊鎮資其兵力以拱衛神京及
諸所條陳數事後悉行其言而又請增脩通州

二城費省且固

先帝乃賜以金幣壬子巡撫山東僅三月會倭

奴寇浙且侵閩中廷擢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

兼轄福建漳泉二郡無何改巡視為巡撫公至

則委心叅將俞大猷湯克寬而奏釋在繫都指

揮盧鏜尹鳳數人者皆東南梟勇折衝將也括

蒼多惡少年則以其人悍而喜鬪招集之以分

置諸部於是謀知賊眾巢據海港橫嶼中而環
列巨艘為水寨授策諸將夜從間道火其巢賊
眾大潰捨奔舟中隨而擊之幾盡忽風起勢亂
賊乃得脫所俘馘亦三百餘級而焚溺死者以筭
公所釋尹鳳者時部閩兵則邀餘眾於諸洋又
擊之所俘馘亦三百餘級捷聞

先帝賜以金幣是時賊魁數輩而蕭顯者號為

尤狡率勁倭四百屠南沙還逼松江松江守告

急公顧謂盧曰我出汝死何以報我盧因跽曰

昭宗本集 卷之七

九

請取彼蕭顯以報公命卮酒壯之授以銳師盧

倍道掩擊大破之按江左者疏聞以為越境全

郡其功尤偉賜金幣如初甲寅秋七月虜入大

同殺大將覆其師下撫臣獄議置代未決

先帝諭分宜中外臣誰為真忠者分宜不知所

對上曰朕向所自拔王忬耳遂降 手勅擢右

副都御史移撫大同蓋異數也公聞命即趣裝

北行之日吏民攀泣遮道輿不能前而大同人

聞來撫者為公則訥訥然相語曰是嘗勦東南

倭者今北來吾屬聊生矣至則上疏具言歲侵與軍所以乏狀請發金錢十餘萬賑之則自大帥下至偏裨約毋次第侵給者所籍以全活甚衆時北虜入寇公會宣府兵破之捷聞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已轉左兼都御史移節鎮薊遼則又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八事悉遣諸將分守要害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時把都兒等擁衆入犯擊敗之既失利復悉衆入犯又擊敗之而東虜犯遼左者又發兵擊敗之

唐書卷之七

卷之七

十

獲虜數百招徠夷漢千五百戶明年虜小王子入犯又擊敗之先後上軍書蒙賜金幣者三進右都御史予一子世襲千戶公辭弗受又明年大舉勦倭迺授兵偏裨而南有功又蒙金幣之賜明年虜入灤河諸地稍被剽掠 詔迺切責於是奪公一官尋以虜來窺伺鹵其馬畜過當竟遁去于是復所奪官尋又四敗東虜於遼左迺錄一子入胄監後兩賜金幣戊午秋大虜入犯諸隘公督將走之明年又破東虜於遼左斬

首八百餘級奪其馬畜夷器甚衆當是時廟堂之上聞捷書至者人人稱快以為犬羊二百年來未有受此大挫顧獨不懌于嚴氏惟恨不卽弔之先是公監視中城時有中貴人宋興者領東廠緹騎爪牙張甚京師側目莫敢誰何公則抗疏劾之興蓋嘗行萬金近倖及嚴至是復倍行金疏且辯嚴迺調以溫旨然

唐書卷之七

卷之七

十一

于公始鎮薊遼時而秉兵政者則今冢宰揚公諸黜陟將臣無不取公意而嚴氏父子方貪饕於債師迺竟不得一染指大以為憾及代揚公者其所陟黜則惟嚴意所欲公缺然曰將者三軍之司帥也不程其材勇而惟斯之畀不敗公事耶會員外郎楊君繼盛者以劾嚴受禍公聞之恨彈指出血而憲副君又故與楊善為經紀其喪事嚴氏耳目伺得之憾迺深於骨髓矣故於虜入灤河奪公一官其後給事御史出覈邊

者示以風指而給事御史還以實報大拂嚴意是時薊鎮多故嚴幸以此中公復指授按邊郎郎於是入奏公不事事而嚴擬詔則責以後劾比斬虜八百餘級嚴悉格不錄及請兵爲援嚴則從中沮格後虜乃乘灣淺突過至薄都城先帝因不知公請兵第停祿爲秋防筴示罰不欲重也而嚴客廼嗾御史論公以媚嚴下錦衣獄世蕃取讞牘削去功次巧詆以辜踰年廼竟不免嗟乎

賜書卷集

卷之七

十一

先帝用公以始能勤事也彼譖人者以終怠浸浸說能不怒且恨耶蓋背德者人情所至憾也況君臣之間乎公在繫中外固知爲嚴氏構陷徒謂公德在閭閻不宜禍終至是莫不傷公而恨嚴氏之謀毒也公卒後一年而御史論公者以自恨死又二年世蕃以僇死嚴罷歸以編氓死而嚴客坐奸黨遣戍不數歲諸陷公者殆盡而公之功事既明竟還故官天道哉天道哉公孝友天性質庵公八十令終公猶以生晚不逮

養每與陳淑人語及泪輒簌簌下因號思質以志痛事兄及姊恭而能讓侍郎公嘗置田千畝贍族公以戎事倥偬念其久且瘠歲別捐米三百石益之以贍族之貧乏者乃諭憲副君伯仲勉嗣厥志人有一善懷藏不怠橫意相加未嘗袞前任人不貳御下以恩故人樂爲之用間關南北十有餘年或謂暴露良苦當他圖公謝曰吾而易誰當難者吾知盡瘁而已嗟若公者殆所謂忠爾忘身者歟公生正德丁卯五月四日歿嘉靖庚申十月一日得年五十有四配郁氏以憲副君主事滿從公僉都御史封恭人生子二憲副君世貞進士君世懋一女適太學生張希九以哭公病卒孫男二人士騏士駟孫女五人俱婚嫁名族父倬累官至兵部侍郎祖輅曾祖琳以侍郎公貴俱誥贈如其官公所著有奏議二十卷詩文一卷藏於家墓在項涇之陽塋以某年月日銘曰

檜亦死武穆亦死死同黃土不同青史公瞑可

賜書卷集

卷之七

十三

矣

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叢山陳先生墓誌銘

嘉靖庚申七月十八日叢山陳先生卒於家其元嗣少傅松谷公時為宮洗街哀西奔造予而以銘請予時助勦應制未有以應也既公起入內閣與予共直闕下復申前請乃即其所自為狀詮次之誌而銘焉誌曰先生諱大策字濟之世居南充水西里里有山曰玄叢因自號

叢山先生

卷之七

古

叢山人遂稱曰叢山先生云東漢陳著作者里人也先生當為其後或曰自南部徙平川本宋康肅公後然不可詳矣可詳者元至正時九世祖興祖而下興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平生紀郡學弟子員紀生衡大理府學訓導衡生信國子生信有四子其仲為先生先生生而穎敏好學後從其父游京師而伯兄平川公又業進士貧不能給則棄去治家人業顧其跡賈也而所行大不類曰吾不能從人覓什一之

利姑寄以養吾親即苦筋力甘之矣伯氏第進

士為南昌令會寧庶人難將作先生聞而憂即

走數千里赴之遂並為庶人所繫後出獄當事

者籍庶人金帛鉅萬屬縣而時縣藏已燬金帛

錯置堂署間伯又給事在外獨先生日夕督選

者守之一無所染指也其廉謹類若此先生為

人長者視人有過若已有過寧言已之過終不

肯言人之過有過於先生先生亦不問也其人

卒悔謝去人有請於先生先生未嘗不隨其力

應之有求平於先生先生輒為平之卒之里之

人率不聽於有司而聽於先生謂先生不欺也

性喜濟人其濟人不喜操右券以責每曰我欲

今族屬人人周足歲而賑之則難欲積穀千斛

不更徵息謂之義倉顧其事方舉而未竟也生

平無他好每起必肅衣冠謁其先已焚香誦黃

庭一卷廼休不以老而一日廢也家居未嘗飲

酒若嘉賓在筵懽然道故素亦不復辭杯酌少

焉半酣擊節起歌歌聲清越若出金石又飄飄

叢山先生

卷之七

十五

乎不知浮雲之往矣嘉靖乙巳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丁卯

今上卽位既首擢少傅公入閣密贊機務尋加贈先生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先生已先此逝矣少傅公每言及輒流涕計逝時迨今十年耳而不及一見痛哉余惟先生淳厚以存德素樸以贏福弘度以廣容守貞以全性學不必儒惟倫是悖居不必富惟足是圖積不必厚惟安是貽施不必博惟義是崇而竟以是開今少傅公弘休駿澤霖雨海內仁人之所及遠矣此不足以傳不朽哉先生生成化丁未六月十三日配王氏贈一品夫人側室一曰劉氏丈夫子二長卽少傅公以勤王夫人出次以勳劉出女子四適某某孫男一于陞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孫女一傷少傅公出王夫人別有志先生與夫人以嘉靖庚申十二月合葬平川樓鳳山祖塋之大隆慶三年而予始爲之銘其亦有待也銘曰

井絡儲精神宮貧靈曰巴子國萬山葱青迴環磅礴玄叢攸萃猗嗟碩人舍和孕粹行厚道隆高顯弘安體孝率友貞白淳端不施于身以篤厥嗣調元綸閣宗社攸恃渾渾其積隆隆其興自西作霖出雲蒸蒸有怙厥德有衍厥慶載起文孫淬志砥行迹隱道顯厥澤弘延勒詞信後胡不萬年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尚書瞿文懿公墓誌銘

隆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瞿公終于家

上命所司議所以褒公者乃贈公尚書諡文懿且命有司營墓而祭之子汝稷以奉常陳君狀來乞誌詔傷懷求哀何可彷彿誌曰公諱景淳字師道人稱昆湖先生蘇州常熟人也高祖某以仲子貴封武選郎生欽欽生珩珩生國賢國賢娶秦氏生公自高曾以來世以隱德稱焉至公爲人恬愉悃悃望其貌孱然探其中洞了絕

倫守節無所遜蓋鞠躬君子也生有異質十月能誦關雎詩八歲善屬文十歲為邑諸生為諸生甚困至嘉靖癸卯無錫華公攬其文于棄筭中異之始舉于鄉則年已三十七矣明年試禮闈第一奉 廷對第二閱一歲所而成名天下天下宜公之選而嘉華學士之知人釋褐為翰林院編修戊申管理文官 誥勅士子奉命授中貴人書癸丑滿九載績遷侍讀壬戌進侍讀學士總校永樂大典會南京祭酒闕以公為太

歸善堂集

卷之一

十八

常卿視監事乙丑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攝禮工二部事丁卯

今上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徵公至揚州病不進疏乞骸骨歸不許會立

皇太子贈大父父如今官贈大母母及封配皆為淑人又錄纂修永樂大典勞加俸從二品公

益感泣思報以戊辰如京師而疾益委頓疏再入乃得罷歸始鄭王之上書諫

肅皇帝也詔繫王王其世子公副恭順侯吳繼

爵冊立之世子拜以金不受餉公公又辭吳亦以公故無所取而

肅皇帝方怒鄭事陰有廉之者吳已聞大驚曰微公且得罪矣公曰某其時心誠知其不可耳慮不及罪不意乃曲全也是時吳越被倭久而嚴相與胡總督善曰胡材足辦此顧吳中人好亂善毀多言賊勢張者賊何遂如吳人言公曰某新從南來見羣賊公行境上民竄匿不得休又日夜苦徵發真一日賊退偷視息耳豈好亂哉假令難未已

歸善堂集

卷之七

十九

上問誰舉任胡者於相公何如嚴相色沮避公言然心寔忌公意而不能有所中也其在南銓屬吏張某數撓公無何大敝羣吏人謂張且罷公不肯曰憎吾私也黜陟公也吾不欲以私罷人公居南未嘗以書抵政府迨從維揚求歸自以不得入言當世之務乃貽余書曰方今天下稱平宜專邊塞之計廣招選取材畧且令在朝各舉所知雖草野豪傑可羅而致之不然卒有

金革之事孰爲

天子用者民生之不安吏不職也頃汰黜幾盡然治道去其大甚錮人盛世非悖大體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隨材畀官誰不可使必求其全位皆可虛書累數自言皆天下大計嗟乎公雖不及柄用亦可睹矣公初以詩進在翰林又研精於春秋爲文雄渾深美常依于正思若泉涌不雕琢而成尤長于制科文 國朝二百年推長洲王鏊毘陵唐順之及公三人始公沮棄于

路學堂集

卷之七

干

時心自好不變業及遭時則鴻懿妙天下海內學者至不敢損益一字師心不阿與聖冥合甚哉似其爲人人不可以文觀哉又善以文知人分考會試者四主南京鄉試武舉會試者各一所羅取多名士雖余不肖亦廁門下士之未嗟嗟方欲奉餘教從事而乃茲已矣公以正德二年五月十七日生年六十三配李氏子汝稷汝益汝說而汝稷爲國子生女適某某女孫字某其所嫁娶皆仕宦族墓在某處始公微時嘗夜

泛舟湖中有燐數千隨之公叱之遂滅與諸生共食聞虜警則投箸曰聞此不下咽矣諸生更迂濶笑之夫士方蠖屈于世鬼物見其祥矣人也誰能前信之哉銘曰

世道江河誰其障之顯允瞿公洵爲我師良玉不琢至人藏輝起而燭天耀然宗彝既歷上卿弗磷以淄卷而可懷鄙釋吝祛天下誦公文章爾雅孰窺其中俊俊長者出入兩朝人其爾舍畜厚施普遽還大治 天子憐之葬以石馬門

路學堂集

卷之七

干

人納銘爰徵後我

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墓誌銘

隆慶戊辰正月十六日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卒于家訃聞

上賜祭葬如制其子志伊卜歲某月某日葬公某地而奉左布政使秦君梁狀詣予乞銘於乎古所云戮力王室紀綱四方者公蓋其人與而今已矣惜哉公諱愷字守教上世汴人扈宋南渡徙無錫至壽齋公某而族始盛又五世生紹

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公高祖也曾祖諱復
封南京刑部郎中祖諱綱仕至萊州府知府考
一鳳仕至平江知縣後以公貴兩世俱贈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公生有異徵
甫釋襁厥考携過夏口墮江漂五里竟不沒坐
于沙渚觀者神之幼卽奇警弱冠有俊譽舉嘉
靖乙酉鄉試登丙戌進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
奉 詔使閩還值考君病風痺公日侍醫藥供
養甚篤繼執二親喪致哀盡禮比服闋如京無
以爲裝至鵞田乃行復除戶部浙江司主事惟
稅河西通商抑豪及建白利漕四事聲大起轉
四川司員外郎巡通州倉有外戚漁利者請增
造船於通惠河公疏爭增船五不便乃止尋復
監兌江西督漕儀真並展嘉畫已進江西司郎
中歷守度支先後官大司農者咸倚重焉八年
而出爲山東按察司副使適王少司馬檄開馬
場湖歲方大侵同官多役丁夫民苦之公獨無
所役且念可因以寓賑乃懸檄募備發帑授直

聖學彙編

卷之七

三

三日而應役者三千人旬有二日而工畢王少
司馬喜甚首上其績妖民趙雲假符印惑衆取
財邏者欲冒前巨寇趙雲姓株及邀賞公廉其
妄止當雲罪餘悉宥之癸卯山東鄉試御史葉
某以監試屬公會御史以試錄故譴死詔獄公
亦坐貶信宜縣典史尋量移懷慶府推官台州
府同知久沉下僚意泊如也五遷乃復爲四川
按察司副使蜀方有盜警諸平民被誣引者多
竄伏且及于亂公至立釋之令復故業羣黨解
散逾年擢山東右叅政轉按察使晉福建廣東
左右布政使所在職舉乃簡權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南蕙汀漳時贛賊李文彪海寇徐碧
漢等繹騷浙楚閩廣間濱海城邑多陷沒者公
乃開布誠信招降文彪而疏上機宜六事以制
碧溪未幾碧溪復寇潮公授策海道汪副使率
兩指揮邀擊之會颶作我師乘之碧溪溺死俘
斬無算虔州以寧捷上有白金文綺之賜旋進
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移鎮兩廣兩廣

聖學彙編

卷之七

三

山箐險密蠻寇盤據已久明年突發領西聯絡
新會溪洞四出焚掠殺千戶黎元公畫策分兵
進勦一鼓而殲其渠率捕斬五千五百有奇是
役也兵僅三萬時甫四旬而蕩平諸巢略定五
縣衆方擬諸藤峽之捷顧內有嚙八者言者受
指抑之故敘功僅得廕一子餘陞賞有差時論
惜焉公在軍日久念母王太淑人髮耗耗白時
方勦大羅山賊將就俘矣乃懇乞致仕得請即
行後總督王某追疏公績云大羅山賊阻險肆
毒積久難制間者師出四月薙獮靡遺匪臣實
能皆前總督談某籌略豫定故臣得乘機致勝
乞首錄以勸 詔進公右都御史致仕公性孝
守潔抗爽敏練以父官戶部故版圖錢穀之數
纒纒如指諸掌尤曉暢兵事臨敵遣將親授成
筭羽書露布悉自手出雖矢石如雨而意氣安
閑故所在克捷云自致政歸築園九龍山麓多
積圖書其中日召故所與遊者置酒賦詩其曠
達文雅鄉人咸起敬焉所著有孫武子十三卷

卷之七 三四

虔臺續志五卷平粵錄三卷奏議文集若干卷
距生弘治癸亥十二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嫡
母吳生母王贈封俱太淑人元配朱繼配屠贈
封俱淑人屠淑人先公數月卒生男子一人卽
志伊以廕入大學授太常寺典簿女子二長朱
出適庠生華世仁次屠出適秦布政子庠生燮
孫男子二長如金聘刑部主事華某女次如玉
孫女子一俱幼銘曰
兆洵奇兮生則傑乃奮與兮樹烈烈然筦邦計兮
紆石畫蹶而起兮踐藩臬聿開府兮方召埒壯
厥猷兮炎氛斥功方崇兮志也決有未酬兮延
世澤我勒銘兮納玄宅萬斯年兮塚嶺嶼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溪張公墓
誌銘
太子太保臨溪張公者湖州烏程人也
肅皇帝時累官左都御史嘉靖季年三上書乞
骸骨迺賜乘傳以寵其歸不逾月疾卒
今上踐祚錄其勞 詔贈今官遣祭給葬恩至

卷之七 三五

渥也其嗣舉人天秩將畢大事迺奉中丞潘公
季馴狀匍匐來京徵余言以內諸幽余與公同
官銓曹檢知公遂為誌而銘之誌曰公諱未明
字鍾誠臨溪其號也祖曰瑞父曰傑咸以公貴
贈左都御史祖母童母史咸贈夫人史夫人生
二子長未秀南寧府教授次公蚤游郡學每試
輒先諸生嘉靖甲午舉于鄉明年舉進士授蕪
湖令蕪湖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民坐困
憊甚矣公則首為裁節歲大侵則發貯賑貸藉
以全活者甚衆

皇朝集

卷之七

二十六

章聖梓宮之南祔也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
器冷金為之又闢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
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惟罷民事之而已公則決
筴於瀕江佛寺至其棟宇以代帳殿飾供器箔
金以代冷省節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譴歎於
境上者護行官交口稱能事竣以聞有白金文
綺之賜庚子以治行稱最擢拜南京刑科給事
中公論事務持大體不拾瑣細遇所當言者即

蹇蹇無顧忌是時分宜任子竊權穢跡未甚公
卽彈劾數十事語極切直人人危公編虎鬚公
弗憚也乙巳出為江西布政司叅議所部磁廠
故有呈式費歲計不啻萬緡公悉罷之陶人德
焉戊申陞授雲南按察司副使初黔國自以勳
閩世鎮滇中尊無與抗易視藩臬諸寮諸寮率
庭謁月朔則謁其祖廟踵為故常莫之有改公
譙其驕僭將言于朝黔國避席稱謝迺已辛亥
擢江西布政司叅政主督版籍影射兼併宿弊

皇朝集

卷之七

二十七

一洗甲寅擢河南按察使亾何憂去會島夷鼓
譟薄湖城城中戒嚴民從外呼號不得入公惻
然曰莫非黔首也獨奈何棄以與寇亟白監司
開關入之於是懽聲動地曰張公生我張公生
我丁巳起補陝西按察使尋轉陝西右布政時
關中地震死傷狼籍公憂惶甚顛天引咎撫卹
收掩視諸司尤加意焉戊午稍遷山西左布政
明年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先是河
決浸逼汴城周藩上言龍卯示變水災異常不

卽改濟患且滋甚 詔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興
屬公至源委堙決所繇乃決策曰因勢利導修
塞足矣改濟何爲于是條具利便

肅皇帝可其奏民不勞而河決卒還故道時伊
府典模廢法不軌暴侵民利聚收脫亾宮室服
御一切奢僭有司懼中以旣莫敢覺發公曰吾
奉

天子命秉節仗鉞出鎮一方此而不言謂執憲
何迺抗疏以聞竟案如法民始帖席辛酉陞刑

贈李漢卿

卷之七

二八

部右侍郎尋轉吏部右侍郎明年晉刑部尚書
時分宜任子事敗衆以 上意叵測未卽深議
公獨議遣戍中外稱快頃之改都察院左都御
史首條六事悉切時弊嘗三會銓部大計羣吏
不以私庇一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乙丑上程
書得晉秩資政大夫廕一子入冑監賜金帛羊
酒寶鉞而公之祖父母父母並得誥贈公自是
益思奮勵以報國恩會有訾之者迺嘆曰嗟乎
吾日求寡過遠毀而致至是無以信于人也因

力懇放還鬚髮直黝然耳帳飲都門觀者嘖嘖
方以公辭榮釋累歸享遐齡乃竟以寒行犯露

致疾疾革顧謂諸子曰吾不起矣省已無所作
獨負聖朝耳爾曹其勉之語不他及是爲嘉靖

丙寅十一月廿七日詎其生弘治己未九月一

日得年六十有八公天性峭直正色不阿以是

操已亦以是貴人以是居鄉亦以是立朝固不

免于人有忤然終無得而瑕指者公之尹蕪湖

也蕪湖人勒石頌德其去河南也河南人泣而

贈李漢卿

卷之七

二九

舉棘不得則祠事之敷歷三十餘年功閎章章
顯矣藉令摘發分宜得如制伊藩則流毒必不
深饗公之利豈不弘多也至若開關入民疏寢
河役其所活民命豈一家一人比耶余聞公爲
士時嘗慨然慕范文正張忠定二先生志節曰
吾人事業當如此斯言殆庶幾哉斯言殆庶幾
哉所著有臨溪奏議臨溪存稿內外家訓凡若
千卷藏于家配楊氏封夫人子男二人長卽天
秩中應天鄉試次天相大學生次天德中順天

鄉試女一人孫男九人長汝諧官生次某某孫
女六人俱婚娶名族墓在某山之阡莖以某年
月日銘曰

惟亮直股肱王室惟勇退不辱不殆惟善貽式
殺似之惟沒寧 帝卹老成鬱鬱佳城勅司空
營

太僕寺少卿玉陽史公墓誌銘

溧陽之有史氏其來遠矣蓋自漢溧陽侯崇以
溧陽為食邑始大江以南稱舊族者莫先焉玉

陽史公墓誌銘

卷之七

三十一

陽公為侯四十六世孫名際字恭甫初號燕峯
晚更號玉陽人遂稱玉陽公公父知山公舉弘
治丙辰進士任南京刑科給事中大夫慎齋公
以知山公貴贈如其官大母王氏封孺人知山
公初配宜興李氏張氏俱早卒繼金壇王孺人
生公甫四齡又卒繼魏國莊靖徐公女撫育公
如已出公生而穎敏過人沉潛嗜學博綜羣籍
根究理要為文典雅平實不事辭華嘗從陽明
甘泉二先生游尤多心得卒業南雍大司成魯

公鐸雅重之每試必首六館士嘉靖乙酉舉應
天鄉試十三年壬辰舉進士授膳部主事改吏
部選司又以才望改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
書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鼎盛勵精圖治雅尚文學之士青
宮貴近得改用者擢紳莫不歆豔以為旦夕可
邁風雲之會而公乃以母思歸疏乞隨侍或曰
宦途身去則謗興公柰何行乎公曰吾知親意
當順耳烏知其他公行而忌者果嗾言官詆訛
落職人咸為公不平而公則曰士君子所貴無
疚於心耳簪緞何為乃日事大母王母徐備極
孝養然感激主恩不以身退易念乃選勝建宇
恭祝萬壽

肅皇帝聞而嘉之賜額玉潭仙院云念族屬蕃
衍或有失所者廼做文正范公義田之制置田
五百畝助婚喪之乏其甚者復量為補給子弟
俊秀者訓之家塾自是史氏多彬彬稱文學者
焉又建書院於留都以處四方遊學之士邑庠

圯敝則捐金新之又捐負郭腴田以資勤學者
事聞當道令生祠學舍以報公歲饑公計口賑
粟前後無慮數萬石且召墾沙漲田寓周禮多
工救荒意也嘗倣交質法積穀數萬石以通鄉
人有無一夕燼於火公卽償其直撫按官舉社
倉以備賑公捐金成之松江苦海患興濬治之
役公輸穀以助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寇竊發焚
劫慘烈官兵莫能禦公募敢死士數千人却之
且出粟助餉撫按交上其事

臨安縣志

卷之二

三十一

肅皇帝愈嘉其忠義進尚寶司少卿加四品服
丙辰官兵集平湖勦賊勿克公率家衆搗其壘
以功陞太僕寺少卿致仕廕子繼書錦衣衛指
揮僉事大抵公天性忠義雅負匡濟之志而未
展布於朝乃稍稍施之鄉國自族黨閭里靡不
沾惠海內寒士卽未嘗一函識者造而請求亦
無不滿望去公之譽聞蓋籍籍朝野矣晚年閉
關習靜頗究心攝生之學以隆慶辛未三月四
日卒距生弘治乙卯八月二日得年七十有七

臨安縣志

卷之七

三十一

配同邑袁州府推官蔣公琦女先公卒子二長
繼源國子生早世娶武進僉憲周公墳女次卽
繼書娶同邑副使馬震章女生母陳氏封恭人
女五一適無錫戶部郎華雲子太學生復禮一
適邑庠生馬異祖一適邑光祿卿馬公從謙子
太學生有駿一適宜興太守吳公驂子太學生
夢得一適刑部侍郎曹公三賜子進士司勳孫
男二長致詹國子生早世娶武進戶部尚書周
公金孫女繼源出次致化未聘繼書出孫女五
長適丹陽庠生賀邦教次適金壇都憲于公湛
孫庠生文熙次適臨淮侯李公庭竹子勳衛言
恭次適金壇于鴻臚斐子舉人廷燮次適金壇
曹編脩大章子庠生祖見次許聘邑狄少叅公
斯彬孫某曾孫女二長適戶部郎吳公性子同
行次許聘于孫思敬俱某出下某年月日墓某
地錦衣君持某狀謁予銘予叨葭莘之誼稔公
賢遂爲誌而銘之曰
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嘗聞其語今見其人仁聲

義聞洋溢四海詩亦有言令德壽豈嗣也允賢
克紹厥休公其夷憚永妥斯丘

方田李公墓誌銘

嘉靖辛亥六月二十二日臨安方田李公終於
家距其生成化某年正月一日享年八十先是
丁未其子遇元舉進士從中秘擢拜兵科給諫
給諫之在朝也念公甚勤會猾虜犯順

皇上震怒將整旅問罪給諫不敢以私請乃竟
不獲執手一求訣悲哉太史李子春芳與給諫

臨安李公墓誌銘

卷之七

三十四

同為太史昆湖瞿先生所薦士計至李子往唁
給諫相向出涕嗚咽不能言頃之給諫且泣且
拜出同年太史張子居正狀曰予先子墓石舍
子其誰銘也李子拭涕應曰斯予責哉公諱秀
字懋實方田其號也其先揚州江都縣人洪武
中從珉府護衛改戍臨安遂為臨安人曾祖源
祖福父森母沈氏公生而嚴毅渾朴寡言笑禽
不兼味服不統綺足不以註誤爭訟一躡公門
乘馬不入里曰有父兄宗黨在也家素貧至公

龜勉生殖業稍稍起矣墓母頗得自盡每恨喪
父無以為禮忌日輒涕泣兄弟三人白首相親
愛好義樂施日用所贏輒以給宗族貧無力者
鄉隣有急者道路橋梁傾圯潛即捐貲修葺不
以告人嘉靖戊子臨安饑穀踊貴有執券求貸
約豐歲倍入息公曰吾欲利則異時數倍猶不
足以當今直夫豐藏而不以振人非仁也乘人
之急以要利非義也悉出庾賑之所全活甚眾
臨安蔣守福陵卒于官顧無所得美木給諫嘗

臨安李公墓誌銘

卷之七

三十五

從守受學公即出所藏木獻之郡僚召公歸其
直公曰守吾父母也以子弟而售送終之具義
乎不義乎卒不受於是郡寮嘖嘖相語曰義士
義士公雅好黃老及為善陰薦顏氏家訓呂氏
鄉約諸書日以見之躬行其訓子弟則曰兩剛
相砥未有全者也兩柔相盪未有缺者也守其
口勿以警人飲其才勿以先人可以長存小子
識之年七十餘體履強矯日可步百里人謂公
有異術而公自以平生簡默寡靜鮮嗜欲然也

給諫數走使省公公對使強飲食抵書曰汝父尚健飯兒何念之勤耶今邊徼弗靖汝多方籌濟紆宵旰憂即我孝也何必于子煦煦遠膝下效尋常兒女子耶逮寢疾垂絕第北望長嘆而已給諫門人數輩相其孫視斂舍諸事給諫亦可無憾矣李子曰竊脂不穀騶虞不殺此豈有教詔驅迫哉其至性然也公初未嘗問學乃其生平篤行若此倘所謂善人耶宜其有子若給諫也配葉氏生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地銘曰

張母石孺人墓誌銘

卷之七

三

天道默默禍盈福謙世人惑焉公則昌後載引其年孰云弗然彼情安作弗是省也我銘貞石以詔來者

張母石孺人墓誌銘

秦郵石孺人生十有七年歸同里明經張世範先生閱幾年生子瞻十有三年為嘉靖己丑先生卒又二十有四年壬子五月二十一日孺人卒距其生弘治戊午二月二日得年五十有五孺人生而貞靜柔惠父處士奇之曰吾兒當嫁

佳士會世範先生失其配高來求聘先生故有才聲處士忻然女之逮事其姑周食飲啓處必先周意周亟稱諸姻族曰孝婦孝婦云先生性嗜學不事生產作業孺人甘淡素躬麻枲率僅僕耕藝劑量入出家日益起先生以貢入成均嘗語人曰吾得卒業誠有藉焉指孺人也高遺女一早孀且遘危疾孺人逆之歸躬為親藥膳先生勞曰婢可任何自苦為孺人曰婢不當兒意見安我安也孺人初艱嗣促先生納側室尤氏相與和翁終始無間言先生有志願數弗偶有司怏怏感疾竟弗起彌留不能語第數指張子曰孺人孺人曰君謂兒當誨乎此妾責也終必令紹君志先生頷之已延明師課督不少縱晨興夜誦以身先之暇則稱古昔賢不肖開諭諄諄張子感奮力學嘉靖乙未補郵庠弟子員尋入太學大司成白山倫公奇其才每試冠多士及領庚子應天鄉薦孺人猶諄諄曰我不即從若父地下者以有兒也兒記若父臨終意乎

張母石孺人墓誌銘

卷之七

三

今幸進未可遽自足也言已淚簌簌下張子亦感泣自是愈益力學不替孺人之孀君也足不踰閭閻而戶外事秩然有紀不亂家僮數十廩稟不敢高出聲張子交無燕朋學無燕辟擇而後動恂恂若處子嚴孺人不啻其父然若孺人者其女子而有君子之行者耶子一卽瞻娶丘處士本瞻女女一卽高出適迺典膳源孫男一承敘聘太學生龍雨女孫女一尚幼癸丑冬十二月一日張子塋孺人車邏鎮西阜啓父窆合

卷之七

李

李

焉先期持同年袁子孟龍狀造太史李子請銘李子善張子雅聞孺人賢乃爲之銘曰如水斯清報夫以貞如玉就砥誨以成子千古斯原不亾者存丈夫滅德過之其覲色乎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沈公暨配太淑

人張氏合塋墓誌銘

公諱鏗字用之泰州人兵部右侍郎良才之父也以侍郎貴得贈如其官云高祖有成生源源生儒儒治尚書爲郡弟子員安貧守義兄秉怡

怡不較貲產里中人稱爲長者以貢訓導濱州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配贈淑人朱氏公其仲子也生穎異受尚書善屬文里中翁見而奇之以女女焉司訓公之得濱州也貧不能行公竭力奉以至濱已歸試於鄉督學愛其文勸就學公獨念司訓公在濱州卽爲弟子員不得輒省問辭之復走濱州會諸母顧氏卒司訓公又卒人爲公難之謂宜火顧氏而獨保司訓公柩歸便公曰吾寧困道路不忍爲此也乃持故官

卷之七

李

李

牒扶二櫬匍匐千里達於河夜次徐州隣舟火延及公舟倉卒無策第令老稚登岸獨拊柩痛哭籲天幸不火人以爲孝感云抵家舉四喪豐約如禮有田數畝耕且讀以儒士六遊場屋卒以數奇不第性孝友奉王父及朱淑人甚謹兄銳蚤卒遺子女公爲之撫育婚嫁平居無褻言媚容夫婦相對如賓戒諸子毋近侈靡性狷直好面折人過宗族交親忿爭就公一言決之咸愧服去仕官所嘗交遊者或勸令一來當少佐

薪米公卒不赴其恬介慎取予如此年四十九卒謂良才曰國家以進士甲科爲榮吾家兩世業儒未得一第此遺恨也勉之時司馬公才九齡耳配張氏字雲英封淑人父歟遂安令成化丙戌進士弟承仁監察御史弘治乙丑進士太淑人孀慧綦女紅通曉經史大旨容止端莊不苟言笑服御有度初歸沈四日旣從司訓公濱州貴家子一旦嘗艱難無秋毫見顏色中饋織紉婦職備舉事舅姑與娣姒交及姑弟下人咸得其懽心舅疾太淑人視湯藥夜則侍寢門外偵起居姑病憐太淑人常同寢處以身翼之拊娣氏孤子女如已出手製粧具爲婚嫁公之沒也太淑人哀毀骨立三年不出庭戶未嘗燕見親舊獨日授司馬公書爲延師督教之嘗曰五見汝祖汝父居常有嘔噫聲蓋自傷未成名也汝宜勉之因嘆曰成敗皆由汝司馬公卽應聲曰英雄肯讓誰太淑人心異之而口不言一日司馬公學書見古人書法乃曰異時當不使獨

續家集

卷七

早

步太淑人大詬曰小兒曹談何容易卽此便是欺心可不戒哉其義方大都類此性儉約好養老衛生之書飲食有節平生無大病患稍能詩或時感抒聲之諷詠不幸君子蚤背辛若提携孤子以功名顯及被象服躋壽考富而能勤貴而能儉幽僚隱軫五十餘年從容帷帳式禮莫愆斯可謂溫溫侔德君子者矣初封孺人加封宜人進封太淑人享年九十有五子二人長良士楚府引禮舍人次司馬公良才女一適平和尹王之澤卒孫男五某某孫女四適某某曾孫男三公生成化二年四月二日沒正德九年十月十四日太淑人生成化四年二月七日沒嘉靖癸亥七月二日卜以今年十二月十六日葬城東祖塋與公合焉司馬公遺其子際可走京師以書屬予曰先大夫有隱君子之德太淑人有栢舟之風宜示來世以光耀沈氏遺孤之躓痛墓中之石惟公圖之予辱司馬公交餘三十年稔其親賢遂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續家集

卷七

早

東門之原案衍壇曼淑人君子同體丘山維此君子既孝友于火避其舟人瞻其廬維此淑人媚於姑舅訓其遺孤敬姜孟母乃興司馬乃薦之慶亦既哀榮受 帝之命其德不騫澤流源源千斯億斯惠斯后昆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乾齋李公墓

誌銘

嘉靖乙丑月日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乾齋李公卒是歲十月七日其孤諸生來學奉其

賜書集

卷之七

甲二

母王及繼母宋閻合葬郡栢谷山之原已乃持洪令李君尚賓狀不遠數千里來京師泣而請曰先君子不可作矣惟是生有令德幸托信史以垂不朽言已復大泣予與公同舉嘉靖丁未進士而又悲其孤之懇懇也因取其狀而詮次之公諱如桂字希寶氏出隴西郡相傳為唐李衛公後有謫官過潞者因家焉遂為潞州人曾大父煇令陝西安定大父玳丞陝西洛南後贈監察御史有政績邑人碑而祠焉父延昌封山

東濟南府推官母章氏封孺人公生而奇穎殊常稍長業舉子能日記數千言弱冠試有司不偶即深自刻勵寒暑不遺餘力尋舉進士授山東濟南府推官持法明允獄無冤民部使者交章薦之徵至京以女聘沁源王子不得內擢乃拜廬州府同知時倭奴猖獗以公在遁去無敢犯境內以安無何倭奴掠浙中急即擢公浙江按察司僉事以能保障廬州故也公聞命倍道至時寇逼會城轉掠崇德圍桐鄉愈急公晝夜

賜書集

卷之七

甲三

設畫督將士戰圍立解已而受檄監軍嘉興寇猝至郡城下眾咸怖倉皇罔措公從容自若見一猛鷲方火民廬公挽弧斃之尋會諸道兵大戰沈家庄於是會首王直毛海峰先後殄海上矣有幕府替畫怙勢為奸公捕吏驗狀乃挾權貴以請公毅然以去就爭之曰我天子奉法吏安可以勢奪哉竟寘於法由是直聲大著三年報績擢陝西布政司叅議勅守河西慶陽花馬池蓋虜衝也適虜攻環縣破公

遣將出奇兵退之旬月間頭髮為白又建議覈
士卒足餉餼嚴斥埃諸條皆鑿鑿可行尋轉按
察司副使分巡關南關南古漢中地俗詭多醜
髒撓法難行然憚公河西威名咸相戒母犯令
徇寇亂業聽公招矣有郡守忌其功乃揚言曰
計必殲徇遂復亂公指授孟叅將計平之然心
力竭矣竟以是遘疾而終搢紳咸悼惜之距生
正德庚辰九月六日得年僅四十有六子二長
卽來學次某俱州學生女一卽沁源王長子配

船書集

卷之七

四十四

嗚呼以公之才俾盡展所蘊其勳猷表著不有
大裨於世者乎而顧嗇其年是可悲已銘曰
獷鬻可服鯨鯢可戮邪弗可觸斯人如玉終焉
允穀永賁乎栢谷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駙馬都尉古庸謝公

墓誌銘

今夏五月廿又七日朝罷忽聞駙馬古庸謝公
卒予愕然失聲曰適予在班次猶見公鎧胄立
陛楯如常時是何卒之暴耶語曰命若朝霜生

如朝露言不及終日也詎不信夫先是

肅皇帝棄羣臣公悲不自解已奉 勅護喪徒

跣執紼泣血百里竟以心哀內疚不疾而終是

可傷已是可傷已公卒後四月子錦衣守朴偕

諸弟將啓母公主嬪扶公柩祔焉先期持狀匍

匍造余乞一言以掩諸幽余雅知公賢乃為志

而銘之志曰公諱詔字廷宣古庸其別號也世

居大梁至元季有諱唐臣者為大名路總管府

判以避兵河內遂為河內縣人歷五傳而至公

船書集

卷之七

四十五

之父曰東以公貴封承事郎兵馬指揮母張氏

封孺人先是祖母孟氏失明且數歲矣忽一日

見朱衣人以獸置屋脊又室中隱隱有異香是

生公公方面修軀姿容豐美孩而靈慧髻而嗜

學年十六選尚 永淳長公主公主

睿宗獻皇帝次女

世宗肅皇帝妹既中選

肅皇帝暨

慈孝獻皇后召見甚悅以為降嬪得人卽日拜

駙馬都尉食祿一千石賜冠服玉帶儀仗他物悉如制仍擇部臣文行兼長者為之傅

肅皇帝嘗親試其業業遞進則遞遷其傅寵眷亾與比倫歲己亥

上幸湖藩命公監視禁門即晨夕未嘗歸私第上還深嘉勞之己酉命管大漢將軍侍衛禁庭明年虜騎犯關公會河南急疏請歸願抒一擊之奮

上愈嘉其忠帥臣仇鸞蓄志不軌嘗請於上覲

集

卷之七

四十六

得兼領禁軍公抗疏力爭得不許後鸞竟以逆誅人謂公不獨不畏雲詼且能先事伐謀云甲寅命掌宗人府仍兼管大漢將軍尋加太子太保勅修輯玉牒賜乘肩輿賜蟒衣金幣甲冑刀劔庄田俘奴馬匹之屬及尚方書籍皆異數也

今上登極眷用不異

先帝卒之前一月疏辭所領大漢將軍不獲允詔有老成廉慎之褒及卒

上為震悼罷朝三日賜布粟寶鏹贈少保仍命有司營葬致祭焉嗚呼公以 帝室懿戚歷事

兩朝而忠愛恪慎四十年猶一日且孝友性成廉於殖財而厚于施予狗馬聲色一切珍奇玩好之屬絕無嗜好祿賜所入不妄費一緡至賤人貧乏則揮金無吝諸子若姪諄諄然勉以為善斯可謂篤行厚倫沒有餘榮者矣公生正德壬申年十一月十又四日享年五十有六子男七人長守朴永淳公主生授錦衣衛指揮同知

集

卷之七

四十七

娶靈璧侯湯佑賢女次守正金吾衛指揮娶知府朱裳女繼娶兵馬許某女守仁騰驤衛指揮娶知府夏子開女守直金吾衛指揮娶錦衣千戶林巒女守義騰驤衛指揮娶玉田伯蔣榮女守中守和尚幼皆庶出女九人俱婚聘官族孫男八人某某孫女五人永淳公主嘉靖庚子三月八日薨 勅葬宛平縣香山鄉翠微山之原隆慶元年九月十又六日啓公主壙奉公合葬焉銘曰

奕奕謝宗系衍汴京三河靈萃偉人挺生惟是
偉人瑛瑤其質婉彼歸妹降自帝乙歸妹帝乙
榮籍天姻煌煌金紫冠冠繡紳 帝曰都哉忠
勤克任籍典予宗兵掌予禁競競夙夜侍興侍
居乘輿于邁甲冑踰趨有悔思寧有勞思服在
貴不吝居寵靡辱 肅朝退陟我 皇聿興恩
有新故忠罔貳心匪以微澤曰惟盡瘁和璧匿
彩隋珠掩媚 帝錫玄宮山卜翠微秦臺鳳去
遼城鶴歸厥封若堂寵光燁燁存榮沒寧慶綿
瓜瓞

船堂集

卷之七

四八

封太孺人宋母唐氏墓誌銘

嘉靖庚申五月二十三日通參孝泉宋君母唐
太孺人卒於家初太孺人寢疾宋君聞而心悸
奔告予曰繼先母病將疏請以歸予曰斯至情
不可已也迨疏上未獲命而太孺人訃至矣宋
君號踊幾不能生已乃持通參安峰王君狀來
請銘君子禮闈所薦士先是嘗請予言壽其父
封文林郎鳳翔府 德庵公及太孺人予雖

侈其事未有以復也乃今忍銘太孺人即按狀
太孺人唐姓故淮人父剛生太孺人年十四歸
德庵公事翁姑輒能得其懽心宋雖舊族遭家
中落太孺人龜勉夙夜相德庵公生產作業服
食常自菲惡務求甘美奉翁姑遇時新不進二
人不先嘗也宋世居淮南遂家庄孝婦河側至
是鄉人曰河之名其為宋婦先耶性寬而毅御
家人雖煦煦有恩然繩約最嚴有違誤則懲戒
不少縱故自子姓以逮臧獲食指不下數千皆
飭然有矩則不亂子四人太半為諸生就師邑
中凡延師禮幣以至筆札供饌一一以時料理
無缺既子姓蕃衍所締姻戚皆名閥歲時慶賀
問遺不豐不約咸中禮節鄉中歲嘗凶勸德庵
公出粟賙貸賴以存活者甚眾父老而鰥嫂孟
孀而無出皆迎養於家後皆以禮葬之戚屬鄉
舊待德庵公舉火者紛紛有所推給太孺人無
難色歿之日哭聲滿閭里云宋君舉嘉靖庚戌
進士授鳳翔節推鞫訊明允屢膺薦剡奏績得

船堂集

卷之七

四九

封德庵翁及太孺人如例尋徵拜戶科給事中擢通政司右叅議居朝以清勤著而太孺人猶促德庵翁抵書訓戒不置嗟若太孺人安可以尋常女流視之耶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七子某某孫男共十有一而女加二將來者尚未艾也宋氏之後其蕃且昌哉以某年月日葬某原銘曰

孝河之源汪汪孝河之流湯湯孝婦之澤淵且長宋母紹之揚餘芳式啓厥後孔蕃昌凡厥孫

子俾勿忘

封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柳溪劉先生墓誌銘

封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柳溪劉先生侍御君崙父也諱鏜字大淵好植柳自娛人稱柳溪先生嘉靖乙巳太廟成單恩羣臣侍御時為主事封先生如其官世爲廬之無爲州人高祖安國封奉政大夫曾祖清嘉興府同知以清介聞祖克恭父琛母王氏生太學生鉞及先生先生

賜書堂集 卷之七

一手

生八齡父逝哀慟如成人稍長卽勤動作業身其勞養母以逸兄俾得悉力舉子業王卒哀毀不替喪父時每泣謂兄曰不幸二人早背棄所恃不委溝壑者有兄在也鉞聞亦泣下自是友愛愈篤云兄卒撫其孤卒逾已子居第園田華而股者器具完好者僮婢少健者悉讓岑人以爲有李孟元山偉之風遇族黨姻舊有恩家雖約重義好施振人危急恐或後焉族有坐帑凶

賜書堂集 卷之二

五二

竟得免正德間歲大侵淮西甚他郡先生奉臺檄代賑多方量畫賴以全活者萬計居常喜讀書督耕暇輒展卷靜玩至忘寢食尤喜讀史上下數千年世代興廢人口高下政事紀綱失得歷歷如指諸掌子四以耕委伯子仲叔季咸命之學且時時諭之曰古所謂子才在爲善耳否卽累產陶朱致位季孟非我志自是諸子各感奮無曠業侍御尋舉進士飭躬勵行尤留心當世之務初試比部改侍御巡茶關西會虜犯遼

蒞言官疏名上請謂侍御可大任而伯子龜勉
生殖食指繁臚叔季並齒膠庠冠裳輝映先生
曰吾可休矣乃營別業城南閉門習靜微大故
不入城市倣古洛社擇同志數人為社會供具
務崇儉約曰侈不可繼也性尤坦直稍無城府
機械與人處無小大必敬而人亦咸起敬先生
卽學士大夫未嘗不嘉賞延接曰篤行長者也
若先生非所謂鄉之典刑耶乃不滿七十逝悲
哉先是侍御奉使將過其家省先生先生抵書

始末集

卷之七

五十三

曰曩聞逆虜深入致屢宵旰正汝効力時也急
往無我念嗟先生之急國難如此脫寄一命又
豈肯為全軀保妻子謀耶卒嘉靖辛亥正月十
三日距其生成化丙午七月一日享年六十有
六配林氏封安人子長峯某府引禮娶會氏次
卽侍御娶侯氏次徽郡庠生先生六年卒次
嵩國子生娶邢氏女一適郭鈞孫男七長汝均
郡庠生次汝達汝基汝莊汝孝汝夔汝勤孫女
一聘萬氏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地侍御南奔日

以同年學憲阮君鶚狀泣謁予銘予鄉人且於
侍御耳先生賢孰矣遂亟為銘俾勒之貞珉以
垂永末銘曰

先生食貧推財拯族矣先生隱淪誨子報國矣
嗇其年豐其德矣彼藏者賢過者其式矣

朴庵姚公蓋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襄垣有朴菴姚公者比部副郎九功父也配李
孺人中丞濟之孫太倉州判經之女公少癯多
疾三弟瑚珍寶皆短折父尚榮翁仁母李太孺

始末集

卷之七

五十三

人恩之孔勤因不業以舉子公遂一意攝生頗
通二氏之學葆真渾樸因以朴自名其庵當翁
之疾也李判州欲毀姻訐訟久不決孺人以義
折之矢不他適議始定適公年並三十矣翁性
孝事父母晨昏候起居伺顏色承歡左右如嬰
孺而孺人則潔脩澹宜旨甘以從洞洞然恐逆
其志尚榮翁及太孺人時時語人曰吾何幸得
此兒此婦耶一日太孺人遽危疾或云谷口村
神池水可療公卽徒步百八十里往汲之夜深

失足深墜溺而復出若有人爲之引手者太孺人得水飲果立愈與兄珍業析爨仍撫其遺孤長爲婚娶卒底成立宗族姻隣有無相通疾患相調恤此雖公愿厚夫植孺人實襄之也先世故饒貲先大父子通大父太學生海並以貲雄一邑至尚榮翁苦婚喪相繼稍稍窘促公盡出孺人資粧以給孺人罔或許語公力耕孺人紡績龜勉生作以自贍有所贏即以延師課比部君比部君少有穎資弱冠卽斬然見頭角間嬉

戲公輒督責怒詈孺人未嘗少爲掩覆如尋常兒女態迨舉嘉靖丁未進士守許州公猶數稱古循吏相訓戒孺人從傍贊曰若父之言是也比部君聞之竦然治許卒以廉能著隣境有孤女出憲臬子會荒歲携二弱息僦居舍隅孺人曰爾雖貧宦家女也宜自愛女不聽而之他受侮返孺人白公館之尋爲二女擇良配竟資遣還其鄉尤人所難蓋翁長者孺人復以慈惠佐之內外肅肅睦睦和氣所萃發爲休徵家日起

而子用譽夫豈偶哉公生成化丁未八月二十三日卒嘉靖壬子三月三日年六十有六孺人生成化丁未十月十五日卒嘉靖乙卯五月二日年六十有九子二長九卿娶李比部女次卽比部君娶韓某女孫某子姓繩繩日衍昌矣第年止踰耆比部君效官郎著貶褒可立待乃不少延何其悲哉癸丑正月七日比部君與其兄葬公韓山新阡矣茲以某年月日將奉孺人祔公兆先期以同年比部衍永郭君仁狀謁銘

太史李子乃爲之銘曰

荷歟太樸渾兮未斲迹以幽貞幾憤而成合也天作則篤其澤孔耀孔寧以昌我後生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涑涯薛君偕配太孺人黃氏墓誌銘

嘉靖丙辰春余校士禮闈福清薛子師孔在選中始來謁余一目擊知其爲慇懃端人踰年拜中書舍人爲余道親老且鮮兄弟將疏請歸養余解之曰士君子邁時行志榮施其親以令名

卽遠違萬里親有餘樂奚必朝夕膝下爲哉師
孔退而爲迎養計其父泳涯君乃以戊午夏六
月至京邸而母黃憚遠道不果行明年師孔中
書秩滿得封父如其官母太孺人無何泳涯君
寢疾不起而太孺人先一月亦以疾卒於家訃
聞師孔拊躄號慟幾不能生尤以不及見母爲
終天恨乃持其友大行顏君狀來請銘余哀其
意而爲之銘焉按狀公諱廷宣字允化號泳涯
世爲閩之福清化南里人祖元敬父文魁君生
而天性孝友弱冠喪母哀毀如成人長拮据生
作以養父母兄弟五人並敦義讓垂白無間言
好讀書攻藝文弗售有司退而隱居教授課師
孔學曰汝當志聖賢之道母以窮達利鈍二其
心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歎曰尊祖睦族之道
無以易此吾視宗族中恆苦饑寒而力莫能贍
爲之惻然汝他日得志可倣而行之先塋祠堂
必以時脩葺遇歲時蒸嘗愀然興如存之感戚
黨吉凶慶吊不以貧富異視或遇險難匍匐救

船車堂集

卷之七

五十六

之殫其力而後已里中嘗以不平請質輒爲曉
譬曲直其人多引咎自責至不爭而退平居無
傲言頗行怡情翰墨暇則理花竹灌園蔬勢利
紛華澹如也晚尤喜攻詩律偕二三同志結詩
社里中所著有顛沛集泳涯吟稿韜光林壑垂
六十餘年迨子登進士官中書就祿以養朝夕
亦不色喜惟諄諄論以守官守身之法且曰必
如此乃出無負所舉入無忝所生耳太孺人黃
氏性端嚴淑慎綜家務治女紅有古雞鳴解佩
之風九薛君之安貧樂道不少隕獲者實太孺
人爲之內助云嗚呼有親如此則師孔之賢其
得於義方之漸習有由然哉君生弘治癸丑四
月二十日卒嘉靖庚申八月初七日享年六十
有八大孺人生弘治乙卯四月八日卒嘉靖庚
申六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生男二長曾
卽師孔次詩甫踰冠而卒女二適某某孫男五
某某孫女二師孔扶櫬而南將合太孺人葬某
地銘曰

船車堂集

卷之七

五十七

其存也同室其沒也殊方雖則殊方其究同藏
淑行孔臧貶褒載揚萬有千歲休有烈光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古村瞿翁暨封太
孺人秦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己未三月四日吾師官諭昆湖瞿先生母
秦太孺人卒京邸門人李春芳急走哭太孺人
見先生號踊悲痛愴然心傷也相向嗚咽久之
已先生拭淚詔某曰予不天早失吾父古村府
君祿不逮養逮養吾母矣乃今天又奪之予矣

船臺集

卷之七

五八

樂生為哉然知吾苦又知吾親宜莫子若子其
為我銘諸幽乃自為狀以授春芳春芳受而閱
之益嘆瞿氏篤慶之遠也古村公諱國賢字汝
臣古村其別號也父遵隱公珣珣父欽欽父守
之守之父湖隱公綱以次子某貴封南京兵部
武選郎中綱父秋林公庸是為公尚祖而始祖
則礪齋公萬十二義不仕元國初御史周公士
良高之題其墓曰宋處士礪齋瞿公蓋可方晉
陶徵君也礪齋公而下世以清白相承公生而

敏慧眉目踈豁身白如瓠少業舉子一試輒冠
邑士子而邑之士子亦皆心讓以為不及以癩

不克終所業然識者已謂後當顯盛云正德間
連遭水灾家益不振公拮据生作養遵隱公及
母太夫人鄒不繼鬻故產以贍已乃授徒里中
給朝夕然襟度夷曠雖資用屢空裕如也娶太
孺人秦生先生太孺人孚德公仲女裔出少游
家故饒及歸公相與共甘清約公不給輒出簪
珥佐公養無吝色每上食姑舅食畢乃退食其

船臺集

卷之七

五九

餘雜以粗糲不令姑舅知也正德庚辰公有鄒
太夫人之喪嘉靖壬辰遵隱公亦卒一紀間兩
遭凶公奔走醫禱經營襄墓心力瘁竭而太孺
人屢勉周旋勞瘁實與公同瞿故宦族公學以
癩廢意常快快先生生五六歲即穎敏異常公
舉先世遺書授之讀曰吾家世傳止此也辛卯
首臺試應天不第公曰此學不至也勉之先生
奉公意肆力問學博極羣書發為文詞類出胃
中所自得逸氣粹然動人癸卯舉應天鄉試甲

辰會試第一 廷對擢進士及第授編脩晉侍

讀宮諭以文行馳聲海內惜公不及見也乙巳

以廟建軍恩公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太孺人

貶封如制太孺人服命服泣然不止每製衣一

再服輒藏之曰吾與先公共貧賤今日不能獨

富貴也祿養垂十六年食無兼味衣惟布絮其

儉約如此聞親屬有貧乏者則惻然曰此艱苦

吾備嘗之矣命先生出米周三族歲以為常翰

林無吏事非齋居大故不之公署太孺人恠而

詰之先生告之故曰雖然汝必思所以報國者

每朝賀輒忘寢數數呼先生促早入某不及見

古村公然聞吾太孺人溫良慈惠畜先生如嬰

孺先生率妻孥養太孺人朝夕承順亦不殊嬰

孺然蓋陶然一室之內而古村公之天性淳厚

渾然元瑩氣象亦可想見云古村公生弘治己

酉六月十六日卒嘉靖癸巳十一月十三日年

僅四十有五太孺人生同公年其卒也後公二

十有七年以某年月日合葬羅家圩之新阡子

一卽先生孫 某銘曰

彼壤而沃厥植斯蕃彼澤而淵厥貝斯繁有九

瞿宗處士肇源大倫是重義不仕元芳潤流衍

篤生古村抱器甘約虞山隱淪力行孝義匪騰

說言耦太孺人雙璧同溫爰啓哲嗣學宏行敦

鵬運天路寵受 帝恩龍章奕奕照耀無垠昭

哉世德垂裕後昆太史作詩表彼墓門萬有千

歲不亾者存

贈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郎東山許公暨

配封大安人朱氏合墓誌銘

嘉靖戊午冬十二月河南按察司僉事勾曲蓋

齋許君將合葬其母大安人朱於先贈承德郎

戶部江西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東山公之

原乃遣使者來京師請予誌其行而銘之石予

故勾曲人嘉靖辛卯又同許君舉于鄉以故相

結納獨深知公世德最詳乃誌之誌曰公諱宗

倫字廷叔世居勾曲之南鄉其先則自大理公

十世而下咸潛德弗耀然培植善本所從來綿

遠已祖志海父鎮商游穎陽十餘年始一歸子
姓日繁公遂與伯兄秀一公商之曰吾聚一門
數百指朝夕是謀卽育鞠一旦何賴焉金陵泉
貨藪也參伍物力居積底饒弗難已其試與兄
勉爲之閱年乃十倍又閱年乃百倍遂易置產
畜充拓室廬生事視疇昔駸駸盛矣公天性孝
友自與伯兄商金陵時家政內外一委之季弟
及伯季相繼殞世家人有憚公嚴私求分異者
公聞之詫曰奈何效尤薄俗卽不能如公藝居

陸臺集

卷之七

六十三

同九世竢吾從先公伯季遊地下爾輩徐徐議
之未晚也諸子弟悚退終公之身不敢有異言
公素儉約然輕財樂與客有尹甲譚乙者商販
失利公怜其窘弗能歸各舉數十金令行貨自
給以歸竟不責其償嘗自憤少貧失學雅志以
明經課蓋齋君躬督講習寒暑不替逮蓋齋君
領鄉薦公春秋逾五袞矣罷商而歸日與鄉閭
親友欵洽聚樂莫以終其餘年丁酉仲夏偶病
脾蓋齋君欲輟會試侍湯藥猶自謂體素康適

無足慮也強之行及蓋齋君心動疾馳歸則公
先一日逝矣時戊戌夏四月五日也距生成化
己亥四月十二日年纔六十娶朱太安人幼閑
姆教歸許氏克執婦道時祖姑以老失明安人
侍膳問寢終始得其懽心家貲方窘不憚拮据
之勞遇子姪婚具弗給至脫簪珥助之故家衆
雖繁衍咸聯屬固結內政肅如太安人相之也
嘉靖甲辰蓋齋君登進士第授荊州節推迎養
太安人力拒之曰山居吾所安也堅不肯行蓋

陸臺集

卷之七

六十三

齋君遂留室人某以代養旣擢地曹南北馳驅
餘十年皆子身於外清苦自砥時遣使歸訊安
人猶戒之懇懇曰勉守官箴無辱爾父於地下
蓋齋君益自砥礪以署員外郎事主事三載考
績得贈東山公如其官封朱太安人蓋齋君痛
東山公馳袞不逮幸恩逮太安人及製冠帔以
進拜恩後卽命箝藏之生平靡麗之服不輕加
體儉素其天性也生成化丁未二月三日歿嘉
靖戊午九月廿三日享年視東山公加一紀云

子男五長卽蓋齋君彥忠次彥芳彥恩彥志彥
愬芳思早卒愬嗣族弟廷璋女一適楊某早卒
孫男六某某俱彥忠出某彥芳出曾孫男一某
曾孫女二聘某一尚幼俱愬教出銘曰

許有世德隱弗見兮駿發後昆紛哲彥兮侃侃
東翁積而散兮相之未嬪理弗亂兮子姓誥誥
申共慶兮登彼中堂笑言宴兮夫義婦聽謹昧
且今寵膺馳褒龍章煥兮祖原同穴豐木槨兮
我銘之珉後世所觀兮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封文林郎真定府推官南田劉公墓誌銘

嘉靖戊午冬十一月十有二日勅封文林郎真
定府推官南田劉公卒其子兵科給事中祐緘
御史岸泉王君狀來乞銘予友通叅孝泉宋君
繼先復申之因不獲辭而爲之誌誌曰公諱廷
佩字公器南田其別號也始爲吏部聽選省祭
官以子貴封文林郎真定府推官公之先爲涿
郡人國初避兵徙山東掖縣遂爲掖縣人父曰
真大父曰通曾大父曰宣皆世濟善良公少孤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家徒四壁立獨竭力耕作奉其母于權甚撫一
弟一妹長爲婚嫁性敦朴無府城又輕財樂施
以故無間親踈遠近長少皆樂與公游後公居
積底饒往往以所餘賙姻隣之不足者其季廷
致詣公求異公力止弗獲嘆曰於彼各有見吾
寧忍重傷季志吾聞古者薛包百具咸取所棄
吾奈何獨一一與季瓜分之舉租田數十畝負
郭者曰季第耕是吾無需此也又其妹夫家湫
隘公損已貲別購宅居之嗟世降衰薄人私其
身至視同氣若秦越共室而判蓋米少弗合則
反唇詆訕者何限若公所爲求之古人奚讓焉
公雅志業儒弗得志始以吏術覆其身然非所
樂也遂刻意課二子二子皆有聲譽序嘉靖己
酉給諫君舉於鄉癸丑舉進士授真定府推官
時公當謁選銓部人勸之往公曰嘻吾願償矣
仕矣爲日與故舊往來酣飲里巷中飲竟夕充
然以歸未見被酒失禮也初給諫君之推真定
也公往視之居半載郡之人士卒未有識公面

者居常爲給諫君言兒刑官也一念輕重人之生死立判可弗慎歟無偏聽獨斷以輕試人命母阿上官意旨以撓法給諫君受教治獄多所平反以公恕馳聲趙魏間無何剡薦交騰遂擢今官仍以真定考績得封公公既封家居愈益恬退未嘗一謁上官上官或造其門輒辭謝勿與見鄉飲酒禮一赴輒以疾辭出入緩步策杖弗輿弗蓋自視歛如也初公故病痔垂老弗便履動給諫君欲乞養歸公聞以書戒之曰爾受

賜齋集

卷之七

六十六

國恩未有以報也第盡心服官胡我念爲給諫君從其命弗敢違君歲餘公竟以舊恙劇沒距其生某年得壽六十有四配官氏封太孺人生子二長卽給諫君娶徐氏封孺人次曰祚邑庠增廣生配韓氏女二長適楊遇春次適府庠生侯世官女孫二尚幼未字以某年某月日葬公某山之原銘曰

坎而宮有屹其封右虎左龍前擁後從疇妥其
中南田劉公協氣鬱葱永吉永寧孫子繩繩福

祿其來崇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峯阮公墓誌銘

中丞阮公皖之桐城人也諱某字某號山峯居士系出步兵晉黃門侍郎遙集自陳留受節鎮皖樂山之勝因家焉歷唐諱樅江者以大將軍顯宋諱師簡者以進士顯文武後先輝映由進士五傳而生暹暹生廷瓚人稱愛雲翁則公父也愛雲翁少孤嚴事其兄讓千金產有隱德沒祀于鄉後以公貴贈南京刑部主事配吳氏繼童氏俱贈安人正德己巳歲大侵翁傾貲振之所全活甚衆無不頌翁生賢子者已而母吳以是歲十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生之夕室有瑞光始爲兒時端重不戲六歲就外傳輒問曰讀聖賢書不當學聖賢乎傳大異之嘗作燈花賦以見志長而博綜經史百家文聲籍甚嘉靖甲午以儒士中應天鄉試乙未遊南雍少司成歐陽文莊公方與諸士講明致良知之學公聽受而篤信之曰學不在是乎自是盡棄平日馳騫

賜齋集

卷之七

六十七

之見而反之身心矣甲辰第進士觀吏部政會
星變上疏乞崇廉介以抑奔競不報大宰熊公
某獨亟稱之乙巳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簡明允
精于讞比千戶劉恩以善訟作姦公暴其罪竟
置之法時有殺人而櫃於市者都下譁然莫知
其由邏者偵捕朱監生甥抵之業已誣服公心
疑為寃齋沐禱神竟得真殺人者於是才聲大
振三載奏最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光祿光
祿多中貴人懼公風裁省浮費且十萬計地震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應 詔言七事多見採納己酉巡視倉場兼理
河道蘇運卒立議單劾罷漕帥之不職者漕政
以肅明年案順天諸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任丘
進士王聯豪橫數殺人擬大辟乃撫拾胡公績
宗詩誣奏謗訕

上怒速下詔獄并逮撫按藩臬郡守三十六人
公曰以言語罪人非盛世事矧誣構之乎漸不
可長乃極力調護其間事竟得白尋改畿內督
學公以首善自京師始正身帥士士蒸蒸然鄉

風諸所請謁悉謝卻不避權右庚戌虜入犯至
薄都城下公適校士涿州涿固都城要地也公
選率生徒張皇號召士氣倍振虜退條上禦虜
十事動中機宥當是時公職在俎豆不與兵戎
乃毅然以憂時捍患為己任其康濟之弘猷已
於此露其端云癸丑擢浙江提學副使頒示條
約一如畿內而因地裁成之得人為盛浙方歲
苦倭寇甲寅尤甚公下令諸生操弓矢習射作
忠義之氣乙卯夏省城戒嚴撫臣檄諸司畫地
防守公當守武林門則列營關外令士女分道
入遞至遞開視他守者獨無追迫蹂躪之慘民
咸德公焚香祝天曰安得阮公開府以活百姓
耶丙辰陞廣西右叅政臺省交章薦公有文武
才可大用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上擢公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聞命
卽展布方略誓告將吏四月賊攻乍浦追斬皂
林賊奔桐鄉公冒重圍入桐鄉方賊之圍城決
旬也多方攻擊而公亦隨機應之顧孤城力乏

數請援於總督胡胡不應城中危甚卽睢陽之
急不是過也賊又持總督紅牌抵城下議和人
心搖惑非公抗議固守鮮不敗者少幸松溪程
公序平夷碑亦謂公有睢陽之節武穆之忠云
久之賊計窮遁去五月賊陷仙居公又募金台
諸郡兵分疑設伏凡三戰大破之而賊首徐海
黨與衆盛復集蕞巢時趙尚書文華出視師與
總督胡共持和議乃公獨銳然決戰會言官上
疏罪議和者詔下專命公勦平公得報益自罄

船文堂集

卷之七

七十一

竭命竒兵四伏正兵突擊賊遂大敗四竄巨魁
陳東麻葉辛五郎皆就擒賊又奔據沈庄憑險
自固若謂必不可破而主和議者猶觀望不進
公大怒曰不滅海尚留根蔓乎檄諸道分兵四
圍夜渡濠薄賊柵火其巢自寅至酉力戰俘獲
甚衆徐海始就滅功最稱竒而讒忌亦自是漸
起矣公顧一意向賊謂諸將曰寧波鴈門久爲
賊據而舟山餘黨尚在柰何安枕耶遂夜驅水
陸兵並進大破於蔡竒山獨山大潭山水戰於

清港洋丘家洋直抵舟山賊方除夕酣醉遂擒
斬殆盡自是兩浙三吳始得休息矣

上賜金綺者五進秩者一方鄉用公而忌者愈
忿謀奪公柄移公專鎮閩是時閩寇方張而兵
弱財匱私計可以困公而公不爲困丁巳春公
發浙江倭犯福寧公抵建寧倭犯會城已而犯
福清犯海口羽書猝至公日夜治兵儲糗慎邏
謹謀而於先登陷陳之士不惜重賞往往能得
其死力遂奮擊賊衆於古源陽崎長樂港閩安

船文堂集

卷之七

七十一

鎮凡十餘戰計任事不過數月捷書飛奏

上大加獎異柰何忌之者力謀傾公乃指摘公
糜費儲餉肆爲萋菲風聞論列遂被逮至京然
募兵壯造戰艦捐賞予卷牘具在有司可覆視
也卒莫能中傷落職歸角巾私第絕跡城府東
阡西陌朋舊過從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會有
論胡督府宗憲侵浙餉者復波及公公疏請兩
省互覈而人多依違其間迨隆慶丁卯公病轉
劇伯子某伏 聞陳情於是大司徒馬公森大

司馬霍公冀合疏題履行兩省巡按覆報公之心事行且昭雪乃以十二月七日歿於正寢享年僅五十有九耳嗚呼天亦忌之人何尤哉余嘗讀陳平傳而重為公慨也平事漢謀所以撓楚者請捐金行反間高祖與之黃金四萬斤志所為不問出入卒間楚君臣滅羽垓下由公觀之使平也生今之世身且不免又安能吐六奇而封萬戶哉今按中丞五臺徐公紳狀敘浙閩事獨詳有以也浙之士民思公之德相與立祠

胎聖堂集

卷之七

七十三

俎豆公夫豈可強致哉噫此益足以觀公矣若夫勘副使李某同知唐某以全善類哭送南野先生旅櫬以敦師道不拜仇咸寧不附陸都督不謁趙督察以勵士節皆狀中所稱述者自當信後云公娶于張克相公生伯子自崙五月而卒贈安人繼程氏生仲子自愷封安人生子男二自愷自華孫以鼎以巽自崙生以漸以節自愷生孫女三公所著有彙纂錄臺中語諸書行于世其天德王道諸書則藏之家某等卜以某

年月日葬公于某原余素辱道誼知公獨諗因誌而銘之銘曰

文以造士俎豆雍容武以殄寇軍旅折衝讒忌多有疇掩厥功東閩西越祠祀攸崇

鄉貢進士勵菴于公墓誌銘

金壇鄉貢進士勵菴于公者偉人也名未字次公公生平以名行自勵因名其菴曰勵美姿容飭儀度好衣袞袖博裾望之飄飄然若神仙中人兒時即警慧異常父中丞素齊公湛心奇之

胎聖堂集

卷之七

七十三

延三吳名士為之傳羣鄉族才子弟日相劇切學業遂大進為文耻效時輩作庸常語往往出人意料嘉靖丙午卒業南雍司成松溪程公文德試拔首列乙卯領順天鄉薦主司槐野王公維楨元峰袁公燁亟稱曰佳士佳士迨屢上春官不第士人咸訝之君則曰通塞有命惟盡其在我而已於是力學益不怠自朝之宗工鉅儒與海內知名之士凡可資以考德問業者輕千里往從之游已乃斂而歸之身心杜門却掃日

授四子以所自得而四子並穎敏雅飭克紹家學季子辛酉薦於鄉其方來者未艾也天性孝義九歲時母沈淑人寢疾日侍左右問所苦則撫摩抑搔之湯藥嘗而後進迨不起哀毀如成人大母芮太淑人憐惜有加於沈臥起飲食必置座側君孝事芮亦如所以事母者配吳碩人淑慎溫惠與之回事母及大母皆曲盡孝養中丞公宦游四方周旋內外凡所以上承顏色下理庶務及娛悅太淑人者無所不至也遇諸父昆弟有恩卽踈屬罔不恤貧字孤病者醫藥死者棺斂曰自今祝之族屬踈也自吾祖視之則一氣耳敢不殫吾力追思蚤失母氏欲報無從乃厚恤母氏之家事繼母賀淑人務得其懽心訓諸子必稱古道以勗之曰學非以干名也仕非以徼祿也宜求進於是者間嘗與予論處世之道予謬以斂約退讓告之君聞而動容曰唯唯歸而處族處鄉稍用其說而人咸宜之有上官喜事者以一切之法臨江南而江南之俗大

贈李堂集

卷之七

十四

壤訟訐繁興奸滑乘機射利閭井騷然卽循理好義如玉陽史公者亦不免於侵擾君爲之鬱鬱不樂曰斯非亂之道耶周禮荒政有曰安富今乃仇富富敝而貧將安藉不底於亂不止也聞者以爲知言御家以嚴內外截然僮僕數千指無敢肆行於外者鄉人有宿負數千金悉焚其券不責償吳淞江之濬也捐粟三千石佐工臺臣以義榜其門捐貲成梁以利人涉者凡三數所北郭水次有便民倉燬於倭君爲移構城中輸納稱便其尚義輕利類如此以若所存得位而行之有不利於世者哉而天何奪之速也悲哉生正德丙子十月十四日終隆慶庚午二月七日享年五十有五配吳碩人出宜興望族先九年逝別有誌子男六長明照以弟子高等入國學娶同邑太學生虞君岳女次光烈縣學生娶江都太學生卞君幽女繼娶蘇州尚寶少卿徐公履祥女文熙縣學生娶溧陽尚寶少卿史公際孫女孔兼辛酉舉人娶常州武進尚書

贈李堂集

卷之七

十五

同襄敏公金孫女繼娶同邑封戶部主事張君
揖女女一適無錫兵部郎中華君雲孫男庠生
之亮俱吳頤人出晚生二子側室出尚幼未名
乳名進郎定郎孫男六長玉鳴娶丹徒太僕少
卿曹公倣孫女次玉聘王之玉德俱未聘餘未
名孫女九長適山東叅議王公樵次子庠生肯
堂次許聘無錫宮諭吳公情孫男次許聘績溪
尚書胡公宗憲孫男次許聘子孫男思誠次許
聘丹陽大司成姜公寶次男士昌餘未聘卜辛

始末集

卷之七

七十六

未十二月二十三日辛亥歸窆縣西潘庄之原
先期伯子持少叅王君狀匍匐來乞銘予遂爲
之誌而銘之銘曰

璨璨瑚璉弗登於廟鬱鬱松栢或萎於道荷彼
晚蘭載揚其芬藝而弗穫昌我後人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七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八

誌銘

定國公敬齋徐公墓誌銘

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肇造函夏當其時附景
運而起濠梁者雲蒸霧集而中山武寧王魏國
公達功居第一武寧王第三子增壽從

成祖文皇帝入濬內難以死事追封定國公諡
忠愍錫券僖爵並時兩都忠愍公妙實爲

應寧集

卷之八

一

仁孝文皇后一時勳閥貴盛莫加焉由忠愍公
四傳至太師榮僖公光祚生敬齋公公生而端
凝重厚不以門第自矜年十六卽襲公爵嘉靖
丙申推左軍都督府管事壬寅推神威營坐營
辛亥擢掌中軍都督府事樞府重與六曹埒而
握符爲尤重 朝廷每慎其選公膺任者蓋十
有五年

世宗肅皇帝聖神明決總攬乾綱廷臣淑慝纖
毫莫遁而顧數委任公當公之始襲爵也卽

命公恭上

昭聖皇太后徽號冊寶尋 命護送

孝康皇后梓宮 山陵祭奠甲寅 勅詣大岳

太和山安神祭告乙卯顯陵安

二聖神位己未齊雲山安神癸亥甘露降顯陵

祭告

二聖先後皆命公行禮癸亥冬梓有虜警則

勅公巡視皇城五門至於郊壇分獻廟社代祭

遣命多及而金綺蟒服時鮮之賜不可殫述夫

能有此恩數耶丁卯隆慶改元

今上踐祚 命公詣

孝烈皇后園陵恭上 尊謚冊寶冬至

上有事 南郊先期親省牲列辟躡從祁祁如

雲而公猶緋服在列至夕歸宿齋所忽疾作與

歸而逝十一月十二日也計聞

上驚悼輟視朝一日賜祭塋距其生正德乙亥

某月某日年僅五十有四悲哉按太保楚藩朱

公狀稱公性沉默寡言笑祇服榮僖公庭訓動

遵禮法榮僖公逝奉母王大夫人孝養益至處

異母弟延勳延慎延亮友愛無間訓子嚴而有

則每朝謁必夙興待漏雖風雨不廢嗟乎自昔

世祿元宗門閥貴盛而子孫善守獲令終者蓋

亦難矣武寧王父子繼美克襄開靖之功策名

鼎彝流聲海宇乃其裔類能謹其繩尺斂其才

技以安享福澤於寧謚熙恬之世若公者可不

謂無忝前休者哉公諱延德字用脩號敬齋其

先鳳陽府鳳陽縣人娶張氏

慈壽皇太后女姪封定國夫人早卒繼洪氏亦

封定國夫人子六長文璧襲公爵次某某文璧

以隆慶二年某月日葬公阜城門外馬鞍山祖

塋之次請予銘其墓予與公有鄉誼不能辭乃

為銓次其世行而繫之以銘銘曰

於赫

聖祖奮起濠梁中山景從虎躍龍驤有季嗣與

武烈載張勳著開靖名列旂常慶源有濬厥流

孔長公起六世爵祚榮昌貂冠我我蟒彩煌煌
履盛居盈抑畏自將

先帝是鑒眷命有常恩光天覆資予露灑台曜
忽沉皇心軫傷錫之馬鬣寵以龍章巍巍者丘
阜城之陽勒辭貞石永有烈光

殷母胡氏墓誌銘

墓此者殷母處士頰之妻封兵科左給事中璜
之母前給事中今雲南按察副使正茂之大母
也字雲英姓胡氏胡欽邑著姓胡奇芳者富甲

殷母墓誌銘

卷之八

四

里中里中人蓋稱長者云母其女也笄而歸處
士處士之父曰文清者儻多智人也好振施
遠近待而舉火者甚衆胡夫婦雞鳴起至夜分
以佐大人而殷益以贏以故舅姑最憐胡氏婦
乃胡益事之謹舅没胡與姑共一室居二十年
怡然一日有思媚之風處士病封君璜與其二
弟並在嬰穉胡侍湯藥者五閱月處士没胡哭
之哀治喪有禮在闕中辛若撫三孤力紡績惡
衣食以存殷氏人謂其有敬姜之賢副使君幼

卽穎敏胡鞠養督教之迨于成立自副使君舉

進士爲行人給事中以至爲今官胡所以命之

懇懇崇義方人謂其有李令伯祖母劉之恩生

成化癸巳三月三日没嘉靖癸亥十一月十五

日年三十而寡九十一殫卒子男三人某某孫

男八人副使君正茂餘某某孫女二適某某曾

孫男十二人某某曾孫女六玄孫男一玄孫女

一以某年月日卜葬某山之陽而副使君以書

抵京師乞銘副使君者予同年進士也事胡甚

殷母墓誌銘

卷之八

五

孝其之滇過家上胡壽時胡年九十矣戀戀不
欲行胡強之行至滇踰年而胡没副使君泣且
號曰正茂徒重違大母意乃卒不得視大母斂
舍痛哉恨安究矣以恨故欲得余銘之抒所衷
憤焉嗟副使君淬志勵行有憤世疾俗之意往
往不諧於時然賢者實心重之則所以報劉者
固有在也予安靳一言以慰其意銘曰
髡彼我儀殷母傷之六十餘髮孱孱孫子殷母
教之顯於明時繩繩曾玄殷母視之九十舍飴

某山之陽殷母居之後祿永綏

楊母周孺人墓誌銘

江山有奇士曰楊君魁者研窮性命之學尤精
堪輿家術為海內士大夫所重吉水宮贊念菴
羅公洪先嘗造其廬期昭石蓮洞中時君父母
並耄難之其母孺人周語君曰吾聞昔賢以通
交海內名流為幸羅公道德高一世非其人弗
與游有千里裹糧款其門者吾二人尚善飯兒
荷難於是行耶君乃行至吉水三閱月而孺人

卷之八

六

疾及君馳歸則孺人捐館矣時嘉靖癸丑二月
二日也太史李子聞君於羅公門人乃緘書招
之而行菴翁促之如周也君過海上與語數日
而李子北又明年君葬孺人乃自為狀請銘李
子其辭酸楚若悔昔之輕遠其母也李子曰是
母所以為賢也昔軻母徙居學傍以淑其子佩
母職其子所與言者豪賢也則剪髮延之母之
心豈異二氏母哉故不欲遠其母者子之心欲
成其子者母之心君從羅公游母且怡然地下

矣君奚戚戚為遂撫其族氏懿行而銘曰

楊有壽母其氏曰周諱閔行八家于石垣父曰
顯五祖曰忠七忠仕學諭克閑家室曾祖廣中
僉憲滇南名著邑秉忠義奚慚毓秀有源持身
淑慎逮事姑某父而愈順敬恭夫子德耀與肩
亦克左右恤弟禮賢仲也囊貧伯則賙與中心
貶之罔或諍語知夫所來鄉邑聞人殺核楚楚
烹飪是親二子魁瑄延傳訓迪繩違警情慈以
嚴克魁齒縫掖博學多聞戢翼雲衢在昔劉菁

卷之八

七

母口勿嗟窮達有命益懋汝學以俟其定理究
青鳥慧望是師冥契神解握造化機母曰慎之
勿洩玄秘惟善乃昇罔私非類彼君子女令德
孔臧孫曾雲仍慶祉駢穰邇自成化甲午閏月
二十有六玆辰悅設郭塢之壠冲氣鬱葱山庚
向甲坎乎其中形則斯藏善則多有琢詞貞石
寧隨形朽

奉訓大夫晉州守復齋王先生墓誌銘

太史李子童子時嘗市游見先生哀裾緩步儀

容甚都從市人訊曰復齋王先生時先生業領
正德己卯鄉薦五六年矣己季子為諸生得謁
先生聆其論舒徐有倫可聽退而竊嘆曰向見
王先生之貌今乃得其蘊矣又數年為嘉靖辛
卯李子亦領薦壬辰計偕從先生入都日夕嘗
論經義益聞所未聞已皆落第先生潛然曰予
親春秋高矣安能復從諸君歸為遠翥圖哉策
仕得判九江以廉勤自淬有能聲上官亟獎之
持法尤峻有鄉官子怙勢毆人至死置之法不
少貸因銜先生多方賄污竟不能中傷之中丞
檄先生采木南贛出入岩谷瘁甚復檄運木入
都有募工羨金數百悉輸大司空三載奏績得
封順菴公如其官贈母鄭封繼母丘並為安人
尋遷守雲南安寧州兩月聞丘喪歸服闋改授
蜀之綿州抵綿八月而順菴公逝矣滇蜀險遠
匍匐道路席不及煖所遭何其窮哉先生以兩
喪皆不得斂舍為痛居廬哀楚踰常聞者悽惻
既厝順菴公關圃後宅雜蒔花藥閉戶習逸若

將終身焉有間者則曰吾遊倦矣疇昔以親在
今何為而碌碌折腰道傍哉知先生者謂先生
之蘊未淺也強之起丙午復改真定之晉州晉
俗刁獷有稔惡十餘輩相與軟血為黨豪俠武
斷莫敢誰何先生殲其最惡三人餘皆逋匿才
聲籍甚乃以老謝事歸歸二年而先生卒是為
己酉正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五月
年六十有四先生名臣字元卿號復齋其先蘇
人四世祖彥高始徙興化彥高生用璋用璋生
汝英有隱德嘗獲道遺六十金俟其人返之汝
英生順菴累世厚積薦生先生少貧苦學
為文清婉有旨趣鄉里後學多師尚云配趙氏
封安人側室朱氏虞氏子五女二孫男五陸率
諸弟將以某年月日墓先生某地請銘李子李
子雅知先生遂為之誌而系之銘銘曰
學而鴻漸其翼或戰仕而鼎養其行或塞果碩
不食後之人其有獲乎

贈中書舍人雨圃郭先生墓誌銘

贈中書舍人雨圃郭先生者今侍御某父也侍
御登嘉靖甲辰進士第初授中書舍人會太
廟成覃恩贈先生如其官諱建字允寧號雨圃
世居福安之韓陽坂大父某父惟盛世業農至
先生益悃悞無他好尚惟知力穡紹先業雖嘉
種察候氣以時耘佈每靈雨至則荷篋曳鋤抱
甕決渠備極勞瘁弗爲苦養父惟盛公母夫人
某孝惟盛公夫婦故農家茹儉素如飴先生顧
蕃雞豚蒔果蔬日宐之以進乃所自奉衣裘食
飲居處僕御則務爲簡朴後生遊佚輩見先生
勞且儉咸羣聚誚謂先生愚曰丈夫當鵬運九
萬胡爲效鷓鴣局促一枝耶先生若罔聞者或
詰之曰吾非愚也夫人弗作弗食也天有時吾
則之地有利吾因之吾有筋力吾役之取諸落
蕃節其入出以養我父母於我奚怍也憚此弗
事則用不能不屈用屈則不能不資於人資於
人則不能不下下之弗得則詛詐譁張之術起
矣吾故逃此就彼也吾豈好自苦哉無何誚者

咸蕩覆先王乃日益饒足云先生性介直耻與
世俗乾沒見弗順卽紅腐朽貫疾之至無所容
惟喜納交縫掖士與縫掖處則斂肅起敬故世
俗輩咸指先生而縉紳長者無不推重焉先生
居常嘆曰吾聞農家子野處不曠足賴爲士子
家世業農顧無以士見者吾耻之侍御生有奇
資爲擇良師傳程督不少縱每夜讀往往密伺
勤惰稍懈輒從窓隙作呵嘻聲或疲極就枕臥
無何許時檻外履撼撼矣侍御感奮緝學一出
輒有聲閩中閩中藉藉謂郭氏子當大貴先生
則又數稱古賢哲詔之曰古之學者以學道非
以射名也古之仕者以事道非以干祿也兒謂
尹焞以善養不仕若耶展禽以直黜不進若耶
小子識之嗟先生言動近道類如此迨侍御聯
第官清華飭躬砥行不徒以高官要秩自見先
生曾不得一聞知以沒何其悲哉先生生弘治
壬寅年十二月四日卒嘉靖乙未年十一月七
日年僅五十有四娶李氏子一卽侍御墓長汀

聖之原已西侍御以收政按江淮始請銘大史
李子其亦有待也夫銘曰

賢者勤否者譽譽者小勤者起天道云遠人道
通君子有穀遺孫子大史作銘來者視

中順大夫杭州府知府環山孫公墓誌銘

環山滁人也諱孟字瑞甫其先有諱仁者營州
衛正千戶生慶慶生會會生和和生允恭中正
統戊辰乙榜累官贛州府教授累贈江西右叅
政配鄧氏贈淑人生序舉成化癸卯鄉進士除

始寧縣志

卷之八

十三

建寧府推官累贈江西右叅政配李氏生存黎
氏生環山俱封太淑人子共七人存第進士累
官河南左布政而所封贈則以存所嘗至官云
環山登嘉靖戊戌進士第除都察院都事丙午
陞戶部員外郎丁未晉郎中庚戌遷杭州府知
府癸丑罷歸環山容貌魁梧奇偉為人豪舉不
護細行爲秀才便睥睨當世不肯下人及進士
自謂不得在翰林必當作臺諫迺都事都察院
班列徒立諸御史上實無大事事心殊快快已

居戶部雖多所芟革亦莫究厥蘊比知杭州博

擊豪猾禁絕侈靡崇禮膠序盡力溝洫稍稱治

復歷於撫察藩臬十數上官所夕請事趨承不

暇給退而仰天嘆曰大丈夫具鬚眉抱氣節服

金紫位埒古諸侯仍俛仰人若此耶遂懷遐舉

之意適謁御史諸司咸曳踵進有問輒起拜鞠

躬唯唯後對環山顧獨昂昂咳唾自若御史以

爲慢已題顛倒其考環山當述職竟以此報罷

環山罷潛居摩陀嶺西園田數十畝倚山爲廬

始寧縣志

卷之八

十三

盤磴出山頂繚繞奇卉時或登眺下復構蓮花
精舍日居其間或呼朋命酒賭碁竟旬月落雞
鳴其興愈酣一及身外事則掩耳先是在杭建
樓西湖匝以芙蓉柳楊紫翠耀灼照謝蘇堤迺
復脩摩陀嶺爭勝豐樂或者曰此環山寓傲耳
使其珥筆殿廷握符樞府違斯哉環山生於弘
治甲子某月某日卒於隆慶丁卯四月十六日
得年六十有四娶方千戶女封孺人生子一安
之娶彭別駕女女三一適于廉使孫岸生世延

一適大學生許臯一適指揮郭一麟側室張氏
生女一適指揮周印徐氏生子一容之女一未
聘李子曰予與環山同鄉舉且同朝者數年豈
不相知且厚哉迺今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絮酒
未將宿草已莽能無悲矣為之銘曰
積豐用嗇蚤揚中抑井堞竟食廼子孫緝緝嗟
哉盛德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質菴李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三月十五日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

陸雲臺集

卷之八

十四

質菴李君暴卒於太倉別署君故矯健無恙是
日方偕諸寮案謁總督於公堂忽神色昏瞶眾
相顧駭愕翼之歸入門輒偃仆絕矣縉紳識與
不識咸咨嗟悼惜大史李子生同鄉舉同年聞
而驚走往哭之明年其子太學生見狀君實行
以銘請且曰知先君子者莫如公幸賜之一言
沒且不朽予愴然而為之誌曰君名彬字國華
號質庵其先延平府大田縣人洪武中高祖仁
八公從戍泰州遂家焉父贈承德郎公潮母贈

安人范氏君生而淳篤孝友早失父家貧事母
承順備至撫一弟二姊黽勉畢姻嫁且學且耕
為諸生文日有名而鄉曲之譽日起州守許君
列其行薦之督學聞人公加殊賞焉丁酉領應
天鄉薦越十年丁未舉進士授臨川令臨川繁
劇素稱難治君厲精剴務裁決明當抑強扶弱
剔蠹興利境內晏然稱理嘗建八議皆裨益治
理有關民生者中丞東沙張公侍御沔陽胡公
可之即見之施行且亟稱曰良吏良吏云三年

陸雲臺集

卷之八

十五

政聲藉甚擢地曹初監收芻料已視權九江時
啓閉平權稅通商惠民津梁無滯居常自警曰
堅汝志毋忝爾生潔汝操毋污此江此可以觀
君矣事竣遷部委理太倉東廳事甫二月而卒
君愿厚忠實與人處輒吐肝膈即對僕隸語必
恹欵若恐傷之至公家事則毛瑣必親無間夙
夜此所以貌腹中槁疾一發輒不起也傷哉子
三人長即見娶韓氏次覺庠生娶吳氏次覲聘
徐氏女一覲許字少司馬鳳岡沈公從子歲丁

未吾揚同登者僅五人未十年而君卒無何泰興豐里何君璿亦暴卒嗟是何成之難而奪之易耶余烏能以弗悲且慨也銘曰
辰而在公其氣蓬蓬已而入室其神懜懜其存其亾忽如飄風噫吁嘻彭殤皆空于君之終胡為乎愴衷

查方八馬氏墓誌銘

宜人高郵大夫九一查公秉直配也宜人歸大夫共困約者三十年及大夫顯貴給符守郵摯

胎安堂集

卷之八

十六

宜人以從抵官舍不三日卒何其悲哉卒之日嘉靖庚戌八月也越三年壬子九月十八日大夫命其子志奇扶宜人櫬返葬于其鄉道人瘞之阜是歲大史李子適省覲還海上大夫與其弟文選主事近川君秉彝故善李子乃遣使持其戚大叅新洲唐君禹狀來請銘李子曰是役也吾安諉哉宜人馬姓世家海鹽黃灣里其先嘗為元萬戶大父百川公煮海力田樂義好施有聲二吳間父南山翁母朱氏宜人生有至性

閑靜端雅舉止異常女南山翁篤愛之曰吾兒他日必嫁官人閱同里少年有奇資者莫大夫若心注之已先封禮科給事中雪坡公某為大夫求聘南山翁忻諾焉及歸大夫和順有禮閨外不聞咳語聲事舅雪坡公姑周太夫人孝敬雪坡公逝宜人相大夫治喪且斂舍必誠必信宗黨姻戚吊且會葬至者殺饌供具務崇腴整潔不詭於禮周太夫人遘疾疾者十年宜人躬調藥餌終始不為倦一旦垂危大夫倉皇求禱宜人方在妊匍匐叩顙晝夜不休或止之宜人泣曰吾恨不身代也烏恤其他大夫昆仲四宜人周旋伯叔妯娌間少無間言今海寧論昆弟友愛者以查為稱首宜人成之也嘉靖乙酉大夫偕其弟文選君試浙闈文選登第報者初誤謂大夫宜人弗色喜既乃為文選宜人少不以介其衷賀客至搶搶攘攘為辦具有異之者曰我舅姑課子勤矣叔也第舅姑不少慰乎又何戚焉矧進取遲速命也迨癸卯大夫果登應天

胎安堂集

卷之八

十七

鄉薦聞者謂宜人有識量云大夫年二十未立
嗣雪坡公周太夫人亟憂之大夫時為諸生弗
暇念也宜人棘欲慰二人潛白太夫人以其姊
邬為側室越三年宜人先邬姓舉二子邬尋亦
舉二子宜人有功查宗大矣大夫治家整嚴宜
人每以寬濟之臧獲有小過往往掩覆不以聞
性尤儉素大夫嘗持金欲為治服玩宜人佛然
取金藏之曰我儒家侈靡非所慣也及大夫置
田宅供官租有弗繼輒出所藏以給曰此不愈
為無實費耶至於供賓客奉祭祀則又不計盈
縮必豐必潔若宜人可謂知大義矣宜人人生正
德己未九月年僅五十有二子二志奇邑庠生
娶祝氏志寧聘張氏女二適某某側室子二志
隆邑庠生聘祝氏志完聘陳氏孫男二女二皆
志奇出銘曰
嗟嗟宜人胡為而生于寧沒于郵又胡為而弗
共享安樂共彼屯憂天乎誰尤迈首故丘孔安
且休我銘其幽奕奕千秋

陽春堂集

卷之八

十八

簡軒趙先生夫婦合葬墓誌銘

嘉靖壬子夏五月興化縣令思渚趙君理喪其
母孺人周于官邸太史李子適乞省覲還海上
趙君造李子泣而請曰先大人簡軒公逝予與
兄理並少未有銘乃今予母亦逝敢以謁君李
子曰君子遲遲銘簡軒公其有待夫冬十月趙
君自越走使申前請曰將以某月日啓先大人
窆奉母氏附焉銘不可後納矣李子曰是誠不
可後也敘曰先生諱洪字伯量號簡軒其先世
居河南之浚儀自真宗五傳至賀孝敏王遂金
之亂從高宗南渡至越始家山陰遂為山陰人
敏王生不璵不璵生善瑛善瑛生如宅如宅生
崇渥崇渥生必列必列生閻閻生誠齋公誠先
生父也先生少有奇資讀書輒了大義誠齋公
早逝弗果業舉子然能程古聖賢言施諸酬應
間一時業儒之士自以為弗及事母王孝恪處
飲食奉養咸若王意又亟念早孤未得竭力誠
齋公也遇仲遜軒先生某友愛即尺帛罔以入

陽春堂集

卷之八

十九

私囊終其身無少忤有姊孀撫孤甥勤甚甥夭
女一幼爲育于家治裝具女之尤急人危難鄉
隣死喪緩急必之先生卽乏多方賑恤焉所與
游並一時名輩見弗已若則謝弗與游及田夫
野老則又于于相延接未嘗少媿媿也遇事慷
慨喜爲與人談及天下事往往撫掌太息曰吾
恨少不學無由效一職爲國家出氣力虛生耳
已挾貲走京師輸粟拜岷府典膳曰吾豈榮此
哉吾筋力所得以輸國家備經費萬億中絲紗
用不愈煦煦飽妻孥乎歸語思渚君曰吾入京
師見冠珮馳驟襦袴慕焉兒子當努力奮飛無
效汝父槍榆蓬蒿間也遂延師訓督期旦暮見
騰翥無何以病卒悲夫配周孺人庠彥青田君
某女閑姆教事姑某婉順有禮與先生處相敬
愛逮僮婢以恩而課子顧不少貸思渚君問嬉
戲則佛然曰兒忘汝父之言耶思渚君感奮力
學嘉靖庚子領浙江薦庚戌舉進士及迎養至
與猶早暮警言戒曰股民之膏以自肥非義也斷

民之命以自逞非仁也吾死不願兒有此矣居
歲餘忽疾不起彌留前十日贖甚忽張目謂思
渚君曰兒尚未出視事自是噤不復言此其所
以望子者豈後簡軒先生耶先生生某年辛某
年若干歲孺人生某年卒某年若干歲子一長
理娶某氏次理娶某氏葬某地銘曰
茂德潛樹稽山之陽儼彼淑慈維德之行顯不
自躬施于胤子榮光有俶終受帝祉

西亭轟先生墓誌銘

嘉靖庚戌余承乏禮闈舉新河轟子瀛爲進士
固恂恂淳雅人也詢其兄汀又與瀛同領順天
癸卯薦鄉之大夫士往往稱其父西亭先生豁
達有大節予因歎曰有是父宜有是二子耶已
而轟子兩使邊徼過其家省先生入都必爲余道
先生饜躒善飲日聚姻舊擊鮮鼓瑟爲歡他無
所慕也甲寅五月七日先生一疾輒不起距其
生弘治丙辰七月十八日年僅五十有九予聞
而咨嗟悼惜者久之時轟子官戶曹兩年矣而

先生貶褒可待乃不少延悲哉聶子即日匍匐西歸尋走使持侍御蔡君毅狀來請銘讀其狀果不誣則先生非田野常人先生年十三侍父疾憂瘁禱額如成人無何母趙疾垂急輒走禱泰山其孝蓋自天植云事繼母王牛庶母盧皆能順與同母弟鴻臚鳴贊儀異母弟儒价同居三十年無異言食指數千用雖繁浩未嘗匱乏蓋先生雅善經畫而出之有節故饒裕如此諸弟業析爨子姓婚嫁往往悉力調助姊姊六人長姊有五子而貧曰於我贍又置田以處族屬之貧者族兄有才妻傅孀且獨收畜於家老焉姪女及姨姪女早孀如傅並收養其子母俾不顛越子長教之有齒章縫者嘉靖己丑歲大饑先生散秋口村所積粟濟鄉民十月盜猝至鄉民二百餘人德先生冒刃來救獲其首盜解去戊戌畿內復大水先生航粟至靜海損直鬻之有鄭岐山者闔門患疫輒出粟賑救仍延醫於療已惟岐山與一幼子一孫女得生先生載其

船家集 卷之八

五

孫女歸為育之長乃以服飾資遣還其家尤人所難嗟先生胸次磊磊急人之難不啻在躬其視世之齷齪齷齪卽一縉動色至戚者可同語耶卒之日遠邇無不悲云吾又聞先生之訓子也先德行而後文必延經師之有道術者與之居鄉隣子弟有美資輒招致劇切戶部已登仕訓飭不少貸易簣時猶懇懇曰吾不及見瀛兒汝輩宜道吾意謂弗廉弗慎鮮弗負國恩貽吾羞地下矣然則先生信非田野常人也先生諱秀字子秀號西亭其先大同蔚州人洪武初避亂太原陽曲永樂三年以殷實乃徙新河高祖某生某云云銘曰彼丘而隆偉人斯宮疇弗作恭彼胤而哲帝賚有烈疇其隕以滅

船家集 卷之八

五

儒官近山鄧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顯字綱之號近山阜峯方伯憲公良曰子韜德弗耀可扁其菴曰綱晚號綱菴系出南陽鄧侯祖壽元末以鄉兵從偽漢未幾歸我

太祖從征有功錄子榮爲台州衛百戶遂爲台人榮生貴遷交趾尋復台貴生忠有功陞武德將軍忠弟賢以毛詩師鄉塾賢生玄敬郡庠生有文名玄敬生直齋公鴻能通詩紹家學鴻生先生先生性穎敏受書輒記不忘直齋公執其手囑曰吾家武弁曾大父以來每欲以文自見輒不偶兒其念之先生竦然曰敢不敬聽于是淬志力學弱冠卽有聲郡庠補增廣生所交若龍山陳大叅子直三峯侯方伯絨石筠孫通府

胎室集

卷之八

十五

並有奇資諸所訓解能領略大義先生曰我先人志有所屬矣暇則杜門靜坐或誦詩數章抵掌浩歎客至對奕竟日語及窮達之數則默而不荅性淳厚篤尚倫敘台俗伯兄及爲諸生者得贏田先生固讓弗受諸弟強弗獲辭已有欲易產者則以所受代易之弟被誣鄉人疾不能對時郡守巖峻有召莫敢後先生爲代理于庭守大怒已知爲諸生則又大怒先生辭意惻惻訐者具服守爲感動事尋白諸從弟當償先世負租以計貲不能平將質之官先生潛代之償徐以緩征諭止之曰彼知將復質矣乙巳歲大饑先生量入以賙戚里不責券郡守高其行質飲于鄉鄉長老曰賔者咸鄧若俗何憂弗化乎其素重鄉里如此大抵先生生平務敦大本而厭修飾見後進輕儇闊略檢行則愀然不樂曰俗之日入于漓也如此其爲文根極理要不藻績故數試數弗利然終不以是改其軌轍及訓兒孫輩則又曰文者心之精也文靡則心靡矣

胎室集

卷之八

十五

文實則心實矣世有靡其心而能為實政者乎
 諸子佩之即為舉子業不敢作浮語于是二子
 藉甚公庠季子舉進士第台之人始知先生之
 不顯非以其文也嗟若先生者胡不百年恆為
 台之典刑也耶先生生成化壬辰十一月十八
 日卒嘉靖乙巳十月七日年七十有四配陳氏
 生子男五長松次楫次棟庚戌進士次杞次校
 楫校俱邑庠生女一適庠生應璠孫男十某某
 女二人以丁未閏九月十九日附葬于雙橋父
 塋之次越三年棟舉進士太史李子承乏禮闈
 其同郡南京刑部主事何子寬又太史首薦士
 鄧子因何子來謁銘遂為撫述其行而繫以銘
 曰
 固山琬璵靈水澄氛氤縕結盤赤城遺逸承武
 揚精英後有明復前中行哲哉先生白且貞懷
 珍弗售祿弗榮篤親急難敦天經楊徐皎皎風
 同清厥嗣羣起馳芳聲才美焜燁如瑛帝恩
 有秩懿淑旌不可遁兮千秋名

贈南宮集

卷之八

五十六

贈南京禮部主客司署郎中事主事蓬山
 馮公暨配安人張氏合墓誌銘
 世稱四明多隱君子以余所聞蓋有蓬山馮公
 云公之子副憲君謙余丙辰所首選士也余孫
 男思明又聘公之孫女締媾好焉而副憲君以
 自所為狀來乞銘且請之懇悃銘其可辭按狀
 公姓馮氏諱文煥字伯章別號蓬萊山人贈御
 史琛四府君之曾孫也公少穎異未弱冠而孤
 寒心銷志毅然以追孝為己任弟壯有室分產
 必均而瘠土敝器多自取之宗黨莫不高其行
 後值僻攸家道遂落蕭然江湖間無幾微忿懣
 之色母病謁醫弗常常至即徙業攻古方書精
 於鴻術調齊奉母終其天年晚遊樵李負瘵者
 得公一七良已即貧不持一錢亦必與善藥多
 投空券去或謂馮先生甚貧勸之詣取直則指
 方寸示之殆古之有道仁人與充是心也足以
 昌後矣二子稍長遣就經師間得異書必為繕
 寫以授二子嘗夢東帶兩豫知副憲君必貴舉

贈南宮集

卷之八

五十七

古名臣廉吏啓迪之而垂鑑於世之乘堅策肥
求田問舍者視昔于叟高門而教則罔及陳氏
教調而子睡厥誨何如也丙辰副憲君登進士
第授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已未晉主客司署
郎中庚申詔贈公如子官束帶之夢有徵矣乃
副憲君自郎署歿歷藩臬首公潔已所至輒有
聲稱則公之教使然也厥配太安人張氏系出
唐孝子和州刺史張公後父母鍾愛不與凡子
父之適公爲冢婦謝去華飾勞苦甘之夙夜侍
始疾躬調藥膳惟謹諸介婦法焉父故儒者連
不得志于有司死之日哀毀過禮念母老無嗣
子迎養於家一如所以事尊章者而別貯飲食
器以稱其持齋之心臨終申飭副憲君惟以老
母爲言言不及他其天性至孝如此副憲君蒙
時偕弟秉燭夜誦書所習書必勤女紅以佐其
讀薄夜半始去就枕雖柳氏熊九以加也性
靜密有思所事求其便安利用而省費以故蓬
山公無內顧而副憲君克有成立嗚呼賢哉公

胎產集

卷之八

三八

之先世居慈水仕吳越爲尚書者名叔和其子
行鶴官少保行霖官龍樓殿前都指揮使行琛
官尚書僕射衣冠烜赫里中里中稱三馮氏行
琛後十一世名純孫者自金家井徙西橋凡六
傳而至琛四府君璽以子鎮貴贈監察御史璽
生鏐鏐生汝富汝富生廷芝則公考也母方氏
公歿於嘉靖乙巳距生弘治壬子得壽五十有
四太夫人歿於嘉靖辛亥距生弘治甲寅得壽
五十有八子二長卽副憲君謙娶董氏繼徐氏
魏國篤軒公女次讓娶周氏孫男五曰啓賢曰
大行曰大順曰大猷皆謙出啓賢娶按察副使
顧遠齋公孫女俱卒思賢讓出娶庠生韓邦治
女孫女二亦謙出長適工部主政姚明川公之
孫子寧次則余孫思明聘焉曾孫女一啓賢出
兆域在慈谿城之東北飛鳧山合葬於嘉靖辛
亥而萬曆甲戌始克緝垣以堪輿家言也銘曰
儒而醫今壽厥親本孝廣仁浩無垠籛金一經
啓後人渥洼汗血天麒麟真魄飛鳧遊三神借

胎產集

卷之八

三九

彼淑媛億萬春

贈兵部職方司主事古庄陳公暨配封安

人吳氏墓誌銘

贈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古庄陳公卒於嘉
靖辛亥距弘治甲辰享年六十有八配封安人
吳氏與公生同庚後九年卒享年七十有七合
葬小河口之蘇阡迄今隆慶壬申塚之木拱矣
而厥孫文燭來守淮安郡謁余請銘且致其父
副使君某之命敍敍泣下以先人之名行不彰

卷之八

卷之八

三十一

是懼斯孝子慈孫之用情哉余與副使君交且
稔誼乃按公甥御史大夫傅公某所為狀而誌
之陳之先故江右人後徙荆之龍淵市勝國時
有曰可大者於公為四世祖復徙沔陽州沒而
葬州之江北子姪聚族以居遂為江北陳氏可
大生英英生三丈夫子長曰勛舉永樂庚子鄉
試官至青州府知府季勉以贊雄里中天順間
輸粟千石詔旌其門稱義民公與青州公白首
彌驩而陳氏以孝友名家矣義民公生瓚好施

與家無剩財年八十又二呼高年公高年公生
公公為人修偉聲如洪鐘虎頭鰲臂有膂力能
揮丈八矛嘗遊太和燕趙太和燕趙人壯之謂
尉遲敬德復生也使得過時乘一鄣取旗斬將
顯功名豈足道哉隨家業中落遂盡力田畝益
規林池樹執孳畜種種有法久之生日以厚什
伯義民公時尤善積著平量入而輕息貸之族
之不能衣者食者鄰之貧且急者與夫忿而爭
者輒來告告則無不懷德愧服以去郡大夫舉

卷之八

卷之八

三十一

鄉飲必首禮公公第一就餘謝却歲時具斗酒
與田夫野老徜徉吟嘯恣然自得不以世務嬰
心乃督教副使君某則嚴甚曰我以家累罷學
每念之憤懣太息焉若其無忘我志也副使君
竟第庚戌進士則又勉以奉公砥節毋失令名
足跡罕至城府終其身所謂鞠躬君子者非耶
別號古庄以克復青州公故業也太安人同里
吳某女母姪時有奇夢生而端靜敏慧八歲見
天門開長精女紅歸古庄公為好速速事高年

卽往無生理矣竟不以上且導之出疆夫以教職攝邑事鮮不退怯而公克自執持如此識者知其有定力云居六月文林公喪公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服闋補四川學諭師模教範視居萬有加焉己丑陞雲南保山尹保山故多土官跳梁跋扈動多掣肘公處置得宜咸有以服其心振紀釐弊與民維新平里甲均徭役抑豪橫安良善建縣學興水利凡所措置惟求法行而民便謗怨弗恤焉行之二年境內大治郡有大家

陸筠者

卷之八

五

陸筠者縱女肆毒而利其財郡不能決而屬之縣公按之實竟寘諸法癸巳奏績天官氏得封其父如其官贈母陳及配金皆爲孺人至今保山祀爲名宦云居五年會撫臺建議以未昌絕域欲專設府二以領之銓曹乃疏公名以上遂擢同知未昌府事乙未居母某太夫人之喪哀毀如喪文林公時起復改四川重慶府甫至卽承檄賑濟彭水武隆諸縣民賴全活者甚衆當道復以百餘年未竣之獄數事責之成公委心

檢案不踰月而奏謝遠近稱平惜其年不滿德位未究施忽以寒疾終重慶之公署時嘉靖庚子七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成化癸丑閏五月二十三日享年纔四十有八悲哉予觀近世士大夫政才明敏者或德修未優公事其父文林公以孝事其兄北溪公以弟處閨門甚肅雖貴爲大夫而滌衣蔬食如儒生至睦族樂賓周貧賤乏則務從腆厚又性樂吟咏政事之暇手不釋卷所著有二溪集四卷又集爲保山時建白一

陸筠者

卷之八

五

卷曰良工獨苦嗟若公者其所蘊蓄可以淺窺耶娶金氏子四伯元吉郡學生仲元善戶部湖廣司主事叔元高繼北溪公嗣中壬子鄉試李元哲中乙卯鄉試女二長適廩生龔士傑次適庠生吳師邵孫男八孫女一以嘉靖壬寅十二月十七日葬郡西北紅豆冲三台山之陽辛酉夏五月始請予銘銘曰
行不絕俗而修厥身仕非爲貧以行其仁遇有險夷志則伸屯其膏澤貽後人

養正張公暨配施孺人合葬墓誌銘

養正公者太史張子春父也嘉靖丁未太史與李子春芳胡子正蒙同及第明年春太史謀迎公養京邸公業問舟將北偶疾逝訃至太史仰天號慟曰天天胡不少延令伸升斗養耶急匍匐南奔泣謂李子曰銘其屬子李子曰諾明年以同里比部副郎劉子松狀來申前請遂為誌而銘焉誌曰公諱廉字天質號養正世居渝城東曾祖仲穆祖永齡號居仁父端教號中道中道公子六公第五子張渝城舊族先世顧無以仕顯者居仁公生有大志毅然欲以儒昌其宗建讀書樓邑西廣延名士與中道公處期旦夕見樹立無何居仁公逝中道公才立遂不果儒然志嘗快快也及公生性資明敏稍長授以詩尋補邑庠弟子員無何中道公又逝家業日就廢墜諸子各勸勦生業公亦不遑事鉛槧去業農農暇取岐黃書讀之洞究其旨鄉閭有疾咸趨公療應手愈有造謝者輒麾去曰吾豈望汝

張東堂集

卷之八

三十一

報耶貧病多所生活云年四十無子擇弟天定

仲子育之即太史太史眉宇秀異公撫其頂曰

畢吾父祖志者必此兒也遣就外傅家雖約禮

傅必崇腆不作窮苦態太史亦樂學有妙悟甫

十五六歲為文已哀出流輩公愈益持督不少

貴太史間稍懈即大怒曰汝何業乃習惰廢學

耶晚生仲子泰遣師劉比部公嘗曰吾有田六

石課兒春鷲三今泰又何愛其二子才貧所甘

焉其訓子篤切如此性嚴毅好面折人過子姓

少違失輒庭責隣閤有不順峻絕之然急人危

難則恐後焉故鄉人多德公尤厭囂俗自城邑

徙居江南之覽秀亭右課子暇必羣朋舊觴咏

為樂不盡懽不罷即客不至必却童稚引壺觴

自適醉則撫掌浩歌有橫視八荒之意大抵公

剛峻倜儻人也意在卓絕塵俗耻與眾乾沒急

成其子以紹先志尤所寤寐者嘉靖甲午太史

舉于鄉四上春官不得第公顧無愠色聞少宗

伯南野歐陽公講學金陵遣從之遊已歐陽公

歐陽公集

卷之八

三十一

返泰和遣從泰和俾畢力身心之學丁未舉禮
闈廷試及第二名公聞報喜曰吾父祖之靈慰
矣自是日聚宗戚朋舊屬酒為樂比得疾一日
逝嗟豈償其素志遂厭塵塗去耶娶施氏先公
十年卒孝敬慈儉太史之成多所贊益云其諸
懿德具太史壙志中先是丁酉歲太史壅施蔡
家坡至是改葬某地與公公生成化甲午某
月日終嘉靖丁未某月日享年七十有四施生
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子二長即太

史春

卷之八

三九

史春娶供橋吳氏次泰側室馬氏出縣學生員
娶分宜西岡彭氏女二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二
某某銘曰

彼崔者山彼安者流維公處休並藏伊何維公
之速彼哲厥嗣維國良球以贈以褒於萬斯年
賁茲玄丘

仲母王太夫人墓誌銘

嘉靖甲寅夏四月十日仲母王太夫人卒先一
月其戚太史李子北上過安宜時太夫人方寢

疾內子徐造問大夫人太夫人執徐手嗚咽不
能別也乃今竟不起哉秋九月其子玉泉君為
狀抵書都下曰將以十二月十八日奉母合塋
先大夫側痛予昆弟無能顯母不朽之文其在
公矣李子執狀泫然曰太夫人竟不起哉初予
長兒獲甥玉泉君也太夫人實主之是役也予
奚忍辭仲氏安宜鼎族至憲長取菴公本與其
弟主政公斐並舉進士門閥益著而取菴公筮
配獨擇太夫人蓋太夫人先世自太參公而下
數以仕顯素稱尹吉歸公年甫十七上則臨以
祖姑鄭大宜人姑楊宜人下則芬以羣娣姒而
太夫人周旋其間咸得歡心無少違拂二姑稱
曰順羣娣姒稱曰怨姻族里閨罔不稱曰賢下
逮臧獲食指數千低昂輕重撫戢咸當其情取
菴公自倅嚴州以至僉憲廣陝河南歷險遠兼
求陸而從之行者惟太夫人行李瑣屑總之井
并不以溷公故公得殫慮在公所至輒有能名
迨公歸臥湖上賓友過從無虛日修醕治蔬咸

史春

卷之八

三九

出太夫人手必精必潔稍無厭怠意客退即分
更必率諸子環侍或迭進觴以樂公公棲遲林
壑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不愉樂以有太夫人也
公子十人出太夫人者六才諳並茂異奮跡雲
衢者鼓篋成均者脫穎饗序者翩翩然鵬翔鶴
立淮以南所罕覩焉其行修淳飭雖去公已遠
而家緒益振疇昔微太夫人程督于上能爾耶
鄉之人以為有九熊畫荻之風焉每遇歲時修
祀祖禰器蠲省滌必嚴且戒細而織紵組紃亦

始末集

卷之八

四

臻精絕賈山儔輩云大抵太夫人儒家子孝經
列女傳雅通大義故動有矩度如此彌留日強
起沐更衣端坐而逝神氣凝然不少亂嗟若太
夫人倘所謂君子而逝神氣凝然不少亂嗟若太
成化癸卯二月二十日閏年七十有二子長某
次某銘曰

儷名哲稱良娛繁厥胤昌宗祊歸公室榮且寧
曰無然視此銘

工部營繕司郎中度山蕭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三月神應軒災

上命更建孔亟繕部郎度山蕭君祗役惟勤工
屬內府凌晨而入向夕而出奔走瘁甚將落疾
大作不三日猝逝時四月二十日也距其生正
德丁卯十一月二日年僅四十有九朝之大夫
士咸驚惶愴惜同年友太史李子往哭之其子
太學生汝蘭哀經纍纍且泣且拜曰予大人生
平有遠志不幸暴卒未究得公一言將不朽予
大人也都諫泰東謝君亦與君同薦丁未為之

始末集

卷之八

四

狀而復申其意焉乃按而誌之曰君諱禹臣字
子益號度山長沙清泰廂人曾大父誠大父德
貴並潛德不耀父仁始以責任曲靖軍民府教
授娶某氏生君有穎資不煩繩督強學邁行有
聲譽序嘉靖丁酉領鄉薦丁未舉進士授令蜀
之遂寧遂寧俗故訐黠難治君臨以寬平不事
苛急已作息訟辯諭之民乃乎革會歲大饑君
力議蠲逋發粟賑貸賴以全活者以萬計士有
貧不能自給者君為置學田若干畝以贍安居

里距治稍遠多桀猾諸所輸納阻抗不辦少
講張而譁君至曰民之弗若厥咎在上于是
窮振弱布惠明法久之乃下令曰來汝貸否有
法耳里民相率輸速罔敢後邑有河患且劇君
爲築堤防之環植以柳始免衝決至今民指曰
蕭公堤云蓬溪安樂間有巨盜竊發肆掠村落
君捕殲其首餘多所開縱不峻治其嚴而不苛
類如此居三載當路以最薦擢營部主事職甚
通倉竣事擢員外郎時內外工作並興財用告

急而大司空謂酌盈縮量緩急經度省節非君
不可尋擢郎中君飭材課工殫厥心力出入務
從省約以故無乾沒之患而工乃底績尋屬以
神應之役竟積瘁奄逝悲哉君胸次夷曠澗略
不細謹與人處輒吐肝膈銜杯浩歌不復知他
有可忌者至大節則確然不可易事親必以禮
昆弟合居數十年每食飲必同俸入必共之處
公家事踰私室卽一木一石必籌量中度不輕
費且修幹豐願望之偉然見者謂必陟崇華無

疑也乃止斯耶然以王事卒則修短不足云矣
配楊氏封安人子一卽汝蘭女二長未字次許
字金華尹杜君濂之次子孫二鳴韶鳴球將以
某年月日葬某地銘曰

夙夜在公殫厥瘁服勤就斃亦何噫忘瘵在列
類其此

忠菴解先生暨配姚夫人墓誌銘

忠菴先生者少參君宋之父也配陸氏夫人繼
卽姚夫人陸先公而逝者四十有六年公先姚
夫人而逝者二十有三年往少參君聞先生訃
於京邸持同年友丁少宰狀蒲服來謁予曰知
家大人者莫公若且辱世締姻好願微惠于大
君子得銘墓一言爲不朽計時余方鞅掌機務
未遑也比解組歸夫人業已稱九十壽方矯矯
強飯忽一夕終以天年少參君追迹懿行且泣
且請如初余則安所談哉先生姓解諱文字德
夫忠菴其別號云世爲吳之姑蘇人自始祖松
岩道人以避亂遷興化遂占籍焉傳至曾祖宗

信而生思政思政生珙稱一壑翁即先生考也
俱隱德弗耀篤生先生少即穎敏警異一
壑翁心奇之時海陵柴墟儲公北屏徐公雅負
人倫藻鑑固素善一壑翁每過訪先生侍焉輒
相顧拔識謂非凡品當立致雲霄也先生雖聰
慧夙成而性寔嗜學又得姚夫人代理內政專
力事文博聞強識盡通經史百氏發為博士家
語輒鋒鏑橫發見者靡不鑿節加賞蚤歲補邑
弟子員益折節砥礪自筮從海陵僉憲平野儲
公遊自是學日以進聞日以起臺試輒先多士
一第直可芥視顧扼於遇弗售乃念堂上尊人
老矣安用日呻吟佔畢為遂一意侍一壑翁與
妣王養曲盡孝道而姚夫人尤能先意承志相
與湯藥必躬晨夕不敢去側隨所指使靡不得
懽心者自是宗鄙閭里咸推解有子有婦如此
而遇介弟恕菴公友愛篤至舉凡出納一惟恕
菴公是聽曾不一問羨縉亦不忍私一縉自是
宗鄙閭里又咸推解有兄有嫂如此而孝友聲

船亭集 卷之八 甲

譽藉藉人口即鄉之耆碩往往推讓先生郡守
豫章吳公雅聞先生賢以儒官冠服禮先生邑
令泰和曾公武陵胡公又心服先生高誼每遇
蜡祭上賓輒曰孰愈解先生者有不至虛席待
之其見重如此而先生則退然自下與人處油
油然可親居常藁茗撥蔬與二三朋好相為觴
詠笑傲遺脫世外即田父野叟亦時共驩洽蓋
其中本坦夷樂易匪強也下逮臧獲亦不輕為
呵讓而姚夫人者慈惠和煦視先生無兩其御
下更為有恩而樂施好予固其天植云及筭而
歸先生日龜勉有亡不憚勤渠以相先生而先
生家計始以裕中以嗇稍不為芥蒂者則彼此
相成之力居多詩所稱雞鳴夫婦非耶惟是教
子過嚴先生躬為課業暮則燃藜程讀夫人事
粧織伴之必丙夜乃罷寒暑罔間焉稍不喻指
咎掩隨之不少登而閭里稱善教者又曰解父
解母云仲子宋果壬子舉於鄉已未成進士第
授行人銜命晉藩便道省覲稱觴為壽鄉人士

船亭集 卷之八 甲五

嘖嘖榮之而先生與夫人不之榮也猶然自安於故吾若忘其子之貴者鄉人士又私相嘆服比行人使事告成將奉二尊人就養而先生以倦遊不果一夕忽搆微疾捐館遺命勉大行以忠君報國語不及它比大行遷給事禁中則姚夫人偕焉既參楚藩顧以艱步憚行少叅君勉強就道至則飭法振紀監司揆薦方騰顧時時白雲繫念竊自嘆曰報劉之日短矣獨不思先大人更欲一日養得乎遂抗疏陳情 優詔報

胎書集

卷之八

四六

可歸而菴暮色慈母子相依怡怡孺慕不復知有簪紱遺榮焉夫人雅尚澹泊身不曳文繡口不茹肥甘日閉戶焚誦安享榮養者餘三十年蓋人生所罕觀者而少叅君伯兄固樞樞遺孤也夫人撫之鞠之卒俾成立一如已出然即伯氏亦忘其母之為繼可不稱難之難歟先生生於弘治庚戌九月二十六日而夫人則以弘治乙卯正月二日生先生卒於嘉靖辛酉二月十八日而夫人則以萬曆癸未四月念日卒蓋先

生壽七十有二夫人則壽九十矣有丈夫子二

長栗陸夫人出娶顧氏繼娶戚氏次即少叅君

宋娶益府紀善丁公女女三適某某孫男三汝

霖邑庠生娶陸氏汝揖國子生娶余女孫汝成

邑庠生娶襄陽郡二守袁君應祺女孫女一適

某會孫男六曰學詩曰學禮曰學易曰學會曰

學夔曰學龍會孫女四許聘某某葬在邑西長

安之阜從祖阡也嗟夫事親則孝處弟則友恤

孤則慈逮下則惠是當於古人中求儷匹焉晚

胎書集

卷之八

四七

近世風俗日靡隔形骸分爾我者比比而是安望其公財以全義撫幼以全恩若先生與夫人者乎是宜有子若少叅君而少叅君行且無復內顧

明天子搜岩壑而廟廊之則所以顯揚庭訓者

益無量也是宜銘銘曰

有藝斯獲惟君子穀以貽孫子月旦推服其穀

伊何外內一德孝友令聞慈惠適覆弗食厥躬

詰嗣楨國斯人斯藏過者其式

承德郎延安府通判雪海王公墓誌銘

承德郎延安府通判雪海王公墓誌銘
子春芳其嘉靖辛卯秋闈所薦士時嘗謁公留
都明年春公亦試春官再晤燕邸是年皆不第
而公尋擢國子學正乙未復晤公于燕已公擢
判松江調延安歸老林壑不通者五年辛丑
間公滄水之濱相見甚懽繼趾以無聞焉公累
復不通者六年丁未芳及第公聞之喜遣其
子三望來賀自是相聞不絕矣已酉秋公卒於
家先一日公詔門人王之屏曰子其我狀詔其
子三望三徵曰銘我幽者其李太史太史不泯
予也二子乃匍匐來請芳執狀淚數簌下曰痛
哉公其已矣予意得拜公酬公知也乃公遽已
矣痛哉公名國寶字尚仁號雪海人稱雪海公
云公滄州右族代為聞人曾祖謙國子生祖惟
德山東齊河主簿父亨河南伊陽訓導以公貴
贈國子監學正母閻氏贈安人公少穎敏弱冠
幽州庠輒矯矯出諸生右名重畿內畿內士出

卷之八

里人

里人

卷之八

里人

里人

公門者多雋異攻古文詩尤好崇古禮冠婚喪
祭動必則而行之滄俗為一變云母閻夫人卒
哀毀如禮尋奉訓導公返滄家雖約日必治具
速姻舊樂訓導公居十年而卒守禮如母喪遇
弟國賓逮諸娣尤有恩振人危急如拯焚溺姻
隣族黨多賴焉十舉有司不獲第嘉靖壬午以
貢入北雍始與從子光祿少卿紳同領順天鄉
薦丙戌不第投山東清平教諭清平故寡聞見
公羣諸生傳經較藝詩諄訓迪一時多所興起
辛卯分校應天府鄉試所識拔如戶部郎童子
士弘葉子材知府嚴子寬皆知名士壬辰擢國
子監學正大司成以下咸起敬而四方士爭從
公學乙未擢松江府通判公性恬退獨喜為儒
官其擢判松江也人咸造賀公而公傲然曰予
迂腐人能理錢穀事耶必不稱矣至松則催科
平恕百姓便之第九直如昔趨走應對動忤上
官意調延安府通判司神木縣軍餉或為公憂
公曰邊地寡酬應與迂腐頗相得一以治松者

治延出入會計惟允暇則集諸生習禮講學期以歲月變延俗也居頃之竟以所嘗忤者論罷公怡然逆滄曰此吾志也居家屏跡公門觴咏自適有問學者未嘗不延接談及公事則拒而不荅達官貴人罕接其面焉今年七月公偶適辭朋舊親族為仲子季女畢婚嫁又鬻別業治喪葬諸具曰八月上旬吾當還造化矣至八月八日果起沐浴衣冠端坐逝嗟若公者可以淺淺窺哉公生成化癸巳十一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封安人端蕭幽閑先公卒側室劉氏靳氏子二三望京庠生娶鄧氏三徵聰敏好學娶武氏俱劉出女三適某某十月十九日葬公城東三里原祖塋側啓鄭安人窆合焉公所著有南畿校文錄北雍惜陰稿詩經愚見四書獨得行于世銘曰

一溪處士狄先生墓誌銘
一溪處士者大行狄子斯彬父也狄子與李子春芳同舉嘉靖丁未進士第明年授大行尋奉使巴蜀造李子別且出某所為先生夫婦牀泣而請曰予二人背棄有年矣顧墓未有石也願為太史氏請以垂永永李子曰是不可緩也遂為誌而銘之按狀先生諱津字伯通號一溪人遂稱曰一溪處士其先廬陵人周姓系出宋丞相周益公曰南溪者仕溧陽州學正遂家溧之瑞蓮坊至其孫子明以外姪後狄氏襲狄姓曾祖宗義生竭竭生欽號懶漁贈南京工部郎中娶彭氏贈宜人生子五長先生次泮泮沖涵先生生而岐嶷有穎資讀書過目輒成誦長為詩文不屬草立就人咸謂先生取科第若振槁而懶漁公則業沖涵以舉子業沖尋舉進士得賜封懶漁公夫婦而涵亦有聲譽序懶漁公卒先生乃悉產讓諸弟別業宋莊以自給掘地得石刻曰周津畬鄉人以為友讓感云先生恭遜恂

恂若處子耻與人爭鄉隣有爭者咸耻聞先生
間有就質先生者即為剖析曰某曲某直無不
忻忻帖服去先生嘗與士人同入市有無賴輩
醉侮先生先生輒走避或欲令家童毆之先生
力止曰不足較甫三日其人嘔血死有負懶漁
公金者一日與衆簫鼓過溪上翁令先生往執
之先生赳赳不進者久之竟罷行無何負金郎
暴疾卒至今鄉長老見子弟好使氣輒稱先生
以戒云鄰邑俠黨千餘人構陷先生舅氏彭於
獄時彭年八十家衆悉遁去乃先生獨冒險忿
愬彭得無恙先生有厚友羅宗遠早卒遺孤宜
賜鄉人踐侮之先生為育於家長配以甥女史
氏始遣還嘗為里正邑令重先生多所咨決時
有巨盜挾警蔓延無辜連坐者衆先生廉其情
白之所活百餘人有大姓楊受誣當議死公力
解得已楊持金謝先生輒揮去曰吾豈為君謝
白之耶嗟無論其他即先生拯人于危不責報
如此可謂篤行長者乃年僅六十卒悲哉語曰

前人樹之後人蔭之宜其有子若大行君者先
生生成化乙未二月一日卒嘉靖甲午正月十
三日配葛氏先公十年卒生子四長斯彬次斯
本次斯霖早殤次斯東女二適某某合葬巖山
祖塋之陽者十五年始徵銘季子銘曰
才也而名弗揚德也而壽弗昌譬彼密雲壽為
沱滂厥嗣孔良鵬鸞鳳翔奕世其煌
通奉大夫浙江右布政使石峯李公墓誌
銘
贈文彙集 卷之八 五十三
嘉靖乙卯十月十三日浙江右布政石峯李公
卒於宦邸明年正月弟緝扶柩歸上谷將以某
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尚寶阪泉孫君允中革公
丁未禮闈所薦士持省吾岳君曾狀謁予誌其
墓中之石是年予叨薦太史昆湖瞿公景淳亦
嘗辱公一言之與寧忍以不文辭哉按狀公諱
綸字德言其先鳳陽穎上人幾世祖某以從戎
偕鎮撫某北徙懷安世稱鉅族迨公始大著云
公生穎異日記千餘言弱冠入郡庠赫有文譽

一時名公鉅卿爭欲令出門下會中丞東平劉公某侍御平原張公某構上谷書院為儲英地延戶部臨邑李公為師而公實與首選尤器重焉既復從石雲岳公某游微辭奧義多所領略蓋公質本穎敏而問學淵源亦有自云甲午以毛詩舉於鄉戊戌舉進士授行人行人職專使事公每奉使所過周爰咨詢留心民瘼癸卯選工科給事二年轉刑科尋遷左給事乙巳遷禮科都給事章奏封駁務持大體不苛不縱時望

歸之丁未會試以才名被命為同考官公殫精

校閱號稱得人是年擢山東左叅政督餉都下

官屬有被盜者公廉實輒取俸金以給已酉擢

山西按察使平獄理冤三晉之人咸德之至紀法所在即勢要弗吐也壬子山西鄉試公校藝簾外殫精如前所薦亦多知名之士已擢浙江右布政時倭警甚急羽檄交馳公矢志蕩平據畫曲當會寇逼省城下百姓號呼城外者以數萬計當事者局鑰勿敢啟公惻然曰皆吾赤子

也即不能驅兵捍賊復忍棄之民其謂我何哉命啓鑰無何賊奄至衆賴以全公體質素薄不當寇衝乃益自經略積勞疾羸竟不起距生正德壬申九月春秋僅四十有四摺紳咸痛悼二予觀今世士大夫類多材稱職即稍可稱述遂汲汲沾名譽自炫乃公天性恬澹獨不喜致聲聞以故敷歷中外無近功無顯名至為文章率棄去不存稿其重自韜晦類如此所居舍蕭然澹素若林壑人俸入惟以娛親贍族迄無私藏

豈古所謂澹泊無為者耶然年不滿德位未究

施惜哉父瑤封刑科給事中母韓封孺人配章

氏封孺人子男二某某銘曰

使不辱諫不激越有賊主籌畫底羸以殞行道嗟惜萬有千秋賁此幽宅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前巡撫延綏榆林等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南溪張公墓誌銘

吾郡稱世閥者必首泰興張公方司徒南溪公

解組而余始登第公七十壽業爲文侈其盛矣
比復以兒女子諧兩姓歡其家孫亞魁君一旦
持公門人大中丞汪公狀請余銘墓中石余訝
而詢之乃知公歿且十餘年往矣卽妨以多故
亦若有待也余安所諉哉公諱聽字鵠舉南溪
其別號也先世家汴宋末避兵而南遂著籍揚
之泰興而始遷祖實爲本真公由本真而榮甫
而仲纓而祐之生四子季曰忠貢於鄉授刑部
司務尋轉工部員外郎擢知饒州府有德政以
工部考封父祐之如其官蓋自本真公以孝行
垂範太守公以文學開先凡四傳而張爲著姓
復有子二長質庵公珩次西庄公城西庄公弱
冠卽掄魁南畿授翰林中書負海內文名簡使
朝鮮服一品章服而質庵公卽司徒考也積學
飭行屢舉不第首爲定興縣丞以伯子羽貴贈
監察御史妣蔡氏封太孺人相夫訓子雅有女
士風詳大司空嚴陵胡公大司馬太原喬公志
可考也司徒公同乳兄七伯兄仕終河南左轄

歸德府志

卷之八

五十七

仲种某府太守皆進士高等二季翹种由貢爲
博士官昆季一時並起蔚爲時望而司徒幼卽
穎敏有異質從方伯公受書往往出語奇絕驚
人以儒士補邑弟子員督學使者每以大成期
賞而公勵志力學不以寒暑少間配安人封氏
刺女紅伴之必丙夜乃罷爲文根極理要耻作
尋常語每凝思則對齋前古柳揮指謾刺久之
樹膚盡裂正德丁卯舉于鄉學士東江顧公攬
之弃卷中欲置魁選不果僅列二十一人甲戌
中會試第六主司特梓公孟義爲士子程式其
見重如此初授戶部某司主事丁蔡太孺人艱
與伯仲兩侍御哀毀執禮以孝行著稱服闋補
禮部值
武廟南巡兩抗疏極諫兩杖 闕庭時伯兄侍
御公亦上書請斬逆瑾下詔獄兄弟直聲凜凜
震朝宁間尋陞主客部轉兵部武選武選職司
邊帥暨諸勳貴顧此輩挾賄怙執習以成風公
乃一裁以法無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衆遂撫

歸德府志

卷之八

五十七

禮曹舊僚事波及公謫廣之饒平幕其地卽韓昌黎所稱潮陽也公嘆曰韓公以直貶斯地予何幸踵其後耶飄然獨往固忘其爲謫且遠也至則創立書院遴士子之可教者羣聚其中日爲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輕數百里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潮之士風較疇昔爲特盛云會

世廟新政錄用言官稍遷海蓋縣尹輕徭薄稅與利除害多所善政民至今思之不忘未幾陞

贈墓集

卷之八

五八

湖州府同知陝西僉憲河南副憲俱以夙望號遷已又督學湖湘蓋

世廟龍飛舊邸誠慎其選也公乃頒條章飭教典務以崇尚德行釐正文體而士子爲之不變其所拔識皆知名士汪公卽其一也旣參陝藩政掌貴州憲晉四川右轄江西左轄復改河南惟陝西最久被澤爲獨深陝之人立祠事公者三而河南則繼伯兄羽後凡一切例所應得者悉從謝絕一如伯氏舊政洛中有一世兩清之

稱士論榮之他如酌處藩祿懾服強宗又其最著稱者壬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榆林等處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難守公甫至卽舉邊務之最急者條上十餘事如練士卒足糧餉類皆鑿鑿可行悉蒙嘉納者爲永久規比虜兩入兩捷之捷聞

上降勅褒獎加右司馬仍錫金幣自是黠虜斂退烽燧頓息公以籌畫殫慮嬰疾倦勤乃再疏乞休 當宁亦念公勞瘁召貳南戶部俾得靜

贈墓集

卷之八

五九

攝以需大用而公之志決矣遂解組而歸角巾野服笑傲山水怡情觴詠日與二三朋舊過從暇則課諸子弟以經史其他不復問惟朝廷有大政事聞之輒爲動心無異在事時也公生平性素樂予凡族之貧不能婚葬及鄉隣之乏者每捐俸餘助之不少怯惜邑故無城公首倡議築卒之工甫就而海上寇猝至境內賴以保全蓋公之沉慮遠識仕而未究者於此復微露云公生成化己亥六月十五日卒嘉靖乙卯十一

月十日年七十有七配封氏封安人先公卒于
二長標安人出娶姚太常少卿海山公文次孫
側室周出娶鮑進士女女五出安人者一適海
陵徐都憲子都事象賢一適江都華憲副子進
士懋中出側室許者適國子生何揚生黃出者
適焦縣尹子國子生如京周出者適曾學正子
庠生士觀孫男二長卽亞魁君然標出雄才逸
致綽有祖風娶廣平太守仲長何公文孫次聯
梯出聘周氏女孫二長適何學諭子鏗次適曹

胎安堂集

卷之八

六十一

二尹子國子生鳳齡俱標出曾孫男三京元邑
庠廩生娶余女孫京詔聘楊鴻臚女京士聘周
主政孫女曾孫女二俱然出墓在某原墓以某
年某月某日夫文則青衿式化武則醜虜畏威
功烈震朝廷行誼表閭里若公者殆所謂全德
君子也歟是宜銘銘曰

維公始仕直道難容躡而復起益篤自忠士式
其教虜避其鋒允文允武勛伐攸崇報以俎豆
勒以鼎鐘千秋萬禩貴此幽宮

南京國子監司業孟河馬公墓誌墓

隆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少司成孟河馬公卒
于家其子舉人震伯遵遺命以少叅環溪狄公
斯彬狀來請銘予執狀潛然淚下曰予忍銘公
哉予與公論交餘四十年且同舉進士同官詞
林復有孫子連姻之誼銘公者舍予而誰遂為
誌而銘之誌曰公名一龍字負圖號孟河別號
玉華子溧陽人也其先為馬服君裔南海郡公
訓從晉南渡遂家溧陽五世祖秀夫自了髻山

東華堂集

卷之六

六十一

徙居甍橋人稱甍橋馬氏大父清由國子生任
衛經歷碧溪公性曾正德辛未進士授兵科給
事中歷陞尋甸軍民府知府配許孺人生公于
河東之里以有龍祥因名龍性資穎異垂髫能
詩讀尚書輒解聲牙語長而博綜羣籍涉獵諸
子百家詩類太白天文類莊孟耻模擬前人糟粕
故所作直寫胸中所自得意趣天然尤精書法
作字懸腕運肘落管如飛頃刻滿幅縱橫闔闢
惟意所向初覽若不可辨細視則條理脈絡具

可尋識非苟然者知者謂懷素以後一人碧溪
公以言謫官遷尋甸有夷獮變致罹誣獄公時
為諸生卽力疾伏 闕上書情詞哀切

世廟矜而釋之尋援例入胃監嘉靖戊子中順
天鄉試第一五策詳贍海內士子爭誦之碧溪
公喪公痛父冤憤而終也哀毀骨立水漿不入
口幾不能生母氏多方樹解始強食居廬三年
釋服屢上南宮不第時予亦落落難合相顧笑
曰我輩豈終蓬蒿人耶丁未澶淵宮洗晁公瑛

船中集

卷之八

六十一

奇其文錄之閣臣雅重公才特破限年例改翰
林院庶吉士時許太孺人春秋高乃疏乞終養
歸承懽斯夕嬉嬉然若孺子母終哀毀如喪父
時服闋出補國史檢討奉 綸命冊封衡德二
府饋遺悉却不納己未分校禮闈崇雅黜浮所
拔皆知名士擢南少司成攝大司成事繩約諸
生悉遵矩矱諸生不樂檢束有造飛語中公者
公不為動曰吾知盡吾職耳庸恤其他條上成
均八事語多譏切時政僚友止之不果上令其

草具在遂疏乞休浩然長往構務本書院方山
之阿日與鄉里後生講習其中窮究心性之學
經年不入城市有司罕覩其面捐粟數千斛新
尊經閣手書六經勒之石僉謂有功學校云建
合宗祠置祭田百餘畝以供歲時享祀有餘則
貯之以贍族之貧乏者嗟乎世之才高者多濶
略於踐履氣豪者恆俯視乎等夷公有卓越之
才負豪邁之氣少雖任放中就檢約動必遵義
晚涉仕途未嘗折節權貴無心利欲而孝親睦

船中集

卷之八

六十二

族又其務本之大者至于虛已受善人有一才
一藝必稱服以為不及尤人所難若公者其所
謂見大立大者哉所著有玉華子游藝集五十
六卷行於世其中如天問等說庶幾達造化之
原矣百世之下讀其書可知其人也公生弘治
己未五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忠愍
公族鎮江衛指揮晉女繼袁氏南京大金吾公
璋女繼徐氏中山武寧王孫京女俱先公卒子
男二長震乾次震伯震乾孫出聘鄉進士金壇

段小南女未婚殤以震伯子異翰異科爲後承
嫡震伯徐所育中應天辛酉鄉試聚金壇承德
郎虞八公藻女女二長聘金壇僉憲王公樵子庠
生肯堂次聘鴻臚寺署丞史八公隆子庠生繼象
俱殤孫男六長異都聘鄉進士金壇陳公繼志
女未婚殤次異翰翰林院編脩無錫周公子
義次女次異國聘翰林編脩金壇曹公大章次
女女殤次異科聘鴻臚寺鳴贊彭公若果長女
次異芳聘環溪狄公嗣君鄉進士同燿次女次

贈安堂集 卷之八

一古由

異華未聘孫女三長字予孫思謙次字哲學金
壇于公業次子贊燕次字內臺觀政進士史公
繼志長子致福隆慶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
玉華山之陽銘曰

學而務本日孝曰睦仕而知止不殆不辱名滿
寰區神迈寥次卓哉斯人一代英傑

公女節孝墓誌銘

余配夫人徐止生一女卽節孝少聘同邑王提
舉子之麟節孝性頗敏慧余作女三字文訓之

每一語輒了悟居常端凝莊靜不苟言笑於余
訓克身體焉事父母更爲盡孝而余與夫人徐
獨鍾愛之命名如芷匪誣也自余叨第後節孝
隨余客京邸而王生亦隨父宦洛中生以風氣
嬰疾提舉君故緩請期若不欲誤節孝終身余
則知節孝不以未婚二志因召之來生亦以例
入太學贅余邸舍節孝朝夕調護惟謹藥餌必
躬執甫六越月而生遽不起矣節孝矢捐軀以
從夫人徐涕諭之曰子道婦道均耳卽欲守溝

贈安堂集 卷之八

六十五

瀆之諒如老母何況旅櫬千里孰與襄事爾誠
從容全節歸葬爾夫事爾姑嫜不兩得耶節孝
迺稍稍強飯或請返昭陽里中竭力事姑居無
何姑見背而夫人徐亦相繼棄養節孝於是籲
天自訟曰未亾人忍須臾無死以姑與母在將
事姑以報地下人且慰母心耳今若此生亦何
爲遂於悒廢食而終邑士人哀之相與告邑令
監司觀風使者捃撫其事轉聞之

上詔特建節孝坊以旌表其閭蓋盛典也邑中

舊有雙貞祠士人則又舉節孝主合祀焉因易名曰三貞嗟乎方余訓節孝時第築語閨閣之事不謂孱然弱息舉綱常之重而有任之乃并三字經盛傳于世節孝真無愧余訓矣昭陽近苦水患乏善地偶得城北隅阜阡卜萬曆辛巳年二月二十日啓節孝夫婦柩合葬焉之麟生於嘉靖辛丑年二月十五日卒於己未年十二月十九日節孝生同辛丑年三月三十日卒於嘉靖乙丑年七月十四日父大學士石翁春芳

貽安堂集

卷之八

六十六

爲之誌而系之銘銘曰

君旌爾門父誌爾墳爾節爾孝萬禩名存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八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九

碑記

勅建文莊歐陽公祠堂碑

我國家崇德報功厥有懿典開國靖難有大勳勞者並廟祀兩京其善蓋一鄉而勳業未著於天下者則祠祀於其鄉此定制也至於功業未登於廟祀而行業迥邁於一鄉爲人心所共仰者則又請於朝而勅建祠祀二百年來惟文成劉公基文貞楊公士奇暨我文莊歐陽公某三人而已文莊公登嘉靖癸未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嘉靖甲寅卒於京

貽安堂集

卷之九

一

肅皇帝雅意重用公聞訃哀悼晉秩太子少保祭葬褒卹如制隆慶庚午江西巡撫都御史劉光濟巡按御史劉思問采泰和諸生議疏請建祠祀於其鄉下禮部議曰稽諸祀典允協上從之爰勅有司建祠每歲春秋次丁致祀以爲常命下搢紳莫不稱允至其鄉之士大夫則又允愜初心尤鼓舞慶忭嗟此豈可強也哉

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德之決於人心不可解也如此公少負奇資早領鄉薦聞陽明王公守仁講學南贛攝筴往從學焉獲聞致良知之教遂與諸同志友日夕切劘者七年癸未春王公促與計偕登進士高等授六安州守隨事致知推以宜民境內大治於是令聞四布擢刑部員外郎尋改翰林院編修是時秉政者悉出詞臣擇海內一時有才名者改入翰林先後改用者數十輩皆以不稱罷終始無恙者惟

賜安堂集

卷之九

二

公一人壬辰銓郎林子春偕予謁公京邸是年公擢南司業予與吉安守袁子株同往受學金陵是時門下士紛集如雲公獨顧予二人厚以爲可教蓋屬意者惓惓焉既擢南尚寶轉鴻臚擢南北大司成禮部侍郎轉吏部兼學士教無吉士隨在講學不輟育成善類有裨世教者多矣癸丑擢禮部尚書時

穆宗皇帝龍潛外邸兩府並處事勢危疑人情澹澹公周旋其間潛幾默運諸所題奏意恆在

明長少之序杜嫌疑之端雖忤上意冒危險弗恤也然公幾沉而動中窾卻卒之事體定而主不疑士大夫咸嘆以爲難是時當國者頗厭講學而獨服公頗忌同進有才者而公獨不見疑蓋默有所感而人不能測也

賜安堂集

卷之九

三

肅皇帝聖賚天縱銳情玄學使初年得八爲佐引而之道不難也豈斯世斯文之不幸乃俾晚遇而又未究其用可慨哉夫文成公以謀謀佐命於開國文貞公以經濟養治於守文我文莊公以讜言正論衛主器於潛邸危疑之日蓋事異而功則同也至於講明正學開牖人心則又二公所未有專祠以祀夫誰曰不宜仲子水部君紹慶造予而請言以識諸麗牲之碑予受公之教最久且深而又躬逢其典禮之成因不辭而文之仍繫以詩曰

國有常典崇德報功聿崇廟祀匹休無窮紆綬輔治勳齊汗馬俎豆其鄉以示來者孰嗣厥美曰文莊公煌煌帝勅寵命攸同惟公之德高

明廣大與物同體并包無外惟公之功繼往開
來闡明正學陶鑄羣才成均造士青衿環匝洪
鐘在簞隨扣隨答晉掌邦禮大猷是經正名別
嫌國本以寧德浹人心功在海宇春秋享祀士
論咸與宗伯上議 帝曰俞哉春秋享祀厥義
允諧公之道脉貫徹古今公之精神悉在人心
人心傾嚮神其昭格千秋萬載享祀無斁

勅賜楊忠愍旌忠祠碑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所部
保定府故贈大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
為請立祠哀死勸生以銘永禋謹奏 闕下候

贈安堂集

卷之九

四

可 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府賈君淇
繙閱故牘得前都御史某捐公羨為公墓祠未
竟事有金若干因四陪之卜地城西門庀材鳩
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傍刻
公所為二疏者翼廡重門甍而環之軒軒肅肅
道路流滄於是鐘石為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
舉進士而心高其義為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

芳少時家貧嘗為其兄飯牛然性嗜學不辭勤
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
事地閑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
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遷
兵部員外郎當是時虜薄都城方得氣去而咸
寧侯仇鸞驟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虜通馬
市以羈虜而固權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
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家所以內
自完而警服狡虜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
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
而逆於鸞遂下錦衣獄貶為狄道縣典史無何
而鸞族誅乃即貶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
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分宜
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為也公聞
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為
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
具疏數嚴大罪十而 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
有大奸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參覈而

贈安堂集

卷之九

五

不浮剗切而詳白累累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恩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顛還中朝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曩者糜爛垂涎慘于鋸鑿創痍未合而料編之章再上頸可豎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信義有滂勃糾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即衽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朔而竟死東市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

胎室集

卷之九

六

今皇帝奉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諡忠愍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頌墮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

先皇帝神鞠霆誅卒戮大憝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可極然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

先皇帝

今上咨嗟崇獎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爲垂譽長久者耶所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爲辭以侑神焉辭曰

胎室集

卷之九

七

雷團元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文撫文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殪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載逢干兮與俱行檻宿莽兮瀟湘閨浮雲兮將暮蒼葭兮紛莽莽山中閨兮鬼殺我鬼殺我兮我有主皇天無私阿兮女余輔青虬兮白螭雲中兮邀嬉厲余鬪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涓珠宮兮蜚蜚寶璐兮枚枚靈來兮不來不來兮心悲夔爲牲兮罔兩脯鱸挈貳兮雲爲俎彭咸參兮長弘伍靈番番兮肅然而來下爲民正兮終古羌

焉窮兮社而稷女

忠顯堂碑銘

嘉靖戊申少司馬兩峯潘公其卒於家其元嗣
進士鏊疏聞

天子嘉其忠勞卹典優渥明年已酉進士偕其
弟鑾奉母張淑人與公合葬邑西烏塘山之原
夷其前區庀材伐石為堂三楹肖二像以時安
祀鄉之人士謀所以名堂者有曰公少以篤行
著鄉國起家進士敷歷中外廉操亮節自為令

忠顯堂集

卷之九

八

以晉貳夏鄉終其身無改初志安南之役公獨
抗疏曰吉囊方窺代都烽埃時警門庭寇也安
南遠在萬里募奪相尋木足問玩近驚遠殆非
得策無已第遣使諭以禍福當自定擊之不便
已王師至莫登庸果降安南平卒如公料然虜
勢則驕矣夫大臣當國家大計事變叵測論議
紛紜莫決乃能鎮定有見從中籌策動中機宜
我無智名而國事底定忠之大也向使公言見
用省國家芻蕘費何翅數十萬哉公之忠於謀國

類如此進士君之居廬也每事吉凶先幾告報
徵應不爽非公與淑人之靈不泯耶以生則忠
以沒則顯名曰忠顯其誰曰不然進士君聞而
喜遂榜書額諸堂走都下請銘於太史李子李
子曰吾聞生有顯德沒有顯靈詎不信哉詩有
思成之味記垂著存之文則凡靈之顯由人心
生也徵君克孝顯曷以徵是宜銘之穹碑以詔
後人銘曰

忠顯堂集

卷之九

九

為大莫大忠貞宣猷盡瘁可通神明惟公克忠
戮力王室罔敢私營以爽厥德南交弗順王赫
斯征公曰適已母勞我兵北圍時警勢在稍緩
公曰當戢寇不可玩炎方奄定胡虜日驕公見
如燭輿論宣昭身退言用功在社稷恩卹駢加
寵光奕奕具曰孔顯惟忠則然靈爽陟降於昭
於天有哲厥嗣永思克孝肖像妥祀堂構隆耀
後人孫子無替厥修琢詞碑石不磨者休

王邑侯生祠碑

邑令安平王侯令與幾四載以萬曆庚辰之孟夏應 內召行邑父老羣子弟而攀臥之甚有為兒啼不舍去者猗嗟侯得此于百姓決肌膚而淪骨髓矣嘗謂雷之疏木風之噓而雨膏澤之也草木荷生息至矣然功顯迹暴而實不能時時疏噓膏澤之也不有春陽之氣耶融融蒸蒸被萬物而不施甲種天喬蕤蕤蔓植亦被之而不德此天道之大而治功之準也民牧之喜作為而急功名者率多厲風采市恩澤屢更革而務侈大也非不有以施佈于一時而術不可久民之被之也恆淺侯曰奚用是急吾寧治無可述民無我德吾與民姑安之耳故優游以政恬然無營澹無所嗜不樹恩威而人若于理疲邑事故擾侯以無事鎮靜之民或訟侯從容開諭之使無訟租賦多積逋侯相其尤急者課餘聽民自寬亦竟不逋大抵侯素性廉靜蒞與以來或退食或行郡邑問閭若不相聞而冰蘗堅持明神可管暮夜之金奚帝毫髮無染即門且

胎室集

卷之九

十一

無由至也然則古人烹鮮張瑟之喻侯心體之而四知一錢之風侯身有之瀕行顧父老子弟曰予何德於爾而爾戀戀若此顧予自念自始蒞逮瓜期內外未嘗私民一緡破民一產糜爛民之血肉止是已耳予何德於爾耶猗嗟此正所謂民之父母而人情所難侯乃易之乎侯持此數載終始一轍而政成俗和百姓休然邑野侯固不自德而民亦不知德侯殆游魚忘于江河而止禽忘于林木不有去思孰詠甘棠乎昔宓子鳴琴以理單父長孺臥閣而淮揚大治侯其儔歟既行矣父老復相率為生祠以禧侯且請碑記之永厥德也猗嗟是可以徵民情治道哉古人云去後常見思謂此也夫圖治于名者其功致人驩而父之漫漶無所述圖治以實者其功令人忘而父則漸濡不可泯冀黃卓曾非有矯異之績然史傳循吏獨首稱焉非以漸之深濡之永乎所謂春陽之氣融融而蒸蒸也故為政者忘民之德而民亦忘其德然父之人心

胎室集

卷之九

十一

卒不怠此王侯生祠之設也可以徵民情治道
矣侯名三餘比直隸安平縣人萬曆甲戌科進
士祠成而記之以備觀風者采焉因系之詞曰
東海之溥巨津汪洋孤城壘孔民卒流亾侯來
戚戚生養休息不大聲色匪疚匪棘譬彼尪羸
藥石豈施優游化滋侯來煦煦措彼讞吾民效
于理法不齟齬侯來循循寬輸弛征民效于登
課用卒成侯之去矣雲霄翥矣思不見侯涕泗
雨矣峩峩祠宮幼窈窕穹隆後賢是宗君子之風

臨卷堂集

卷之九

十一

崇儒祠碑記

心齋王先生崛起海濱毅然以希聖為學少閱
老萊子舞斑故事即衣斑爛日戲父母側父母
訝而止之曰古人如此不止也言笑不苟出必
規圓矩方跬步不亂聞文成王公講學洪都不
遠數千里攝髮往謁之衣斑直入坐上坐縱談
移晷不屈及出公語門弟子曰此載道器也明
日又見復縱論始屈出更野服拜公執弟子禮
公始授以致良知之學時公門下多四方知名

之士如文莊歐陽八德大司成鄒公守益董咸
集與之講究切劇者歲餘始歸而盡以所聞告
之鄉里後學於是東海彬彬多知學之士矣予
初不知學嘉靖壬辰海陵銓郎林君春導予謁
文簡湛公文莊歐陽公而論學後數年於留都
始晤先生於徐氏東園時文成文簡二公門人
各持師說以求勝予質之先生先生曰豈有異
哉天理者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者致良知也
後偕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軌審理宗君部造

臨卷堂集

卷之九

十一

先生廬請益月餘見鄉中人若農若賈暮必羣
來論學時有遜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遜廢時
嗟乎非實有諸已烏能誨人喫緊如此耶予惟
天下之治忽繫人心人心之邪正繫學術學術
不明人心不正欲望天下治安難矣故學之不
講孔子恆以為憂當其時問學洙泗之濱者踵
相接也然孔子雖憂學之不講尤耻躬之不逮
教人以文行忠信於謹言慎行三致意焉至於
性與天道子貢猶嘆其不可得聞況其下者乎

先生之學始於篤行終於心悟非徒滋口說者
所著述如樂學歌大成學歌諸作天趣洒然悉
出胸中所自得至評論夷齊三仁武王伐紂等
事皆精微至論固有蹈襲足垂千古君臣之鑒
嗟乎若先生者豈非一代大儒哉先生修軀古
貌兩掌心肉珠微起左一右二有握乾把坤之
相天之生德夫豈偶然俎豆於鄉誠非過也中
丞耿公定向督學南畿時欲專祠先生不果迺
祇書海防程憲副學博建祠州中祀先生俾後

陸學堂集

卷之九

十四

學有所觀感而興起且以屬中丞凌公儒經紀
甘事太守王君陳策員外郎黃君鶚協贊之聲
工萬曆乙亥十一月至丙子二月工成祠宇凡
三楹門垣整飭足垂永久巡撫大中丞王公宗
沐吳公桂芳為置祭田二十畝屬先生仲子壁
管業以其租供祀事有餘以給四方來學者壁
篤實高明克世其學予嘗辱先生之教因為紀
其事而繫之以詩詩曰

孔孟正學曰致良知聞自東越淮南紹之匪曰

口耳躬行不息凡我後生敬承勿壞

墓表

秦從川公墓表

從川先生者方伯秦君梁父也方伯與予同舉
進士奉對

大廷蓋聯席云予見其質粹氣和藹然有道氣
象因與締誼頗殊流輩間嘗為其尊公索從川
詩從川者從夫道也然後知從川先生行至高
而益信方伯之賢有所自云先生諱瀚字叔度

陸學堂集

卷之九

十五

系出宋淮海先生淮海先生子處度倅常州遂
占籍武進徙錫之玄丈里自六世祖遜軒公以
來世有高行養恬公永孚及弟仲孚以雙孝旌
養恬公生樂易公堂弘治甲子鄉試舉孝廉不
拜生子四先生其季也性至孝生三齡而失母
龔母以不及孝養為恨為諸生臺試取高等八
試場屋廩食者二十年以上之可掇科下之亦不
失為貢而先生以樂易公老一日翻然棄去力
田供養晨夕定省無間寒暑生辰令節必偕弟

盛供具集賓友率子姓羅拜為壽鄉長老為社
 會推樂易公為長輒饅饋洗腆以從樂易公懼
 則先生懼也樂易公有疾先生夙夜視藥食不
 脫巾帶者數閱月禱於神請以身代及卒哀毀
 骨立舍斂窆必誠必慎鄉人謂秦世有孝子
 云有姑適吳早年寡因泣請先生為後養怙公
 哀其志而又謂必先生始可後遂諾之先生果
 母事姑而卒成其節為請表於朝姑沒營菴闔
 閭江上已又為求賢後於吳乃去君子謂先生
 能承父命可謂孝矣方伯初理刑南昌且行先
 生諄諄以仁恕訓之曰無以苛刻斲人命也方
 伯奉教著聲江郡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無何
 抗疏忤旨被譴先生聞之曰致身事主苟得
 死所無憾也落職奚病焉後方伯參議通政司
 滿三載得封先生如其官而先生脫略軒冕章
 縫如故時與故等夷游少無矜色蓋其所見者
 大也方伯轉轄江藩過家省覲適先生邁疾漸
 至不起遺命方伯諸昆曰天不可必待人而定

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毅菴姜公墓表
 卷之九 十七

福不可徼由養而全小子識之語不他及嗚呼
 余於公而嘆先哲遺風之遠也自泰伯敦讓道
 居錫山而錫之俗不爭孔子設教其徒三千而
 大江以南及門者僅言游一人固錫產也是以
 至今多秉義之士若先生敦信尚義非其俗使
 然乎語有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雖然世不有
 把族敦倫者乎若公豈可多得也予故表之俾
 後之君子觀則焉其生平著述系姓姻族具載
 誌中茲不敘

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毅菴姜公墓表
 卷之九 十七

公諱桓字文夫南昌人今翰林院侍講學士傲
 之父也初學士為御史得贈公如其官性莊毅
 閑居衣冠必正好面折人是非無所俛仰人亦
 率敬憚之稱毅菴云孝事父母友愛二弟貨財
 無所私至拊從昆弟如同母昆弟親也與人交
 必信又慕義急人之困未嘗責報讀書通大指
 逆濠亂正德間諸南昌大家往往率見鈞致而

公居城南獨能引避遠禍斯其義足愧依靡而懷二心者又可不謂賢智隱君子乎公配羅氏封孺人夫婦愛敬如賓公之將卒也顧羅孺人曰吾平生事無關於心吾後其當與乎即與吾宗則李兒矣李兒有異質汝好教之謂學士君也時學士君方在襁褓公之識鑒過人遠矣子男二人伯健娶陶氏季學士君傲娶陳氏封孺人女一適新建王某孫男六人為弟子員者二人惠懿愚悉愛健出曰慶者學士出孫女四曾

胎書堂集

卷之九

七

歸而泣以狀來曰孤罪深大矣先人之墓至於今無詞以表孤日夜悶然慮先人名行不彰今又不幸至於大故孤且歸將修先人之墓惟先生幸哀而賜以言將不朽先人謹按狀次其行備列始終表之墓前令後世瞻德考世焉

松峰辛先生墓表

絳州先生松峰辛公既葬之五年而先生之孤吏科給事中曰自脩者余門人也則次其先世與先生之狀而來請於余曰願為弟子一言表

胎書堂集

卷之九

七

先君之墓是先君重而得托於太史也即辛氏死生幸甚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矧如先生狀者皆可表表曰松峰先生諱繼先字述之襄城人也父溉庠生能詩王父訪景恭間進士拜御史歷浙江福建按察司副使以廉聞至今杭人祠事焉大王父謙以訪封御史公之父至善有子泰為承德郎戶部主事得贈如其官至善之父友敬友敬之父仲良辛之先真定曲陽人也自仲良徙居襄城載德流祥遠有簪履七世而

至先生先生生而溫惠靜塞卽不爲羣兒嬉年
十二能屬文補邑弟子員廩膳數不第以貢授
廣平訓導至則引諸生誦說先王進之德義而
後文藝罷東脩時時賑諸生貧乏者尋遭繼母
楊氏憂起復爲成安訓導無何以父喪去喪除
訓導吉州土瘠而貧俸給不以時先生不顧也
士有饋先生者先生以地瘠貧故輒卻之遷絳
州學正慎取予教諸生如其爲廣平吉州時士
嘗有贊簪珥見先生者先生不受嘆曰吾屬師
賤安當集

卷之九

二十

長人奈何令士脫簪珥見乎吾耻矣吾耻矣而
先生亦以此去志益决數乞歸上官察先生志
重違之遂聽先生歸時給事君方爲曲陽令也
則迎先生陽曲先生卽時謂給事君曰理人者
重暴怒暴怒之下必有不得其平者又曰事無
欲速而易宐慎而徐祭之給事君用其教以理
已復歸襄城歸有頃而嬰疾疾且殆呼其子自
明屬之他日設爲吏當廉無效貪吏禍子孫戒
之戒之明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九日悲夫

先生孝其在父喪哀毀僅不絕友弟季繼芳不
與慮家人生產季待而成立始母李氏之疾也
季才六歲李氏指謂先生曰好視之先生泣而
受命其後先生言每及李氏母遺言未嘗不悲
而涕泣也平居教其子督之節廉曰先民有言
維士之廉猶女之潔一點汚則終身玷矣畏哉
汝曹念之故其爲學官所在皆曰辛先生廉如
其言云學衰士不矜道得學官往往自恕以謂
卑冷不甚自矜惜取諸生金曰脯脩是固當爾
乃人率亦恕之無甚怪不知此何以謂也夫貧
士不責廉將貧女不諱不潔乎而先生者貧官
且老顧厲甚蓋所謂矜道者焉令先生而近民
處穢得勢而操之利豈足齟其身乎其功德又
何可勝道哉然先生之道雖不大施而孝友稱
於家義行於士而施之子此亦非徒而已也嗚
呼斯可謂恂恂篤行君子矣先生生弘治庚戌
十一月八日距其沒之年六十有九配李氏繼
配張氏李氏者給事中恆之孫而廩膳生世臻

卷之九

三

之子也先生八年卒葬襄之城南而後先生以其沒之年十一月十一日合葬焉子二人長自明舉人李即給事君自脩女一適生員林子蒙孫男六自明出者曰應元德元鍾元自脩出者啓元養元復元文孫亦六人子孫烝烝焉盛矣給事方砥礪名行者聲諫垣而伯子亦騰翥有待則褒卹殊渥奕奕方來孰謂先生懷德弗耀哉乃爲表其阡而系之詩曰

彼封堂如賢者之墟彼我而趨賢者之餘嗟行道之人胡不躊躇

卷之九 三十一

贈文林郎山西澤州高平縣知縣傅公暨孺人張氏墓表

兵部武庫員外郎門人博平傅子思明常痛其父高平君濬與母孺人張蚤世一日以高平君及孺人狀謁予乞表其墓予覽其狀大畧言高平君其爲人直躬謹取予而孝少貧所受先人邑廩二間無一壠之田鮮儋石之貯然葬其親棺必美墓必堅冒霜露操畚鍤親爲之者蓋數

旬乃訖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高平君知禮矣初補邑增廣生員以貧故棄而事生產嘗於斗上書天理二字雖細事乃其性術及他行事可窺已率宗族教之禮讓有不睦者譬解反覆必令睦俾勿犯於有司人有過面告之無背誹庶幾古長者之風云有子二長思恭季即思明高平君悔其身學不竟卒發憤砥二子于成思恭選貢通判慶陽府思明登丙辰進士試高平

令三載

卷之九 三十一

天子贈君如其子官而君之配張氏亦得贈孺人孺人性專一寡言笑能道古今賢女諸陰騭故事蓋聞之其父某公云以故其動不踰禮其爲婦孝其爲母慈而義而其爲家理舅凶朝夕食必薦歲時祭祀必躬必潔有美饌即始他往必留以進戒子婦惜服食頗引佛忌重棄一粟片紙隻字不委於地嘗勗諸子學曰吾非以祿養望汝要使鄉人稱之曰張媪有子耳竟有子如孺人言高平君卒年四十九孺人卒年四十

八皆不逮中壽悲夫太史氏曰予讀高平君張孺人狀哀其賢而並不壽而又悲門人武庫君之志有孝子之思焉武庫君令高平廉為武庫慎而飭可以觀二人矣故表之世次狀所不詳者闕焉

張恭人墓表

張恭人者今山東左叅政是堂俞公憲配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六日以疾卒遼之官舍公時為叅議守遼陽爰命二子淵沂扶恭人櫬歸而將葬於錫山乙卯徙山西按察使自為狀請銘於大學士南渠李公為志其世次淑行悉矣丙辰秋復抵書予乞表諸墓上以闡厥幽予與公同舉於鄉公先予舉戊戌進士馳驅四方不相接者二十年而公才名日益著恭人贊襄之力也初公舉進士奉使留都乃偕恭人奉母夫人楊養京邸無何楊疾恭人方娠躬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逮卒即首塊奉几筵怨號哀慕終其喪如一日壬寅公服除授比部主事比部員溢

張恭人墓表

卷之九

三十四

於政月不記一二事以故官比部者多相競為古文詞而公好古尤篤為詩冲婉可方錢劉一時名動京師然竟以是賈謗謫居湖南者三年恭人從焉即偃困岑寂恬如也戊申公量移越州庚戌移南比部尋擢江西僉事再遷山東叅議恭人咸與偕行公所至輒手卷帙吟誦不少廢恭人每匿去曰君為官人何不理官事效腐儒守故紙堆耶公或從儒生家購閱而恭人藏匿如初公索之固矚其暇始稍稍出以與公則既有蠹蝕殘缺者公每出視事恭人必親執烹爨飲食迎勞公至家務不煩公問所事悉就條理公亦付之恭人罔問焉公以詩名縉紳間而復優於官雖敏才嗜學之所致向使無恭人交依以佐理於內安知耽吟不至廢事而內顧之殷又惡暇耽吟耶故公謂恭人卒為失一益友非誣也恭人武進人父應叅母十應叅祖叔明南京刑部郎中伯信御廣西知府家範既夙端而楊之為姑又以貞節聞恭人初字於俞即喪

張恭人墓表

卷之九

三五

其母卞於是童而婦於俞楊以身訓之極意拊育如已女恭人亦婉婉自屬於楊以母視之無或違其意越六年始室於公爲嘉靖丁亥時年二十有一恭人之賢固有所自也初恭人娠而哭楊慟盡傷病血少間輒作弗能痊比從公詣遼病日益甚竟以是不起恭人病時公適按海州家人欲往報公恭人力止之曰我病常爾尋當愈毋撓公事及公聞而歸則病已革公慰問再三恭人從容應之皆自安語語詳狀志中旣

居安堂集

卷之九

三十一

卒啓其筭惟舊綈衣簪珥無他蓄亦可以觀恭人矣恭人生正德丁卯五月六日年止四十有八子二長淵娶某氏次沂娶某氏女某某孫某某銘曰

夫也嗜古賴以專惟姑是慟生寧捐我聞則然宜其賢文哉玄石良且堅千秋萬禩亦弗諼

行狀

濟南太守東臯張先生行狀

先生姓張名遜字士敏號東臯秦郵人曾祖忠

祖鏗父封工部郎中澄菴公湧母封宜人宜澄菴公五子先生行三澄菴公濶達有大志不屑效行輩生產作業第顧諸子曰吾有兒森立憂貧耶以生殖責最少子達乃四子則咸命業舉子一時崛起才美茂異嘉靖戊子先生卽領應天鄉薦壬辰舉進士伯兄道仲兄選亦後先舉於鄉弟諸生遵穎著州序不十年間門閥歸然爲江淮望矣先生舉進士時年甫二十餘顧恂恂淳謹不改韋布未嘗少爲盛氣一時公卿間

歸安堂集

卷之九

三十一

咸器重之初授嘉興推官職專聽訟民情狡伏難辨先生以誠信臨之又踈直數忤上官意乙未調黃州比至黃則又平反明允有聲此豈才有殊致哉地固有宜有不宜也尋擢貳真定真定畿內劇郡當孔道會

皇上幸楚邸供應紛糾少後則變出呼吸郡中桀猾相率走匿村落召號弗集人爲先生危之先生神舒氣定多方幹濟卒無它又真郡閭堅盤結動多制梃先生不亢不隨未嘗貶法狗勢

寬苦細民上官以為才擢署晉州事纔數月晉
民歌思至今尋擢工部郎中奉勅理惠通河時
蓄洩濟運餉咸有程度天官氏上其績得封父
澄菴公如其官母宣宐人甲辰擢山東濟南守
監司叢集操切太嚴又所屬州若邑凡三十地
多斥鹵磽瘠歲不登一出則瘡痍待哺之民
環轍下先生寬徭緩征力為賑恤有負課不能
輸逮及妻孥者輒愀然曰斯非吾子弟之顛連
者耶急釋之以是催科多後期百姓雖無小大

贈卷集

卷之九

子年

街德而上官輒目為矯情市恩矣丙午丁外艱
去丁未竟以讒罷夫秦郵淮揚名區東山峙其
震麓湖遶其兌風氣盤鬱民物蕃廡人文雋茂
精藝博聞之士彬彬迭出有少游之遺風焉乃
仕進顧鮮致位金紫者而為太守自先生始然
先生神彩軒秀性資敏異垂髫即斬然見頭角
及登第斂束謙讓鄉里延接忘其為官人事父
母孝處兄弟恭而愛庶幾所謂篤行君子也乃
位不稱才年不酬行謂非風氣使然耶惜哉生

正德戊辰十一月十三日卒嘉靖庚戌十月十
三日年僅四十有三娶某氏生子長春方一齡
卒之歲仲兄比部君舉進士寓都悲痛切至明
年辛亥冬其伯兄澤州守抵書比部曰弟遽將
以明年春營壘城南石城庄墓中之石子其圖
之然狀當屬李太史太史與先生昆仲素友善
諛不能辭聊述其生平如左惟立言宗王採焉

先祖壽官朴菴公暨配祖妣王孺人行狀

先大父諱旭字時明號朴菴世居勾曲之朱塏

贈卷集

卷之九

子年

村始祖海乙公數傳至旺乙公昆季三人旺二
公生富乙公富乙生樂易處士公秀是為先曾
大父娶先曾祖妣陳孺人生朴菴公朱塏村中
公生甫一齡樂易公從兄伯通公貿易安宐居
無何伯通公尋析公爨樂易公挾妻子徙興化
興化俗朴土行去勾曲僅數百里而遙因家焉
時公方在襁褓樂易公踽踽一身內無昆季之
庇外鮮姻戚之援拮据生作以自贍公長乃奮
力幹蠶櫛沐風雨且商且農家計稍稍底饒而

內外已側目矣租稅徵調咸押益公嘉靖癸未歲大侵有司勸富室貸賑蔓及公公故無甞日藏怖挾家遁走隣邑是時芳才數齡大人永懷公貿易之外郡公小心不能對有司故請張如此樂易公與物無忤而處子獨嚴有所怒詈公輒走潛匿怒已乃敢見陳孺人後樂易公卒者二十年孝養勤渠如一日饑飽寒煖定省偵候不殊孩孺取與毫髮不苟生平不負人一緡而亦不輕以一緡與人至族屬貧者則又多方賙恤卽乏必稱貸濟焉死不能葬者往往爲治棺斂瘞從兄瑤遺孤女無所歸收育於家長資嫁之撫孫子煦煦有恩卽違縱不忍面呵責徐徐溫諭令省改而已下逮臧獲苦樂以心體恤變無異食美惡與一家共之見棄粟於地輒拾以啖曰斯天之祿不可輕也卽家僮亦不忍斥以奴與人語輒吐衷曲不能設一語誑人鄉里無賴數侵侮則杜門斂避旦日顧往謝之以故終其身未嘗以訟事涉公門芳業爲諸生鄉人猶以

卷之九

三十一

身役窘公公忻然往役曰弗往則人謂我驕矣丁未芳舉進士報至公惟仰天祝曰予家世寒素安敢望有今日哉邑令旋峰韓公子允謂公齒行並隆宜如例授冠服公辭遜再三不得已承之退輒謝去微大故弗輕御也明年以痰疾終彌留日北向念芳弗置口芳乃不克視斂舍一求訣痛哉娶大母王生予大人永懷公甫七齡而王逝王早歸大父婉慧孝敬事先曾大父母咸得其歡心乃以產難誤庸醫歿沒芳兒時聞大父語及輒悲咽求懷有所感或歲時修祀每涕淚竟日終天之恨何可追也大父易簀時召予大人曰我卽死當返葬我勾曲之陽大人遵遺命奉觀南返卜兆赤山之阜將以乙卯年七月二十八日歸窆以芳幸辱門牆命述生平大都仰乞雄文勒之貞石垂不朽惟吾師矜而惠賜以慰大人孝思拳拳云

卷之九

三十一

先妣誥封一品夫人徐氏事略

先妣夫人出自吾與徐氏徐固邑繁族也生而

厚重端凝與人慈惠而遇事剛果幼卽孝於父母
母曲得歡心蚤歸先考封少師公時家業未振
乃殫力贊相靡記有亾靡間朝昏以佐內政用
是稍稍就裕日侍堂上甘旨服勞奉養怡怡然
忘姑之繼而姑亦忘非已出也卽下逮臧獲咸
御之有恩獨教不肖孤則嚴督訓課晨起遣就
外傳暮卽躬紡績程讀必夜分乃罷稍不踰指
輒咎撻隨之曾不少假不肖幸叨一第以有今
日皆先妣勤渠恩造也晚得仲弟訓課更爲篤
至初不謂季少而爲姑息愛其嚴督視不肖無
兩云不肖輩幸沾微祿稍足供養顧性素簡朴
雅不喜侈麗居常惟御布帛卽屢被寵渥晉誥
一品自受命初服章服望闕廷叩謝外絕不
再御大抵賦性則然非強也不肖自甲寅歲別
膝下而宦京邸也荷

歸安堂集

卷之九

三十一

依依膝前效兒女子耶不肖事

世廟垂二十餘年既受 顧命弼佐

穆皇又越數歲念二人桑榆景迫屢疏陳乞幸
獲予告歸侍二人者幾十年每歲時伏臘或二
尊人誕辰率諸子姓次第上壽二尊人顧而色
喜壽畢進諸子姓誠曰凡此榮養毫髮皆國恩
所貽他日毋忘報可耳歲丙子不幸先考見背
庚辰九月十八日先妣奄忽捐養享壽八十有
八竊念先妣辛勤教育俾不肖稍知自立而生
平半羈朝宇又未獲時時孺養所藉以申一念
烏鳥私衷者惟冀大方君子不惜一言以垂不
朽則不肖有深幸焉臨楮哀迷莫知所云聊拭
淚迹大都如此用備摺撫之萬一

祭文

祭大家宰栢泉胡公

惟公敷歷中外垂四十年始終一德鄉邦具瞻
簡在宸衷曰汝予翼其總百官中外是式方筦
留樞旋秉國均奚公舉措上下傾心公益宣猷

歸安堂集

卷之九

三十一

鞠躬自矢庶幾盡瘁以報

天子懸鑑秉衡公正是持天不愆遺未究厥施
山頽木萎哲人云邁世道人才其將奚賴聞公
之歿笥鮮餘金清標勵俗想見平生公計既聞
天子與悼卹典加渥九原增耀某等設聯桑梓
珮接廷輝方期砥礪共奮明時公今已矣儀刑
日遠悲動朝紳慟均里閭申降自嶽傳列為星
其生有自其歿斯寧滌山之陽靈輒往即千古
悠悠不泯者德

贈空堂集

卷之九

三十四

祭塋石劉會文

嗚呼痛哉公胡長終追惟舊雅倍愴予衷始公
與予忘年締會論文砥行斷金比諒惟公之文
兩漢先秦削去時格出入典墳惟公之行萬石
太丘老成淳厚動鮮悔尤少負才名早露頭角
如劍發型稜稜鋒鏑韜芒弗試命也云何衡門
樓遲抱膝長歌顧予何有垂紳廊廟公喜不寐
規誨懇到嗟公處心今之古人謂當眉壽乃遽
返真垂老策杖相呼相訪斯言在耳悲哉吾黨

予將解紱言歸海濱舊遊落落言之愴神茫乎
大虛招魂何所久要不忘公其諒我淮樹江雲
相望一天執紼無由臨風泫然

祭誥封大學士心管嚴公

惟公三吳望族四皓高風氣槩恢廓度量淵洪
祥源潛發慶澤攸鍾篤生哲嗣翊贊重瞳嘉謀
弘略碩德豐功燮調元化寅亮天工勳在社稷
名勒鼎鍾豈惟祿養寔膺貶封階躋一品恩錫
九重齡延八表位極三公天介五福允備厥躬

慶堂集

卷之九

三五

俾熾而昌既碩且豐孫枝蘭茁附鳳攀龍振振
麟趾誥誥斯益貽謀燕翼奕世昌隆安乎壽考
媿美高高云胡倏忽凌霄上狎童子停歌閨不
相春芳與令嗣諒合志同並膺宸簡希世遭逢
聯舍北扉接履南宮偕登輔弼協著寅恭榮分
垂李採逮菲葑睠茲女蘿獲附喬松式瞻令範
欽仰高蹤泰山其頽將安適從悵望弗及妻其
悲風陳觴致辭寫我哀衷

祭先師昆湖瞿文懿公

士重知己秉文推轂宋則蘇歐唐有韓陸方其
遇合微獨文藝抑或生平神符意契於惟我公
士林山斗厲志清脩操行長厚鎮俗之德華國
之文休聲令望海內共聞顧惟謏陋六上春官
鼓瑟竽門遵合則難敢謂數竒失得勿恤伯樂
垂盼鹽車乃釋遭逢 神聖丞弼君先遡流窮
源德何可讓顧余安望唐愈宋軾世有我公忠
宣六一擢佐秩宗未究厥施遽安止足投絃明
時謂當眉壽爲世楷式哲人萎矣士將安則追

聯安堂集

卷之九

三十一

感疇昔臨風涕而矢守吾素以報公知

祭張母尤太夫人

於惟夫人珠湖毓粹寶婺凝精既壽且賢聞則
攸貞克相夫君式穀令子早掇賢科揚休臺史
京國奉養天祿沾榮含飴弄孫樂孺融融貴陽
代狩銜命南適鄉園在望慈心允懌春而凄風
靈萱忽摧令德邈矣云胡其悲某謏忝絲蘿痛
切毛裏陳觴致詞含悽曷已素旌載揚言邁故
丘竟其可招淮海悠悠

祭行可顧會文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新河令行可顧
君卒於永光僧舍其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
學士李某既爲經紀斂含矣復陳牲奠醴而哭
之曰痛哉行可乃竟不起耶君何不幸而妻孥
南北客死京邸耶予何幸而得視君藥餌治君
棺衾少盡友朋諒耶痛哉行可自今已矣憶自
垂髫識君開元道院談藝論心輒有契合自是
過從特密無間昕夕意氣相許若搏雲雙鵠頰

聯安堂集

卷之九

三十一

顏不違德操相礪若在璞良玉貞白堅持結廬
東墅朝鹽暮齏講究砥礪切切惓惓或予可而
君否或君是而予非務慮研而心悅豈狗迹而
舍疑方之管華其殆庶幾旣藻譽之共振擬天
路之齊飛胡魚目之易售乃明珠之見遺予蓋
先第者二十有五年而君始錄於秋闈將謂屈
父伸大一日千里可期也迨上藝春官復見黜
落勉就一官典教西洛嚴條科以緝文倡講習
以明學藹春風于再振來朋從于聚樂於是聲

實並茂劍薦交騰聞馳京國光流友生謂君將
自此昌亨也夫何驅車北來屢羸喘息恍失故
常使我心惕攬君袂而慰藉胡爲一癘而至此
極乃勸君靜理止君射策醫藥罔効如水沃石
神漸索而猶馳形就股而強役予諷以寧心攝
生君弗悅而弗憚痛哉行可悔亦何及孑然孺
子蕭然書囊望鄉國其迢遙黯僧堂而寂寞痛
哉行可胡命之太薄一至此耶君之才昌茂俊
逸君之行直諒光明予與君友蓋具會文輔仁
而匪直情好之殷勤也痛哉行可自今已矣予
將何以爲情耶君有懿行予當誌之君有遺文
予將傳之君有三子予當撫之斯固君之所欲
言而未言在予當默會而周旋者也陳觴致詞
泫然涕零靈其不昧鑒我悃誠

祭封刑部主事柳溪劉公

白石盤礴錦水紆縈靈氛攸萃惟翁挺生握瑜
弗售且耕且學游情典墳儉德丘壑匪有師保
惟道是程弗詭于衆弗昵于情其篤規也哉子

柳溪集

卷之九

三九

威之推財其葆真也契管生之抱璞義孚井里
如太丘之化俗服謝綺麗如司馬之崇朴渾而
無營泰而恆樂醉籬英于南山追耆會于西洛
信唐虞之逸叟江淮之偉人何遽已矣而弗可
作也嗚呼悲哉翁之令子廊廟珪璋栢臺秉法
凜乎秋霜行端而慤才逸而臧行將振紀宣猷
楨幹王國永保令譽以彰懿教于罔極而翁復
何憾也日者廻輪故國承權信宿攬裾臨岐依
依南北曾相違之幾何而相背之二云速又奚能
以弗悲哉某等誼聯鄉邑分投令子溯流知源
恆深仰止悵高風兮莫追睇軒岩兮灑涕薦椒
糝兮効忱靈恍恍兮監茲

祭同鄉李質菴公

淮海精英萃爲才哲僕茂如君哀然稱傑學博
辭宏瑰科峻掇初綰銅章江民孚悅旣擢地曹
盡瘁在列其守官也行操必潔其與人也藩籬
必撤宅心愿厚細行罔缺允矣國楨胡爾摧折
如日方升奄其沉眊弱息啞鳴聞者婁絕仰瞻

柳溪集

卷之九

三九

昊天降割何烈鄉邦之屯羣情痛咽素旌在途
長從此別陳腸祖道殺羞芬飮海陵之墟靈氛
屯結徃首伊丘嗟哉永訣

祭恆齋李年伯公

嘉靖甲寅冬十月侍御東河李君奉命將巡宣
大戒行有期聞大人待封恆齋翁計即日銜哀
西奔其同年翰林院修撰李某與東河君同出
侍讀昆湖瞿公門業偕在都年友奠之矣諒不
容以泛視也乃更旅羞酤而遙哭之曰嗟乎惟

龍安堂集

卷之九

四十一

翁岐陽潛德行均太立訓子底成振譽揚休顯
惟令子作帝耳目蒼珮崇班望隆彈擊匪曰隆
望心實貌恭施之紀法厥徃有功邊徼多虞需
才孔亟天胡奪翁失茲右臂翁不可作令子難
羈閱時悼亾云何其悲某諒與令子不殊同氣
而翁若翁臨風感噫引睇三秦魂其可招陳觴
溯哀萬里匪遙

祭邑令同年韓旋峰母夫人

嗟乎芳自與令子射策並着雲衢也其於孺人

而母若母蓋恩義之相須旣而令子銜命來尹
海隅也與聞淑教固諒結而情馳惟令子之好
脩佩古道以爲趨肆濺澤之旁洽允召杜之齊
驅哲哉母氏懿訓可思誰其方之晝茲斷機芳
幸賜沐於海上方擬放棹於江湄忽驚仙馭溘
邁瀛池嗚呼令子于芳喜則修慶戚則修吊而
芳於孺人生不能謁死不能哭乃厚薄之懸殊
投報匪稱拊心增吁江淼淼兮桂楫雲黯黯兮
素旒渺不可追兮聘日神恍惚兮監予

龍安堂集

卷之九

四十一

祭譚鴻臚鄉文

自君休沐還南久而不至也同鄉莫不思振佩
還朝翩然矣止也同鄉莫不喜此固桑梓依依
之情亦以君曠懷雅致有足取者耳夫河相見
無幾遽焉長殂二豎爲虐一夕弗起不亦大可
恠哉君之研情秀句時合徃軌託興藻繪動如
物理門多長者之車戶滿朋友之履屨雖薄而
用豐殺維馨而酒旨行橐常空清歡不已其視
局趣轅下之駒論量園中之李者奚翅千里而

何遽已也易簣之辰方聞誕子君之宗祀不絕
如綫者又幸有此而已君顧不當少慰于冥冥
也耶迢迢楚山瀾瀾燕水旅櫬南下渺不可企
嗚呼傷哉

祭嚴少保夫人

於惟夫人毓自元宗來歸碩輔曷不肅雖碩輔
弘蘊遭際

肅廟金甌覆名黃閣履屐辛勞倬直夙夜在公
聞政肅然夫人之功誕育鳳麟才諳燁燁巍魁

歸寧堂集

卷之九

四十一

蚤奪趾美煎烈曰有庭訓玉成磨礪誰其贊之
書荻和能於惟夫人紛有內美空享修齡繁祉
雲委天胡不吊溢返瑤池悲動烟隣雲黯風淒
某諠黍絲蘿夙欽令德于髻曰嬪依歸奚適生
芻一束聊寫哀衷靈其有知是享是崇

祭中丞邵梅墩乃翁太守公

天下之所難者榮名福壽成萃于身而尤難之
難者則綿綿餘慶施及後人於惟我翁鍾瑞姓
江發祥禹谷萬言倚馬千箱貯腹奮青雲而顯

庸擁皂蓋而司牧南國詠棠邵武留犢休哉令

德世所推服矣且也急流勇退黑髮歸田東山

碩望西洛耆年綏楚茨之後祿誦漆園之奇篇

望紫雲之紅日濯白石之清泉天下大老地上

神仙卓哉高蹈世所仰瞻矣且也三槐植庭瑞

芝滿砌再見荀氏之八龍遠邁燕山之五桂鳳

翥龍躩雲蒸霞麗洵有種之驛駟羨聯芳之棠

棣華國人文傳家經濟偉哉後昆世稱善繼矣

寥寥寓內疇與之伍兼天下之達尊備生人之

歸寧堂集

卷之九

四十一

篤祐挹瀨氣於千年萃淳龐於二五膺乎孰煎
惟翁遐武芳也恨識荆之無由泰通家之厚諒
拔名駒於南宮驚吐鳳而心器趨庭詩禮淵源
有自中秘肆讀爰擢柱史王命肅將繡裳彩侍
余方歸臥適接吾揚霜威暫敘來貴海鄉促席
劇譚啓居高堂未幾開府載錫寵光方謂吾翁
之未盡施者必大展於令子而彌熾彌昌胡厭
塵氛遽返瑤天百身莫贖哀寄此三言然而無窮
者固令子之孝思不朽者實名譽之萬年矧馬

鬣崇封乎三尺龍章輝奕於九泉在翁固生榮而死哀誠福祉之萬全者也顧余衰病躬唁無緣緘辭遙奠望總幃而涕漣惟此心之耿耿未矣懷儀刑而弗諼

祭邑令趙思渚母夫人

嗟乎吾興之民困且極矣田里併噬於隣疆澤水泛溢於淮北賦重民疲瘡痍蔽目風淒向隅之泣月照逋迹之屋其茹苦也蓋有甚於荼毒而望仁於上也又何殊於焚溺令子剖符允矣

貽安堂集

卷之九

四四

民牧資稟簡重政尚悃悃痠乃身目擊心繹諏咨皇皇蓋將次第籌畫而我孺人逝矣侯失孺人吾民失侯是天奪吾民之慈母也天之毒侯匪毒吾侯實所以毒吾民也能不為之於邑哉芳初歸桑梓遽覩斯厄為民愴衷灑涕橫臆薦椒漿以抒情空仰天而太息

祭儀部華主政

嗟乎君稟冰玉之姿而綽約若處子負圭璋之器而軒翔若威鳳少聞庭訓早奪賢科試虞部

而穎脫處囊職春曹而光騰出匣既緣尊人寢疾屢疏乞歸躬調藥餌無間晨昏雖終天之抱恨胡過毀而傷生嗟乎豐城之劍方發矧而遽折會莫試其斷犀馘兇之能崑岡之玉方割璞而遽毀曾未顯乎清廟明堂之用豈不慟哉初五郎獲締婚於潭府也雖出令先公之意而君實贊之迨令姪來歸幽閑端默足稱令德甫越期年輒舉一子則夫空我室家昌我胤祚孰非君之所貽哉惜君之才懷君之德慕而不見徒增恻惻乃遣五郎特致牲芻之奠東望錫山有淚如霰君其知之乎其不知之乎

祭先考封少師府君

痛哉吾父棄我逾年矣追慕懿範曷勝悲咽吾父之德推重朝野膾炙人口不孝孤不能殫述獨念吾門世積善良力田服賈自吾父始銳意業儒延師勤課而不孝孤遂得及第入官仲子亦以冑學參軍是振起家聲光前裕後惟吾父之功劬勞艱辛恩同罔極但不孝孤身羈紫閣

貽安堂集

卷之九

四十五

心繫白雲雖迎養再三而旋至旋歸終難以一日之養三公易也屢疏請歸休依膝下甫五六年而奄忽見背呼天籲地惟有長號而已比者叩閭陳乞哀徹 宸衷特遣符御祭蒸兼錫視儔等有加焉此皆吾父平日教育之所致而不孝之心藉以少盡萬一者也茲遵成命恭奉靈輻歸葬句曲龍潭之阜卜是月廿又四日發引而南舉奠告期中心摧割嗚呼哀哉老母獨居甯同風燭敬築在疚惟兄與弟不知吾父何忍捨我而去耶舉室悲哀欲挽無計嗚呼與故水鄉今歲較甚勢不可留將返故里龍山之陽容城之側桑梓定居松楸世守靈其有知保我後生嗚呼哀哉

祭先妣徐太夫人

不孝孤某將奉顯妣 誥封一品夫人從先考少師府君合窆焉日者云歲壬午月辛亥二十三日丁未吉而發引則初七也預於九月廿又四日舉奠告期號泣而言曰吁嗟痛哉曩吾父

舉室集

卷之九

甲子

舉室集

卷之九

甲子

見背猶幸吾母在堂奈何母亦捨我兄弟而長逝矣怙恃兩失追慕不見猶幸尊靈在殯乃今遄發而南矣晨暮誰依傷哉痛哉復何言哉竊念吾母蚤歸吾父備極艱辛締造家室上事姑嫜以孝下佐先考以勤而於不孝孤兄弟鞠育訓誨劬勞萬狀藉有今日毫髮皆我母罔極恩也憶自初第請告歸覲母以戀戀繼姑勢不可往孤乃低徊下者久之泣別還 闕自是迎養者再而旋至旋歸孤不忍負國恩母不樂留京邸乃陳情懇乞章凡五上幸 賜歸養者僅餘十年而昊天弗勅考妣相繼捐養皆孤兄弟不孝所致號天籲地傷哉痛哉復何言哉悲徹九重蒙恩優卹視令甲有加焉蓋異數也不孝孤藉以報劬勞萬一者獨此爾矣傷哉痛哉復何言哉捧觴泣告中心如割諸孫曾玄相率羣號母靈有知鑒此哀衷嗚呼痛哉

祭先妻徐恭人

痛哉恭人何遽舍我而長逝也恭人歸予方十

有人齡而予時為諸生一歲之間半宿書舍恭人躬紡績親井臼晨興夜寐艱辛萬狀逮予領薦鄉闈恭人之眉少舒矣顧乃偃蹇名途奔馳南北者垂二十年而恭人艱若如昨也既予叨登甲第竊祿詞林恭人相從宦邸予性固守清約常俸所入僅足以贍朝夕而簪珥服飾一無所增恭人安心布素少無金珠綺繡之慕逮予被命應制每制下或徹旦不寐合室舉皆安寢而候予念予者則惟恭人也去冬謀迎二親恭人乃贊營室以待詎意室成親至而恭人疾作自春徂秋愈療愈劇卒至不起嗚呼痛哉恭人誕四子一女今且舉孫十人而將來者未艾則昌大吾家者固恭人之餘慶也而予安能忘乎恭人哉恭人孝敬儉勤諸淑行予苦不能述行且述之以垂永久顧今兒輩扶輓南發而予不能從內顧闐闐其無人寒而誰其我衣餒而誰其我食出而誰其我待入而誰其我迎予勞予瘁誰其我慰而我念也嗚呼痛哉焚香酌

酒淺言寫東欲恭人之易知也恭人其知之乎其不知之乎嗚呼痛哉

祭伯男尚寶丞

冢嗣尚寶丞歿且五六越月茲將引發諸子弟輩陳牲而奠予廼為文哭之曰痛哉吾兒賦性孝友與人和易少而學予躬課之長而仕予目擊之蓋未嘗一日相離也乃今何忍別予而逝耶汝官侍從請告而歸維揚安宅曠而弗居蓋不忍一刻相遠也乃今何為長逝不返耶嗚呼痛哉吾門世多壽考且汝舅氏亦壽逾八旬汝豐背頤頰頰類先世而長眉修軀復肖舅形乃年僅五十有二殊不可解憶予頃歲抱疴汝朝夕憂皇藥餌躬侍禱神祀先願以身代言猶在耳也比來予幸稍稍強飯而汝忽不祿豈天將成汝之孝遂不計修短乎抑汝憂瘁致疾汝不自知乎嗚呼痛哉有親在堂有婦在室有子在抱有女未字此汝所不能瞑目而予念之痛心者也且汝第宅未成而予實寥寥寡營創無

計暫爾憮居此又予之日夜繫念而汝不及知者也茲卜閏月六日曆汝官庄明農軒中瞻此村室固汝生平意興所屬且以孫在焉綠禾滿疇紅藥滿階風物既別父子相依諒可安汝矣獨予老年戀戀舐犢舉目膝前皆汝同氣奈何獨少女一人思之不見予將何如為情耶興言逮此益慘予懷嗚呼痛哉復何言哉子姓羣號舉觴而奠英爽不昧尚其享之

祭亡女節孝

贈李臺集

卷之九

壬子

寓京師父遙致奠於亡女節孝如芷大姐之墓曰嗟乎人孰無死吾兒之死為夫為母為夫曰節為母曰孝節孝兩全死亦何憾香名萬古孰修孰短父為作銘納諸泉室吾兒有知云胡不

祭孟河馬年丈文

嗟乎天下有豪傑之士實為間氣之所鍾其生也既有所自其沒也必有不朽者遺之無窮嗟乎我公稟三吳之清淑稱一代之英雄高才倚

馬壯氣吐虹廕崔盧之華胄紹王謝之流風早歲稱奇係天下之望東京闈發解羨冀北之羣空擅藻譽于詞苑溥教思于碎雍筆陣落而風雨驚闐闐縱橫惟意所向詩篇成而鬼神泣呼吸變化不斷而工早出入于二氏晚歸宿于一中築室方山之麓究心性命之宗謂當遐壽胡遽長終豈厭塵寰而仙逝抑御顯氣而上升某也既叨年詒復締姻盟愧兼葭之倚玉幸女蘿之施松方期與公咏太平于林間銜杯酒而從容易不少待乃返轡于太空嗟乎公之生也有涯而精神意氣流行于宇宙者無涯公之年也有盡而文章行業流傳于海內者無盡則予于公也又奚愴而奚恫

贈李臺集

卷之九

壬子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九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十

書啓

郭東野高中玄二相公到任請啓

聖神御極昌期正會於貞元碩備揚庠師錫允

諧於夢卜允矣邦家之楨幹哀然河洛之英賢

二公俱河南喜洽朝紳光生綸閣某等弼直固功方

藉同心之助登崇有命共推夾輔之良爰陳依

日之邃筵祇迓如雲之仙從吉筮九日佇德輝

並蒞於黃扉美溢四鄰時與元輔徐公共四期忠悃協輸

貽安堂集卷之十

於紫極

答南都九卿賀入閣

聖主撫中興之運道久化成元公贊上嘉之猷

源清流潔耆賢在列南北惟均卽雋茂亦難佐

其下風在菲陋豈宜參於末筵誤叨宸簡方

深餽履之憂過辱尊慈忽在幣交之使緘詞鄭

重注念優勤儀物並隆諒允敦於一體感慙交

集德莫報於同心倘能時惠訓規尤重百朋之

寵錫敢不日加省惕共酬千載之昌期伏冀高

明俯垂鑒亮

寄壽少司成孟河馬公七十

惟翁先哲師模古稀崇壽誠盛時之人稀鄉國

之具瞻也芳屨教有年締諒獨厚早結看花之

侶晚諧種玉之緣親忝葭華光活閱茲者辰

逢岳降心切斗瞻挹北海以為尊莫遂躋堂之

願指南山而擬壽祇據報德之私爰託蕪言遙

馳華祝

答養翁嚴少保婚定

貽安堂集卷之十

紫閣躋華既附同升之誼藍田締美復諧異姓

之緣豈作合之自天顧藉承之無地恭惟三吳

鼎族一代偉人華國文章名重玉堂金馬握餘

舉錯望隆水鑑冰壺休休其如有容謙謙渾乎

無偽金甌穆卜天心允協於宸心玉鉉熙調朝

道克諧於君道本善根之夙植乃慶澤之洪延

伯氏不羣富五車之書史二郎必做擅七步之

才華有季嬰年共誇奇質信是謝家之寶樹惟

鳳可棲慚非桓叔之瓊英得龍而偶方協吉占

之兆遂叨文定之儀爛其盈門貴如充室兼葭倚玉愧匹偶之非倫薦蘿施松幸歸依之得所既忝姻婭之末當堅金石之盟言有非儀庸旌私悃伏惟鑒納曷旣寵榮

肖玄子督學公婚定

似續綿宗夙重婚姻之禮唱隨集慶必先嫵婉之求茲文定乎厥祥爰誠通於荒啟仰惟三吳望族一代偉人河洛淵源吾道之宗盟得統馬班伯仲斯文之正脉攸傳初命而鏡鑰邊陲胸

貽棠室集

卷之一

三

中甲兵十萬再命而師模畿輔門牆枕李三千允矣萬里之長城卓哉天民之先覺某也名慚鐘鼎學愧天人聯輿看化年誼素敦於官轍析薪執斧姻盟竊附於高門第小兒茂中藐焉童齡敢云父書之能讀乃令愛小姐粹然淑質已聞姆教之蚤閑松栢薦蘿自慚攀附兼葭玉樹何幸相依蓋緣世好以締晉秦寧曰大江可岐南北謹諏維吉之日聊修不腆之儀一敬是將六禮伊始哥洽陽之作合允諧兩姓之懽詠河

洲之好速願衍百年之祚敬先于幣情見乎詞伏冀台慈俯垂鑒照

賀自湖吳公祖生子

恭聞哲嗣初生誕彌厥月屬朱明之屆序喜玉燕之符祥早馳岐嶷之聲預睹珪璋之器此蓋禧延善積遠薦祐於江鄉澤沛仁敷廣湛恩於邢水斯祚所由集後日以昌也芳塊爾索居躍然增忭擬采野謳於范袴遠傳家慶於張楓英俊挺生萃兩儀之清淑氛氳遠燭暢一郡之懽呼先黃童白叟以抒忱儀慚繁膺祝叢桂芬蘭之繼茂緒衍箕裘仰竇台尊尚垂鑒察

貽棠室集

卷之一

四

寄壽輝石劉會丈七十

惟翁壽屆古希道隆今範步趨繩準舉足而必導先哲之程咳唾珠璣出詞而動契前人之轍允矣譽官碩彥誠哉鄉國耆英辰屆懸弧情深獻履念切磋之舊誼莫遂晤言悵睽別之遐踪從深瞻企敬託雲緘於雙翼庸祈岳筭於千籌

初第家書

二月二十八日揭曉孫叨中會試第十名此皆
賴吾先曾祖及吾祖吾父世積善良皇天眷祐
所致孫豈敢以當此也竊念朝廷名器天所慎
重苟德不足以承藉之雖得必失且吾與十數
年來始發孫一人天所以與之者如此其難人
所以望之者如彼其切而一旦畀之於孫用是
益增驚懼午夜靜思必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生
民內不負父祖教育之心外不負鄉黨屬望之
意庶或可以無愧於此心使因此遂驕奢縱後
貽害聖集 卷之十 五
誤國害民憑藉威勢陵轢鄉里天必厭之災及
其身殃及其子孫是祖宗百餘年積累之功反
以此而墜也則孫豈敢孫以為今日急務莫先
於不苟取不囑託二者其修身全名之大者近
而居鄉遠而臨民自一介一文以上苟義所不
當得者決不可取然後於心無愧至於囑託一
節尤關行止孫自鄉薦以來居家十餘年凡親
戚朋友相愛者亦嘗効力可以報數年相與之
情凡我親交又皆守理畏法之人必無意外之

患況有賢邑侯父母在上如不違理可保無虞
如其違理亦非孫之所能庇也親交愛我者亮
能體悉以成孫名至於族人及我子弟下至奴
僕決不可倚勢欺人我先祖以來每受人欺致
有今日却又欺人必將仍為人欺也且吾鄉先
達如高公胡公楊公皆以清謹方正馳名海內
至今表表孫固不敢望其萬一然亦當勉強師
法以求無愧庶聞庶不為天下笑此皆吾祖吾
父平素所以教孫者孫特提醒一番以自警悟
且以告我族類及我子弟親友交相規勉以無
負天心無伐世澤則孫拳拳之至意也特着李
祈馳報廷對後有便再報繫名仕籍定省日踈
南望淮雲何勝瞻慕之至
答給諫張鳳原
芳鄙人也辱我兄丈知愛獨深出則並鑣入則
連袂道誼相許心腑相示所謂異姓骨肉者也
詎意中道分飛悵焉何依每策馬過長安道美
人光範恍然眉睫而扣扉剝啄依稀在耳也柯

日能念哉弟不幸兒婦夭以賤室挈子女返舍
聞然索居鄙懷糾鬱久乏脩訊方負薄劣之譴
茲乃遠厓使翰申以久要重以蕃錫愧感云何
備詢來伴知道候清勝幽人貞吉佑命自天不
問可知第蒼生之望共屬高賢東山樓遲恐不
可久也弟明春當圖休沐歸舫渡淮比得一晤
水濱縱談潤抱耳詹遡之悃茲不具陳

答白野殷同年

吉陽先生至得詢道候萬福兼竊聞緒教為慰
茲遠辱手翰嘉貺南北伊阻所同心者高人標
致不違寤寐矧厓來教之辱啓緘展對恍若而
承尤多慰藉所諭真空本無蹊徑惟無欲將自
見之此的論也種種欲根不斷求見性體難矣
敢不敬佩江湖雲水之興弟所癖也近屢求休
沐未遂明春當力請果得退而棲遲海上究竟
所志脫有少悟當求指迷耳吉陽所養亦深與
兄同省金蘭相結令人歆慕無已相劇有得不
惜遠聞尤見不遐遺也雪寒呵石布此不盡所

欲請

答黃鳳岩

雲衢高翥井里藉光復承不鄙得奉延接清才
雅致益芳於不言者種種可思也別來久缺裁
訊茲乃遠辱手翰且諭知道體冲健慰不可言
仙曹曳組委蛻桑梓之墟境與情暢體氣當益
宜調也雪寒布此未間惟珍慰不宣

與古陵沈道長

秋間得汪憲副所致手翰佳籍之貺甚荷垂念
尋有短狀附謝計已賜省矣比來公事想將就
緒同心一方時勤馳想何時還珮五雲握手論
心也歲日易邁學未成章可為浩嘆近諸相知
頗修會事雙江松溪二公為之主盟朋輩意興
稍稍萌動惟吾兄遠隔為可悵快耳明春歸省
之圖未知如何似倘得遂請兄見邸報當知之過
揚幸一相聞弟當出晤孟城也門人裴子往令
建安附此奉候裴子有近道之資幸叨屬下
經陶鑄將日改月化矣不勝懇切

寄中丞在菴王公

某自聞學以來知我公卓然斯道久矣去歲都門兩承晤教端方正直之氣從容間豫之度望之起敬就之可親其所以啓後學者何假言說也既於琴岡先生處得誦所與論學手書竊自佩服頃過徐梁復承竟日之誨真切明著要皆自得之學至於品藻人物皆中其微惟誠則明固宜然耳芳極淺陋每自訟以爲學之不足取信于天下者皆躬行之不足故也嘗觀孔門只

贍書集

卷之十

九

自人倫切近處教人觀四教雅言與所以答諸子者可知也至於一貫精微必度可與言者授之顏曾子貢之外不可得聞故一時諸子皆成章可觀不落虛見今之論學開口輒及妙晤精微於躬行寔踐互相砥切針針見血處不加之意芳切以爲恐終不得力也我公以爲何如幸終教之

答鶴洲裴建安令尹

都門別去秋忽深矣故人遠在閩嶠言念方切

茲乃承不遠數千里走使賜訊非篤道誼之愛何以有此極感極感詢來使知新政休嘉爲慰吾子孝友真實得之天性推以臨民子惠平恕不問可知異日善政賢聲遠騰京洛僕藉有知人之譽榮幸何如入覲恐不能免適重往返跋跣之勞奈何僕復任擬在明春二月或得一晤北道耳惟努力崇德兼善自珍忠是禱

與劔泉郭年丈

贍書集

卷之十

十

弟無似辱吾丈教愛獨深每切感佩不意中道分飛曷勝悽念願別後苦無便嗣久乏脩訊然緒懷之私未嘗不耿耿也昨晤心泉兄懸燈揮汗草草數語奉申久闊之懷計程尚未得奉清矚也風塵簿書非吾丈所能堪然朝夕近民得以展布素蘊垂俎豆不朽之業又傑丈夫事也惟吾丈努力爲之弟抵舍幾半載遙聞邊警頗急北望神京不勝懸切明春將束裝北去雖不能發一策據一籌有裨於時然休戚共之則臣子拳拳之微衷也如何如何入覲時北道或得

一面傾倒積懷

寄太守自湖吳公祖

朱轂方臨仁聞四布即遠方莫不興受塵之願
况咫尺沾德教者乎積虔趨謁乃過叨禮遇文
情並隆其何以堪之軻氏曰賢君恭儉嘗聞其
言未覩其人乃今於執事見之矣感戴何可云
驗歸掃先壙淹旬曲者十日過揚值仙旆指泗
未獲展謝今猶怏怏茲便敬此布悃伏惟台鑒
答呂沃洲符卿

賸寒堂集

卷之十

十一

弟自春末得請還海上依依老親雖少舒愛日
之私悵然離索其於海內同心如吾丈者未嘗
不耿耿興思也茲得手翰乃知眷懷同之慰藉
如何巾石吉陽諸公向道真切又得吾丈倡之
意趣自殊且南都多暇正與幽人相空尤為養
靜一助也無緣操履杖奉從雨花牛首之顛一
叩至論悵望而已弟擬新春北行合并未涯曷
勝詹念得吉陽兄書知己抵任冗未及裁復幸
道意

與唐龍岡春元

鵬運之翮積之厚且久矣謂當乘風扶搖萬里
無疑也而又暫為垂翼天道人事俱不可解能
已惋歎方擬裁慰未逮輒奉雅贖蜀箋齊綃並
佳品也况貽自美人曷勝珍感使旋先此附謝
繼念之衷尚需續裁

與沈艾陵鄉丈

不奉教愛有年矣昨入郡幸承道範慰藉殊深
兼叨欵洽學臻定靜和粹之氣於几席間挹之

賸寒堂集

卷之十

十二

固不待言說也匆劇別去未獲從容奉叩晚年
深造今猶怏怏茲老親誕辰乃過塵尊作儀幣
之貺具見諸公道愛篇中所述獎誘滄寔非菲
薄所敢當然亦不敢過自偷惰以負同心之言
也敬謝敬謝近屢得泉翁老師手書及近刻數
種見師翁學與年邁而神彩益健可喜可喜郡
中諸同志意氣日見渙散所賴維持振起者有
公在也草堰宗完齋學有片段不識會相聞否
因便附啟

寄少湖徐相公

某鄉里後生自束髮有知即聞我公以道德文章名於世思一出其門而不可得詎意謬以令弟先生同進且厠秩館未得以數承教益五年之內凡我相公憂國之忠濟變之才有容之度無缺之操其所以模範後學者蓋不待言說而自喻矣又私得我相公所為文手錄而讀之見其鏗然金聲粹然玉潤誠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其信今而傳後必矣芳亦何幸得瞻依門

贈書集

卷之十

十三

牆而沾溉餘潤乎慶忭如何昨仰藉台慈得請還南復辱寵餞歸途不敢率爾陳謝茲因抱病不能復任具疏轉假敬此奉申積悃伏冀俯垂曲庇俾遂私請則感德圖報空何如也臨楮曷勝引領

寄大司馬雙江聶公

某自束髮即聞我公以才著江表及長而聞學乃知我公篤意斯道每以未獲一承晤教為恨昨幸聖心簡注深源再起始得遂數十年願見

之私詎意輒承知愛引掖拳拳惟恐芳向學之不敏立志之不篤南歸驢送繾綣昨又承遠惠

教孔芳燕暇自嘆曰非善與人同之心不至此也芳亦何敢自棄不以副我公期待之殷耶海上有一二同志出所示困知錄并與南翁師往返講學書莫不嘆服思一出其門而不可得也南翁師至道益不孤芳非不欲奮飛左右親奉德教顧賤體偶中小恙不能旋復再疏轉假千里几席玄論在耳亦不必周旋杖屨之側而後

贈書集

卷之十

十四

寄阮了山峯學憲

南歸未得執手言別雖託之短札然數年道誼之深非穎楮所能悉陳也首夏抵家幸老母漸安尋為犬子續娶鄰邑既返掃先壙於句曲入冬為老親介壽紛沓應酬一向皆在塵擾中途未及裁書入都即相愛如吾文者亦未遑訊他可知矣方城回乃承手翰中所及皆肝膈要論感甚感甚弟庸庸無足齒錄而吾文獨少有取

焉誠如昔人悅眇逐臭不自知其不可也至於
吾文取善虛懷向道篤志與夫任事之勇盡瘁
之勤近所罕覩皆足以爲弟之程法此弟之所
以寤寐有懷也世途嶮巖人心叵測且臧否淆
混卽有少懷報主憂時之志者誰則諒之弟雖
不肖常自以爲受國殊恩非砥礪名行無以信
人非閱歷時事無以待用非結納豪傑無以共
濟非剽略町崖無以聯衆故不敢訑訑然謂我
可上人爲亢絕之行以矯一時之譽而無濟于

陸聖集

卷之十

主

天下國家乃人之謂弟則不然矣曰何爲紛紛
與人接游也夫接游之弊有二以利入則汚以
勢結則媚吾文謂弟有一於此乎弟同在都
者不下百輩弟未嘗持片牘囑一事卽吾文所
處不可謂非要地也弟曾以私請乎志不同方
則肯啣由生從古然矣姑勿論弟入春業問舟
准口刻期就道偶痰火大作舌下浮腫幾不能
出聲日減常殮之半具疏轉假然時方多事祇
自求逸寔違此心北望 闕廷爲之熱中所可

自諉者職非當事卽力疾而來亦無裨於國不
如養晦林壑猶可追竊祿之謂也惟吾丈一維
持之

寄南野翁歐陽老師

舍親袁子立回自南安備詢台候清迪爲慰兼
辱致書省齋王父母過爲推重感佩何可云北
道獲聞奉常之擢不勝喜慰吾夫子崇恬退之
節而當道隆明揚之典可謂交相成矣好脩者
行知所勵清朝盛事也深可爲社稷賀且某本

陸聖集

卷之十

十一

庸劣誤蒙 聖恩濫叨首選名與實垂祗深悚
仄而已 聖問所及乃道統也芳所對揚皆日
昔與聞緒論遂蒙簡拔是今日榮遇夫子所賜
也敢忘所自耶芳午夜自思惟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所學或少可以仰報君恩俯酬師訓後以
一第自肥因思勉樹尺寸不貽制科辱門聽玷
耶嗣是仍異時賜教掖俾不顯迷感德何如

寄懋翁楊公

叨第後卽晤令婿馮子恍如奉接光霽慰籍殊

深渠南旋會託書儀馳報入夏忽令親王張二
揮使遠致翰貺南面拜領乃知執事之念芳不
殊芳之仰執事也且莊誦來教喜溢辭表非子
弟骨肉之愛諒不至此感激何可言喻詢二子
知尊候康迪賢嗣安好怵慰不可言居常念吾
執事負命世之才抱濟時之志未究厥施而林
臯偃息亦已有年能一出以慰殷望不乎芳遭
際險分殊抱慚悚惟不負吾執事髫年教許之
心稍可自慰耳昔人云士為知己者死芳將何
以仰報殊思於萬一乎修途伊阻無緣樞衣坐
下展此遐衷每一思之神爽飛越萬里悠悠惟
同此心伏冀鑒亮

與秋溟殷年丈

京邸幸晤殊慰積懷定靜真際益弟於不言之
表者良多滿擬追逐仙跡究竟所志不意冥鴻
遠翥渺不可挽如之何如之何發夕何不令弟
一聞執手言別似非人情二日後造館惟見扁
鑰佇立悵然者久之始如造瀛海望洲島宛然

而人不可即徒神惊飛越而已邇想久抵白下
委蛇仙署政簡神閒妙悟當益透徹也如以弟
為可教不惜真詮一啓倘終得出苦海登彼岸
卽無量功德敢忘頂禮便附申悃秋暑惟珍誌
不宣

答秋溟殷年丈

盡性立命本非兩事來諭真切非深造不能道
弟近取圓覺壇經細玩之頗亦有悟皆大教之
力也然真空宗旨尚昧蹊徑鴻便願一啓之北
風時至胡馬漸嘶縛左賢而揚天威者不敢謂
無其人亦不能不深杞人之慮也同心一方會
晤莫期馳神而已

與古陵沈道長

聚首神京過承道誼之愛薰蒸所及不言之喻
益弟者多矣至於情款真寔不假藻飾而意氣
自符信有非漫然論交者可比也別來忽將彌
歲光陰屢遷而所志未有底泊言之汗顏兄登
岸久矣來教亦以此為念何耶南翁師行山嶺

兄出入不常繼以夢坡公有留院之擢大洲洛
村南屏諸公一時並遷謫而東華兄近亦遷廣
南同心星散不勝踴躍以此念兄益切也西吳
兄近至少覺不孤然耿耿一念實不敢因人爲
起滅耳來教云學不以聖人爲期終是虛與誠
爲真切弟日來竊謂聖人之學惟在切實處用
功略躬行而談清虛近時學者大病所以不能
成片段作用不免出入也獨知處不使放過積
累充實妙悟自在其中不假言說如何如何風
塵幸教之北虜猖肆同舟之人何敢忽然空言
無益待用有時其樞不在我而苦運之徒自折
耳近市馬聞已就緒目前或可少寧善後之策
則非弟所敢與聞也言之無然兄其謂何

與趙大洲館丈

黠虜深入擁兵要負盈庭之言誰執其是當此
時微我公仗義昌言鮮不蒙耻城下矣正直剛
方之氣炳炳朗朗塞天地昭日月可以爲國家
二百年養士之報其曰爲僚案重者亦小之爲

說也自我公行後斯道益孤日爲先事之防而
其計愈繁其緒愈亂其說愈長其慮愈甚其爲
宗社無疆之謀者果何如哉公別時常以謹言
見誨芳切佩之今不免放言者對公言故也曩
在都下見西來人輒詢動定知繫棹荆門有外
翁之變既入廣從遊紛紛倡明斯學道益以振
昔陽明公謫居龍場學乃大進我公出處真可
以方之異日有得道於廣之西可與江門沙翁
並轡者必公之力也某去春得請還海上今復
轉假儉安萊時方多事不能帖席秋杪不審能
旋復否耳北風有便惟長者教之

與李鵝野道長

金門曼倩忽駕海涯山川之耀也曩在朝宁謬
託同心之契判袂以來殊深眷邇茲有晤違之
期慰藉可云頃圖修訊未逮輒來腆儀感并慙
集何時御風東土俾嚮往故人獲承玄論也

與陳東遠年丈

曩歲索居京洛孑然寡儔辱兄日夕瞻顧詎均

肉骨懸榻擁爐論心談道自以為海內交游無以尚之何期良晤不常萍跡靡定雙飛之翮忽已乖違情處林壑追惟故懽悵念而已冬初雲翰遠投捧覽如對芝範繼聞有西廣之命交膺計可返蜀此時憲節想入廣矣矣弟春初偶中痰恙舌下浮腫藥裹不去手者數月不得已再疏請假下部未復蓋諸老欲弟適行故也秋後將圖旋復不知賤體果能事行役否耳迂途無緣裁訊偶鄉人行附此奉申積抱北翔有便無

王德音
與中溪黃侍御

日者憲節按海濱不惟山川增色而陰壑枯羨荷陽春而昭蘇者多矣第愧荒落之區少無以展仰德之私而數日內奉談教祛鄙吝者其益蓋無方也別來未敢率爾修謝忽如臯師生將尊命以修學記見委學校近時上官稍稍視為緩圖我執事獨留神修飭之誠有道者之盛舉聞之不勝敬服然以菲薄而承厚託則又有深

懼也且辱禮幣過腆拜嘉之餘慙與感并茲敬具藁請裁至於嘉惠後學之意非鄙劣所能發據惟我執事推所心得一更定之庶有裨於繼往開來之懿典耳無緣面質南望耿耿

與讓溪游年文

許年潤別幸晤京邸方擬日夕請益而吾文遽以榮擢行攀駐未由祗深悵快別來苦乏便翔久失修訊美人一方惟有言念而已方今學者多務空談而鮮實踐及試之政乃輒不效空來眾口之紛紛也如吾文者行足以振頹風才足以解盤錯其以身明斯道者乎恨不得日侍左右也北翔之便願有以教我

與亢水陽年文

玉署追隨十閱歲華談道論稅誼均骨肉方擬共奮匡時之略以報明主之恩詎意中道分飛曷勝攀戀振鐸中土紹二程之令緒溯千古之心傳以興起多士異日有真才者出以應國家之求則吾文之所以報君父者大矣視弟之

虛糜廩餼者何如茲復叨轉逾分實切惶悚凡
丈何以教之

與周鳳南

展禽屢屈內郡再移直道之不苟容精金之不
畏鍛於吾丈見之道之云遠遂成踈迹願益堅
雅操以崇令聞以慰馳仰

答譚二華中丞

節鉞甫臨三川底定弘猷式固以杜後虞在公
一加之意而已四方多故民力未休所恃廓清

願安集

卷之十

二十三

輯寧如吾丈者指不多屈惟異殄重以副懸切

答龔大尹

僕每以令與民親行志甚易朝發一念夕遍閭
閻善則民安否則民殆所係誠大且艱也恃愛
滂及惟吾賢圖之

與黃少村冬御

頃海氛漸熄舊業重新呼朋張局命酌看花樂
事豈減疇昔也某儆直勞瘁兀兀窮年臨鏡自
顧日就凋憊非復故吾矣宇宙茫茫隙駒迅捷

安得與丈握手一晤懽續舊遊耶文素愛我諒
亦念之

簡中丞鎮山朱公

齊魯先師之鄉也一時學者不過攻制義規進
取而止未聞有興起於道者諒亦在上者未有
以倡之故耳惟公志崇古道學務躬行政事文
章卓絕倫等真上溯洙泗之源遠紹斯文之統
者撫輯之暇時進縫掖之士而訓迪之不有勃
然興起一邁童冠味遊之盛者乎境內之賢比
有吳公望湖為特著所謂不言躬行者也諒在
契合中矣風便僭陳惟公留意焉

答龐惺菴道長

羅才重典也惟主司得人而後甄別不爽所裨
國家者不小矣執事蘊淵粹之學炳朗徹之見
觀錄中諸製言言心得則所存主者自殊施之
甄別如以鑑照形妍媸莫遁固必有真才與計
偕上矣差還布復它不縷陳

與西吳張年丈

雲霄比翼初謂終相頡頏矣詎意羅罾當達忽
焉分羽靜言思之惟有拊心灑涕而已然公論
自定於高明固無損也光復有日幸吾丈勿以
介意焉別去聞卽抵滁此昔賢六一公過化之
地又近玉堂仙侶一二游衍之所暫言倘佯仰
登俯眺命酌賦詩足資雅興至於山深客少退
食從容靜驗此心於動時光景何若所得益多
矣南翔偶便草率布忱臨楮悵然曷勝懷仰

簡崔月潭公

履齋集

卷之十

十五

執事身在市朝心常林壑誠今之曼倩也僕無
似謬託同心之誼十年於茲每於燕暇得承玄
論塵襟頓豁詎意奉 命應制勞勞度日握管
草玄殊無寧晷遂不得數奉教雅然猶間得晤
語也自榮擢出都輒成違濶乃僕冗瘁則日益
以甚昔之清興冲襟悉化為氣擾塵逐形神俱
疲其視攝生之理正背而馳大可寒心也比來
靜養相益冲粹興致想益休暢道阻且右無由
面請大和中嘗聞多有異人棲息其間相望咫

尺物色而咨訪之如有新得諒不惜示教也西
望有懷言莫能罄惟公心亮之

答二華譚中丞

輯綏之澤方洽蜀西鎮撫之輪又煩廣右蓋投
艱所以待殊才而盤錯益以別利器知公志在
康時必不厭馳驅也廣中雖多反側然本之有
司不得其人迫而之盜耳撫剿並用文武兼濟
惟公留意焉承使翰率爾布復不盡所欲請

答自湖吳中丞

履齋集

卷之十

十五

二源底績具見弘略自此廣右當息有矣蔡人
吾人化導有方無不向化者第聞彼中有司貪
墨成風爲盜則利爲民則苦其轉而之盜者皆
此輩驅之也飭吏治以安民生惟公留意焉使
還附布不具

答潯陽董宗伯

嘗謂人生萍梗聚散靡常每誦斯語輒增於邑
乃今於吾儕而益有感也昔者某以非才謬從
我翁暨養翁之後周旋著作之庭保直邃密之

境結珂聯舍入出必俱雖同氣至諒未有若此
之親且密者誠如來教所云何悟人事靡常判
渙立異翁遂高尚養翁在告某獨孑然孤處晝
方應接憧憧或與境念向夕則深巷悄然無一
可與共談者回思間者二老昏夜猝至中舍扣
扉大呼驚我絕倒胡可得也以是奉懷益切顧
無從託訊每南睇雪川遡念而已茲乃遠塵使
翰溫舊盟而申又要微薦尚古道敦崇友誼何
以有此某蒲柳凡資近漸衰颯行當解組而歸

贈李堂集

卷之十

二十七

鼓柷而南追逐杖履怡悅白雲蒼岫之間耳草
率布復不盡欲言伏異心鑒

簡嶽潭王年丈

追憶卯秋放榜之辰首晤公於承恩寺中觀者
環堵咸謬指曰此昆仲也言猶如昨忽踰三十
禩矣流光梭擲各已老大言之悵然每念公以
卓越之才早遂騫騰之志而忌者每沮其進可
為長嘆然士君子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所以不
朽者固自有在區區顯晦可無論也公以為何

如風便布候承晤未涯南望不勝詹翹

答蔡見麓

春初偶與潘笠翁並與長安道上翁曰南都部
僚不買官物者一人而已僕應聲曰得非蔡子
乎翁為之愕然曰公何以知之僕曰予故人也
翁唯唯既切轉銓曹數稱之東翁翁頷而不答
比有南來者東翁泛叩以留省之賢輒首以執
事對翁始信僕言非私在執事潛修固不欲求
知於人而僕之亟稱亦非以私執事實勝則名
隨見善而不容不舉又區區一念之誠也自是
愈篤實則愈光輝愈退藏則愈發越要當致力
於根本而枝葉榮瘁不計也都中士風少改時
局少異深可為斯道幸願執事勉之洞翁斯文
山斗書來推設執事者甚切當求所以副翁之
望矧得日夕左右觀感漸摩行必有大進於今
日者貴同年牛君雅有志操時與一切磋之彼
此當日益也如何如何

與趙廷陵

贈李堂集

卷之十

二十八

別來倏越五載言念如何執事令譽日著刻薦
亟騰而士大夫之來自兩浙者無不稱述盛美
僕之所藉以報國恩者得執事而素願少酌矣
覽別札知練兵之詳蓋吾儒為學期以濟時民
社軍旅惟其所寄隨在而殫力圖之此學之實
用也執事體不勝衣而遇事勇為強幹者所不
逮言不出口而躬行是力辯詰者所不能推轂
者見其迹而不知其心當軸者固諒其心而略
其迹矣幸無疑焉僕位逾其才境違其志雖勉
自堅守不敢有負於師友然碌碌浮沉恐於時
竟無補也晤對未期惟努力自愛不備

答元洲張年丈

文學政事二者不可得兼兼而有之者惟博雅
君子能之以其志定而不奪於欲心靜而不撓
於事故能遂於學而腴於辭稿藻劇劇兩有餘
裕也近見吾丈肩茲繁劇不惟政績殊異而游
情述作皆深厚俊逸動合往軌所示佳篇令人
披繹不忍去手敬服敬服無由面請心得徒有

唐荊文集

卷之十

三十九

嚮往而已使旋布謝文冗未罄欲言惟真心諒

答杜華南大尹

得手書知邑治繁劇加以饑歲輯撫勞瘁不言
可知矣大凡人才必歷試諸艱而後可當大任
譬之莫邪干將其新發劍也須加淬礪方可斷
割吾賢明敏之才忠實之性正宜勵精奮志於
習吏事拯民瘼中鍊之將來受用無窮也使旋
布復適警報方殷諸不及備

與西石王司馬

唐荊文集

卷之十

三十九

承翰教知南發在即無由一別西望悵然夫疆
場非優游之地方今非寧謐之時釋此重負似
宜為相知者慶其如國事何故不能不繫戀於
公之行也然忠臣愛國不私其身任公豈能忍
然長往耶賜環諒在轉盼惟珍攝以膺召命不
備

與秋溟殷年丈

蘭芷芳深谷而芬馨四達其實不可掩也聞然
貞修若公者乃欲韞櫃而藏其可得耶某謬謂

吾嘗學道處則以康濟一身出則以康濟天下
惟其所遇何意必也忝附同心乃敢瑣聒幸公
為斯世斯文少留意焉

與平翁陸宗伯

頃有傳車從將抵都者方用欣慰忽接尊翰及
方公奏牘令人惘然既思自昔大賢君子抱道
於身或出或處咸於世教有裨名德碩望聞者
興起而廉頑立懦卽百世且蒙其澤又奚必在
朝宁而後有益於人國也以是不敢再瀾冲襟
然瞻企之私徒有南馳而已使旋布復惟心亮
之

答確庵魏司馬

僕以菲才謬膺重寄久欲引退顧獨念叨受
先皇陶成之恩當

今上御極之始義不容自私其身是以覲顏在
列竑大察後乃敢兩疏乞身以避賢路詎意不
獲終遂遠承翰教慰勉惓惓不肖何足以仰副
獎掖盛念惟有感縷而已承諭懿河勘報少有

責備之意大抵當局與傍觀者其情自殊公之
苦心僕已諒矣幸無以為念焉

答二華譚司馬

承諭酌處臺工休練士卒誠得施為緩急之序
而戰守並用之道無踰此矣比來黠虜西窺而
東徼之防亦不可懈恐將歎我而乘其間也在
公淵識宏猷諒有以待此矣便特附聞

答董節推

遠承使翰詢知聽決明允今聞官署不勝慰藉
孔門哀矜勿喜之訓漢庭民自不寃之風求之
今時罕覩其人願君留意焉

答郝封翁

遠來使翰備詢視履康迪興致豪逸如昨僕日
來思親懷土夢寐常在楚山淮水之間秋杪當
作歸計比得與懷堂兄共醉芙蓉仙庄尋舊盟
也幸為我掃榻以俟

答廬山胡督學

自道興入蜀不通紹介者餘十年矣揆之人情

似為踈渺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寧以寒暄為
厚薄哉昔人以別久聞流言不信為相知吾曹
相知寧後昔賢耶督學再煩寔出大岳公推轂
之意僕雖無此力而心則不殊也僕才不逮中
人而躡處非據日抱集木之懷去春屢疏乞歸
竟未得遂庸庸苟祿無補明時有負四海同心
之望多矣來教以三聖為喻致望於僕者誠厚
顧僕學愧實踐道阻望洋何敢以此自誣第辱
知己教督又安敢不仰體盛念也使還附復未
涯瞻晤南望馳仰而已

船案彙集

卷之十

三十一

答劉應谷中丞

先師歐陽文莊公據忠直贊功在宗社蒼生講
學淑人道濟天下後世祠祀而俎豆其鄉固國
典所宜人心所願也間者已經撫按義舉然未
蒙奏乞恐未足以表閭里垂永久萬惟臺下留
意焉江右雖稱多賢或道高而用未究或位崇
而望未孚求道與位稱名並實優文莊公一人
而已區區采之輿論瀆聞臺下若云阿其所好

僕則豈敢

簡石汀股年丈

古田宿寇議剿者數十年矣以有事東省力不
暇及茲天討義不容緩而廷推僉以屬公既
命下搢紳胥慶以為此寇行必削除矣及大疏
至敷陳詳盡彼中情態如指諸掌且辭雖在剿
而意在酌處蓋處置得宜則不必大煩兵力而
地方自定也初僕逆知公才猷足以辦此故不
恤以勞事相累而亦謂利器不試以盤錯與鉛
刀等耳何以親脫惟異禪力矢謀早奏不績振
珮入朝以慰詹遡

船案彙集

卷之十

三十一

答蟠峰李中丞

廣中之寇如掃落葉其說所從來遠矣比年以
來較往殆甚大為可虞頃議罷巡撫專以屬公
而公之才略誠足辦此掃蕩當有日矣茲接來
翰知驅除已有次第令人益慰僕嘗謂蕩平
之策在擇有司有司得人則盜可化為良民否
則良民皆驅為盜銓曹近有建白已得旨更

置是在公一加之意而已使便附聞惟留神采
擇焉

簡蘄遼督撫

華孫來降呼韓稽顙之漸也真清朝盛事曠古
希觀天心助順此可觀其槩矣既聞老酋謀犯
卽無此事彼豈一日忘寇攘之心哉要在戰守
並用制御有道耳厥後二疏其所以處降人禦
僭僞者已得其要矣惟諸公協力相機善為之
防不敢中制也至於因其勦兵相要而輒推以
與之如昔桃松寨故事萬萬無是理也惟諸公
酌之

與宣府孟中丞

秋旣徂矣上谷宴然以有頗牧在也降夷款塞
清朝盛事顧僭僞會糾眾要索不可不一創之應
援協驅隣鎮之義也惟公念之

簡蕭太僕

僕無似謬辱同心之設藏之肝膈愧無以副厚
念也銜命西發倦倦誨迪若恐或仆力思扶掖

而安全之其如人心之不同何僕早受教於文
莊先師嘗希心於大公無我之學思以見之行
事顧實際未臻用之輒窒惟有自反自責而已
敢尤人哉行圖解組以避賢路耳茲承手書具
悉教雅使旋聊布衷曲其所不能形之穎楮者
惟心亮之

答薛方山學憲

不奉晤教有年忽接尊翰兼宋元史編之惠披
閱數簡真得史漢家法當與班馬並駕必傳之
業也陳尹南還專此布謝舉業德業二者原不
相悖近時學者多事剽竊更不反求諸心遂有
謂舉業為粗迹而厭鄙之者故制義率從時套
科目鮮得真才乃學者之自誤非舉業之誤人
也來教深有裨於世道僕叨戊辰校士之役嘗
力屏浮詞而搜羅自得之學顧不可多得然大
較不甚悖也一時頗以為得人第不知海內士
子稍知嚮風否耳亦期以漸挽之邇來竟復何
若辱指示當心識而力行焉草草不盡所欲請

簡南明汪年丈

莫邪在匣光鏑久韜出而試之何氛弗滅而咨
且其行也銓衡近頗厭士大夫趨召不敏以為
非人臣禮故一二辭疏俱置寢閣在公久有明
緯尤非所宜幸促駕而西以慰倦倦

答沽渠中丞年丈

節鉞東移烽銷遼左撫輯之明效頗牧之偉績
也秋菴至矣綢繆桑土之計似當預為之所北
聞鎖鑰諒有定籌焉使旋聊附以聞

答梁鳴泉中丞

祖宗成法行之二百餘年本盡善可守其中間
有一二窒礙非法之不善奉法者未至也為今
之計惟補偏揆弊以復成法乃為善守或者務
為紛更厭舊制而喜多事徒以滋擾於民無益
也甚者朝令夕更卒還其舊孰若致慎於始而
仍舊貫之為愈乎閱大疏及尊翰卓有定見鑿
鑿可行齊會之民其甦矣使旋附陳鄙見惟冀
裁教

答劉白川中丞年丈

得來翰知臺城砲火備修之詳慰不可言往年
失事固由虜強亦在我隄防之疎故也今據崖
有可守之崇臺伏地有不測之神器彼將何所
施其勇哉植樹隨萎隨補不患不密於中宜多
植棗不惟刺棘可以拒寇而近垠口食資賴不
淺也如何如何

答劉安峰司馬

誠心篤行推重留曹而南中士大夫仰以為山
斗乃輒起去思令人怏怏及讀來疏詞意慳惓
又不忍以世情固挽也然清風高節所裨世道
亦豈淺鮮哉使旋附復臨楮何勝仰止

答蘄遼督撫

頃得手翰兼閱大疏處置周悉具見壯猷連日
與部家商議欲作兩截處先了那吉事後及納
款請封一二日即具覆矣夫封以王號之虛名
而得其輸誠納款之實益真宗社之慶生民之
幸也事在必行幸公勿疑姚道長在東未得近

事之詳故有此疏朝廷自有主張道傍築舍何怪吹草此布復不具

答王鑑川司馬

納降本國家盛事而羣議紛紛人心靡定賴聖明獨斷悉從大疏今且一一如公籌畫誠宗社之大慶也逆犯必須致之 闕下正法顯戮彼時方可請 旨頒賞以結其心至於納貢請封果出誠款機不可失也惟公留意焉

簡二山楊中丞年丈

久不奉起居無任馳仰忽承手翰展覽如聆警欵且詢知老伯母壽近百齡康健愈倍尤深慶忭老母去歲迎養至都春秋七十有九顧宿有咳疾不耐北寒老父復在天南兩地牽思勢不能不作歸計擬三月中投疏避賢耳先此奉聞時事紛紛不如人意誠如來教鄙見正謂祖宗法制已備患人不能守耳何必改易制度擾擾為哉王道平平王道蕩蕩不作好惡不作威福而天下未嘗不治平者其嘗希心於此試

之亦頗得力而才高志厲者往往以因循誤事誚責之此難以口舌爭行將挂冠東還海上庶可免顛越耳恃素愛盡言風便更希教之

簡白川劉中丞年丈

雲中封貢事已就緒顧議論尚多無異築墩始事時必待墩成而捍衛有功羣喙方熄也然此不過羈縻之術綢繆牖戶之圖將乘此閒暇次第講求乃可耳若恃以為安遂懈內治則今日之舉適為厲階又大可隱憂矣時論未為不是也如何如何西事若定則貴鎮將高枕而臥土蠻不足慮矣墩臺今春已築幾何未完當築者幾何風便願聞甘詳

答王鑑川司馬

呼韓稽顙單于內附自昔以為中國盛事茲者不以兵革坐致納貢稱臣考之前代所希有者而士大夫皆有異議彼之為疑皆謂互市難以有終然不知處置得宜久當受貼在當事者善調停耳僕輩同心力主而善終與否與公輩均

有責焉外示羈縻內修戰守去來任其自便而在我常得制禦之術則國事可保善終而人言亦不足畏矣如苟安目前遂弛戒備是貽禍由誰而建議主議誤國之罪安所逃也惟公加意焉

簡李侍郎

遠承翰教及覩捷書蓋自海上用兵以來未有收全勝之功如此者島賊嗣此當喪膽不敢窺淮南矣第榮膺寵擢我民失所依怙令人不能無私憾也丘叅戎之變聞之痛心此後寧復有敢戰先登如此者乎何天之不憖遺也使旋聊此布悃尚俟專修賀敬不宣

又

功成身退哲人之能事而獲諧其願者鮮矣翁茲得請而退蒼嶽繡谷之間以咏以游以從夙好宇內樂事何以尚此款美歎美遠承翰教甚荷厚誼使還聊此布復無任瞻依

又

節麾一至反側銷萌此雖處置得宜亦令公威望素著有以奪其魄也敬服敬服應制允迫久失修候茲遠承台翰兼厚幣之貺感愧如何鄙作久負諾責每承教諭輒增愧汗少暇當勉圖之先此復謝不備

與潘象安

五載在辱高賢相依一朝別去誰能堪此懷也世嘗謂今人不好士斯言不然恐士未可好耳使士行誼如象安又何患隆禮無人乎今歸展廢想甚欣然定省之餘無忘薊北懸遲也范吏回知未解纜附布不悉

簡朱祠部子价

華里至頌藻翰腆貺之辱佳什美詞歌諷把玩恍如美人在几席也吾揚振世人豪其在兄丈乎留省本暇在春曹尤暇雅興幽襟想得游情述作追軌古人固天縱吾丈以不朽之業也時因北風惠而教我尤見不遐遺也諸侯續裁

傳

張母袁太夫人貞節傳

夾江有節婦袁太夫人者出巨族十七歸太守張公六年而生僉憲君可述又一年而太守公卒公之卒也實在漳南太夫人隨其嫡詹問關數千里扶孤櫬返洪雅亾何而詹又卒當是時大夫人年才二十餘耳所歷艱阻萬狀無他志日抱遺孤筑筑然足不越閩外逮僉憲君稍成童乃啓笥出所藏書授之淚且數數下曰先公無它長物所遺者此耳汝能業不怠卽先公之

贈張母袁太夫人貞節傳

卷之十

四十五

靈慰矣且汝母所不卽從先公地下者以有汝汝其勉之言已復大泣僉憲君亦泣於是感奮力學舉嘉靖丁未進士三遷至今官坦直之性貞白之操不敢少有渝越實太夫人教也癸丑有司高太夫人節聞之朝得賜旌表云太史曰偉哉太夫人之節乎以孱然女子立極祿之孤難矣卒使其孤紹世業而嗣徽音其節不尤偉哉彼冠履號稱丈夫者且儉生墮行辱身殞名聞太夫人亦可以少愧矣

金秋泉傳

金秋泉者淮陰人也名彥字宗美號秋泉生而磊落濶大有偉度少以疾弗克終儒業長從伯兄月艇商四方不數年洞悉計然之術智略經畫出羣商右凡所居積動中時用貨貝一出手手卽贏利數倍月艇曰斯能主財者也遂盡畀以所蓄而秋泉益肆力恢拓擇人任時低昂賤貴與利趨之而富于是甲淮海矣季年復決筭曰燕中四方之會而貨財之藪吾聞善居貨者

贈金秋泉傳

卷之十

四十四

據四通九達之區交易而不趨此鮮不失利矣乃挾貲北走燕往來經營者二十年而貲益以富云秋泉雖游於賈然恥瑣瑣計銖銖慷慨好義振人不贍則恐後焉姻族有乏者時時袖金錢至其家散之竟不以語人四方寒素之士識與不識稱貸過其門無不滿望去喜蓄書過吳越見古圖史則倍直購之歸而忻忻以遺其子弟曰吾終以此遺若輩不以金也子潢猶子滋並以才名嘉靖癸卯滋舉順天鄉試上第聞捷

則大喜謂潢曰滋第即若第無鬱鬱爲也性高
曠喜遊過諸名山勝槩即急行必登眺吟賞而
後發聞有高人逸士則儼然肅禮幣造訪之延
接半海內云京師有武臣貪縱以事逮秋泉要
其金秋泉即遺金數百無難色後以奸賍敗法
當還秋泉金或說秋泉倍索之秋泉蹙然指天
曰是可欺吾心可欺乎有緹騎者亦嘗索秋
泉百金已有以義讓緹騎者乃昏夜持歸之秋
泉固謝曰誠願以此爲君壽奈何見返耶其輕
財遠害類如此每出或歲一返家返必悉所贏
上月艘卒之日發其筭無一緡之積云太史氏
曰予生平不識秋泉然家食時亦數聞准有金
富室云及居朝則張給諫亟稱之所謂富而好
行其德者耶世有立闥闈逐什一之利以自豐
齷齪沒齒者其視處士爲何如

閻齋毛先生傳

先生姓毛名元愷字某號梅林晚歲以閻名齋
人稱閻齋先生云毛故儒家祖濬以秉禮重鄉

卷之十

卷之十

四十五

閻好推所餘振人鄉隣多食其德嘗歲歛同里
逋稅甚急悉代之輸鄉人爲障詞表述至今藏
之家先生丁家緒衰落龜力生作不克業舉子
然意嘗快快也稍暇輒索玩古籍當食猶把覽
不休有疑義求質四方有道旣通解未嘗不踈
然曰吾何弗是類日思以見之躬行處心行已
坦直忠實宗族姻隣相與以誠有過必多方曲
譬令改乃已冥頑弗化卽族屬終身不一至其
家和而能剛如此坐必端立必面方行必徐雖
盛暑不廢巾服捧持必以兩手食飲不聞匙箸
聲生平所爲皆可語人人有善稱述不置或短
之必斥曰彼苦節汝弗取法顧肆詆耶復詔子
姓曰善毀滅德吾死不願汝輩效之也蚤歲學
易洞曉盈虛消息之數與人語必及易兼通詩
取美刺有合于心者時諷味之曰詩所以理性
情徒誦無益也間以所得形諸吟咏頗中音節
尤喜鼓琴所譜操二十餘嘗厭舊譜顏回操過
哀悉取論語諸書孔子稱顏回語爲新調之聞

卷之十

卷之十

四十六

者灑然動容他若草書筆法並臻精妙名家云
年五十一遘疾危甚亟營葬父某公因廬其側
以待盡深山閒無人跡中夜忽有人歌曰夫子
年登六十三先生聞而異之攬衣起曰斯神告
我我其生乎撤廬歸果愈以貧故復強授徒鄉
社嘉靖九年九月粹謝館歸時未有恙也輒自
作棺備衾衣兒子輩憂惶駭問曰未未十月十
六日我當與若輩及親族別至日親族咸來別
有携酒者或別以詩先生飲而和之每留一語
各就其性之所偏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幸為
我記之至夜半起沐浴着深衣幅巾坐正寢曰我
恹漸微盡即死矣豈有他耶漏下五鼓乃曰我
欲子時卒謂天開于子也尚不如人生于寅迎
女者鼓吹過吾門此其時矣遂端坐逝卒符山
中所聞云生子孔輝兒時即教以正坐立言動
必令循矩度少懈縱則怫然曰人心易蕩古人
母不敬尚或失之況今人乎彌留無他囑惟願
孔輝曰我貧家無以遺汝汝能苦學有成即死

臨堂集

卷之十

四

瞑目矣孔輝感奮緝學丁酉舉福建鄉試庚戌
舉進士授都陽令朴直有父風云太史氏曰人
有恆言曰科目不足以得士豈不誕哉予承乏
禮闈測毛子端人也果朴直侃侃古道及聞其
父閻齋先生貧而好古其賢又有所自矣故曰
源遠流長表正景直

忍庵丁翁傳

予往計偕時數問舟淮口則聞滿浦之涯有丁
寔室云及予叨第官詞林射陽吳子貢入都造
予而袖出一帙曰此予所為吾淮忍庵丁翁狀
也其人雖隱淪而義至高大史氏不可無以識
之受而諦覽之則滿浦丁耳時未有以復也既
得告里居廉翁之義然後知吳子之言果篤論
也翁名翥字雲漢其先世篤孝義同居五世不
異爨 朝廷嘗表其閭至翁習濡煎人之義且
愿厚天植自束髮取大言居詎止五世可同乎
苟義雖百世可也父震聞而奇之長慕張公藝
之風因扁其庵曰忍以自勗食指千數服用甘

臨堂集

卷之十

四

苦處之各當其情雖減獲苦樂必心體而曲撫之至閑家繩約則又嚴峻不可犯戴星而興教斥之聲不絕口子姓凜凜或儒或商各敏其業以緩譴怒而家日益駸駸起族屬姻舊待翁舉火者數十家鄉人無賴或相悔訾輒杜門引避不出聲茹污納垢蓋深有味于忍之旨云胸次磊磊識見超卓大非儔伍所及嘗用其餘智為生殖計曰吾聞媿嗇筋力治生之道非所以底富也而富者必以奇勝故曰能者輻湊不能者瓦解欲為權利以成富匪智將弗克矣于是任時擇人擬測萬貨之情所居貨度後直當上下若鑑照形不爽毛髮南北馳逐多出奇筭以博贏不二十年遂以貲雄淮海積雖饒不敢以侈費食不兼味一褐十餘年不易出入徒步不輿終其身未嘗蓄婢媵時時舉鄉里浮蕩子敗獲事為孫子戒之及義所當為則揮金無恡色正德初邊需告急翁應詔輸粟若干石致塞上授武略將軍大河衛前所副千戶曰是非吾所慕

卷之十

早九

也願粟吾筋力所得不以舒公家急豈臣子所安哉孔廟傾圮數過數徘徊嗟惻曰新此不愈于飾浮屠乎因白郡守出百金為眾倡仍身董其成嘉靖癸未歲大侵有司設粥食饑者以其仲子引禮舍人珮領其事翁授以意曰如是則病且死如是則全珮乃區廬舍列金灶分給而時食之所領獨多全活時且疫暴屍盈野翁為買棺斂瘞焉其急於行義類如此其姻鄭某嘗共貲錦衣郭千戶郭以奄瑾之敗枝連被逮急潛投翁翁舍之家人不可翁曰人有急而拒之不仁故相善而難則背之不義竟舍鄭以免於難嗟乎世之人平居杯酒交歡意氣相許若飴亦利害則閉目搖手却避若將浼焉視翁可同語耶晚年盡斂其奇氣斤斤謹飭若儒生郡守禮為鄉飲賓又捐所藏購求古圖書以遺孫子長子環季子璋並齒監胃孫堯時堯年禿歷堯運皆緝學好脩漸有聞于時怡怡一室無間也終翁之身同居已七世而來者未艾由今觀之

卷之十

早九

詎止數世可同豈不諒哉李太史曰予嘗讀易
至睽次家人未嘗不嘆家之難久合也唐之公
藝乃同居者九世千有餘年復有丁氏何哉及
觀家人富家大吉之占太史公亦曰淵深而魚
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則翁之
克敦倫誼者殆有由矣雖然世不有以財滅義
閱牆推刃者乎翁家食指數千以義聯屬綢繆
固結無異志夫豈強哉其子姓又皆彬彬向義
不衰若翁可謂賢已乎故特論著之

唐書卷之十

卷之十

十一

附傳志行狀

大師李文定公傳

公諱春芳字子實始祖海一世居勾曲之朱墟
村數傳至旺二旺二生富一富一生樂易於公
為曾大父始渡江至安宜已又從安宜徙興化
生旭旭生永懷公鏗鏗即公父也自樂易而下
俱隱德弗耀以公貴累贈誥偕一品世敦謹樂
誼喜施織嗇積聚恥隨俗俯仰至永懷公乃業
儒美丰儀居間寡言笑於物無忤人謂李氏世
德必有興者乃以正德庚午季冬之望舉公公
生而神穎不類羣兒常有神叟龐眉鶴髮掖之
行人弗見也一日當午忽指天語公雲中鼓
吹導引公仰視遂失叟所在人益以為神辛卯
與計偕上春官歸詣海陵王良東城林春講性
學已復師事湛公若水歐陽公德無何湛歸歐
陽門客日益衆談議鋒出質言盈庭公徐以片
語剝剝各適其意歐陽大奇之自以不如也尋
教授江淮屬大侵宗人幾不自存公乃出所得

唐書卷之十

卷之十

十一

脩脯佐給之不足則解佩乃得稍稍免艱食客言君在垂罄而好急人之困設有不繼奈何公終不顧其懇惻如此丁未舉進士太常奏對第

一

上親引見勞問先是邑賓與令舉酒屬公雲爛然五色人以此吉徵當公至是中外鼓動咸稱人瑞然公顧獨循循如無有遺書戒人毋敢驕貴母怙寵凌物以法約整齊宗人宗人壹稟於節抑公既以射策掄魁柄用不次感遇恩厚矢

給事登集

卷之十

二

心報國凡再入春闈及奉 簡命主試所得士斌斌煎後莫敢望會有 詔命公授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侍

上左右而惰游解嫚漸以成習卽一旦筦事柰何乃爲瑣科條教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巷一時煥然

上方綜核名實陰以他事部勒館中後進諸賢意已有所屬乃特 旨召公入內直超遷學士太常少卿 賜一品緋衣蓋異數也自後恩寵

日盛由吏禮二部左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 天潢日衍廩祿不繼公以便宜處議爲書上之有 詔允行賜名宗藩條例自是流靡稍節元元乃蘇未幾 勅叅閣務武

英殿大學士加官如故公既與徐文貞公承分

宜之後同心輔政力振頽靡海內翕然回嚮已

後同文貞受顧命事

穆皇帝於亮闇誅左道錄言官蠲負逋中外欣

欣以爲太平復見會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

保入直有 旨重建翔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

費終

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

始而駸尋大興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

上方銳意中興又知公習故諸建白疾於轉圜

隨奏隨可如罷大倉羨金罷織造歲幣牙釐珍

異一切無留行而臺省復以上書應 詔語稍

侵中貴人乘間泣懇

上旅

上大怒幾出不測公力為言此輩補忠無他腸願

陛下寬其誅以開言路收人心

上乃解於是薊遼諸帥臣言沿邊鎮垣當虜衝宜戍臺以便防守好事者數持異議以陰壞其說公正色直言臺成之利虜不得蹂躪長驅獨奈何惜小費不計大利乃得請至今備禦賴之故事邊兵土着勢相一不分後稍用南人於是

歸安堂集

卷之十

四

有南北軍桀黠不相下猜疑螫忌幾成大釁公慮變生肘腋乃以屬主將陰折其睚眦齟齬事乃定其秋虜騎突入宣大門不及謀公曰羸羸躍馬所以從時今事在緩急奚暇復請乃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

陛下不薄汝也乃皆感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既不得逞相率北徙遠斥堠諸將欲因深入搆其窟穴公以為開邊啓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勢窮單騎夾奔把漢那

吉者虜酋奄達愛孫也奄達索之急不得要願

願歸亡納欵貢市稱臣 朝廷下其議公卿大

臣廷辯不決或言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

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

戎之利且漢唐與虜昏今納欵稱臣體統正而

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狄今制和在中國因

其請而聽之彼喜於得請德我必深為盟益堅

虜以貢為名我以貨為市計數十年之市孰與

一旦用兵之費況虜在得請不得不已殄無益

歸安堂集

卷之十

五

之空質啓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為懷柔拒虜為

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萬一

敗盟將何所責公曰以守為戰其機在我權有

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慮其敗乎於是

上從其議虜因受我符冊拜我王號歸我遁俘

廟獻而市戮之一時傳誦稱快邊陲按堵幾二

十年公居常醇謹言若不出口至國是所在毅

然不可奪

上尤以此重公從知 經筵脩 實錄 大明

會典 永樂大典以六載考累晉少師兼太子
大師柱國中極殿正一品俸廕中書舍人者再
尚寶司丞一功烈震主人臣極矣於是乃嘆曰
物禁大盛吾安知所稅駕乎乃疏歸養中使諭
旨章凡七上乃得請 勅獎馳驛行人護送有
司月給米六石夫八名 陸辭

上目送之良久已又令祠部郎捧 勅存公於

家公既歸則角巾私第歲時伏臘羣諸子姓緋
衣蟒玉奉觴尊人煎壽已復從里中鴻生鉅儒

原臺集 卷之十

六

及諸後進里區謁舍講論道稅間或婆娑里社
從三老問年穰匱或浮白談劇巢雲終老不復
知人間事可謂功名成全孤標寡耦矣公性至
孝又好急窮交少善新城令顧永平令李國博
鄭三人相繼物故而顧與李客燕無所歸公為
殯而歸之方顧垂絕困甚意恨恨不欲言公知
而袖百金往顧見而且暝曰何以報公王錫爵
曰予以史官事太師者五年觀其凝立微睇於
智勇爭勝之中唱而後應其卒以功名終始夫

水扶挾石山靜出雲大人之道則元氣乘之顧
豈在聲色間哉比予過故里父老為余言公少
時夢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二祖御而引之曰大事付若又一夕夢

英宗故相高少保取其扁授公曰而嗣我而嗣

我如面命神哉惟申及甫固不虛生嘉隆間字

內太和蒙業至今有以也夫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總裁 會典

原臺集 卷之十

七

太原王錫爵撰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石鹿

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石鹿李公諱春芳字子實其先句

容朱墟村人也後乃渡江再徙而家興化家興

化自公會大父樂易公秀始樂易公子旭號朴

庵公朴庵公子鏗號永懷公永懷公娶于徐以

正德庚午季冬之望生公自樂易公至永懷公
世世田間質行醇謹俱以公貴贈封如公官配
俱一品夫人公初名果垂髫穎異邑令見而奇
之為易今名嘉靖辛卯以詩舉于鄉偕計罷從
南靡受業增城湛公吉水歐陽公家故貧歸而
教授江淮間以自給然遇貧交疏昆弟輒傾囊
分予之凡五上春官不第顧多吉徵兒時出入
每見一老叟護持一日日中引手向空指若見
空中鼓吹迎狀元乎公仰視叟因忽不見驚以
為神既久不第夢見一緋衣人手象簡導至一
便殿見

贈安堂集

卷之十

八

高文二祖公蒲伏殿下微聞 天語如交慶得
人者已乃降座目公我家大事以屬若其他兆
甚多乃心獨喜自負丁未春瞿文懿公分校士
首錄公既 廷對有密報公及第者公方對客
還坐如故臚傳果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代 制
草授中貴人書庚戌丙辰再與分校以滿得封
其父母居十年而父母始耆公請告歸為壽會

肅皇親簡詞臣橐筆待詔齋宮而公與焉無何
超遷翰林學士故事詞林官獨學士最重虛數
十年不授一旦授公時分空柄國不知也尋進
太常少卿已未典武試柄臣子色迎公若將有
謁公徑去不顧分空以此心街公然竟無以中
公以

贈安堂集

卷之十

九

上特知故庚申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尋
還部已改吏部左侍郎癸亥進禮部尚書率歲
一遷由少卿至宗伯俱兼翰林學士又以學士
陪祀 帝社稷 賜騎禁中少卿服一品緋衣
左侍郎祿正二品與讀 廷試卷皆異數云諸
斗牛麟蟒金綺種種匪頌他儒臣莫敢望焉公
為宗伯念 宗藩日益盛常賦莫能供則為約
以禮制清其冒濫服室有度妾媵有數請報有
期要以如式諸擅婚野合生者等於宗庶第與
名禮一一臚列條故事上之
肅皇稱善賜名宗藩條例著為令至今有司得
奉三尺以繩諸藩無敢譁者自公頒行條例始

也士上春官雲集棘闈下門啓披裘扶屨一
而入雖有干概莫可誰何公乃為約束令士魚
貫聽所偕計序次列卒夾道以次譏呵傳唱乃
入至今士軌于繩墨無敢譁者自公乙丑知貢
舉始也是歲以宗伯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
士與華亭徐文貞公同心輔政承分宥濁亂之
後力持雅道以厲世風一時中外若濯而清丙
寅改吏部尚書官保大學士如故是冬受 顧
命奉

相公集

卷之十

十

穆考踐阼逾年丁卯以翼戴功進少保會有
詔趣建翔鳳樓時文貞公詣 山陵獨公在直
驚曰天下苦工役久矣當新政初縱不能勸成
節儉獨奈何又開侈端密疏力陳不可狀
上感悟而止竟隆慶之世土木不興府藏盈溢
自公疏止樓工始也是歲以公同知經筵總裁
世廟實錄而前所校永樂大典適成進少傅兼
太子太傅尋以一品滿進兼太子太師建極殿
大學士廢一子中書舍人戊辰典禮闈收士四

百是科所得國士最多至今中外咸賴其用文
貞公謝政為請月稟歲役

上雅信倚公既當國自幸遭際知無不言如取
大倉羨金增江南織造徵牙筆珍異諸物皆封
還內降力為勸止當是時言路發舒爭有獻替
間不稱旨見謂賣直沽名公輒從中宛解之絕
口不以聞於人嘗曰濟濟名碩迥簡在廷吾第
以職事還之為提衡平章足矣於是百司各展
其意無復承望之習或謂公不以此時顯揚知
交之賢者而伸厥淹抑乃徒聽其進退以明無
私恐不應古大臣義公笑曰然其人賢者耶無
所用吾私不賢者耶吾安得而私焉然公不以
私庇一人亦不以私中一人世以此多歸公

相公集

卷之十

十

今上在東宮八齡公疏請出閣講學諸所定儀
節及所簡置官僚多自公一品再滿進柱國少
師兼大學士祿再廢一子中書舍人初薊遼守
臣以虜數闖入請建戍臺文貞公主其議去而
有陰撓之者公曰守邊先候望暫費永寧何謂

非計力持前議成之至今虜無南牧稱金城焉
劉故有南北軍分閫不相隸公曰是欲為犄角
適府競端不如隸一帥便乃隸一帥有勇略能
扞圍者出尚方所 賜文綺勞苦之曰爾有功
吾當推轂有罪不爾蔽慎毋剝爾致命士而筐
篚我於是各邊將士感激致死虜稍稍遠塞乃
有欲襲虜邀功者公謝罷之曰固吾圍足矣會
虜酋所愛孫以內卻來奔而虜酋憐欲得之因
款關求市請歸我叛人以贖 詔下廷臣議言

卷之十 十一

不便者十九或謂此前代和戎覆轍奈何循之
公曰不然前代歲致金繒約婚姻惟恐不當虜
心制媾在虜今天以虜愛孫畀我為餌虜願聽
要束惟恐不當我心制媾在我奈何比於漢唐
或又謂無乃為宋歲幣如辱國何公曰不然虜
今受封號我寔臣妾之漢肩遺單于且不敢方
我獨奈何乃比於宋則又難公即不辱費且不
貲公曰爾度貢市之費與軍興之費孰多則又
曰是誘我也有如虜得孫而不如約奈何公謂

虜酋老厭兵而愛孫異甚孫歸必厚德我當不
背約一虜雖去留何足為我重輕殺之適以激
憤而啓侮則又曰是狂我也虜以無用羸馬空
我帑藏規我虛實一旦而出不意奈何公謂固
然我外與和市而內脩備士有餘力而虜不擾
斯亦閒暇綢繆之計也乃俟講間率同官煎畫
其便而奉 宸斷眾議乃定至今虜更三世垂
二十年稱臣保塞長為外藩自公排廷議贊
廟謀始也虜酋既受封號俘我叛人 廟獻而

卷之十 十二

市戮之
上以為公功晉中極殿大學士益尚書祿廕一
子尚寶丞初公在政府務退讓推政文貞公既
代文貞公而諸同事者爭欲得政莫窺公際以
為易與耳每一疏下人各有心斷如聚訟或有
憾於文貞公嗾仇家上書公愀然曰異時後先
政府者遞相禍也私心痛之敢效尤乎吾在事
終不忍為公所為吾歸矣於是同事者欲併去
公伺之無所得會公弟齊芳移參南京中督府

軍事言者附和指以為私

上信公無他眷遇如故而公固心念父母高年亟疏乞身至六七上愈留愈懇

上不得已賜乘傳歸遣行人護行有司月給廩

石六歲給輿役八 璽書褒美稱引宋馮京王

溥故事謂公以及第執政類京以執政歸養類

溥兼千古兩盛云公歸則以歲時紆疇曳玉率

子姓數十輩前為父母壽如是者十餘年蓋

父母亦蟒玉而安公鼎養者後先餘三十年公

續文獻通考

卷之十

十四

顧子姓曰昔仲由恨負米曾參悲于鍾今願主

恩多於曾仲二子天假我厚矣居久之父母以

天年終公老矣猶孺子慕公冲夷有度接引天

下士雖後進遇如曹耦身雖貴與人如布衣時

避遠權勢惟恐為忌府乃其中有介然不可溷

者方公秉政以休休涵煦天下天下若忘公賜

者及去而代者稍用其私臆挾威福以行天下

乃益思公萬曆甲申公年七十有五矣時里中

有病者忽忽如過一殿宇謹封識以待主者問

之為董允後身興化李公又有絕而甦者自言

見一朱衣奉錦詔自帝所召公是年三月十九

日公薨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三壇使使治葬贈太

師諡文定又廕一子尚寶丞所著有遺安堂集

十二卷藏于家配贈一品夫人徐氏長公一歲

以季夏再旬有六日生歸而食貧被疏素操井

臼佐公及貴如初逮事公曾大母大母母三世

皆老人易患夫人承顏順志務權適其心公內

續文獻通考

卷之十

十五

直夫人竟夕俟公寢乃寢客至命酒一呼立具

若素辦者善遇諸側室而子視其子有小星穆

木之風初公為弟參軍輸國子生不中貲夫人

脫簪珥佐之公每將父母于邸輒出所賜金綺

俸新陳于前跪請所與以中分其弟參軍不橐

留人以此難夫人能與公同心亦以此難公能

使夫人同心嘉靖甲子夫人年五十有六矣是

年八月十六日先公卒公八男子茂年尚寶丞

先卒娶宗繼仲贈封俱安人茂材尚寶丞娶袁

茂德順天治中娶趙封孺人茂功中書舍人娶
徐皆夫人出茂業國子生娶華側室畢出茂中
聘于學憲女茂和茂對未聘側室徐出四女子
出夫人者適國子生王之麟以節孝旌出側室
楊者適龔太守子國子生延甲嚴少保子國子
生澍出畢者受許理問子汝弼聘孫十六人茂
年生思忠思義思孝思恭忠義俱國子生茂材
生思敬思誠思明俱邑諸生茂德生思道思諫
思讓茂功生思謙思睿思聰思極謙睿俱邑諸

贈書卷

卷之十

十六

生茂業生思恆思謙女孫九人曾孫九人允升
允貞允亮允繼出思忠繼為叔義後允哲允杰
出思敬允孚允迪出思誠允弼出思睿曾女孫
五人婚姻皆名家語具狀中初徐夫人卒也公
以父母在未有所請公薨孤茂材等乃為請卹
勅有司營葬句城塋之阡是歲十月七日諸孤
乃奉公喪啓夫人窆合馬俾來以公門人大學
士晉王公狀屬予銘其墓亭故出公門下雅辱
國士之知又從密勿中檢公遺草知公甚悉乃

次其行而銘之銘曰自昔名世降嶽乘箕緋衣
錦詔於公何疑

列祖付托明神護持晚而遇 主特受異知繁

公體國寧負 恩私營構內停科條外釐明明

藩令自公定之赴赴邊籌自公運之盈庭道謀

折其參差入 幄嘉告畫其便安勇於善勞怯

於伐施眾躁我靜眾雄我雌自後者先自規者

隨為季受謗為親請者島養三紀顏承十暮經

國有體尤家有儀雙璧同埋句城之垂是惟故

贈書卷

卷之十

十七

鄉竟鬼樂思 恩光下燭幽石在茲

賜進士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同知 經筵總裁 會典門人

新安許國課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石

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狀

萬曆甲申三月十九日致仕光祿大夫柱國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石鹿

李公卒于淮南里第公嗣茂材輩詣 闕告哀
 且謀所以紀諸玄室者將斬銘于元老乃奉遺
 命譜公生平屬門下士王家屏次為狀狀曰公
 諱春芳字子實其先句容朱壘村人也始祖曰
 海一公某數傳而有旺一公某同產三人仲曰
 旺二公某旺二公生富一公某富一公生樂易
 處士秀有質行善讓渡江凡再徙而至興化乃
 家焉配陳氏生朴菴公旭配王氏語具少宰瞿
 文懿公所著誌中朴菴公生永懷公鏗即公父
 也李氏世隱田間受什一至永懷公始尚儒雅
 雍容而醇謹里中稱為長者娶於徐有壺儀事
 後姑以孝聞語具少傳呂公大司徒殷公所著
 誌中自樂易處士而下三世用公貴贈封皆光
 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 天子所以褒揚隱
 德備至而求懷公則與其配徐夫人曳玉紵蟒
 後先安鼎養者餘三十年而親元輔之朝夕色
 養餘十年福祉隆昌於人間世無兩焉初公以

贈卷之十
 卷之十

大

正德庚午十二月十五日生而俊爽穎異求
 懷公心異之為兒時出入常若有一老父提挈
 之者一日日正中引手向空中指謂公曰若見
 天上鼓吹迎狀元邪公仰視則老父忽不見始
 驚以為神云公初名果垂髫詣邑試而邑令陳
 公大奇之曰是子當以芳名震天下為改今名
 公自是文譽日起褒然冠諸生嘉靖辛卯以詩
 登應天賢書壬辰罷計偕歸乃就正於海陵王
 公良林公春尋遊南雍則師事湛公若水歐陽
 公德聞理性之學居無何湛公去一時人士卒
 業歐陽公所者人人爭出所見相辯難譁然異
 同公從其間徐以單辭折衷眾乃皆訕歐陽公
 以此益器公曰吾不如李君李君大器當晚成
 耳公既歸則授弟子江淮間而家故貧所得諸
 弟子行脩輒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彙已空而猶
 解佩贈餓人不少悽或從容諷公稍居贏自為
 計公叱之曰此非爾所知緩急人時有也橐金
 安足惜蓋公自家食時而識量宏遠已如此公

贈卷之十
 卷之十

十九

凡五舉進士不第顧益肆力于學志雅自負而
又屢有吉徵嘗夢過邑故相高文義公里文義
皓首龐眉立屏間揖公與語手坊額授之曰繼
我後者子也又夢

高皇帝御便殿

成祖侍焉一緋衣象簡導公至陛前蒲伏聞
天語我家又得此人俄而

二祖降座謂曰我家大事以屬若公覺心獨喜

丙午秋上公車邑令勸駕南命酌則五色雲爛

臨臺集

卷之十

十

然起映席間令驚曰此韓魏公臚唱時祥也酌

而賀公明年丁未春試南宮瞿文懿公得公卷

讀至所為禹稷憂民篇擊節嘆曰此生當以天

下為已任者首薦公既 廷對所射策稱旨遂

擢第一人公賦詩有云平生温飽非吾志喜際

清朝翊聖明識者已預卜其公輔之業矣臚臚

傳一日方與客會餽或招公出以及第報公公

返坐自如至罷酒無幾微見顏色或詰之但曰

傳聞拙卷亦預進呈耳眾以此多公有度已授

翰林院修撰尋代草 制言綽有訓誥之體已

酉滿考封太公修撰太夫人安人庚戌同考禮

闈焚香籲天所得真才以效于國收士廿餘人

是歲奉 命授中貴人書公以為此曹它日且

貂璫立 天子左右空及今令稍知理法習畏

謹斯所謂童牛之牯也度所能行為立約程日

而課督之不為假一時受書中貴人率嚴憚李

先生丙辰再同考禮闈復收士廿餘人公居館

署十年時時懷二尊人不置至是乞省歸歸而

臨臺集

卷之十

十

為二尊人稱六十壽綵服觴階下極驩戀戀又

之不欲行二尊人用大義迫遣之乃行當是時

肅皇帝以明察臨下數親拔詞臣有聞望者令

橐筆待詔齋宮一日忽有 旨召公入直踰月

超遷為翰林學士時分空相不與聞意殊不懌

然卒亦無能整公則以

上心知公故也丁巳陞太常寺少卿已未典武

闈方陞辭分空子色迎公若將有謁公辭曰某

銜命恐涉他嫌不顧而去分空子大慙庚申陞

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辛酉回部管事壬戌
改吏部左侍郎奉 特旨充廷試讀卷官癸亥
晉禮部尚書疏辭

上不允蓋公自為少卿至宗伯俱兼翰林學士
皆特命云公既為宗伯殫心邦禮諸所釐正未
易殫述其大者念 天潢蕃衍宗祿歲增而民
日困乃講求便安酌其可行者臚列而上之

肅皇帝稱善賜名宗藩條例至今遵用其議焉
甲子加太子太保乙丑知貢舉先是博士家競

為浮靡文體支蔓兼之譏防積弛奸利叢生公

卷之十

條奏科指請崇醇雅以端士習而要東詳明諸
奸利之竇咸塞

上命著為令下郡國于是文體乃駸駸復古而
士習亦漸軌于繩墨至今稱申嚴試法自是科
始則公所建也是歲 詔公以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公再疏辭
上褒答不允蓋公自為學士時即承

上寵眷嘗 內苑賜乘以五品遣祀社稷以四

品授一品緋衣若斗牛麟璘金綺種種異數它
儒臣莫得而望焉

肅皇帝久屬意公為相而天下亦喁喁望公大
拜及白麻下中外咸舉手相賀謂太平可期時
首揆則華亭徐文貞公承分宥後公與之協心
戮力振頹綱塞倖路抑躁競獎貞廉風肅然鏡
于至清丙寅改兼吏部尚書是冬

肅皇帝升遐公與文貞公受末命翼異戴

莊皇帝登大寶用遺詔在宥天下 卹錄言事被

譴諸臣取諸左道為榮惑者寘之法盡洗疵政

卷之十

與天下更始天下大悅丁卯用翼戴勞加少保
會文貞公有事山陵公直閣忽 旨下重建翔
鳳樓公驚曰

主上新即位惠澤未洽而大工遽舉何以慰天
下望治心且比年公帑匱竭元元彫敝即不能
導 主於節儉獨奈何令開侈費之端長此安
窮密疏陳不可狀詞甚剴切

莊皇帝感悟而止竟隆慶之世土木不興府庫

餘貨財則公防漸之功豫也初開經筵以公同知經筵事纂修

世廟實錄充總裁官會那所總校永樂大典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一品滿考 手詔褒勞

進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中書舍人戊辰奉 命主考禮闈益矢忠慎收士四百

人文貞公謝政公為元輔 上稔知公清謹推心倚重所募謀匡弼委心聽之而公亦自以遭際 聖明竭忠盡言無所避

諱聞 詔取太倉羨金增織造徵牙簪珍異等物皆封還內降力為勸止

上悉從之如轉圜當是時言路發舒臺省諸臣競為獻替間不稱旨

上疑為賣直沽名有所詰問公輒從中宛解之得薄責外則絕口不以聞於人公嘗曰凡茲有位俱 聖明迪簡在廷吾第以職事還之為提

衡平章足矣公既無所下侵於是百司得各行其志無復曩時承望之習即公所知交賢不賢

其進退悉任之在事者絕不以知交故有所私或謂人情得無望乎公曰賢者自無所事吾私惟不賢者乃有缺望耳吾安取夫不賢者而昵之

今上在東官方八齡公疏請出閣講學諸所定儀節及簡置官案多發自公一品再滿 手詔褒勞

衰諭進柱國少師兼大學士俸再官一子中書舍人時薊逮諸邊虜數闖入閩臣請勅戍臺以便防守公初與文貞公議未及行而文貞公去

乃有謂費無益陰撓之者公謂臺備候望我軍所恃以為耳目不暫費不永寧奈何言費遂力

主擬之臺成屹然為關輔保障焉薊遼故有南北軍分部訓練鎮守士卒稍不相能公曰安有士不一心而能犄角以搏寇者遂易置其帥而

統之一自是兩軍輯睦坐消無形之隱禍蓋是時邊無債帥其有勇略能扞圉者公至出所受

賜文綺勞苦之且誡之曰第務樹功慎毋剝爾致命士而筐篚我爾有功吾自當推轂有罪吾

致命士而筐篚我爾有功吾自當推轂有罪吾

致命士而筐篚我爾有功吾自當推轂有罪吾

不爾庇故邊帥無所幾幸軍需得實沾而甲士
致死虜既稍稍遠塞乃有欲襲邀功者公謝罷
之曰固吾圍足矣襲之未必勝即勝所俘斬不
過老弱如啓釁何是時邊鄙不聳海內晏如政
府閒無事而公念二尊人春秋高再疏乞歸甚
懇

上降札遣中貴人諭留之公奉札泣曰君恩如
是敢言私乎及出視事會虜酋所愛孫以內卻
來奔而虜酋憐欲得之因欵關求市願歸我叛

船卷卷末

卷之十

五

人以贖 詔下廷臣議或引前代和戎爲鑒公
曰此與漢唐和戎異漢唐歲致金繒奉虜至與
爲婚我今臣妾之矣漢唐欲和在中國今欲和
在虜我因而聽之彼樂得孫且厚德我而盟堅
不得彼求且無已繫之何益且虜以貢爲名而
我以貨爲市取貢市之費與軍興之費孰之孰
多寡哉或又謂虜情叵測彼將徂我而安又吾
賜公曰是則然矣夫備不在我乎和而修備彼
何能爲乃約同官候

上御講筵前書其便遂得 俞旨而議始定虜
酋受號稱外藩且歸我通俘 廟獻而市戮之
詔進公中極殿加支尚書俸官一子尚寶丞自
是不侵不叛垂十餘年惟斷乃成公其有焉公
嘗謂公家之事非一人私所貴大臣開誠相與
無猜嫌期於共濟而已因課庶吉士舉丙魏同
心輔政爲試目欲以風共事者既見其不可又
心念二尊人甚獨奈何緩一日養而殉三公乃
懇疏乞歸至六七奏不已

船卷卷末

卷之十

五

上顧左右曰元輔何亟求去若是對曰元輔親
老
上留適苦之爾於是
上重違其意 特允致仕降勅獎諭乘傳還里
遣行人護之有司月給廩六石歲給與人八名
制詞云由狀元爲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
相而養親王溥見榮於當世古稱盛事今乃兼
之海內競傳誦其語爲公榮時辛未夏六月也
公既歸淮南閉關却掃不通干謁日就子舍待

二尊人養歲時伏臘或二尊人誕辰則服蟒玉
率子孫煎奉觴為壽退自慰曰季路累茵列鼎
乃有負米之恨曾子與仕三千鍾而心悲予所
處多於曾季二子天假我厚矣然孰非主恩哉
居數年而二尊人相繼以天年終公老矣猶樂
樂孺子慕蓋公於二尊人生事死哀純孝一節
如此公即為相而田宅一無所益於舊無亭榭
林墅游觀之娛里中士人則相與構書院一區
以待公公與之論道講稅其中族聚其盛廣陵
諸儒生故從公游者亦時時來會莫不虛往實
歸公暇則延諸同游故老班荆為會引蒲浮白
大有洛社之風焉夫當公在相位時以休休涵
煦天下不務為赫赫而天下亦安受公賜若與
公忘之者及公已去而代公者稍用其私臆引
繩批根尚機權刻峭而天下乃益思公日偵公
起而公已與世忘矣公家居數年而病日後稍
稍瘳瘳又復病然健無他恙一日忽寢疾疾三
日儼然正衣冠而逝得壽七十有五先是里中

陸學集

卷之十

十一

人有病篤者忽忽幻遊如過一殿宇扁額甚嚴
問之吏答曰董允封識今將返矣更問為誰曰
即汝與李相也又有絕而甦者自言見一朱衣
人捧上帝錦詔召公嘻古所傳降嶽騎箕之事
豈虛哉計聞

陸學集

卷之九

九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祭十三壇使使治葬贈
大師諡曰文定仍陞一子尚寶司司丞並異數
也公為人儀觀甚修頎然王之色溫而氣和其
與人處不為矜矜態久之愈益親絕無嗔斥之
行求異於人而其中自有介然不可溷者性素
冲靜平居澄神定慮終日默坐即朋儕紛集或
聲色滿前凝然若未嘗有旋復展卷披誦理解
味澹意豁如也蚤歲見真丘二先生所輯補大
學衍義書手鈔讀之慨然太息曰嗟乎宰天下
當如是矣平生敦厚於人無所毀譽自其始仕
以至為相未嘗以私憾中一人亦未嘗以私厚
甚一人器度沉深人莫能窺其際而厚於倫品
公之弟曰參軍公者少時親為授經既而應例

補上舍公時祿入甚薄爲之輸不中肯更出夫人簪珥益之公再四迎養則參軍公從每至公輒出筐篋陳二尊人煎曰是爲賜金是爲賜幣是爲俸是爲新蹠取二尊人指以分予參軍公未嘗私有所居積要以得二尊人意爲驩公始與其同邑三人相友善而三人者皆不祿其二乃客死公賙之殯之又厚恤其孤底于成立夫公德澤所施濟業已溥漑天下諸如此類特其徵者固不能盡著然亦可以徵公之素已公配

贈安室集 卷之二

三

贈一品夫人姓徐氏夫人始歸公蕭然諸生家不逮中人夫人親操井臼綈澣而堂上尊人凡三世考妣皆老白首晨昏起居滂瀟甘旨滌滌縫紉一切取成夫人而老人易恚意稍不適已張目嚮之夫人獨能望顏候色一呼立具無不當諸老人心更以其女紅佐公讀往往丙夜乃罷及公登第官詞林而夫人拮据邸舍中綜畫纖悉曲得其宜以是公遂不復問家人事而一意所以相天下者當公直法從夙夜在公不

違偃息而夫人滋益勤公未食不食未寢不寢公時勞之曰吾奉職固然若亦太苦矣夫人曰吾終不敢自安而獨令夫子勞公有佐室三人咸善遇之無間言有小星樛木之惠所生子女穀翼鳴濡一如已出而處妯娌族黨下至臧獲靡不肫肫有恩人交誦之顧竟以勞成疾而卒是爲嘉靖甲子八月十六日也距其生已巳年六月一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夫人沒時公以二尊在堂不敢請歸公歿孤茂材輩乃具疏陳情得並沾恩云公有丈夫子八人茂年尚寶司丞先公卒娶宗氏繼仲氏贈封皆安人茂材尚寶司丞娶袁氏茂德順天府治中娶趙氏封孺人茂功中書舍人娶徐氏皆徐夫人出茂業國子生娶華氏側室畢出茂中聘于督學女茂和茂時未聘側室徐出女四一適國子生王之麟以節孝旌夫人出一適龔太守子國子生廷甲一適少保嚴公子國子生澍側室楊出一字許理問子汝弼畢出孫十六人思忠思義並國子

贈安室集 卷之二

三

生思孝思恭茂年出思故思誠思明俱邑諸生
 茂材出思道思進思通茂德出思謙邑諸生思
 睿思聰思極茂功出思恆思兼茂業出孫女九
 人一適解少叅子國子生汝楫一適閩封君子
 國子生士聰一適張侍御孫國子生効齡一適
 下舉人子庠生元英一適張舉人子庠生京元
 一適劉憲副子思述一字夏節推子某一字袁
 太守孫堯袞一未字曾孫九人允升允貞允亮
 思忠出允繼亦思忠出繼思義嗣允詰允杰思
 敬出允孚允迪思誠出允祚思明出曾孫女五
 人長字沈某次字焦某餘未字茂材輩將以萬
 曆十二年十月七日奉公偕及啓徐夫人窆合
 墓于 勅建句城塘之阡惟公豐施厚澤流函
 夏而精誠靖獻獨鑒于 帝心
 世廟嘗諭曰小心忠告
 穆廟嘗諭曰入告之勤乃其淵猷密謨則公平
 生慎默不泄草亦隨林居常閉閣而思仰屋而
 嘆深沉蘊藉卽諸子有不得與知者門墻下士

何繇仰窺盛美罄其揄揚聊摺所譜行略叅之
 見聞麗以年歲著其梗槩以備采擇惟名公大
 老惠而賜之銘以垂鴻金石則公所藉以不朽
 矣謹狀
 賜進士第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門人雲
 中王家屏撰

貽安堂集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李春芳撰春芳字子實號石麓福建興化人嘉
靖丁未進士第一官至中樞殿大學士諡文定事
蹟具明史本傳春芳與嚴訥郭樸袁煒同有青詞
宰相之目史具載於袁煒傳中然青詞皆不傳是
集爲其子茂材所編疏表序記之文居多詩則不
滿一卷李戴于慎行朱虞李維禎爲之序皆謂春
芳不規規以文墨見長是以其存草僅如此云

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四
十七卷(一)

〔明〕張居正撰

私藏明萬曆四十年唐國遠刻本

張太岳集序

太岳張公集若干卷即公之
相業也當時

主上以冲齡踐祚舉天下大政一
一委公公亦感

張太岳文集

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
明

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罰
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
外用是凜凜蓋無不奉法之

吏而

朝廷亦無格焉而不行之法十
餘年間海宇清宴蠻夷賓服
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是人

情憚儉東而樂因循積玩既

張文忠文集

二

久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爲

苛而公持之益堅爭之益力

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

非常之事有衆人未易測識

者其跡不無似愎似少容似

專權似純任霸術以與金革
變禮終未盡合

上一時雖優容實已不能無疑比
公既謝世言者益譎張其詞

上春寵始移而公家之禍于是不

張文忠文集

三

可解矣至今觀場者猶多煩

言願其先法後情先

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以襄成

萬曆十年太平之理我

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藉令

後人循其已定之規摹而但
稍濟以寬緩亦自可以收拾
人心保回元氣顧乃不深惟
其終而但畏多口遂盡反其
所爲以取悅一時卒使紀綱

陵遲浸淫以至今日幾無法
矣世道人心識者有隱憂焉
誰階之厲豈非公之罪人哉
公生平不屑為文人然其制
作實亦非文人所能為濡毫

伸腕悉經世大猷自奏對代
言在

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遭禍後藁
多散逸無存即存亦秘滅無
傳者迄今二十餘年而厥嗣

殿元君始蒐求遺業僅得什
一於舊書記刻之嗟乎斯亦
禁鼎一鬻嘗者可以知其味
已余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
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

傑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
多讓也無奈宵人從中構之
遂爾隙末以致人言紛紛而
上之恩遇亦因以不終焉世遂兩
詬之其實兩公者皆

張太岳文集

六

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
公論大明業已蒙

恩追卹而海內亦漸多思公功有
形之章奏者可見直道在人
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

定者况

皇上無私如天地陪碑立碑斷非
有成心昭雪表章是在主持
世教之君子旦夕林莽之人
固不足為公重要之公功業

張太岳文集

七

在天壤間亦非待人重者特
因殿元君遠來謁序聊書此
以歸之

皆

萬曆壬子歲重九日

賜同進士出身柱國光祿大夫少

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前翰林院庶吉士門生沈鯉

張太岳文集

拜議



書太岳先生文集後

楚客來自江陵携先生文

集四種詩六卷文十四卷

書牘十五卷奏對十一卷

不肖一一讀之嘆曰先生

張太岳文集

序

九

不刻意為文而莊雅冲夷

真醇正大無奇譎之態無

藻績之色無柔曼之容無

豪宕之氣讀其文而得其

所以為文見宏遠之養焉

見精明之識焉見剗剗之
才焉見篤實之學焉而豐
功偉績昭揭宇宙至今不
可磨滅者則一言以蔽之
曰任

莊皇帝之棄羣臣也

今上以十齡御九五維
天縱徇齊竇邁今昔而
聖不自用委任老成當是時
兩宮有並后之尊諸璫操得

肆之權外戚有夤緣之藉
宣大值那吉之入兩廣興
懷遠之師海內多頽靡之
政當斯任者願不難與先
生念

願命之重受

聖主之知以六合重擔荷之
兩肩以四海欣戚會為一
體無所諉托毅然任之願
任天下之勞易任天下之

怨難先生以一身係

社稷安危愛憎毀譽等於浮雲以

君德之成敗責經筵故帝鑑有圖日講有規以監局之

張太岳文集

序

十一

縱喪關治亂故付之主者嚴其約束立考成以督撫按節驛遞以恤民窮限進取以重學校覈地畝以枉分欺額舉刺以塞私門併

催科以繩勢通重誅遣以

儆貪殘申宗藩之例裁冗濫之員核侵渙之餉清隱占之屯嚴大辟之刑俾九圍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

張太岳文集

序

十三

吏凜凜奉法橫議之士息邪說而尊一事可安常者不更張以開後黨之端時當通變者不因循以養極重之勢維泰山而捧金甌

俾內難不萌外患不作北
 無敵國之禮南無擅命之
 雄五兵朽鈍四民乂康此
 之為功伊誰功哉則先生
 肯任之心勝任之手斷新
 乎其敢任之効也設先生
 避艱險計身家藉
 一人殊眷結四海惟心
 國家威福儘足以供之其誰
 不悅即不然而優游暇逸

循敎轍守陋規上下習而
 安之其誰生怨而先生不
 為也先生之言曰吾已忘
 家狗國違恤其他雖機宥
 滿前衆鏃攢體不之畏也
 噫伊尹之任寧是過乎然
 位極有可避之嫌事盡有
 必反之勢先生日月之食
 固其所不諱而言者澁溺
 垢穢之不遺餘力後來者

索矍之震抑奪之牛矣至
今父老憶海晏河清之時
士大夫追綱舉目張之日
有穆然思慨然歎者功過
相準宜有定評成季之勲

張太岳文集

序

六

宣孟之忠猶當十世宥十
年

社稷之功

聖主豈能終忘異日必有為
之湔白者則恃有此刻在

夫奏對載之

國史書牘副在往來者之家
藏不可欺也事久論定愈
久則愈定不肖跋一言於
簡末俟公虛之君子考焉

張太岳文集

序

七

萬曆壬子中秋梁宋間散人
寧陵門生呂坤頰首拜言



編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題

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
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
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 應制詩

勅撰文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
六卷為文十四卷為書讀十五卷為奏對
十一卷合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嗣
修等雖不能讀父書然竊見先公詩擬盛

張太岳文集

凡例

唐十二家而亦未專事模擬文擬兩漢而
亦未全師漢語若書讀則極其意所至奏
對則極其誠所敷皆精誠之所獨注也律
之以才人之致則非銅龍篆刻自矜其才
律之以事功之臣則非椎魯質直不顯其
才大雅則無奇而炫奇者又似不及蓋由
質以徵奇則見其抱負奇結構奇踐履奇
得福亦奇由奇以徵實則見其抱負實結

構實踐履實得禍亦實總之未可以常品

目之昔向歆著書父子異議不肖等老矣
且就木馬而一班之見不敢有異議於先
公乃私評之如此托梓諸以倘家乘倘旂
常大老文車鉅公搜逸闡幽留心國故得
賜一言以冠諸首則白日責於覆盆青雲
起夫枯骨違衆非以一是即一是以萬年
死者不朽存者不朽非不肖小子輩所敢

張太岳文集

凡例

二

望也此外著述尚有帝鑑圖說四書直解
書經直解通鑑直解板俱在內閣而四書
書經直解又皆詞林名公體貼大全撰集
而先公裁定極切於舉業者又有謨訓類
編大寶箴註貞觀政要解皆以進
御家無存稿因并記於此

書讀凡例敬題

先公書讀自舊記室所携來蓋嗣修等遭

家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
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
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
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
舊日授書記語可謹次為編年始隆慶元
年初入相也終萬曆十年訖告終也釐為
十三卷蓋其廟勝既審循實而行維名簡
續實同文移記始至終成績可鏡所以明

張太岳文集

凡例

三

相業微勞也又二卷報答知己若徐高碩
王最著者人為一類各有編年所以明師
友誼義也其示懋修手澤附之於末所以
略見庭訓之最著者也其翰林時附見於
後者何緣未當事寒溫之間不能悉錄錄
其尤著者十餘篇所以明志學也志學宜
在前而更居後者何先公之言後多踐履
所以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義也存此

以倘家乘非曰敢翼修詞者也然修詞家
所不必道亦修詞家所不能道也吳鴻苞
稽報者始知其為若干將莫耶用者始知
其為神而奈何綜覈即束溫之成談任事
即擅權之蜚語總之稟河岳之氣已乘其
用物精弘矣留此一紙精誠在天壤間古
人所謂知我罪我先公意在茲乎史家所
稱為功為過小子輩何敢避焉

張太岳文集

凡例

四

先公致禍之由敬述
萬曆元年答閩邊吳堯山曰二十年前曾有
一弘願頌以其身為薦薦使人覆履其上
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
者吾亦歡喜施與
答張操江曰受 頌托之里誼當以死報國
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已私
與焉耳

荅李太僕漸菴曰草茅孤介擁十齡 幼主
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
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家時事相卑主
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為
萬曆五年荅應天巡撫論大政曰僕今所為
暫時雖不便於流俗他日去位之後必有
思我者僕之愚忠無一毫為己之心故也
荅總憲李漸菴論驛遞曰天下事非一手一

張太岳文集

九例

五

足之力僕不難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務
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為分謗任怨以圖共
濟將奈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

萬曆六年荅河道林按院曰既已忘家殉國
違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讎攢體不之畏
也如是少有建立耳

萬曆八年荅學院李公曰不殺棄家忘軀以
殉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殺持

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失毀譽闕頭若打
不破天下事無可為者

荅朱按院辭建三召亭曰吾平生學在師心
不但一時之毀譽有所不顧維萬世之是
非亦所不計張文忠亦近時賢相其聲施
於後者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不殺自許
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有知我者則不
朽之稱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明矣特異

張太岳文集

九例

六

熱殊高臺傾曲池平即吾宅第且不能保
何有於亭

懋修曰夫人必回顧然後周慮足以庇後
必好名然後完美足以保功未有見先公
專行一意但知報

主禍機毀怨身後名都置之不顧者明知其
且破家而不卸明知容容多孽福而不為
難乎免其後矣長考先生每責余曰而大

人患勞之不自而淫苒苟活不思辨雪而
于職之謂何矣吾甚羞之余聞之愧駭矣
久之猶見追章陸續莫非溫莽之波野史
浸淫咸歸魯墨之謗余心亦疑之矣二十
年後漸有思先公者蓋人固以蓋棺而論
定事亦有必世而後明者先公與人書語
若此行事若此皆不回顧不好名之心使
之也固知一片忠肝義膽留在天壤非私

張太岳文集

七

庶小子輩所能辨憶先父之心亦有不
必辯者敬述以復長老先生謝嘉義馬懋
修輩至是始得無疑於心矣

太嶽先生文集評

與徐從善知己

數日讀太嶽集真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
千古奇人千古奇書何遲我十年讀也然
非遲十年讀又恐不能讀若此之快也乃
今敢斷謂

高皇帝為生民以來未有之神聖開天而作
君太嶽先生為生民以來未有之異人中

張太岳文集

八

天而作相蒼氣運閭之數千年而始生此
神異品而又並集於我

朝盛哉今頌

高皇帝者以為似漢高固為不知類以為似
湯亦未盡予直以為跨輾神堯聖舜而其
摧陷廓清之功直肘足於盤古至若太岳
先生龍見二文總挈三教所謂集大成者
方之同矣何者大成之學歷宋至我明愈

講而愈晦愈步趨而愈廣熾得太岳先生
 而一洗刷之光彩倍鮮如曰平生學在師
 心不曰師孔而孔子之道愈尊學愈明彼
 梁汝元李贊者固皆自命為聖人而天下
 率以聖人奉之者也汝元一見而咋口卓
 老所稱為大覺設位禮拜之而不置有以
 也書積入手輒自批圈不自知其喜心之
 倒極幸勿罪其妄謬信筆潦草寫去中間

張太岳文集

九州

七

社弟劉芳節頓首白

有許大議論尚未得發出會須作一篇大
 詳論文字留之天壤間真是文忠千古火
 知已諸人所謂知之淺矣不佞願知之深
 文忠自當魂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目錄

一卷

五言古

恭述 祖德詩

恭廟 聖學詩

恭頌 母德詩

擬西北有織婦

東李鴉野

述懷

送高廉泉之任

張太岳文集目錄

送黎忠池二首

適志吟

蕭生野塘中

羽林郎

余有內人之妻一年矣偶讀蘇州傷內詩

愴然有感

朱鳳吟

嘉雨獨酌

同汪雲溪太守李龍洲侍御劉百洲太守錢

羅湖州守岳東濬別加而登懷使樓

修竹篇

雨霽遊蕭氏園亭

七賢詠

阮步兵

稽中散

山司徒

劉參軍

王安豐

向常侍

阮始平

張太岳文集目錄

夜燕曲

怨歌行 五解

再寄胡劍西二首

瀟湘道中

暮宿田家

謁嶽廟作

祝融峯

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

同貞菴殿下李羅村飲述齋園亭

人日對雪贈朱鎮山

二

宿荆門寄懷郢中知舊

獨漉篇

二卷

七言古

遼左奏捷

恭題 文皇四駿圖四首

恭詠 畫鹿四首

太平歌

送 勅使閱武

白燕曲四首

張太岳文集目錄

應制題畫馬二首

元夕行

送徐浴泉考績還任

三瑞詩為嚴相公賦

曹紀山督學題老子出關圖見寄謝之

贈國子馬生行

桃溪書屋

寶劍篇

皇貴妃發引鼓吹詞附入

漢江

三

割股行

雪中東劉生

雙燕詞

送黃將軍

三卷

五言律

應制荷花詩

應制題百子圖

應制題畫四首

孝恪皇太后遷祔鼓吹詞一首 輓歌十首

張太岳文集 目錄

賦得玉河冰泮

閣試秋霽

秋夜感懷寄欽之二首

山月曉仍在

返照

送范比部恤刑廣右四首

元夕

秋夕省直

雙河寺小憩

送黎封部參藩廣右二首

郊寺送客三首

雨中過周比部

題隱菴遠寄亭

登仲宣樓二首

送汪遠峰太史省親二首

咏虎丘圖

孝烈皇后輓歌二首

莊敬太子輓歌

送張少渠之鄞

寄枝江殿下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初秋四首

送楊別駕之瀘

同李石鹿張西吳遊正法寺二首

送趙方泉出按應天二首

宿裕州侯晴

月下懷曹紀山侍御二首

送朱文石使楚二首

與李義河給諫約遊衡岳不至奉嘲二首

重遊蕭氏園亭二首

送張襄之歸新喻

送石椽

半山亭

方廣寺宴坐次念菴先生韻并致仰懷

訪大方禪僧次念菴韻

送毛青城謫滇南

書羅醫師鳳岡卷

寄題秀溪

別草堂作

同望之子文人日立春喜雪二首

成趣園夜譙限韻三首

張木岳文集

目錄

六

送田青丘之南雄兼寄拒山先生二首

臨湖曲六首

送徐太學國式歸省

後九月九日賞菊 閣試

馬上見西山

出左掖

四卷

七言律

恭紀 聖德中興十事詩

問寢承歡

宵衣勤政

緝熙聖學

隆禮師臣

面獎廉能

詔蠲逋負

澍霖應禱

植桑知艱

九塞稱臣

百蠻歸款

恭祝 萬壽無疆二首

張太岳文集

目錄

七

恭頌 聖德詩二首

園丘陪祀有述

恭侍講讀紀事

春日侍講

皇上祝 聖母

遼左大捷

慶成侍宴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應制二首

上林春曉

題荷花應制

玄免

黃鸚鵡

五色鸚鵡

玉免

題畫猫應制

聖壽朝賀

送羅比部守寧國

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

次韻

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張太岳文集 目錄

賦得秋色老梧桐

送初幼嘉年兄還鄆三首

秋日集留工部宅得天字

送翁雲松琴士還浙

詠江濱梅得陽字

塞下曲

送王邑博之定海

江中對月得郎字

范比部魯工部洪山人夜過得龍字

王明府之吉水席上致別

懷曾水部

省中對雪再用前韻

省中春望次吳侍郎房山喜聞倭退寄郝侍

郎韻

再韻吳侍御別陳侍御韻

送周比部慮囚江南便歸省覲二首

左闕校閱除書

送梁鳴泉給諫冊封晉藩

病懷

五卷

張太岳文集 目錄

七言律

吳洲圖為沈封君題

壽王觀吾封君

夜過吳侍御得來字

中秋前再過吳侍御得陽字

味秘草堂卷為貞菴王孫賦

送徐司理之敘州

聞警

月夜登城

送方金湖之寧津

九

游南海子

慰劉生昧病苦吟

李石麓晉翰學人直撰文遙賀

元日望闕

元日感懷

和貞一王孫八嶺山韻

寄胡劔西太史二首

畱別新鄉方大尹

壽馬年兄母八十

送譚少石之湘鄉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十

和答龍湖閣老舟中見示

雪中招友

九日宴汪年兄宅得濟字

贈貞菴王孫二首

送楊生南歸

送呂都諫叅知秦中

送林儀部視楚學

送陳見吾考蹟南還因寄親友二首

觀音巖次羅念菴韻

贈沈山人次李義河韻

宿南臺寺

出方廣寺

潛江憫滂

應城訪李義河給諫宿古城寺

吳大尹道南見訪古城寺楊溫泉李義河

陽蘇李方城夜集

滄漢江望黃鶴樓

山居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春日禁中卽事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十一

送楊孝廉下第歸

病懷

度河

七夕詠戲呈曹紀山館丈

西內卽事二首

對菊

鍾山堂

送表少叅之廣東

六卷

五言排律

扈從齋壇賜觀齋宮溫室紀恩

便殿奏事紀恩

賜御膳紀恩

擬詠四時山水花木翎毛畫四首

題公孫遺愛祠

上林春曉

泰陵春祀

壽嚴少師三十韻

梅中含宥有作邀余賦

朱漢水墓

張太岳文集 目錄

栢亭

遑左奏捷奉 諭以授略成功賜白金襲不

紀恩

應制題畫鹿四首

應制題畫漁人二首

應制題畫馬

應制題四景翎毛

應制詠瓶花六言二首

江漢古意二首

安肅道中雪

十一

自兜率往南臺行空霧中

水簾洞 飛泉在朱陵洞最奇絕

聽泉

飛來船 石船佳

應制白鶴吟十首

題呂仙口號 十三歲應試作

題竹 十三歲應試作 于梵汪孫開亭

七卷

文集

辛未會試錄序

張太岳文集 目錄

進帝鑑圖說述語

少師存齋徐相公七十壽序

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壽封翁觀吾王年丈六十序

翰林為師相高公六十壽序

門生為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

重刊西漢書序

刻灤州志序

送李漢涯之永清序

重刊大明集禮序

十一

贈畢石菴先生宰朝邑敘

贈荆門守黃君陞開封貳守敘

賀雲溪翁汪老先生八十壽敘

玉林清賞詩序

八卷

贈水部周漢浦樵坡還朝序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又一首

壽漢淮李翁七十序

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殊恩序

張太岳文集目錄

送大曹長賜谷南先生赴雷都考功序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序

賀少司寇少哩傅公三品奏最序

賀襄王殿下序

封君堯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雲海子序

西陵何氏族譜序

錦冰集序

種蓮子戊午稿序

九卷

贈審翁尊師天老先生督學山東序

辛未進士題名記

京師重建貢院記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遊衡嶽記

後記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學農園記

荊州府題名記

張太岳文集目錄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荊門州題名記

重築松滋縣城記

王承奉傳

十卷

承天大志紀贊

基命紀

龍飛紀

聖孝紀

大符紀

寶謨紀

御製紀

陵寢紀

宮殿紀

禮樂紀

苑田紀

十一卷

上大婚禮成蒙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直解

漢班昭女誡以教 宮闈

曹大家女誡序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卑弱第一

夫婦第二

敬慎第三

婦行第四

專心第五

曲從第六

和叔妹第七

十二卷

勅建涿州二橋碑文

勅建承恩寺碑文

重修海會寺碑文

勅修東嶽廟碑

勅建慈壽寺碑文

勅建萬壽寺碑文

勅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

公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公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鉤

衣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太傅謚忠

信朱公神道碑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十三卷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

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贈太保謚襄毅楊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霄霖吳公墓

誌銘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

一御史鏡川吳公暨配淑人合葬墓誌銘

素菴戴公墓誌銘

處士立齋高翁墓誌銘

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

勅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雲谷曹公墓

表

十四卷

軒皇問道治世長生頌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萬壽無疆頌

聖壽無疆頌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得道長生頌 有序

離蕭殿箴

聖母圖贊

附寶感電

女節應星

慶都毓聖

塗山翼夏

簡狄生商

太任胎教

太姒嗣音

六

明德崇儉

長孫進賢

宣仁守舊

核引佛讚

鍾鼎硯銘

工部左給事中丘岳并妻勅命一道

工部左給事中丘岳父母勅命一道

奏為辭免 恩命事

奏為遵 詔自陳不職乞 賜能斥以光新

政事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十五卷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葬地論

論時政疏

翰林院讀書說

來鴈說

義命說

擬韓信論燕書

十六卷

辛未會試程策三問

九

十七卷

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

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

題竹林舊隱卷

跋葉母還金傳

跋會稽徐珊四寶編

方氏建水射銘

玄海子著書評

書胡氏先訓卷

祭張龍湖閣老文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祭朱公文

祭兵部侍郎傳公文

祭勅封翰林檢討陳公文

祭少司成晁春陵文

祭李封君文

祭封一品李太夫人文

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祭秦白崖先生文

先考觀瀾公行略

處士方田李公行狀

子

十八卷

雜著

十九卷

擬唐回鶻盟沒斯率眾內附詔宰相李德裕

誤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自目

代謝 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

賀瑞雪表

代徐相公賀瑞雪表

紫宸殿成賀表

紫宸宮賀表

張太岳文集

目錄

賀瑞穀表一

賀瑞穀表二

賀瑞鹿表

賀瑞兔表

聖壽節賀表一

聖壽節賀表二

聖壽節賀表三

聖壽節賀表四

聖壽節賀表五

聖壽節賀表六

子

二十卷

賀靈雨應祈表一

賀靈雨表二

賀靈雨表三

賀靈雨表四

賀靈雨表五

賀靈雨表六

賀瑞雪表一

賀瑞雪表二

賀瑞雪表三

張太岳文集 目錄

賀瑞雪表四

賀瑞雪表五

賀瑞雪表六

賀瑞雪表七

賀冬至表一

賀冬至表二

賀冬至表三

賀冬至表四

賀冬至表五

賀元旦表一

圭

賀元旦表二

賀元旦表三

賀元旦表四

賀元旦表五

賀元旦表六

賀元旦表七

二十一卷

書牘

答劉卿毛介川

答南中提學御史耿楚侗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中丞洪芳洲

答總督魏確菴

答宗伯董潯陽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答兩廣督撫張元洲

答少司馬楊二山

與中丞孫淮海

與叅議高廉泉

答張中翰仰峯

答司馬楊二山

圭

答廣西熊巡撫

答中丞梁鳴泉

答御史顧公曰唯

答馬總兵

答薊撫劉北川

答河道巡撫翁見海

答廣西熊巡撫

答南祭酒姜鳳阿

與薊遼總督譚一萃

又

張大岳文集 目錄

答某巡撫

答閩中巡撫

答湖廣李布政

答奉常羅月巖

答憲長宋陽山

與薊遼總督

與兩廣總督

與廣西巡撫

寄太宰吳望湖

與薊遼總督

與兩廣熊督撫

答奉常劉小魯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與薊遼督撫

與薊遼督撫

與應天龐巡撫

與湖廣巡撫

答湖廣雷巡按

與薊鎮督撫

與司成胡劔西

張大岳文集 目錄

答歐少卿

答徐巡撫

答王巡按

答凌參政

答施兵憲

與薊鎮巡撫

與魏巡撫

與兩廣督撫

答薊撫朱龍崗

與荊州趙知府汝泉

圭

答朱巡撫

與薊遼督撫王鑑川

答兩廣總督劉帶川

答浙撫谷近滄

答督學曾確菴

答陝撫王鑑川

與楚學憲胡廬山

與憲使羅月巖

答福建涂巡撫

答南大宰吳望湖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魏巡撫

答吳標江

答薊遼劉督撫

答司知縣

答荊州趙知府

與分宜尹

與劉進士禹謨

答凌參政洋山

答閩撫徐任齋

答中丞孫淮海

三

答中丞李沽渠

答漕河督撫

答中丞谷近滄

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籌邊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寇

答揚兵憲

答薊鎮戚總兵

與漕河督撫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

答司空林退齋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閩中涂巡撫

答廣中督撫

答方巡撫金湖

答施兵憲

答南司徒馬鍾陽

答張廬山

答督撫魏確菴

答督撫王鑑川

答南司徒張華峯

答憲長楊晴川

三

答薊遼總督魏確菴

答中翰張後湖

答遼東巡撫方金湖

答山西按院饒成山

答湖廣按院雷信菴

答遼撫方金湖

又

答湖廣撫院劉唐岩

答荆守徐太室

答閩撫熊北潭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楚按院雷信菴

二十一卷

答應天巡撫海剛峯

答薊鎮巡撫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

答潘北施恒齋

答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答薊鎮督撫計邊鎮臺工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答北邊撫院孟豐麓

天

答薊鎮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答薊鎮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與薊鎮巡撫

與薊遼總督謀俺答板升之始

答宣大巡撫劉白川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遼虜爭功

答兩廣督撫

答兩廣李蟠峯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答為後來入貢之始

答王鑑川策俺答之始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再答王鑑川策俺答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又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款貢事

寄太史吳後菴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答徐太室憲長

答王鑑川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无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答南御史張懷川

寄陳松谷相公

與王鑑川計四事要

答荆關水部金心吾

二十二卷

與薊鎮楊巡撫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貴州巡撫阮沙城

答督撫鑑川

張太岳文集目錄

三

答廣西撫院李蟠峯

答兩廣殿石汀論平古田事

答楚按院陳燕野

答松谷陳相公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與楚撫院汪南明

答兩廣殿石汀

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又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

答南宗伯秦華峯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答憲長施恒齋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郝巡撫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宗伯高南宇

答河道潘印川

張太岳文集目錄

三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答邊鎮巡撫

答總督方金湖

答薊鎮巡撫劉北川

答南學院周乾明

答奉常陸五臺

答石麓李相公

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闕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策黃酋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答吳環州策黃酋

答雲南巡撫阮沙城

答總憲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答棠川殿相公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答臺長蕭允嘯

答翰學張鳳盤

二十四卷

答總憲孫華山

答兩廣股石汀計劃廣寇

張太岳文集 目錄

三

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答奉常陸五臺論禪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答邊道吳道南

答兩廣股石汀

答松谷陳相公

答宮瑞吳澤峯

答憲長徐太室

答應天撫院

答河漕王敬所

答楚按院陳燕野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酋

答王鑑川論胡運之衰

答奉常周少泉

與王鑑川計虜情

答臺長蕭允嘯

答宗伯潘水簾

答兩廣郭莘溪計劃廣寇

張太岳文集 目錄

三

答藩伯陳鼎山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答楚撫院汪南明

答邊鎮督撫

答應天撫院張崑崙

答王鑑川

答棠川殿相公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答薊遼總督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答兩廣殷總督

答司馬劉清渠

答司馬戴育菴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答孫巡按

答孫兵備

答薊鎮巡撫吳環洲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張太岳文集

目錄

五

答劉總督

答王鑑川

答總憲李石塘

答荆守王古林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杜晴江

答南刑部謝太東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答叅議吳道南

與南宗伯秦華峯

答兩廣殷石汀

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與郭總憲

答巡漕張懷洲

與戚總兵

答巡撫吳環洲

答孫巡按

答劉總督

答土督漕

與河南萬巡按論河漕兼及時政

張太岳文集

目錄

五

答王鑑川

答總憲朱龍崗

答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二十五卷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答潘總憲笠翁

答趙汝泉

答汪司馬南明

答司馬吳堯山

與蜀撫曾確菴計劃都蠻之始

與廣東按院唐公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答文宗謝道長

答宣大孫巡撫

答巡撫吳環洲

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答閱視汪司馬南明

答司馬萬兩溪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美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答河漕劉總督

答巡撫郭華溪

答荆守王古林

答吳堯山言弘願濟世

答吳參議道南

答總憲張崱峴言公用舍

答王鑑川

答劉總督

答薊鎮巡撫言優假將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答吳環洲

答宗伯董幼海

答兩廣殷石汀

答崇王

答同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答潘參高廉泉親家

答河漕王敬所

答劉總督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美

答兩廣殷石汀

答總憲張崱峴

答王鑑川

答汪南明

答王敬所

與蜀撫曾確巷計剿都蠻

答荆南道施華江

與王敬所論大政

答南學院謝虬峯

答殷石汀計剿海寇

與河漕萬兩溪論辨和克讓

答郭華溪

答張總憲

與王鑑川言兢業邊事

答司馬王繼津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與殷石汀論吏治

答蜀撫曾確菴

與廣東督撫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天

答督撫吳環洲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答大司馬萬兩溪

答王鑑川

答同卿陸五臺

與李太僕漸菴論治體

答吳環洲

答吳道南

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答王敬所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與曾確菴計平都蠻善後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答殷石汀

答趙汝泉

答總憲吳太恒

答太常殷秋溟

答王敬所

答吳環洲

又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天

答廣西撫臺郭華溪

答翰學余同麓

答宗伯董溥陽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二十六卷

答河漕王敬所

答蜀撫曾確菴

答潘伯吳小江

答銓部李石塘

答總憲廖春泉

答廣西巡按部華溪
 答督撫劉百川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與荆南道府二公
 答兩廣殷石汀
 答巡撫張公守約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答總憲李漸菴
 答殷石汀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與操江宋揚山
 答金方湖
 答宣府吳撫院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答兩廣殷石汀
 答總憲劉紫山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甲

與南臺長言中不干外政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答甘肅延撫侯掖川
 答薊遼方金湖
 答吳撫羅野亭
 與河南傅后川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又
 答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答方金湖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殷石汀
 答傅后川議河道
 答薊鎮王巡撫
 答薊鎮吳環洲
 答兩廣殷石汀
 答吳環洲
 答少叅吳道南
 二十七卷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甲

答兩廣殷石汀

答少叅吳道南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寄石麓李相公

答河漕舒按院

答應天巡撫王古林

答吳環洲

答山西巡撫鄭範溪

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呈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言防倭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答巡按陳公文衡嚴事實

答少叅吳道南

答總督張崑崙

答石麓李相公

答閩撫劉疑齋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答督

答省

答河

答山

答山

答薊

答澳

答甘

答劉

答山

張太岳文集

答總

答河

答司

答閩

答兩

寄趙

答劉

答總

答兩

答薊

答隴石大叅李翼軒

答傅諫議

答河道徐鳳竹

二十八卷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答總兵戚南塘

答閩撫劉凝齋

答松谷陳相公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答河道吳自湖

張太岳文集目錄

答兩廣凌洋山計剿羅盤寇

答河漕王敬所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答河道吳自湖

答楚撫陳文峯

答王敬所

答河道潘印川

答操江王少方

聖

答河道吳公桂芳

答總憲吳公

答廉憲胡公邦奇

答操江王少方

答巡撫鄭範溪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答鄭範溪

答遼東巡按沈鶴石

答薊遼總督楊晴川

張太岳文集目錄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章奏

答閩邊部文川言戰守功闕

答總督楊晴川計處屬夷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與總督方金湖以奕論處置邊事

答雲南巡撫王殺菴

答南臺諫

答南劉卿張崑鍊

答督府吳環洲

聖

答山西崔巡撫

答楚巡撫向明臺

答南臺長陳萊峯

答總督方金湖

答潘巡撫

答河南吳自湖言蠲積逋疏海口

答應天巡撫宋揚山

答總督楊晴川

答方金湖

答閩撫劉凝齋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哭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答吳環洲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吳道南

二十九卷

答兩廣凌洋山

答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答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答河道潘巡撫

答閩撫龐惺菴

答織造許樞使

答總憲張崕崕言用人

答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答翰林王弘齋

答滇撫王凝菴

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答徐太室言釋怨為公

答薊遼總督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哭

答滇撫何萊山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答河道吳自湖

又

答石麓李相公

答總督張心齋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答總憲董嵩河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與潘伯曾陽栢

答樞使張容齋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答河漕傅后川

答總憲陳我度

答應天巡撫胡雅厯言嚴治善愛

答何臺長

答河道巡撫

答宋陽山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吳總憲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答閩撫龐惺菴言嚴以成惠

答戶部王疎菴

答守備大監玉函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答河道吳自湖

答巡撫高鳳翥

答四川總兵劉草堂

答兩廣凌洋山計羅芳善後

吳

答滇撫王凝齋

答司寇王西石

答藩伯張周田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

答邊鎮巡撫

答總憲高鳳翥

答大宰王疎菴

答藩伯楊魏村

答河道吳自湖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吳環洲

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解俸守制

答陝西巡撫宋禮齋

答李石麓相公

三十卷

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為事任怨

答薊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答凌洋山辭餽助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吳

答翰學張陽和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答司空李義河

答周王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瑤泉四相公

答樞輔張容齋

答松谷陳相公

答憲長周友山

張太岳文集目錄

手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清汰鋪墊

答河南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答憲長林碧潭

答憲使張周田

答潘印川

答憲長張敬齋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勸遼總督梁鳴泉討處市馬

答神卿劉小魯言止剗山事

答總兵戚南塘

答吳道南

答應天巡撫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兩廣劉凝齋

答三邊總督部文川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司空雷古和敘知己

答南司成許海嶽

張太岳文集目錄

至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王鑑川

答邊鎮督撫

答少宰楊二山

答三邊總督部文川

答遼東周巡撫

答滇中王巡撫

答兩廣劉凝齋

答遼東安巡按

答兩廣劉凝齋條經略上海寇四事

答鄭藩伯

三十一卷

答南劉卿陳我度

答豫江胡玉吾

答貴州巡撫何萊山

又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又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答豫所呂相公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南司成許海嶽

答河道潘印川

答楚按院郭龍渠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答楚學道金省吾

答棘卿劉小魯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浙江巡撫言馭將

答宣大王巡撫

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聖

答吳環洲

答總憲吳近溪

答邊鎮張巡撫

答遼東安巡按

答雲南巡按劉九澤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答甘肅侯巡撫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兩廣劉凝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進鮮樞使言進奉騷擾

答邊鎮賈巡撫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答南守備許樞使

答河漕姜按院

答錢按院

答應天巡撫伸遺論收遺才

答雲南巡撫

答吳總憲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言虜寇之機

聖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答河道潘印川

答宣大張巡撫

答南兵部凌洋山言水苗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答宣大巡撫

答張巡撫

答陝西提學李翼軒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潘伯徐公學古

答河道巡撫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遼薊協爲聲援

答兩廣劉凝齋

答保定巡撫張許東

答南司馬凌洋山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答潘伯周友山論學

答三邊總督部文川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五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答河道江心源言棍徒假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答薊鎮巡撫張咭崂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治差役騷擾

答殷石汀

答兩廣巡鹽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三十二卷

答雲南饒巡撫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邊鎮巡撫高鳳翥

答山西巡按趙用吾

答兩廣劉凝齋

答司成張宏陽

答劉凝齋

答宣大鄭範溪言省扈譯惠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翰學黃葵陽

與浙江巡撫

答按院王公蔚

五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答賈春宇

答憲長徐中台

答宗伯董潯陽

壽陳松谷相公

答潘伯賀澹菴言得國土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答兩廣劉凝齋料擒海賊

答周府宗侯西亭言春秋辨疑

答河道潘印川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癸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與楚布政馮修吾

與楚撫院王見峯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兩廣劉凝齋

答保定巡撫張滄東

答河道潘印川

答臺長邵梅墩

答承天守備樞使王涵齋

答宣府總督鄭範溪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答石麓李相公

答楚撫院王見峯

答順天張巡撫

答宣府張巡撫

答憲副吳道南

答司寇王西石

答河南潘印川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山西徐巡撫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壬

答太僕羅聞野

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答兩廣劉凝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答保定巡撫張滄東

答司空陸五臺

又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三邊總督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答潘伯徐中台

答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

答潘伯賀澹菴

答浙江吳巡撫

答宗伯董溥陽

答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答臺長陳楚石

答審決江南帥御史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張太岳文集目錄

又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張巡撫濂濱言士稱知己

答兩廣劉凝齋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答薊遼總督張崐崧

答陳松谷相公

答翰學陳玉壘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與宣大薊遼邊鎮傳備邊

彙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

答薊遼總督張崐崧

答宣大巡撫

答薊遼總督張崐崧

答南科吳公珩

答薊遼總督張崐崧

三十三卷

答潘伯金省吾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答司成姜鳳阿

張太岳文集目錄

答翰長公東塘

答宣大巡撫

答兩廣劉凝齋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答應天張按院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巡撫劉公國光

答周府宗侯西亭

彙

答翰長張公程

答廬鳳按院陳公用賓

答按院張公簡

答鄭範溪

答宣府張巡撫

答撫院辛公應乾

答薊遼鄭範溪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答南臺長郭熙宇

答翰長公東塘

張太岳文集 目錄

李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答河漕凌洋山

答河道巡撫楮愛所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答鄖陽巡撫楊本菴

答總督張崐崕計虜酋鈴束其支屬

答河漕凌洋山言賑濟捕盜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答薊遼吳環洲

答兩廣劉疑齋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答四川巡撫張浚濱

答巡撫辛慎軒

答王西石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答宣府巡撫張崐崕言虜情

答巡按龔公懋賢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空

答薊遼總督張崐崕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言均田糧賦吏治

答宣府張崐崕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答宣府張崐崕

答司馬王鑑川言泡恙勉雷

答薊鎮鄭範溪

答宣府張崐崕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答耿楚侗

答翰長公東塘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答四川巡撫張浚濱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答巡撫吳公定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以言邊事

答賈春宇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壽司寇王西石

答諫議蕭公廩

答巡撫賈春宇

答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答宗伯何震川

答巡撫蕭雲峯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言祀事乃告終之兆

三十四卷

答上師相徐存齋計二十三篇

與符卿徐仰齋

答奉常徐雲巖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答阿卿徐敬吾

答奉常徐仰齋

答符卿徐繼齋

答符卿徐繼齋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答應天撫院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符卿徐繼齋

答陳節推

答司空曹傳川

答司馬王鑑川

答少司馬曹傳川

答張操江

答中玄高相公計四篇

答參軍高梅菴

與參軍高梅菴

答司寇曹傳川

空

答叅軍高梅菴

答叅軍高梅菴

答叅軍高梅菴

又

答司馬曹倂川

又

與河南周巡撫

三十五卷

與南學院吳初臬

與文選李石塘

張太岳文集 目錄

與南學院周少魯

答姜巡撫言李公郵典事

答應天巡撫

與南劉卿王公

與南掌院趙麟陽

與操江王少方

答廉憲王鳳洲 計十五首

附答楚按舒念庭

答藩伯王麟洲

答陝西學道王蛟洲

缶

示季子懋修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啓聶司馬雙江

答中丞孫槐溪

答劉白川

與司成馬孟河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與吳川樓給諫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

答胡劍西太史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答羅近溪宛陵尹

寄徐太學國式

寄高孝廉元谷 三首

答晉陽開府臧若吳老師

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二首

答蜀中開府譚二華

三十六卷

奏疏

陳六事疏

缶

請冊立 東宮疏

請宥言官以彰 聖德疏

請停取銀兩疏

請宥言官疏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疏

三十七卷

謝 召見疏

兩宮尊號議

謝 賜玉帶疏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看詳禮部議 兩宮尊號疏

請諭戒邊臣疏

遵 諭自陳不職疏

請戒諭羣臣疏

乞崇 聖學以隆 聖治疏

請酌定 朝講日期疏

擬 日講儀注疏

辭免 恩命疏

再辭 恩命疏

三辭 恩命疏

四辭 恩命疏

謝 賜勅獎賞疏

山陵禮成奉 慰疏

纂修事宜疏

謝 賜貂鼠疏

辭免筵宴疏

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

謝 御筆大書疏

再謝 御書疏

三十八卷

張太岳文集 目錄

進 帝鑑圖說疏

謝銀幣疏

明制體以重 王言疏

請開 經筵疏

廣東奏捷辭免 加恩疏

謝堂樓額名并 賜金疏

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考滿謝 賚銀幣疏

考滿辭 加恩疏

進講草疏

李

請定面獎廉能儀注疏

謝 御筆大書疏

謝 恩賚父母疏

謝 宸翰疏

進實錄辭免 加恩疏

再辭 恩命疏

遼東大捷辭 恩疏

謝 御札獎勵疏

進職官書屏疏

二十九卷

張太岳文集 目錄

議處史職疏

請裁抑外戚疏

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論邊事疏

進 郊禮圖考疏

郊禮新舊考附

被言乞休疏

謝 恩疏

乞有言官疏

奉 論看詳民本疏

亥

四十卷

請重修 大明會典疏

進 世宗御筆疏

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考滿辭免 恩命疏

考滿謝 手勅 加恩疏

再辭 恩命疏

三辭 恩命疏

辭 加恩疏

議處就教人疏

張太岳文集 目錄

請停止 內工疏

嶺西大捷辭免 加恩疏

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

纂修書成辭 恩命疏

論決重囚疏

四十一卷

聞憂謝 降諭宣慰疏

謝 遺官賜賻疏

謝 兩宮太后賜賻疏

謝 郵典疏

亥

乞 恩守制疏

再乞守制疏

謝 賜甜食疏

三乞守制疏

謝 降諭慰留疏

乞暫遵 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疏

謝 賜點心甜食疏

又

乞恢 聖度宥愚蒙以全國體疏

謝 名見疏

張太岳文集 目錄

羊

謝 內府供給疏

謝 免自陳疏

請別 遣大臣以重 大禮疏

謝 皇太后慈諭疏

乞遵守 慈諭疏

四十二卷

遼東大捷辭免 加恩疏

辭 上巾恩賞疏

再辭遼東大捷 加恩疏

乞歸葬疏

大婚禮成辭免 加恩疏

再乞歸葬疏

謝 准假歸葬疏

請簡用閣臣疏

奉 旨薦舉閣臣疏

請給勘合疏

謝 賜勅諭并 銀記疏

謝 兩宮賜路費疏

名辭紀事

謝 名見面辭疏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圭

謝 遣官郊餞疏

歸葬事畢謝 恩疏

請寬限疏

奉 諭議擬遼東賞功疏

奉 諭還朝疏

謝 遣官郊迎疏

謝 兩宮遣使郊勞疏

謝 名見疏

四十三卷

乞鑒別忠邪以定國是疏

奉 旨迎母就養謝 遣官郊勞疏

謝 兩宮聖母疏

謝 賜母首飾等物疏

謝 兩宮聖母疏

為故大學士高拱乞 恩疏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番夷求貢疏

召見紀事

請更定 時享祝文疏

看詳戶部進呈 揭帖疏

張太岳文集 目錄

諭外戚封爵疏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二十四卷

請罷織造內臣對

請酌減增造段疋疏

服闋謝降 勅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召見 平臺紀事

辭免 恩命疏

再辭 恩命疏

辭考滿 加恩疏

歸政乞休疏

再乞休致疏

謝 聖諭疏

請專官纂修疏

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請清汰近習疏

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請停止工程疏

四十五卷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張太岳文集 目錄

議外戚子弟恩蔭疏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入至後殿講訓錄畢

以南科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

患病謝 遣醫并乞假調理疏

謝 賜粥米食品疏

謝 聖諭存問并 賜銀兩等物疏

謝 遣中使題召并 賜銀八寶等物疏

四十六卷

考滿謝 手勅 賜賚疏

考滿謝 恩命疏

再辭 恩命疏

奉 諭整肅朝儀疏

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進大閱圖頌卷疏

給假治疾疏

請乞 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疏

給假謝 恩疏

恭謝 賜問疏

乞骸歸里疏

謝 手勅疏

張太岳文集 目錄

十卷 怨生還疏

行實一冊

吉

新刻張太岳先生詩集卷之一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雷思霈 校

繡谷唐國達 梓

五言古

恭述 祖德詩

赫赫我 太祖應運開鴻基仗劍起濠梁羣雄摧若
道威德加四海混沌分兩儀勲華信巍煥典則仍貽
垂 成祖靖內難桓桓東征師莫鼎卜燕朔犁庭掃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一

兗夷武功既燁赫文命迺丕釐瑤圖仰再造萬國歌
重熙 景陵躬睿質披覽復忘疲敝衽接三輔一德
無猜疑大淵間臨幸政務日疇咨大哉 帝訓編道
法何纒纒 孝皇具至性恭已秉謙祗內庭遠雙幸
外圍絕遊嬉崇儉官却貂聽言猶轉規太平十八祀
萬姓有遺思 肅祖起南服龍飛會昌期屬當改絃
初制作命夷夔論道闡敬一明倫垂典彝 九重握
金鏡太阿恒自持臨御逾四紀恭已化無為 二祖
肇皇綱 三宗奠天維成功燭宇宙濊澤洽蒸黎
我皇亶神聖明兩赫重離河山光大業 宗社錫繁

禧締構想艱難豐芑思燕詒儀刑見羹牆謨訓遵養
繩率乃祖攸行萬世永有辭愚臣備樞軸理道慚無
裨敬陳 祖德篇惟 帝其念茲

恭勵 聖學詩一首

元后輔萬邦綏猷良不易若稽古哲王多聞乃建事
堯舜帝者宗精一闡微義夏禹既祗德殷高亦遜志
成后務緝熙周詩詠小志荷歎休烈光英聲播來嗣
今皇體獻明冲齡纂神器爰當訪落初卽敞金華
秘書帷簡儒彥藝圃覃文思朝辰不遑服寒暑靡暫
離寰宇仰休明風雲慶遭際願以謏陋質無能補天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一

二

地願言崇 聖功問學登純懿勿云天聰明無爲事
博識圖書足自娛兼之益神智勿云富春秋茂葉聊
可諉寸陰重逾壁居諸易流駛勿云履崇高優游保
天位君心苟縱逸萬幾遂顛墜勿云當燕閒可以快
志意一暴而十寒細行終爲累戒彼鴻鵠心專精道
乃致替御必端良勿狎於非類爲山九仞崇成功歸
一簣慎初惟克終永保無虞治愚臣職司規敢

恭頌 母德詩一首

聖化基中閭坤儀貞萬方塗山顛及啓文母誕周王
徽音著彤管奕奕流芬芳我 明肇造初孝慈佐高

皇艱難扶景運在宥相乾綱補苴感將士採拮親蚕
桑居貴不忘儉大練爲衣裳 文皇勤厥家亦田內
德良思媚惟 仁孝箴言足贊襄嘗爲女訓篇睿謨
何洋洋呂霍垂永鑒寵溢慎其防休哉 二后烈邁
彼似與美貽謀及來裔繩繩慶方將猗歟我 聖母
世德宣重光扶 天致昇平毓 聖纂靈昌履盛彌
勤恪事禮日矜莊內庭政無諱外家恩有常明達信
如此焉邵豈足望 九重勤孝養萬寓際時康永言
綏壽祉地久與天長

擬西北有織婦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一

三

西北有織婦容華豔朝光朝織錦繡段暮成龍鳳章
投杼忽長吁怒焉中自傷綿綿憶遠道悠悠恨河梁
遠道不可見淚下何浪浪春風捲羅幙明月照流黃
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安得隨長風翩翩來君傍
願將雲錦絲爲君補華裳

東李鶉野

同居長安城累月阻談讌雖無簿領急嬰此微痾患
日夕想音徽踟躕夜參半况茲霜霰積淒其歲云晏
靡靡衆芳萎苒苒物候變已愴世慮嬰兼之越鄉歎
非君慰寂寥幽思何由見

述懷

豈是東方隱沉冥金馬門方同長卿倦臥病思梁園
蹇子秉微尚適俗多憂煩側身諺通籍撫心愁觸藩
臃腫非世器緬懷南山原幽澗有遺藻白雲漏芳蕓
山中人不歸衆卉森以繁永願謝塵累閒居養管魂
百年實有適貴賤寧足論

送高廉泉之任

秋風振燕山念子當遠征離鴻遵別渚驚呼求其朋
征馬鳴蕭蕭僕夫促嚴程願言不能終揮涕沾長纓
歡觴為悲酌清絃動哀聲携手臨廣陌含情各酸辛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四

風塵何擾擾世途險且傾勉哉崇令德慰此離索情

送黎忠池二首

在昔同心秘出入承明闈蹇余陋劣姿謬得偶賢達
慷慨全蘭契晤言懷抱豁如何歡讌促倏忽萬里別
婉戀夙昔意一旦成契闊閩海出悠悠征途候明發
感舊思方積悵遠情彌恒一望路河水愁心不可越
余有歸與與抱病淹朝秩君懷濟世心攬轡辭皇邑
以茲負羈羽羨彼搏雲翼况多感慨情世慮纏胞臆
盈盈別淚泣漫漫岐路及不惜去日遠我懷誰與析
世路方嶮巖修名苦難立願以皓首期無為素絲泣

適志吟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義和振六轡駒隙無停留
我志在虛寂苟得非所求雖居一世間脫若雲煙浮
芙渠濯清水滄江飄白鷗魯連志存齊綺皓亦安劉
偉哉古人達千載想微猷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葉何離離秋風不相惜靡為泉下泥
四序代炎涼光景日夕馳榮瘁不自保倏忽誰能知
愚暗觀目前達人契真機履霜知冰凝見盛恒慮衰
種松勿負垣植蘭勿當遠臨市嘆黃犬但為後世嗤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五

羽林郎

霍家蒼頭兒姓馮名子都寵借將軍恩身為執金吾
朝遊平樂觀暮宿酒家壚青絲宰驪馬觀者隘路衢
鬪難狹邪道結客平陵隅杯酒吐然諾千金為鎗鏃
司隸不敢問豪吏徒肝雅勢利可薰人寧論知與愚
吁嗟原憲輩白首困桑樞

然有感

昔人怨離居余亦罹斯患銜情對嘉藻掩卷空長嘆
塞薄蓬運屯中路棄所歡嫵婉一何從飲此長恨端

離魂寄空館遺嬰未能言玉匣揜明鏡塵埃雙帶盤
感此意慘愴觸物憂思攢落月挂虛牖淒霜生暮寒
沉綿夜方永倏忽歲已單滯慮信爲感幽懷詎能寬
悲哉難具陳淚下如迸瀾

朱鳳吟

朱鳳失其羣十年不得雙早棲漢宮樹獨啄瑤草芳
羽族雖萬類誰可相頡頏西來見王母假我青鸞皇
翳我上太清飄飄浮雲翔竹實已千載修梧蔽扶桑
窮覽遇八極遨遊仰三光仙遊誠足娛故雖安可忘

喜雨獨酌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六

振風起西北飄颻撼庭幹長空響浮雷驟雨何霖亂
奔騰走蛟龍倒瀉傾河漢倏忽庭除下森漫生波瀾
沾灑遍枯槁翩翩舞沙燕遙嶺合翠微平林鬱蔥蒨
伊余困積熱閒居解簪弁披襟臥北窗橐管辭東觀
嘉此涼霽愜且復屏紈扇開樽聊命觴欣豫以濡翰
同汪雲溪太守李龍洲侍御劉百洲太守錢羅
湖州守岳東潯別駕登懷庾樓
丹樓造天居遐敬靡不周江聲動地轉楚岫與雲浮
索處獨無緒騁望且銷憂况茲邁芳月欣賞籍名流
輕煙翳華薄時雨霽芳洲灌木鳥嚶嚶飛鳴求匹俦

景物既蕙情嘉會亦綢繆但恐濛汜夕餘光不可留
風塵暗滄海浮雲滿中州目極心如愁顧望但懷愁
且共恣嘯歌身世徒悠悠

修竹篇

孤條植汶陽鐘龍挺陰崖何似侶幽人結根煙水湄
修枝拂杳靄接葉映連漪陰森野氣積憂擊涼颼吹
朝露綴瓊玖宵月蔭參差水吟蛟龍蟄雲盤鳳鳥儀
承願老煙霞寧知勞歲移但畏伶倫子截此凌霄枝
裁鑿豈不貴所患乖天恣亭臯霜露下淒其卉草衰
願以歲寒操共君搖落時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七

雨霽遊蕭氏園亭

端居苦沈鬱振策憇雲林夕雨盪氛埃惠風扇輕陰
以茲景色麗儵然生遠心披榛尋徑曲排雲眺嶠嶽
椽松宿煙靄延蘿挂襟簪江花送餘馥山鳥懷好音
仰欣天宇闊俯視萬卉森洗觴幽樹底長嘯白雲岑
折蒙霏瓊屑濡毫動蘭吟日夕車馬散林塘紫翠沈

七賢咏

余讀晉史七賢傳慨然想見其爲人常嘆以爲微妙
之士貴乎自我履素之軌無取同塗故有謗譟盈於
一世而獨行者不以爲悔沈機晦於千載而孤尚者

不以爲悶斯皆心有所愜遊方之外者也夫幽蘭之
生空谷非歷遐絕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蘭不以無
采而減其臭和璞之緼玄巖非獨鑿冥搜者誰得而
寶之而和璞不以無識而掩其光蓋賢者之所爲衆
人固不測也况識有修短跡有明晦何可盡喻哉今
之論七賢者徒觀其沈酣恣放哺啜糟漓便謂有累
名教胎禍晉室此所謂以小人度君子之心獨
持繩墨之末議不知良工之獨苦者也嘗試論之易
翼有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語默不同
其撰一也弛張異用其肯歸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謨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八

並容於堯代箕子佯狂比干死諍俱獎於宣尼世豈
有異議哉余觀七子皆履冲素之懷體醇和之質假
令才際清明遇適其位上可以亮工弘化贊興王之
業下可以流藻垂芬樹不朽之聲豈欲沈淪滓濊無
所短長者哉而值禪代之朝在玄黃之際當塗之鼎
未移睥竊之謀已熾司馬父子自以人心未厭懼大
業中傾於是芟除異已樹值同盟世家鼎族咸就誅
鋤名德才流並罹荼毒方其豪主狼吞羣才鳥盡於
斯時也進欲佐命成功則賈充荀勗之儔七子之所
恥也退欲高蹈遠舉則孤特自表以速患害又七子

之所不爲也自以道高才儻深慮不免故放言以晦
貞沈湎以毀質或吏隱於廊廟或泊浮於財利縱誕
任率使世不得而羈焉然其泥蟠淵默內明外穢澄
之不清深不可識豈與世俗之蒙蒙者比乎蟬蛻於
糞溷之中燭然涅而不緇者也其清言名理冲襟逸
度猶足以拔起後生滂漉沉溺彼王澄胡毋彥國之
倫遇既殊時才復異等而希心玄勝妄意宗流徒竊
皮毛遺其神髓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世遂
以此詆訶前人因噎恚食豈不枉哉若夫中朝喪亂
胡羯猖狂彼自以負倚之人貽謀不令識者已鑒於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九

數十載之前矣又豈七子之過耶嗟乎大鵬翔於寥
廓斥鷃戲於枋榆鈞天之庭豈工師之所躡無航之
津非龜鮒之所遊世之汨沒於腥羶者固無足道而
小儒曲士自守一節又烏可以談尺寸之外哉七子
之義幾於晦矣昔司馬子長願執鞭於晏子長卿託
名於相如此人皆懸解神契不隨俗之好惡者余竊
高七子之節因以暇日叙述遺事各爲短咏以紓其
幽致雖不敢謂獨契古心庶亦不移流俗亦冀玄覽
達觀君子有以明余之志焉

阮步兵

阮公生人表英才固天啓解角風塵會戢翼雲林裏
從容謝婚媾沈涵混泥滓郁彼咏懷言寄辭蘊玄理

稽中散

中散龍鳳姿雅志薄雲漢少無適俗韻早有餐霞願
調高豈諸俗才儁爲身患纏悲幽憤詞結恨廣陵散

山司徒

巨源江海情本欲全高尚蕭酒乘樞軸疇能測弘量
審識既淵沈清心亦玉亮談笑獎人倫千齡稱哲匠

劉參軍

參軍傲儻客逸氣凌八紘任真蒙叟放慢世長卿情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十

頌酒固有託荷鍾眞蓬生顧念區中士燕雀空荆榛

王安豐

濬冲夙清拔志與浮雲徂時哉忽遷化緬邈黃公壇
雖有樓板累終知世網疎鎖李豈通蔽持善乃自汗

向常侍

子期耽玄默山陽蓮心侶南華洩幽秘奧義清泉叶
躡履登承明詭對輕巢許悲涼懷舊篇獨共免魂語

阮始平

仲容寡名欲越禮自疎放審均非術解達識由神曠
嫵美衆所嫉出守情彌暢萬物莫能移斯言誠可諒

夜燕曲

朗朗宵月流爛爛河星光晝樂苦不足夕宴啓高堂
旨酒千春醞瓊筵百福香清管發東謳豔舞進西倡
綺羅紛縹選言笑吐芬芳明珠垂列壁錯落黃金缸
千金壽客飲萬年醉主觴舞華濯朝日桃李熙春陽
月魄不重盈花落豈再揚悟彼蟋蟀歎爲樂及時康
朱光發東白歡虞方未央

怨歌行

步出上東門桃李夾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十一

迢迢蘭渚東綠水雙鴛鴦飛鳴嚙儔匹行上自成行

牽牛不負軌織女虛七襄可憐仙靈匹萬古限河梁

種蓮高山顛枝葉那得長斷綆落銀瓶何由汲寒漿

馳波赴東海晦魄淪宵光盛年若爲容願頌令心傷

再寄胡劍西二首

昔我遊京華通籍金馬門鏘鏘衆英列璀璨富瑤琨

大君起豫章五色鳴朝嗽流藻發春華吐論瀉洪源
伊余信薄劣攀雲仰天聞如彼枋榆翩翩飛附大鷗
省已終日而偃臥返丘園劫來清江濱三易涼與溫
誰言棲息異契濶有成言流俗薄素交久要古所敦
頃荒不同器和鳴發官商方圭與圓璧俱登君子堂
民生各有性迭用異柔剛羨君個儻槩千里何昂昂
而我荏弱姿忍垢懼發銜偏智守一隅語默互相妨
通人貴兼畜忘已歸大方韋絃著烟戒黑白耀文章
所願共追琢德音長不忘翳彼他山石可用瑩精光

瀟湘道中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十二

江南佳麗地靈境信隈隩連峰造天關石笋插雲足
我前擁煙霞我後映松竹飛竇洒征衣山光盪人目
朝採碧澗藻夕息清湘曲側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
逸駕如可從吾當謝簪板

暮宿田家

暝投谷田港野日沈荒岡行子昧所如假息墟里旁
野老喜客至開門下嚴裝坐我茅簷下飯我新炊粱
兒童四五輩趨走行壺漿箬箬有餘粒傷舍遶叢篁
攘袂再三起向我誇耕桑體貌雖村愚言語多慷慨
世儒貴詩禮文綺意則涼大美不俟和素質本無章

感此薄流俗側想歌皇唐

謁岳廟作

炎州標靈嶽巋然真南極與雲翊帝工陰峰直軫域
千秋儼廟貌邦典祀有秩我來叩幽秘躋雲屢登陟
齋心肅永夜盼蠻如可卽髮鬚邁真侶排空假羽翼
校我玉梓藥光耀有五色瑤草吐雲英金書啓石室
顧慙塵土軀恐負心所憶願言藉神休精誠倘能值

祝融峰

祝融羣峰表嶺峯萬古雄采虹挂丹磴邈若升蒼穹
舉手捫太微天關洞開通璀璨南斗星望珠當我胃
張太岳文集卷之一

十三

俯瞰六合內沆漭煙雲重浩如太始初二氣涵冲融
須臾湧陽景倒挂扶桑東瀛海不復辯三山安可窮
寄謝馭風子吾將遊混濛

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

兩賢異鄉域千里還相求祇爲戀徒侶能忘路阻修
我行躡遺跡仰見祠屋幽高山近可仰嘉會亦綢繆
祠前堂名嘉會僕首念疇昔戚戚懷殷憂能抱遺俗心賦質
間且柔鼠肩負喬嶽有志力不道願我同心侶景行
希令猷消流匯滄海一簣成山丘欲騁萬里途中道
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貽白首羞

同貞菴殿下李羅村飲述齋園亭

結侶芳春時置酒忘憂館既在東阿輒復集西臺
韶物詎能幾繁花開已爛芳林啼早鶯唯梁語新鶯
徘徊花林間坐惜流光換朝遊忘景晏夕遊候宵半
華月麗層穹河星出有燦四座咸怡豫羽爵行無算
歡追鄴下踪賞挹平臺宴伊余媿薄劣諺忝同聲賤
開緘翫嘉藻入手明珠璨勝遊如可續及此陽春旦

人日對雪贈朱鎮山

今日良宴會虛瑄測候移况逢春風起吹雪下瑤墀
九達密如繡雙闕影離離煙郊亂晴絮遠樹放華滋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一

十四

佳此景色麗熾婉觀心知且為陽春吟願子驅車遲
驅車雪上飛下車水已泮翹首望嵩高遙遙隔河縣
仙花行可采汴柳看應惜窮谷既晞陽東人亦待旦
戀侶徒搖搖驪駒安可絆仰攀瓊樹枝聊以贈緹綵

宿荆門寄懷郢中知舊

秋分氣已厲原野莽蕭森我行未越疆已覺離思深
解鞍造山館山館寓沉沉朝行畏霜露夕息憶重衾
飄雪出遠岫落葉辭故林已愴物候變况驚離別心
違顏瞻庭彩戀侶解朋簪徂途指有餘歸鞅杳難尋
引領飛鴻翼遲雨江上音

獨渡篇

獨渡獨渡羊腸坂曲積羽叢輕輶車折軸彼何者鳥
來往翩翩鳴腐啄腥風驚鷺羣今非今貝錦是張
袂狗所吠吠此宵行同行猶金梭劍相疑子實不良
畏我子知銜珠向君精光可燭小人在勿猥曰魚目
國士外讓飯漂思韓欲報君恩豈恤人言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一

十五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

七言古

遼左秦捷

長白山前畫傳箭鮮甲羯兒騎如電軍書昨夜馳樂浪
天子登壇策飛將羽林六郡稱材雄縱金伐鼓
蒲河東左賊名王右生虜歸來血染寶刀紅胡笳吹
落關山月捷書飛報承明闕洗兵遼陽海水沉立馬
天山陣雲沒 皇恩已誓五單于小醜那復憂東胡
將軍超距稱雄略制勝從來在廟謨

恭題 文皇四駿圖四首

張太岳文集卷之二

龍駒鄭村壩大戰習堂着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

天馬徠翼飛龍蹄削玉耳垂筒碧月懸雙頰明星貫
兩瞳 文皇將士盡熊虎復有龍駒助神武流矢當
曾戰不休汗溝血點桃花雨壩上摧鋒第一功策勳
何必減元戎君不見虎士標形麟閣裏龍駒亦入畫

圖中

赤兔白溝河大戰習堂着一箭都指揮丑失帖木拔箭

雷鈞鈞北軍來赤兔走黃雲開樓身超夾澗策足絕
塵埃白溝原頭振鞞鼓貫陣穿管猛如虎穆王赤驥
詎爲奇昭陵發電應難數百戰間關未解鞍箭癩運

向畫圖看只今四海昇平日誰識當年締構難

紫驪小河大戰習堂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疾脫火赤拔箭

紫驪馬金絡月朝刷燕脯秣越倣精權奇超驥走
滅沒當年萬馬盡騰空就中紫驪尤最雄戰罷不知
身著箭飛來祇覺足生風北風獵獵吹原野長河水
漸血流緒誰言百萬倒戈中猶有彎弧射鈞者

黃馬宣寧縣大戰後曲池者一箭指揮難兒拔箭

軒后典龍馬翔駕天駟乘飛黃迴頭看紫鷲顧影失
超光 君王神武古來少萬里煙塵一劍掃馬蹄蹴
處山爲摧何論陳暉與平保揚鞭渡淮水清金陵
張太岳文集卷之二

父老壺漿迎從此華陽仗峻足山河重整泰階平

恭詠 畫鹿四首

鹿濯濯在靈囿崢嶸玉角新點染霜毫秀棒駕應從
西極來御環欲獻南山壽
鹿啣啣食野萍松間求友出泉上引麋行齊宮漢苑
紛相狎豐草長林空復情
鹿麋麋聚中原草香尋宿麝樹暝伴啼猿真山尚憶
羣遊地梁沼還承顧盼恩
鹿牲牲在中林養茸芳徑暖照影碧溪深上苑不須
驚羽獵 皇仁應有放麋心

太平歌

中興日月開明庭垂衣御宇朝萬靈雞鳴入問龍樓
寢燕坐親談虎觀經四時玉燭調元氣萬國梯航皆
遠至雅奏應諧韶護音豫遊不事漫延戲太平之象
復如何五風十雨禾黍多小臣拜手陳無逸願以兢
兢保太和

送 勅使閱武

貔貅百萬護神京細柳雲屯大將營雄稱六郡良家
子氣壓三河俠少名我 皇中興初復古四海時平
猶整旅巡邊 勅使出承明奉 詔臨戎來閱武獻

張太岳文集 卷之二

三

麟錦帶佩干將魚鳥分麾躍驪驪擐甲林林皆鼓勇
彎弧一一直穿楊軍威萬里播幽朔胡天已見旄頭
落始知頗牧在禁中何事勞師勤遠略

白燕曲四首

白燕飛兩兩玉交輝生商傳帝命送喜傷慈閣有時
紅藥塔前過帶得清香拂繡幃

白燕來呈瑞向瑤臺映日靈姿凌風雪翼開春長
花發春宮裏弄影雙飛日幾迴

白燕翔素影落銀塘交飛紅茵舊遙映紫鸞春太平
景物先呈兆燕喜年年樂未決

白燕翔素影落銀塘交飛紅茵舊遙映紫鸞春太平
景物先呈兆燕喜年年樂未決

白燕舞日照葵心午輕毅剪躑衣清歌諧細語感德
踏踏儀舜庭呈祥蒿蒿來文園

應制題畫馬二首

五花驄馬青絲絡宣德年中 景陵作只今百五十
年餘生氣權奇宛如昨良樂一顧價千金爭似 君
王寶愛深非綠愛物圖神駿要識兢兢朽索心

丹青好手曹將軍筆貌得天閑紫驪匹晨鳧飛燕敢爭
雄絕景超光意俱失漠漠胡沙瀚海秋幾隨漢將見
封侯時清斂却追風足芳草閑眠飲碧流

元夕行

張太岳文集 卷之二

四

今夕何夕春燈明燕京女兒踏月行燈搖珠彩張華
屋月散瑤光滿禁城禁城迨迨通戚里九衢萬戶燈
光裏花怯春寒帶火開馬衝香霧連塵起絃管紛紛
夾道傍遊人何處不相將花邊露洗雕鞍濕陌上風
迴珠翠香花邊陌上煙雲滿月落城頭人未返共道
金吾此夜弛但愁玉漏春宵短御溝楊柳拂銅駝柳
外樓臺禱咲歌五陵豪貴應難擬一夜歡娛奈樂何
年光宛轉不相待遇眼繁華空自愛君不見燕臺向
時歌舞人歌舞不聞明月在

送徐浴泉考績還任

使者來從函谷關，獨騎兩鳧翔雲間。君王爲念
父老再借旗旆，西來還長安。三月春已暮，渺渺離
暗燕樹。念我空多別後思，憐君更向來時路。太行連
天煙霧多，終南西望愁經過。莫嗟遠別春明外，計日
鴻行聽玉珂。

三瑞詩爲嚴相公賦

仙翁來跨兩青龍，頭骨豎削而龍從。化爲雙竹凌蒼
穹，山中夜雨飛龍去。唯見孫枝滿舊叢。

延恩閣何崇崇，下見芝草紛茸茸。光曜五色輪囷其
中，日月所照精英所鍾。主人壽考百福隆，商雒之歌

張太岳文集

卷之二

五

安可同

倚嗟蓮誰所移，葆盤磷花紛披。靈根迴與凡卉異，太
華之種爭神奇。聯跗共蒂彩燁燁，華堂清陰相參差。
初疑天孫來雲錦，光陸離俄驚弄珠。侶濯波江水，涓
扶植元因造化功。愛護似有神明持，君不見秋風江
畔絮芳萎，唯有此種方茂。

曹紀山督學題老子山關圖見寄謝之

君不見赤鳥東飛寶鼎斜，豐宮鑄殿煙塵遮。王風寂
寞萎蔓草，秦國奔騰如亂麻。仲尼乘桴泛東海，伯陽
西遊度流沙。流沙迢迢幾萬里，休氣榮光半空紫。下

看六合滿塵埃，鴻飛却在雲霄裏。強留著述傳後人，
鳳毛麟角寧足珍。大象由來貴冥契，世上言語徒紛
紛。君不見函谷關高凌深谷，須臾改紫氣青牛竟何
在。千年石壁瑣空冥，金書玉簡埋光彩。苦思大藥駐
朱顏，逝水馳光豈相待。我昔圖南奮溟渤，身逢明
主遊丹闕。作賦恥學相如工，于時實有楊雲拙。一朝
骭餅不得意，翩翻歸臥滄江月。故人知我烟霞心，遙
傳毫素寄雲林。看鬪鬚猶龍而使，我跌宕開塵襟。
塵襟已消，盜世網誰能侵。休言大隱沉金馬，且弄扁
舟泛碧潯。他年紫閣如相憶，煙水桃花深更深。

張太岳文集

卷之二

六

贈國子馬生行

馬生年少負雄姿，氣凌江海于雲霓。二十作賦黃鶴
樓，四座驚聽陽春詞。由來此曲和者寡，眼底紛紛亂
鄭雅。鴟鵂跋躡風塵中，驕驕伏櫪鹽車下。爾來不覺
四十餘，有策未獻承明廬。南山老萊孟東野，渭橋那
識馬相如。吹竽自恥投齊好，手提雙龍走燕趙。縱觀
七澤未足奇，彈鋏踰馬長安道。長安大道連狹邪，五
侯七貴競紛華。歌鍾夜晏平陽宅，玉樹朝開上苑花。
平陽上苑春如織，意氣傾人生羽翼。眼前空自愛繁
華，馬生視此淚沾臆。富貴由來苦不常，風雲變態如

瞬息不見當年許史家朱樓綺戶青雲逼一朝龍
門祚衰堂前一一生荆棘乃知世事如短蓬飄揚倏
忽浮雲空丈夫且知貴適志安能縈曲坐樊籠燕山
十月朔風起挽車欲度桑乾水翻然長嘆歸滄溟轉
望青山白雲裡煌煌日照京路塵道傍相送車麟駉
驅馬一去不復顧回頭却笑塵中人

梔溪書屋

淵濱子少年卓犖稱經綸五言下筆如有神手捥隋
和不易售十年閉戶梔谿濱梔谿繞澗春流滿靈境
向踪兩幽絕載酒難尋楊子亭尋源豈識秦人宅三
張太岳文集卷之二 七

十作賦登君門鳳凰在笈鶴在軒金花瑤草秘幽室
白石蒼苔空履綦

寶劍篇

君不見昔時歐冶鑄雙劍乃是赤堇之金若耶之銅
玄鼎烹煎自帝髓洪爐鼓鑿炎精融冶開龍虎歛揮
霍青天倏忽飛長虹神物變化世叵測誰知埋沒豐
城側鹿盧剝落苔鮮暗龜藻朦朧土花食忽如赤道
靈妖氛蟾闕金精太陰黑司空仰鑿斗牛精冥漢千
年竟合并劇起幽泉霏雪冷洗開殘暈玉華明握中
科斗深深見匣裏蛟龍夜夜鳴扶風豪士吳門客見

此倉惶喪精魄荆卿匕首色黯淡越國流星氣蕭索
五都聲價詎能測一諾慙慙重想結提攜西向蜀關
道萬里煙塵淨如掃山中野魅走慄慄水底長鯨欲
奔倒至寶由來有冥契烈士得之壯懷抱君不見平
陵男子朱阿游直節不肯干王侯却請上方斬馬劍
拳檻下與龍逢遊丈夫礪礪貴如此何能齷齪混泥
滓看君個儻有奇槩贈此相逢慰知己尊前舞罷玉
龍飛一道寒光迸江水

呈貴妃發引鼓吹詞附入

靈輜出祖沙河路夜月韜光霜積素綵鸞翔青鳥御
張太岳文集卷之二 八

玉簫聲斷空煙霧行雲已飛去欲挽麗車難住天際

蒼蒼陵樹極目傷心處

漢江

漢江東流風作波南船北楫愁經過舟師縮手抱雙
漿對客唱公無渡河襄陽渡頭春可憐襄陽城北花
含煙大堤高樓酒初熟歡吟且駐木蘭船

割股行

割股割股兒心何急捐軀代親尚可為一寸之膚安
足惜膚裂尚可全父命難再延拔刃仰天肝膽碎白
日慘慘風悲酸吁嗟殘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

快我願移此心事君如事親臨危受困不受死忠孝
萬古多芳聲

雪中東劉生

十日不出風雨繁風號泉枯爭虺喧江頭梅蕊凍不
發欲覓濁醪何處村村城南處士索居者四壁寥然對
虛牖桂薪玉粒烏裘敝千金賈文復何即君不見五
侯酒爐紅燄天氈能錦帳坐烹鮮閉門不肯學干謁
被褐苦吟誰其憐

雙燕詞

燕燕東南飛翩翩舞衣亂弄影交栖秦帝官合歡竝
張太岳文集卷之二 九

入昭陽殿昭陽殿秦帝官高樓幾處來春風珠簾繡
柱宜朝日翠幌金鋪結晚虹嘯倚還命侶拂翠復翻
紅細語巧隨歌管換芳泥解點杏梁空只愛春光共
流轉寧知搖落秋江晚却憐海鶴與冥鴻飛飛獨傷
孤雲遠

送黃將軍

雉飛不出林鵬舉輕千里男兒所志在四方何用碌
碌困泥滓吾觀黃君風骨殊數奇不合長次且神鷹
豈為凡鳥顧騏驎終非轅下駒丈夫龍變世叵測風
雲忽動垂天翼瀟亭猶識李將軍冷灰復煇韓安國

東市駿馬北市鞵酒酣唉揖黃金鞭寶劍平生心
重臨行持贈結交歡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
張太岳文集卷之二

十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言律

應制荷花詩

液池涵 聖澤靈卉吐仙葩
皎素疑瓊雪 輕妍縹綺霞
蟠桃同介壽 管葦並敷華
歲歲臨長景 呈祥應帝家

應制題百子圖

襖襟鍾慈愛 翠媚悅聖情
眼前看赤子 天下念蒼生
雛鳳翩翩舞 祥麟隊隊行
百男今有兆 太姒在周京
碧碧誰家子 芳林劇戲親
玉繁庭際樹 珠弄掌中人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三 一
少小看頭角 嬉遊總性真
應知 皇澤遠麟趾 自振

應制題畫四首

牧童騎牛吹笛

是處桑麻好 田家樂事同
耕健閑白晝 牧豎趁春風
短笛吹坤裏 長林雨霽中
命儔遺籍草 相與說年豐

牧童持鞭

隴上朝朝牧 歸來路不迷
飲流非避世 扣角豈干齊
乍轉松蘿畔 道過桃李蹊
時清無戰伐 縱爾任東西
牧童草屨蛙蟹

釋却沾塗苦 開來弄釣竿
黍禾千頃熟 烟雨一簑寒
處處溪流滿 山山秋色闌
不知田野樂 爲向畫圖看

牧牛按拍歌

驅犢行遊遍 遙村復近阿
亂山秋色暝 高樹晚涼多
不識官輪苦 焉知帝力何
太平無一事 按拍且高歌
孝恪皇太后遷祔鼓吹詞一首 晚歌十首

鼓吹詞 應天長

未能降後登仙早 露滿 園陵悲宿草
啟 玄宮揚 素旄 颯乘蕭蕭風 嫋嫋 葆吹千峰遠
帳望 慈雲 縹緲白鶴歸來華表 烏啼山月曉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三 二

輓歌

毓 聖恩無極遊仙夢 不歸載逢玄隧改
重念紫宮 違帳殿松陰合 鈴歌薤露晞
永陵原上月 今夕見 重輝

憶昔推官範 于今戴 母慈渚虹方衍慶
風木已興 悲專祀隆周典 倍陵備漢儀
丹旌遙發處 一望一淒 其

虞琴方罷奏 湘瑟久含愁
班竹無雙泪 蒼松共一杯
掖庭春寂寂 山殿夜悠悠
不盡終天思 妻風三月 秋

曉日金山道靈輻向北移祗看雙鳳翼遙度九龍池
日月迴陵谷風雲護羽儀共知 明主孝甘露酒瓊
枝

嗣望唐宸極 重開正寢園身違天下養名極域中
草履略迴芳甸星軒復紫垣千秋霜露候冠佩肅陵
原

自昔親慈日盆纒幾度陪春風依舊到 仙馭不重
回北隴泉扉啟西郊 董路開綵雲偏有意來去遶
陵臺

梧野營新兆金山從舊封鏡埋長隱鳳劍化自從龍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 三

暝色浮千嶂濤聲起萬松迴瞻佳氣合香翠項居庸
北極恩長戴東朝養未伸月殘長樂夢花發霸陵春
典禮遵前古哀榮及此辰孝思根 聖性埒望幾傷
神

地應占沙勝天開夢日祥一辭丹鳳筆長返白雲鄉
月落千峰暝鳥啼五夜霜草榮及果壤 舜孝仰重
光

德以 睿圖著名從玉簡傳無覆元應地有 子正
當天遺佩藏丹壑飛耕入紫烟 尚霜露夕悵筮自
年年

賦得玉河水泮

御湖開凝凍春波遶苑堦碧挂官柳色紅暎曉霞光
噴浪知魚躍連雲下鶯行漸看新漲湧幾曲碧流長

閑試秋霽

爽氣澄殘暑晴光滿素秋黃知離菊淨紅見野楓稠
鴈帶霞光度天連山色浮邊烽昨已熄雲靄望中收

秋夜感懷寄欽之二首

海月稍稍落簷螢細細吟芙蓉秋色老鼓角夜堂深
吹水連長笑江魚滯好音疎庸隨盡省燈下媿華簪
遲爾天衢步駸駸藻思豪青藜燃夜火彩筆灑秋濤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 四

莫北誇龍種圖南識鳳毛長安春色好不負杏園曹

山月號仍在

蚤夜趨 丹陛嚴城聽曙鷄孤鐘長樂轉片月太行
低日氣光還照霜華影未迷慈鳥驚萬樹歷亂御溝
隄

返照

落日千山暮寒光入薊城虛堂餘樹色御苑亂鴉聲
捧袖僧歸晚開軒客望平鄉關杳何處萬里一含情

送范北部恤刑廣右四首

客舍起驪歌雙旌擁玉珂紫貂衝白雪彩鷁渡黃河

遠布虞廷詔深知禹泣多即看萬里去把杖柰君
畫省三年績 形輝五色章 君恩單桂嶺使節指
蠻方懷古悲蒼野登臺吊越王更須勤疏草解網答
明光

春色益金莖春風滿玉京市橋朋酒綠關塞客星明
慨慷青萍劍行過白帝城懸知思舊侶愁聽鳥嚶嚶
即有同心者寧如君與予過談皆意氣投贈自瓊琚
五夜西曹夢三秋北鴈書梅黃應下峽可得問蓬廬
元夕

銅門今夕夜皎皎徹寒墟不飲杯中酒其如月色孤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三 五

鍾聲來御苑火樹滿長衢相逐行吟者安知夜已徂
秋夕省直

涼颺何嫋嫋秋入白雲司為讀騷人賦翻增旅客思
蟬聲咽高柳暝色下疎籬搖落關山外清笳晚更悲

雙河寺小憩
雲間開梵宇寂寂枕寒流萬劫空中息諸天象外幽
地疑玄度宅河似白鷗洲即此堪乘興風烟况早秋

送黎封部參藩廣右二首
尊酒河梁上穠穠夏木陰片帆千里遠一語百年深
去住悲離合乾坤自古今相思何處切纖月到疎林

於爾開青眼相看器自殊鳳翎 外出劍氣斗邊孤
謝樹憐雙玉雄文重兩都向來餘古意且得問蒼梧
郊寺送客三首

三旬不出郭衝泥復此過輕風搖砌草遲日照渠荷
僧飯盤中足禪機物外多分題有新句投醉客顏酡
郊關頻送客因叩遠公扉下榻藤花落翻經野鶴歸
諸天開色象層閣入烟霏欲問無生訣那能逐息機
禪關幽寂甚一到隱心生體佛爐烟細烹茶鼎火明
萬緣空裏息半偈靜中清落日催歸騎依依鐘磬聲

雨中過周比部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三 六

客抱苦不愜因君一解顏入廉飛白雨起坐見青山
計日江南發何時漢關還雙河秋夜月誰與叩禪關

題隱菴遠寄亭
勝地臨江漢危亭架次寥蒼陰飛凍雨宵洞引清醴
竹影檀藥密山光碧玉搖仙居不可問渺渺隔丹霄

登仲宣樓二首
一樓雄此郡萬里眼全開孤嶂烟中落長江天際來
看題尋舊跡懷古寄新裁不見採鯀者臨風首重回
百雉枕江烟危樓倚碧天望隨雲共沒心與日俱懸
柳暗迷通浦沙明辨遠川登高愧能賦空羨昔人賢

送汪遠峰太史省親二首

紫閣朝陳疏青菘夜輟書里應誇結駟歸及薦江魚
刻曲瞻雲近庭開愛日舒南陔如可績莫為賦閉居
涇水不人涓此心唯見君但令心共許誰復嘆離羣
別曲聽朝雨歸帆返海雲握中何所贈雜珮藉蘭薰

咏虎丘圖

野草荒吳殿浮圖出梵天雲霞通海氣樓閣瞰江煙
林暝涵秋色巖懸想瀑泉未能窮遠跡懷古一凄然

孝烈皇后挽歌二首

厚載伴天德勤勞翊帝功詎知鸞馭杳長使鳳樓空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

七

懿範傳中禁遺言愴聖衷仙遊緲何處瞻戀五雲中
鴻號瑤圖啟鸞飛寶鏡沉白雲仙路迥玄寢壽宮深
上食開行殿悲笳度遠岑昭陵空帳望風日晚陰陰
莊敬太子挽歌

鶴馭凌霄漢龍樓鎖寂寥空悲仙路杳無復寢門朝
綺季辭金輅浮丘侍玉霄惟餘鳳笙曲猶逐白雲飄

送張少渠之鄴

客路悲千里離旌指四明風烟連澤國秋雨緩王程
迢遞雙鳧遠翩翻一鶴輕碧雲搖落候相送若為驚

寄枝江殿下

憶昔趨陪地烟雲入甚多斷蓬辭故土叢桂隱山阿
消息經年阻風塵奈客何梁園誰受簡白雪滿關河

初秋四首

玉瑀調商律金飈拂絳紗碧雲宮闕晚丹樹禁城遮
客况看流火邊愁入暮笳無能裁楚賦空自悵年華
花落昭陽暮寒生御液遲碧空浮霽雷黃葉舞輕颺
靜愛潘郎賦情深楚客悲涼風正蕭瑟莫唱漢宮詞
搖落隣鄉思居諸感宦遊尊鱸江國縹砧杵漢宮秋
步月愁看影瞻雲愛倚樓有懷吟不就惆悵晚風颺
寒暄殊景物歲月嘆蹉跎况是天涯客其如秋思何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

八

送楊別駕之瀘

全莖容露湛碧漢夜凉多獨立蒼茫裏閑愁付短哦
去去西征客盤叢路幾千江流通白帝劍道倚青天
解纜驚秋早維舟憶月圓時清官况好不似度瀘年

同李石麓張西吳遊正法寺二首

精舍何崇曠幽林景翳如風生洞戶冷雲度石堂虛
已愜尋幽勝因之慰索居坐深機事息飛鳥狎人裾
廣殿肅陰陰禪堂蘿薜深人疑玄度至地即遠公林
庭藥澹清影林棲多好音紛紛非所好塵外且娛心

送趙方泉出仗應天二首

綠芥出長安都人擁騎看豺狼當道避鷹隼逼雲
蒼轉三山動霜飛六月寒五陵多俠少應借惠文冠
金陵佳麗地樓殿鬱嶙峋龍起恢王業驄鳴出使臣
山川行處勝樽酒別時親去也馳驅日千金慎子身

宿裕州候晴

一雨過霖涼長途車馬稀霏霏猶合憶暮暮欲侵衣
官舍烏聲寂郡城山色圍結軌候明發沈雲殊未歸
月一懷曹紀山侍御二首

子夜鐘聲徹高秋露氣清海風吹月白流影向人明
笛怨關山遠寒催砧杵鳴不知烏府客茲夕若爲情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

九

孤月生殘夜盈盈湧玉盤離人不欲寐清景共誰看
魄轉銀河濕光生草露寒今宵有歸夢應遶碧雲端
廷朱文石使楚二首

起草連丹陛銜綸降紫霄春原嘶去馬山館聽鳴
簾卸雪歌中盡江花筆裏飄會因雙鯉便莫道尺書

遙

雪裏年華改青門柳又新可堪長作客還對欲行人
驛路啼鶯合汀洲芳草春數宵有飛夢先爾到江濱
與李義河給諫約遊衡岳不至奉嘲二首

再任山中信期爲汗漫遊那知鴻鶴羽翻爲稻梁謀

漫解陳徐榻虛同李郭舟雲天愁望汝高駕爲誰留
大鵬有修翰野雉無遠趾分飛既異路會合應難俟
芳洲杜已落江介舟徒艤勗子烟霞心母爲困泥滓

重遊蕭氏園亭二首

不到南塘久鶯聲覺底繁野雲低抱石江氣連合村
只愛松筠冷寧開車馬喧相遇已無數不必問前源
結構憐幽僻雲門網薛蘿祗愁迷徑衍何意屢經過
野食供蔬茗山衣葺芰荷還期卜鄰並時共眄庭柯

送張襄之歸新喻

幽燕倦爲客振袂思故鄉已愴通家恨猶憐別路長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

十

帆逐秋雲迥行塞野杜香鼎山樓隱處還是謝公堂

送石椽

擘汝青雲器蕭曹可頡頏簿書悲翫讎公府失賢良
未假風塵會空瞻日月光誰當垂剪拂萬里必騰驤

半山亭

亭去觀音山之半

碧落平分竟危亭架沈寥未窮天路盡已覺世塵遠
雲海翻銀浪風篁聽玉簫九關知不遠霞起視融標
白雲處處滿行子暮何棲不辨幽林色惟聞歸鳥啼
虎巖映靈籟人語隔前溪夜宿莊嚴境明珠照客迷
方廣寺安坐次念菴先生韻并致仰懷

幽隱何所託長與薜蘿期聽法過祗苑皈心禮大悲
壑晴雲起處松暝鶴歸時此意人先覺吾來已較遲

訪大方禪僧次念菴先生韻

烟雨曉微微山堂未啟扉花壇分石髓苔壁挂雲衣
揮塵頻聞難停輒已忘歸曹溪一宿後真覺夙心非

送毛青城謫滇南

客有相如倦心鮑楊子玄浮名看自薄謫宦轉悠然
別袂分春色題詩隔暮烟從來富詞翰到日百蠻傳

書羅醫師鳳岡卷

攬德呈嘉瑞迴翔憶故居碧梧秋雨老修竹聯烟疎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十一

藥斐琅玕寶書銜金簡餘九苞有靈胤還見羽儀舒

寄題秀溪

清溪開潑潑飛瀑瀉洪流影向銀河落光涵玉鏡秋
忘機魚鳥狎卷幔水天浮為問沉冥客仙槎幾度遊

別草堂作

勞勞成徂兩惘惘背雲林自被移文請誰知棒檄心
庭篔簹宿靄山鳥送餘音莫遽荒三經金門肯陸沉

同望之子文人日立春喜雪二首

暖暖宮雲綫飛苑雪來春隨銀箭曉花傍玉樓開
西液流漸滿東方瑞彩迴此時瞻朔氣斥候淨氛埃

信是春風早霏霏滿帝城莫呈七葉瑞瓊散六花兵
堦闕朝光迥階庭夜色明占豐聊共慰和郢媿同聲

成趣園夜讌限韻三首

名園開綺燕藝苑聚文星共許心期結相看眼倍青
琴為招鳳曲書作換鶯經妙論超非相精思出有形
夜深仙籟發疑是躡天庭

秋色冷疎竹秋空點數星水光浮積素山色漾重青
泛渚驚初到尋源喜再經鶴馴階下影魚失鏡中形
畫舸輕搖處人稱小洞庭

帝子神仙侶蟠胸燦斗星奔騰宮裏驥俊逸海東青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十一

賦掩曹王作精研莊叟經三田合內景五岳識真形
自媿風塵客勞勞隔運庭

送田青丘之南雄兼寄拒山先生二首

銅柱天南郡懷君萬里行海波浮地澗嶺樹入雲橫
風壤駸聞近冠裳錦里榮還家見康樂春草句還成
問訊田夫子風塵阻見期斗山終自仰樗散媿相知
寂寞玄澹白蹉跎鬢易絲徒藏匣裏劍未有報恩時

臨湖曲六首

結廬湖小西坐望湖水東東西兩相望疑是鏡中光

浩渺鏡湖波香風出菱荷月明山下靜時聽採蓮歌

唐二

月出波光碧波溢月影寒輕舟棹兩葉乘月弄潺湲

解三

鼓柁下椒潭鴛鴦舫馳桂輿遙聞簫鼓聲鳴鳴隔前浦

解四

鱗衝錦浪翻鷺點蒼烟紗人在水烟中忘機狎魚鳥

解五

徜徉湖水泮湖水即滄浪詎似鷓夷子扁舟愛渺茫

解六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

十三

送徐太學國式歸省

三禮知名久遊雍業更精君能傳戴聖子獨媿陽城
魚膾思親餽鴛聲亂客情漢儀如可就先聘魯諸生

後九月九日賞菊 閣試

兩度逢陽九秋深菊未闌天應留物色花不畏風寒
撲琰香猶細當軒影尚繁尊前愛餘景為爾更凭欄

馬上見西山

帝里風煙豁西山送翠來芙蓉天外削圖畫望中開
疊嶂環都邑浮光接露臺馬前空仰止佳氣鬱崔嵬

出左掖

獻龍甘泉賦還過彩鳳樓逼霄仙掌濕拂袖御香浮
日戀彤墀影烟涵玉潤秋回看禁城裡宮殿五雲頭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

十四

新刻張太嶽先生詩集卷之四

七言律

恭紀 聖德中興十事詩

問寢承歡

長樂春深愛日遲
慈闈燕喜及芳時
堯門晨暮三朝禮
漢殿春秋萬歲卮
日耀龍章成彩服
天開鳳籙作瑤池
已將北斗傾仙醞
還指南山祝壽禧

宵衣勤政

雨階庭燎簇旌旗
曙色微微露未晞
世泰何曾忘儆戒
年豐猶自念寒飢
乍聽漏滴疑搖珮
纔報雞鳴已進衣
君道克終當致慎
老臣特此贊惟幾

張太岳文集卷之四

緝熙聖學

神陰已賦聖人資
典學尤勤恐後時
努力寸陰常為指
談經終日竟忘疲
閒觀翰墨情偏愜
坐對縹緲手自披
三帝王心法在文
華高揭即著龜

隆禮師臣

朝朝講幄侍宸旒
忝竊賓師禮更優
替語每勞傾耳聽
腐儒何有格心猷
風雲一代真奇會
魚水千年豈易投
淺薄無能稱獻納
低將丹悃答皇庥

面獎廉能

紛紛計吏集金門
勞遣親煩萬乘尊
共望龍顏瞻日表
近承天語挹春溫
虞詢方岳遺風遠
漢獎循良占道存
知已尚然酬一諾
諸臣何以報殊恩

詔蠲逋負

俄傳綸綍下丹霄
積負如山頃刻消
野老扶筇聽漢詔
衛氓擊壤播唐謠
謾愁朽柚誅求竭
已覺閭閻生意饒
為問 皇仁何所似
旱時甘雨潤枯苗

澍霖應禱

齋居端默自沉沉
精意依然格帝心
萬里春隨溫詔下
崇朝澤並聖恩深
皇穹響合同桴鼓
農扈歡歌勝張太岳文集卷之四

雨金自是聖朝無闕事
不須露禱向桑林

植桑知艱

玉食朝聞撤大官
憫農還見軫盤餐
三推未向天田舉
百穀先從御苑看
宇縣迎和逢歲稔
閭閻鼓腹洽民歡
商風不用歌滕史
冲主偏知稼穡艱

九塞稱臣

幕南秋已靜王庭
月滿邊關夜不扃
北地胡兒能漢語
西陲宛馬盡龍形
屯田督護休乘障
破虜將軍早勒銘
千羽兩階文德洽
九重端拱萬方寧

百蠻歸款

纓聞西馬來天極又見文犀出海濱越馬不煩通蜀
使呼韓已作款聞臣威橫朔漢烽煙息澤暨炎荒而
露均凱奏胡歌祿蠻語紛紛盡唱太平春

恭祝 萬壽無疆二首

太平天子正垂裳鳳紀重開赤室祥萬歲歌聲瀾海
宇千門佳氣雷明光西池雲駕臨仙仗南極星躔騰
壽觴欲頌巍巍那可擬神堯十六御陶唐
拜陳金鏡慶堯年况屬清秋灑景鮮龍袞光中香篆
裊鳳韶聲裏玉卮傳九霄瑞露凝仙掌三殿祥雲捧
御筵淺薄幸霑恩似海謳歌惟祝壽分天

張太岳文集 卷之四

恭頌 聖德詩二首

鳳曆萬年歸 聖主 鴻圖十代授 神孫求言已
見開堯室圖治還能闢舜門獨運英謨開日月共歡
泰道叶乾坤愚臣衮職慚何補擬續卷阿荅 至尊
太平天子御明堂繡衮端垂化瑟張五嶺併乘休戰
士九邊鉦鼓納降王鳳麟並兆人文朗龍虎重開
帝業昌幸際無虞思獻納願將競業對時康

閩丘陪祀有述

蒼益朱甍倚碧空郊壇高峙 帝城東 宸旒肅穆
千官合鹵簿輝煌萬國同上界清都依紫漢泰階黃

懸隱睛虹相如莫獻青鸞賦不是祈靈太乙宮

恭侍 講讀紀事

日日趨承向紫清石渠天祿未為榮敷陳固以惟仁
義躬直還因際 聖明愛聽賢言頻促席親勞 御
手為調羹微塵敢謂禪山岳祇竭葵衷一念誠

春日侍講

御爐香裊袞衣垂虎觀橫經侍漢儀風度雲編香細
細日臨春仗書遲遲懸情雙白身難乞報國孤丹
主自如歸向綸扉清漏午還將簪筆紀芳規

皇上祝 聖母

張太岳文集 卷之四

寶曆躬膺理萬方流虹初發慶源祥文中頌德稱堯
舜膝下承歡有帝王運撫日昇人共泰慶逢陽至景
初長 慈闈罔極恩何報遙指南山祝壽康

遼左大捷

霜戈一指靖遼陽露布星馳入未央天子垂衣多廟
算將軍汗馬自鷹揚絲綸獎借承殊眷金紫輝煌出
尚方帷幄敢言能決勝獨餘忠盡佐時康

慶成侍宴

大庭酬宴慶郊成魚藻歌騰見錦京日照千花明袞
繡風和萬籟協韶音 宸情喜覺春生面天語頻傳

酒滿觥交泰正逢千載會謗才何以佐昇平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應制二首

天位艱難保泰年昔賢獻納有遺編圖陳虎觀開細
帖喜動 龍顏促講筵問道軒官風自遠談虛漢殿
席空前恭逢 帝代師臣禮彤管長令奕世傳

形幃高敞翠華臨納誨先陳大寶箴造膝從容承顧
問當展延佇見虛襟酒池瓊室傷心麗塞纒垂旒鑿
古深天藻慙懃清漏午愧無明保作商霖

上林春曉

淑澂初添太液波春光常在鳳城阿新鶯漸與仙韶
張太岳文集 卷之四 五

合細草偏宜御輦過旌蓋紛紛隨日轉杏花灼灼倚
雲多太平樂事應無限願以時成和舜歌

題荷花應制

宮沼澄河通太液天葩的歷炫新粧移來玉井根原
翼開向瑤池色倍光細細香風隨鳳輦霏霏輕露濕
仙裳碧筒長喜頤芳醞願祝慈齡萬禩康

玄兔

會同瑤臺伴月輪今來文罔瑞昌辰靈九搗就千年
藥鎖屑鍾成百煉身黜質元因鍾水德緇衣豈是染
京塵還將老下玄玄義為祝 君王萬萬春

黃鸝鳴

會隨大士翔南海今奉 慈顏集上方色借銅龍增
氣象影搖金鳳共輝光合靈省識三株樹解語能稱
萬歲鵬不信黃中符地德為看仙鳥應休旌

五色鸚鵡

帝遣靈禽獻壽來聲聲頻勸萬年杯彩衿色奪宮花
麗綺翼遙凝瑞錦裁照影池娥猶自讓調音翠燕定
應猜徒聞王母三清使馴擾何如在 帝臺

玉兔

水輪高挂碧雲端玉質身依玉宇寒萬里山河天外
張太岳文集 卷之四 六

過千秋宮殿鏡中看吸殘桂露花長在搗就瓊霜夜
未闌已伴嫦娥遊帝闕更隨王母奉仙丹

題畫貓應制

丙苑馴來有歲年雙雙彩色此堪憐同行花驛雕闌
外小踞風生繡榻前窮穴已知狐鼠盡芳春惟見蝶
蜂翩微軀何幸承恩賜率舞應居百獸先

聖壽朝賀

高秋馳道人輕寒佩玉珊瑚曉漏殘蓬海祥丹青鳥
信伯梁仙掌露華團萬年景運過周歷 二殿威儀
靡漢官拜首嵩呼 天仗合 鑾輿遙在紫雲端

送羅比部守寧國

鳴蟬落木玉關秋，愁見河梁一葉舟。
雲物共憐燕市客，風流遙憶謝公樓。
鯨波橫海曾多事，虎竹分廷借遠籌。
二十二峰明月滿，思君當在最高頭。

韻

壬戌秋先此再遊紛紛涼月玉觥浮，關中寒杵星河動。
塞外清茄几席秋，二妙相過憐北極，雙魚寧惜滯南洲。
狂歌翊翊天風發，未論當年赤壁舟。

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張太岳文集卷之四

七

野殿虛無生紫煙，薜蘿古栢相新鮮。
佳辰已是中秋近，萬里清光自遠天。
遲客不來思玉軫，翁生善琴飛觴得句信瑤篇拂衣聯臂雙河寂聞曲循歌聽杳然

賦得秋色老梧桐

涼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尋殊可憐。
蕭蕭落葉當寒井，瑟瑟悲風起暮煙。
疑有鳳皇鳴碧幹，不堪哀怨付清絃。
皎月夜窗閑對汝，外人誰識子雲玄。

送初幼嘉年兄還郢三首

燕市重來二月初，翩翩意氣曳長裾。
金門未售甘泉賦，玄室何人問子虛。
太乙夜燃東壁火，天池時化北

冥魚乾坤歲歲浮，春色環珮相將侍禁廬。

黃鶴樓中憶舊行，白蘋江上此離觴。
天邊日氣殘鳩鵲，帝里星華照鷓鴣。
燕士從來先郭隗，漢庭那得老馮唐。
思君何處堪情切，草色青青滿建章。

秋深鴻鴈落汀洲，嘹唳西風動客愁。
月下綠尊同郭曲，天涯青眼對吳鉤。
蕭關笳鼓驚寒燒，澤國芙蓉念

秋日集曾工部宅得天字

曠色城隅殊可憐，西風搖落轉淒然。
三年萸菊逢燕市，七澤椒蘭憶楚天。
海上素秋看碣石，尊前白雪自

張太岳文集卷之四

八

送翁雲松琴士還浙

幽人結屋東華頭，鬱鬱松陰四壁秋。
一點浮雲向天外，半片帆風影挂江流。
廣陵新調驚玄鶴，渭水長竿起白鷗。
歸去不堪千里道，山陰夜雪滿孤舟。

韻江濱梅得陽字

江岸紛紛留野雪，波光歷歷帶殘陽。
寒枝一統已春色，輕萼數點亦幽香。
行人欲折情可寄，辭客相看思欲狂。
賴與乾坤壯孤寂，獨隨山月映茆堂。

塞下曲

九月西風塞草殘胡沙黯黯點征鞍一聲羌笛吹關
柳萬卒雖戈擁賀蘭都護長纓勒廟略單于遠道伏
長安漠南坐覺烽煙靖天漢嫖姚可易看

送王邑博之定海

高天寒色逐金莖青劍翩翩此獨行朋酒不堪燕市
別客槎因與越潮輕鄭虔自屬傳經望楊子誰憐賦
賦情到日即看池藻綠 先被魯諸生

江中對月得郎字

秋夕蕭森泛野航菰蒲遠棹動清涼萬山月色侵虛
幌十里江光入巨觴影入魚龍看歷歷露團萑葦見
張太岳文集卷之四 九

漢漢好懷欲向騷人遺太白那能起夜郎

范北都魯工部洪山人夜過得龍字

薊門寒日落千峰莽莽流雲翠欲重海內文章幾楊
馬天涯笑語自人龍石爐對集憑杯酒城折齊鳴禱
禁鍾時事未堪愁裏論九關何計息煙烽

王明府之吉水席上致別

因君倍憶楚江潯江氣蕭森秋色深黃菊紫萸堪在
把雙魚孤鴈自驚心明妃村樹已空寂王燦樓臺還
古今斗酒相看不成醉西風愁聽搗寒砧

懷曾水部

郭外衝泥野雪侵別君之後思逾深空臨不分題擲
典尺何孤入杜心寒榻一春應凶莽芳尊幾日復
招尋匣琴莫向雲岑鼓怪聽山中有鳳吟

省中對雪再用前韻

客裘二月尚寒侵遠色驚看雪霰深省曙珮環消薄
領關河鴈鷺繫愁心誰家羌笛那堪聽何處梅花不
可尋入夜抽簪星漢動琅琅疑是海龍吟

韻

省中春望次吳侍御房山喜聞倭退寄郝侍御

長安西望浮晴色片片春雲護遠峰遼海烽煙收羽
張太岳文集卷之四 十

傲漢家宮闕隱歌鍾烏啼欲翹天風度條變猶憐夜

雪封江上早梅紛可折江南驛使未相逢

再次吳侍御別陳侍御韻

蒼珮同趨玉筍班三年裘馬寄燕關厭看春草新官
舍賴有瑤華破客顏碣石孤峰雲外出蓬萊雙鶴斗
邊還相期共拾天門月遲爾青蘿翠壁間

送周北都慮囚江南便歸省觀二首

珂珮相從侍 玉墀分曹猶寄白雲司尊前清笑看
長欽月下狂歌岸接羅別浦菰蒲涼氣早遠村鴻鴈
客心知晉陵吳苑堪乘輿料爾登臨起壯思

庭開喜氣覺全舒使節翩翩指舊廬綠鬢錦袍還
氣自魚青荀自庭除晚風吹浪江南棹秋水悵人刺
北書欲與文園拾瑤草相期何日返征車

左闕校閱除書

微風曉度禁城西溝水芙蓉拂玉隄浴鷺衝波還泛
泛鳴蟬泣露故淒淒爐煙征射仙人掌寶錄新開御
墨題序進泰隨郎更後自慚通籍在金閨

送梁鳴泉給諫冊封晉藩

已欣勝覽馳千里况捧綸恩出五雲唐叔圭桐初啓
音漢皇簫鼓憶橫汾金鞵路指黃河近玉佩香從虛
張太岳文集卷之四 十一

省分遙想諸藩爭誠面中朝及直向來聞

病懷

驚禁水 思憶往年西清幾聽漏聲傳青旂簇伏園
仙陞黃表開山奉御遊沈滌宵疑雙掌露燎光晴映
九霞天滄江一臥彌年歲紫極空瞻象緯懸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

吳州圖為沈封君題

颯颯復見沈休文棲隱芳洲遠世氛白社相將鴻鵠
侶青尊獨與鷺鷥羣石門天淨邀新月瑤瑟秋深鼓
暮雲華省更看瓊樹好黃麻已向漢庭分

壽王觀吾封君

襄陽自昔多耆舊龐德千年復見君綠鬢投簪憐豹
隱青山濁酒狎鷗羣極星入夜天中爛桃實驚秋海
上分才子獨留金馬在高堂應望楚墟雲

張太岳文集卷之五

夜過吳侍御得來字

客裏那能數舉杯楚山燕岫各徘徊踈籬兩見黃花
發絕塞重驚白鴈來霜落金莖楓葉晚風生繡身角
聲哀高名季子慚同調簪筆瓊瑤落上台

中秋前再過吳侍御得陽字

霜空征鴈送斜陽涼月紛紛滿建章影落明河搖彩
筆光浮太液照霓裳梧桐驚見燕山老橘袖因懷楚
澤黃望後清光還自倍天門那惜更飛觴

味秘草堂卷為直卷王孫賦

別業初開小苑東翠微佳氣鬱葱葱瑤章驚錫蓬萊

關羽節高懸太乙宮採藥但教雲作侶應門常使鶴
爲童獨憐塵世遙相隔惟聽瓊簫度碧空

送涂司理之叙州

爾夢刀州初拜官風塵須借惠文冠十年離別交情
在千里馳驅蜀道難飛舸乍移紅樹晚懸旌直指翠
屏寒輶軒更暇探幽典爲訪君平舊肆看

聞警

初聞胡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北秋間道絕須嚴斥
堠清時那忍見氍毹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轂誰當萬
里戾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

張太岳文集

卷之五

月夜登城

一葉已落人間秋夜澄江空烟霧浮月光入水影明
滅霜氣薄人風蕭颯沙鳥欲宿寒未穩城烏驚棲啼
不休酒醋對客發幽興清嘯劃然滿滄洲

送方金湖之寧津

車馬蕭蕭過上蘭都亭肯酒強爲歡已知天地共行
客不爲別離愁路難汲黯積薪緣宦拙長公道道薄
微官誰憐十載河陽令還向風塵拂舊冠

遊南海子

芳郊秘苑五雲中猶識先皇御宿宮碧樹依微合

雨露朱堯竊窳鬱煙虹空山想見朱旂繞關道處疑
王筆通此日從臣俱寂寞上林誰復嘆才雄

慰劉生臥病苦吟

瘦雁何事日長吟却以齋居思轉深樞轅不忘千里
忘病鴻終有赤霄心軒車入市誰相訊容髮經秋恐
不禁肯與畱侯同辟穀碧壇瑤草共幽尋

李石麓晉翰學入直撰文遙賀

魚珮初懸入禁闈水衡新寵奉恩輝沉香花發仙
人藻雲錦裁成帝女機直禁曉瞻溫樹近退朝宵捧
御蓮歸上林有鳳棲梧竹却放冥鴻海外飛

張太岳文集

卷之五

元日望闕

北闕朝元憶往年趨承長在日華邊青陽御蹕乘
春轉黃道諸星傍斗旋鎬宴竝雷歌湛露虞庭率舞
聽鈞天江湖此日空愁病獨望宸居思渺然

元日感懷

青鏡流年惜暗移江湖潦倒負心期被朝楊子玄猶
日未老安仁鬢已絲安仁三十有二始見二毛直北
余年與之同而髮亦點白烟雲占斗氣隔江梅柳媚春姿閒愁底事淹芳序且
盡尊前栢葉卮

和貞一王孫八嶺山韻

和貞一王孫八嶺山韻

千河旌控紫庭曙煙晴抱日華明山蟠王氣藏真
宅草綠春心愴孝情笙鳳度雲迴仗影洞龍銜雨聽
松聲仙城杳靄何因見悵望青霄聳翠屏

寄胡劔西太史二首

文園臥病歲華移又見飛花楚水涸向煖愁看江燕
舞懷人心許塞鴻知劔懸牛斗離當合書隔雲霄未

可期遠夢關山那易到祇看梁月慰相思

橘性從來木易移鷗情長愛水雲涸投膠約在終相

憶附驥才慳却自知北極星辰瞻瑞彩東山蘿薜慳

幽期喚愁江草年年綠欲折靡蕪寄所思

張太岳文集

卷之五

四

留別新鄉方大尹

迢迢雲山十日程旅懷真爲故人傾夜燒紅燭催春
酒曉借鳴琴寫別情官舍柳青紫去旆河陽花滿送

啼鶯天涯離合堪惆悵愁聽行歌唱涓城

壽馬年兄母八十

南歸已遂榮親志春酒初傳獻壽杯駟馬車從天外
轉六菴仙自海中來光移玉樹霓旌動春綳庭花舞

袖迴况是茂陵詞賦客可無高詠續南陔

送譚少石之湘鄉

迢迢不可任湘江湘浦碧雲深春湖水泛桃花

色沙嘶烟舍苦竹陰歧瑟幾聽江上曲登樓一寄日
邊心青霄遲爾雙鳧翼吊古休爲楚客音

和荅龍湖閣老舟中見示

風煙悵望三伏迴奎壁遙連八座明海內幾年公輔
望士林今日斗山情天書珍重瑤華贈秀句花從彩

筆生樗散獨慚倍植舊謾同桃李向春榮

雪中招友

東風吹雪迴生姿小徑先分玉樹枝陰合野雲愁日
暮凍合宮柳訝春遲多情未減山陰興寂寞能忘北

郭思已辨香醪供晚醉莫辭泥滓負心期

張太岳文集

卷之五

五

九日宴汪年兄宅得清字

風物淒淒秋滿城况逢佳節不勝情雲明遠塞翻鴻
影霜入疎籬見菊英海內弟兄歡促席天涯踪跡自

飄萍未嗟萬里長爲客坐對尊尊笑語清

贈貞菴王孫二首

緱山帝子本胎仙曾種華池玉井蓮江上初聞小有
洞年來不住大羅天雲緘寶錄傳丹闕鶴引金輿駕

彩煙白晝果能生羽翼淮南何羨枕中編

龍車虎駕拂煙開來往青霄日幾迴曾向麻姑問滄

海每隨松子駐蓬萊玉笙吹月聞天樂珠樹留雲履

世埃我病欲求鴻寶訣自知塵膏少仙才

送楊生南歸

清時不獻太平書為復還從江上居
芳草暗隨鄉夢合孤雲爭似客情
疎南山霧雨文初變溟海扶搖翮
未舒知子少年思養晦歸來不是憶鱸魚

送呂都諫叅知秦中

百二山河何壯哉旬宣使節自天來
不緣重地須人望青借中郎出帝臺
騎驛秋辭燕樹渺省薇晴傍日采開
春明暫隔休惆悵卿月遙占賜履回

送林儀部視楚學

張太岳文集卷之五

六

少年蘭省藉時名南國儒臺簡命榮
敷教祗遵虞五典傳經曾擬漢諸生
鶴飛濼次樓還古龍起湘江水尚清
扈蹕勝遊今十載因君重憶楚山程

送陳見吾考績南還因寄親友二首

把臂都門問所如煙花南望引征輿
章華臺畔啼鶯後杜若洲前見燕初
候吏重瞻仙令舄路人爭羨馬卿車
張衡已著思玄歸少從君繞故廬

幾度思歸病未廖那堪送子向南州
帝城花滿離亭曙江國春殘杜宇愁
旅客獨傷魂渺渺征人長憶路悠悠
先憑一寄南中友相見猶疑在暮秋

觀音巖次羅念菴韻

上方重閣晚依依飛錫何年此息機
行盡碧霄平有路坐看紅樹不知歸
法身清淨山長在靈境虛無塵自稀
欲借一枝栖野鶴深公應笑買山非

贈沈山人次李義河韻

蘇耽控鶴歸來日李泌藏書不仕年
滄海獨憐龍劍隱碧霄空見客星懸
此時結侶煙霞外他日懷人紫翠顛
鼓棹湘江成遠別萬峰回首一凄然

宿南臺寺

一枕孤峰宿暝煙不知身在翠微顛
寒生鐘磬宵初徹起結跏趺月正圓
塵夢幻隨諸相滅覺心光照一燈燃
明朝更覓朱陵路踏遍紫雲猶未旋

七

出方廣寺

偶來何見去何聞耳畔清泉眼畔雲
山色有情能戀客竹間將別却憐君
瘦節又逐孤鴻遠浪跡還如落葉分
塵土無心畱姓字碧紗休護壁間文

潛江憫澇

水齧平隄沙岬迴野田空見荻花開
江濤挾雨秋仍壯燕鴈衝寒暮獨來
歲晚風霜欲客枕夜深燈火倚漁臺
悲時亦有江南賦愁聽荒城鼓角哀

漁臺悲時亦有江南賦愁聽荒城鼓角哀

應城訪李義河給諫宿古城寺

茂陵同病復何如強半秋來未有書豈為浮榮愁墮
甌須知世路可翻車青霄結綬誰相引白首論文獨
共予世事繽紛那足問隔江東畔有鱸魚

吳大尹道南見訪古城寺揚溫泉李義河張陽

蘇李方城夜集
山寺移尊接几筵薛門蘿徑隱蒼烟江涵鴈影秋將
盡月散林光夜不眠傾蓋喜逢東魯彥八疆初聽武
城絃虛慚淺薄參同志記取風流起後賢

泊漢江望黃鶴樓

張太岳文集卷之五
八
楓霜蘆橘淨江煙錦石遊鱗清可憐賈客帆橫雲外
見仙人樓閣鏡中懸九秋槎影橫清漢一笛梅花落
遠天無限滄洲漁父意夜深高咏獨鳴絃

山居

林深車馬不聞喧寒雨瀟瀟獨掩門秋草欲迷元亮
徑清溪長遶仲長園蒼松偃仰雲團益白鳥翻飛雪
滿村莫謾逢人語幽勝恐驚樵客問桃源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午夜祥雲繞太微 聖明開運六龍飛簾韶享帝聲
容盛玉帛來王曆數歸寶幄天光臨負展金輿春色

映垂衣微臣快覩唐虞際三祝堯年仰曙輝

春日禁中卽事

馳道春歸入建章九重花卉動年芳浮雲細細生城
闕晴雪霏霏濕苑牆 內殿徐停紅羽仗 御屏高
閉紫金床日長退食天門裡慚愧中朝鸞鷲行

送楊孝廉下第歸

曾於鑑院窺奇藻直擬長江倒映來白壁何人收楚
璞黃金空自築燕臺因歌蜀道愁征騎還向龍門歎
暴鯁狗監若論文似者漢家終憶子雲才

病懷

張太岳文集卷之五

九

白雲黃鶴總悠悠底事風塵老歲年自信任公滄海
客敢希方朔漢庭仙離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達
九天獨坐書空不成寐荒蕪虛負北山田

度河

十年此地幾經過未了塵緣奈客何官柳依依懸雨
細客帆渺渺出煙多無端世路催行劔終古浮榮感
逝波潦倒平生江海志扁舟今日媿漁蓑

七夕詠戲呈曹紀山館丈

河漢佳期已曠年人間天上兩相憐雙鸞暫照今宵
影一水還訂隔歲緣涼入畫屏秋紗紗光搖銀燭夜

娟娟誰知更有嫦娥冷獨閉瓊樓只自眠

西內卽事二首

紛紛羽蓋拂雲來冉冉霓旌下帝臺朝退玉宸香滿
袖液分仙掌露盈杯靈符關鶴來三島寶劍飛龍運
五雷夜見靈光照城闕不知河上放燈廻
海上羣仙一一來泉雲紆霧擁香臺下聽天籟和瓊
管更取霞漿泛玉杯祝 聖萬年同海岳驅邪三界
走霹靂青霄來往須臾事爲問仙車日幾回

對菊

客愁何意玩芳菲祗愛幽香冷浸衣物色暮看秋後
張太岳文集 卷之五 十

景寵光晴借苑邊暉餐聞楚調心還折採向陶籬願
已違今夜一枝聊對汝竝憐孤影月中微

鍾山堂

卜築蘭堂歲月深地幽偏稱結廬心看山不碍翠微
色近市渾無車馬音直以舊菴開駿業還將篇籍代
巖金謝家庭樹依然在爲報新枝已滿林

送袁少叅之廣東

粉署淒涼近已十秋更看旌節向南州未論岐路關離
思且喜山川得勝遊海近十洲波不湧花明五嶺瘴
全收甸宣萬里經行處想見棠陰滿道稠

五首於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言排律

扈從齋壇賜觀齋宮温室紀恩

漢時卿雲麗同郊旭景妍鈞陳依太乙仙蹕駐甘泉
清吹喧馳道齋宮謁上玄紫壇香霧瀉蒼璧瑞光圓
祀典祈宮肅宸綸中使傳九盤分玉饌八寶綴金錢
身似游天上心常在日邊所祈靈貺遠長共聖恩延
便殿奏事紀恩

造膝金華秘承 顏玉陛春便宜條漢事勤已動虞
詞曲踞明臣禮提攜荷聖仁寵褒華袞重香引御袍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六

新下濟天光近傳呼晝漏頻思慈同地厚僂僕欲墻
循臣奉台衡久偏承魚水親壘梅懸 聖藻蒲柳寄
微身主聖惟將美才踈媿演綸所希常道泰千載慶
茲辰

賜御膳紀恩

遲日明青瑣薰風捲絳綃金盤從內捧玉食荷親調
入碗冰同瑩流匙雪未消加餐天語重借筋主恩饒
多幸陪經幄無能酌斗杓輕身如沆瀣藉手媿瓊瑤
愷樂追魚藻賔歌叶鳳韶願言均聖澤耕鑿戴唐堯
擬咏四時山水花木翎毛畫四首

春

紫陌晴雲靄青郊淑景新穠花爭咲日好鳥亂鳴春
卷幔湖光入鋪茵草色勻芳菲分帝苑發育總皇仁
山鎖秦人里烟迷樵客津隔林催布殺聖主正歌幽

夏

萬頃煙江濶千章灌木榮盤渦深浴鷺密葉暗藏鶯
原野雲爲嶂河洲柳作營遊鱗牽犴亂舞燕掠花輕
雨氣消煩暑山光送晚晴皇風披宇內不借五絃鳴

秋

清商臨素節江上起層陰蘆荻芳洲靜芙蓉曲徑深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六

二

秋聲動幽竹凉意入疎林過鴈黃雲影殘蟬碧樹首
露華全綴玉菊蕊半舒金爽氣長空淨披圖覽唐襟

冬

祈年勞聖慮瑞雪積瑤臺野竹凌風勁山花破臘開
草枯霜隼奮林暗暮鴉來汝國人方臥衡陽鴈未回
暖催燕谷黍寒盡隴頭梅會見青龍轉春風遍九垓

題孫公遺愛祠

山拔天門峻湖連漢水涵惠人不可見此地有遺祠
邑是滄浪匯民愁沮洳危自公驅五馬衛命總嘉師
抒抽憂忘屋幽筑前寒接野荒開沃壤通豁起蒼漢

政以催科拙才緣盤錯知潛沲疏惠澤巖谷被恩私

績奏吳公最人懷杜母慈來沾甘雨潤去望德星移

廟貌存遺像豐碑表去思有靈歆俎豆無地返旌旗

萊竹含新穉甘棠老故枝高風長逸矣懷古獨嗟其

駿發光逾遠鴻麻款未衰生申鍾岳秀夢說起巖居

廓廟瞻風雅雲霄振羽儀衣冠誇奕世聲藉冠當時

運偶龍興日恩須鳳詔馳榮名兼世美千載仰芳規

上林春曉

禁苑春光曉皇州霽景浮淡煙籠細草晴旭抱重樓

鳥影林稍亂鶯聲花外留紅殷桃雨暗綠散柳風柔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六

三

拂曙寒猶峭侵衣露欲流葱蔥佳氣裏春在五雲頭

秦陵春祀

孝帝藏靈地千秋寢殿崇當年開鑄鼎此月想遺弓

聖澤流寰宇神真妥闕宮山河春寂寂松柏鬱葱蔥

玉盞晨光合金燈夕照空幸來陪初祀瞻恋五雲中

壽嚴少師三十韻

雲紀中興聖星精命世賢千秋真遇主八柱已承天

嶽降生申日巖居夢說年作霖龍馭起華國鳳儀審

握斗調元化持衡佐上玄聲名懸日月劔履通星躔

補筴功無匹垂衣任獨專風雲神自合魚水辨無前

已屢經綸手兼司風雅權春華霏漢翰宮錦麗瑤編
潤色皇猷遠鋪張帝業鮮語緘温樹密宴和栢梁篇
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歸寂若晚節更怡然
密勿孤忠勵儀刑百辟先還將調燮理却養壽祺綿
德邵身彌健形和氣自延三朝見元老七突儼具僊
不覩松喬壽焉知柱石堅條風初變律淑景正催妍
瑞靄浮南極長庚耀嶺嶼沙明堤騎擁雲濕羽衣翩
垂柳搖金屈飛花簇玳筵壽增知幾萬桃實又三千
鶴出傳瑤島鵬霄駐彩旄雲仍看接武春色上華顛
曆紀莊椿固功存汗竹宣畢公年未艾裴相望踰懸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六

四

福迓天休永名因帝眷全所希垂不朽勳業在凌烟

梅中含有作邀余賦

淨含梅花發娟娟挺玉姿猶憐殘雪在故傍煖雲垂
地僻塵逾遠簾疎影並移馨香祇自惜攀折欲誰貽
客有廣陵興逸題東閣詩春愁依墮盡鄉思繞南枝
翮管那能賦尋芳似有期孤英聊足對莫向笛中吹

朱漢水墓

管別余將隱同吟漁父篇今來君已歿獨見茂陵阡
劍解嗟何及膏焚祇自憐清秋薤露湛霄漢客星懸
去已今誰在交情涕泗漣江迴流恨水山晚結秋烟

天塊同浮幻風塵豈息肩長途今若此吾道轉淒然
役役勞生夢紛紛世網牽寧知暇遊者不愛此長眠

栢亭

手植凌霄幹葱蔥已數尋蕭森含野氣蒼翠落庭陰
坐處雲團蓋吟成月滿林栽培元有意霜雪竟難侵
影接松峰暗香分桂苑深幸承玄景蔭長伴歲寒心

七言排律

恩

遼左奏捷奉 諭以授略成功賜白金襲衣紀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六

五

烽火遼陽暗虜塵鷹揚猛將事專征洗兵青海朝氣
盡牧馬天山暮雪平都護近乘高闕塞匈奴新款受
降城幄中央策臣何有天上垂衣 主自英瑤札忽
傳奎藻麗錦袍重解聖恩榮讓功真見虞廷美偃武
還看禹德明四裔只今歌有道書生何用請長纓

七言絕句

應制題畫鹿四首

濯濯仙姿傍碧山瑤光應散在人間祇今周圍歌攸
伏不數西池獻白環
呦呦頓仰似親人伴鶴叅猿復幾春何事便無芳草
總為呈靈帝感皇仁

吸露栖雲幾歲年從蒼得白轉為玄
豈立不托荒蕪
乘空野唯鳴漉樂遊

中林騰倚偶成三雜樹青蒨性所其
上花嬉遊今已
足好歸衡岳伴漁艖

應制題畫漁人二首

生翁寫就錦江鱗彷彿辭波上釣綸
見說周王歌在

莫願歸靈沼泳皇仁

弱柳文絲繫錦鱗馮誰獻作大庖珍
若非渭水持竿

客定是桐江把釣人

應制題畫馬

張太岳文集卷之六

六

神駿元從西極來權奇傲儻是龍媒
君恩放與眠芳

草騰達終須萬里才

應制題四景翎毛

內苑桃花爛熳開萬年春色在蓬萊
靈禽自解傳人

語也向君王祝壽來

錦樹丹葩照日紅雕闌翼引薰風瑤池
不是來王

母青鳥何由到漢宮

踈篁叢菊彩始始馴鴿飛鳴態宛然
幸得長雞金屋

裏不愁鷹隼擊高天

苑樹凝寒雪未消漸看春色上梅梢
芳林自可容鳩

拙不向南枝借雀巢

應制咏瓶花六言二首

彩筆圖將瑞萼金瓶貯取仙葩
冉冉清香氤露盈盈

麗色凝霞

旖旎一叢春色歲蕤數朶寒香
不是丹青造化誰知

禁苑芬芳

漢江古意

漢江東流風揚波南船北船愁
經過舟師縮手抱雙

槳對客唱公無渡河

襄陽渡頭春可憐襄陽城北花
含煙大隄高樓酒初

張太岳文集卷之六

七

孰歡今且駐木蘭紅

安肅道中雪

二月燕山雪尚飛薄雲籠日轉
霏微官橋細柳仍含

凍何處飛花點客衣

自兜率往南臺行空霧中

祝仙兜率接南臺十里煙雲總
未開咫尺前峰看不

見劉郎何路出天台

水簾洞

誤疑瀛海翻瓊浪莫擬銀河落
碧流自是湘妃深隱

處水晶簾桂五雲頭

聽泉

恰向峯頭窺日出還來松下聽泉鳴飛濤跳洑幾千
里轉石轟雷一夜聲

飛來船石船桂山畔

石艦飛來幾閱年半落不落雲中懸何當棹向銀河
去直取支機下九天

應制白鶴吟十首

白鶴辭飛下九重羽衣猶帶露華濃清音嘒嘒和仙
樂舞影翩翩遶帝宮

仙禽本是仙人驥不向人間振羽毛為愛帝城多玉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六

樹故隨仙侶下丹霄

青鸞為侶鳳為媒萬里遙從閬苑來啣得瑤池金母

信海桃重見數株開

嘹嘹清唳隔蒼煙片片明霞透御筵金簡忽傳天上

字東華初紀大椿年

玉宇翱翔自玉京九霄頓覺往來輕昔隨子晉登緱

嶺今奉仙皇侍紫清

九華宮闕逼雲開冉冉靈光擁帝臺不信仙真臨上

界為看瑞鶴遶天來

度盡煙霞幾萬重夜深還宿蕊珠宮馮誰授得長生

術一點靈砂滿頂紅

萬里雲霄見羽儀碧天秋日影離離祇緣呈瑞來仙
苑不是乘軒戀玉堦

來時玉雪盤空下舞處瓊雲繞座霏聖主萬年臨紫
極仙禽長傍帝鄉飛

素衣不受市塵侵飛息長依御苑深解祝君王千萬
壽一聲聲出五雲岑

題呂仙口號十二歲應試作

這個道人黃服藍巾分以認得却記不真呵呵元來
是醉岳陽飛洞庭姓呂的先生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六

題竹十二歲應試作

綠遍瀟湘外疎林玉露寒鳳毛叢徑節只上畫頭竿

文華殿對

念始終典於學期邁殿宗於緝熙單厥心若稽周后

○披皇圖考帝文九宇化成于几席游禮闕翔藝圃

六經道顯於美壻○四海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萬

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餘○縱橫圖史發天經地緯

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西崑峙羣玉之

峰寶氣高騰冊府東璧耿雙星之曜祥輝遙接書林

六卷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七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辛未會試錄序

隆慶改元之辛未復當會試天下士屆期禮部尚書
臣晟侍郎臣希烈臣大綬以請 上若曰茲額後登
獻惟重典其命輔臣居正典試學士調陽輟講進事
副之臣柢奉 明命不勝大幸伏念臣一芥草茅經
術淺陋往荷 先帝簡拔侍 上於替邸時時誦說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所聞得效啓沃及 上登九五錄用舊學即 召臣
入贊機務一歲中遷至孤卿夙夜兢兢念 皇上所
以拔任臣者即捐糜一身何足用報惟當蒐羅天下
才雋以布列周行共熙 帝載庶足以仰酬其萬一
爾有告臣曰某也賢克稱厥位輒手記而心存之薦
達之恐後某也能克任厥職亦手記而心存之薦達
之恐後然負奇抱藝伏在草莽者未有以聞也乃今
謬司校文之任得以盡觀天下士簡沃而蒐拔之則
所知益廣所薦達益多而區區圖報之忱亦可藉是
以少塞矣豈非臣之至幸至幸者與乃以二月己亥

偕臣調陽及內外諸執事陞辭入院合兩畿諸省前
後所貢士四千三百餘人如故事三試之戒諸執事
咸既乃心試題必明白正大無或離析章句以為奇
異無或避忌趨好以長諛佞檢文必崇尚雅正無或
眩華遺實以滋浮靡有能綜覽古今直寫胸臆者雖
質弗棄非是者雖工弗錄蓋閱二旬而告竣遵 宸
斷取四百人梓其姓名與其文之優者為錄以獻錄
既成臣與臣調陽暨諸執事聚而觀之曰文不近實
矣乎僉曰實矣士能盡如其文矣乎曰未可知也雖
然既以是取之敢不以是望之願諸士脫荆榛而登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王庭猶未知 上意之所嚮與已之趨者宜何如也
臣請告之以定厥志臣聞世之治也恒自文而返質
其既也恒自質而之文昔者孔子欲損周之文從夏
之忠而不可得有能究禮之本者則深嘉而亟歎之
誠達於時宜如此也明興二百餘年俗凡幾變矣我
皇上嗣大曆服於茲五年懸象布令作則垂範一切
務剝剝枝蔓以崇本質省章奏之繁詞 握默運之
元柄言不漸工期盡誠款行不斲卓取裨實用 側
席寤寐惟欲得忠信誠懇直諫不欺之士而任之故
臣敢以諸士進夫帝有帝臣王有王佐霸有霸偶

今上所修帝道也諸士固且願焉 帝臣其尚一乃
心端乃志母作偽以亂真母矜名以示異母竅言而
不中其實母詭故而不近人情寧拙而遲母巧而速
寧有瑕而為玉母似玉而為石忠信直質以事其
上若是斯可以為 帝臣而無負於今日之舉矣不
然是 主與臣意異矣臣 主異意不能治三家况
天下乎臣事 皇上久竊有以闕 上意之所在故
於諸士始進之日而告之以此夫士有才而不以進
有司之過也 主德不宣申令不熟標準不立約束
不明臣等之過也 主德已宣申令已熟而衆弗率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三

進帝鑑圖說述語

右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臣等既論次終篇乃作而
歎曰嗟乎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傳曰千年一
聖猶旦暮也詎不信哉夫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
世主更幾姓久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中間又
或單舉一善節取一行究其終始尚多可議其完善
樂懿卓然可為世表者纔什一耳可不謂難哉天祐

我明 聖神繼作臣等嘗伏讀我 祖宗列聖實錄
仰稽創守鴻規則前史所稱聖哲之事無一不備者
略舉其槩如 二祖之開基靖難身致太平則堯舜
湯武功德並焉典則貽休謨烈垂後則漢綱唐日巨
細具焉 昭皇帝之洪慈肆宥培植國脉則解網澤
骨之仁也 章皇帝之稽古右文勵精圖治則宏文
延英之軌也 睿皇帝之聘禮處士訪問治道則蒲
輪玄纁之舉也 純皇帝之親愛諸王厚遇邸邸則
惇睦友于之風也 敬皇帝之延見羣臣曲納讜言
則揭器止輦之明也 肅皇帝之心存敬一治本農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四
桑則丹書無逸之箴也 皇考穆宗莊皇帝之躬修
玄默服戎懷遠則垂衣舞干之化也其他片言之善
一事之美又不可以殫述蓋明興纔二百餘年而聖
賢之君已不啻六七作矣以是方內又安四夷賓服
重熙襲洽迭耀彌光致治之美振古罕儔焉猗歟休
哉豈非乾坤光岳之氣獨鍾于昭代可清里社之兆
並應于今日哉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王配于京
世德作求我明蓋軼有周而特盛矣今 皇上睿哲
挺生膺期撫運又將觀光揚烈以遠追二帝三王之
治焉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右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自古人君覆亡之前大略不出乎此矣嗚曰前人蹈後人戒然世主皆相尋而不改彼下愚不移固無足論主如晉武唐玄莊宗之流皆英雄武又親見前代敗亡之禍或間關險阻百戰以取天下及其志得意盈迷心醜毒遂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其視中才守成之主反不逮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成敗得失之機可畏也哉臣等嘗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實錄與侍臣論及古來女寵宦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叔季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在于此高皇帝曰朕究觀往古深爲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五

用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女寵之禍何自而出厚其恩賚不任以事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則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宦寺便習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不設丞相六卿分職使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禍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則無夷狄之虞淵哉睿謨誠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弗失者也至于端本澄源正心修身以銷災孽于未萌杜間

隙于無迹者則又備載 寶訓及 御製諸書仗聖明留意焉臣等不勝幸甚

少師存齋徐相公七十壽序

往余讀中秘書則公爲之師公相業在嘉靖未及隆慶初而請老今上嗣位公年始及老蓋家居者三年矣余旣爲公門人不自意又從公政府之後諸所爲佐 國家者一惟公是師公生之辰卽不及奉觴爲壽禮宜有言今世稱人仁壽者以爲家人言耳然其理不可易也彼直以煦煦言仁未睹仁體夫仁於乾坤爲元是天地之大德也於人則無偏無黨無反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六

無側無作好惡君體之而相調之公嘗善程夫子之言仁以訓學者蓋其所自得也故其相業海內能言之余未暇論第觀庚戌而上暨于嘉隆君子小人之進退士風民俗之清濁朝廷邊鄙之休戚如陰晴復開如沍寒復煥誰爲此者乎公方且作而不辭生而不有功成而不居應天之道年未及而引退夫貴以身爲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可以託天下淵乎微哉吾以此識仁體矣天道無心誠信皆仁皇極無私與物委蛇子貢稱博施濟衆爲仁孔子告以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故人已一體立達一心是

不必已非不必人名不必已歸功不必已出蕩蕩平
平可以爲天下可以保真可以引年故廟廊亦仁嚴
藪亦仁匹夫匹婦與被其澤亦仁一介不以取予亦
仁由耕野而保衡不以其故增益保衡而復于耕野
不以其故貶損未嘗不施未嘗不濟亦不必於施亦
不必於濟是以常施常濟常施常濟故常仁常仁故
常壽昔漢安昌侯老長安車駕數親臨問而學士不
免疵議宋溫國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言事上亦不乏
問而豎卒遠夷知名稱與宰相司馬隱然倚以爲重
此遵何德哉假令君實耄期無恙天下固願之人情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七

如此天道豈遠哉故公之壽不必吐內導引而長生
久視可懸策已大易爻義乾元取象或潛而勿用或
見而文明或亢而有悔或羣而無首此之休咎不占
可知公畢在田之業崇用九之德高而不亢返于初
潛其道無疆利永貞矣天下方以公爲耆蔡何可一
日無也 天子孳孳聖學銳意太平慕古憲乞之義
屢求舊之思業 詔有司存問異日者將禮三老五
更于太學固我公矣夫仁於天下爲元氣以佐天下
爲元勳故公位爲元臣齒爲元老無論家居矣後來
者遵公約束庶幾畫一之治竊比於宋元祐耆碩者

公何啻君實顧余於呂晦叔何如耳

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今年吾師存翁徐老先生壽登八袞九月二十日其
懸弧之辰也先是居正等從閣中上書言令甲國有
大慶覃恩宇內則大臣致政家居者八十以上有司
以禮存問九十以上遣官存問至于優禮輔臣者舊
則有不可以例拘者嘉靖間大學士王鏊謝遷皆年
屆八十悉得遣問今原任少師徐階今年正八十比
之王謝諸臣齒德相同而勳業之赫奕有非諸臣所
能及者臣等昧死敢邀 天恩幸從遣官之例以彰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八

聖朝崇禮者頌之美上亟報可降璽書遣大行人往
又特賜白金文綺蟒衣於是海內爭相傳頌 天子
至意而吾師洪勳茂德又足以當明春煌煌哉盛舉
曠世所希邁也居正嘗謂士君子所爲尊主庇民定
經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不必身親爲之
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澤自被于蒼生者竊以爲此
兩者惟吾師兼焉當嘉靖季年墨臣柄國吾師所爲
矯枉以正矯濁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槩載在國史志
在縉紳里巷耆長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
功而歸老也則挈其生平所爲經綸蓄積者盡以屬

之居正居正讀書中秘時既熟吾師教指茲受成畫
服行唯謹萬曆以來主聖時清吏治廉勤民生康
阜紀綱振肅風俗樸淳粒陳于庾貫朽于府烟火萬
里露積相望嶺海之問氛廓波漢北驕虜來享來
王咸願保塞永爲外臣一時海內號稱熙洽人咸謂
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親爲之者
也故此兩者惟吾師兼焉夫士君子修身理天下孰
非精神之所運用天既厚吾師精神以發祥于事業
施之後世皆可爲法程蓋其運用也大而久大可以
扶皇極錫庶民之福久可以延世運培萬年之祚及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九

其歸藏林壑頤老烟霞以其餘者授之于人而以其
精者斂而自壽今壽躋八袞而精強神王其聰明步
履雖新壯少年有弗如本之天所以篤祐原與衆異
而吾師自善爲調攝以承天意推此言之自茲以往
度爲百千蓋未可量也居正將次第執簡而修祝焉
懋修曰先公爲此文方病危急且屬續矣趣懋修承
請許頌陽相公具草及許先生稿成而全未用乃力
疾自草及爲徐師相請存問輒皆
自爲之其尊師之心將死不寢也

壽封翁觀吾王年丈六十序

余與宜城觀吾王子同庚子鄉試余時年十六王子
年三十七王子博學邃養厚積而晚發余以童稚淺

薄謬爲有司所錄獲從王子之後其視王子丈人行
也不敢肩隨焉數年王子始仕爲理臨江府晉霸州
太守致仕而其子道甫舉壬子鄉試第一登進士拜
南宮王子自其家來視道甫會余京師相與道故事
敘疇好蓋去庚子之秋二十餘年而余亦年三十七
矣顧視王子則其貌蒼然而光其氣益然而揚神清
體健無殊疇昔而余以多病早衰平居氣不充形臨
事力不副意昔人所謂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憶與
王子並翼秋風同聽鹿鳴當其時余爲少年王爲壯
夫乃今轉盼之間遂成陳跡不惟浮名身外無可控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十

樽卽吾所有之身已非曩時之舊矣是不亦可慨也
哉夫人身百年耳而精神意慮每隨血氣以爲盛衰
往往見人其盛時氣若奔馬顏若樨華或奮於義氣
臨大難決大疑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虎視一世而心
雄萬夫及其形摧力盡志靡心灰蓋有百鍊之剛化
爲繞指者矣故騏驥能於遲暮強弩頓於末力若是
者豈其勇怯疆弱頓殊哉無道以馭之而隨其氣以
爲盛衰是以日徂月化而莫能自止耳夫惟至人有
道之士其天定其神凝其天定故不與世俱移其神
凝故不與形俱散方其壯也衆方馳騫奮勃而彼或

斂之若無及其老也人皆慕德阻喪而彼則鍊之愈
銳四時之變生長獨謝日交代乎前而其守如一則
有道以馭之也故強弱氣也榮瘁形也不作而自強
不澤而常榮非形非氣湛然常存者是不可得而名
言也嗚呼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此哉今年七月
十二日壬子年六十道甫以余有世講之誼斷余言
以爲壽余觀壬子年雖周甲體力方疆別來數十年
精神意氣會不少變蓋若庶幾乎有道以充其形而
不隨氣以爲盛衰者余也知雖及之力有弗逮世務
溷其虛明趣舍滑其思慮常恐日月易往與衆俱盡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十一

追維今昔深用慨然異日且當與王子杖藜擔筇遺
世獨往登祝融躡鹿門以求所謂至人者而證之王
子其肯從我哉

翰林爲師相高公六十壽序

聖賢之學始於好惡之微而究於平治天下好惡得
其平則因應無爲不降階序而萬務咸理書曰天壽
平格保乂有殷言天無私壽惟至平格天者乃壽之
以保乂王家夫相臣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長養萬
物總攝衆職其道鴻矣乃書稱格天基壽保國乂民
不外乎平之一言則致理之要斷可識矣今少師高

公起家詞林已隱然有公輔之望公亦以平治天下
爲己責嘗與余言大臣柄國之政譬之提衡與之輕
重與之低昂而已無與焉在皇極之疇曰無偏陂無
作好惡無偏黨反側而後人無有比德民無有淫朋
是謂平章軍國之理余深味其言書之座右用以自
鏡其後與公同典冑監校書天祿及相繼登政府則
見公虛懷夷氣開誠布公有所舉措不我賢愚一因
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準於理有所彰彈不我
愛憎一裁以法有所罷行不我張弛一因於時無競
競以貶名無屑屑以遠嫌身爲國相兼總銓務二年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十二

於茲其所察舉汰黜不啻數百千人矣然皆詢之師
言協于公議卽賢耶雖仇必舉亦不以其嘗有德於
己焉而嫌於酬之也卽不肖耶雖親必斥亦不以其
嘗有惡於己而嫌於惡之也少有差失改不旋踵一
言當心應若響答蓋公向之所言無一不售者公信
可謂平格之臣已夫皇極之道人主所以斂福錫民
者而佐之實在輔相 今天子恭默虛己委任丞弼
蓋將執皇極之要以斂福錫民而得公平格天之佐
提衡秉鈞斡旋馭運則悠久無疆之業自可不勞而
成天祐 國家亦必將錫之遐齡昇之多祉使海內

熙熙登春臺而享太平公其躋於福壽康寧之域如書所云者必不誣矣余無似獲從公後廿有餘年茲又奉上手詔諭以同心輔政自惟驚下公之才十倍於余何足以仰贊其萬一亦惟以公素所以教我者而共相勵翼以仰副主上之委託則余亦有榮幸焉今年公六十春秋矣翰林諸大夫將以公誕辰奉觴於公而徵余言以爲祝余惟公文章功業炳輝烜赫皆諸君所親見旣已筆之史冊光昭若來世無俟余言第論其學術之與基壽保國又民其道由此且諸大夫列官詞壇踵公芳躅他日皆有平章責者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三

其亦聞余言而得所師承焉

門生爲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

天祐 國家必有耆碩魁壘之士以據鼎軸而幹機衡然後其主不勞而休美無疆之業可衍而昌也自昔有道之長莫如周周之盛莫如成王成王時相業莫如周公史稱公相成王五十有八載其負黼衣而佐嗣王又十有餘年已乃還政而歸東周晉東周者又七年蓋公是時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身爲太傅操冢宰之權而上不疑周道以稷天下歸德焉老成人之重國家固如此今少師中玄高公相

肅皇帝及 今天子有年矣入則陳王道之閎啓乃心納乎 聖聽出則兼冢宰之重鳩衆材凡乎主職以余所暗記按公具之往迹抑何符也公嘗授經天子 天子改容而師事之比叅大政發謀揆策受如流水其著者 肅皇帝憑玉几而授顧命天下莫不聞論者乃罪及方士汗穢 先皇規脫已責公爲抗疏分辯之君臣父子之義若揭日月而行也虜從庚子以來歲爲邊患一旦震懼於 天子之威靈執我叛人款關求貢中外相顧駭愕莫敢發公獨決策納其貢獻許爲外臣虜遂感悅益遠徙不敢盜邊所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七

省大司農芻粟以鉅萬計曹沛淮徐間數苦河決公建請遣使者按視膠萊河渠修復海運故道又更置督漕諸吏申飭法令會河亦安流舳舻銜尾而至國儲用足是時方內久安四夷嚮風天下翕然稱治平矣公猶弗康日兢兢與九卿百執事講究實政甄別吏治問民所疾苦撫摩而噢咻之雖乘土綱繆不助於此矣始公方柄用遭忌者言邾婁不可詰辨公避居東山意豁如也居二年再入政府衆謂是且斷齟諸言者公悉待之如初未嘗以私喜怒爲用舍踰年再上書請解銓務 上手詔慰勞恩禮有加焉雖赤

為遜庸不泰於此矣公才略蓋世又天子師也而
滋益恭親賢愛士寔能容之一事之善稱不容口一
言之當決若江河雖吐握延接不勤於此矣昔公且
修此三者令聞長世為國元老而公之功德爛然後
先爭烈年已六十聰明步履有踰少壯其於上壽猶
擬之也 今天子基命宥密孰與成王賢其委任公
不在周公下薄海內外皆躋足抗手歌頌盛德即余
驚下幸從公後參預 國政五年於茲公每降心相
從官府之事悉以諮之期於周召夾輔之誼以獎王
室此神明所知也由此言之 國家休美無疆之業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五

溢於成周雖有巧曆莫之能得茲於公而卜之矣嘉
平之十又三日為公誕辰公所舉鄉會士百有餘人
斲余言介壽而余為舉其大者著於篇夫春陽煦物
百卉咸榮而迎曦合旭桃李為最諸君皆公桃李也
公今行周公之道萃宇宙之太和躋一世於仁壽而
况近在門墻者乎宜其感悅愛戴倍於恒情云

重刊西漢書序

自孔子沒而春秋絕後之論史者乃獨稱遷因遷據
左氏國語世本國策作史記而固承父彪之後修西
漢書然子長之書雖馳騁該博類取雜家小說以實

之其為文多不馴雅不如固之簡嚴明切叙次有紀
何也遷所涉獵者廣帝王本紀多尚書之文世家列
傳又本左氏家語及楚漢春秋所錄上下數千載間
諸史百氏匪不通貫而固獨取漢書成一家之言以
故其言醇而不駁緝雜彩者難為工製段錦者易為
力茲其所以異也然固雖直述漢事而褒貶論贊比
類引合其意又有存于紀述之外者叙周勃傳而不
錄其汗出沾背之恥叙董仲舒而不載其議和親之
疏忠厚之至為賢者諱志郊祀則備詳于淫黷之制
志禮樂則三復乎仲舒劉向之言凡皆有深意非淺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夫

識者所測也至其準陰陽窮人理總百氏貫古今訓
辭爾雅文質彬彬蓋自史遷以來一人而已世儒皆
喜譏斥前輩或謂固貴諛偽而賤必義又謂叙司馬
遷揚雄傳不當取其自叙而曲記其世系不知作史
之與立言傳道其事不同彼立言者稱度衡量不致
有一言之偏以幾垂訓也至于作史不然要在紀其
實耳雖其是非頗謬于聖人然或出于一時憤激之
言非可為典要也若固所述定邪正推幽隱雖不可
上擬于春秋然下視范曄陳壽之儔俚俗闊略者可
同語哉今議者不本其大旨而特毛舉數事以病固

愚竊以爲過矣語曰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議之正使此輩執筆操觚與固絜其短長所創作或未必逮固而徒紛紛以議之不亦恣輕詆之私傷勿通之誼哉三代而下西漢之治最爲近古所尚皆淳朴忠厚非後世所及學者覽此不獨可以觀良史之才亦可考知其世變也已

刻灤州志序

余嘗披輿地圖觀京師形勢週覽畿甸馮胡之區未嘗不欣然仰皇居之勝也今灤志可見矣灤蓋碣石地自黃帝肇域於涿撫嚮遠遁始被淳風周時孤張太岳文集卷七

竹二子以其國讓又避紂居北海之濱今其俗猶慷慨狷忿尚廉讓有夷齊之風焉然自黃帝以來異姓迭興皆在伊洛崤函之間則灤之距中州蓋數千有餘里或淪沒於夷狄其幸者乃僅同于邊郡耳我國家建都幽冀以控制蠻夷則太行以東薄海皆左輔之地而灤之去京師僅數百里層巒疊嶂迴廻環拱披拂皇風密通天邑蓋屹屹乎重鎮矣嘉靖乙巳養吾陳子以王命來守茲上越明年政成民安百廢具舉乃周視四封躬按往績考世系之傳邇土風之舊喟然嘆曰昔詩人咏歌周業始乎二南豈不以

王風所被自近及遠首乎今灤土亦王郊也予牧於茲一方之事闕而不載上無以比于周風下無以昭示來世余有甚懼焉于是蒐羅載籍博訪耆舊編摩閱暮歲乃成帙彙爲五卷曰世編曰疆理曰壤則曰建制將以授梓馳書請余爲之序夫州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周禮職方所載八索九丘小史之帙尚矣蕭相入關先收秦籍襄郊之述識者病焉夫以宇宙之寥廓萬類之區分古今之沿革陵谷之遷換山川方物詭狀殊形精察強記有所弗逮然據程按讀半武不出于戶而通塞畢諳者以有志焉耳且涑固北

張太岳文集卷七

大

邊要郡也自三代以來雖漢唐盛時猶不能盡諫中國况五季而後蠻夷猾夏腥穢同風寧復知有禮義綱紀民彝如今日者乎今幸而釋椎髻而冠裳又幸而列于畿輔爲聲教之所首被蓋自黃帝至于今世之相去數千有餘載而藩屏之勝絕代懸符文物之隆後先相望則夫侈國家輿圖之廣記斯地蠻夷之迹以垂示于不朽者微斯文烏能有徵於後世哉若夫鑑往古以昭鑒戒則世編可考經畫野以奠民居則疆理可稽壤則示惟正之義建制昭民力之存規畫經理寓于彙括之中者開卷可得矣吾又安知

後之宦于斯者不藉以爲指掌之資乎則是書也其有繫于灤者重矣敬贅數語簡端俾省方者有以觀焉

送李漢涯之永清序

昔蜀蘇氏父子皆以文章名於時余自總角則愛誦蘇氏文觀洵之作實勝二子然二子之名乃獨顯何也洵之走京師歷抵諸公間當是時意在暴其子之所長而已及其望實已著軾轍之名冠海內而洵竟老無以自見於世以故其名寔以不章若洵殆靳其發秘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焉李侯漢涯少負奇氣

張太岳文集

卷七

九

善屬文爲當時名士許少華輩所稱重方侯壯盛時屈指計日謂卿相不足取者然竟落不偶而其子元樹元性以學顯於時元樹與余同舉進士元性亦舉於鄉旦夕且見進用兄弟躡踵摩肩並起數年有稱譽光顯矣而侯年六十乃得一縣令嗟乎人之處世遇合誠有命也若侯者豈非命邪抑亦靳其發秘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邪然余聞之厚積者遠發蓄碩者用充譬之於物取精多而受氣足則其發之必遲華實必茂侯之未去京師也曾一再過余余視其貌甚健視聽明氣冲冲然銳也爲余言今吏不能有益

于民爲寵賂以敗類者凡皆欲自顧其私富厚滋潤爲子孫計耳今吾起布衣素貧二子已幸自立雖富厚滋潤無所庸凡吾所以來亦欲以庶幾乎平生之蓄志又焉求乎觀此亦足以見侯之心矣夫其孕美舍精既讓二子以成其名而磊落瑰偉之槩數十年怪淪坎壈百不試一晚乃效用於時而復無時俗所謂計子孫富貴滋潤者則雲蒸龍變憤發其所當必有過人者矣豈特如洵之終以文名家者哉侯之行也鄉士大夫餞侯于郊使不佞致詞焉余觀侯之事絕與蘇氏父子間相類因紀其事如此若其子之爲

張太岳文集

卷七

十

重刊大明集禮序

王者治定制禮因時立制累數十年然後乃備周至成王周公始制禮作樂漢儀之定乃由武帝雖文景之富有未遑焉而當時仲舒劉向王吉班固之儔猶以大儀不具爲恨蓋創制作則更化宜民若斯之難也至我國家不然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承胡元極衰之敝經制大壞先王之典無有存者當是時又攘除羣雄殄逆討叛迄無寧歲而將相大臣皆武力有功之人至于稽古禮文之士莫有任其責者

高皇帝天縱神聖兼總條貫天下甫定卽命儒臣與制度考文章以立一代之典于是陶安定郊社詹同定宗廟劉基定百官魏觀定祝祭陶凱定軍禮而曾魯徐一夔董彝梁寅又總其綱領綜其條目彙爲大明集禮一書蓋編摩綴拾雖出于一時諸臣之手而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衷是以經紀無遺巨細畢舉夏商以後議禮之詳著莫如成周而我 皇祖之制實與之準焉自今觀之周吉禮十今集禮之所存者十有四周凶禮五今集禮之所存者二至于軍賓嘉禮莫不師其遺意酌夫時宜蓋纖悉委曲雖頗不同

張太岳文集

卷七

三十一

而通變移風則後先一轍然成周之典具于治功平定之後而我 朝之制定于傾側覆攘之間緩急疎密又度越前代遠矣嗚呼此豈非傳之所謂大聖乎非大聖焉能當此制作之任者乎孔子稱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徵也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明興百八十餘年 高皇帝作之于前 今天子述之于後弁世載德重熙累績稽古禮文之事褒然具備矣則所以一民之行而易民之俗者又奚必遠有所慕哉記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其數可陳其義難知雖然非數則義安所取徵哉義非愚臣之

所能窺也數則有簡編存焉因重刻而序之用以陳其數焉爾

贈畢石菴先生宰朝邑叙

善宦者流嘗輕詆理學之士以爲不適於用且曰爲政惡用學爲哉夫守經据義士所先也聰明彊幹吏所先也欲爲政而從事于學泥矣張子曰不然吾聞古之君子終始與于學居則學于父兄宗族出則學于君長百姓莫非學也跡之顯晦烏能間之昔者帝舜起匹夫攝百揆及爲天子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好問好察邇言至與其臣禹契臯陶輩詢言陳謨規誨不倦推其言殆若居木石而友麋鹿無少異者聖人之學其純如此廣漢延壽之倫世所稱能吏然聞於學術不知道不能正己格物而務爲一切以求愉快故終不可大用試使理學之士商功判課殿最誠不若廣漢延壽然明道正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欲舍學以從政譬中流而去其楫棹以濟矣他日以告石菴子石菴子曰然吾聞天之道不息故久君子之學不已故純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動靜有時喜怒哀者境顯晦者遇不二者心有所聞則不能緝熙不緝熙則光明息矣往之一

張太岳文集

卷七

三十一

息謂之古來之一息謂之今古今之遠邈曾不能以
一息而况于顯晦之間乎故學無間于顯晦然後其
志一志一然後其神凝如是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
則其政精覈推此以言則居亦學也世言政學二者
妄也無何石菴子出而仕為朝邑宰張子過石菴子
石菴子曰吾何以辦朝邑哉張子曰曩子言之矣今
將去父兄宗族而學于君長百姓願無忘緝熙以成
光明之治石菴子曰茲行吾有大懼焉蓋學非言之
難用之為難恬而夷者非難紛而劇者為難曩吾言
之今將用之曩吾處其恬而夷今吾處其紛而劇夫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三

以匹夫匹婦之勝予愛憎毀譽之橫發絲芥基布之
事交集于躬一或少懈皆足以移吾之志而滑其心
茲行也其克迷吾志而益其所不能者是在是其弗克
有成而曩吾學者亦在于是也吾奚為而弗懼張子
退而謂人曰石菴子學當益進矣夫志成于懼而荒
于怠慎則思思則通微慎則慎慎則不敗能思而慎
何替之有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
于谷慎之謂也持此以往雖以天下可也况茲一邑
異時理學之士為善宦者詆也吾得用石菴子解矣

贈荆門守黃君陞開封貳守序

黃君既晉開封貳守舊僚某子會為文以贈之黃君
曰吾思得史張氏文也夫余之不能以言悅人也君
知之矣君知之而必欲余言是君不欲人以言悅已
也言者不悅人而聽者不悅則雖有質直之詞必
不逆於耳矣於是張子遂言曰吾觀今之為治者而
知吏之難也夫吏之難非治民之難也事人之難也
非得下之難也悅上之難也夫事使之數不同而人
之材力有限辭以什計也開僻之地事簡而慮優吏
之材力五在上而五在下其半猶及民也稍繁則逮
下者什三而已又繁則逮下者什一而已為人上者
張太岳文集

卷之七

二十四

又以愛憎喜怒殿最之則雖有個儻卓犖之士必不
能以什一者事上而以什九者逮下何則勢所趨便
也荆門山厚而土沃往隸荊州時在屬邑最為殷阜
矣及改隸承天大工數起徵賦百出又當鄂鄧蜀漢
九道長吏日奔走救過不及何暇治民事黃君為之
比及三年政成民恬雖不遺于上亦不貽戾于下以
故聲望勿遠擢晉大郡然亦勞且瘁矣蓋時之難也
夫開封之視荆門則又繁矣貳守尊秩也會城勞曠
也秩尊則上之責之也彌重勞萃則下之望惠也愈
難君能以其什一者事上而能以其什九者逮下乎

夫人趨亦趨人驟亦驟則無貴于士矣往者余
荆門謁象山先生祠繼讀其文觀先生生於荆門時與
友人書曰今治道益衰吏爲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
心夫唯有志障百川而東之不見知于庸人必見知
于識者不蒙錄于上必有利于于下卓哉斯言故先生
在官雖平屯田一事之微必與監司反覆詳勘務求
便于民而後已卽忤上不恤也嗟乎非有道獨行不
改能不受驅于流俗如是乎今先生去此數百年世
之富貴尊顯者蕭蕭然漸盡久矣而先生名德爛然
終古樹芳薦藻報祀不輟其所得孰多孰少此亦足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二十五

賀雲溪翁汪老先生八十壽序

世之言養生者衆矣皆謂出于老氏書傳于世者獨
五千言皆天道玄虛上古皇農之道而歸本于合神
抱一清淨自正蓋聖人之學內以修性外以理人其
道甚近而其效可睹者也今世言神仙者以應數百
家高者入寥廓卑者雜污穢其言幻幻漫漫而莫得

其紀其效茫茫唐唐而莫知其歸也一切謂出于老
氏不亦誣乎余爲此言他日以質諸九江守今致政
汪公公曰然夫馳思于千里不若跬步之必至啾啾
于參豹不若樛樛之充腹也言者率曰冲舉曰委蛇
舉委蛇之稱日諱于耳而其事了不可得華山之
白首如莽鳥觀世所云者乎莊生有言善養生者而
去其害馬者而已然則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
夫人形太勞則敝神太勞則竭故曰毋勞爾生毋挫
爾精神將自寧斯不敝之道也今釋此不驚而希心
淋蕩以觀非望是安可幾也公之言如此蓋公之所
張太岳文集卷之七 二十六

以理性養生者亦不外是云今年春公年八十矣齒
宿而德愈新身老而神益王余嘗見公語或移日及
退如初見時無一語不倫次至論家國事從容道故
稱說往古霏霏如屑瓊玉有味乎其言之也飲酒或
至夜分坐客踰踰倦矣公徐正衣冠揖拱乃出乃其
聰明步履卽新銳少年不逮也嗟乎彼學爲冲舉委
蛇者其卒有如公者乎故知世所言悉妄耳斯其得
失之畧可觀也春曦旣旦淑景載移同鄉諸君登卧
雲堂歌南山之什以觴公張子曰余論養生之事而
知公獲壽所繇也作原壽

玉林清賞詩序

雲溪汪公致政餘三十年築于江南之野襟亢雲林
踪絕城市躬耕樂道澹如也太守定山表公墓甚誼
特渡江造其廬訪焉飲于竹間觴咏酣適為詩數章
是時獨柱史龍州君與偕諸君皆莫從也其後聞者
皆依韻饗酬總若干首都為一帙題曰玉林清賞夫
長吏民之表也賢士產之賢也古者為政重于得人
而賢者又以道自重故然明抗行仲舉為徐談者趨
之世降道喪斯義幾微矣適今穴居名彥大夫垂訪
諸君咸鳴鶴之應邕邕焉銜銜焉夫亦行古之道也
張大岳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七

新刻張大岳先生文集卷之八
贈水部周漢浦權竣還朝序
荆州權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
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中
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
人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權及後稍異
者其略曰古之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
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
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
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
張大岳文集 卷之八
一
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
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
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廠自頃以
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
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子盱食公卿心計常慮不
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燎而權使亦頗驚
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為欲物力不
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
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
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

內困敵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驚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訕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贈表太守入 覲奏績序

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機隱慝以誦上之譽謂之曰民需貴家侈族持吏短長數干謁以撓正謂之曰權樹此最大患也吾郡幸無此二者而昔之治考往往稱艱何哉蓋其弊有二所從來久矣其一宗室歲祿仰給有司異時諸宗中有號爲貧者數十百入日入公府喧呼橫索欲盡應所求則民力不給即不應輒喧呼醜詆太守日與是曹酬接不暇又何假治民事乎其一守庫藏吏與諸王府中卒養廝隸深相結納因緣爲奸鑿倖孔以生厲階以故俗日以偷

政日以壞公始至則廉吏之素欺罔者數人諸與爲奸利者又十餘人皆抵罪乃下令曰宗室歲祿隨所食邑輸至者輒散之不足者均之其不順令比吏爲倖孔者罪之於是諸宗貧富皆得以次贍給喧呼者不至公復明甚不可罔即數百里外有欲爲銖兩之奸者畏公知之咸弭耳惜伏不敢動三年郡中翕然公府無事異時太守坐府中僕僕勞瘁至日肝不違食若有重負於躬不得遂去以解公恒以暇日與郡中士大夫登覽賦詩爲樂意訢相安不知爲繁且勞也此豈與曩者殊俗易民哉事有機政有要公乘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三

其機握其要而徐圖之故其治不肅而成矣竊聞公知舊過視公者見公久理繁劇咸願公早晉大位以去公獨曰不然此固非佳處然其民雖愚而不知僞其士大夫有恥而不敢以私撓吾法是猶足爲也嗟乎荒陬陋區幸得藉公化理民不敢爲蠹士不敢爲搨而向之所謂二弊者又皆已剔去雖公之心亦安能遽棄吾郡之人乎然公始在郎署用文行著聞往天子軫念吾郡之民借公出守固非久勞於外者也今將入覲 天子嘉公治理必將簡真左右以酬其勞而司銓者又將上公之最績以風天下則公雖欲

不棄吾郡之人尚可得哉顧常以爲君子之政仁必久而後洽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賜圖書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然余不敢遠引異代卽如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重任而責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此皆近事可覆者也今天子旣已軫念吾郡之民爲擇良吏矣而遽奪之乎公于吾郡之民旣已拯引之矣而遽棄之乎復祖宗之舊久任賢良以興治理是所祈於天子者也有往來夙以慰答民望是所願於公者也余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四

不佞謹述公治郡狀并致其借寇之意敢以告於銜

又一首

荊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表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按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爲市者數人郡中震懼莫敢爲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冤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爲諸郡最三年以

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通觀大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壅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耳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陽者之望雨也見霑霽而鼓舞寒者之乞溫也睹東燼而挾纒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乘敵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

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五

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會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爲優崇尤不樂補出爲吏卽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爲常公始在簡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入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爲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爲君子樹立資

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爲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爲按察使副卽有卓絕異等殫精畢力亦不得爲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卽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頽靡民俗瘵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茲其行也僭爲之言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六

壽漢涯李翁七十序

往漢涯翁爲永清令裁數月輒自免歸翁少卓犖多奇望實炳燁有聞矣然竟不第老乃得一令又嘗鬱不樂去去六年爲嘉靖丙辰而翁年七十矣是時其子諫議君亦謝病歸稱觴晝錦光溢是開殆天俾翁以遐齡厚享償其平生云竊常以爲人間不可必者三事其最難值者一聰明才惠而老壽不可必夫妻偕老而賢不可必老且有子又能大其家聲不可必人有賢子或雖親遠宦庶于王事執掌陟岵與謫勝雲從既何得日侍左右晨夕之歡此又最難得者也

翁既少負才名年涉耆艾步履尚健聰明不衰太夫人結髮並壽而兩子俱以學顯何人之不可必者天盡以俾翁乎始諫議在朝廷號爲伉直敢言權貴人側目翁與太夫人日夜涕泣念歸其子是時朝廷方欲釐制度攘夷狄以太平之業而天子明察百官惶恐盡瘁莫敢言歸乃諫議獨得歸鳳詔有輝宮彩交映里中嘖嘖稱慶也何人之最難值者天子獨以與翁乎夫不可必者天與之其最難值者君與之則翁之壽信非恒人所可冀也已居正竊聞古之君子澡心浴德不有其身以奉君親故入以事親出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七

以事君事君鞠躬盡瘁莫敢云勞則有議不返顧而計不旋踵者矣當是時身君之身也親安得有之及其解負辭榮怡然膝下啜菽飲水樂于萬鍾當是時身親之身也君安得有之是以仁君之御其臣不以臣之委身於己也而遂盡其力故有賜沐之恩有賜封之典以體其私父母之於子不敢以其身爲己有也而必致之君故教之以莫逃之義訓之以匪躬之節以報乎上故君子一身君與親之隸也諫議官貴聞爲耳目之司非可一日闕者獨念翁老欲歸而天子遂許之使諫議無靡盬之歎翁得以介眉壽之

福是上之體其我者至矣乃居正則願從翁乞諫議
之身以還朝廷俾將以壽其身者移之為壽國壽民
翁其許我乎哉

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 殊恩序

愚睹載籍漢大夫韋彪之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斯語豈不良然哉愚蓋於鎮山朱公有徵云朱公
之鄉為吉之萬安吉為賢哲之區在昔赫赫稱鉅公
者不一二數頃歲以來得公其人又今昔希邁觀也
公沉毅春粹與物無町畦海內士慕公者無不願一
識公且猶博綜丘索與當世之務凡古今隆替名物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隱願試一叩之罔不犁然辨洞然析武庫未足喻其
藏江海未足方其畜也公自登仕迨今餘三十禩矣
周歷中外所至輒留德美垂嘉聞勤民體國鑿鑿皆
有成效茲不具論已先是公以中丞秉節鉞撫綏東
上方是時三殿西宮之役適且告急會少司空缺簡
公寄之公與夫司空單力協謀飭材董役即隆寒甚
暑無間昕夕兩宮賴以速成 主上念乃勞績文綺
臧維頒錫隆疊俾蔭其子一人尋採庭論遷公佐理
邦治皆異數也愚每竊論公勤以奉公慎以居寵三
十年一日也今所遭值不負疇曩矣古所謂事君以

忠者斯其無媿哉今年愚承乏與潯陽董公偕得辨
材省中因之益熟公履公居常簡重不發至語當時
大務及官人舉士之要苟利君國則博引曲喻不要
諸當不已光俊之業熙明之治寔銳心焉愚又與潯
陽公云朱公論諤諤然罔不夙夜念在公家信其忠
勤也已公由中丞食三品於茲三有歷年令甲百司
周三載者課其績最者進階至三品則榮其三世並
錄其後考功氏以公績報聞封拜贈敘之典悉如例
不靳施焉知公素也潯陽公與愚暨諸曹郎偕為公
賀大要謂人臣捐章布躋卿貳官隆隆顯矣矧褒先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及後也此可眇小視哉公榮矣乃公愀然若不自憚
頃曰予先大夫少為伯氏確夫公後確夫公其予嗣
祖也今予 主上恩得幸襲寵榮矣予本生祖則庶
齋公是焉茲制於典不獲霑 一命假泉壤有知如
子孫何居無幾即列疏 上請乞以已封移贈熙齋
公披吐衷臆諄且篤也 皇上素以仁孝勸率天下
鑒公真個詔許之公拜 命不覺色喜過望怡怡若
有重獲也潯陽公與愚僉曰鎮山公其至孝哉斯固
業官之所以能忠也已昔周宣平淮夷之亂任召穆
公甸宜江漢間其冊命之詞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母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嗣公既底績錫之圭瓚秬鬯
山川土田又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夫始之遺惟公
分也必曰召公是似若欲因孝以作之忠者繼之寵
惟王恩也必曰自召祖命而光祖之孝且於顯忠時
一昭揭焉則三代盛時君上所以命官作人與臣子
所以表樹勛烈者匪忠孝盡繇哉此益信韋彪氏之
言非誕說也公保釐藩服翊贊廟堂積勞累伐當
與穆公之業先後比隆至主上眷遇拔擢之恩其
褒異乎公即周宣不啻已今茲益懋往績對揚休
命以彌成天子萬年之治視召公稱祝于周庭者
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十一

成於廟器者將不有同心哉諸曹郎慶公沐此殊遇
造愚與潯陽公謂不可無言以紀其盛潯陽公復以
屬愚愚備述他日與潯陽公論公者如此以塞諸曹
郎之請潯陽公亦謂愚他日有緒言也因以質之鎮
山公云

送大曹長陽谷南先生赴留都考功序

昔延陵卓子乘蒼龍翟文之乘前有錯飾後利鏃策
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四牡避而欲逸造父感於馭人
之理過而涕焉愚竊嘆曰今之人士繩約於毀譽之
中久矣其幸而不為造父之所覲哉愚斯言蓋謂南

大夫陽谷君也君起家進士始以吉士讀書中秘書
其時卽已揚聲藝苑中薦紳先生咸推轂南吉士矣
嗣簡列銓部郎周歷諸曹事無細大罔不由於矩矱
寓內策名之士崇鉅冗屑無問識不識類能悉其素
而第其品臧否淑慝并井辨也往年以考功入選部
適其際稍異故常太宰翁欲嚴簡汰以祛夙覺君毅
然當之登俊斥回不少牽避藉藉當於衆心計績敘
勞人謂君躋陟通顯且且夕矣胡至罹此意外哉
主上廉君曩日令以舊秩暫移南中且易其曹列之
考功蓋考功在南中視他曹獨要也旨下在庭士
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十一

舉權然語曰主上神明哉神明哉其知南大夫矣
同舍諸大夫訊君於邸揖君曰嗟君乃復此行里諺
云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責之者備矣其君謂哉君
默然為間曰諸君第毋我念昔人謂成敗利鈍非所
逆觀豈皮自未哉蓋謂操之者有在也愚茲行得非
操之者為乎愚曰君言操者無謂天耶愚請以天之
說備質之君矣天者主在造物顯鬱沉陟通窒榮悴
更歷叠移一瞬萬態者也詎可常哉摠之不可與易
之理固可據而推也杞梓榱桷託根於沃阜高者千
仞大者百圍廟堂之棟於彼資焉其沾濡煦嫗始之

勾萌達之拱把漸之百圍千仞固天之所厚而培也
乃風霆霜雪撼震摧落則何利焉然長養振拔俾之
凝厚龐結終以支大厦堪鉅任天之厚之固於此益
深且篤也至於人欲以遺大肩重亦必挫抑坎壈歷
試備嘗之以定其氣而成其章是以發之堅忍韞珠
之後其容畜也必宏而建樹也必遠古碩彥名流炳
琅當代焜耀千禩者咸於困踣中起之誠非倖也彼
襲比而謬致隆危擁腫而誤收匠石雖以徼福實以
賈鑿殆物之無幸而帝心之所大不厚者君茲之往
將謂杞梓榱桷之風霆霜雪非耶矧於此益淬其初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十三

強立而定持之他日 主上掄卓犖操執之臣以贊
彪赫奇偉之績且將急需乎君君且挺身先矣冲霄
之羽豈鐵於樊中千里之蹄豈淹於漚下哉天之所
篤厚而陰庇之者於茲又自有前占也語既君亦怡
然顧愚曰予荷 主上恩得今量移幸矣幸矣寧期
他日第益淬厥初則斯語益我矣其心識之君被
命甫稱謝即束裝戒道不及世俗栖語同舍諸大
夫出祖於郊咸黜然於君之行而重為之別欲為之
詞以致之君愚於諸大夫齒最後當任執筆之役迺
不自虞鄙謬因為授天以慰之復執蓋為壽申之曰

謫謫吉人惟君子使分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遇也
靖公爾位不擇事而安之義也行乎其間而莫之能
違者莫非天也君業已知天且能自定其天矣愚何
言愚何言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敘

羅子惟德被命為寧國守將之郡諸同舍謁子贈之
言子聞惟德雅志嚮學者請以學論今夫勝重任引
巨輻行千里于一日騏驥誠力矣逸而弗庸力無從
見也斷蛟龍割犀革過磐錯而無厚干將誠利矣匣
而弗試利無從見也是故士不徒學而惟適用之貴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十三

裕內徵外悉德利躬此勵已之符而亦鏡物之軌也
國家造士率以理學風示宇內縉紳儒碩相與闡心
性析仁義彊志問學烝烝盛矣總之烜赫焜耀偉然
追古賢哲固可口悉而指計也迺懷詭者玄探隱索
以眩駭耳目而誇侈無實掠虛譽於聲嚮形影之似
斯又其下矣學之利用也誠難哉三代亾論已先漢
人才瑰瑋卓犖彬彬鮮與為儷後世諸儒或謂不學
無術或謂適道之難且猶慊然少之假令今庸言闊
論之士誠得際會操柄其所興發建豎視彼何如大
都任本實者誠以達材驚空言者辨而無當此其大

較不可明見耶惟德結髮時卽肆力心性仁義之學不爲風習移易其語人深而非異遠而非侈鑿鑿皆可底成績且自奉簡薄惡以物誘見汗探其蘊莫之能窮叩其衷無不可告沉然澹然可愛而不可厭也夙夜處官獄無細大必躬自裁聽不欲深發巧摘而詳比讞覆又罔不惟明法之麗此非實踐之士哉顧何有於寧寧在南服緣江阻山控據歛池吳越之會屹爲 畱都重鎮其民和俗阜可朝令而夕視其成以惟德寄之此地布德行慶鋤黠庇良獎讓其屬以綏輯其氓恢恢乎游刃耳其所表見視今寧甯什百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十四

耶是故推心以敷之政罔不若率性以順之道罔不遵覃愛以沛之仁罔不懷端軌以協之義罔不從所謂騏驥以馳騁効其力干將以剗割顯其利者非是之謂哉惟德行矣誠惟益厥施毋爭長于跬步脆薄以自多足使今世學者咸知躬行君子之爲難惟德將有辭於天下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體用之學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

賀少司寇少崖傅公三品奏最序

大人雖躬秉靈淑蹈履卓異然猶必潤之以學蓋孔子筮而遇白賁之繇曰舍之謂其徒白而無采也然

世皆疾今之言學者以爲本以爲末而無實夫夸侈無實非學也古之所爲學道術者皆以礪琢其理性而磨瑩其瑕類故質直守正恢之以容節廉潔潔膏之以惠木訥愿樸濟之以通彊毅有爲裁之以識夫然後足以弘道恢業開物成務焉嘗觀人材之生大抵肖其土產必學焉而後融之楚之有江漢衡巫山磅礴而水濟泮故其人多任率簡諒有礪礪個儻之槩然其蔽也徑直而不拙鋒銳而鮮堅世亦以此少之往古勿論卽如 國朝楊文定之謨弼夏忠靖之康濟劉忠宣之善畫皆世所稱元功碩輔社稷臣也然論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十五

者猶以爲質掩其學風習未融焉假令數公者玩白賁之筮覽礪琢之喻則庶幾哉詩書所稱臯禹伊說之倫矣自居正通籍朝列十有餘年見今楚材輩出又斌斌皆典起於學而少宰馮公少司寇傅公爲之楷範馮公淵雅而通識傅公清真而冲邃皆余所嚴事者嘗竊論兩公之爲人譬之鏡也夫鏡之有土蝕斑駁鏡之類也然世皆指其斑駁者謂之古而其駁落明瑩者顧反以爲類于時而不知貴乃不知斑滅而又明瑩者之爲古更甚也故非有精鑿者不能辨無駁之鏡非有邃學者不能瑩有類之質夫兩公蓋

鏡之明瑩而駁落者也馮公別有紀述不具論傳公者弱冠舉楚士第一登進士拜廬陵令以政蹟異等擢授兵部尚書郎調考功是時當考察庶官人皆縮避不敢任公乃從他部中驟領其事而鑿別精覈大允物情已乃廻翔藩臬周歷數省而後為御史中丞巡撫山東已又移督漕運入佐司寇所在輒有顯稱乃其事余不能縷縷道也其器幹之通濟如此然又深中而豁外達識而闊度其居官不以一錢境已而能恕已量物所與交必天下名士而能愚知弁容故自公卿以下咸推轂之謂公之生楚也而弗類楚人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七

也此非有遠學厚養詎能是乎今年夏公以三品任滿天官氏上公之勞績聞於天子咸謂公卓才弘量可以投大肩重與余言類於是天子嘉公行能錫之 誥命封其大父母父母又蔭一千為太學生恩賚甚渥然余觀公之挾持醞藉英英為鼎鉉之器蓋非可以累日積勞論者也故舉楚先哲之事以望於公而獻其質學之說焉雖然今之惡言學術久矣夫鏡之加以磨瑩鏡之幸也不以時鏡之足以亂古也而遂厭磨瑩之工以為不必用人之有學術所以為聖賢者也今以世之學皆竊虛稱而躬穢行也

而遂以為人之無所事學是為明鏡護癥而為聖賢存類也不亦誤乎夫事固有同行而異趣者亡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而所以走則異周人謂鼠之腊者曰璞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璞之名同而實則殊也可不辨哉可不辨哉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論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土侯王之與眾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者待以行雞三號延頸跛踵東面而踰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岳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為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為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已故也非然者且為厲為孽將誹謗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 帝室至今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七

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卽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誠已檢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六

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困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封君堯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今士大夫身服官政不得歸侍父母壽率斷能言之士侈之爲詞爛然累牘蓋世之騫於文日甚矣張子居京師與吏部考功劉子相友善劉子之學務在剴刺技業歸究本實不儕於俗而求當於古本之其父曰堯溪翁堯溪翁者楚隱者也居衡山好古樂道以

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七

德化其鄉人鄉里咸稱爲長者張子與劉子居聞翁行誼甚悉固知劉子之學有家承也居數年堯溪翁壽七十於是鄉之大夫宦於朝者廿有八人咸謂張子曰子善劉子知堯溪翁蓋詞焉張子曰唯唯否否夫劉子者離於俗而當於古者也奚以文爲哉人之相與情不至而後益之以文信不至而後飾之以禮故深拱揖讓信詔陳詞施之於交際而父黨則無容况其親乎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使親忘我難今夫布衣閭巷之人身不越乎隴畝疾耕力役時得一簞之味以上其親卽父子嘻嘻終日相對

或箕踞袒裼至忘爾汝彼其於飾恭敬悅耳目者至淺鮮矣然要以愛情深至而天眞驩洽則豔於文者固不若厚於實矣且夫劉子之事其親也又奚以余言爲哉夫劉子始爲南昌令南昌爲江西首邑當四方孔道百責之所叢委世好之所熏灼然劉子慮辱其親之故夙夜勞瘁修勅如處子用廉能冠於諸邑其在銓曹終日扃戶省事寡交認認焉以修其職業爲務人之稱劉子者未有不本之堯溪翁者也榮聞厚實從中徵外雖微吾言也劉子之所以事其親者豈其少哉諸大夫曰不然夫力勤服事怡愉愿怒者

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序

士庶人之行也中心慚怛節文修飾者鄉大夫之行也詩人以春酒介壽稱彼兕觥形之詠誦不一而足皆所以增埋鬱而長驩愛也且夫君子者豈務爲冥冥物物獨修其身乎亦將以垂範作則敦行而善俗者也今劉子獨以身在郎署不得親執觥酌奉一日之歡而託之修詞以宣其堙鬱達其情愫俾閭巷之人睹其盛者知慕豔其榮者興仁用以長慈孝之風而示爲子之節故君子之於教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本之以情秩之以禮修之家庭之間而孝弟之行立矣獨文也與哉於是張子謝曰諸大夫幸以劉子

之舉有係於世教非愚所及也請書以貽堯溪翁遂以訓其里之有子者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杜太夫人者御史中丞李公母也中丞公早孤太夫人身不越閭茹苦堅操以訓中丞公遂致通顯中丞公遊宦四方恒奉太夫人爲養云正嘗觀覽古人瞻雲陟屺事益傷之焉夫子之于親其念誠篤矣或意有所壅闕不得自恤其私獨乃流涕于雲霄興歌于道路若然者卽有奉公許國之誠豈不以返顧慮率私懷哉正數從中丞公遊竊聞太夫人在壺內持範

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序

嚴居處節顧獨好釋氏言其奉佛最謹乃侍婢亦化之中丞公奉觴爲壽侍婢居旁語釋氏事太夫人卽大喜爲益餐焉是以太夫人體和氣適壽七十矣而聰明步履恒如盛年公亦因是得專積慮忘返顧之懷殆天以太夫人之壽厚公而贊其勤勞之志也然亦公有以致之焉夫致壽有三養備體腴者壽身榮志愜者壽施德于人人皆欣戴慕願者壽備養者奉甘脆實腸腹者也此編戶之氓有力者能之榮悅者以貴遠親者也此宦仕之人乘堅策肥者能之若夫德厚施于人而惠愛閭乎物得人權心以事其親則

非公卿大夫有道術者末之由矣自公爲巡撫以敦
大優裕爲治遠近莫不洽悅間者 國家欲更新三
殿蒐材楚蜀貴州之地億度用費且數百萬民惶怖
逃匿嗷嗷靡依公不震不遽鎮之以定徐令有司曰
初作國之大事也而元元國之本也本一搖卽大事
何賴其務所以安之然後度經費審區畫慎選良吏
分任其事未數月山中以巨木告者項背相摩于道
事旣過舉而民不告勞里中父老咸曰今吾所以獲
生者繇李公聞公有母事佛慈愛不忍傷物乃公所
爲者舉太夫人教也吾儕念無以報公獨願太夫人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三
之壽於萬斯年以享公之祿養于無窮此之爲德不
直一口譽之一手戴之而已茲非所謂德施於人而
人皆欣戴慕願之者耶夫鼓撼園則花放鳥羣噪而
風生衆動所嚮天必從之故太夫人之壽天所以厚
公亦公有以致之也正竊聽輿人之誦而知太夫人
之所以獲壽者繇此因論次其語以爲太夫人壽
雲海子序

俗之情好追慕往古而輕忽儔類信其習見而奇所
希聞世人親見楊子雲名位不顯又其所著非淺見
諛聞易用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卽古巖穴
之士殫精神於毫素者有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
堙滅而無聞者又何可勝道哉雲海子遁世絕俗閉
門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
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之化下述道德之
意大極寥廓之宇細入肖翹之變可謂辨矣至讀玄
叩集則又窮極幽深釣致隱蹟索玄珠于象罔叩寂
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乎觀其托意幽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三
遠鑄詞險峻讀者至不能以句又烏能究其指歸則
世之知之者蓋亦希矣嗟乎雲海子幸無輕出其書
世有博極達觀如桓譚者必將特垂賞鑒而何計乎
流俗之知與不知哉作雲海子序
西陵何氏族譜序
法史氏年表爲歐陽氏譜法禮家宗圖爲蘇氏譜斟
酌二氏而剔其遠胄之謬爲西陵何氏譜何氏者深
陽人洪武朝始徙西陵五世而至今太守公以明經
中弟歷躋通顯於是何氏族甲於西陵矣自漢以來
取士悉重閭閻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託附

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蒐諸如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園於糞壤拔姬姜於顛頽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閭巷之士化為望族昔之侈盛競爽者溺於今之世矣夫隆替靡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侯王有王之君及卿大夫所以為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固其本根期世世弗替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存者什一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而已淳者已漓而不思懋德以醞醇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如是即世家鼎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垂世作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五

則不在族之繁微而視其德意之涼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為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教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寢隆寢昌寢流寢長之道也余觀何氏譜載先世行事咸質直忠厚又觀太守公居官長者不侈世好故知垂範者遠矣嗚呼何氏其世有興者乎

錦冰集敘

錦冰集者津南陳公在禮部時作也按唐舊說儀部員外郎號瑞錦窠祠部稱為冰廳公在部十年週歷四署而居儀制祠祭最久已從祠部郎中出守荊州

乃家其集題曰錦冰益公所以深造厚蓄者得之二司為多也余忝朝籍得交海內名士南宮為盛蓋諸曹咸綜理叢劇而南宮所掌皆 國家徽章鉅典禮樂制度之事望優而務簡士大夫得以餘力寄意于文翰今觀公集贍才麗藻花爛映發又綜故實達時宜有闕衍深沉之思益力優則造深慮閒則思睿故也夫士操翰挾藻欲有施于世者何可勝道然卒鮮有聞者何則才局則抽之而愈促故畀賦者不可強務劇則自厚而慮疲公既卓犖多奇家承世學優游闡省慮殫神凝才備而又成之以遇欲亡傳得乎願

張太岳文集

卷之八

五

余所深惜者以公素所樹植弟令寘諸闕庭間必且為 國家彰黼黻之文揚治世之音而鴻漸之翼阻于一麾茲其故余未之解矣夫器有所宜而音有所諧夏璠周鼎朝廷之器也以陳於闕闈則視者駭朱絃疏越清廟之音也以鼓於委巷則聽者疑故余覽公集感其先後殊遇再三興慨世有識器審音自當辨之余言非諛也陳公閩人先世有綱齋先生恥菴先生并以學致通顯至於公猶光云

種蓮子戊午稿序

往甲寅不佞以病謝歸僻在林里談藝之侶屢絕於

戶獨違殿下好名重士時以文翰相與於瑩響空谷
遂忘其閨寂焉丁巳不佞再忝朝劉今年秋以使歸
謁王王手詩三冊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爲詩
二百餘首他作亦稱是考其日月則自春徂秋方數
月而已何篇什之鉅盛而文采之工縉乎蓋天稟超
軼有兼人之資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雖不效文士
踴躍陳蹟自不外於矩彙每酒酣賦詩輒令坐客拈
韻限句倚次比律縱發忽吐靡不奇出或險韻奇聲
人皆燥吻欲袂莫能出一語王援毫落紙素紙百言
而穩貼新麗越在意表傾囊瀉珠纍纍不置故其著

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壬

述之富如此誠令與綴述之士應制分題爭場競捷
則東方之袍不屬於之間矣夫人之材品不同或注
興立就或累日乃成而談者咸右緩步之工謂疾趨
之率嗟乎此可以語中常者耳夫世所以尚騏驥者
謂其立至也所以貴鑿鑿者謂其立斷也若曠日積
晷則鈔刀効于一割驚馬可致千里故曰兵寧拙速
未觀巧之遲也于文亦然曹子建李太白文壇之飛
將也或七步而紆偉詠或搖筆而賦清平卽其文粗
者猶足以方駕朋儔沾潤後代世豈以是短之哉不
佞讀王詩往往稱說曹李而王逸才俊氣畧與之埒

豈千里之種必產於渥洼耶然子建沉抑東阿太白
飄淪江海而王鍾毓特異福與才齊則天之所賦厚
脆又殊矣不佞謏陋爲文數日才撰一篇輒又棄去
然卒無以踰人而王謬以爲談文之契屬題評完序
辭不獲命僭爲序諸首簡夫下乘末品望駢驥之絕
壁當踣蹕喘汗之不逮又烏能窺其步驟哉王栖心
玄勝今上錫以真人之號又獻材助國捐祿救民
皆被勅獎語具津南陳太守序中不具論論其文如
此

贈齊翁尊師吳老尤生督學山東序

壬

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往嘉靖丁未海內通載記之士畢試於禮部是時翰
林陳先生比部吳先生寔董校閱蓋中試者總二十
有二人夫二先生皆世所稱通識鉅儒也諸士徵時
厚倖獲所依歸及奉教於二先生久卽見其行議卓
犖有瑰瑋鴻廓之觀益私心幸慶之焉竊計以爲如
二先生者誠令專造士之業董作人之任以其學樹
幟於時卽所振起當不啻吾曹千百而陳先生則在
內庭以論思獻納爲職不得處外居數年會山東督
學缺部議視諸曹中文行最著者咸莫如吳先生遂
以先生行乃居正竊言於衆曰今茲先生之學且大

行矣大樂之於馬也不擇駑良然得駸駸騁襲則其御愈精僅之於材也不較狂直然得梗梓像章則其工愈妙夫山東者齊魯之區其綜於儒學蓋自古記之矣斯亦先生之騏驥豫章已雖然願有以質於先生居正少時見諸學士鉅公稱人之文曰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為節士已而果節士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為才卿已而果為才卿彼所闕者不越篇章韻簡之間而稽終究用如執左券以待合靡不應者今世學者含青咀華選詞吐語蓋人人能矣至究其實則或行業蓋吳先後殊詭也豈昔之學者達於衷而今之張太岳文集卷之八

天

文集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九

辛未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禮部大比貢士中式者四百人於 廷皇帝臨軒親策問以隆禮敦讓化民成俗之道賜張元忭等及第出身有差已所司循故事請立石太學題名有 詔令臣為之記初臣典試南宮諸士實錄臣以進故 上使臣記其事臣既閱其甲第姓名乃竊歎曰夫諸士之托名於貞石也將以斬不朽也聞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然自書契以來士之殫精神於毫素期以為後世名者衆矣今世所稱名家大方可指數者無幾耳乃默識躬蹈之士儻非常之人雖不斬以言傳而隻辭片語往往見稱於人或勒諸金石守為著祭無敢忽焉何哉天下之物必有其實而後乃發之於華芳林墮莠採擷遺英色非不鮮彩非不炫也乃不終朝而萎翳者無本故也故德與功本也言華也道德有諸中於是以宣其蘊蓄則為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盡也功績底於成於是以此述其梗槩則為後從之言而功非言之所能盡也惟不得已而發之於言而言又不足盡其蘊斯其為言也聽之而有味愛之而必傳蓋古之所為

者以此向也臣固聞諸士之言矣今既因其言以策名於朝又勒名於石則諸士之所靳於後世者亦徒以其言而已乎其猶未也夫德與功與言者析之則三撮之則一德與功待言而言不出於德功者未能傳也今諸士抑首受書幸一旦離疏釋僞而登天子之廷其德與功且未見其端倪也而獨以其言斬名於後世庸詎能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修詞在立誠以存忠信則其為言也孰尚焉諸士其亦務所以進德居業者以自樹其本而後修詞以立其誠由是令名載而行

張太岳文集卷之九

二

之雖與天壤俱歟可也不然則昔之植碑沈石者慮陵谷之有變遷而其名不可磨也今陵谷未改而其言已漸盡矣莓苔并沒燕山之石可勝用乎然其德政至今猶在人口者則非徒侍以言耳故臣以為不朽之圖在此不在彼也是科也貢於南宮者三百十人前科附廷對者人合四百人懋修謹按故事會試主考者即記題名辛未當先父而是科張陽和鄧定宇二公屢為請索先父以機務未暇遂延至五科俱未鏘記張鄧二公每以為言適先父作記已成而二公又以差去不及催

請此記遂久留書記所而先父告終二公俱不在京師矣其後癸未禮科以五科無題名記缺典為請上命自內閣以下詞臣撰補之而五科缺典始完懋修亦不知先父親筆書記乃在記室所也遺笥之手澤空存公庭之貞石未勒梓此以存凡以完詞林之遺乃幸未諸公咸未之見也

京師重建貢院記

今天子踐祚之三禩新修貢院成其地因故趾拓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為崇墉施棘徹道前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俊中曰天下

張太岳文集卷之九

三

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議察次右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為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為瞻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瓦甍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為至公堂堂七楹其東為監試廳又東為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為對讀勝錄二所簾以外殖殖如也翼翼如也後為聚奎堂七楹旁舍各三楹主試之所居也又後為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胥吏工匠居之其後為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三楹同考者居之簾以內渠渠耽耽如此其他庖福庫舍所在而有明隩

向背咸中程度其規制名額雖仍舊貫而闕麗爽塏
遠密繁隩視舊制不啻三倍工始於萬曆二年三月
以明年九月告竣計庸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
既告成事於上於是司空郭公率其屬請予爲文
以記之按京師貢院始於永樂乙未是時考卜未定
文皇帝以巡狩御行幄庶事草創其所舉士秋試不
過數十人春試率百餘人故試院規制雖頗厭隘亦
僅能容及燕鼎既定人文漸開兩畿諸省解額歲增
士就試南宮至四千有奇而貢院偏隘如故又雜居
民舍間余爲諸生就試南宮及官詞林典試文武士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四

數遊其中恒苦之自嘉靖間建議者咸請改朔西北
隙地或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以從
新然旋議旋輟未有必然之畫也今天子始俞有
司之請一旦煥然易敝陋而爲闕麗士之挾策而來
者不啻若登龍門探月窟矣嗟乎振敝維新固自有
時舉二百餘年之陋制一旦建爲堂構巨觀非振奮
烏能有成哉嘗謂創始之事似難而實易振盪之道
似易而實難室已圯而鼎新之易也鳩材庀工而已
惟夫將圯而未圯其外窿然丹青楹壑未易其舊而
中則蠹矣匠石顧而欲振之聞者必以爲多事而弗

之信其勢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 明興二百餘
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勢有類於此者多矣紀綱法
度且將陵夷而莫之救有識者憂之今 天子茂齡
撫運嘉與海內更始於是舉二百餘年之將墜而未
仆者一切振而舉之然衆庶之見溺於故常令下一
年而民疑二年而民謗不日 上之所以興廢起墜
者皆申飭舊章也而曰創行新政也浮言四起聽者
滋惑賴 主上明聖不少搖惑蓋五年於茲而後什
者起暗者暗於是海內始知相與歌誦 上德翊戴
明主而不知始之振之如是其難也夫論治者怠則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五

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夫惟能張之而毋怠則自
不至於廢而可更故虞廷當治定功成禮樂明備之
時而其君臣靡歌以相儆惓惓以率事省成爲言怠
荒無虞爲戒蓋恒恐其怠而思以張之也嗚呼繼自
今上之取士與士之待用者其亦遠覽虞廷率事儆
戒之意感 明主振興才儁之心皆務爲恪恭匪懈
爲 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其無驚爲偷安苟祿以
隳上之事哉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馮公壽藏在北京城西南可二十餘里實黑山之壤聚

為太監剛公墓剛在永樂時隨成祖靖難有功公素慕其為人故即其地旁而卜兆焉左瞻城闕崔巍右瞰香山碧雲廣途前舒層巒皆擁氣佳哉鬱鬱葱葱慈信靈境也前為大門馳道為之門內左為僧寺以奉香火右為護藏之宅寺宅後為石樓各一中為祠堂堂後為壽藏地繚以周垣樹之松栢左右又各為坐兆一左則公之名下太監王君喜輩之藏石則公弟都督君佑之藏其制務為朴素堅固不事華飾其工費則以三朝賜金為之董工者即其弟都督君與王君喜也工始于萬曆改元之九月至二年九月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六

月而告成事役既竣公勸余文記其事用垂不朽余惟霄壤間萬物皆有盡惟名為不朽今京西之原珥貂貴寵高塚連雲者何限無論後代即今人所與知者幾何昔巷伯興詠于畝丘史游殫精于籀書呂疆清貞承業忠鯁皆並耀四星流芳千古今求其所為葬地尚有存者乎固知不朽之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于肅祖常呼為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即超拜司禮筦內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陞其弟侄數輩穆宗不豫召輔臣至御榻前受顧命公宣遺詔音旨悲愴令

上踐祚奉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適余得於余而後行未嘗內出一言外干一事調和兩宮贊成聖孝侍上左右服勤備至凡宸居早暮出入飲膳皆有常度暫御供事皆選端慎者以充上日御講幄無間寒暑公倦倦勸學侍立終日日無惰容凡宮中冗費悉從減省務在節財愛民如大庖減供御惜薪司裁去柴炭御馬監省芻豆數皆公所奏施行余每對便殿從容語及國家事有關於君德治道者公必導上曰先生忠臣先帝簡托以輔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七

上者所言宜審聽之官壺之內尤極嚴肅有干紀者悉置之理雖所厚亦不少貸故上以冲齡踐祚中外寧謐官府清晏蓋公之力為多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埃於壽藏而後永乎然筓突之事人所諱言也而公乃預為之達也管以賜金用彰君賜忠也制用質朴不為厚藏智也愛其身施及其弟葬其屬仁也此皆即事可紀者固略述公之行誼與其作藏日月勒之於石俾後來者觀焉公諱保常山之涿州人

懋修謹按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官府相關不
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爲罪端今觀其與預藏
文倦倦弛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曾記萬曆丙
子年司禮之任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
人適遇先父長班隸人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扼姚
曠曠卽粹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稟先父先父卽致
一帖與司禮云其任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卽杖
其任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按此一
事卽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作於言
色而馮君信先父之深竟割愛處斷可見先父當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八

主少之時於左右侍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
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
哉苦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者矣余言雖嫌
由父子之私衷似乎違衆非之極詆然已幽沉之
善安忍避私畏違而掩之乎

遊衡嶽記

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嶽豈禹初奠山
川望秩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岳今瀟湘蒼
梧故多舜跡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
衡嶽蓋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岳廟

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虬松老桂合煙裊露鬱
鬱葱葱已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李子先至禮
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會沙王子漢陽甌山張子乃從
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
者躡虹梯憑剛飈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璨
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
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睨
十步九折氣填胸臆蓋攀雲捫天若斯之難也午乃
至半山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
勝境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九

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挿雲森如列戟
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殘諸峰間才露頂如
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頰若拱
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
之句蓋實景也旁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絃延六合
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別嶽悉如培螻蟻垤不足復入
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巖
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極盃不
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
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于洪爐旋

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
噫吁嘻奇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
無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抄
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觀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懼
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丹
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四山
重裹如辨而寺居其中是多嚮泉聲徹數里大如轟
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
青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礪道險絕崑
壑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

張太岳文集卷之九

十

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
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
余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間
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
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
所居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于雲際垂如貫珠霏如
削玉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沖退石大可徑丈
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
居然有舞雩沂水之樂誠不如簪履塵鞅之足爲累
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長沙至會于嶽廟同返自甲

午迄辛丑八日往來諸峰間足窮于攀登神罷于應
接然猶未盡其梗槩也聊以識大都云張子曰昔向
平欲俟婚嫁已畢當徧遊五嶽嗟乎人生幾許時得
了此塵事唯當乘間自求適耳余用不肖之軀弱冠
登仕不爲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
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
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卽不能與汗漫期於九
亦當徧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
今茲發軔衡嶽遂以告於山靈

後記

張太岳文集卷之九

十一

張子旣登衡嶽數日神情恂焉意罔罔焉類有擊于
中者蓋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
耶余前來道大江遡漢口而西登赤壁磯觀孫曹戰
處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動東
望夏口羨瑜亮之逢時遐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橫發
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魄諸方溟泮
一瞬皆空則有細宇宙齊物我吞吐萬象并羅八極
之心及登衡嶽覽洞壑之幽邃與林泉之隈隩慮澹
物輕心怡神曠又若棲真委蛇歷遐蹈景之事不難
爲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太虛無形茫

曼漢汎瀕濠鴻洞云兩日月之迭照煙雲之變態風
雨露雷之舒慘淑氣游氛之清溷日交代乎前而太
虛則何所厭慕乎即太虛亦不自知其爲虛也夫心
之本體豈異於是耶今吾所歷諸境不移於舊而吾
之感且愕且愛且取者顧何足控搏乃知向所云者
盡屬幻妄是心不能化萬境萬境反化心也夫過而
留之與逐而移焉其謬等耳殆必有不隨物爲欣戚
混溷感以融觀者而吾何足以知之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旣舉乃惟章表人物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十二

以興士勵俗取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百
十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
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我國
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卽行若由魚才懷管簫非
是亦無繇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架葉雖絕材奔
駟亦必頻首屈就羈勒而足力稍後者又輒有頓蹶
之虞故襄陽爲楚中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
登名科第者才百十人而已可不謂希覯而闕聞
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覘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
疆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

人者又非官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
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則以千百人輕於一
二故馬不必擁軸要之齊足木不必蔽乘要之中墨
夫士惡可以多寡言哉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隸
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
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据經義務剝剝葩藻乃近時
人所共嫻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
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內嚮學於
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躡下若魚
鱗雜逐雲合霧集文學彬彬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十三

顧相懸也異日者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
廣羅英雋令窮鄉僻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
興平致理蓋倦倦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
者何擷華之悅目固不若摘實之充口故士之適用
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美其風俗與
縉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辯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
老言前輩風烈尤爲怕實爾雅大者以經術取卿大
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小者下至郡邑守令
咸可稱述風氣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卽百十人
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汙隆由於風俗乃風俗

亦賴人材以成亢桑抱道畏墨大穰絲駒善謳齊右
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由俗制者也
將使浮者挽之以就實而沉實者乎濟者釀之以
還醇而沉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後有
與者考德論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
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而已非大夫意也

學農園記

樊遲請學稼而孔子小之意遲欲躬稼動苦思以易
天下如許行所稱皇農之道並耕而治者故孔子明
禮義信大人之學以廣其意如曰能如是民歸之且

張太岳文集卷之九

十四

有為之稼者何用屑屑自親其事為夫聖賢之言各
有攸當世儒見遲鄙嗤於孔子便謂農不足學綺衣
燦爛鐘鼓饌玉剝下自潤而不睹其艱第令此曹得
侍孔子詎足以小人嗤之邪昔晉簡文不識稻閉關
三日不出猶有慙色曰寧有願其末而忘其本者夫
天子之尊猶以不知稽事為恥況其下者何敢自逸
余少苦篤貧家靡擔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
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沉痾不能替筆執簡奉承
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
一切謝屏親故即田中開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莠結

廬以偃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
壤燥濕較種稂先後占雲望稜以知歲時之豐凶每
視其被風露炙熯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餓歲小不登
卽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寒夜泣述
冤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
成黃雲被壠歲時伏臘野老驩呼相與為一日之澤
則又欣然以喜霽然以娛雖無冀闕躬鋤之勤沮溺
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復自准用拙才
劣乏弘濟之量惟力田疾耕時得甘暉以養父母庶
獲無咎且斯事雖賤非學亦無繇知也因榜其園曰
張太岳文集卷之九

十五

荆州府題名記

荆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出守茲郡三
年既政成民熙公府多暇按郡志訪遺老得 國初
以來太守若干人同知通判推官總若干人紀其

授年月并勒於石以傳永永其中或用賢能取御相
顯名當世鴻猷遠惠至今誦之不衰或但有姓名考
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
之林已居正既得覽觀前守行實因以慨風俗之盛
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由世變哉余
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間其吏治民俗流風
茂如也是時 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濊風氣純
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爲而荊州爲楚中巨郡戶口
蕃殖獄訟希簡民各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
旌麾前導社中兒羣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十六

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八九歲一易即無他異能而因
常襲故亦稱賢能當其時治之爲易其繼也醇俗漸
漓網亦少密矣一變而爲宗藩繁盛僥權撓正法貸
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并又
變而僑戶雜居狡僞權詭俗壞於偷靡故其時治之
爲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由勝其
任而愉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漸靡使然耳
語曰聖人不能違時振敝易變與時弛張亦各務在
宜民而已居今之時用曩之治欲因常襲故以希治
平譬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必不可幾矣是風

俗之變也嗟乎 明興財百九十年而變已如是吾
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俗以復古之敦龐
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於莫知其所終乎後之
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姑
記此以俟來者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宜都教諭魏大濟
來移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寢敝薦紳先生學士
大夫遊其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
陶侯來守茲土大濟則問以是謀之侯慨然曰是在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十七

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巨木浮江而下取以爲材省
費之什二乃爲堂爲廡爲祠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
糴祭器給師生之廩祿自他舊制有不當於人者侯
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具興厥功茂焉乃大
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紀之於石以垂不朽史張氏
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
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爲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
以爲希闕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樂未然之前法施
已然之後法之爲用易見而禮之爲教難知故古之

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整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元者也今議者不深惟其本始驚爲一切之制以媮快於一時夫教化不行禮義不立至於禮樂不與刑罰不中民將無所措其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祇益亂耳烏能揀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數里以爲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數十年學者益落然陶侯一漸學而人皆訥訥薦紳先生學士大夫咸相與踴躍讚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服於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十八

言而風行者矣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何必政刑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而喜之豈爲一絃歌足以治武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君子者非耶雖然人知陶侯之功矣猶未悉其深意自孔子沒微言中絕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於是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誥詞章之習興有宋諸儒力詆其弊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于白首猶不殫其業而獨行之士往往反爲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

見其愈勞愈敝也矣故宮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觀也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久也陶侯不憚改作以新宜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不憚去其舊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儻有闕聖人之宮墻而升堂入室者詎知非吾言啓之與

荆門州題名記

荆門州者故荆州府北鄙也今上龍飛漢郢陸安陸州爲府割旁郡屬邑以益之乃荆門又改隸承天焉古稱東南形勢荆襄爲吳楚上游襄陽北距宛洛荆門西控巴蜀而荆門介居荆襄間唐郢郡取其腹脇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十九

隨郢益其肘臂南望江陵勢若建瓴重關複壁利以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衝敵人之肘脇故稱荆門言隘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迺知攻隸之議漏於是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啓行者不道做守者不執戈雖有險無所用之卽一旦狗吠於垣烽烟乍警則步仞之丘阻於峭山尋常之流畫爲天塹矣況此州當南北要衝爲荆郡門戶噫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始荆門隸荆州時人物殷富蓄積盈囷食山澤之利民至老死不賭市廛今密邇潛邸供需百出又當九達之達冠蓋往來項背相望少不如意卽被遣斥長

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民亦頗飾詐狡獪為一切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亡久矣夫財不足則爭信不足則偽爭與偽大奸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即有大姦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為天下慮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彌患息民固土唯在拊循愛養哉唯在拊循愛養哉按南宋時荆門為邊郡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為守禦之備荆門遂為重鎮然先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二十一

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程時度力難易又殊矣余嘗讀先生錄至所謂分別義利之辨者乃使人斤斤焉神竦心惕及過荆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者伐柯之則夫豈遠哉荆門舊無題名州守戴君同知鄒君始創為之戴君精敏而孚惠鄒君慎清而端慤皆能其官故余志之亦以告後人

重築松滋縣城記

嘉靖乙卯松滋尹張君家傳抵任二年釐正百務積滯具舉乃為文抵當路口邑故有土城歲久且圯里

甲約斂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窺其利乾沒自潤實無益於秋毫城圯如故令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碑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利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竊與邑中士大夫父老熟計之皆以為修之便於是分守大叅鶴峰柳公分巡憲副槐溪孫公郡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今議迺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比公約費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為城八百丈甃以巨石扇以崇關并幹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為巨觀矣異日撫治檄列郡督所屬州邑城垣宜修者所司竟持空文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二十一

樂責莫敢為先乃張君以實奉行不憚一時之勞而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厥功茂焉史張氏曰余讀周詩至兔且之意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嘗嘆以為文武之初治化旁治膠結民心雖兔且之野人皆可以為于城扞禦何其盛也其季也疆圉多故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勞役不已曰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者有形之險也然亦時異世變有不得不然者 明興百八十餘年屬 國家隆運者內無鷄鳴狗盜之警

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往時東南瀕海之區剝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肩鎬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撓何則事變起于倉卒而人心扭于治安此必斃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既已靡恃而有形之險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斃已也松滋西接夔峽而江阻山即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恒情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睹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詩曰訂謀定命遠猷辰告茲役有焉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宥傳浙之郵縣人果毅有爲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二十二

其在邑治理諸務皆如城事相其畫者縣丞蘇曜王簿韓隆董其工者省祭官田韜並列於後以彰保障之功

王承奉傳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敬皇帝爲奉御侍 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 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 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 儔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 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 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

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 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 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 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 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妾病度終無子 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許曰官人某氏子 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卽具所生母姓名 及產媪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 奉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官人有娠及 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於是

張太岳文集

卷之九

二十三

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 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 知予之爲病耶事成而有後王而富貴可長保獨奈 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 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真子外 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 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給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 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叫曰生 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 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卽閉戶自經繩欲絕會

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聞語及
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德往事
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仁者善養士何 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所隸
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為利
回不為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筮
樞密如近時與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
敬皇帝之澤人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九終

二十四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

承天大志紀贊

基命紀

臣聞帝王之興其先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
積累之業以肇基明命而濬發厥祥昔周之盛大命
既集乃詩人頌述休美必邇其自於文王曰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蓋文王不回之德式克昭事於天受帝
社而施子孫假哉天命由此乎基也我 皇上應期
挺生膺圖握紀御萬年之明盛陟三五之登闕駿命
之隆超軼有周遠矣實由我 獻皇帝天縱聖哲日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
躋誠敬淵仁厚德邁於周文而 章聖皇太后明章
婦順又於太姒徽音有加美焉積功累仁祈天永命
由來遠矣是以忻豫通於上下精誠貫於神明上帝
眷歆篤生 神聖纘紹丕圖光昭鴻業由樸棧之化
宣下武之光本作豐之功成宅鎬之烈天錫顯號彤
社日興固昭代中興之基所由肇也夫蓄基厚則發
之必弘嗣德昌則培之愈固 二聖宥密所基既厚
且弘而 皇上又振耀前猷茂恢令緒德總百王規
摹萬世以永凝佑命寢成昌明曷有紀極臣稽實錄
所載 二聖肇基帝業紀其猶大彰著者列於首篇

以徵世德作求上景祚於萬禩云

贊曰古稱河間好文東平樂善非有甚盛德事也然且遜哉乎希聞矣彼藉尊崇而富有無萬幾之兢業克憇乃德固已難矣若乃慎修永圖敦仁廣澤且天立厥配懿美並耀其又可易得哉惟我 二聖積厚流光教順成俗内外和理誠前聖靡得而兼焉觀夫寅畏上帝則唐堯之欽昊天也宣布慈惠則虞舜之洽民心也訓恭務嗇則神禹之克儉勤也屏嗜黜玩則成湯之遠聲色也昭垂女訓則慶都之育神聖也耿光大烈炳炳巍巍天人之道備矣夫擅一德居一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

二

功猶足以承休垂祿矧夫備美統善格天心新駭命焉奕千載者哉敬識其大者昭示方來俾與天壤無極也

龍飛紀

孔子叙書斷自唐堯贊之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堯以上先天開人所可述者多矣然皆闕而不載而獨於堯亟稱焉豈非以其蘊德最隆際時尤盛起唐都而為天子乃天之所特授者耶漢文而下無庸論矣惟我 皇上應五百之昌期承 二聖之積慶天人協順爰自興邸入纂丕

圖萬邦黎獻靡不快覩焉曰 聖天子今之帝堯也

夫史稱帝堯其德如天如神光四表格上下生而感赤龍之祥即政而榮光出河龍馬銜甲其事神矣我皇上弘仁天覆大智神啟既與廣運之德異世同符而河清雲慶祥光燭天 帝王之有真又已炳示幾先效靈神寶即赤精榮光龍馬之應未足以喻其宏顯也於是 膺曆數順人心 龍飛五位開泰運恢帝絃視放勳有光焉非天所特授其曷有此哉昔者宸蹕之渡河也父老相與歎忻頌述曰吾 聖主始生此河清者三日黃河清 聖人出今果然矣是天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

三

下之鼓舞閭閻莫不尊親又不待時雍協和而後為康衢之歌華封之祝矣巍巍乎大哉同天同堯一人而已謹述 天命本 帝德推人情著之茲篇與陶唐並稱焉

贊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夫聖人之以位為寶也豈徒崇高富貴云哉其畜德宏而備道廣志在生民而量包天地匪位將無以究厥施耳龍之為靈也道能神化然必乘雲氣凌太清茫洋窮乎玄問然後能霖雨下土而澤被九垓聖人之於位也亦然故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

繫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皇上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祭四時先後乎天而不
違正易之所謂大人也 乘龍御天德廣被而道大
施懷生之類靡不霑潤乎汪濊之澤洪鬯茂和信矣
哉雲行雨施天下平矣 登極之日時雨霑旱萬象
咸新豈非天固示之以象哉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
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
申之天之所申佑斯為億萬年無疆之休也

聖孝紀

臣聞古先哲王立愛以教睦率德以興行蓋未有不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

以孝理天下者然盡倫立極則惟至聖者能焉是以
孔子序列古之帝者獨稱舜為大孝武王為達孝豈
不以二聖人者尊養之至繼述之善罔往哲之尤盛
者乎惟我 皇上冠道履德體睿窮幾固已總百王
之條貫包萬善而時出矣乃 天篤至性於事 親
尤肫肫焉粵自中興丕膺 新命永惟我 皇考
聖母戡佑之恩昊天罔極故 踐祚之初首 命廷
臣議舉尊崇之禮而當時議者率牽章縫之說見執
叔季之陋儀紛紜靡定時屢 睿思 親賜折衷然
後觀其會通協於禮義 鴻號之稱定則一本之義

昭 宗祀之禮成則嚴父之教顯卜藏之事謹則慎
終之慮悉省巡之政舉則時邁之頌興至於 山陵
所在永懷周慮備物盡制又極詳且悉焉蓋自書契
以來舜武之後光揚恢廓之典未有盛於今日者也
夫 聖神廣運德莫大焉 光撫函夏尊莫尚焉

化隆休洽時莫盛焉以德則本茂履位則道光治隆
則時豫三者備矣用能修曠古非常之典以成帝王
極至之孝然則所謂盡倫立極者非我 皇上其孰
能之孔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祭 皇上盡宗子之道建三極之中愛敬通於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

五

神明德教刑於四海 神人禔福靈貺駢蕃休哉臻
茲蓋有繇矣顧臣愚不足以仰窺 聖德大孝之全
第錄其係於舊邦者如此云
贊曰臣伏讀 獻皇帝實錄我 皇上七歲授孝經
卽問 皇考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 皇考喜甚他
日以語侍臣無不頓首賀者臣仰而嘆曰大哉 聖
人之孝乎 聖性得之 天所授也異日者 大禮
尊稱及 明堂 宗廟 山陵巡省諸典禮蓋重且
大矣 皇上聖不自聖每一舉事卽徧詢羣臣可否
當其時薦紳章縫之士簪筆待問者雲集 朝廷然

每歲下輒惶顧容度莫知所裁且或誕其說而左焉
迫我 皇上睿思英斷折衷羣言詞宜為經動協於
義羣臣京 聖謨受成畫奉而行之驗之往古質之
經義無一不契者然後相與惶悚服膺 神聖之
莫及也繇此觀之 聖孝根心非 天所授詎能然
乎且夫析衆疑而闡湮典 大智也不阻不回斷之
在獨 大勇也修義明禮萬世為則 大烈也廣愛
覃恩以幸海內 大惠也承天道順人情上下和洽
嘉祥屢降 大順也然皆自 尊親一念以始之信
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矣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

六

大狩紀

臣聞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狩必遍於四嶽則夫荆
襄隨郢之域固南嶽所適莫也是以堯巡丹水舜觀
南后攷其政教之跡類帝懷神輯瑞觀牧禮問百年
歸格藝祖至為明備然未有躬萬乘而為其親勞者
也仰惟我 皇上堯仁舜孝超軼前古粵自藩封入
登 大寶綰惟 皇考山陵遠隔未申展謁之忱及
後 慈聖上仙議將南祔又以奄交事重必求允臧
遂乃 躬御六飛弭節純山周回遠覽審觀厥祥圖
之再三其兆乃定於是退而 御行宮朝諸侯燔柴

燎享 上帝修秩祀以懷柔百神明黜陟以震疊羣
辟發 德音以鎮撫遺老敷大賚以綏惠罷氓 神
人之禮既該上下之情以洽猶慮久役之勞民也星
馳電邁振旅而旋當其時與巖窮谷之民戴白垂髯
之衆莫不聳觀駭聽雀躍行謳驩聲震乎雷霆澱澤
溢於江漢蓋自唐虞以來 聖帝時巡之轍復見於
今日矣然其始也本以篤 二人之永懷其既也遂
以修千古之曠典 弘仁大孝一舉兼該斯又前軌
未聞殊常之盛事經生學士所為誦說而難遭者也
臣謹自 大駕發軔之初迄於 回鑾列次其事以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

七

上繼詩書之盛且侈郢人千載一時之遇焉

贊曰君人者出王遊衍莫非天也豈不信哉往者
南巡初議羣臣言蓋人人殊矣 皇上稽於有衆斷
自 聖心及 輦輅所經豫順以動以之感人則羣
黎百姓罔不忻戴且道經二千里之餘師行邁數萬
之衆而往返不踰六旬大事定乎萬禩 湛恩渥澤
微章彙軌一舉而衆善咸集焉豈非 聖孝感孚
聖誠肫至故萬靈衛其出入 九穹為之綏佑者乎
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
王維后夫天之所子固天下萬世之所載以為后者

也獨野人云乎哉

寶謨紀

臣聞書言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又曰丕顯哉文王謨
自昔聖帝明王其豐功駿德既已措之躬行施之當
世矣猶以澤歷久而易盡言無文而不遠於是乎敷
之彛訓以為定保之徵記之簡編以發經緯之蘊是
以百世之下雖去聖已遠而誦其詩讀其書則模範
存焉斯聖人不朽之業所以垂教思於無窮者也我
獻皇帝 聖質天成 睿思神授昔居西館已著英
聲及封國以來二十餘年之間絕嗜寡好孳孳典學
張大岳文集 卷之十

國政有暇獨以觚翰自適是以述作之精卓然冠古
篇章繁富亡慮數十萬言臣嘗伏而讀之其裁製之
恢弘文詞之粹微固無容喙矣乃其屬意纂言皆根
極理要闡發性命則研精極深數鬯古今則出經入
史雜物撰德則顯微畢具立法申鑒則美備彰彰識
深而旨遠義與而理玄蓋典謨訓誥經世之文天球
弘璧希代之寶也昔者淮南鴻烈之著河間考工之
篇徒以摛藻藻麗夸詡誦聞非有聖哲之極論道德
之與旨然且樹聲藝苑迄於今傳焉矧 聖謨丕顯
流輝宇宙蓋將為懸諸日月不刊之典豈徒鎮耀楚

域為法當伐而已哉臣謹分類哀輯并錄 獻皇后
之女訓附載於後用彰我 二聖貽燕之 澤於無
窮焉若夫 聖德淵涵精微之蘊則所謂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

贊曰昔周人稱文王之文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太姒
嗣音佐文德以成周南之化則葛覃卷耳之詩作焉
夫古之帝者述德敷言託之琬琰垂範百世若典謨
訓誥章章具矣乃若后理陰教以聽天下之內治而
能發為文詞與王者並則繇周而來蓋希視之也

天佑我明 聖神繼作我 太祖 成祖暨 孝慈
張大岳文集 卷之十

仁孝扶玄黃於始泮綴象緯以垂光 御藻宸章

壺範內訓藏之 天府者彪炳煥爛莫可殫述矣而
我 獻皇帝以天挺濬哲之資緝熙聖學觀 列祖
之耿光 獻皇后儷德配天修文翊治嗣徵音於

二后用能佑啟 聖主以隆文明之盛治比於有周
不啻過之矣豈非乾坤光岳之氣萃靈於 昭代出
河呈洛之禎煥發於 今日哉夫雲漢為章下土同
仰情和炫彩世所共珍今 二聖之瓊章瑋製播在
寰區惟茲臣庶家傳人誦久矣而臣獨以係之舊邦
者邇周南之首化見文之所繇興也

御製紀

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緯二儀闡泄神秘 瓊章寶翰炳若日星固萬方共仰以為彛訓者不獨郢中有也臣述郡誌顧上紀 御製者何良以 聖德莫加於孝而孝思所寓則 皇考 聖母肇造之邦莫有先焉仰惟 皇上夙承 先訓寤寐不忘繼辭 寢園瞻思如在是故當萬幾之勤事而篤 二人之懷履 天位之尊安而重桑梓之念志意所紆被之金石典禮所定勒之簡書或博喻以該情或簡言以達旨或剖疑以立準或紀烈以揚休鴻篇短什體製雖張太岳文集卷之十

十一

殊皆出於 御筆之親裁非臣下所能贊一詞者臣處下土而仰末照固不足以悉其經緯整其形容然聖心之蘊因言以宜苟缺逸而不載臣之罪也於是集所見聞彙以成帙雖布之朝堂紀之 行在其時其地或有不同以其情寓乎 孝思而事關乎 帝蹟咸連類附之不敢遺焉若夫繹闡 鴻猷敷敷 聖治嗣喜起之音而萃謨訓之體者則秘之金匱藏 在石室茲不敢具錄云

贊曰夫文之作豈不生於情哉故善琴者鼓宮而陽和升百草坼鼓商而金風應萬葉零非意之也情之

所感者深也臣伏誦我 皇上之製瓊文藻思精工粹麗固非臣愚所能贊矣乃其本原與旨則庶幾窮窺萬一馬蓋我 皇上一念純篤之孝由於 天植而倫制兼盡尊養並隆又前古之所未備者是以折衷羣疑則典禮斯定發揮至愛則性術昭宣隨感而彰自然炳蔚蓋因心以貫道所謂情深而文明者也薄海內外佩服 聖訓靡不油然而興孝弟之心熙然成不嚴之治是豈徒以言語教詔為哉至德要道所感者深矣彼漢歌大風唐賦慶善止以誇詡疆盛愴懷往昔已爾通追來孝未之聞焉固不足以語此也張太岳文集卷之十

十一

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誦 王言之大者其尚推本於王心哉

陵寢紀

臣聞炎帝葬於長沙虞舜葬於九疑今皆在楚之封域夫南國山川之勝自古記之矣按輿志郢荆之山發自終南大華而獨絕其要會析而北為厲山神農之所育也折而東為白水諸山漢光武之所興也又折而東南為大洪山結秀於 純德則我 獻皇帝之躬履藏於斯焉扶輿清淑之氣鍾於斯焉左瞻 嶺南右眺三山壹山表其南花嶺踞其北又有汚漢

之水方數千里際天而來縈繞前後山趨水會鳳翥
龍翔信乾坤之奧區陰陽之福地蓋天作高山以為
我 二聖棲神之幽宅以蔭我 皇上福祚於無疆
者也往者 龍飛之始天下竊見 聖衷遠慕有陟
岷之思於是浮言胥動為遷 陵之請者蓋紛紛矣
及後 慈聖上仙禮宜合祔則雖二三輔弼親信之
臣亦靡不瞻顧惶惑而莫之敢主惟我 皇上睿謀
神斷 孝思 天啟始折羣淆決策南祔又 親御
六飛時巡楚服周覽山川形勝躬定 二聖兆域然
後王氣完而 先靈安典禮協而羣情安蓋南北紛
張大岳文集 卷之十 十二
紛之議至是始決焉於是作 新宮備規制置官署
守衛增封表邑勝槩與 孝陵 天壽並峙矣夫
靈山濬源寶藏所出根深柢固枝葉乃繁我 皇上
聖德中興 恢弘大業雖 昊穹之所篤佑而蔭發
於地靈者亦不可誣也臣謹以山川形勝 陵宮規
制各為一圖用備 九重瞻覽少慰風木之思又岳
懷王常寧善化二公主園墓置守冢 命輔臣撰碑
志皆 皇上廣因心之孝愛其所親者亦並錄之云
贊曰先儒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終可以當
大事若我 皇上之事 親也可謂致敬致懇矣

顯揚大典既極其尊崇 山陵又極其恭慎即如遷
陵一事謀之十有餘年而其議乃定至於凡工襄事
營兆卜吉雖一樹一器無非 聖衷之所區畫 聖
孝之所流通是以靈祇昭格山川毓秀昔為 睿考
十兆之時居民感夢其事固已異矣及 慈宮南祔
則山靈托物以告異石之處川后安流而增久澗之
漲甘露再降於 陵樹昭哉 天之篤我 明祐也
昔漢明帝夜夢其先悲不能寐明旦上陵遂獲瑞露
之應夫一念之誠猶感通如是況 大孝永慕歷萬
年而無替者乎然則 天 親之眷佑我 皇上蓋
張大岳文集 卷之十 十三
方輿而未艾也
官殿紀
臣讀詩至小雅斯干蓋詩人祝其君考室見祥雲其
二章曰似續妣祖燕室百堵說者以為周之盛王能
興文武之業修復其宮室詩人所為美也嗟夫先王
之德入人深矣思先王而不見思其居處幸觀後王
之興也肯構似續其舊則歡欣嘆美形之祝頌不亦
宜乎昔我 獻皇帝天錫名邦受茲赤社應翼軫以
建基奠維垣之丕業蓋夙夜基命恒於斯矣迨我
皇上膺運龍飛入踐 皇極固已化國為天下猶以

榜榆故里 王迹所興 瞻懷不置 及六飛南幸 光臨舊邸 追惟我二聖履綦之跡 又儼然如將見之 於是即邸第之遺規 恢爲新式 改藩垣之舊號 煥以鴻名乃營 外朝乃葺 內寢乃建 享殿乃備 潛宮模帝都而作範 勞睿思以親題 宏規華構 煥日月而壯全楚矣 夫以我先帝之澤 在人奚啻周人之思 文王而我皇上似續肯構 飭藩國以天子之制 所以昭先德 繫民思 又豈真修復其舊已哉 臣竊歎之 使當時詩人獲覩 今日又不知何如其嘆美祝頌也已 臣謹考其規制 繪爲一圖 而詳其建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

十四

置如左用 召我皇上恢弘締構之美 垂之無窮 庶幾有鴻筆之臣 作爲歌頌 以績斯于者乎 臣姑俟之焉 贊曰 夫聖人之誕生 爲天下主也 卽其居室所在 亦豈偶哉 昔黃帝爲有熊國君之子 居於軒轅之丘 生而神靈 竟代神農 以有天下 史稱聖治 爲五帝首 而號曰帝軒氏 本之以帝所居 軒丘云 昔我獻皇帝之初建邦也 蓋常究度於四國矣 爰契我龜 卒定於茲 錫名曰興 天所命也 及神聖誕生 將受赤帝之符 啟靈長之祚 則有非常之光 見於宮中 上燭乾

維下徹坤軸 遠邇雲輝 以爲希瑞 乃復御蹕光臨 肆觀羣后修禋祀之文舉 班瑞之典 布省方之教 播時邁之頌 則向之闕宮 藩邸 遂化爲紫宮 天庭帝者之居 矣然則黃帝以軒丘而大有熊之號 我皇上以興邸而啟中興之業 後先輝映 千古一轍 蓋所謂帝省其山 眷顧與宅者 斯豈人之所能爲哉 惟我國家受天丕命 光宅九有 高皇帝定鼎金陵 文皇帝建都燕薊 我皇上龍飛襄郢 三大都在寰宇 間皆據百二之雄勝 萃岳瀆之靈秀 鴻圖華構 鼎峙於南北 譬之三垣麗天 太乙之所更居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 十五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

十五

也 嗚呼 盛哉 臣旣備舊邸宮室 規制而終之 以此俾三二京 四三都者 得其攷云 禮樂紀 臣聞儒者之論禮樂 曰大人舉禮樂 天地將爲昭焉 又曰揖讓而治 天下者 禮樂之謂也 語其功化之隆 如此 至論其實 則曰禮以節文 事親樂以樂之 又不越乎庸德之行 何哉 蓋殊事合敬 異文合愛 者禮樂之用 而愛敬之施 必始於家 邦然後舉而措之 天下能四達而不悖也 明興積德 百有餘年 至我皇上 以聖德而居 尊位兼總 述作之權 命有司

憲遺經蒐彙典於是制作大備登三咸五光 祖宗之鴻業郁乎盛矣然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用之 郊 廟 朝廷而達諸天下者固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若夫愛敬始於家邦以隆 大孝創為盛禮備樂總羣議而裁之 聖心者臣蓋得以記其梗槩焉謹條具其禮儀祭告之文及樂章樂器之數為禮樂紀蓋雖未及備 大聖人盡制之全抑儒者所論禮樂之實以基治化者則庶幾乎具於此矣

贊曰記禮者謂禮樂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今臣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 十六

所記禮儀禮器樂章皆有司祝史之事所謂其數云爾烏足以窺 大聖人制作之精乎然因其易者求其難者數舉而義斯寓焉故荀卿有言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然則儀章器數又安可略哉矧我 皇上大孝尊親生事奉祭之典其大者固已竭情盡慎斟酌損益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乃其登降揖讓之節聲容綴兆之祥亦莫不加 聖心焉極情文之大備舉鉅細而畢該蓋所謂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也昔者孔子睹廟器而知持盈之理聆琴音而思文王之德倘有通玄識微之士能於器數

之仰邇 聖人之蘊者則有司存焉

苑田紀

臣聞設苑以資觀遊授田以守典籍有國者所不廢也然而靈囿之詠獨歸周文而土田之錫亦惟於魯頌稱之豈非以文王敬德不敢盤於遊田而僖公之賢意者其取於民有制耶我 獻皇帝 昨社於興大開厥宇苑田之制於今可觀記焉臣竊考之而仰見 帝德之不可尚已夫以 宗國藩垣之重荆楚饒沃之區加以當時禮越諸藩分不嫌於厚植 化洽南紀民咸樂於子來即使侈其經營廣其疆理亦誰曰不宜哉然乃抑與自將稼穡為念日儆儆焉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奉厥邦常祗若 明命蓋觀于陽春臺賦而不遑暇逸之念可想見也至于土田宜畝又皆出於 錫予之舊數十年無改闢焉而蠲租之令靡歲不下省耕省斂靡時不行是所謂不敢盤于遊田而取民有制者非耶夫 戒逸豫而尚憂勤敬也薄稅斂而恤蒸庶仁也敬故 上帝時歆仁故下民祗協肇基 駿命而 永彰令聞其本深矣蓋書稱文王無逸必繼之以受命享國之永而魯之所以頌僖公者亦曰受社而昌大焉理之不誣固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

十七

如此於哉此臣所以紀苑田也

贊曰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重父母之所遺

也夫桑梓且然况其所燕適而世守者乎惟我 皇

上至德 天植永懷所以丕承 顯謨昭光振耀者

既罔不備而於此苑田之遺亦惓惓靡忘焉 龍飛

之始卽 命戶曹移示守臣若曰惟茲田土其戒兼

并均出納計歛蓄恤災傷所分與諸臣校者悉如故

已而從岵山陽春臺又並創爲亭用勒琬琰以識

先帝登覽之跡一何其注思之深耶夫 皇上統一

萬邦光宅寓內以上林爲苑天下爲田其於 先業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 十八

既已恢弘而昌大之矣顧猶重懷乎此者何哉誠念

夫 慶澤之昭垂而期于 基業之永紹反本隆始

固善繼善述之一端也臣既列次諸紀而終之以此

蓋 聖德大孝於是爲備云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上大婚禮成蒙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

漢班昭女誠以教 官闈 直解進呈 聖制序曰

我 聖母慈聖皇太后德協坤元功伴厚載性好書

史宮中有暇誦習不輟凡內執事侍女皆教以女孝

經內典諸書又以朕大婚有期慮民間女子未閑姆

訓乃取漢班昭所著女誡命侍臣略爲註解俾之誦

讀既成以示朕曰昔我 仁孝文皇后有內註 慈

孝憲皇后有女則皆垂憲椒塗紀輝彤管吾不敏不

敢妄擬 聖哲之製獨取古人遺編爲之箋釋亦述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一 乙

而不作之意也朕恭覽一周不勝感嘆禮稱天子理

陽道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理陰德以聽天下之內治

男女正位教順成俗故能不降階序而天下咸理朕

以冲昧早膺神器之重閱然未知所適仰承 聖母

朝夕諄諄迪朕以法 祖親賢勵學勤政數年以來

始覺有省俛焉思所以興道致理者顧董內贊治明

章婦順蓋亦有資於女德焉乃仰塵 慈慮表章是

書以垂內範若此者誠欲毓成淑德以佐朕共保鴻

業也嗚呼我 聖母之心何其勤哉昔周自姜原發

祥至於姒嬭代有聖善以佐王猷故歷世享作至千

有餘年之久我明之興 孝慈以明德翊贊 高皇
肇造區宇 仁孝 慈孝濟美嗣音至我 文母鞠
育眇躬丕承芳躅比於有周休有烈光矣由此言之
我國家之卜世寧有既乎嗚呼繼自今有聽內治之
責者其亦釋思我 聖母之慈訓以淑慎厥躬斯朕
亦將有攸賴矣

曹大家女誠序

臣張居正直解

家字讀作姑字曹大家是漢朝班彪之女班固之妹
名叫班昭嫁與曹壽為妻有賢德通書史又善作文
詞漢和帝常召入宮后妃皆以師禮事之宮中俱稱
張太岳文集卷十一

他為曹大家蓋尊之也女誠是教誡女人的說話序
是說作女誠的原由

鄙人愚昧受性不敏

鄙人是大家自謙之辭說我是鄙俗之人愚魯暗昧
天賦與我的資性不甚明敏

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

大家的父親先亡了故稱先君餘寵是福蔭母是母
親師是師傅古人女子俱有師教讀女典訓是教訓
大家說我小時蒙先人的餘蔭賴母親并師傅的教
訓纔得長大成人

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
執是手特之也箕是簸箕帚是茗帚大家說我年十
四歲時嫁為曹門之婦執箕帚供洒掃以盡婦道至
今四十有餘年

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
之累

戰戰是恐懼兢兢是戒謹黜是休退辱是汚辱益是
增益中外是曹門內外累是連累大家說我自從嫁
到曹門常恐懼戒謹只怕失了婦道被夫黜辱添父
母之羞為曹門之累

張太岳文集卷十一

三

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

夙是早劬是勤大家說我為恐辱父母之故所以四
十餘年之間常早晚勤其心志以供婦職雖勤而不
敢言勞自今以後方知得免於黜辱不致羞辱父母
貽累曹門也

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殺負辱清朝

疏是粗疎頑是頑鈍教是大家的兒子叫做曹毅大
家又謙說我生性粗疎頑鈍平素不曾訓教引導我
的兒子常恐曹毅不肯玷辱了清明之朝

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

不當加而加謂之補如不補其賜謂之猥賜金紫是
腰金衣紫乃貴官的服色也 是近大家說我子曹
毅素失教訓乃荷蒙朝廷厚恩加賜以金紫居貴顯
的官職這實不是我鄙人庶幾所敢希望也

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

大家說我的兒子既已成立能自為身謀我不再以
為憂矣

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
失它門取耻宗族

女子出嫁叫做適人漸是漸磨慢慢的意思大家說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四

我的兒子我不憂慮了只是傷痛你眾女方當出嫁
之時却未曾漸磨訓教得你每失了婦人之容在他
人家有些過差玷辱我曹門的宗族

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
悵

沉滯是疾病淹纏的意思無常是說不久汝曹即是
你每個悵是憂思的意思大家說我今疾病沉重性
命不久思念你眾女每不知婦人禮法因此常是憂
思放心不下

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

助汝身去夫其勗勉之

間是病少痊一通是一本裨字即是補字助字即是
益字勗字即是勉字大家說起今我病稍痊作此上
篇誠女之言願你眾女各寫一本時誦讀庶幾有益
于你眾女之身我今去後你眾女將我這教誡的言
語務要勉勵身體力行不要怠慢忘記了

甲弱第一

此一章專說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強之義
蓋女乃坤道以柔順為主甲弱者女德之先
務也故以為第一章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五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
瓦磚即今之紡磚弄是以手拈弄大家說古人生女
三日之後卧之牀下寢之于地將一塊紡磚與他拈
弄齋戒而告之祖先說我某自生一女

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
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
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

典即是常這一節是解說上四句之意大家說古人
生女所以卧之牀下者明其不高傲不強梁專尚卑
弱之義蓋女人以事人為職故專主于下人而不可

高傲也所以弄以紡磚者明其熟習勞苦之義蓋女人以紡織爲職故主于執持勤勞而不可懈怠也齊告先君者蓋女子長大嫁人將以內助其夫承家祭祀故於誕生之初卽齋戒而告之這三件乃女人常行之道禮法中常以爲教而不容已者

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卑弱下人也

這一節是解說卑弱下人之義大家說女人能謙而不亢讓而不爭恭而不傲敬而不怠凡事讓人自己退後有好處莫自揚名有不好處居之而不辭忍耐張太岳文集卷十一 六 汗辱含納塵垢常常小心有如畏懼這是卑弱下人的道理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

這一節是解說執勤之義寢是睡作是起勿是禁止之辭憚是畏難私事是家事劇是繁難易是簡易大家說女人能晚睡早起不以夙夜爲勞而有畏難之心執務家事不分難易任之而不辭所作之事必期于成不始勤而終怠不有頭而無尾必須親手整理不托之他人這是執勤的道理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

這一節是解說繼祭祀之義正色是正顏色端字也解做正字操是守清是不混濁靜是不妄動潔是潔靜齊是齊整大家說女人能正其顏色而不爲妖冶之態端其操守而不爲邪媚之行既能專心以事夫主又能清靜自守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養祖宗這是善繼祭祀的道理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見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張太岳文集卷十一 七

這一節是總說上文之意三者謂卑弱下人一也執勤二也繼祭祀三也苟是誠備是全大家說女人誠能全得這三件美德則事務有成神人皆悅由是而患名稱不聞黜辱不免決無此理三者苟失之而不能全備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矣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有男女則有夫婦故以夫婦爲第二章

夫婦之道祭祀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

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所係之重參是並立而為三配是對達是通弘是大禮是禮記詩是詩經的篇各大家說夫婦之道甚大剛柔相濟足以參配陰陽和敬相與足以通達神明乃天地自來之大義人倫固有之大節也是以禮記昏義篇言男女之際甚為可貴詩經關雎章於好逑之義發之甚明由此言之則知夫婦之道不可不重也

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禮義墮闕方斯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八

二者其用一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相須為用御是管束的意思墮是落方是比方大家說夫有夫之道婦有婦之道若夫不能盡夫道而不賢則不能管束其婦婦不能盡婦道而不賢則不能承事其夫夫不能管束其婦則夫之威儀廢缺便不成箇夫主了婦不能承事其夫則婦之義理墮闕便不成箇婦人了以此比方可見夫婦二人雖有男女不同其相須為用所係甚重之義則一也

察今之君子徒知妾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閱書傳洙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儀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

這一節是說後世之人徒知教訓男子不知教訓女人君子指父母說檢是檢閱傳是傳記蔽是遮隔數是分數大家說我看今之為人父母的只知為婦人者不可不着夫主管束做夫主的威儀不可不整齊故專教訓男子檢閱書傳講明道理使他好管束婦人却不知女人也要承事夫主也要存守女人的理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九

義若只教訓男子而不教訓女人則於男女分數之重不亦遮隔而不明乎

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這一節是說教訓男子之法欲為人父母者依此以教女也禮是禮記書是寫字記事至與志同則是法則大家說禮記上說男子之生自八歲時便教他寫字記事到十五歲則教他志於成人之學夫教男子之法如此今獨不可依此法以教女人乎

敬慎第三

慎字當作順字古時慎順二字通用有夫婦則有夫婦的道理敬順者婦人之道也故以為第三章

陰陽成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鄙諺是俗語虺是羸弱狼虎都是獸之剛強者虺與鼠言其柔而弱也大家說女人屬陰男子屬陽陰陽之性原自不同則男女之行亦宜有異何以見陰陽殊性蓋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剛則不柔柔則不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十

剛何以見男女異行蓋男以彊為貴女以柔為美彊則不弱弱則不強故俗語說生男如狼之剛還怕他後來怯弱言男子貴於剛強也生女如鼠之柔還怕他後來粗猛言女子貴於柔弱也

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寬是不狹隘裕是不急躁恭下是謙下大家說男女之行剛柔既殊然則為女者要修身莫若以敬要避彊莫若以順所以古人說敬順之道乃為婦之大禮

也夫所謂敬者不必他求只是常守此心便是順者亦不必他求只是存心寬裕便是人能常守此心便知分止足而不敢僭越人能寬裕此心便崇尚謙下而不肯驕傲

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黠媒黠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敬的根由好是恩愛媒黠是輕慢縱恣是放肆大家說夫婦相愛終身不離相與周旋于房室之間豈不易生媒黠媒黠既生則語言不復點檢多致過差語言既過則情意縱恣勢所必致縱恣既作則侮夫主之心生矣此其病根在於不知我止足之分而遂至于侮慢夫主如此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十一

夫事有直曲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能尚恭下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順的根由爭是爭競訟是詞訟忿怒是心氣不平着惱的意思大家說夫婦之間或事有曲直或言有是非直者不肯讓則爭曲者不肯服則訟爭既興則有忿怒之事矣此其病根在於

女人不尚謙下也蓋能尚謙下則不論是非曲直皆忍受之而不言矣安得有爭訟忿怒之事乎

侮夫不節譴訶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

節是止譴是責惟訶是呵叱楚是杖撻是打大家說女人侮夫不止則為夫者豈肯甘受必加之譴呵矣夫主忿怒不止不但譴呵將又繼之以杖責矣

夫為夫婦者義以親和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義是宜宜是露大家說為夫婦者彼此相宜由于和

張太岳文集卷十一

順而親厚恩愛相結由于情好而和諧今夫妻反目

至于楚撻既行則和親之情已踈復何相宜之有譴

呵既宣則好合之意已乖又何恩愛之有恩愛俱廢

夫婦離心矣由是黜辱有所不免將貽父母之羞然

其始皆由女人不敬順所致可不戒哉

婦行第四

女人之道其大者在敬順其行則多端故以

婦行為第四章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

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名絕異也婦言不必辯

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大家說女人之行有四件一是婦德二是婦言三是婦容四是婦功然所謂婦德不必有才幹聰明絕異於人也所謂婦言不必有辯口利辭會說過人也所謂婦容不必顏色美麗嬌動人也所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百能百會也凡此皆世俗之所貴非淑女之美行也

清而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

婦德

張太岳文集卷十一

這一節是婦德之實大家說女人能清而不貪閑而

不暴貞而不邪靜而無妄操守大節整齊不亂行已

之間輒有羞耻一動一靜卓有法度這纔叫做婦人

之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

婦言

這一節是婦言之實擇是揀擇厭是厭惡大家說女

人能揀擇好辭而說不道醜惡之言時當言然後言

未嘗輕言說出來的話都合道理使人喜聽不生厭

惡這纔叫做婦人之言

盥洗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

婦容

這一節是婦容之實盥洗是洗濯塵是塵土穢是不淨垢是泥垢大家說女人能常盥洗服飾使之鮮潔以時沐浴身體使不致垢穢這纔叫做婦人之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

婦功

這一節是婦功之實紡是紡線績是績麻潔是淨齊是整大家說女人能專心紡線績麻只務本等的事不好與人戲笑安排些潔淨整齊的酒食以奉賓客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十四

這纔叫做婦人之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有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斯仁至矣此之謂也

乏是少大家說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四件乃是女人之大德不可少者四者俱全纔盡得女人的道理然為之亦不難唯在以此四者常存於心不可忘也古人有言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仁即至矣此正所謂一存其心而德言容功皆在于我也

專心第五

專心是一心只敬事夫主更無他慮婦行固

有四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在於貞靜故

以專心為第五章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

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違是背罰是譴愆是過差大家說考之於禮夫喪其妻則有再娶之義婦喪其夫則無再嫁之文所以古人說夫乃婦之天人生世間隨到那裏都頂戴着天不可逃也人不可逃於天則為婦者豈可離于夫哉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十五

人之行事有違背神祇者天必降之以罰女人之禮

義若有過差則為夫者豈不踈薄而譴辱之哉

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憲是法女憲是書各一人即夫也永是長畢是終訖也是畢大家說女憲書上說道女人若得了夫主意固可以仰賴終身若失了夫主意也就將此一身斷送了夫女人一生的事只靠在夫主身上由此言之可見夫主之心意不可不求而得之以仰賴終身也然所求者亦非論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

色禮義居業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

佞是口才媚是邪媚苟猶俗言將就也專心正色蓋指下七句而言塗是道路塗聽是聽的道路上的說話冶容是妖艷之容廢飾不粧飾也大家說我所謂求得夫主之心者亦不是佞口邪媚苟且將就以求親悅只是要專心正色以禮自處耳必須守禮執義居止端潔耳之所聽必出于道理之言道路上說的言語未曾經自己看見的不要聽他目之瞻視貴於張太岳文集卷十一

夫

端正若旁觀邪看乃非禮之視必以為戒容儀貴于有常也不因出外之時打扮出那妖冶艷麗之容也不因入內之時就關葺懶散不加修飾無事不聚會羣小閑行嬉戲在家不倚靠門戶窺看外面視聽言動皆以禮自處這纔叫做專心正色所以求得夫主之意者在此而已

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法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所謂不專心正色矣

道貴於以正自處若是舉動輕率不自尊重則與禮義居業者異矣視聽閃倏不以正道則與耳無塗聽目無邪視者異矣入則蓬頭垢面出則粧飾窈窕做出諸般態度則與出無冶容入無廢飾者異矣不當說的說不當看的看則與不聚會羣輩不看視門戶者異矣這正是佞媚苟親不知專心正色者以此求得夫主之意豈不難哉

曲從第六

以上五章論女人之道大略盡矣而未及于舅姑故以曲從為第六章

張太岳文集卷十一

七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

舅姑是公婆大家說我前面說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蓋謂婦人以夫為天不可不定志專心以求得其意的說話然上面還有公婆公婆又是夫主之所敬事者也若不得公婆的喜悦則為夫主者亦豈敢違親而見容哉故舅姑之心尤不可失也

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欲得

舅姑之心奈何因莫尚于曲從矣

大家說婦人事夫與事舅姑微有不同事夫固貴敬
順然尚有當執正守義者若事舅姑則雖於義有未
合者亦不可以不曲從也蓋入之情固以恩愛相結
然亦有恩重而反以自離者固以情義相合然亦有
義重而反以自破者今有女人其夫主憐愛之可謂
恩義好合矣然其舅姑不喜之則為夫者亦不得不
順父母之意而與之相離此所謂以恩自離以義自
破也此可見以婦視夫則夫為重以夫視舅姑則舅
姑為重然則為婦人者欲得舅姑之心當何如固莫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十八

如曲意順從而已矣

姑云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
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
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姑云爾譬如說婆婆分付的這件事違是背戾是乖
戾大家說婦事舅姑只當以順從為主假如婆婆分
付的這件事于理恰是固當從令假如婆婆分付的
這件事於理有未是沒奈何也要順從不可與姑違
戾是非爭分曲直如此方是曲從若于理所當從而
從不叫做曲從了所以女憲書上說婦女承事舅姑

百凡從命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則豈有不得舅
姑之心而受賞者哉然父母之心既順則夫主之心
亦得矣

和叔妹第七

叔是小叔夫之弟也妹是小姑夫之妹也上
言舅姑之心不可失而叔妹者則舅姑之所
愛也欲得舅姑之心不可不知處叔妹之道
故以和叔妹終焉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
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十九

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
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臧是善否是不善譽是揚其善毀是稱其惡蔽是遮
隔大家說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所以
夫主以父母之心為心亦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
妹之譽已所以舅姑取信於叔妹之言亦愛已也由
此言之我一身的善惡毀譽皆係于叔妹則叔妹之
心豈可以失哉人亦皆知叔妹之心不可失而乃不
思和叔妹之心以求親心之悅豈非心有遮蔽而不
明也哉

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聰是聰明哲是智慧備是全美室人是一家之人掩是閉藏臭是氣味蘭是香草大家說叔妹之所以當和者以其能掩吾之過揚吾之美也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差雖以顏子亞聖人一等還有過差只是他不能自改故仲尼以不貳其過稱之而况于婦人秉性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十一

陰柔雖以賢女之行賦性聰明智者亦豈能備道全美無一過若有過人心知之所以一家之人相與和氣則謗言自掩內外之間相與離心則惡名自揚此勢之所必然而不容已也易經上說二人同心如快利刀刃金鉄可斷同心的言語說出來彼此契合其氣味就如蘭之芬香一般即此觀之室人和則謗可掩而欲和室人不可不先于叔妹加之意也

夫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微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

于邑隣休光延于父母

敵是相等淑媛都解做美字篤是厚微也是美瑕是疵大家說小叔與小姑與我雖是等輩人而分則尊於我其恩疎而義則相親若是淑媛謙順有賢德的人知叔妹之不可慢則能依義以篤厚其愛崇恩以結為應援叔妹之心既得便都加敬愛於我我有微美則彼為之顯章我有瑕過則彼為之隱塞使舅姑矜憐我之善而夫主嘉愛我之美聲譽光耀於邑隣美光延及于父母夫能和于叔妹便有這許多好處然則為婦者豈可不求得其心哉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十一

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宜姑忿而夫愠毀譽布於中外耻辱集於厥身進憎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蠢是不伶俐愚是不聰明寵是眷愛驕是矜肆盈是滿臻是至宜是布忿愠俱是怒訾是不善之言大家說惟有賢德知義理的人纔能和於叔妹而致美譽若夫蠢愚之人他處叔則托名自尊高傲而不知謙下處妹則因夫之寵以自驕盈驕盈既行必乖和好

之情恩義既乖離則情義不相聯屬豈有稱譽至於
我我卽有美處則隱藏而不宣我或有過處則播揚
而不匿姑聽叔妹之言說我有過而忿怒之色作短
毀不善之言布揚于中外耻辱不好的事皆集於其
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矣夫能和于叔妹
則榮而顯不和于叔妹則辱而不顯是叔妹者乃我
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與叔妹相處可不謹慎而
求以得其心哉

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
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一

五

無惡在此無射斯之謂也

相是把柄射是厭煩大家說叔妹之心固不可不求
欲求其心莫尚于謙順謙則虛虛則能愛故爲德之
柄順坤道也故爲婦之行凡此二者有容物無忤物
處於叔妹之間不論賢與不賢皆足以和矣何往而
不得其心哉詩經說在彼無惡我者在此無有厭射
我者這箇正是謙順足以取和之說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

勅建涿州二橋碑文

涿密爾京邑當四方孔道朝覲貢獻仕旅商賈之所
必經其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
七里自紫荆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
許每伏秋水發洶湧暴至倏忽卽數十尺行旅走避
不及歲漂溺者常數百人行者病涉兆民咨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在先帝時夢若有神告言宜作

功德事以福國祐民太后意念之不忘今上建

元之首年會州民有奏乞建橋濟衆者太后億與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一

夢符遂語上以欲建橋意上曰與作大事也請

得與輔臣計之出以太后意諭臣居正臣因言時

訕舉羸古人所戒上始卽大位一切宜與民休息

茲役太勞民且費鉅恐有司亦未能辦奈何上曰

聖母自以官中供奉金募工爲之一夫不役于民一

錢不取於官也臣頓首曰幸甚乃發帑金五萬兩

詔工部以農隙鳩材發春戒事命司禮監太監馮保

擇內臣廉幹者督工保舉內官監太監劉濟命工部

尚書朱衡擇司屬中精敏者二人相其役衡舉郎中

易可久賀幼殊上曰往欽哉母擾民母冒費毋淹

時母苟且塞責諸臣奉命唯謹乃以二年正月之十日興工諸臣夙夜在公出入有稽厚值以儆工民乎之蓋五閱月而遂告成事爲胡良河橋一巨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許長三十餘丈皆甃以巨石鋼以鐵錠除道屬之兩橋間伏龍宛虹巧俾神造而費不過七萬役不過數月往嘉靖間建琉璃河一橋費三十餘萬作者數萬人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數倍居者頌行者謳方軌並駕徒衆摩肩望之窿窿屹屹然信天下之鉅觀也事既竣上手詔以二橋工成 聖母功德甚大 命臣居正紀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二

其事臣觀易益之繇曰利涉大川孔子贊之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五之辭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夫惟弘濟大川而寧損已之有不傷民財是以舉措光大而閩澤無疆也夫天下未有十利之事也勞民以便民病寡而利多仁者猶將爲之茲役也誠不忍斯民之墊溺而思以拯之也卽上以詔令水衝出錢間左與役責之有司如期而辦凡以利民夫誰曰不可乃 聖母與 皇上視民之溺由已溺之旣以澆澆引救之矣而又不煩有司不擾閭閻至出其脂盪之資以爲萬姓造福茲非所謂

損上益下而有孚惠心者乎以是而獲元吉受介福奚俟問矣雖然有方之仁可得而名言也無方之仁不可得而名言也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觶觶而舍之孟子許其心足以保四海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蒿目而仰上之澤者何限涿獨以在眉睫之地呼號之聲一徹天聽遂皇皇思以拯救之弗少後所謂一牛之觶觶耳推是心也將舉天下而枯戴之無俾一天不被其澤者而後 上之心始慰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耶而又何以名言之乎不可名者臣將與天下相忘於無言矣可名者臣謹恭紀其事如右而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三

係之以詞曰瞻彼涿鹿爲京喉舌匪無莊廬河水所啣哀我人斯淪胥以滅欲度無梁如食斯噎浩浩洪流平陸成渠下民其咨行旅卒瘞聲聞于天我后曰吁視而弗救慮殫爲魚乃召司空乃命匠作往卽爾職爰諏爰度作之汜澳屬諸郊郭水昏而裁日北而落帝復諄戒我后至仁匪以厲衆毋擾甸人捐金爲之期以利民歡聲載途荷鍾雲屯曾不踰時兩橋並建象彼閭道橫絕天漢輪蹄續紛士女泮渙來遊來過以謳以忭曰我后德配地無疆拯此淪溺寘之康莊女寓鍊石我后造梁補天奠川厥功匪彰上帝鑒

觀介以繁祉繁祉維何保茲 天子克昌厥後本支
百世亦祐我民永賴 明明天子后篤生之穆穆
后德天子成之粵求治平惟孝與慈千秋萬禩固此
丕基

勅建承恩寺碑文

皇朝凡 皇太子諸王生率制度幼童一人爲僧名
替度雖非雅制而宮中率沿以爲常 皇上替僧名
志善向居龍泉寺 慈聖皇太后 今上皇帝追念
先帝及其替僧以寺居圯壞欲一新之而其地湫隘
且濱于河勢難充拓乃出帑儲于冷潞王公主及諸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四

宮春所施數千金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質地於都
城巽隅居賢坊故太監王成住宅特建梵刹外爲山
門天王殿左右列鐘鼓樓中爲大雄寶殿兩廡爲伽
藍祖師殿後爲大士殿左右庫房禪堂方丈香積僧
房凡九十有五莊嚴法事靡不畢具寺成因官志善
爲僧錄司左善世以住持之而賜名曰承恩余惟承
恩有二義焉施給圓朔精舍崇重三寶 上恩也以
大悲智力拯拔沉苦躋諸彼岸以大光明燈普照沉
迷示之覺路 佛恩也思報 上恩則必虔恭朝夕
勤修法事以祝 慈壽 聖恩于萬禩思報 佛恩

則必恪守戒律發深信心以求速證毘盧正果庶毋
負於 聖母 皇上勅建之意也於戲後之居此者
宜諦思之工始于萬曆甲戌年告成于乙亥年月謹
述其勗立始末勒之于石以垂不朽而繫之以偈曰
佛恩廣大浩無邊 毘盧光明照大千 拔諸沉苦
證涅槃 如以寶筏濟迷川 慈恩浩浩亦如然
巍巍功德不唐捐 舍衛城中給孤園 梵刹萃起
開中天 琳宮玉除寶莊嚴 間以寶樹鬱慈芽
寶華芬敷色姝妍 華雲鬢雲垂四埏 法輪常轉
妙義宣 法燈常明燭幽纏 我願緇俗諸有緣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五
普霑法潤沃心田 誦我重宣此偈言 永祝 慈
齡萬萬年

重修海會寺碑文

佛法之大舉華藏世界海一一皆有微塵數諸佛不
爲多於一毛孔中納世界海微塵數不爲礙寺之名
爲海會者以此其寺在都城之南創于嘉靖乙未
穆宗皇帝嘗受釐于此歷祀既久棟宇弗葺椽桷將
毀 皇上即位之二年由夏又安四民樂業 聖母
慈聖皇太后思所以保艾 聖躬焉奕胤祚者惟佛
寶是依乃出內帑銀若干俾即其地更建焉既集議

慈聖皇太后暨路王賢妃貴人以下咸出貲助之會
遊僧有範成銅像一軀無所庇覆司禮監太監馮

因請移置其地復出內儲大木以爲殿材遂以

年 月 日始事 命 監董其工役於中爲殿

三皆三楹方丈一凡五楹鐘鼓樓二配殿十二禪堂

十僧房四十有奇前爲山門繚以周垣殿宇觀深廊

廡曼衍重閣層軒翬飛丹煥像設獲以安妥僧徒於

焉遊集煌煌乎都邑之盛觀也又於其外拓地六頃

收其租入以爲焚修供具之資揆厥勝因必由善建

恭惟 慈聖皇太后體坤元之載物同慈利之好生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六

發至誠之心證大乘之果將以保 皇躬翊 皇度

納八荒於華嚴勝界澆羣生於沉淪業海巍巍功德

不可名已是以 宮壺出其琛寶暫御效其誠惻工

不逾時役不告勞是宜刻之貞石告厥成功昭示來

裔銘曰 天聰鴻德受命孔固誕育我 皇時維

聖母恩隆罔極載蓋亂祚皈依竺範宅美希夷乃闢

靈宇在邦之圻珎輪內帑民悅子來丹刻有輝金容

麗設中座耽耽飛簷獻獻卽度重開者山有截禪慧

攸託神足來遊都人瞻仰徒衆幽求魚燈螺梵無飲

春秋福德佑仁儲祥委祉 皇心悅豫 宮闈燕喜

於萬斯年施于孫子玄風廣播 皇輿載安道合無
爲功存不刊勒于貞珉永垂大觀

勅修東嶽廟碑文

自古帝王建國肅恭羣祀列在祀典大祝頌之士民

不得奉而民間所爲號祝歌舞其事誕漫祠官不主

也惟岱宗之神自繩契以來秩在祝史通乎上下今

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 京師則廟朝陽門之東

相傳唐宋時已有 國朝正統中益恢崇之歲遣太

常致祭燠旱則禱焉而都人士女祈祉禳災亦各自

財以祠云臣嘗讀 睿皇帝所製廟碑大要歸于厚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七

民生順民欲明德遠矣百餘年來廟寢傾圮神將弗

妥士女興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曰吾甚重祠

而敬祀其一新之然勿以煩有司乃捐膏沐資若干

緡 皇上祇順 慈意亦出帑儲若干緡命司禮監

太監馮保擇內臣廉幹者董其役工始于萬曆乙亥

八月迄周歲而落成其殿寢門闈之右廊廡庖湑之

制大都不易其故而撓者隆之毀者完之聖者薰飾

之又于左右建鯨鼉樓東爲監齋堂規模瓌麗迥異

曠昔巋然若青都紫極矣既告成事 上以 聖母

意詔臣爲之記臣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

竹為民而微福於神者故禦災捍患祭法所載何可
心諸且聖人以神道設教岱居東方其德曰生往牒
所稱觸石生雲膏雨天下生也冥運陰陽赫如雷霆
使人弗罹于天憲亦生也君人者恩則慶雲威則迅
雷要歸于永底蒸民之生而愚夫愚婦刑賞所不及
者神實司其禍福之柄蓋亦有陰翊皇度者焉祀之
非曠也不寧惟是臣仰闕 聖母垂恩儲祉保護
皇躬將廣建功德以祈萬年胤祚雖無文成秩矧又
祀典所載而 皇上孝奉 慈闈仰答玄貺雖節用
之旨時佩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賴天地之靈山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八

川之佑豐庶屢報四夷咸賓是禦災捍患允符祀典
而 睿皇帝所稱厚民生順民欲者實在茲矣臣謹
恭紀其事而系之以辭曰 瞻彼岱嶽是為天孫乘
震秉錄生化之門位鎮一隅仁流八極率土是臨矧
茲京國京國有廟肇禋百年弗替其故何以告虔惟
皇祖清盼靈徵應乃新神居聿遵 慈命既拓其基
亦除其廡琳宮中起繚垣外周厥宇我我厥靈濯濯
誰謂邦畿儼彼喬嶽維嶽有神維帝之德 后則基
之神介繁祉篤我 帝后泰山之維泰山之久亦佑
下民自天降康時雨而雨時暘而暘臣拜稽首勅此

貞石億萬斯年昭垂罔賴

勅建慈壽寺碑文

寺在都門阜城關外八里許先是我 聖母慈聖宣
文皇太后常欲擇宇內名山靈勝 特建梵宇為
穆考薦冥祉 皇上祈胤遣使旁求皆以地遠不便
瞻禮乃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卜關外地營之出官
中供奉金若干兩潞王公主暨諸宮眷助佐若干兩
委太監楊輝等董其役時以萬曆丙子春二月始事
以 月日既望告竣而有司不知也外為山門天王
殿左右列鐘鼓樓內為永安壽塔中為延壽殿後為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九

寧安閣旁為伽藍祖師大士地藏四殿繚以畫廊百
楹禪堂方丈有三所又 賜園一區庄田三十頃食
其眾以老僧覺淳主之中官王臣等典領焉寺成
上聞而喜曰我 聖母齋心竭虔懋建功德其諸百
靈崇護萬年吉祥恭惟我 皇上聖心嘉悅因名之
曰 慈壽而詔臣紀其事臣惟佛氏之教以毘盧檀
那為體以弘施普濟為用本其要歸惟于一心心之
為域無有分界無有隆墜其所作功德亦不住於有
相不可思議故曰洗劫有盡而此心無盡恒河沙有
豈而此心無量至於標宮建刹崇奉頂禮特象教為

然以植人天之勝因屬羣生之瞻仰則固未嘗廢焉
惟我 皇上覺性圓明妙契宿證蓋自踐祚以來所
以維持之者惓惓焉約已厚下敬天勤民為訓至如
梁胡良河以資利濟織造以寬行袖蠲積遺以拯
民窮慎審決以重民命共一念好生之心恒欲舉一
世而躋之仁壽故六七年間海宇蒼生殮和飲澤陶
休玄化無小無大咸稽首仰祝我 聖母億萬年保
我 聖王與天無極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哉猶
且資佛力以拔迷途標化城以崇皈依要使苦海諸
有悉度無漏之舟閻浮衆生咸證菩提之果斯又聖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十一

人所以神道設教微意也臣謹拜手稽首恭紀日月
而系之詞曰於昭我 皇秉乾建極薄海內外罔不
承式誰其佑之亦有 文母覃恩皇風紹休三五永
惟 穆考神御在天思廣勝因以植福田我 皇承
之樂施靡惜永延 皇圖冥資佛力乃管實利於允
之方左瞰都城右眺崇岡力出於民財出于府費雖
孔殷民不與苦厥制伊何有殿有堂丹題雕楹玉甃
金相繚以周廊倚以飛闥畫棟垂星綺疏納月有湧
者塔厥高入雲泉彼不周柱乾維坤維大慈尊先民
有覺普度恒沙同歸極樂譬如我 皇博步

萬億國小大畢寧惠路旁流慈雲廣比如是功德不
可思議民庶咸祝 天子萬年奉我 聖母慈禧永
安臣庸作銘勒茲貞石志孝與仁與天無極

勅建萬壽寺碑文

初禁垣良隅有番漢二經廠其來久矣 莊皇帝嘗
詔重修以祝釐延貺厥功未就 今上踐祚之五年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諭 上若曰朕一寺以藏經
焚修成 先帝遺意 上若曰朕時佩節用之訓事
非益民者弗舉惟是 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
聖母追念薦福慈意然不可以煩有司乃出帑儲若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十一

千綿潞王公主暨諸官御中貴亦佐若干縉 命司
禮監太監馮保等卜地于西直門外七里許廣源閣
之西特建梵刹為尊藏漢經香火院中為大延壽殿
五楹旁列羅漢殿各九楹前為鐘鼓樓天王殿後為
藏經閣高廣如殿左右為韋馱達摩殿各三楹修簷
交屬方丈庖湏具列又後為石山山之上為觀音像
下為禪堂文殊普賢殿山前為池三後為亭池各一
最後果園一項標以禱樹琪株瓊果旁啓外環以護
寺地四頃有奇法輪妙啟龍像莊嚴丹聖藻繪爭耀
競奕工始于萬曆五年三月竣于明年六月以內臣

張進等王寺事 上賜之名曰萬壽而詔臣為之記
臣聞古之聖王建皇極以臨區宇敘時五福其一曰
壽而臣子祝頌其君亦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曰於
萬斯年受天之祐是人君以德致福無先于壽而為
之臣民者思以仰酬洪造發舒忱悃舍頌祝之外蓋
亦無以也我 皇上聰明天啓垂治妙齡恢皇綱接
帝統廣至治于無疆錫嘉祉於羣臣百姓者不啻滄
肌而決髓矣薄海內外日所出入含生之倫莫不翹
首延睇仰而頌曰 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其庶
幾萬年有國以福我蒸黎乎夫林茂而鳥悅淵深而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十二

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
之命懸於一人 天子明聖則生人履福故億兆之
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者斯亦魚鳥之願歸于茂林深
淵也然則茲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
而可以祝 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
民勞費不公取罔以保國又民功德無量為臣子者
其踴躍而讚頌之詎能已耶謹拜手稽首恭紀其事
而系之以詞曰惟君建極歛福錫民民有疾苦如左
其身巍巍大雄轉輪弘教晁虛光明大千仰照佛力
活衍君亦如然共以悲智濟彼顛連琅函貝葉藏之

天府以嗣皇度自我 列祖沿及我 皇紹成光緒
表此勝因共躋極樂祇奉 慈命復軫民瘼母頌將
作乃發帑儲鳩工庀財龍宮蔚起鸞域弘開翼翼我
我有截其所仰伴神造俯贖淨土凡斯鉅麗前武之
繩準追來孝旌觀厥成景命有僕永錫純嘏既相
烈考亦佑 文母保茲 天子億萬斯年本支百世
繁華綿七

新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昔河有玉獲佛舍利三十餘顆各建塔藏之散布華
夷今五臺靈鷲山塔是其一也我 聖母慈聖宣文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十三

皇太后前欲朔寺於此為 穆考薦福 今上祈儲
以道遠中止遂于都城建慈壽寺以當之臣居正業
已奉 勅為之記須我 聖母至性精虔不忘始願
復遣尚承監太監范某李友輩捐供奉餘資往事莊
嚴前為山門天王殿鐘鼓樓又內大雄寶殿旁伽藍
殿外為十方院延壽殿諸圍廊齋舍庖漏罔不悉備
復賜園地以供常住之需工始 年 月 日成于
年 月 日計費金錢若干計 聖母復命臣記
之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齊一幽明兼綜道法其燦
然者在古先帝王垂成憲著章程于世矣乃有不肖

而信不令而行以慈陰妙雲覆涅槃海饒益羣生則
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為宗以慈為用以一性圓
明空不空為如來一卽其說不可知然以神力總持
法界勞瘁沉淪開幽理資明功亦神道設教者所不
廢也我 聖母誕育 皇上為億兆主養成 聖德
澤洽宇內施及方外日所出入靡不懷服至如寧靜
以奠坤維建梁以拯壑溺儉素以式閭帷慈惠以布
恩德含生之倫有陰隊其利而不知者所種孰非福
田所證孰非菩提者乃益建勝因廣資冥福託象教
以誘俗乘般若以導迷斯可謂獨持慈寶默運化機
張太岳文集卷十二 十四

山川不改重建妙因機如有待惟我 聖母 天人
慈仁總持陰教覆育蒸民莊嚴寶刹於茲靈壤龍宮
巍巍人天共仰 皇穹眷德降福穰穰既佑 文母
亦佑我 皇定命孔固寢隆寢昌臣庸作頌億載垂
光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
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公神道碑
今制異姓不王惟元功佐命有大勲勞於 國者歿
乃得追封焉 明興以來朱氏王者三人東平從
文皇帝靖難用決策力戰封平陰死土木之難今定
張太岳文集卷十二 十五

卿其先鳳陽懷遠人七世祖亮從 高皇帝起義以
功授燕山中護衛正千戶六世祖摩封成國進封吏
平武烈王能五世祖平陰武愍王勇曾祖太師莊簡
公儀祖太傅恭僖公輔義太傅榮康公鳳母成國夫
人陳氏王生而警敏紀人稍長通尚書周易兼涉韜
鈴有文 智略嘉靖丙申襲封成國公年甫二十二
初拜表謝 恩 世宗望見王丰度秀整獨偉視之
自是遂被 恩顧承天水奉 命告祭顯陵戊戌上
皇天泰號充捧冊表進使禮成加太子太傅 世宗
將有事 顯陵召王與勳輔諸臣於 慈寧宮恭次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十六
及文華殿南城議南幸并冊立 東官事日見親信
己亥正月 世宗御啟祥宮 召諸大臣見 皇太
子特命王扶掖 皇太子以行因指示 皇太子曰
此汝將來師保也二月使持節冊封 穆宗爲裕王
聖駕南巡佩都扈副將軍印掌行在左府事至衛輝
以身衛 上出於火渡河侍 御舟 賜詩命和王
操筆立成 上謂輔臣曰勳裔中如此人才絕少稱
善者久之是歲秋充神機營總兵官庚子提督團營
及五軍營王堅明約束拊循將士軍整以和壬寅夏
掌五軍都督府事督營如故秋加大保丙午加特進

榮祿大夫庚戌加特進光祿大夫在國九月虜寇塞
直薄近郊王部署諸將卒晝夜捍禦虜知有備遁去
解嚴加兼太子太師壬子春 穆宗加冠持節掌冠
癸丑改掌後府事壬戌加大師王力辭不獲乃拜命
穆宗踐祚奉 勅監修 世宗實錄知經筵事戊辰
持節冊立 今上爲皇太子是歲夏以疾請解府事
優詔不許再請乃許之壬申春 今上加冠持節掌
冠六月 上嗣登太寶復 勅監修 穆宗實錄知
經筵事 上眷倚方隆而王以疾不起時九月三十
日也王歷事 三朝中間代祀 圓丘三十有九方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十七
犀二十有七他中祀尤衆主進士恩榮宴者十先後
蒙被恩澤賜泛舟大夜賜肩輿賜秘書賜禁中乘馬
蔭子爲錦衣者三加歲祿至七百石諸衣帶金幣器
物人口之資不可勝紀其卒也 上震悼爲王輟朝
一切躡祭管葬皆視舊制有加至特進封王爵尤爲
異數云王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始弱冠即受加 世
宗恩寵舉無與比然以是益斤斤勤恪每奉 命攝
祀必端肅薰沐致其精潔臨祭登降周旋咸中準度
保直西內夙夜在公不敢言私 世宗在位久以威
嚴取下雖素所親任輔善往往被遣斥惟王以忠慎

自結于上無少替 世宗嘗稱之曰恪恭敬慎曰忠
謹動誠又曰卿可謂為臣允忠故獨被隆眷三十年
無絲髮不當 上意指者遼事 穆宗及 今上以
三朝勲碩百辟具瞻而小心翼翼始終一節進止殿
陛皆有常度不失尺寸事父榮康公冠帶侍養立終
不敬及母陳太夫人病亟王方直西內不敢歸憂形
於色 世宗見而異之以問輔臣 具以實對乃
諭令歸視母病無何陳夫人卒王哀毀骨立與其弟
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太保公希孝友愛篤至朝夕過
從怡怡如也撫庶弟希慎無殊同胞與士大夫處貴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十八
而能降以而彌敬飲酒至數斗雖大醉終不失一
語諳于 國家典故而口呐呐若無所知每 廷議
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論或稱引片言咸中肯綮
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即輔臣有不及知者常命問王
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亦終不言其周
慎如此余嘗以為王兄弟孝謹如石慶石建而才略
過之其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風議安世
遠不及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生平篤厚謹飭未
嘗自表異希稱譽而士大夫咸傾慕之唯 天子以
為國器歿之日弔客皆為掩涕嗟乎非其中心誠信

事於人烏能得此乎王生正德丙子八月二十三日
享年五十有八配張夫人前中府都督女早卒遂不
再娶子男一時泰後府都督僉事管錦衣衛南鎮撫
司事娶陸氏武惠公炳女孫男四長應植聘恭順侯
吳公繼爵女次應槐次應桂孫女二大保公將以十
二月奉王葬于北澤山 賜地與張夫人合乃 其
狀請余而泣請隧道之銘余與王兄弟相善論其素
履皆如狀所云不虛乃為之銘曰 黃河若帶泰山
若礪誓固云然疇克永世桓桓東平濟德彌昌六業
而生實維定襄荷王挺生萬夫之望敦悅詩書淵談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十九
亦壯弱冠分符寅戴 肅祖入叅惟嚙出總翰虎於
赫 肅祖恩威靡恒終始惟王腹心股肱 帝昔南
狩王屬都護身翊 宸躬以康天步虜聞郊原王典
戎兵振我常武以衛 神京秉珪攝事於郊於社夙
夜敬恭以迓純嘏光佐 三朝總領班行天球在序
瑞羽高翔胡不耄耄大星宵墜 帝曰吁哉厥有勞
勳封以大邦錫之休命絲綸孔燦初終克令昔王先
人實善於躬名其二子曰孝與忠惟王與弟金昆玉
季丕紹先猷引繩勿替我銘其功以勸景鐘千秋萬
禩與 明無窮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錦衣
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太傅諡忠信朱公
神道碑

錦衣領禁旅直宿衛又理詔獄察舉不法實兼古司
錄金吾之職嘉靖間 肅皇帝以威嚴馭下大獄數
起羣言事忤 旨輒逮繫錦衣訊治或杖之於 廷
有立斃者而當事者亦以驚擊為能伺枝卒猛若
乳虎一旦不如意所夷滅不可勝道 京師為之重
足自太保朱公視衛篆代猛以寬罷遣諸陰鷲校卒
一切務從長厚於是 廷杖者咸得不死而 京師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二十

之人皆始帖席 今上踐祚之元年有賊挾刃至

宮門驚 蹕捕得下東厥治賊冀緩死妄言有王者
於是內外錯愕索賊甚急然余心知其誣乃見上言
斯事重請令錦衣衛與東厥禱治之 上曰可公既
受命即獨宿外舍燕居深念多設方略密偵之如是
十餘日乃得其情趣具獄上戮止一人餘無所問當
是時微公縉紳禍且不測其所存活不啻數百千人
矣夫韓厥存趙慶流子孫王氏以百口保符彥卿世
食其報以公之德如此而年不踰中壽祿不逮子嗣
何哉昔人謂天道是耶非耶余竊悲其志為之叙其

行事俾後世有稱焉公諱希孝字純卿鳳陽懷遠人
自其先祖燕山中護衛東武烈王能以 文皇帝佐
命元勳始封成國公平陰武愍王勇死事土木傳莊
簡公儀恭僖公輔及父榮康公鳳兄定襄恭靖王希
忠族滋大定襄與公皆陳夫人出公以嘉靖甲午授
錦衣勳衛時年十七事 世宗肅皇帝見稱謹敏戊
戌 皇穹宇 大廟成以恩授都指揮使掌衛事甲
寅陞都督同知奉 勅提督緝捕尋轉右丁巳轉左
戊午累功加太子太保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召入
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書賜肩輿 莊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二十一

皇帝立加兼太子太傅 今上在東官總理侍衛及
登極加歲祿三十六石廢一子錦衣百戶最先後廢
子為錦衣者七 賜歲祿至百石金幣蟒衣寶鈔書
籍牲醴之類不可勝紀公歷事 三朝終始一節當
肅皇帝時定襄以上公陪國議而公內領羽林伏飛
之士周廬宿衛外持節刺舉不法兄弟貴寵於羣臣
無兩然公忠信謙慈恂恂如也其家事治言於國無
隱情稱于士大夫無異詞 上或密問邊清事公手
自裁對無不當意指而終不泄 上一語故以 肅
皇帝之雄察即親信勳罕能保終者唯公兄弟事之

順焉終身未嘗一被譴責 今上以公 先朝者舊
禮之尤厚卒之日爲之悼惜者久之較朝賜棺斂命
有司治塋兆 諭祭有加贈太傅諡忠僖公卿以下
咸奔走弔唁宿衛士有痛哭失聲者其忠情誠信孚
於上下如此奉事榮康公及陳太夫人能以色養病
則顯天求代與定襄友愛篤至定襄薨哭之晝夜不
絕聲以是病不起撫其庶弟金吾君希慎如同胞又
好拯人之難卹人之急死弗棺者骼弗掩者登山而
呼庚癸者捐貲濟之不少愜起家將種素嫻翰鈐明
習 國家故事而居常悛悛言若不出口其敬禮士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三十一
大夫造請延接久而彌篤好讀書所購古圖篆名筆
甚富亦有精鑿能辨真贋及他細行可稱述者尤衆
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余嘗謂公兄弟重厚可屬大
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過之孝謹如石建石慶而才略
則二石遠不及也論者以爲知言公生正德戊寅卒
以萬曆甲戌年五十有七配湯氏靈璧侯女封一品
夫人後公數月亦卒長子時豐早夭立任孫應梅嗣
以廕授錦衣衛指揮同知聘武清伯李公偉孫女其
弟金吾君以 年 月 日奉公與湯夫人合葬于
舊梓庄之新阡持都督余君蔭狀請余請隧道之路

余雅善公具知其生平乃叙其事而系之以詞曰
東平靖難平陰死忠爰及定襄世表膚公赫赫太傅
二難並美咸以一德媚於天子入叅惟溼出領押衛
邦之司直王之爪牙日有疏附日有禦侮公實兼之
腹心股肱歷事 三朝擁佑勛勳惟忠惟孝恪守宗
祊高而不危滿而不有聞 命則俯循墻而走國之
所重喬木世臣矧有令德宜于民人胡天降割老成
淵謝定襄既逝公亦捐舍承 帝曰嗟予懋乃勳錫
之崇典貴于幽閩玄官楚楚終焉安處九原可作惟
公歸與
張太岳文集 卷十二 三十二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墓誌銘

萬曆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計聞 上輟朝一

日 詔所司議卹典諭祭十有一壇遣官營葬贈太

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

子祠部與周遣人持吳大恭國倫所為狀來請余志

公墓而銘焉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

簡余與公同政府知公深公為人外溫而心辨中毅

而貌和於事訥訥不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殲怨共之安事獨

殘其間無論彼已慎伎即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

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嚶嚶小曹參而甲丙吉

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介柄政與公共事者六

年內奉 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計畫莫逆於心

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誠所謂不替不懈者斯

可以為簡也已 上嘗手書賜公曰樞機克慎曰同

心夾輔知臣莫如 王信哉按狀公信呂名調陽字

和卿別號豫所西粵桂林人也其先楚興國之大治

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踐更桂林曰鑑者始即家

桂林是為公會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

世為郡諸生而璋以貢為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

二子長應陽蚤卒次即公正德丙子中春母張夫人

夢巨蟒入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為嘉

靖甲午舉於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

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

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

戊辰改禮部侍郎 莊皇帝講讀諭年改吏部尋以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 上初即

位拜禮部尚書頃之 上問余孰可與卿同事者余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以公對 上在東官亦雅知公端慎遂召為文淵閣

大學士與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修 穆廟實

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秩滿進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公先後歷官

垂三十年半守史局三任成均四歷卿貳春坊典

內制詹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 講讀几總修

嘉隆實錄者再分校丙辰副辛未典甲戌會試考者

三所事咸稱在禮部釐正典章自 宗藩外戚中常

侍不得踰制有所希請諸曹郎吏廩廩奉職由大宗

伯入內閣若 大喪若 大婚若崇 親薦 號若

降夷受俘諸鉅儀曠事咸精公相成以當 上心
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 命分獻 郊廟釋奠
先師時 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騎乘馬什
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
又患足痿顧念 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
乃踈乞骸骨 上固不許論留甚温疏十上始得
請賜帑金文綺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聽
其子興周以祠部扶持公於家居一歲疾良已會歲
暮公晨對客食飲如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
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有四公沉密簡重人莫窺其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三

久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奉之歸蓋封四年而
奔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瘁骨立後以少保總裁 實
錄成贈曾大父大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
張累封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
都會 恩廕一子入監讀書及卹廕凡三而公四子
長興周既舉進士爲祠部次興齊又以公歸之明年
舉於鄉次興文興武振振濟美世且滋大周娶湖廣
參議宋廷表女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文聘封川令
陶景女武聘興國吳參政國倫女女四少者未字塔
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港常任孫一嗣簡聘延郡丞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四

屠炳言女公雖籍桂林數往來道與國省族展墓比
其歸也視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構於興國語
吳大叅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興以示不忘故鄉
明年吾其以家來菟裘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行
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
焉銘曰稽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時雍譬
伯與仲響和景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丙吉今
也則公 主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漠空
以著僕忠 天安時熙歲豐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銘貞石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
太保謚襄毅楊公墓誌銘

晉地表裏山河其人瓌璋多大節能以功名自顯往
古無論自余登朝則見故少師太宰楊公心竊嚮慕
之公亦與余爲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徧歷諸鎮
躬履戎行練習邊事余每從公問今中國所以制禦
夷狄之策及九塞險易將士能否公悉爲余道所以
如指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畫邊事蓋得之公爲
多 今上登極首命公還秉銓衡余受 先帝遺託
方欲與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而公已矣嗟乎天不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五

憇遺一老用輔 英主惜哉然其生平所建立威足
以方駕往哲炳耀後禩余知之素深謹識其大者用
垂不朽公諱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幼穎敏讀書能五
行俱下十七舉於鄉弱冠登進士授陝西藍屋令調
長安用治行第一徵爲兵部武庫司主事陞郎中會
肅皇帝南狩承天起閣學翟文懿公爲行邊使以公
參幕府起遼左至甘肅行萬餘里所至輒有疏記悉
得其肯綮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文懿欲勿
予不能予之恐來者益衆無以應之公請文懿坐堂
上嚴儀衛跪諸番轅門外數之曰相公奉 詔勞軍

若等宜傾巢遠逐乃泄泄若此何也諸番咸懾服莫
敢仰視久乃釋之稍賚其先至者諸夷落聞之方懼
以後至見讓莫敢復來文懿以公爲敏入朝薦公才
堪大任嘉靖辛丑壬寅虜數入宣大山西公爲職方
郎中羽檄旁午應機立斷其所規畫靡不當 上意
指安南不庭廟議發兵討之公請先之以文告會安
南請降公謂小醜不足煩王師宜許以自新因上便
宜六事 肅皇帝用其策交人遂款服至今已從職
方出爲山東督學憲副陞恭政丙午以僉都御史巡
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畏土魯番侵擾避居肅州境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六

上久之其衆滋繁邊人患之公召諸番酋犒以牛酒
因語之曰若輩久羈於此既不能歸胡不爲久遠計
諸酋曰爲計奈何公曰此去某處水草甘美吾爲若
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使若等定居長爲藩蔽如何
諸酋咸頷首曰幸甚公乃築白城威虜金塔等七城
稍給與牛具器用諸酋率其部落數千人徙居之離
塞遠者四五百里河西益少胡患乃鑿龍首等渠墾
田萬餘頃又請以巡按御史兼督學政如遼東例富
而敏之肅州遂爲重鎮虜畏不敢近塞間一入盜將
士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 上賜璽書加獎晉副都

御史庚戌丁母憂西人擁道泣送車不能行是歲虜
大入薊薄都城癸丑起公兵部侍郎經畧薊鎮築潮
河川墩以遏虜衝簡將士汰冗弱軍聲大振事竣
詔遂留督薊遼保定軍務無何虜復寇古北口號二
十萬連營百餘里公擐甲登陣督諸軍禦之築石礮
射所殺傷甚衆一虜先登及雉我軍斫其腕墮虜氣
阻乃退公募死士持火器夜襲其營一夕四五驚虜
衆宵遁捷聞 賜豸緋衣一襲晉右都御史廕一子
錦衣衛百戶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兵擊走
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公在薊二年虜再犯俱不得利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七

子生丙寅改吏部尚書 肅皇上賓 穆宗踐祚請
錄忠諫舉遺佚蠲通肆赦海內大悅丁卯一品三考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再廕一子國子生公疏辭 恩
廕三請乃許其在銓衡所建論甚衆大率以錄舊德
抑浮薄課功能禁競趨爲務以故遊談之士頗不便
之左右倖臣亦不悅公遂爲所構謝政歸久之 上
寤乃起公以冢宰理本兵事萬曆改元 詔公還吏
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廕一子國子
生所 賜賚甚厚癸酉奉 命分獻夕月壇疾竹扶
歸遂懇乞骸骨給傳歸數月而卒 上震悼爲輟朝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八

日中不決公纔出數語衆已稱善排大難批大節應
手而釋恢恢尚有餘力九邊之士聞公來如見父母
驩躍鼓舞白刃在前不驅而赴嘉靖中疆場多故
肅皇帝以威斷取下本兵督臣大者誅小者斥未嘗
終三歲不更置也惟公以敏練稱 上意眷遇之隆
始終弗替在甘肅時嘗疏發威寧侯仇鸞之奸鸞被
收下獄後更貴幸為大將軍用事卿公甚深值分宜
當國縱其子干政願指百官公在本兵數以事見忤
相與排根中之者屢矣而竟不得間其後威寧誅分
宜敗而公望愈重隆萬之間老成凋謝唯公巋然如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九
魯靈光為海內所倚此其望實器業有越在風格之
外者矣嗟乎非大人而能若是乎公所著有虞坡文
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行於世生正德己巳 月
日卒萬曆甲戌 月 日壽六十六其先弘農華陰
族也 國初有善甫者徙蒲遂為蒲人曾祖謹祖選
父贍四川按察司僉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
張祖妣趙妣田皆贈一品夫人配段氏累封一品夫
人諸子皆才賢段夫人生俊民嘉靖壬戌進士太僕
少卿俊士萬曆甲戌進士鳳翔府推官俊彥官生俊
卿隆慶武舉第一人管錦承衛事指揮使女三長適

州學生景宣次適舉人馮淪次適嵩縣守備孫仲金
側室賀氏何氏賀生子俊臣官生何生女一孫男七
元禎元祥元祉元禧元祺元祐元祐孫女十四人太
僕兄弟將以 年 月 日葬公王庄之原 勅建
塋次持閣學張公狀屬余為之銘曰世有大人龍德
正中吾聞其語今見于公維公之德智圓行方忠不
近名信不泥常李郭無文韓范無武公也兼之吉甫
召虎九牛在肆良庖趙趙公徐礫之遊刃有餘大棟
將傾見者懷懼公徐正之退無得色桓桓 世廟緯
武經文公媚 天子者定策勲穆穆 莊皇垂永拱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
手公佐太平聲色不有迨於 今皇兩作繼明詢茲
黃髮還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與不弔昊天奪我
心侶有謀孰諮有難孰夷山頽木壞愴矣其悲惟
帝念功榮稱顯錫光光 天寵賁此玄室不亡者壽
不朽者名百世之下眎此刻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吳公墓誌
銘
隆慶己巳二月廿日都御史孝豐吳公以病卒於家
先數月 今天子詔廷臣舉海內諸遺佚故臣可大
用者議者咸欲以公應 詔會公卒不克薦祠部乃

疏其巡撫貴州勦賊功得 賜諭祭遣使臨視瑩兆
恩郵甚渥然不及公生時錄用俾賫志以歿惜哉按
狀吳氏之先淮海人也宋南渡徙孝豐 明興代有
聞人至吏部公松家大顯松二子長曰麟由御史歷
山東憲副次日龍由吏部郎中歷叅政公憲副子也
母方氏封恭人公方在娠其大母張宜人夢神女遺
之子曰以爲而孫至大期又夢庭中柱石千仞屬天
憲副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及生遂名
之曰維嶽長字峻伯別號霽寰公少秀穎絕倫十歲
能屬文弱冠舉浙江丁酉鄉試第五人明年登進士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一

山東學校修秩祀表節行飭三氏子孫約束以風
齊魯諸生每試諸生差第其文畢卽按籍察舉素無
行者褫其衣巾笞斥之卽以文在高等亦不貸齊魯
之士蒸蒸向風焉遷湖廣叅政江西按察使拜僉都
御史巡撫貴州兼制湖北川東道數上書言便宜事
詔皆如議土酋楊珂與其叔雄進有郤兵連數十歲
不解公使人論珂自縛待以不死珂頓首伏罪事聞
賜白金文綺遂移兵誅王世麒於清浪捕宋廷武於
草塘俘王阿利於平伐諸夷畏服境內以平會有尚
書言貴州撫臣嚴急好興事不可以治夷者得 旨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二

授江陰令會崇明賊起邑與鄰壤故無城郭民大恐
公設備甚嚴賊不敢犯居三年用廉能徵入爲尚書
郎主比部奏贖奉 詔詳定周刑條例稱 旨著爲
憲令丁未同考會試庚戌虜寇塞直犯邠所 先帝
怒收兵部尚書下吏趣具獄將誅之公從容言尚書
無大罪擬從未減 上不從竟誅尚書當是時 廷
中皆稱吳郎長者也慮囚江西所平反萬五百餘人
其尤著者徐濠以母故擊殺發塚之人劉福德以義
殺里中不孝子皆抵死公特原之人服其允事竣居
大父父母喪三年起補駕部郎中尋以按察副使督

改南而公先有仲弟之喪居常邑邑遂謝病歸歸五
年而卒公自少雖以文雄於時而明練吏事嫻於當
時之務故所至有聲事事精辦然性高簡不能當世
取容頗爲庸衆人所嫉屢致顛阻初舉進士射策
大廷忌者匿其卷不得進抑居下列在江陰御史行
縣謁 孔廟故事令以下皆蒲伏道候御史車過乃
起公獨立俟橋門外御史深嫌之始爲郎太宰熊公
知其賢欲薦補銓部屬以不往謁執政議格不行督
學山東三年一字不交於當路巡撫貴州有使者出
所部左右言使者貴人遇之宜有加公不從延接而

已使者以爲憾其被誦頌亦錄是然公不以寡偶之
故易其所操謝病山中讀書談道不復求用於世
且華循戒其子弟曰某子甲所饋朱衣母以飲其廡
節守義終身不變如此蓋嘉靖之季天下言風節者
稱浙中吳公云公生以正德甲戌六月四日卒纔五
十有六初娶長興臧氏封安人贈恭人生子稼端邑
學生娶歸安陸侍郎女女三長適華亭國子生馮繼
可次適烏程國子生嚴應桂次適錢塘郡學生茅用
吉繼娶永嘉陳氏封恭人生子稼翊聘秀水項吏部
女稼登聘烏程閔茂才女女一許聘烏程閔世南初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三

公校士南宮所舉戴記士僅十人皆海內名儒其最
顯者余與今少保濟南殷公並在政府婺源汪公爲
御史中丞故餘姚胡公爲太常卿國子祭酒嘉興陸
公爲太常少卿餘五人皆至藩臬郡守其卒也汪公
狀其行殷公表其墓而余爲之銘銘曰謂公不達而
膺仕是都謂公達耶而讒口邪妻舍命不渝誰毀誰
譽吁嗟云乎展也夫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鏡川吳公暨配贈淑人合葬墓誌銘
鏡川吳公者今少司寇百朋之父也其先吳人也宋

紹興間有十五世曰倅者爲青田尉自青田徙義烏
之玄圃家焉代有聞人五世祖某生某某生希采
以尚義捐貲賑乏有司聞於 朝爲旌其閭事具郡
志中大父文高父瀾母蔡氏其生以弘治辛亥四月
廿四日其官止鹽城縣學教諭其貴以子司寇君累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其
卒以隆慶己巳十月十四日其壽七十有九其配初
娶蔡贈淑人繼金封淑人其葬在白瑕山之原其平
生行實則鄉人少宗伯諸君爲之狀而乞余銘狀曰
公諱璋字德純鏡川其別號也初穎異絕人長受業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四

于陽明先生之門人山陰朱宁中學益進歸補邑弟
子貞善爲文督學使者咸奇之然以數奇不第嘉靖
辛卯始應 詔超等貢於 京師授永城縣學訓導
飭躬端教士皆樂從寧陵尹鈇部使者檄公視篆數
月邑中大治遷鹽城縣學教諭其教士悉如永城時
嘗一攝邑事邑亦大治如寧陵然自以官薄不足展
厥志願厭官游癸卯司寇君舉於鄉公乃歎曰吾有
子矣遂棄官歸結廬城東山中讀書談道晏如也丁
未司寇君舉進士授永豐尹治邑稱最拜監察御史
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已又從鄖陽轉

南頓皆封公如其官隆慶改元 今上登極用建儲厚恩是時司寇君以勦賊功晉貳兵曹遂益封公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最凡三益封而其父瀾母蔡夫人俱以例馳贈於是公移書司寇君曰吾少苦學亦欲自見於世然官不過邑博今汝貴為三品通顯矣又蒙 上恩推及三世無以報自今以往汝之身吾不敢有矣已巳司寇君從留曹被 召改今官過里省公公老目眊不能視司寇君不忍離上書乞侍養公固遣之曰奈何以我故遲 君命會司寇君所上書亦寢不報遂涕泣而行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五

京師數月而公卒司寇君號痛幾絕然公本教以急於三事勿卹其私固亦無憾也公少有至性事父及母淑人以孝聞又推產分讓其弟與鄉人處恂恂濡不為崖異鄉人化之所為卹孤賙急事甚衆不載載其鉅者如此初配淑人蔡氏即母蔡淑人再從女侄也少婉嫕秀慧年十歲通女經女誡諸書父母奇愛之欲擇佳婿以公蔡甥有異質遂以歸公乃克相公以媚于舅姑實生司寇君某月淑人遂卒生弘治壬子十二月廿二日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二日距淑人之逝蓋先公四十餘年及是始啓其窆而合

葬馬公子男六長百元庠生娶虞氏次百忠甲卒娶傅氏次即司寇君娶王氏累封淑人俱蔡出次某某孫男十某某孫女五曾孫男十曾孫女三柱司寇君以御史按楚及撫治鄖陽俱有異政嘗為余言吾所兢兢於官守者皆以家大人之教也余楚人又與司寇君同舉進士故志其事而為之銘曰嗚呼是維長者吳公之阡雙璧合焉爾之後蕃且賢爾之澤深且綿天之報施善人固其然

素菴戴公墓誌銘

戴氏之先浙之湖州德清人也自素菴公客遊京師從 先皇帝分封於鄧居鄧者三世及 今上皇帝龍飛而素菴之孫良齊君用翊戴功履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戴氏蓋三徙而其後益顯良齊公雖發家武籍然好儒學所交皆當世宿學知名之士用能紹麻恢業以大其宗嘗勸素菴公艱難造次及四十餘年而未有銘諸幽者持狀屬余請修其闕余鄉人也誼不能辭按狀公諱景春號素菴父諱禮官兩淮鹽運司政除武岡州生三子長景暉仲景暘公其季也初武岡公之官時獨與長子俱而以仲子與公託諸其友留京師從學無何武岡公卒於官而長子留楚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六

不知所之仲子居京師者亦歿以是戴氏譜牒世系
及武岡公宦跡官名俱莫可考公時甫十二羈旅寓
越乃棄儒治生贊於仁和倪氏成化丁酉 先皇帝
將太封諸王募人充儀衛公以良家子應募事 先
皇帝於西館弘治甲寅從之安陸以善製香得幸
先皇帝嘗 親酒齋翰書咏茶詩以賜之正德丙寅
保陞總旗管理伍事方欲大用公而公以疾乞老遂
徙居七里灣竟卒公性沉重寡言人罕測其喜怒訓
子姪必以孝友禮法與鄉人處好名檢不為苟容里
中少年有毆母者公欲與其父直諸有司寘之重典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七

曾遺履象 宸億賞以世延賁殊錫譬彼黍稷公所
植身不及獲孫乃食七里新 江側終馬乳 補云吉福汝後嗣千萬億
處士立齋高翁墓誌銘
高處士者兵部武選主事尚志祖也始武選與余同
舉於鄉嘉靖甲辰中會試以病不能 廷對丁未復
與余同舉進士是時武選年三十餘而處士翁尚無
恙及出宰海寧三年用廉能徵擢今官而處士乃卒
卒年七十有七高氏在邑中稱為德門翁既壽考而
其子孫復貴於是人愈益嚮慕之矣嗟乎閱閱簪黻
之家賢豪炳燁之士席位藉柄以矜名行猶不能庇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八
其後嗣而委巷野老煦煦慕義慶流子孫何哉語曰
人譽陽善鬼錄陰德彼茫茫然者其有知乎其無知
乎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又孰能無惑焉按狀翁諱綱
字惟振系出宋南平王崇文之後其先自大原徙也
始祖能靜能靜生鳳儀鳳儀生旭政旭政生伯温伯
温生翁十二歲而歿翁獨與楊氏居常自傷已不及
養其父歲時伏臘悲感動人故事楊至勤楊以守節
而終有司特表其墓翁毀瘠盡瘁哀思終身族黨稱
孝焉高氏故多貲及翁少孤家益落素所貸者人皆
負之翁揣知負者盡窘曰奈何以利故重困吾鄉人

乃棄券折負不復責償於未歲大飢疫死者相枕翁
率子弟徹復屋材為椁躬荷鍾埋之其治產取足永
食不求餘度稍足自給即以周宗族貧者里中新銳
少年或用睚眦怒鬪致訟公徐以一二言折之少年
往往感伏忿訟亦解其為人所愛慕如此 今上詔
郡國三老孝弟力田七十以上者冠帶有司以翁應
詔歲終飲蠟常與賓焉翁於是始一攝冠履見官長
自他足不及城府所武選在海寧時用威嚴誅鋤強
硬邑中翕然稱治翁獨貽書誡之曰邑吏佐天子杖
養小民宜用寬仁行陰德何乃獨任法乎翁故長者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十九

日穹于雲臺橋之陽先計至京師武選君向余悲曰
吾幼長于祖今殿而不吾見也哀哉請為之銘銘曰
繡林戕殺大江所經精縕靈結鬱生逸人澤及枯骨
古曰周文翁也編氓比德齊仁不雕自飾不式而成
韜光隱耀以裕後昆母曰蓋高索之冥冥視履考祥
鑒此刻銘
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
余在史局好具問 先朝事見老璫數輩語及 孝
廟時輒悲咽嗟乎 敬皇帝之澤人人深矣其後見
遼府承奉王君亦弘治間人至論曩事尤能歷歷道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二十

從代來者皆新幸用事而君自以先朝舊臣弗爲下
諸新幸並忌之遂出爲遼府承奉君在內庭久明習
國家事及至則悉條司中諸敝盡啓王釐正之府中
領 肅莊王薨今嗣王幼國太妃至政太妃賢諳習
書史沉敏有斷事無大小皆與決之君亦殫忠畢慮
克稱委任當是時太妃賢聞天下亦以有君輔之也
及王嗣爵以君國之者碩恩禮尤殷王英敏聰達才
智絕人羣臣莫敢望也而君每事獻替卽有不可輒
力諫諫或犯顏王察其忠悃恒嘉納焉而性峭直以
莊見憚刻廉自律不受私賂莫可干以私侍御胡公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二十一

按楚者嘗顏其堂曰忠誠體國議謂無愧云然君始
用也特被恩寵業通顯矣一弗能少下親貴竟老外
藩嗟乎人之遇合誠有命也觀其卓然大節終始不
渝其誼有足稱者藉令久禁闈筦樞密如近代懷恩
蕭敬輩豈足多耶按狀公大父諱希景父福能母李
氏兄四人琪璋現瑞皆早卒公所以撫養諸子者備
至多不悉錄生弘治戊申十二月卒 年 日卜江
陵郭西磨 之原葬焉銘曰生于燕老于楚孰曰
信美而非吾土出於朝相於藩孰曰位屈而名則尊
彼何爲兮唯唯諾諾此何爲兮蹇蹇諤諤吁嗟君兮

尚寤無覺重冥之下亦足樂矣隆然者丘壘而崇鬱
哉佳氣烟雲重重公乎公乎藏骨于其中

勅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雲谷曹公墓表
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主視其所使此言積
習率化然也河南有隱君子曰雲谷曹公余不識雲
谷公而識公之仲子亨今縉紳中所稱曹仲子者也
始仲子憲副于楚扼強宗室治巨獄有能名楚人思
之遷浙江叅政無何奔雲谷公喪歸明年遣使持其
集人所爲撰述公之行實走京師求表其墓乃余則
又復知公之潛德隱行曰嗟乎曹仲子之賢蓋由世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二十二

德云雲谷公者諱大夏字子禹汝寧新蔡人也先世
祖曰世隆居縣東胡庄至曾大父英始自東徙縣西
九溝坡大父端父鳳舉進士稍遷至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母劉孺人當 武皇帝時豎瑾竊國政勢若烈
焰一旦不如意所夷滅者不可勝道而都憲公獨抗
直不爲少屈遂爲瑾所陷至鬻其產以贖產且盡都
憲公益窘公曰吾聞峽嶠者易折皎皎者易汚大人
以直道忤時命也苟不負所學雖終窶何憾是時公
方弱冠其器識卓異如此踰年而都憲公卒卒六年
公以儒士應試有司不錄乃退而躬耕嘉靖十三年

仲子始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五年 大祀覃恩封公如其子官公傷都憲公之志爲書誡仲子曰嗟乎吾先大夫以修正蒙難爲世名臣至于予而中廢乎夫不辱其先之謂孝移以事君之謂忠而勉哉毋忘吾所欲承繼先志者矣仲子則祇奉公命不敢墜以故曹仲子之仕所至輒顯名守兗州日積俸金爲公壽公却之曰吾欲汝以清白養不欲汝以金養且吾自食其力何用金爲二十九年仲子徙浙江叅政也自楚歸省是時公年六十餘仲子念公老業不欲行公故強飲食振步以示尚健日趣行矣毋以吾爲念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二十三

仲公不敢留去一年所而公卒公生而瑩朗聲如鐘磬旣長博學無所不該尤善禮射楷書性至儉恥爲豪侈其治產取足衣食不求餘夫豪子弟襲父兄餘焰乘堅策肥過詫問里乃其常態而公以都憲子恒力田自斂約同齊民當是時邑中賢士大夫皆多公能摧強爲弱也與人交無論貴賤賢不肖皆處之無忤所見卽善雖踈遠必願慕交納卽惡亦矜容不峻絕人曰太渾矣公曰不然夫分別善惡賢賢賤不肖者有司之事也吾爲鄉人與世大同而已安所不可而欲沽沽自異乎于是邑中人愈益多公按狀載公

之爲人如此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殆近古所謂逸民者與夫世未嘗無瓌偉倜儻之士也或遠跡于鹿豕或泥蟠于巖穴乏青雲之媒闕驥尾之援長湮滅而無聞者多矣曹公以碩人之德棲遲考槃卽如勸都憲公以守正抗節與所以訓迪其子者斯亦無愧于當時之士矣乃竟不獲顯於時彼毗睢澳澗紆金紫而縮章綬者是遵何德哉先民有言譬彼農夫是穡是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曹公之賢至其子乃章所謂不于其躬于其子孫者乎公生成化甲辰終嘉靖辛亥年六十八配張氏封安人三男子長直庠生先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三

二十四

公卒次卽亭次夏崇府與膳五女子長適元鎮仲高生季庠生蕭儒餘皆殤孫男五女三以 年 月 日葬于 之原史張氏取公行事勒之于石以詔後人嗚呼凡厥子孫尚其瞻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四

軒皇問道治世長生頌

臣聞在昔受命之君有握符應運致世昇平者矣未必能長生也玄都羽客有御風躡景超舉青冥者矣未必能治世也兼而有之惟古之軒皇為然史稱其正名百物監撫萬區淳化泱蟲蟻協氣蒸輿蓋其致治之盛既如此閱世千禩乘雲上昇合釜山之瑞符衍泰元之神筴其仙化之跡又如彼豈非後王之高屬古今所希親者哉揆厥所由蓋嘗訪廣成於崆峒聞至道焉其辭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

張太岳文集卷十四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夫至道之要以壽身而其緒以壽天下固至人之妙詮而君天下之鴻寶也彼異端者流撥虛崇誕謂軒皇受丹經傳九品及服食金液之術豈不淺之乎闕聖闕哉仰惟 皇上三極凝真千齡毓粹蚤徵靈瑞叶壽丘之符切乘英詰類狗齊之聖運暮 九重洽垂裳之化卜曆萬禩奕得天之紀若夫齋明祗果寅奉 上帝合官祀也燕閒遠穆服膺古訓巾几銘也提綱挈維式序在位官師正也新雕蠲頌阜殷兆人華胥俗也天聲恭隆王會畢臻阪泉威也洪流循軌龍首放奇螭川圖也

巍巍焉煌煌焉所謂統一道真而迓治世長生之機者允與軒皇合轍也時維秋仲十有七日乃 聖誕之辰薄海內外合生之倫罔不延睇雲霄稽顙 宸闕以效華封之祝而臣叨首輔弼夙荷 隆恩慶忭之忱實萬恒品謹博采軒皇治世長生之蹟而要歸於至道托之丹青摘為頌詩用祝 皇上萬萬歲壽夫道者萬福之宗身者萬化之根道立而福不臻身治而世不泰平者未之前聞也惟我 皇上味廣成之至言遵軒皇之遐軌正心修身以會千聖之真係精願神以隆 五位之福則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張太岳文集卷十四

二

游百度咸熙乎易簡萬國畢登於仁壽 皇上方將履乾久視撫泰長生後三光而不彫配霄極以俱永斯非薄海際天所共欣願者哉臣誠不勝忠愛惓惓謹作頌曰

上天佑民樹以后王疇膺大寶而化率光疇撫泰平而壽彌昌倬惟軒皇河圖誕受統輯萬區羣元畢阜巍巍駿功為帝者首泰元鼎集得數之全康齡不老度歲百千子孫萬葉配天永延匪直也斯淵源至道齋心大庭崆峒是造佩服真詮探玄洞與丕鍊我皇寅御瑤圖蚤徵靈瑞大電繞樞狗齊教教與軒同

符廣庭森嚴法宮淵觀出入起居作所惟敬疑真養
和體道自性綽哉運治禮陶樂銘文明萬國協于時
邕外寧內謐華胥之風坐享昇平垂裳而理仰奉
寶慈式燕以喜社綏 九祐祥開百子節臨秋仲景
貺彌申甲觀書堂虹彩紛綸泰元神策與軒合真丘
拜稽首祝 皇萬壽岡陵等堅松栢儷茂誕膺百歲
以昌厥後願言壽民濯痲煦寒願言壽 國磐石孔
安化洽無垠聲垂不刊美哉至道壽身暨 國如戶
有樞如星有極惟 皇克念寶之無教唐節天長九
齡納倣愚臣繪圖以代金鏡壽我 聖皇無疆維慶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三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按道書雲笈七籤云雲華夫人居於具茨之山雲樓
玉臺碧宮瓊闕靈官侍衛獅子抱關天馬戩圖毒龍
電獸八威備軒神禹造拜求治水之術夫人命侍女
凌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遂能導波
決川奠五岳別九州以收地平成之功萬世永賴
臣聞聖王膺天駿命君主萬方必有翼聖之貞符開
天之寶範乃克典造功業福彼元元粵若大禹奠五
岳導百川地平天成和寧四極啓闢以降神頌神靈
明德者歸焉世傳神母授禹玉笈寶文通水之理而

後禹得以施其疏鑿之力夫巍巍禹績萬世賴之非
有稟承其何能濟神授之積豈其美哉洪惟我 聖
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聖善天成睿明神啓蚤膺符
命叶玄雲之徵兼苞藝文垂彤史之訓啓迪 英聖
則官閣之師保登翼太平則筭珞之堯舜蓋 天祐
我國家篤生 聖君為億兆立極必鍾毓 聖母為
一人開先非偶然者也先是涿水橫溢居者靡寧行
者病涉 上軫慈衷捐數萬之貲壘石為梁以濟往
來俾徒旅獲如砥之安輿駟無濡輪之困日者河淮
汎汎災被郡國黎萌蕩析餓飢弗康 聖母感之特
諭我 皇聖圖俾乂 神謨密運河伯效靈奮錡方
輿昏墊化為甘壤壁馬未薦瀕洞條爾安瀾疏鑿之
功指掌可竟平成之烈跂足以湏微夫 慈誠內啓
休應響答疇克臻茲卓哉煌煌與神母授禹之符如
出一轍矣時維仲冬載臨 慶誕長樂之觴甫獻中
嵩之祝交騰而洪流適以循軌奏千里榮光六宮瑞
霧若有期會並暎一時古稱聖神生河濱應宣房塞
萬福來靈祗佑既孰有殊尤燦爛若斯者乎臣叨首
輔弼荐被 渥恩快覩嘉祺慶躍無極敬繪神母授
禹圖摘為聲詩庸申慶祝頌曰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四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皇矣 上帝幹運太清春綏明德以奠羣生授謨啓
聖厥符孔貞粵昔大禹疏河導谷遐清地紀仰正天
軸九州攸寧萬世禔福厥有神母瓊闕是居昇以靈
秘金簡綠書微禹若母兆人其魚於鏢我 皇功崇
德厚濬發祥源曰維 聖母鴻化翼登昭哉啓佑赫
赫天命 皇丕承之英英皇皇 母慈訓之莫丕丕
基兆人是依嗟彼河淮怒溢瀾漫萬室成淵千里無
岸我皇憂之永宵食肝請于 聖母聖母曰咨捐備
簡僚滌源導支無留巨浸痛我遺薰 慈誠感通靈
荅如響陽侯息波支祁奠壤萬旅罷鍾千釐濟餉荷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五

嗟休績厥匪偶然禹功 帝烈接躅比肩邈惟母授
萬載同詮慶逢 慈誕泰元增筴海晏河清乾明坤
懌襲吉會昌靈休孔赫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福祿
來崇如日如川績禹之緒躡古無前臣拜稽首 聖
母萬壽永錫祚胤克昌厥後儷彼神母榮鏡宇宙敬
賡天保祈嘏祝釐炳若丹青綴以聲詩鏤之玉版配
天永垂
萬壽無疆頌
臣聞天之道惟純故能亘古今歷浩劫而其運不息
聖人之德惟純故能配天地宰民物而其壽無疆今

夫天茫茫漠漠溟瀆濛濛鴻洞運於於穆之中超乎非想
之外其純如此是以動而不居運而無積嗟之爲陽
吸之爲陰嗟已復吸吸已復嗟環之無端推之不窮
彼星曆家以天道爲不可測也乃占斗建作甲乙日
積爲歲歲積爲紀乘而爲十百千萬衍而爲元會運
世其術雖精然天載之神非象數所窮上元肇於甲
子而鴻濛之初爲甲子者不知其幾也萬世之後爲
甲子者又不知其幾也以教窮天不知天者也聖道
卽天道淵淵穆穆爲而不有長而不恃若是者其德
純也故聖人之靈式居天上或降寰中或爲帝王而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六

長生治世或爲真宰而秉教司權其誕降也若有期
而生於無極之始先天以固存者也其應化也若有
迹而超乎無極之外後天而不老者也蓋道宰數數
難窮道故謂聖壽爲可數計者不知聖道者也仰惟
皇上以聰明神聖之資證元始沖一之道出王游衍
罔不在帝左右蓋純粹至精與天合一誕聖之初榮
兆河清帝曜光楚四紀于茲道化汪濊內恬外熙頌
會素靈神之靈草應圖而至將非至德極玄何能永
綏佈命若斯之盛乎茲秋仲十日爲靈風之期而景
度昌辰適與日會則自茲以往相推不窮卯卯會祥

日且逢吉循環之數昭然可觀矣而臣竊以為
皇上之壽不可以幹枝時日之數計者亦如天之不
可以數窮耳昔絳縣老人計其生平四百甲子聞者
異之夫甲子而曰四百比之天道只且暮耳星家以
帝堯之生起于日之癸月之己星之元其筭一百二
十有七蓋得天地之中數也夫天道本無所謂始無
所謂中無所謂終今得數而曰中是有終也伏惟我
皇上受命穆清應真持世配天悠久巧曆所不能究
即堯之適得中數者且不足以擬其盛而況可以甲
子計者乎臣不勝慶忭謹因玉景會元之旦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七

皇矣上帝運化於穆靜幹乾機默旋坤軸翕開弛張
環輪共轂一元迭運終始相屬容成大統諫首區公
布曆推策仰則鴻濛三統五紀四分九宮機智可盡
太虛無窮穆穆聖皇配天建極緝熙至道罔遊于伏
功侔吹萬神存抱一獨化陶鈞基命有密唯天曉德
俾熾而昌斂時五福以致萬方猷祇貢祉則后輪藏
四靈畢至九譯來王在昔誕 聖流虹繞電今茲四
紀昌辰逢旦綠籍標年紫圖益算南極背朗仰雲畫
潮古稱封禪七十二君皇風逸去龜板徒云亦有夏

靈爰及絳老八千何修四百何必蓬萊清淺或化為
陸華彼嵩喬或淪為谷夫惟大道虛無自然數不可
究言安能詮玄穹淨之宰化司權我 皇得之治世
長年紫宮絳闕金堂玉闕九華承蓋六氣扶輪夷猶
大始嗟吸混元萬靈稽首率土飯尊宮哉皇哉浩劫
永存

聖壽無疆頌

臣聞天得一以清故常覆而四時行地得一以寧故
常載而萬物生聖人得一以貞故久道而天下化成
伏惟 皇上躬神聖之資履沖和之德握圖受命廿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八

有八載嗣大歷服壽考作人雖玄穹降佑有明蓋
皇上秉道合貞得一合符之明效也若夫造化汪濊
至治旁洽文德敷矣命將出師德需遠邁武功定矣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羣趨而畢至休徵應矣功德巍
巍如此嘉祥協應如彼故宜天壽平格神降之休然
皇上方且兢兢不倦圖惟永終由此推之天之保艾
我 聖躬寧有既乎昔周公美高宗享國之永召公
頌成王弗祿之康並載詩書光昭簡冊臣以淺薄謬
恭輔佐竊觀景命益昌 皇齡增算不任踴躍忻忭
之誠敢因誕聖之吉敬獻無疆頌一首文辭無陋難

不足揚鴻休光聖治譬之候虫時鳥感氣而鳴亦冀以發揮其工仰蒼玄造者也謹頓首稽首而上頌曰
天門開兮仰穹蒼卿雲爛兮景星煌雲罕駕兮華蓋張會百神兮發清商鼙鼓砰兮震巖廊王鏘琅兮引臨璫萬國集兮朝未央旅庭實兮擁珪璋獻萬壽兮祝
聖皇天佑 皇兮作君師惟天惟大皇則之和輯九有馭四夷瑞冕垂拱致雍熙明德馨香協神祇和氣凝兮景福綏禎祥應兮日益滋應龍見兮昇殿相表靈異兮揚光輝皇之德兮荷帝禧荷帝之福御中區膺寶曆兮奉靈符躋日月兮敞雲軒布太和兮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九
壽羣生匝宇宙兮華胥人山作杯兮河爲觥射沈塵今吸玉精歲歲爲樂兮奉聖君願億載兮有萬民壽如天兮以長存

得道長生頌 有序

臣聞黃虞以來英君謚辟應運而興者載之史冊班班可考臣竊以爲皆有聖人之資而未備聖人之道也夫道包絡宇宙滂澆羣生懷之彌形想之外總之會太乙之先是萬物之始經緯之紀也聖人者本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經緯之端故虛愉恬靖湛然守一知常襲明淵乎莫得而窺焉以此養生則抱

一合虛攝有歸具與天地同其悠久矣以此治天下則執簡握機因應隨化使知者效其畫材者畢其能而明主不勞而治功成矣故巖棲谷飲絕粒踰精者守形之士也雖苦而無成探策岱宗馳馭崑崙者荒唐之轍也或誕而不經自非至聖孰能與之恭惟我皇上履運中興撫世立極躬稟神聖之資而又兼備神聖之道澄心於於穆握紀於精微受命以來修政一度釐典飭工制作軼百王謨烈光 列聖文德昭矣法太乙以命將按五雷以治兵南戡北掃玄武布昭雖有小醜孽逆旋起旋滅武功定矣黃祇效順幽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十
明叶應虔修大典以昭事 上帝溥海內外無不仰庇玄庥道化成矣然 皇上身不出乎軒陛而化已行於域中機獨運於玄冥而應已響於寰宇賞一行則雨露均濡威一振則威靈同迅人但知神功偉烈超越百代夫孰知 皇上淵衷之默宰乎蓋聖人之道內以養生外以治天下其要甚微而其功甚逸我皇上蓋獨得之矣是以天壽平格神降之休高真擁佑景福茂增神芝靈草徧滿五嶽揚光獻瑞而來者不可縷數由此推之則天之保艾我 聖躬豈有既乎臣末學淺陋管窺蠡測蒙 皇上簡擢真之近地

仰贊玄修臣誠惶恐慮無以報稱者敬因誕 聖之
吉敢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明幸與昊天有命篤生我 皇膺曆啓運電繞虹
流楚分光映厥祥伊何曰維誕聖

右一章聖人出

龍飛清漢矯翼天間肆煥其大號改度易章肆九伐
七伐肅彼遠方海外有截荒服來王

右二章御六龍

皇在九五神道設教得一惟貞同玄體妙機運高濟
功施海濶譬彼日月幽巖朗照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十一

右三章合神符

受千福百祥自天降康繫我 后靡怠昭事皇皇對
越伊邇胎靈孔彰惟此明德格於穹蒼

右四章告成功

煌煌靈芝萬年一秀今獨何為光徧宇宙曰天子萬
年受天之祐何以媿之昔唯軒后

右五章永玄庥

雖肅殿箴

北極紫宮惟皇宅中身為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
則乖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所忽禍乃

發於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初欽厥止日謹萬
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滅德

無作好無作惡藹藹熙熙如春斯煦無荒色無荒會
兢兢惕惕如淵斯臨勿謂燕閒人莫與觀一喜一怒

作人煥察絃急者絕器平者安優優和東為君實難

勿謂宥密人莫與弼一動一言恒為度律危懼則存
驕泰則失昭昭神明相在邇室在肯成周宇內太和

由雖雖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懷保

由肅肅其在廟克對揚於 祖考我 皇膺哲是謂
智臨匪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 皇撫運是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十二

請開泰匪豐享之不臻懼此心之或佚樂以平其情
雖鐘虞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氣和而天下平

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謂無逸乃

逸而天下治故曰冲和者養威澹泊者養祿色勵者
養安憂勤者養樂以古為師于何不儀平平周道惟

皇建之以心為鑑于何不見穆穆文王惟 皇所憲

朽索在手勿謂無傷履車在睫奈何弗防和不可流

敬不可忘慎終如始萬壽無疆

聖母圖贊

附寶感電 黃帝母曰附寶見電光
統北斗星感而生帝

軒轅聖母厥有靈符燁燁神電明輝天樞精通景服
慶啓瑤圖紀雲迎日百王所模天開皇統其兆則殊

女節應星

有美軒妃神風遐邇腕彼長虹中天垂耀光流華渚
於昭慶兆乃誕金天首弘帝道不有聖跡曷彰靈造

慶都毓聖

大哉唐帝德與天同靈鍾聖母冥感神通玄雲入戶
赤龍在宮遂開景運萬國時雍濟濟岳牧是謂雲龍

塗山翼夏

禹錫玄圭周行四隩啓生而出八年不復實有塗山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十三

內裏椒屋遂登夏道永承天祿澤遠淵深昭哉有淑

簡狄生商

於鑠聖緒長發其祥瑤臺有女玄鳥來翔乃遺之卵
覆於玉筐簡狄吞之感而生商玄王之胤是爲成湯

太妊胎教

立教之方罔不在始思齋太妊震夙聖子視聽有儀
周旋中禮所以文王緝熙敬止穆穆母儀光於圖史

太姒嗣音

淑氏繼任益彰內治南國化行德音是嗣誕武興周
日昌而熾膠木蠶斯壺行純備葛覃垂詠光範來季

明德崇儉

富貴惜福天佑益隆明德偉識儉素是崇身服大練
化行漢宮裁抑外家克已示公弼明翊章逸矣休風

長孫進賢

唐宗烈烈踵美三王實維哲后左右椒房調和直諒
獎進忠良用俾房魏勳庸顯彰煌煌彤管千載遺芳

宣仁守舊

宋哲冲年握圖在宥尚賴王母單心擁佑政必法祖
入惟求舊一洗熙寧化爲元祐休哉女德唐虞比懋

接引佛讚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十四

妙湛弘慈兩足尊能以總持不動力拔諸沉淪出苦
海引入毘盧大寶閣我願學及無學人自度度他智
無碍畢竟無有得度者是則名爲天人師

鐘鼎硯銘

鑄之端山之陽登之翰墨之場胡舍其鏗鏗鏗鏗而
爲磷磷琅琅發其條理翊我文章將以鳴治世之盛
而垂述作之光

工科左給事中丘岳并妻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做古諫議之職分設
六科慎簡才賢實諸近列各其獻納之猷冀底敷言

之績厥惟重矣非端慎明允練國章而識治體者烏能勝斯任乎爾工科左給事中丘岳清素勵於持操敏達優於服政昔居劇邑夙著賢聲繼陟諫垣益隆譽問銓書奏最亟用嘉焉茲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夫古人不慕專城之柄符竹之榮而願出入禁闈者爲其身依清近而雅言易聞也爾尚以古之賢臣自期勵志紆猷拾遺補闕用禪治化之成無負掄授之意其爾尚亦有顯陟矣欽哉 勅曰爲人臣者靖共以事君爲人婦者淑慎以相夫其道一也故國家推恩臣下並及其配焉所以勸交儆厚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十五

人倫也爾工科左給事中丘岳妻黃氏夙閑姆訓克慎婦儀綜理惟勤柔嘉維則其賢足徵矣茲特封爾爲孺人尚其無忘鷄鳴之誼以永燕譽之休

工科左給事中丘岳父母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聞植根深者不期茂而自茂植德深者不期昌而自昌故丘園之子考槃之人身或不食而後乃榮茂茲天道也爾丘尚忠乃工科左給事中丘岳之父孝友著於家庭恂實表乎閭里享不副德而有子登庸斯亦足以成厥志矣用贈爾爲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秩命之榮具如其子

祿養之弗逮而潛德之已彰冥漠有知服茲寵錫勅曰母之于子不獨內愛篤也蓋亦有義方之訓焉故國家寵命臣工必偕及其父母示罔極之恩同嚴親之教一也爾熊氏乃工科左給事中丘岳之母勤淑相夫式修壺範端嚴教子丕著母儀茲特封爾爲太孺人遠貽閨闈之光用介期頤之祉

奏爲辭免恩命事

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節奉 勅諭原講官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 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著入內閣同徐階等辦事如勅奉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十六

行欽此非常之 命特出 宸衷不次之 恩濫及庸品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以 內閣之職幾務是司以代 王言以熙 帝載必有宏深奧衍之學蘊經綸康濟之才然後足以協贊 皇猷弼成 聖化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既無才望又鮮集勞徒以 東朝勸講之微勤幸逢 聖主龍飛之景運因緣際遇驟被 恩慈擢貳銓衡晉叅 密勿力微於蚊蟻任重於丘山退自省循若爲堪受昔唐李泌陸贄遇代德二主於藩邸先臣楊溥劉健事 仁孝兩廟於青宮咸以舊勞遂躋台席

然當時不以爲倖得後世咸仰其休聲者蓋以四臣
聞望素隆勲庸茂著故也臣之謏劣何足以遠企前
賢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後進之士厠迹於老成者舊
之間以庸衆之流濫竽於俊又英賢之列將何以致
物情之允協昭 天鑒之無私卽微人言能不自愧
況 聖明臨御之始正海內觀聽之時倘舉措不愜
於公評則激勸有虧於 國典臍顛之咎寧獨在臣
伏願 皇上察臣悃誠非由矯飾特停成命改授時
賢俾臣仍以舊官勉圖自効庶程才量方在微臣免
陳履之憂爲官擇人在 國家有棟隆之吉臣無任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十七

戰慄隕越埃 命之至
奏爲遵詔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光新政事
臣復親 詔書內一款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并
學士俱著自陳去留取自 上裁欽此伏念臣以一
介草茅叨塵法從尊從潛邸獲侍 講筵雖葵藿之
忱向傾爲切奈疲駑之質驅策難前聞見空踈無以
備 詢咨而裨 聖學文詞蹇拙無以參著作而藻
皇猷退自省循蔑聞一善虛糜廩祿已踰廿年茲
聖明蒞政之初正人心願治之日所宜汰除冗曠登
進賢良振興勵翼之風大明黜陟之典而臣猥以瑣

質濫長詞林徒積罪戾之多豈稱清華之選伏望
皇上普離明而察衆職奮乾斷以警官邪如臣庸愚
特賜罷斥庶品流有別非才不得以苟容觀聽一新
賢者無妨於登用其於初政實爲有光臣無任戰慄
隕越懇祈俟罪之至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四終
張太岳文集 卷十四

十八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人君明於天之意則所以自愛其身者必不輕矣夫以天下之大林林總總之衆而無君則孰與治之人主以其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而無民則孰與守之故世之愛戴人主也莫不願其安富尊榮而長爲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有之以爲利故也人主之自愛其身也亦莫不欲其壽考寧固而長爲君者非獨愛其身也有之以爲天下利故也故貴以其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天下愛以其身爲天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五

乙

下者乃可以保天下善乎宋儒魏氏之言曰人主保身以保民蓋言人君子民之道也而愚又推之于天今夫父母之于子也上以屬宗祊之重而下以爲昌後之圖也故其愛之也甚殷而愛之也甚切勞之以其所不堪而約之使弗納於邪其爲子者一舉足出言而不敢忘焉惟恐一旦以其身之虧辱爲父母憂故子之愛其身也非以自爲也體父母之愛爲久遠計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又天之所甚愛者也賦之以聰明聖智之資而畀之以崇高富貴之寶使天下曾不得覩視而跂望焉佐之以侯王君公之長而

授之以禮樂征伐之權使天下曾不得矯命而雄行焉其愛之甚何也以爲民也天下有強掩弱衆暴寡懷知而不以相教擅利而不以相分絕國殊俗僻遠幽遐不能以蔽德承澤然後舉天下而授之一人號曰天子使之齊一其亂而均適其欲衣食其饑寒而拊循其疾苦然後天之意有所寄焉故人主之身非一人之身億萬垂人之身也天以民之故而愛若而人主不思愛其身以保民則無乃孤天所以付託之意乎然而人主之愛其身也與衆庶異不可以不察庶民之愛其身也常思無以養之人主之愛其身也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五

二

常思無以制之何也凡人之情有不得則其欲有節而用不窮無不得則其欲易恣而反至于困憊人主之於天下也奚不得哉其威足以怵惕其勢足以奔走可致之欲交於前而可畏之機伏於後始於娛樂終於憂患而民與身始交病矣明主知其然故常有以節之備嚴文章所以養目也而冕旒蔽之不極其觀鍾鼓管磬所以養耳也而鞋纊塞之不淫于聰八珍在御側載臭臣所以養口也而一餐告飽不求其餘深宮曲房莞簟緹帷所以養體也而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紀過不求其媿負戾以居勾

陳管衛所以養安也而龜飛會盈辨色眎朝日中考
政日昃不遑不求其便張官置吏建侯樹屏所以養
尊也而疑丞後先卜筮左右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
警幾聲士庶傳誦不求其徇禮樂刑政整齊約束所
以養威也而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
廟饑民在甸夷隸在門不求其同凡所以養之者必
有所制不得極欲譬之百官有司事有所稟不得專
命若然者豈故拘學齷齪屈萬乘而躬常布之行哉
其節之者正所以愛之也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
以性養也以性徇物養生者慎之而況于人主乎是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五
三

且寧矣故古之聖帝明王在位久者皆歷世百千萬
歲而不化其民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愛之如父母而
歸之如流水矯手頓足謹呼祝頌欲萬世而為君者
豈非保身以保民之明驗歟晚近世則不然以天下
之大奉一人之身而常苦其不足口厭其脆而天下
始有恭霍不飽者矣身厭統綺而天下始有複褐不
完者矣居厭廣麗而天下始有宵啼露處者矣其弊
至于離志解體而不可收拾則漢唐宋之季世是已
嗟乎彼其身之不保而又何以保民乎哉夫彼之愛
其身也亦無以異于古之帝王而成敗相反榮辱異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五
四

民豈必若拘儒所云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之爲勞哉又豈必如術家所云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鴟視虎顧之爲養哉惟不以天下與其心而已不以天下與其心則內者不出而外者不入內不出外不入則耳目聰明而心志寧一何事之不振何功之不成而必曰以恣睢夫使人主無常身而百姓無常保者必斯言矣抑愚聞之燭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鴻鵠之未孚也可俯而窺也及其翱翔浮雲雖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幾甚微而其究不可窮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五

蓋亦若此矣是故善養心者貴謙主敬以存之典學以明之親正人君子以維持之禁於未發制於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

葬地論

論作於萬曆六年得請歸葬時其堅任已見如此世人談其因雷風水致有借占者恐先父至愚不如是也懋修言

世言葬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讓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禱桴鼓之符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本然僵臥者體魄也葬之

人寐則陽神出遊觸感成夢當其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於床第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魂氣也故能感而適靈變而化物是以人稟正氣之厚及強然而氣未散者類能爲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爲祖考之神靈不在於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或爲五星之佐故傳說栖神於箕尾蕭何降精于昴宿記言骨肉繫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董高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六

也夫以死者爲有知則其靈在鬼而不在鬼靈既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人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鬼強神王智能思力能行然欲爲子孫圖慮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或後枯骸乃能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垂蔭後世凡欲爲子孫計者速死而已惡用生爲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斯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日家之興替皆係于葬之吉凶則人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于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爲哉且災祥

禍福之柄既係于地則彼蒼蒼者又將安所司乎天
包乎地地不能大于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
可必也而況于地乎上古人死則舉而委之于壑後
乃歸而掩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
枯有貧有富有壽有天彼無葬地也是又孰爲之乎
旃桑之國親死則棄之于野經月不視俟虎狼野獸
食盡以爲送終西方之俗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
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貧有富又孰主之乎
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鱉之腹人之丘隴也彼其
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又孰爲之乎黃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七

帝葬于橋山蔽衣冠耳堯葬濟陰坎而不墓禹葬會
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王季葬楚山之尾樂水齧
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爲戚魏惠王將葬雪
深及牛目反棺而旋改期而葬彼皆身爲帝王而葬
禮如此然其子孫爲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
年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匹夫編戶之氓貧
窶窮約或掩骼荒丘寄骸叢壘而子孫崛起暴貴者
又不可勝數也是遵何術哉上古死而不葬中世葬
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時日今之言相地卜
兆者皆叔季希覬之私謬妄無稽之論也且青烏之

書始于郭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宜得吉壤
善地而身爲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來有
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
胡爲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曾楊二姓今江
右之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
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又個
工于爲人謀而拙于自爲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
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爲夫人固有未得吉
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禍福之應然乎否耶
至如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不葬父孫不葬祖者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八

壘壘淺土或破盜發或因山與訟竭貲求勝至于滅
門逮灰而後已者將來之福尚屬杳茫見前之禍輒
已蒙被吁嗟愚哉可悲也已或曰膏沃之壤華實必
茂剛滷之區根荻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脉乎
此殆不然也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物也然使樹枯
木朽株于其間亦未有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
使枯骨復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鬼安
妥或閱千百年而不化不則有風吹倒轉虫蟻嗜食
之變使成者體鬼不安禍及子孫此大惑也夫八灰
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灰之人脂膏草野肉飽

鳥焉而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者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鬼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據形相水泉故曰我卜澗水東瀝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納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爲生人計耳故必據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休和而後生人蒙利體鬼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苟無其實安能逆觀于將來乎此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視之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五

九

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也他日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出于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則言先後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聽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況術家者流每枚奇以詭俗飾淺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于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難窮惡在其爲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乘之略不加意于心寧能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

藏也欲人弗見也人死則厝之于草莽之中耳卒棺窆與茲焉允厥母居險及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陷也掘地爲坎衣周于棺土周于柩反壤樹之一膜而萬世不視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烏乎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及哭而虞說主于室奉神靈而永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強爲善而已矣天子適齊其子死卽葬于瀛博之間深不及泉其高可隱也掩而號之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鬼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彼以爲此天地之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五

十

論時政疏

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故發婦不恤其締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廁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膽竊爲陛下陳之伏惟 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熏蒸灌漑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

壅關則血氣不能升降而腫腫痿痺之患生矣臣竊
惟今之事勢血氣壅關之病一而腫腫痿痺之病五
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爲力矣臣敢昧死以聞
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爲泰泰者
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爲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
而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後能成和同之治臣
不敢以久遠喻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
於求治也早朝晏罷親信大臣大臣奏事轍屏左右
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已納之雖甚
狂悖不罪也當此之時百工奉職官無留事德澤旁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一

洽流于無窮一時際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卽
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
過于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
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
能不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
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寮不得望陛下之
清光已八九年雖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
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
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陛下所與居
者獨宦官宮妾耳夫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

爲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
爲宗社之慮者而遠隔于尊嚴之下懸想于於穆之
中遂巡噤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
常加譴責矣是臣下不臣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
當時之急務以爲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
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
干神明之尊不可測陛下虛已好諫之誠未盡暴
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明而未易進
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
壅關而不通矣是以腫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十二

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褻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
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爲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
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
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
觀祖訓觀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
防範亦密乃令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
度以承天休而含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
術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于主上以
張其勢而內實奸貪淫虐陵轍有司搏刻小民以縱
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

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爲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外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之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置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于人才素未常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叙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雅微玷而未廢者乎臣愚以爲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况又有卓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三

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燥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覈守令之干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爲急務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汚隆孰有留意者

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騎日夕邇來尤甚或富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圍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預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于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十四

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于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絡繹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才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爲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閼而不通則雖有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佐使群工

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鵲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輒觸忌諱惶悚無已雖然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伏惟 聖明少留意于此夫下幸甚

翰林院讀書說

玉堂夫子學統天人道通今古主盟于詞賦之壇樹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十五

幟于文章之府天子嘉其誼重其望選四方文學之士二十有餘人往從之游於是文學之士彬彬然望風景附雲集於函丈之下鼓篋既竣升席而坐迺進諸文學于庭而告之曰方今治道休隆德化浹洽夔龍稷契比翼于廊廟群臣百寮師師濟濟一時人物之盛蔑以加矣 聖天子迺猶傾念豐芑網羅草澤特選爾諸士登諸詞苑開木天之館以爲藏修聯師儒之任以爲重正其於爾諸士亦有厚望焉若亦知天子之所以儲養之意乎諸文學揖而對曰自代謝繩結文旨肇興謨誥拾于簡編大雅入而不作王風

既萎體格世殊迨至有漢方隆董賈擅其芳聲遷錄端其渠燹颯颯乎猶有三代之遺音焉既而淳氣益漓駢麗乃作濫觴于齊梁猖狂于盧駱唐宋而還風斯下矣夫鳴盛華國潤色鴻葉非文其孰能爲此也迺今聖化昭明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某等適遇其會又有夫子倡于上而起其衰踵作者之芳規嗣前獻之遺軌此其時矣又何讓乎于是夫子輟然微嚔愀然作色而嘆曰噫吁嘻陋哉測淺者不可以圖深見小者不可以慮大子實佔俾之儒未聞昭曠之論是以爲此言也來吾語汝益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十六

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後可以謂之儒也造化之運人物之紀皆賴吾人爲之輔相綱紀風俗整齊人道皆賴吾人爲之經綸內而中國外而九夷八蠻皆賴吾人爲之繼述故操觚染翰騷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業習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預養其所有爲而欲藉一枝以自顯庸于世嘻甚矣其陋也且道德者事之實也文詞者德之華也故尚行則行有枝葉尚言則辭有枝葉訓誥典謨聖人豈殫精極慮作意而爲之者哉幾微內洞文采外章揚德考

喪啓發幽秘不求文而自文耳乃吾見一人焉辨若懸河藻若春工含吐鄒枚方駕陸謝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德薄人也才辨之流虛浮之黨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又嘗見一人焉辨不驚世譽不響俗其言呐身不勝其衣粥粥若無能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忠信人也君子之徒聖賢之歸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何則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章是以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恢皇王之緒明道德之歸研性命之奧窮經緯之蘊實所望于爾諸君也是之不務而文焉從事者曰文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七

詞而已也豈徒爲爾諸君之累毋亦忝天子之命而虛其望乎又何令名之有于是諸文學報焉自失蹶然負墻逡巡而退曰夫不聞建鼓之音者不知拊枥之足羞也不覩懸藜之珍者不知燕石之非寶也某等智識淺昧未燭于理又執固陋之見足已而不問夫子發以闕濼之辭引以大道之要迺今廓然發滕已昭矣敢不夙夜以求無負于天子之寵命

來鳳說

顧舍人宦居京師有鳳集于邸舍迫就驚容止聞暇有宗卿作而言曰休哉瑞應乎夫鳳負陰抱陽候

時眠宿也此其背玄渚之岑寂爲人寰之清微殆以章瑞表應兆先舍人矣客聞之以問陳先生曰斯言是邪先生迫爾嘆曰然哉休哉休哉然哉抑猶未循厥本夫觀物測微揆類表應此璞士之思也非所以議于廊廟之幕也宗卿之言過膚不乃甚乎客曰何爲其然也羽毛得氣先自古而記之矧其耿持之禽婉儀欵翮引翕駢蹀邕邕蕭蕭似擾而馴殆漢氏之所爲協律豫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邪先生曰鳥謂此乎且夫貌鷹鸞雉詭毳殊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負笮椅機入林卽鹿射騷翟飛跌者衆矣虞人靡得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十八

以爲瑞也類鱗綺甲世之所希也漁子榆九戩以游江河河則舛之類詭族驗喞浮沒揚波迂纏者駁矣漁子靡得以爲瑞也夫物固靈而未必遇不必靈而傳者矣此何以稱焉客曰然則夫子何以休旃先生喟然曰嗟乎茲難以微喻已然而茲事雖細皇風之所槩也迺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表惡可嘿焉嘿可嘿焉蓋試論之夷隆時也機祥適也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擗盛者遁適雍休履祉者附會論世釋化不越三者而立教也故事有微而必章亦有顯而弗揚彼舍人優優委蛇迺矜矜于休旃藉令

遺督運而立諱朝雖疊珍彙異方踟躕匿沒豈能以揚芬而徽茂哉客聞之曰惟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方今天子神聖撫運休光累葉湛恩渾淳溢于罔極猶遊登不羣俾寓內一枝之士亦得効諧陳慮以籲被鴻猷是以明庶閭悅遐近欣欣協氣充初嘉况彙集熙雪表瑞滴露飛甘仁廉皎兔靈爵之貢日旅彤庭嘉蹕異道之祥盡升清廟而天子猶鳩悒下居下令若曰此大誇靡敕示中外自今毋得獻而諸福之物郡國什一間上美溢圖謀者尤不可確述人人謂致華萃之草家家斬致林氏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十九

之騁跂足致旭延頸成瘡海內喁喁無不望上兼瑞命梃百靈也昔者爵集省第黃霸揚其聲鸞降庭木蕭起表其政皆遇奸諂之主居偏駁之朝處踈遜之位猶援物著化垂跡後來而舍人以明體慧質遭逢隆盛附鴻漸之翼應鳳毛之簡珥筆金闈刷彤瑤闥目胸天藻手操雲英夫旣以習觀太平之業而沐浴膏澤曾被其文章矣旣彼蜚馬烝然戾止其心若啓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致信符籙然而引與協思不可少也王生有言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子道明臣子不能宣者下也蓋情有積而思宣

美有稽而斯嚙性有觸而斯起舍人焜耀希會迺得以因物託義殺餘趣指播之悠逖以昭其和休焉夫感上奮內櫛盛歸美而輸布忠盡臣子之職也抒道情以通諷諭藻士之致也推上盡下鋪衍宏變以極廣遍卿大夫之事也詩云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吉士媚於天子又云交交乘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茲其所謂丕休也若迺眩異測應以幾寵揆而惟繫况不亦惡乎豈其然哉

義命說

先儒謂義命有正合者若堯舜之有天下仁者之必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二十

壽積善者之獲福是也有不合者謂若孔子不得位顏淵之早夭是也以愚綜其實殆不然昔者夫子蓋罕言命至于義則諄諄而不已也何則造化之數陰陽之變運之所遭氣之所適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仁者不必壽壽者不必仁聖人不必有天下有天下者不必聖善者不必獲福福者不必善堯舜以聖人而有天下然其子丹朱商均竟以不肖不能守其業孔子希世之大聖也歷聘世主而不遇遂于魯厄于陳津汝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回也屢空夷齊求仁得仁竟餓且死然操温之徒暴戾篡奪至無

行也身爲帝王屢世富厚試使孔顏夷齊與操溫之徒
黎德度義不同日而語矣此亦何相去之遠耶然猶
有所解者以爲人之稟氣不同或貴賤素定于天故也
若夫百里奚在虞而覆亡之秦而秦伯太公涓濱之釣
叟也年八十老于磻溪遇文王而爲師尚父公孫弘五
十舉賢良不合退牧羊于海濱一朝而爲漢相一人之
身耳然成敗異變先後相反也此其于義命合邪否邪
世之善惡禍福參差異等其相去不啻什伯者可勝道
哉何則大鈞播物塊比無垠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旣申
重之又權敗之數有不可窮理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一

有不可解故夫子罕言之也而曲士寡學必使臺合
推測以驗天人之際不亦惑哉雖然命不可必可必
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
造物者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
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
子不以厄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
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
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天之不
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于巨石也
豈以其紛然者動于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

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然哉雖聖人固亦唯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瞞瞞者固
將行險以僥倖而猶忿之流又不達順受之正屑屑
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愆憤襲中
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
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
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誤乎是故學者亦唯循
吾義而已至于命非所可與也或曰今之談義命者
異于吾子之說何哉任數者則曰生死之數窮達之
遇分定于天不可易也任人者則曰天定固能勝人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一

人定亦能勝天凡此皆一隅之說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者也辭之稼也耕耘播種人也雨暘豐歉天也雖
有神農后稷不能必其歲之豐而田作之功自不可
以不力彼任數者不知耕耘播種之在人而一歸于
歲任人者不知雨暘豐歉之不常而取必于力作之
勤吁惑亦甚矣人生而有利害之情有利害之情則
不能無推測之智是以紛紛義論而卒無所歸也可
勝嘆哉

樸韓信論燕書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

關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
 尹醜夏歸毫微子去殷即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
 歸以決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
 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杰遽起漢王與項羽戮
 力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
 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
 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
 于長沙已又弑之漢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
 定三秦縞素而問弑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響應皆
 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五 二十三
 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而自王僕受命徇河北
 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說關
 與下今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
 趙破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
 焉也故按兵驛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垂
 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己之勢鄭伯面縛嚴王退舍國
 小圖大宋以敗亾詩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願足
 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為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之險
 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危
 亾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

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
 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眾遂斬成安君泚水上夫燕
 之恃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號破而虞亾韓降而魏懼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為足下謀者皆危亾
 之路不忠于足下不可用也為足下計莫若息兵徹
 備以身自託于漢僕請為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
 剖符世世與漢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亾
 乎計不出此以區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亾之楚而
 欲鼓螳臂之勇以抗乘勝之師僕之所慮前丘之壞
 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五 二十四
 計而熟圖也危亾之端禍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探
 之幾悔何及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辛未會試程策一二三

問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泰者固在君臣相與間矣夫泰之時和氣洽而理道昌一有壅闕不足為泰在昔明君良臣相與開泰於先保泰於後者用何道歟君臣遇合蓋古以為難而胡以交歟唐虞三代尚矣漢而下有講經論理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事者有降手詔給筆札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待宣召者亦庶幾所謂交泰歟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六

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 聖謨遠矣頌

盛德者謂開泰莫如 二祖保泰莫如 宣

孝二朝當時謀臣策士耆舊老成侍 惟懼國

國政以佐致昇平者可悉數歟 朝講之儀

載在 令甲備矣乃又不時 宣召得無煩且

勞歟我 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嘉興百執

事共登太平之理 湛恩威命即叙還荒斯亦

交泰之驗矣抑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且

夫平能憂陂徃能思復泰之旨也願推廣其說

以為 今日保泰之助

夫君臣之際其天地之交乎是後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代之鴻圖後天而保泰也相與建萬世之長策聚精會神相得而益彰顯志弘業相湏而共濟盛美溢乎當世聲光流于無窮蓋自唐虞以及 昭代致理之原古今一揆矣愚請釋泰之義先著君臣之所以交然後鋪張我 祖 宗休烈可乎易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泰之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為事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使元首與股肱弗相聯屬則精神不貫而身病使主伯與亞旅弗相親比則意氣不洽而家膠故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六

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網緼所合以生萬物交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遺也而況於人乎人臣懷忠信之心抱臣濟之畫孰不欲委質清時結心明主然而冠履之分嚴而宮庭之地隔其情易渙而其勢易疎也明主知其然故首出庶物而下剪莠兼制四海而先替御朝而議政坐而論道示以優體也虛懷而聽造膝而籌所以致親也日晏侍食夜分徹炬所以示渥也辟左右借顏色披衷襟忘忌諱所以盡情也君咨于內曰爾惟勉爾惟鹽梅臣順于外曰斯謀惟后斯猷惟后所以一德也泰九二以剛中應五而五以柔中

虛已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文故泰之初據茅震征與共開焉泰之極艱貞無咎與共保焉二言所爲五不言所爲二臣道也以仁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勝其任則五可無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此之謂君臣交而爲泰也夫都命咨命喜起廢歌唐虞尚矣三代相與載在詩書君臣之情猶可想見由漢而下肇造元勳中興名佐代固有之然率外合而中疑文具而情闕建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責以吏事則其體失也貞觀宰相入閣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曆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札而固辭不對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六

三

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司馬光請命侍從輪直資善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卒未行則君負其臣也何以庶幾于交泰哉愚嘗伏讀大誥首君臣同遊曰歷代君臣同心一氣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大哉聖謨我皇祖列聖之所以交羣臣而昌泰運者率用此道矣請陳其略高皇帝延攬英賢廓清華夏所與參密議而贊鴻猷者時則有若基若濂若安若禘若流若琛若彥良其人焉文皇帝親禮儒碩綏靖邦家所與商幾務而從征討者時則有若縉若廣若

淮若儼若榮若士奇若幼孜其人焉夫天造草昧干戈不遑家難助勦創夷初起而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壅天地太和延及羣生施于方外而一代之鴻圖定矣所謂開天地之泰者非邪列聖相承久安長治宣弘之際尤稱郅隆章皇帝心存無逸著舊不遺閣臣則若榮若士奇若溥部僚則若義若原吉若澆齋宮使殿召對者數矣至于登山泛舟賜章給饌一則曰同心同德兩無猜嫌一則曰以遊以豫庶幾古昔又何其歡洽也敬皇帝志大有爲老成具在執政則若溥若健若東陽若遷臺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六

四

省則若文升若大夏若珊平臺煖閣召對者數矣至於天顏開霽廟筭周詳䟽擬則或更數字或削數語執奏則或移晷刻或至累日又何其披豁也夫奕葉承平法守已定庶事循習玩愒易生而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壅天地太和克篤前烈施于后昆而萬世之長策建矣所謂保天地之泰者非邪當其時主無貳任臣無隱忠歡忻交通而德威宣暢故論閭霧則功軼于姬奴頌熙洽則治匹乎唐虞而一時名臣碩輔幸逢昌運亦得以勳勳于旂常垂功名于竹帛爲歟休哉真千載一時

之選也今天子光撫鴻圖祗遵 成憲 講學臨政
寒暑必親嘉言忠諫納聽靡倦公卿百執事相與勵
翼于下而 天子恭已南面以聽之內寧外謐時和
年豐黠虜來庭炎荒奏凱斯亦泰運之再昌已而執
事尚欲問保泰之說則愚將何詞以獻乎竊以為欲
登太平之理莫若致隆于上下之交欲隆乎上下之
交莫若憲章乎 召對之典夫人情狃于法之所常
行而暢于意之所間舉今辨色而入日出而視之頃
刻而退矣習則玩玩則不可振故不若間一 召對
之為益也蓋有六善焉問世務一也察材品二也明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六 五
德意三也察事幾四也定 國是五也激忠悃六也
請得實以 祖 宗故事熟數于前而執事試垂聽
焉夫人主雖神聖睿智而四方庶務弗能周也錢穀
刑獄各有主者 召而問之則幽隱畢達故屯田鹽
法欲計其宜而臨淮洛陽得畢慮于下矣邊備虜情
欲定其算而鈞陽華容得決策于前矣故以閱世務
率作考成可弗眩也夫退而具疏則詞可飾也思
而陳詞則端可匿也惟卒然問之心術立見能否莫
逃故呂震與儀智並對而諛直見楊士奇與蹇義並
對而違敏見故以察材品則明闇回正可弗欺也

上意猶的也射者爭趨之故諸司奏請必令稽舊章
侍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守法 召問天下何時太
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興治
故以明 德意則措注嚮往可弗違也夫造膝而審
語者不可以先傳也從容而納誨者不可以牘盡也
假令議廣 詔條而可令多人知乎出厥帖議改
命可外泄乎故以審事幾則轉移變化可弗窺也衆議
畢集可否易消不惟僉夫與正士殊科即君子意見
亦有同異如移師彰德楊榮以為是士奇以為非舉
伏伯安為使蹇義以為可原吉以為為不可黎利請立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六 六
陳氏後張輔蹇夏曰勿許榮士奇曰許之此其心皆
體國而所見各殊惟折以 宸衷則衆論一矣故以
定 國是則盈庭聚訟可弗亂也夫入侍 惟幄出
奉 乘輿內寄腹心外資謀斷人人自以為親已矣
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 祖 宗朝相與盛事藏在
秘府愚不得徧觀即如泰和長沙華容之所私錄
毗倚 眷顧迄今誦之猶為感動况親當其盛者乎
故以激忠悃則御恩幸遇可弗負也斯六善者皆已
事之明驗蓋于法制常行之外而時用吾鼓舞不測
之權故 聖智日益親聽日新賢才樂為之用而天

地常泰且初雖似勞久而情誼洽彌見其適初雖似煩久而要領得彌見其簡又何煩勞之有愚又聞二祖諸臣皆從事乎草昧勸開而宣德弘治所親禮乃其輔導之舊蓋未登大寶而相與已素矣且孝宗十載始召諸臣面對其召也雖內侍不及知夫恭默思道是惟不言言乃雍沉幾觀變是惟不行行乃果宸衷獨發固不可測也今上勵精圖治日臨羣臣益明習國家事且將舉祖宗故典以備熙朝盛美蓋有待焉草莽愚生傾心拭目於是舉也久矣若釋此而他求保泰之道則愚何知焉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六

七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荀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左歟我國家之法鴻織具備於古鮮儷矣然亦有在前代則為敝法在熙朝則為善制者豈行之固有道歟雖然至於今且敝矣宜有更張否歟或者謂愚不綜覈耳古今論綜覈者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日一視事夫偽增籍者受賞矣若此者可謂行法歟宜優于文豈為通論而或者亟其歎服抑宣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深刺其非孰為當歟夫欲綜覈則情

偽有不可窮更張則善制有不必變誠不知所宜從也願熟計其便著于篇

法不可以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敝襲外有頽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太多事之過也二者法之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責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過而一求諸實法斯行矣執事發策考荀孟之異論稽國家之舊章審沿革之所宜求綜覈之實效愚嘗伏而思之夫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六

八

先王矣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後王矣兩者互異而苟為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眾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于時拂于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眾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往代無論已明興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博稽迭采靡善弗登若六卿倣夏公孤紹周型漢祖之規摹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曆

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卽如筭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新法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疆之效而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于聖哲者乎故善法後王者莫如 高皇帝矣 天府之所藏掌故習之所頒有司守之大小相維鴻纖具備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于 昭代者也然今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六 九

何益法之不行也人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爲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頌言而母諦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寒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爲母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悖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剛運之爲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甲寡勢之所阻常在于衆疆下挾其衆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六 十

八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
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夫漢
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常新一
令制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飭而振舉之如曰
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為稱上意者亦
未嘗以已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買
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維
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徒具文
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其所以振刷綜理者
皆未嘗少越于舊法之外惟其實事求是而不采虛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一

以正風俗者議論以定 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
法行如流而事功輻輳矣若曰此漢事也唐
虞為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問古之君子興建鴻業聲施後世者世必目之曰
英雄曰豪傑是二名者豈非偉丈夫之通稱歟
乃論著家又各析其名義匪直英雄與豪傑有
辨即英與雄亦從而分之謂有英而不雄者有
雄而不英者其說然歟否歟歷代英雄豪傑見
於史冊者不可勝舉然亦有即標題為號者如
周之四英周之七雄戰國之四豪漢之三傑其人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六 十二

也養繇于人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備欲微欲
深欲精欲與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與者所以爲
恢宏奇備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
勉其修己之純闕如虺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之易
摧也鈺如鎮邪不敢以言割懼其鋒之易折也神若
著蔡不敢以言勇懼其筭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
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躓也煉之至精而歛之至密韜
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
可禦索之不可窮矣人徒見其事業聲稱照耀今古
抑孰測其所以致之者哉今夫兩閭清淑之氣麗于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三

形象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在土石爲寶玉在飛
走爲麟鳳在人則爲英雄豪傑是英雄豪傑者因均
之二氣之開鍾人倫之百出者也然有辨焉劉孔才
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
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
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
總之皆以其智力絕殊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
迄今所以樹立人紀綱翊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
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爲之然而品格異焉不可不
察也夫人非無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爲難四人

者其機智勇決既與凡民迥異則未免過于自恃而
有眇焉輕天下之心紛紛未交而謂幾不足與晰也
艱阻未識而謂功不足與圖也考衷叩蘊則固未有
灼然先幾之見確然不可奪之守一挫其銳則折北
而不振矣是純乎氣者也夫千鈞之弩不以履鼠發
機萬石之鐘不爲尺挺成響物理有分感應有節不
可易也四人者負其才具則不能安于無事往往不
勝技環曲牽于應世之迹而輕試其所長是以見彈
求鷄或欲速而不達投珠抵鵲或見小而妨大此與
虛憍恃氣者固有間矣然而其疆可撓也其躁可激

張太岳文集

卷之十六

十四

也其驕可乘也其欲可參也以綜天下之務則得失
參焉不可與謀成也是識不能勝其才者也等而上
焉嚴乎內外審于施應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
以從時自度其智可與幾也將謂天下之故非已莫
能驅耳自度其勇可與斷也將謂天下之事非已莫
能成耳其晰微制決持危定傾能于轉盼咄嗟之間
而豎傲儻不羣之績此四人者之能事也然而其光
外朗其氣內盈尋之不易其方而測之可窮其際是
兼得乎養而未盛者也品之優也等而上焉智周萬
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事而

應弗膠于成心循理而行弗幸於功利朕兆未萌法
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迹不世之功永世
之澤蒼然不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謂習者勇
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
賢者也品之上也愚嘗以是沉觀古今之迹總挈人
物之量其英雄豪傑優劣高下之辨大都不越此四
者顧更僕未易數也姑卽明問所及者言之周之襄
也王綱弛維諸侯力攻于是縣宇分裂稱爲七雄戰
國之末貴臣握柄資瞻游談于是列國公子號爲四
豪漢高坐屈膝策以建篡亮之業則張良蕭何韓信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六 十五

而貌若處子功成身退超然遠引比之何信爲最優
焉三品之上者乎董允蔣琬費禕端謹節士耳雖事
無過舉然天之所授非特異也有忝英稱矣孔明望
重于臥龍力抗乎漢鼎君臣契合袂臣時至于出
師獻納之言寧靜澹泊之語出處議論庶幾王者之
佐焉蓋入其域而未優者乎之數于者皆以蓋世之
才際功名之會雲蒸龍變鷹揚虎視考其平生之所
建樹可謂俊偉卓犖矣然其中或得分有多寡賦才
有兼偏細節多疎則不能無負俗之累氣質偏勝則
不能無瑕類之存蓋所謂衆材之尤也非衆尤之尤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六 十六

三臣者皆人傑也而漢之得天下由是焉昭烈知人
待士以嗟炎劉之墟則諸葛亮董允蔣琬費禕四子
者皆英雄也而蜀之存亡因之焉卽史傳所紀固各
有英雄豪傑之目矣試卽前四者之等以槩此數子
之長則七雄者彼哉無以議爲也平原卑卑不及格
矣孟嘗春申廣交養名背公成黨奸人之魁耳信陵
威信于疆秦義存乎弱趙急人之難不居乎功蓋猶
有烈士之風焉惟其挾威震主內疑外忌則君子所
不道者其在三四之間乎三傑遭際興運各奮才智
推轂漢祖卒成帝業信乎爲代寶矣子房英略蓋世

也必也其大禹乎鑿龍門排伊闕別九州宅四隩積
固備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與爭功愚夫愚婦而凜
若勝予彼視地平天成于吾身何有輕重也其周公
乎除兇殘驅虎豹立綱紀陳禮樂功莫大焉然且吐
哺程髮下白屋之士不驕不吝履赤烏之安彼視勝
股道劉于吾心何有加損也其孔子乎學殫累世而
不以智聞力決門關而不以勇聞在鄉黨而恂恂居
朝廷而唯謹固儼然儒者也及其却萊兵反鄆謹望
三都誅正邪卽慷慨奇節之士決背奮臂極力而不
能辨者乃不動聲色徐引而板之旣振油然而退

矜容無盛氣此豈世之君子所可與量尺寸哉恭
三聖人者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渾淪磅礴之氣修之
于已又皆慧夫沉潛純粹之學其所基者密而宥而
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決夫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
節紓徐委蛇而不見其作為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
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朱子謂真正英雄皆自戰兢
中來而聖賢豪傑唯此三聖人足以當之信不誣矣
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才而有志于三聖人
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道無欲其本也慎
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內朗
張太岳文集卷之十六 十七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七

送起居館講太寶箴記事

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於 文華殿背誦大
寶箴先是 上以大寶箴爲書字影格臣因奏此文
甚切於君德治道 皇上勿徒書寫須熟記其詞又
勿徒記誦須通曉其義乃爲有益上以爲然臣乃爲
註解一篇以進至是日 上御文華殿 召臣至
御座前 上起立高舉大寶箴一冊面授臣臣受冊
北面立 上高聲背誦一遍一字不差又 玉音清
圓悠遠餘響繞殿誠 萬壽之徵也背畢臣又進議
張太岳文集卷十七 一

一一陳說大義 上皆洞其微旨所引瓊宮瑤臺糟
丘酒池開羅啓祝援琴命詩等事悉知其顛末講至
縱心乎湛然之域一條 上曰此不過言人當虛心
處事耳臣因舉手賀曰只虛心二字足以蔽此條之
義矣夫人心之所以不虛者私意混雜故耳如水本
至清以泥沙溷之則不清鏡本至明以塵垢蔽之則
不明人主誠能涵養此心除去私欲如明鏡止水則
好惡刑賞無不公平而萬事理矣 上曰然是時左
右侍臣聽之無不欣躍稱慶者次日 特賜臣銀八
寶二十兩以酬昨日講讀之勞

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

先是薊遼總督梁夢龍塘報虜酋土蠻大舉寇遼東
輔臣張居正以警報封奏 上遣文書官命居正等
擬 旨諭兵部議驅勦之策居正等入奏言九月初
間有北虜俺答部下頭目恰台吉差人於土蠻營中
偵知土蠻欲糾眾向遼講求貢市臣即馳語總督梁
夢龍令其再偵的實多方設備俟示遼東總兵李成
梁巡撫周詠虜若糾大眾至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
使之野無所掠虜氣自挫又使梁夢龍親率師東行
發勁兵二枝出山海關為遼東聲援今薊鎮總兵戚
繼光選精銳乘間出塞或搆其巢或邀其歸以撓之
今據報各官具如臣指梁夢龍已東駐山海遣參將
許汝繼楊果出關截殺戚繼光移駐一片石伺間邀
擊遼東收保已畢虜以十月初二日至寧前向口以
地方此中地狹人稀虜眾無所掠勢不能久旦夕必
已退遁今 勅本兵姑議驅勦已後相機別議且彼
中戒備頗嚴諒無疎失伏惟 皇上少寬聖懷 上
曰先生費心處置朕知道了乃叩頭出

題竹林舊隱卷

竹林者萬子榮故居也萬子生於游陵長待詔宦者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二

署出為益山史是時宗藩中益殿下最為親賢好學
而萬子以修潔自將又聰慧穎悟以故得幸於王三
年以類奏走京師而余與萬子同鄉里既相見道故
舊勞苦如平生懽已迺向余嘆曰吾聞君子樂其所
生而有情之物思不怠本故楚客越吟蒞生愛似其
致一也吾少有烟霞之想方其隱居修竹之間圖書
自娛蓋自謂與此君終焉爾竹堅真有常性貫四時
凌霜雪而不改又盤據糾結固守其所得君子之止
焉而吾輕去父母親戚遠宦他國舊業日蕪枝柯零
落竹不負吾而吾負于竹多矣能無思乎張子曰若
是則子之愛竹是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也夫得其
形則視天下之物皆物也得其神則視天下之物皆
我也故竹微物而昔之君子貴之皆意有所愜焉者
也夫外直而中洞音中律呂者虛也發萌墮籜筠然
葱蒨者文也嚴霜下零眾草俱萎寒色森森與貞松
而並秀者節也君子取其虛以宅心可以宏翕受之
德取其文以飾聽可以煥至德之光取其節以勵行
可以堅獨立之操斯所謂得其神者也得神而形可
忘矣且聖人不櫻情於物而委心以任去留故以天
地為寄跡以四海為一區若子之言必處瀟湘之間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三

日與其蒼翠檀樂者居而後為友也母亦與昔人之所有者異乎萬子矍然曰遠哉先生之談吾乃今之得與竹為友也吾向者之言困既聞至論請終身服之

跋葉母還金傳

余讀史竊高楊震管寧之為人及至京師遊薦紳諸公間又問有葉母還金事還金至小節非葉母母儀婦訓之炳然者而士大夫咸極稱之何哉楊管不作而介然取舍之操迺出于婦人云爾然方其臨蒞不顧逡巡退讓之時豈自知當播譽於人垂光簡冊哉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四

寧以貧困義不苟得蓋所謂無欲而好仁者仲尼稱人之為善欲蓋而彌章也豈葉母之謂邪顯揚其親美以崇孝中書君之謂邪

跋會稽徐珊四寶編

楚人太岳子曰余嘗為翁張君傳擬韓氏之毛穎已而火之蓋文以屬詞切理宣揚道德者也司馬長卿為上林賦借子虛烏有以諷世主猶不免取誚俳優況復作謎語以誇侈藻績者哉自退之作已見笑於子厚其他壽光先生草華諸傳瑣瑣可勝道哉然其稱引託喻諷以為諷抑亦韓製之旁流也墨士故自

以文為戲觀者亦且以小喻大文章家所不廢也余于徐氏四寶編欣然而存之

方氏建水射銘

黃山之源東流為淇澤之水溉田千畝畝俱五鍾六姓者居焉為方為夏為汪為李為姚為閻咸先世名族也而方氏居北岸岸受水衝蓄廬殫為河矣居人病焉謀為石岸以射水勢而工鉅莫為任者潯溪方君端獨慨然曰一勞者永逸利百者功建其在余乎乃鳩工伐石舉致其側水潦舉事辭業重累上為大道延袤數里於是依北岸者百餘家為莫居焉起嘉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五

靖丁亥迄乙卯工乃落成蓋費雖不貲而百世利矣夫修身潔行雉膏龍霖以博濟天下者卿大夫事也散財樹德拯患急難以利一鄉者士庶人事也今豪右侈族以其財雄里閉即不翼其虺戾足矣能建利捍患於人耶快于自潤恡于及人人情也若方君者詎不足多乎方君從子五溪大濂俱從余游而以君建水射大功祈余為之紀方君聞之矍然曰細行何足煩大君子記其涖衷不伐如此夫不憚勞費建百世之利近於義積而能散近於智不矜其功近於厚信哉方君居士庶人而有卿大夫雉膏龍霖之功者

平余嘉其詞而為紀系之銘曰

為魚淮陽化螿秦中誰言柔德其害靡窮層崑嵯峨
巨石龍從障彼狂瀾委伏而東昔也沮如今焉崇墉
高原廕廕禾黍茫茫萬斯年不驚不崩誰其營之
方君之功

玄海子著書評

楊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極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
獨桓譚以為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談藝
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為祇足覆瓿云耳人情
好慕遠古而忽儔類信習熟而駭所希聞彼親見楊

張太岳文集卷十七

六

子雲名位不顯又所著作非淺見諛聞者所易窺測
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即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旁
索者不以窮約自發憤者裁其埋滅而無稱者又可
勝道哉玄海子邈世絕俗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
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
皇農中述道德之意下極肖翹之變旨趣深矣讀玄
叩集又窮極幽隱鈎致深遠索玄珠於象罔叩寂冥
而求聲吁又何其閱覽博詣君子乎他作鑿詞險峻
至不可句又焉能究其旨歸則世之知者蓋亦希矣
嗟乎玄海子慎勿輕出其書世有博詣遠觀如桓譚

者將必有傳之後世之先見而何計世俗之知與不
知哉

書胡氏先訓卷

吉胡正甫氏出其高曾祖遺訓余觀之稱慕古昔率
中規矩以守道居約箴誠子姓而歸本於質厚蓋兩
翁生先朝全盛時道化汪濊故皆知節誼敦實而無
夸毗市利之習夫人處世譬之尺蠖矣食蒼而蒼食
黃而黃故啜醇者之不能為滴與處華者之不可返
質即賢者猶將移之況漸漬於絲俗者乎正甫行修
而文復恬於世好最為卓越矣然未知真純簡素便
張太岳文集卷十七

七

可比蹤先世否璞不能不散而為器玉不能磨琢為
圭璋瑚璉彼其為圭璋瑚璉也則亦遠於璞矣余從
正甫觀遺訓蓋累歎焉又別出其父晴崗翁手澤一
卷言質直率類其二祖而于聖賢之學尤惓惓焉胡
氏世有儒宗矣昔陽明先生昌學於東南學士大夫
或頗有棄而不信而間卷之儒油然宗焉如是者何
哉蓋膏雨之洽潤非有所擇也物則有受弗受矣受
則羊茸翰華實弗受則芘乘之財日就槁矣余與正
甫論學最契謂其出于雜念卷先生余素所傾向者
然不知正甫更承其家學如此也駒本渥注而良樂

又從而拂拭之欲不千里得乎

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自吾鄉李文正公之歿也數十餘年而公與惟公實鍾衡湘之秀秉箕尾之精既而擢冠禮闈翱翔藝苑以至爰立作相望實炳燁日有聞矣而顧止於是胡造物者之於公也既與之以勃鬱磅礴之氣而復奪其期順耄耄之年耶竊嘗見公議論天下大計謀思如江河之不窮早見如龜策之不爽意公久於其位必當以修攘之策靖四方使朝廷尊榮邊圉寧謐見公之立于朝正色率下無所假借意公久於其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八

位必當以剛直之節肅百僚使端士不懼懦夫能立見公之學術淵深博聞強識意公久于其位必當以帝王之學沃君心使禮樂可興道化滂洽而今皆已矣嗟乎公之心未可一二與俗人言也公之自留都入相也今天子拔之於踈遠之中而置諸左右公之知故莫不為公喜而公獨愀然不見其忝豫之容賓客在門羣感疾首語及時事輒扼腕而於邑此其志意豈在富貴賢豪間耶嗟乎難成者事也難得者機也以公之碩德弘器負海內之望者二十餘年曾不得大展於時乃竟頽頽以隕也謂之何哉鳳翔等

于公有同鄉之情有分職之任或與公為交遊或為公之晚進皆思畢慮竭愚陳其所知以獻於公少裨萬一豈謂公遽止於是而已哉嗟乎生之有死古之與今猶旦暮耳何足悲乎所悲者不悲公之死而悲公之志未伸不悲公之一人云亡而悲夫後學之無所師承也嗚呼已矣幽明之誼永乖隔矣漫漫修夜寂寂高堂言寄于東淚寄于觴精爽伊邇昭格洋洋

祭朱公文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九

燕銘遊茲時之偃武兮爰嘉遁以辭榮弋冥鴻于碣石兮招黃鶴乎秋冥遙珥節于夢渚兮長絕意于青門惜猛志之既歇兮終崛起于後昆篤生侍御乘時策名分符積表攬轡都亭倚倚令望赫赫厥聲懷陸皓之遐思兮冀瓜期之既及秣晝遊之聽馬兮振班禰以晨夕何寸草之方殷兮傷大椿之遽靡馳遙想於重雲兮結長悲于萬里嗚呼哀哉公厭世兮釋累而離氛驟架蒼蝻兮謁雲中之君仙輻香而難即兮靈御儼其續紛羨華胥之不返兮人生之長勤彼生死同於旦暮兮又何脩短之足二某等追隨今才

抱公餘芬莫能走哭于賓位兮。訃音之遠聞寄愁心於楚水兮。託哀響於江雲。瑤席兮玉瑱。桂醕兮蘭馨。淪江兮薦瓊纈。正兮燭薰靈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般般。

祭兵部侍郎傅公文

嗚呼我公邦之干城。作鎮大藩。式武且文。獫狁匪茹。逼我畿輔。帝乃震怒。陳師鞠旅。帝曰嗟咨。疇贊予征。四岳咸薦。來公于京。肅肅我公。帝命是共。星言夙駕。沐雨櫛風。公既戾止。百勞萃止。既總國儲。戎務是理。惟此大任。咸集于公。寧居不遑。夙夜在公。公病于邸。張太岳文集卷十七 十一

祭勅封翰林檢討陳公文

嗚呼自綺等得侍吾師。陳先生聽其語未嘗一日不在。岷峨錦水之間者。念翁在也。然翁聞先生之欲歸。輒唏噓不樂。馳書戒使拒而尼之。先生徘徊于色。欲去不克。遂者數年於茲。故翁之沒也。先生崩慟殞絕。

嘔血呼天不能自止。誠憾夫風志之有違而痛乎。追養之莫逮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人之于子。莫不願奉跪偃。僕拊之膝下。袒講詢。脆就之朝夕。然世顧有近之而愈戚。遠之而愈欣者。將資父之義。重於承歡。顯揚之美。賢於色養。耶嗟乎。身無銜命。願之而已。苟願其志。生則悅之。死則安之。夫先生為講。惟近臣有論思之責。有調護之寄。任大望重。如此翁能。以私愛奪之。否乎。第令先生奮然決一旦之意。不顧違親。以快其志。可矣。翁悅之否乎。不悅則必有拂鬱壅閼之懷。焉翁能以壽考終其天年。否乎。若先生者。蓋所謂張太岳文集卷十七 十一

祭少司成晁春陵文

嗟乎。卜商失明於西河。濬沖鍾情於一慟。愛能傷人。古今一揆。豈不悲哉。先生蒼顏古貌。長身玉立。眠其狀貌。度百歲人也。及傷其子吉士君之亡也。結念鬱悵。遂成內患。形衰色憊。神氣黯然。不五六年而先生

亦以長逝矣豈溺情結愛雖通人猶有所蔽耶嗟乎
吉士君賢子也夫芝蘭玉樹不幸殞折於風霜卽行
道者猶咨嗟歎憶乃一旦奪之階庭而委之泥塗自
非無情能不悲乎遂使文梓先摧喬林繼萎矧讀書
萬卷而弘濟未裨積德百年而駿業中阻嗟夫先生
安得不以是悲其子而人安得不以是悲先生哉初
先生以弘衍該博蜚聲藝林縉紳大夫鴻儒學士無
不延頸舉踵願托末交而先生雍穆渾潛恂然若無
能者其教成均僅數月耳六館師生以數百人至衆
也而頌先生之德者口噴噴不休使天畀之以年其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十二

化導莫可量矣乃今竟爾爾豈意先生之鉅者既未
盡布而其細者乃亦不克終耶嗟乎先生可悲也已
余二人者以承乏繆董教習之役而六館師儒又先
生夙所甄陶者方且欲咀先生之餘潤以沾溉後生
播先生之遺風以興起善類而先生不可復作矣雖
欲相與協和友善以共圖菁莪棫樸之化尚於誰賴
哉是日也有牲在俎有酒在尊予以奠之德惟之下
神其來歆我悲以寫

祭李封君文

文梓貞幹生於鄧林豈繁材良植根則深溼注龍種

育必神駒紛紛凡匹厥類則殊氣厚期昌德厚期正
赫赫京兆維公之子吁嗟我公古之逸人賁於丘園
願志含道汾沮崇儉考槃樂道潛德之光岡而愈耀
乃生賢哲作瑞家邦譬彼九苞翻飛鳴陽揆藻詞林
叫筆瑣禁崇階荐躋令聞藉甚祿養方隆天休載篤
方期大椿遠悲風木陟彼燕臺以望白雲白雲不見
哀訃空聞嗟嗟公平食於後人不於其躬天之報公
孰曰不崇富貴福澤既祺且壽公之受享孰曰不厚
乘烟馭風駕螭駉虬遊於華胥其樂悠悠某等昔與
令子比翼詞垣誼雖友朋情均弟兄死喪之戚兄弟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十三

孔懷辨香陳詞維以興哀

祭封一品李太夫人文

夫鞠育顧復者有生之所共念力不副志者賢哲之
所歆歆故有蓬戶編氓桑樞賤士膾鱗爲羞采薇代
旨恨一饋之已竭欲畢志其奚以亦若奉與西邁逐
子東征入陳綺襪出奉文耕願行虧而德劣何祿養
之足榮矧乃脩短靡恒菴期難越木望秋而先零月
既盈而倏魄改載籍之所聞索什一於千百惟太夫
人淑慎溫惠含德之貞配少麓以毓秀孕太陰以儲
精冰霜勵其孤操姜孟軻其令名乃生哲嗣翺我

皇明厥嗣伊何曰少傅公惟茲少傅秉德淵冲忠貞
作幹夙夜匪躬履姬公之几焉奏崇伯之膺功皇風
穆其休洽庶類煦以旃幪承帝曰咨繄其有母採璠
珠之英英邇靈源於合浦惟深山與大澤實龍蛇之
所處乃錫華章一品是褒煌煌翟睨我我鳳翹階森
蘭玉鼎列麟羔緝綠華與金母嘖瓊璫兮緋桃既履
善而願志亦備養以克庖是以心和體適氣謚形延
節匪節而自健翼不沐而長玄百歲厭世翻然上仙
乘雲馭風駕鳳騫鸞舞典殊恩歿而被焉故論德則
駿業著乎寰宇微養則甘肫窮乎海岫後榮則崇封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十四

陝平穹品考終則修齡躋乎上壽蓋往帙之所寡聞
而方內之所稀覯者也某等幸承末庇夙藉徽音瞻
蘭堂而啓處悼月沒兮珠沉嘉休光之焯焯又易戚
而爲欣酌芳醕兮分列精託柔翰以寫忱爲斯言者一
以慰先靈於冥漠一以緩傅相之哀忤

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國之隆昌必有元臣天壽平格永康兆民家之隆昌
必有賢配續嚴女功以正厥內臣勞主逸剛唱柔承
代乾施化配坤承貞博觀宇宙邈焉寡倫曰師相翁
暨其夫人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謨議幃幄基命有筮

忠貞作幹終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惟我夫人
式克承之肅肅母訓煌煌令儀絃緹縈蘋藻筐篚泉絲
居中作範儼以婦師篤生哲嗣異才天挺濟美象賢
篤其忠蓋出勤公家入奉晨省義方之訓日夕惟謹
嗟乎國倚於翁翁倚於夫人翁家有託國乃用寧我願
翁壽齊於岱華亦願夫人與之並駕何期鸞馭厭世
遽謝譬彼龍劍雄存雌化凡我朝士下及臺輿奔惶
載路吊唁盈閭匪夫人傷實爲翁吁惜哉樊孟今也
則無光光天寵焯焯孫子既壽且昌載綏繁祉彤管
有輝令聞不已嗟乎夫人固無憾矣靈輻南發祖道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十五

悠悠跋予望之章江之阪白雲紫氣帝里皇州青鳥
有知庶其來遊

祭秦白崖先生文

吁嗟乎造化無端譬彼蒙倪始余不信今迺知之夫
先生初起海嶼也合菁阻華懷珍抱璞揖班揚掩陸
謝出入銅龍升降金馬此時視九列與三事殆計日
而可躋無幾何素絲見緇縻顏蒙垢遂使威鳳之
羽將摩霄而遽踣逸駟之足望長路而中墮一信一
訕誰其尸之及其暮年身栖林壑名重巖廊於是龍
光賁於丘園逸駕返乎宣室先生方將畏此簡書肅

征戒兩而闕庭未覲高車已推賀者未歸帛者隨至
一出一處又誰驅之假令先生上無汲援下無推轂
謝安之詔不下於東山蒙叟之舟得藏於巨壑則先
生必且終老林泉從容正寢何致委棄親昵畢命路
隅一生一死又誰使之嗚呼昔人有言天地蘧蘆耳
奚足怪乎昇之何豐擢之何置修乎何忻促乎何懟
賈生親鵬而長悲尼父親麟而興明豈崇替之所緣
在聖智而猶蔽唯冥契以達觀乃昭晰而不昧某等
夙承芳譽遙藉微音託交令弟比翼詞林聽鶴鳴之
哀噉傷連枝之半頌乃寄辭於柔翰託生芻以寫忱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十六

先考觀瀾公行略

先君諱文明字治卿別號觀瀾高祖唐妣沈氏曾祖
旺妣王氏祖懷葛公誠妣聶氏父東湖公鎮妣李氏
懷葛公以下俱 贈特進光祿大夫云云大學士聶
以下俱贈一品夫人其先鳳陽定遠人也始祖關係
國初以軍功授歸州守禦千戶所千戶至懷葛公以
別支徙居郡城懷葛公陰行善施德於人不食其報
身自作苦得錢即以周貧乏或施僧供家無餘財有
識鑿雖口吃而其言皆足為訓里中父老稱為饗子
每舉其言以訓戒諸子弟必曰張養老云云其見敬

信如此養祖生三子長鉞仲即鎮季鉞能治生積
於財鉞業儒為邑庠生鎮豪宕任俠不事生產又弗
業儒然養祖顧獨愛之踰於伯季遠甚及鎮生先君
養祖乃曰吾平生濟人多矣後世必有與者其在此
兒乎長而自誓修美宗室有欲以女妻之者養祖曰
吾以此見大吾宗何用婦人貴乎卒不許弱冠補郡
庠闈西少華許君督學楚中試居高等選郡中士才
質尤異者別居書院肄業先君與焉其後院中士先
後皆取科甲貴顯于時先君乃獨七舉不第嘉靖癸
丑不肖以翰林編修三年秩滿例得 馳封先君乃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十七

歎曰吾東養業儒四十年矣自視非後于人也今困
厄至此命也夫遂就封為書語不肖曰吾所未遂者
盡屬汝矣甲寅不肖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
終焉之志先君居忽忽不樂日見憔悴不肖竊怪之
因親友以探意先君言吾平生志願未遂望吾兒樹
立用顯吾祖今願若此吾復何望不肖不得已復出
先君乃大喜為益一餐焉然自是不復奉晨夕矣後
不肖幸以先君所訓經術得侍 穆宗於潛邸繼入
中書參大政先君又為書成不肖汝平生恒以古人
自期今既遇明時輔 英主勉之母負夙心隆慶庚

年以不肖一品三年滿考益封久之凡三益封至今
官 今上踐祚之三年忽一日問左右曰張先生父
母在乎左右對言先生父母俱年七十餘固無恙也
上喜甚以 璽書諭不肖口問先生父母俱存年各
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
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疋乃奉 聖母恩
賜咸宜欽承著家僮往賚之先君捧讀 聖諭叩頭
流涕曰吾兒非吾有矣病中猶手自作家書遣使京
對之疆飲食以示健然語及不肖未嘗不流涕也每
書言吾非不思汝但人臣之義鞠躬盡瘁況汝膺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十八

先帝顧託之重 皇上眷倚之隆闔門千指咸受
國恩非捐糜此身何用為報矧吾尚健慎勿念也不
肖因是不敢言歸擬俟 大禮告成當請告一省觀
乃竟弗逮以至抱恨終天嗚呼痛哉先君幼警敏為
文下筆立就不復改竄口占為詩往往有奇句然不
能頻首就繩墨循架槩以是見拙於有司性任真坦
率與人處無貴賤賢不肖咸平心無競不宿仇怨人
亦無怨恨之者嘗誦邵堯夫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吾殆庶幾焉喜飲酒善談詭里中
燕會得先君即終席盡歡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靡

不愛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載至就飲其自奉甚約
每食未嘗過二器不肖歲時或問素綺麗才一著即
藏之篋中不復用凡服食器物雖至敝壞不以分給
諸子妾媵皆不得衣帛不肖嘗諷之曰大人老矣何
自苦如此且今藏之不過以貽後人耳大人且不敢
用彼為子孫者何福可以消之先君言吾性適爾豈
為後人計乎且令後世師吾儉乃所以貽之也然以
周貧困濟艱急則又無所惜云先君生以弘治甲子
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丁丑九月十三日時七十有
四矣配封一品夫人趙氏子男四長即不肖次居敬

張太岳文集 卷十七

十九

郡庠生早卒次居易荊州右衛指揮僉事四川都司
軍政僉書次居謙癸酉舉人女一適郡庠生劉佩桂
孫男十人嗣文癸酉舉人嗣修丁丑一甲第二人翰
林編修嗣允郡庠生嗣哲廕錦衣衛正千戶嗣弼嗣
淵嗣寬嗣信嗣敏嗣惠俱幼曾孫男 以戊寅四月
十六日 勅葬山

處士方田李公行狀

公諱秀字茂實其先揚州江都人也洪武中從珉府
護衛改戍臨安遂家焉公性嚴毅渾村寡言笑食不
兼味衣不絺綺足不躡公門乘馬不入里黨其孝友

得之天性兄弟三人白首怡怡如也子姓恂恂如也
 少食貧顧能心計以少致蕃然好施其致產輒饒裕
 而輒以分其諸弟道路橋梁傾圯輒捐貲爲修葺然
 常自秘不以聞其陰德徧郡內矣嘉靖戊子臨安大
 饑穀價騰貴有貸粟於公者約豐歲倍償公曰使吾
 欲射利則數歲之償猶不足以當時值夫有餘不以
 濟之非仁也因而利之非義也乃悉發庾賑之所全
 活甚衆臨安蔣守平于官索秘器未有稱者公卽出
 所藏爲守斂郡僚召之以其值當公曰守吾父母也
 父母有急可利其售乎卒不受值衆咸異之名之義
 張太岳文集卷十七 二十
 氏矣公輒又自秘弗以伐蓋輕財慕義振人之急自
 天性也初公好黃老言及爲善陰嚮顏氏家訓呂氏
 鄉約諸書皆射履以教子弟必忠厚謹教恥言人過
 尤不喜爭鬪見弟銳少年有使氣持人短長引繩排
 根者恒下之弗校然少年亦莫敢侮之享年八十二
 子遇元登丁未進士從中秘擢拜給事中公移書誠
 之曰吾聞老氏稱希言自然大辨若訥吾每誦其言
 口不論人得失然汝爲諫官言職也義不當爾
 天子置諫諍之臣欲以通壅塞廣聰明也宜日夜思
 道 天子德意陳善納忠若挾公立威微文巧詆發

人之陰以快臆吾死不願汝有此名也是時朝廷多
 事 天子明察諫臣言事一不稱旨輒條責言路號
 爲難稱公恒以爲慮無何嬰疾遂逝公生成化正月
 初一日子時卒嘉靖辛亥六月廿二日丑時配葉氏
 生丈夫子貳長卽給諫君次調元先公卒女二長適
 蕭彥昭次適陳昌言孫男二如瑜如璨公質行如萬
 石君木訥如建陵張叔雖潛德不耀而修潔等也余
 與給諫同讀書中秘索聞公事記其大郁若此爲立
 言者先矢焉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七終

西文集卷十七

二十一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八

江陵叔大張居正著

後學高以儉校

繡谷唐國達刊

雜著

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中皆事理當然恰好處如射的之紅心心裏中紅心也為人父有為父之理為人子有為子之理大理人情適當其可而無過不及乃為至善如哭子慈也而至於喪明則過矣哀毀孝也至於滅性則過矣然事理無常當隨時處中故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一

有在昔以為善而在今為不善者矣有在此以為善而在彼為不善者矣非有致知格物之功則不能得止非有惟精惟一之功則不能執中朱子所謂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夫謂必至於是則可謂不遷則不可不遷則滯矣若易遷字為過字則得止字義洪範稽疑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古註逢音麗昌盛也與彊字叶吉字與下諸吉字同無逸惠鮮鰥寡鮮與先同古字通用言文王懷保小民小民之中有鰥寡者尤為加意恩惠每先及之孟子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甘受和白受采非孔子之言也夫味出於無味色出於無色甘亦五味之一豈能受味甘亦五色之一豈能受色今易之曰淡受和素受采故水無當於五味五味弗得弗調素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弗章忠信之人可以學道以其質任自然無所滌者也

書言百姓皆謂百官古時世家官族或以官為氏或以父祖名字或以封邑惟居官賜爵祿者乃有姓故黃帝之子廿有五人得姓者 人而已堯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是自宗族而推之百官自百官而推之庶民也後世以庶民為百姓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卷十八

二

誤矣殷人之俗先鬼而後禮其治天下多言鬼神盤庚遷都所以諭其臣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其子孫不能忠於國家則其先祖之靈必且請命於天降之災罰高宗欲相傳說恐人心不服則託言慶賚以儆動之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幻具遂啓後世穿鑿傳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又為失倫若言建皇極敬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則誠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大抵神道設教用以誘導愚俗陰翊皇度聖人所不廢智者唯心

知其意而毋泥其說則可謂明也已矣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陳謨獻說唯臯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臯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臯陶致之後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臯陶終身爲刑官殆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三

有以服其心者但臯陶贊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賴之績昭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臯陶之德之盛也禹之時臯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豈舍之而傳于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於周公稍覺多事矣

中庸五德兼備者寡雖有具體者或未能浩浩淵淵底乎至大至深之域未可謂之溥博淵泉也夫惟天下至聖乃能於此五者廣大悉備浩乎不可限量沉深精奧淵乎不可窺測其溥博也如天非尋常之溥博也其淵泉也如淵非尋常之淵泉也如是乃能隨

感順應各當其可被其德者莫不敬信悅服而尊親之斯聖德之神也堯舜吾不得而見之矣禹以下其猶具體而微者乎

董仲舒言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之治若循環然當今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此言非也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是夏亦尚質矣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商亦尚文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是周之先亦尚質矣大抵天下之事其發始也常簡其將畢也必巨曰之方升其光煜煜其氣蒼蒼至中天而後光明炫曜至於中則昃之始也花之未放其色蒼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四

淡其狀倍蓄至盛開而後鮮艷馥郁至於吁則萎之漸也開國之初庶事草創人情樸古大抵皆多質少文凡制禮作樂鋪張繁盛之事皆在國之中世當其時人以爲太平盛美而不知衰亂之萌肇於此矣夏商皆然不獨周也聖人知其然恒不待其盛而亟反之斲雕而爲朴毀圓以爲方其制物也寧拙毋巧其用人也寧實毋華譬之枝木重加栽截則反本復始之機也故孔子大林放之問而志在從先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澇之

昨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霧旋與旋即解散燠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遲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許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許更而許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鬪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鬪一時之釁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

張太岳文集卷十八

五

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國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蔚王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

乎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劑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愈而病腎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咳虛火內炎胃未強而病眩冒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爲國務強其根本

張太岳文集卷十八

六

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囊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趙蓋韓揚之死史以爲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心故曰爲人臣止於敬也四臣者論其行能可爲絕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之禍實其自取以伯絲之才惟傲狠方命雖舜之至德亦不能容况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已德上之心順也險夷間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操

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巧而外無匡救之志順也怨讎任之於已美名歸之於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早日收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秦漢前代之文制一切剗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稱秦為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七

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偽宋頽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為胡元取先生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為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

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為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釋榮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為招再傳而感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

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為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 懿文仁柔 建文誤用齊黃諸人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八

踵袁宋之陋習日取 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 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 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 仁 宣 英 憲 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 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 世廟承正德祥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為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

國勢常彊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

曾參殺人言之者三而母為投杼羊叔子之不醜人也其敵而信之夫祐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母然張太岳文集卷十八 九

彼信而此疑也故心迹見諒異域可親擬議不明同肥何益傳曰人之相知貴知心又曰士為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可多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豫讓忘君事讎而為智伯死

今各府州縣有 聖祖頒行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五代時蜀主孟知祥之詞

立嫡以長常道也若長者未克負荷而眾子英賢可立則周太王文王行之矣此自人王家事且創業之君計慮深遠未可拘尋常引故事以爭也漢惠帝仁

柔高祖以趙王為類已故欲立之未必盡由戚姬之寵故紹侯不彊爭其後為建成所劫不得已為之盡計武帝舍其諸子而立少使霍光傳之竟以安漢光武舍東海而立明帝東海未有失德也晉武早從衛璠之言必無永嘉之禍唐之基業實太宗所造高祖庸闇不定計於先致使禁庭喋血兄弟相戕宋王成器鑒之力辭儲副以讓玄宗終身友愛長保福祿斯其得失之效略可睹矣創業之初天下甫定反側未盡歸服威德未盡周洽其所建立未能盡當乎人心非如奕世之後勢有常尊而人有定志也誠得長君

張太岳文集卷十八 十

英王世及相承數百年之後威德洽於海內國勢莫於久安反側者已盡覲覲者不萌即有庸王中佐天下晏然可無事也周之光世積德累功武王既沒成王勿沖殷民放於外三叔闕於內當此之時若無周公姬氏之業猶未可知也而况崛起於草莽角逐於羣雄者乎殷家傳弟世有長君故國勢最強元魏高歡二子相繼為帝而婁后王之彼雖婦人亦有遠識非書生豎儒所能窺也 高皇帝自失懿文之後實屬意於 成祖而劉三五等老儒乃謂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不以社稷為重而牽於長幼之情此世

俗之見也嗟乎建文之時國本撓弱強宗並峙非
成祖之雄略起而振之天下之勢豈不危哉此非尋
常之人所可語也 王景略雄傑士也其君臣相得
之美臣濟盪定之功亦千載一時也獨其計陷慕容
垂之事吾無取焉垂本以窮來歸符堅厚遇之而不
疑其招徠并包蓋亦有英雄之度斯垂之所為感奮
致死者也使符堅志意不荒景略長在雖垂等百輩
不過垂縶杖斧鉞奉奔走耳何能為乎堅之所以
亡在寵幸嬖佞慕容冲等志驕氣盈遠事江左不在
用垂也當此之時即無垂秦不亂乎猛蓋自揣才略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十一

不能駕馭垂故百計欲去之以為足以弭將來之患
而乃出於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妬寵忌能者
之所為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

或言大臣子弟應舉不當與寒士爭進取者此論非
也自晉唐以來士人咸重門地王謝子孫與六朝相
終始至隋唐設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職
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蔭皆得至將相如唐肅盧崔鄭
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後進士一科最為
榮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蔭為備身千牛或勸之應舉
德裕言好驢馬不入行後亦為宰相蓋世家子弟自

有登用之路不藉科目而後顯是科舉大臣子弟一
人則退寒士一人矣若 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
用 高皇帝時用人之途最廣僧道皂隸咸得為九
卿收守大臣蔭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縷數宣德以
後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而大
臣恩蔭高者不過授五府幕僚出典遠方郡守而止
即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從科目出身終不得登臚
任為 國家展采宣猷矣豈古人所謂喬木世臣之
義乎故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之說在前代則
可非所以論當今之務也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十二

祖宗舊例凡官員有才德出眾屈在下僚者許監司
官保舉拔用本以待非常之才及淹滯下位人不知
者耳非謂賢能官員一槩例保也蓋外官既有考課
之典又有考察之例各該上司皆註考語銓部據之
以為遷轉何煩薦舉惟是才德出眾又屈在下僚者
恐上未及知故須特薦耳夫曰才德出眾則雖有才
德而不出眾者不必舉曰屈在下僚則雖有才德出
眾而已躋通顯不在下僚者亦不必舉今撫按官任
滿不論官之大小不辨才之常異一槩保之多至數
十人或地連數省耳目所不及誤采人言至於黑白

混淆賢否倒置是上下皆視以爲常例非 祖宗欲收羅異才之初心也

高皇帝嘗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真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 高皇帝曰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溺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闈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小大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十三

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勿窮追豈有侵暴之虞 聖祖遠鑒前代貽謀深遠今二百餘年凡此數事皆無之獨承平日久武備廢弛醜虜漸強叛附者衆而當事者猶事虛談持文法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能行於士卒深可慮耳

洪武九年福建叅政魏鑑笞一奸吏至死中書省劾奏之 高皇帝賜璽書旌勞曰吏卒違法皆理繩之以死勿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

其縱橫莫敢誰何今福建叅政致極刑於姦吏朕聞茲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也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二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遠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侮人令推碎之因以上聞 高皇帝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有奇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由是快意求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十四

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爲動乃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倭奴自元以來嘗爲中國患元嘗以十萬人從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風大作十萬人皆沒於海 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長靡不向風獨倭王良懷不奉朝貢寇掠直浙至遣 等募兵船以禦之沿海諸

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 高皇帝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亦祇言天道禍福之理以導之耳終不能一加兵於其國是以其人驕悍狡詐謂中國無如之何

侵侮之漸有自來也

洪武六年六月以戶部郎中呂熙為本部尚書尋又以為吏部尚書以都督府經歷俞溥為戶部尚書

以戶部侍郎陳則為大同府同知以大同守將壞法有司不能禁輯故也 以刑部主事陳璿為本部尚書

尚書

置內正司設司正一人秩正七品司副一人秩從七品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皇明祖訓凡七易稿揭於西廡朝夕省覽改定六更寒暑而始成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十五

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杖五十後發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管鈐束而

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并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關殿先闕而理屈者

杖七十殿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殿之者杖八十殿傷加一等殿

奉御者杖八十殿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陵遲處死

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

銀三百兩

洪武八年二月以都督府經歷韓焯為戶部尚書

始製大明寶鈔以桑穰為質中圖錢貫之形十串為一貫準銅錢一千文銀一兩五串為五百文凡六等

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一百文以下止用銅錢

十一月以登州衛知事周斌為戶部侍郎 九年八月以禮部員外郎張壽為本部尚書

洪武十一年正月以西安知府李煥文寶鈔司提舉費震俱為戶部侍郎禮部員外郎朱夢炎為本部侍郎

郎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十六

是年始製朝恭文武官員牙牌

以兵部郎中陳銘為吏部尚書

十二年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常州府知府張度為吏部尚書

十月以儒士王本等為四輔官諭之曰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朕視視卿等皆為高年為厚故 月告於

太廟以卿等為四輔官按本等起布衣即拜輔導此事與版築莘野之用何異自胡惟庸誅雖罷丞相

任六卿而四輔實居論思之地則雖無相名實有相

道也

以教諭石璞為戶部侍郎

十四年七月以刑部郎中胡積為本部尚書積錢塘

人御史臺吏也

十一月以禮部郎中高信為本部尚書大同衛知事

朱安仁為戶部侍郎

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訓導顧瑛為戶部侍郎

是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

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

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前

張太岳文集卷十八

十七

此雖罷丞相分任六卿然設四輔官以為輔導置諸

大學士以備顧問則師保內閣之職悉具矣今著

本朝志記諸書謂內閣始於成祖時用解縉等七

人者殆未之考也

十八年十二月以庶吉士楊清為戶部右侍郎以給

事中秦昇為戶部試侍郎

二十二年正月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

數日後又陞右都御史

二十三年正月遣行人賁勅以上尊楮幣賜勞温州

府平陽縣知縣張礎以其執法愛民也

以鞭輶指揮安童為刑部尚書是以武臣任文職始

見於此

二十四年正月以蕪湖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

右侍郎復以吏部考功司主事周舟為新化縣丞

初舟為新化丞有善政陞考功至是邑民詣闕言舟

去任民不安願再借舟為丞故有是命賜宴禮部而

道之

二十五年九月以刑部員外郎為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刑部郎中任勵為本部左侍郎司務祈著為

右侍郎

張太岳文集卷十八

十八

二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贊

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

三十年五月以禮部員外郎侯泰為刑部左侍郎司

務恭昭為刑部右侍郎

洪武六年六月定天下府為三等糧二十萬以上為

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以下為中府秩正四品十萬

以下者為下府秩從四品

右先公手澤行書謹裝為一卷以為字法而懋修

跋之曰先公留心典故在政府凡大政事非

祖宗成法不敢創一新政惟率由舊章以實行之惟

其行之以實而不便者則見以爲絲綬太過遂東
濕變政之肆譏皆未考於典故也此卷所載如殿
閣學士之設於華丞相後雖無相名而有相道乃
始於洪武不始於永樂用解縉等而天下知府有
上中下秩從三品正四從四之不同則吾學編急
章錄 及王弇洲所著本朝諸書皆未之知而想
修亦創聞云

永樂元年三月藩陽衛軍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
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 置倉厥受
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十九

策亦是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洪武八年四月命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以

後常遣代祭諸神祇

二十一年三月始策試天下貢士九十七人擢任亨

泰爲第一題名刻碑於太學

二十五年六月以 皇太子新薨欲停時享命禮部

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

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真宗居喪易月服除明

年遂享太廟今祀天地於圓丘郊尸樂餘皆備而不

作今宜如宋制從之

八月 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

與簿劉仲實從旁代對甚詳 上曰固莫重於祭祀

職太常者昏惰如此何以事神遂降昇爲刑部主事

而以仲實代之此與漢文帝虎圈畜夫之事相類而

處之不同此見 祖宗神智不落前人窠臼也

三十五年八月 成祖勅禮部曰 太祖高皇帝封

建諸王其儀制服用俱有定著樂工二十七戶原就

各王境內撥給便於供應今諸王未有樂戶者如例

賜之仍舊不足者補之

十一月始作奉先殿成享 五廟太皇太后觀此則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

內殿初唯以祀 太后耳

洪武六年六月 中都皇城成一如京師 皇城之

制城南墻碑脚五尺以生鐵灌之

二十二年四月始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故元

遼王阿札失里等以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同知

脫魯思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

馬端肅爲太宰鈞州缺守馬公鈞人也用例貢李邦

彥爲之人皆驚異及抵任嚴明廉幹迥出流輩州同

知某者以主事謫州判某以御史謫皆唯德從出

其下州中太治人始服馬公之精於用久誠

資格限也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妻駕部曰昔張乖唯守蜀三軍呼萬歲平唯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宅戒聞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唯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

宋議諭繁多文法牽制不能用磊落奇偉之士張乖唯詠有王伯大略當時用之未盡其才也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一

凡物顏色鮮好滋味濃厚者其本質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晶謂之砂床煉之則極鮮紅花卉含葆率青白色盛開乃有彩艷紅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紅解鹽初出池其色紅白而味淡雖多食之不鹹茗之初採其芽白皆物器之最佳者故人之才性以平淡為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才智勇敢出羣絕倫皆彩色華艷滋味濃厚者也昔有富家與一士人有仇或告之曰汝第捐千金則某之官敗矣其仇曰計將安出曰今考察期近矣汝遣人至京師先騰謗言多寫揭帖於部院投之乃密

須科道官有素行卑汙者科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道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至期謗議上騰則此兩人者必出而證之曰余亦聞此言莫須有也科道言同而其過不可解矣若人之官尚可保乎其讎如言而士人果敗此可見流言之當察

韓非子言為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則可裁削使小口目小則可開鑿使大此可以為建制處事者之法

南唐主開江淮俗端午日皆泛龍舟奪標為戲因令民間勿禁視其矯捷善水能多得標者皆厚賞之陰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二

記其名他日皆藉以為水軍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賂之者非祈其作福蓋畏其作禍也如兵部襲職官功次係於首級一顆一級令甲至明也昔有吏故將一字洗去仍填一字持以告官曰字有洗補法當行查俟其賂已入手則又曰字雖洗補然查其賂賈原是一字無弊也官即貸之是其權全在吏矣欲毋賂之可乎

今吳中製器者競為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為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賣實效又驚為拙直任事之狀以為善宦之資是以

忠為詐也嗚呼以巧為巧其故猶可救也以拙為巧其故不可救也以詐為詐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為詐其術不可闕也

天錫星明則其國有赦故唐以後凡赦文必置金雞丁竿首乃為傳布

虹蜺字俱從虫殆有物為之儒者以為陰陽邪淫之氣臆說也沈存中筆談世傳虹能飲澗信然熙寧中使契丹至黑水境永安山下是時新雨霽見虹下澗中余與同行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綉殺云云余又聞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三

一老僧言太行山中雨後見一物如大蝦蟆仰天鼓腹吐氣遂成虹霓今世人常言氣吐虹霓固知老僧之言不妄月令四月虹始見九月虹藏不見日見日藏可知有物今蛟蜃嗟氣騰空樓閣人物皆備海濱人謂之海市則虹氣與日光雨氣相映而有光何足異乎僧所見物如墓者蜺蜺耳

雷亦非陰陽擊搏之氣古字雷字作回為龍蛇蟠屈之狀易雷在地中雷出地奮曰在日出明之而有物矣凡有聲之物得空更宏而人項中一竅乃聲之處故雷起平地其聲迸裂奮迅至空中則可響震其

勢然也殆亦蛟龍之類乘純陽之至精者隨陽氣之出入以為起蟄且其變化莫測大則飛騰入虛小則化為細物其蟄也無處不可藏或於古樹或於房屋或於山石秋冬之間與百虫而俱蟄陽氣升騰亦與百虫而俱奮奮則有聲春陽熙熙雷聲殷殷夏陽赫赫雷聲咄咄因其時也其隱隱鉤鉤者遊戲之聲也礧礧礧礧者爭鬪之聲也五行惟火性猛烈酷暑如燒炮之類火藥一發金石皆炸裂其毒者物無不燥爛雷稟陽之純得火之精故其起也在石則裂在木則折在屋則毀其飛騰而有火光則為電其火氣著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四

物無不立死故人畜之死於雷者皆有災爛文如符篆是火氣之所燒灼也其人物之死者是偶與雷相值非雷擊之也有近之而不傷者其火毒偶未著身也北方氣寒陽氣固藏故雷發常遲南方氣煖陽氣早泄故多冬雷也冬天氣暄則草木早萌蟄虫亦有出戶者不獨雷也廣東雷州四時常雷遂以為郡名炎荒極熱之地產此物獨多如硫黃火藥皆產於南荒感氣而生也推此言之則謂雷為陰陽擊搏之氣與罰殛有罪云云者悉臆說也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甃已壞椽桷猶存相傳以

為遼蕭后梳粧樓 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
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
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 上以四文賜
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按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册
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
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為真殊可笑也

沈存中筆談言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蓋鏡
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含納人面
故令微凸以收人面也余見古鏡小者其面皆微凸
沈言良信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五

本朝久任大臣內閣則楊文貞公士奇歷三朝四十
三年楊文敏公榮三十五年金文靖公幼孜二十五
年楊文定公溥二十一年陳芳州循二十三年商文毅
公輅前後十七年彭文憲公時前後二十年李文達
公賢十年劉文穆公吉十九年徐文靖公溥十二年
劉文靖公健二十年謝文 公遷十一年李文正公
東陽十七年楊文忠公廷和前後十四年費文憲公
宏前後十三年張文忠公亨敬八年 吏部則蹇忠
定公義二十七年中輟部事備顧問者八年郭公璉
十七年王文端公直十四年王忠肅公翰十八年歷

永樂改元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任吏部尚書者
蹇郭兩王四人而已此後惟尹恭簡公景十四年王
瑞毅公恕先後十餘年九卿則夏忠靖公原吉在戶
部二十八年胡忠安湊在禮部三十二年馬端肅公
文升在兵部十三年戴恭簡公珊為左都掌院十二
年巡撫則黃忠宣公福在交趾十九年周文襄公忱
在蘇松二十二年于肅愍公謙河南山東十八年陳
祭酒敬宗在國學二十年況公鍾守蘇州十二年從
郎署徑至本堂者夏忠靖元吉自戶部主事至尚書
劉愍節僑自兵部主事至尚書周莊懿瑄自刑部主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六

事至尚書屠襄惠滿自御史歷副僉至左都掌院李
文達賢自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陞吏侍入閣始終
皆不離本局故職業精練克稱厥官 祖宗之用人
如此
本朝父子祖孫三世尚書者閔林文安公瀚南京
兵部尚書子廷楫工部尚書廷機南禮部尚書父子
尚書者三原王瑞毅公恕吏部子承祚南吏部尚書
新昌何文淵子喬新刑部戶部尚書濮陽李璿子廷
相俱戶部吏部尚書靈寶許襄毅進子讚吏部誥戶
部論兵部新安詹同子徽俱吏部南禮部尚書上元

倪謙子岳吏部尚書南刑部尚書陽曲周璫子經禮部尚書刑部尚書耿九疇子裕吏部尚書吳江吳闕子山俱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學士王文子宗彝南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白珪子鉞禮部尚書南吏部尚書餘姚王華子守仁南兵部尚書封伯鈞陽劉璟子詡俱刑部尚書南工部尚書何詔子鰲刑部尚書兄弟尚書者靈寶許氏闕林氏及郵之南吏書楊守陟工書守隨真定之吏書大學士石珪戶書蔣昇戶書吏書大學士費宏禮書家桂林之南工書蔣昇戶書大學士冕泰和之吏書大學士彭時禮書華數家然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七

彭費楊猶從昆弟也 閻立本畫十八學士真像一卷于志寧讀沈存中跋絹褚剥落其畫意與近時所傳全不同當是立本真蹟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携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古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會 世宗不好翰墨其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謾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而此卷遂留藏科中道有好事者乃言 成祖得此卷 仁廟與漢主爭求之 成祖難兩與遂發該科收藏殊為可笑

也 凡貂裘及綺麗之服皆有光余每於冬月盛寒時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迸炸有聲如花火之狀人以爲皮裘麗服温煖外爲寒氣所逼故搏擊而有光理或當爾然問之他人不盡然也

嘉靖丙寅四月 日天微雨忽有流火如毬其色綠後有小火數點隨之從雨中冉冉騰過予宅墜于厨房水缸下其光如月厨中人驚視之遂不見次年人相人以爲瑞應 犀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一在鼻在頂者佳額次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八

之鼻爲下中有一孔如線從本直透角尖者名通天犀乃望月而生者最佳以之畫水水爲分流

羚羊角有血痕貫頂者生取者也入藥乃佳無血痕者自解死角也 沙蠶虫從中斷之輒自合不死用以接骨良蚰蜒截

之亦能自續但不堪入藥耳 張益州云事方到手便當思其出脫此處事之要法

古語云莫使滿帆風常留轉身地此處世之一法

牙齒非時脫落或爲物所傷者乘其初脫尚有生氣急以熟銅末打銅燒紅淬五倍子末粘牙根安上即

復舊

浪蕩子能治食噎其草根着土上而子乃深在土中

一蔓引之如絲子所居處中空故謂之浪蕩也

人飲燒酒過多近火即口中火出得水則其焰食燬

至焦爛而後已惟灌以老醋即止

五月五日發斗燒熟入棗一枚煨令烟起投之床下

能辟蚤虫

早起漱口水嚥下久之能治偏墜此理不可曉然試

之良驗

胡桃油能軟銅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二十九

丹砂有大毒生服之能養心安神若煉服即殺人曾

有一道士煉朱砂為丹經歲餘沐浴再入鼎誤遺下

一塊其徒丸服遂發憎冒一夕而斃

水銀除蠶然但能治衣中蠶不能去頭上蠶曾有人

患頭蠶以囊盛水銀繫臂中久之蠶如故水銀反滲

入腦中遂患頭痛以頭風藥攻之其病愈甚飲食減

少勢甚危篤一道士以銀作一筋挿入鼻中半日許

取出得水銀數兩其病遂愈蓋銀能受水銀故也今

人治蠶多用水銀不可不慎

鷄有皮膚半白半黑者白喙至足黑白正均名曰陰

陽鷄有患瘡抱之懷中立止鷄葦中間有之但其毛

色與常鷄同故人鮮識之

南方水薄難以收藏其法用鹽酒水上一層水一層

鹽久之則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雖其味

略鹹而可以解暑愈病鹽性潤下得水即消今乃以

結水蓋母子相合也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罌盛之入王瓜一

條於中黃蠟封口四十九日則瓜已化盡水清如故

用以洗熱毒丹瘤之類神效飲之亦可解熱病

京師天寧寺塔殿門闔處觀之其影倒懸人以為異

張太岳文集

卷十八

三十

然沈存中筆談謂凡影入窓隙皆倒懸乃其常理如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紙鷲飛空中其影隨

鷲而移或中間為窓隙所束則影與鷲遂相違為東

則影西為西則影東樓塔之影中間為窓所束亦皆

倒垂與陽燧一也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九

擬唐回鶻盟沒斯率眾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

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會昌二年

伏以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
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威質誦堯言而不式聲施蠻貊
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為家則通者安遠者至
天子以四夷為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股邦爰致
氏羌之享丕單武烈聿來肅慎之庭凡雕題漆齒之
氓盡圖王會若辨髮貫胸之長咸隸象胥蓋上仁所
不懷必至誠為能化惟茲回鶻世長北蕃樹牙乘突

張太岳文集卷十九

厥之衰通道值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
華靈武徵兵蛇豕存窺乎上國洎葉護徂東都之勝
致懷恩勾朔漠之師金縉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
互市竟渝北面之盟烽烟時徹於甘泉車駕頻煩於
細柳屬關隴腥膻之後徒事羈縻當藩臣跋扈之秋
未遑經略百年胡運尚寬骨脊之誅一統皇輿忽視
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聖賈聰明天錫勇智垂承而
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
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旅應騶
牙之瑞梯航日出成輪象齒之珍神威交鬯於遐荒

德教誣敷於觀譯遂使可汗遺胃繫組來朝特勒大

首斬戈款塞豺狼伏其兇性鳩梟懷我好音雖夷情
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冊書錫晉既崇日
逐之封赤帝疏榮仍懋秩嘗之賞載履宸慮特詔台
司以武義貞烈之臣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
抹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
琰播振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衆
鉞中嚴於筆削絲綸下逮於兜離感以至誠喜溢淄
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觀古以知今用
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

張太岳文集卷十九

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寶融歸款遠蒙圖
傳之頌然未有襲我冠裳為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
穹廬獲齒於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於殊俗
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冊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
籌疎借筋元戎十乘期廣六月之詩千羽兩階幸親
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
慮危乘遠能邁如天覆轉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
彌切外寧之懼載于戈櫜于矢萬方偃武以修文役
邛笮朝舟馳億載宅中而圖大

代謝

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某日恭遇

皇上躬祈雪澤應期降瑞臣等謹已奉表稱賀某日

伏蒙

聖恩遣某齋

御製備答賀雪吟七言詩一章願賜臣等者誠惟

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玄殿延禧已沐祥雲之降

澤 皇情與豫驚者睿藻之流光 湛恩隨靈

需以交流 奎翰與瑤華而繼曜非天人之協應詎

動宸歡頌翊贊以何功謬承 眷獎榮逾華褒賈重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晚琰俯愧荒蕪仰瞻雲漢茲蓋恭遇我 皇上德

始初功登三五日嶙 聖敬至道合乎重冥天授

神靈多能乃其餘事茲者軫念窮民躬祈 明賜勤

誠潛運渥澤隨敷臣等仰 格天之洪化自知雀躍

難勝而 皇上鑒翼 聖之微勞遠有鴻慈通及爰

勤 睿思寵以 宸章欣甲子之應辰驗化機之

不爽 寶墨雲緘宛降從於天上 瑤編日麗忽光

動於人間且事本為民歌由發德是宜操君臣相說

之樂寧同黃竹之酬吟允為被金石不朽之文奚羨

幽蘭之麗曲願臣等冒忝公孤謬忝密勿 龍光賁

及知寡和平陽春養負奚堪賴受持於 玄力競觀

絲綸之煥俱深犬馬之情敢不益勵初心祇承 休

命事吾君如事天忠敬敢忘於夙夜捐微軀而徇國

涓涓期補於滄溟

賀瑞雪表

伏以 璇霄延貺 九重鑒昭格之誠 玉宇飄雲

率土霏霑濡之澤先霽霖而澆潤消災沴以回和喜

氣春融歡聲雷動恭惟 皇上道孚與漢 功卽康

田凝神而五氣司辰享 帝而萬靈受職艱難乃逆

淵衷每切於閭閻惕勵無忘精禱尤勤於夙夜屬以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歲事告成玄冥節屆應食乃萬民之命 雪為穀之

精北風始颺六花詎曜於彌空東作將幾三白更期

於盈尺爰啟 殿壇而默叩載瞻 吳闕以度祈爐

煙繚繞飛為天外之同雲 御氣氤氳散作寰中之

瑞霽始入空而灑灑續紛乎散絮乘瓊竟積野以醴

醴醴臻乎方珪圓璧 闕闕曉闌月映彤輝 御苑

春回花飛綺樹瞻山則千嶺俱白疑驪溟勃之層波

望野則萬頃同輝寧羨滄洲之九斛根菱階淵知露

賊之潛消關塞凝寒見狼烟之已熄且 玄律甫周

乎三限而 皇穹已鑒於重見天且不違時如有待

斯誠一德感應之徵萬務豐登之慶也臣等生逢
盛世繼承清班歌奕奕於梁園愧乏揆天之思誦穰
穰於商頌願揚治世之音伏願 景福日新 宸禧
雲擁握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當天
求千斯箱求萬斯倉朝野咸歌平 帝力如海之增
如山之阜富壽永迓乎 天休

代徐相公賀瑞雪表

伏以玄宮延貺 皇仁潛達於重冥昊闕承禋靈澤
遍沾於率土迤百花而洒潤幹一氣以向和喜溢堯
衢歡騰禹甸恭惟 皇上動合天心功伴神宰享帝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五

而萬靈受職山川鬼神畢寧握圖而五氣司辰雨暘
寒燠時君屬以陰氣方凝盛德在水欲兆盈廂之積
躬祈三白之祥祇奉明禋肅承真感爐烟騰霧同雲
將御氣俱浮綸旨傳溫玉屑與瑤華並降始自九重
而漠漠俄同萬頃以皚皚曜色天池不夜恍璇霄之
月飄飄禁樹先春飛玉死之花且厚不封條和能消
沙海宇春回已逐寒中瑞靄關山凍合還清塞外烽
烟茲蓋聖德潛孚無高而不格故天心順應有感而
必通者臣等幸際熙朝屢逢釐事恩暉藉被慶澤沾
濡擬兪園興積雪之謠敢謂抽毫能賦續麟紀書有

年之瑞終期載筆以從伏願景福茂臻宸禧流演得
天人之佑助萬年永迓乎玄庥聽朝野之謳歌四國
咸忘乎帝力

紫極殿成賀表

紫宮肇建 一人居北極之尊 玄貺申綏 萬壽
叶南山之祝 保定孔固 式廓彌增百辟雲從萬
方星拱欽惟 皇上居德廣淵 宅心恭穆纘 六
七作賢聖之緒若築室既肯構堂 培億萬年高厚
之基迨未雨預網牖戶 緝熙至道聿嚴軒后之宮
恢廓弘圖載考宣王之室爰消穀旦 特命共工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六

探景屬定之方中闢地據乾之正位使民以悅後未
踰時荷 神之休成於不日蘭檢桂棟凌霄漢以高
籌繡栱朱欄與烟霞而競麗卓哉 偉構揭以 鴻
名 紫極巍崇瓊榜煥 微垣之象 壽清嚴邃璇
題快 景曜之輝際朱鳥之拱宸 撫翠華而時御
葆順百祿綏純嘏於燕閒寶禮 萬靈薦馨香於
夙夜棟隆斯吉寢成孔安 離屬當陽 天德彌光
乎日月 鼎新凝命 帝居益壯於山河臣等幸際
清時叨塵法從懽懷大厦莫酬 怙冒之恩黼黻
洪猷敢上魚輪之頌伏願 宸釐丕熾 昊春到

降 作君作師而寵綏四方保金甌於有永 曰壽
曰康而歛時五福綿寶祚於無疆

紫宸宮賀表

伏以 宸居鼎建萬方拱 帝座之尊 天蹕賁臨
億載鞏 皇圖之固 培隆基而益永膺篤眷以維
新慶洽寰區懽騰朝野恭惟 皇上心涵淵穆 道
貫清寧 締造惟艱 光啟中興之業 構堂是肯
懋昭大有之功 奄四海以爲家恒念綢繆於牖戶
控八荒而在闕益堅壯艷之山河茲承與宅之

弘恩載飭 常居之偉制使民以悅後匪俟於淹時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七

荷 神之庥功遂成於不日聳千楹而赫奕疊萬楹
以峻嶒 穹棟雲連闔閭洞開於黃道 周廬星列
鈎陳環衛乎 紫垣 帝樞臨北斗之高城仙館闢
西清之勝境旣以頤 聖躬而綏豈樂因之披玄覽
以發 道真 法駕時乘 翠華至止 萬靈訶護
慶爰居爰處之宜 五位尊安介俾熾俾昌之祉迓
瓊庥於有羨凝 寶命以無疆臣等幸際 熙明夙
叨怙冒傾心輔座不勝就望之忱稽首 瑤塔敢上
真輪之頌伏願 紫禧繁錫 宸貺茂增 玉燭均
調 坐軒后之合宮而 延和納佑 金甌永保

受天皇之秘錄而久視長生

賀瑞穀表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該 花田督職上 瑞
穀三穗者四本二穗者九十九本仰惟 仙誕屆期
玄頑屢現而 瑞穀之登尤爲萬國和一之象
九重福壽之徵臣等誠懼誠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
者伏以 瑞穹篤眷 一人膺戩穀之庥 寶穡敷
祥萬寓洽豐登之慶自 天田而挺秀先 虹旦以
申禧 舜畝懽騰 堯衢喜溢恭惟 皇上道參惟
大 德並曰生艱難每切乎人依所其無逸 籲禱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八

素字乎 帝鑒享於克誠風雨節而寒暑時默順
璣衡之運府事修而民物阜永培 邦國之基 暢
氣交融 休聲旁達惟 玄化均調於玉燭致歲功
疊奏於金穰瞻此嘉生允爲仁卉儲精毓萃夙合
渥澤於 仙疇合頌連莖特表 殊禎於 聖世際
五百載 貞元之會介億萬年 富壽之祺應時旣
叶於幾先取義尤彰於妙合穗則隻岐而三秀昭參
天兩地之功幹則四偶而九奇符易象箕疇之數
蓋 聖人得其 位斯得其 祿將 享玉食於無
窮肆 上帝降年永而降年康丕顯 珍圖於有赫

休哉 靈貺邈矣希聞臣等幸際熙明叨塵侍從質
同稗穉栽培夙荷乎 天工心切芹葵歌頌敢忘乎
帝力伏願 宸釐茂集 睿算崇增時常和而巋
常豐 光撫盈成之 寶祚 日之升而 川之至
益綿鞏固之 瑤齡

賀瑞穀表二

嘉靖年八月該 鄭府廬江王奏進瑞穀一莖五穗
者一木一莖三穗者二本一莖二穗者六十本仰惟
聖德格天上玄敷祐爰覩殊祥之應適當 聖誕
之期此誠 萬壽無疆之徵海宇大和國家康庶之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九

象也臣等誠懼忤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萬寶告
成四海協嘉生之瑞五岐擢秀 九重徵明德之聲
二氣委和實昭 靈貺臣等切惟種之美者曰谷蒸
民之富庶由此而臻國之重者曰祀 上帝之榮盛
於是乎出故有年稱慶振古如茲而聚人曰財莫斯
爲切苟順成於歲事卽允協於休徵况乎質本一莖
岐分數穗均沾上脉獨合幹而芘芘共飲天倪乃萃
精而凝凝玉粒表勻圓之美金穰獲堅好之繁瑞豈
虛生時因吉會茲蓋伏遇 皇上道合 重玄仁溥
庶類迪知主業念稼穡之艱難參贊化功致雨暘之

時若明德上通於 穹昊 洪恩誕布於多 方迺
茲加瑞之生正直昌熙之運驗 天庥之茲至期地
寶之幸呈遠從河洛之墟爰獻 闕庭之上 廟宮
薦享馨香格 祖考之靈臣庶同觀 普率荷 神
明之貺彼金芝競麗未同合穎之加雖朱草抽華奚
補盈箱之富豐年爲稀有秋書太史之篇和氣 致
祥入道臻 聖人之化臣等叨承殊渥變調無補於
天工快觀奇禎忻頌倍加於恒品大平有象豈徒見
物阜民康 聖壽無疆咸共祝天長地久

賀瑞鹿表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十

茲者永和王以白鹿 上進臣等仰惟 天垂洪眷
帝介長生昭朕有赫之 純釐錫此非常之 上
瑞誠 聖壽萬萬年無疆之顯兆也臣等誠懼忤
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玉誕迎祥際千載貞元
之會 瑤光挺瑞兆萬年 壽祿之徵 鴻禎特應
乎 昌辰 駿德永綏乎 渥眷 一人納祐八表
騰懼仰惟 皇上淵穆凝神 溥將受命 欽時五
福用敷錫於庶民 祇奉三無以發育乎羣品 大
順洽雍熙之化 至誠收悠久之功 協氣光盈
殊庥叢委瞻茲玉毳載表 瓊禧曩登見於名區已

荷 駢番之貺茲適逢於 影旦尤彰會合之奇矧
 當 金錄之祝釐爰自庚方而薦祉 天惟純祐將
 扶 上壽以彌堅物乃先知丕顯 貞符於有象向
 仙階而騰倚何殊虞獸之踰險託 御苑以棲遊
 長伴周禽之翳鬻素影分輝於南極霜姿煥彩於
 西清惟昔軒后乘圖一銜環而獻壽迫至 玄君降
 李再託駕以通靈邃古為希於今特盛具曠 帝命
 申麻之意必非人力可致之符臣等幸列 遍聯薦逢
 釐事才慙善頌言詞莫罄於揄揚喜切微衷手足不
 知其舞蹈伏願 蘿圖永御 芝曆洪延 如川至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十一
 如日升如 天長而地久萬方拱 辰極之尊
 來鳳儀 來獻舞 來龍負與龜呈億載鞏山河之
 固
 賀瑞兔表
 茲者 玉誕屆節 寶度迎禧乃有太醫院官 獻
 上瑞兔體備五色迥異恒品此我 皇上萬萬年
 長生久視之徵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
 伏以 景曜騰輝三祝初臨於 寶度 衡精炳瑞
 一人永介乎瑤齡信 聖德之丕昭致 玄禧之
 薦錫惟均萬宇慶集 九重恭惟 皇上帝素凝真

玄元合妙 致中和而育物四海歸仁 秉精白
 以格 天萬靈綏祐 在有溥淳龐之化既得道而
 忘蹄乘征登俊乂之才統乘時而擢穎 休聲旁達
 協氣交流凡諸希世之頑成萃一朝之盛睹茲神
 龜產自 王畿昔偶 昌期曾與四靈而並至今逢
 大慶復偕百獸以來儀愈出愈奇載馴載擾飲玉
 池而餐瑤草養就仙姿陰月宇而息天庭搗成聖藥
 將證功於 軒室乃託跡於周宣應 景旦以呈祥
 先 虹辰而薦祉來從 萬壽昭 萬年鶴算之綿
 色備五行表 五福龜疇之欽非時不見吉有叶於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十二
 開先厥類惟彰機獨神於默應蓋 聖人大德得壽
 必膺昌熾之祺肆 上帝申命用麻特顯 駢蕃之
 眷休茂盛事邈矣希聞臣等幸際 熙明叨塵侍從
 盡中山之管詞莫罄於揄揚聆 虞殿之韶情惟深
 於忭舞伏願 宸釐浩衍 帝貺崇增 握乾符而
 闡坤珍 國祚鞏山河之固 撫龍圖而 操鴻
 寶 仙齡齊箕翼之長
 聖壽節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
 臣等誠懼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握

乾符億萬載 蘿圖永御 皇宇申鼎命六十年花
 甲初輪 純釐茂集於 昌辰 繁祉聿新於 景
 旦 赤虹紫電弘開 震夙之祥 玉檢金繩增受
 泰元之笑 神人閭憐喬夏騰懼仰惟 皇上集
 大合華 執中布度 乘漢沔 龍飛之運 膺曆
 數而 恢帝紘 按洛河人負之疇 敘彝倫而
 建皇極 文經武緯覲揚 列聖之耿光 禮備樂
 和兼總百王之述作 固一世於鈞陶之內 躋斯
 茂於仁壽之鄉 二儀邇而協氣交流岳貢川輸盡
 發無前之祕 一德孚而治譽上達 神綬 祇祝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十三
 適昭有羨之庶方 椿齡浩衍於春秋乃 芝曆甫
 遇於甲子 椿杓轉握載符 誕降之辰 寶袞開
 編傲紀 延長之羨 帝座拱 北辰而麗正 瑤
 光暎 南極以騰輝 百祿是宜四方來 賀嘉木
 靈彞紛呈動植之珍賁耳雕題畢集梯航之貢佳氣
 藹 蓬萊之闕歡聲傳 闕闕之雷凡在 照臨舉
 同 慶祝仰 帝德配 天為大其運靡窮卜 仙
 齡如 日之升自今伊始臣等班聯清切世際 熙
 明葵質有懷競傾心而就日芹煇莫罄惟拜手以呼
 嵩伏願 多福駢臻 新祺茂介 仙甲自一輪而

載衍踰千盈萬常同箕翼之明 帝曆由四紀以滋
 綿威五登三永莫岡陵之固
 聖壽節賀表二
 千齡擬聖鴻圖卜有道之長 萬壽齊天太運衍無
 疆之慶玉帛紛陳平禹服蕭韶協奏於虞廷瑞靄煙
 浮懽聲雷動恭惟 皇上功參大始 道契重玄
 丕顯應圖備聰明睿智之德嚴恭凝命得名位祿壽
 之全 聖人之化成以久於其道王者之定命既世
 而後仁山川鬼神畢寧風雨煥暘時若宏開壽域納
 兆庶以同躋獨運廟謨懾絳表而遠道惟至誠無息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十四
 象帝之先肆申命用休受天之佑如幾如式俾熾俾
 昌載當萬寶之成恭遇 一人之慶金莖玉露委滋
 潤以挹九霄銀漢冰輪並清光而被四表式昭默眷
 永錫遐齡自昔河清已兆龍飛之運伊今川至益補
 鳳曆之休臣等叨司雍教幸際昌辰借百祥以祝元
 年悠久成物率諸生而歌周雅壽考作人伏願 茂
 膺純嘏益介洪祺如日之升如月之恒長作神人之
 主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溥垂四海之安
 聖壽節賀表三
 聖神天授誕膺五百載之昌期 壽福日臻茂衍億

萬年之景運節逢 大慶瑞擁 元辰闔闔能開煥

龍光於 南極蓬萊雲近添鶴算於東瀛華裔均懽

神人胥博恭惟 皇上道洞太始德契 重玄受籙

應圖咸三皇而登五帝握符御曆紹 二祖而逆

七宗百姓為心萬方在已對時發育至仁浹洽於群

生舉世甄陶大化湧流於庶類文武並用中外攸寧

禮樂孔修述作兼脩允矣超千古而獨盛巍乎泰四

大以常尊茲者屬五德之在金末萬邦之執玉祥光

混耀徵赤龍玄鳥之紛紛協氣充盈儼樞電渚虹之

赫赫仙砌奠開於十業瑤池桃熟於千年屆日月之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十五

紀而近乾坤之錫羨大德必壽式乎有道之長申命

用休允協無疆之慶臣等叨依睿勿久荷 寵恩感

激獨深奚啻羣情之祝班行同舞敢先 萬歲之呼

聖壽節賀表四

昊天有命賜 永壽於 一人聖德在秋啟昌辰於

萬壽屬電繞虹流之大慶衍日升川至之蕃膺

三靈之眷祐允昭九有之惟忻交暢恭惟 皇上應

期時出 撫運中興總覽政幾體乾行而不息用知

民隱運雖照以無疆作之君作之師兼百王化理之

盛丕哉文丕哉武揚 累朝謨烈之光夫惟至治之

景著上聞是以大德之名壽胥得茲者風清玉宇

湛金蒸瑞發堯莫應日初舒乎十業祥呈出隊青年

普慶乎三登矧中州之靈貺適來而 南極之星輝

正規冠裳造闕混車書以來朝璧馬充庭歷梯航而

入貢誠 聖壽之盛會曠世之奇逢也臣等位列選

僚身霑渥澤 莫酬 恩遇徒懷恭悃以淩兢虔祝

仙齡謹效嵩呼而忭舞伏願 聖壽與乾坤並久

皇圖同山嶽俱安八千歲為秋永受四方之賀億萬

年在位茂膺五福之疇

聖壽節賀表五 張太岳文集 卷十九 十六

天開壽域九重凝元會之精 命協貞符萬載仰

長春之慶臣工舞忭中外謳歌恭惟 皇上化洽華

夷 道同元始 建中和之極 重玄格而雷雨應

時撫亨泰之期 瑞應昭而嘉禾呈秀文章煥然可

述允卓冠於 百王功業巍乎有成式增光於 烈

祖篤生藩即已占虹流電繞之祥入統與圖爰致天

保日中之治茲逢 初誕 際 昌辰璿衡墮寶神

以維新玉律得金殿而薦爽九秋湛露澄敷駿明之

霄五色卿雲環擁光華之月四譯效梯航而向闕萬

水朝宗諸藩陳璧馬以充 庭泉星拱極仙莫十葉

浮佳氣於彤墀韶樂九成奏歡聲於紫禁嵩呼競祝
虎拜交羅豈止五百年而王者興殆荆億萬歲為
天子壽也臣等清光伊邇弱翰無能捧蓬島之瑤
觴冀少酬乎帝力進薄蕘之金鑑知莫補於天
聰伏願保合太和靈承賁祝隆禧有秩歛康寧
富壽而脩於躬曆數無疆繼虞夏殷周而邁其盛

聖壽節賀表六

伏以聖人久道成化會君師之治教以綏民王
者得一為貞配天地之清寧而永壽率土慶天長
之景日羣生欣物觀之昌期南極開雲燦祥
張太岳文集卷十九 十七

光於紫清碧漢東華授錄標選算於玉笈瓊編齊夏
同歡神人胥懌恭惟皇上道契先天心涵妙有
紹二祖七宗之丕緒綿景運以遐昌含三元五
德之玄精延太和而保合粵自貞符降邸已占虹
流電繞之祥爰及大寶受圖益隆天保日中之治
玄武布昭而華夷盡殄神機默運而大化旁敷昭
事靡違對冲靈於咫尺精誠潛格儼盼饗於玄
冥惟至治之馨香上聞故大德之名壽胥得茲
逢初日適際昌辰諸藩陳慶馬以充庭四譯
效梯航而向闕露凝雙掌金莖霏五玉之膏光燦九

霞壁月耀重輪之彩佳氣氤氳乎昊闕衆真翔
集於高晨九霄瑞鶴鏘鏘焉借風鈞鸞唱以和鳴
五嶽仙芝燁燁焉與瑤草瓊枝而並耀茲為大慶况
屬熙朝蓋雖列聖之丕昭鴻基曾未登乎三紀
而我皇上之誕膺寶曆乃獨邁乎前林斯蓋
天佑有明欲永靈長之盛治故日隆聖壽用申定
命之洪恩也臣等久荷寵榮叨依密勿玄麻
仰庇幸含生於壽域之中帝德難名徒忭舞於光
天之下伏願景福茂臻宸禧益衍玉燭和調億
兆賴一人之有慶金湯鞏固雍熙永萬載以無疆
張太岳文集卷十九 十八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賀靈雨應祈表一

茲者我 皇上以夏令既深雨澤未足乃躬叩於

雷壇為民虔禱 聖誠肫至 天鑒孔昭甘澍溥零

遠近霑洽 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聖主念民依之重無歲不祈 皇穹鑒 帝德之

馨有求輒應驗感通之素妙彰 眷佑之彌申喜溢

堯衢懽騰舜畝恭惟 皇上道參惟大 德並曰生

鏡玉丰以調元 握璿樞而運化一知艱乃逸農

功夙戒於三時 視民如傷王政必先於四者屬當

張太岳文集卷之二十

夏暮佇俟秋登雖 靈澤屢頒已兆豐稔之慶乃

宸情遇軫尚歷宵旰之憂慮邪氛或盤於休和致

鴻化有乖於發育叩瞻 昊極虔修齋檢之儀 勅

召風庭赫布驅穰之令果靈符應立致 嘉祥決

天漢之瓊波注流四野瀉 玄池之玉液沾溉群生

澤注濺以羽邇氣縉網而交噉在原在隰欣觀長畝

之易禾如京如坻滿擬大田之多稼詎止增滋而溢

潤尤能解劫以迎和 日月光華 乾坤清泰即炎

帝之曰雨則雨未足稱神信 大人之先 天後

入因不合德益顯 參贊彌綸之用永綏 康寧富

壽之禎 臣等久荷 生成叨塵侍從衍龜疇而省歲
備紀休徵續麟史以編年特書大有莫効滴洎之助
徒深林躍之誠伏願純嘏茂膺 洪禧丕衍五風十
雨均調四序之和 億載萬齡永介一人之慶

賀靈雨表二

聖主勤民虔舉禱祈之典 皇穹眷德丕昭康阜之

符景貺萃于 一人靈液覃于四表懽騰禹甸頌溢

堯衢恭惟 皇上道合冲虛神旋淵穆心之所向先

天而弗違澤之所敷與海而同潤頃者雨暘之未叙

深軫稼穡之多艱 躬啓齋壇虔祈 玄渥綸音甫

張太岳文集卷之二十

下雷聲即應于重霄法限方中電景弘宣 于三極

惟 聖誠久而不替肆甘澍漬而遂汎官廟百神共

彰靈于為雨山川郡祀咸效職于出雲初沾洒以霏

微繼淋漓而汪溢詎祇入夜妙潤物于無聲滴瀝崇

朝显農時于有巢背回壠麥開兩歧漢代之祥綠霽

郊禾筆連穎周家之瑞和氣布而乾坤澄泰靈氛滌

而日月光華蓋至 聖格 天保佑益隆于 駿命

而惟 皇欽福豐稔茂衍于鴻禧所謂參贊之極功

幹旋之妙用也 臣等幸逢 明盛忻親禎嘉沐德龍

池夙戴涵濡之化承恩鳳沼彌懷漸被之仁伏願

慶社天申休徵日集洗兵紫塞神功廓一統之謨春
政玉衡 聖治永萬年之業

賀靈雨表三

聖主對時因切民天之恤 帝宮肇祀用昭方社之
祈惟天心助順而弗違故雨澤應期而捷降公私霑
足遐邇懽呼恭惟 皇上聖德作新 靈忱默運
惟邦本恒致重於農時對越 昊穹屢昭受于 帝
既茲值積陽少沴僅旬月雖必為灾但當南車載耘
恐曠焚而遂將成戕時遇不雨民失有秋齊滌秉心
致 神祇之陟格 惕孚渙汗勉臣庶以靖恭方嚴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三

宸睟干璇階情殷露禱旋布滄雲于寶堦歌協雨
公膏液垂蘇早氛清滌始見飛甘澍潤祈祈偏決于
堯衢繼看沃稿回焦浥浥均沾于舜畝匪直寰中之
瑞亦清塞外之塵蓋一德格天勅時幾以調化斯百
神受職均福賜以佑民可謂協位育之全功參彌綸
之妙用者也臣等叨聯侍從久荷洪私均動植以濡
恩莫效涓流之助霈乾坤而受澤徒承沐浴之光
伏願 雨暘時若苗害弭消大田多稼而百谷用登
不獨慰十千之望歲蒸民乃粒而萬邦作乂將併億
兆以樂年

賀靈雨表四

甘霖應禱神麻昭洽乎兩間 勤念為民 聖德貫
通乎三極百靈效職萬姓騰懽恭惟 皇上極建中
和曠古今而獨盛 化隆參贊合上下以同流精誠
默契於 蒼穹膏澤久渾於黎庶無思不服有感必
通曩惟瑞雪冬盈預啓百昌之兆邇者海雷夏震幸
清九塞之塵蓋霄旻每軫乎憂防而造化實歸其掌
握茲當朱明屆候 赤悃申祈思稼穡之艱難下民
所賴謂雨暘之時若上帝攸司乘一念以告虔肅群
工而省過 皇情肫至 帝鑒昭孚月離畢以示期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四

山出云而布雷風霆迅發溝澮交流頃回普化之玄
功大慰有秋之渴望忻忻草木盡懷沾溉之榮煦煦
郊原均沐涵濡之貺臣等瞻依鴻化替襄無補于
天工沐浴太和調頌敢忘于 帝力伏願 欽五福
以錫庶民致太平于有象叙九疇而 御皇極綏景
福于無彊 瀚海龍城寔協洗兵之慶太山梁甫嗣
修檢玉之篇

賀靈雨表五

皇穹眷德昭感應于休徵 聖主析玄妙幹旋于大
造濇百嘉而允遂滌諸沴以咸清慶洽家邦歡均朝

野恭惟 皇上仁義立極宜哲敷猷 軫念民生治
府事而九功叙欽崇 天道在璣衡而七政齊玄冥
獻瑞于理窳大皞沉和于玉澍建楚盡熟既瞻率育
之貽未相並與復兆履豐之祉顧群吏不克修其職
致三霖間亦愆其期以耘在祿祿猶未病農時
之役惟宵惟肝乃 朝廷則深憂稽事之艱將旱而
楊焉恐其爲災既雨而歆然以爲未足 齋壇肅啓
叩法界以藏冲儀 御墨煥頒戒祠曹而舉舊典
宸衷所向 天用弗違 聖敬攸齊 神是具格言
甫出而雷電交作限向終而雨澤遂盈和氣宜通庶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五

化機于長養 靈滋浹給普 帝力于栽培內以登
稼穡田外以洗兵漢塞富殖之業自是以彌光太平
之基由茲而益固誠綢綸之妙用而位育之極功也
臣等濫叨祿秩久荷生成仰 聖心之勤勞無能替
助觀 玄恩之優渥惟倍懽呼伏願賜雨常調乾坤
永泰得 天人之應合萬福以駢臻納川岳之珍會
千祥而畢集大振 皇威於有赫茂延 聖壽於無
疆

賀靈雨表六

天垂玄貺鑒 一人昭假之誠民頌豐年衍四海昇

平之治仰休徵之嚮應信精意之潛孚福溢堯封懋
均禹甸恭惟 皇上剛健中正 濟哲文明大德格
天至仁育物政惟歲功之叙時若雨暘心存民食之
依知先稼稽功侔 元宰撫運而五氣司辰道際貞
符握紀而百靈受職頃因時曠卽軫 淵衷嚴所司
以偏叩羣神肅齋壇而躬額上帝誠無幽而弗達邁
周宜雲漢之思神有感而卽通過成湯棗林之禱遂
蒙赫鑒允答虔忱合四海以垂陰浹三朝而流澤潤
回枯槁助 兩儀發育之功滋洽根莖若萬類生成
之性山川增色草木含輝忻 雨露之霑濡識 化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六

工之幹運矧去冬之瑞雪已受明賜於來楚卽今日
之甘霖定獲康年於黍稷 郊廟之榮盛備矣烝黎
之粒食盈焉 帝德難名民生何幸三農鼓舞慶樂
歲之有徵萬姓謳歌載 洪恩之丕冒臣等叨依禁
從快睹 嘉禎愧無涓滴之俾喜有優渥之霈伏願
功光 旻帝道貫 重玄欽五福以錫庶民固群
生而躋壽域日升川至介避福于無疆雨施雲行保
大保于有象

賀瑞雪表一

玄穹錫祐鑒 一人昭格之誠 靈澤敷祥啓萬宇

豐登之慶 贊神明而闡秘幹造化以成能喜溢竟
 衝權騰舜畝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 德合況元
 兼履嶠持載之功草木昆虫咸若 盡裁成輔相之
 道雨暘寒燠維時每惟稼穡之孔艱無俾蒸黎之失
 所茲者一冬已半三白猶怪難 玄工未至於愆違
 乃 宸慮預虞其早曠 竭精衷而默額 上帝有
 赫鑒觀 渙綸命而 申勅有司無遺禮祀 純誠
 所積感若郵傳 眷祐素隆應如響答二儀之烝修
 醞釀以回和五穀之精遂續紛而薦祉兆豐穰于嗣
 歲啓農扈于先春寫曜九重漾瑤殿瓊堦之素彩霏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七
 華千里蕩玉闌紫塞之塵氛况節屆乎履長而災消
 涉珥功既妙于扶陽且慶當夫首度而迎祉集禧
 瑞允徵于 增筭益顯 參贊彌綸之用永綬 康
 寧富壽之麻 臣等幸際熙朝樂觀 釐事衍龜疇而
 省歲備紀休徵續麟紀以編年特書大有伏願 仙
 祺茂介景福崇臻 先天弗違後天不老萬年調玉
 燭之和 極地所載應地無疆四海鞏金甌之固
 賀瑞雪表二
 誠格高穹誕應 九重之禱 功回造化卽占三白
 之祥喜溢臣工懽騰朝野恭惟 皇上仁涵庶類道

幹重 作之期 履豐亨之會內安宸宇藹協
 氣之勃流外撫要荒快妖氣之頓息 茂膺介福永
 錫休徵維茲季冬未霑雪澤仰勞 宸念 虔禱
 雪壇惟 昊天昭鑒于一人肆同雲遂布于四野六
 花綉彩俄驚上苑之同春萬戶旋華似觀崑岡之照
 夜况積地無肯盈尺雖委潤而不封條允爲豐歲之
 徵用表太平之象若被禽鳥之瑞徒飾耳目之觀至
 於草木之祥何禱衣食之用試探徃藉莫盛今時此
 皆 皇心昭合乎天心故 玄澤同符于聖澤者也
 臣等叨司雍教幸際熙朝率多士以趨瞻豈勝雀躍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八
 同萬民而歌頌莫罄豫鳴伏願 帝眷昭垂 神麻
 滋至十日甫五日風盛治長調玉燭九年耕三年積
 洪圖永固金甌
 賀瑞雪表三
 聖主惠民夙致精禱之禱 皇天眷德弘敷大有之
 徵澤溢竟封權騰禹甸恭惟 皇上信報達雍熙之
 妙 中和成位育之功明德惟馨典秩百神之祀艱
 難乃逸念切小民之依頃以時澤之愆 上履 淵
 衷之慮吉獨對越屢躬叩于 皇穹昭格感孚遂仰
 承乎 帝貺一誠之潛通無間百靈之神相有徵八

荒同雲千里一色瓊英皎潔散五谷之精華玉質素
霏獻六花之嘉瑞消沴而已占盈尺應時而不必封
條山嶽增高根莖倍潤三晨鼓舞歌帝力于康衢萬
粟滋榮益春和于化國顧滋雨暘之時若實為麻春
之駢臻 天澤借 聖澤以同施人情與物情而交
暢臣等叨居侍從幸際 昌時仰 帝道之昭明荷
天心之悅澤殊深忻忭莫罄榆揚伏願 彌綸成
天地之能久大崇易簡之德休徵備至錫五福于
庶民道化益隆行 萬年之盛治

賀瑞雪表四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九

洪化難名膺瑞應九重之禱太平有象玄靈呈六出
之奇 天雖高而聽則卑 聖惟誠而禱必應仰震
情而悅豫溥臣庶以懽呼恭惟 皇上德並兩儀
治隆千古 留神宵旰恒懷稽事之憂 加志閭閻
每切民天之重茲者玄冬邁序皓雪愆期特軫 淵
衷虔修日禱竭誠將事明德上契乎 天心中命用
休渥澤允符于膺候百神效職三白呈祥琪樹續紛
式現六花之瑞瓊田瓊瑤實為五谷之精綏綏不至
于封條佇見來甦之率育簡簡漸成于盈尺已知蟻
膝之深藏是益 聖主敬天以保民感孚有素故穹

昊應祈而錫祝昭假孔神誠大祐之無前而真符之
查見也臣等叨參密勿無補爰調歌帝力于不識不
知與億兆同其懽戴荷神功于至廣至大感 天地
莫克形容伏願 玄祐彌隆休徵茂集十萬年而御
曆益臻試穀之祥欽五福以錫民永保豐年之治

賀瑞雪表五

靈雪應祈允兆昇平之象 皇穹眷 聖式昭感極
之誠喜氣春融惟聲雷動恭惟 皇上堯仁不冒舜
德好生臻中和位育之功極泰贊財成之道祈寒暑
雨洞密小民之艱黍稷稻粱恒切有秋之望屬冬時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十

之既屆偶雪澤之猶愆爰軫宸衷恐妨農務齋心內
殿惟翼翼以欽承 躬禱雪壇儼洋洋其陟降至誠
必饗克敬惟親六合同雲遂作輕盈之絮九天飛霰
旋開頃刻之花圃原皓若堆瓊衢路紛如連壁既霽
既足永無螟蟻之虞以耘以耕豫卜茨梁之積農諒
于野忻 玄澤之兆豐士慶于朝仰 聖心之允合
是皆 皇上功俾造化用能粒我蒸民者也臣等親
茲靈臆曷旣名言懽呼敢效乎蟲鳴踊躍豈殊于默
舞伏願 道超無外德勢重玄收記魯年奠萬國于
周肆謨周雅祝 一人如阜阜岡陵

賀瑞雪表六

天澤覃敷大地見瓊瑤之積 皇誠感格玄冬啓稼
穡之徵禹甸懽騰堯封慶洽恭惟 皇上道參太始
運撫中興昭事九玄靈承列聖昇平有象至仁已遍
于寰區惕勵無忘秘禱猶勤于夙夜念食爲萬民所
賴而雪乃五谷之精氣和則歲斯豐土潤而農始利
仲冬小雪六花已灑于彌空季月大寒三白未盈于
竟野庭壇齋祓知 聖躬之獨勞 簡錄敬陳荷天
心之點檢是以宮謝再虔之日帝降初駕之辰同雲
布而微霰零北風淒而密雪下由寸盈尺自旦及昏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十一

樓閣參樓疑崇臺之卸壁飄花落絮似上苑之逢春
應水腹之堅陰凝愈罔迎土脉之動液滲潛通豈惟
使牟麥之青榮用觀鑄銍且能令虜氛之滅沒塞虜
戈矛此誠至德之素孚而靈祝之上瑞也臣等非
會史叨聯北闕之班學謝鄒枚敢獻梁園之賦惟涕
雀躍益戴 鴻私伏願 彌綸成天地之能久大昭
易簡之善神禧雪擁帝祉日新七政齊而太階平永
田功于九扈三靈衛而多祐集綿 聖壽于億齡

賀瑞雪表七

伏以 法嗣 冲玄 靈照應 一人之禱陽回霄

壤祥冥霏五穀之華三時可卜其順成率土盡融于
和暢仰 宸情之悅豫喜溢 龍顏沐 聖澤之沾
濡歡騰黎首恭惟 皇上 道孚真漠功即康田裁
成輔相以成能參贊彌綸而建極單 仁慈于宇內
民已安而軫念如傷運造化于掌中 天不遠而欽
崇愈邇是以豐年屢慶邦乎至治以無虞協氣嘉生
瑞應太平之有象茲以玄冬臨季雪澤未均以燠
之 天意胎相工倕而布暖歲云暮矣 聖心欲啓
農扈于先春乃渙 給音爰履露禱惟 至誠之昭
格斯冥感之潛通 內壇摩啓同雲已布于璇空一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十二

齋館裁臨密霰遂敷于瑤甸始繽紛乎散絮俄皎潔
以推瓊霽霽浮浮每卽形而賦象應應奕奕愛潤物
之無聲忽驚雀翥之翩翻倏見花開于頃刻自此而
澤來趁根芟倍潤從茲而消厲稜關塞無塵彼珍禽
異卉徒現奇于耳目顧何裨衣食之源卽和璞隋珠
雖充溢于圓方未必立蒸黎之命唯茲 上瑞實曰
休楨臣等調燮無功 恩暉藉破 殿廡宵直疑
臨不夜之仙城 官闕曉瞻驚入長春之福苑慶倍
尋常于萬萬心同品彙以忻忻伏願 景福茂臻
玄麻滋至溼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

當天百禮告成歲享周田之利三農不害人人慶
堯壤之歌

賀冬至表一

玉律迎陽萬國際天開之運 璇穹篤祐 一人凝
日至之禧乾元肇啓于鴻鈞 聖壽崇增于鳳紀慶
綿宗社喜溢寰區恭惟 皇上 體道冲和 願神
淵默 建中建極動靜合 天地之心饗 帝饗
親齋戒通 神明之德協虞璣而齊七政 叙箕範
以備庶徵維茲極辨之 熙朝 載值履長之令節
斗杓旋子月當三統之先昴宿殷宵序屬六陽之始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十三

賀冬至表二

象外升辰式協仲冬之候履長迎福載陳亞歲之儀
喜 聖主之當陽見天心之來復紀貞元而應度按
時令以承禧海宇交懽臣工洽慶恭惟 皇上道涵
恭始識洞玄微謨烈冠乎百王功德超乎千古撫五
辰而順序齊七政以明時得 天統之攸長世數周
而復始荷神明之眷祐 國祚永而益昌茲者 序
屬殷 冬時逢周正黃鍾啓律感緹室之璇和玄籥
生春適融風之始暢珠星璧月燦 穹極以呈暉
奔日竟年近天休而迺吉望魯臺書雲物之慶測漢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十四

賀冬至表三

黃鍾協律一元涵發育之仁 紫極迎長 萬國仰
亨嘉之會淑氣充盈于禹甸懽聲偏溢于堯衢百祿
是道四方來賀恭惟 皇上道伴履載 德冠古今

神聖登樞大化乎而金甌永固中和建極玄機運
而玉燭均調政順旋衡配歲時而成序 恩加寰宇
茂品物以借春茲當履至之辰正值陽生之候瑄灰
浮煖識六氣之潛萌圭景延暉知七日之來復宮線
初添乎弱縷臺雲已驗夫書祥臣等幸際昌期叨塵
近列望龍光于咫尺實切瞻依 聲雀躍以颺言倍
增忻怵伏願 靈承帝貺保合太和天地位而上下
鬼神以寧臻蕩蕩巍巍之治太階平而麟鳳龜龍畢
至成熙熙皞皞之功

賀冬至表四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十五

天開於子一陽肇資始之功日至於南 五位納履
長之慶儀陳亞歲瑞集 熙朝恭惟 皇上 明聖
當天 大君御極對時弘化踰三紀而仁洽兆民晷
治保邦纂 列聖而德超千古 願神淵默獨觀萬
化之原體道冲和欣復一元之會撫五辰而凝績政
在扶陽開二儀以爲功恩昭育物禮明樂備成聖人
制作之能文治武功見 王者經綸之迹四時合序
九域同風茲載啓乎昌辰益茂承乎 景貺天宮磬
動聲元已應乎黃鍾緹室灰飛影漸舒于繼線親
堯星之正昴物類昭蘇應周月之授時神人闔惇協

氣光盈于 紫極 穹陰退謝于玄枵窮寒寢兵喜
邊氛之靖息清臺觀象書零物之新嘉臣等叨陪文
石之班敬效華封之祝伏願 宸承 帝貺 保合
太和之一日以體元遠過夏時之曆數 萬斯年而
御運 長歌 舜日之光華 一人膺祐命之純四
海樂昇平之盛

賀冬至表五

六瑄吹葭緹室迓一陽之來復三垣正斗璇霄晴萬
象之維新弘開發育之機茂著 裁成之績暖回寒
谷人樂熙臺恭惟 皇上 大智先天至仁徧物剛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十六

健體乾行而不息 文明煥離照以無疆盡制盡
兼于聖百王作述之盛丕承丕顯增 二祖 七宗
謨烈之光禮序樂和德化徵于有象民安物阜惠澤
浹于無垠夏霖冬雪皆應祈而歲功已就北狄東夷
俱效順而邊警不聞茲逢南至之辰益進大來之吉
午中立表圭日布影于初長子半迎陽璧月流輝于
既望推元紀曆數符周統之得天觀氣書雲瑞協軒
轅之獲鼎黃輿貢祉 玄象昭麻 景運當三十年
周而復始 聖壽綿億萬載久而彌昌臣等獲線才
微愧無裨於 龍袞涓埃念切期仰答乎 鴻鈞對

時陳獻履之衷叩 闕致呼嵩之祝伏願 道同陽
長由臨入泰以亨隆治與日升咸五登三而炳耀乾
坤高厚永回 奕世之金既日月光華恒映太階之
玉燭

賀元旦表一

律鍾太簇青陽布六合之和斗正孟陬黃道呈五雲
之瑞兩儀交太萬國朝宗慶洽神人灌騰遐邇凝惟
皇上握符凝命應運紹基敬一接群聖之傳中和
建四方之極神威一震逆醜自芟 聖武方昭夷氛
悉蕩治功超乎前古乾清坤寧仁澤徧于寰區民康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十七

物阜茲屆三陽之 令節實逢千載之昌期 堯曆
載頒察璣衡于三百六旬之始夏正允協調玉燭于
七十二候之初迺淑氣于鵬霄 垂憲章於象闕
紫殿納萬邦之耑藉 彤庭會四海之衣冠化日舒
長太平有象玄庥昌熾申錫無疆臣等久荷生成並
叨祿秩際新元于端月祝獻 南山慶首節于清朝
心馳北極伏願 撫三辰以凝績歛五福而錫民
獨運乾剛 君德益亨于九五靈承 天眷帝壽永
綿於億千

賀元旦表二

端月紀辰蒼極布始和之象王春司令 庚辰臻首
祚之祥麗曉色于金鋪動韶年于玉律 鳳曆越三
旬而再啓龍齒際九葉以益昌邦國又寧地天交泰
恭惟皇上德象帝先道同乾運 撫五辰而凝績與
日偕新齊七政以授時體天行健和氣召四靈之瑞
玄威靖九塞之塵是以 上帝居歆瑞 雪應明
醜之禱 天心助順神武收不戰之功折至治之無
虞徵太平之有象茲者當三陽開泰之候正萬物出
震之時氣轉鴻鈞共樂 堯天之化日春回鄒黍已
消燕谷之陰寒彤庭藹瑞雪之積紛閭闔現卿雲之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十八

燦爛應條風而送暖人與物皆在春臺獻椒頌以迎
祥君育民同登壽域璣衡正而黃道闢玉燭調而太
階平普天仰陽德之方亨率土賀乾元之正始是誠
天啓維新之運而神扶永命之基也臣等秩首玆
行 恩深眷遇涵濡德澤同萬物以生輝拜舞衣冠
仰 九天而稱賀懽忻倍切感激難名伏願 茂介
陽禧誕膺 玄祐聖法天天法道 聖壽齊天地以
無疆國保治保民 國祚鞏山河而永固

賀元旦表三

三陽啓泰乾坤昭化育之仁 萬類回春海宇際亨

加之會歲月更新于鳳曆氣機初轉于鴻鈞遐邇騰
權臣民胥悅恭惟 皇上神功撫運至德統天正位
居貞仁義幹陰陽之用對時百物弛張綜闡之機
齊七政以勤民撫五辰而凝績 聖敬上孚于穹昊
皇風覃被于遐荒外順內安九有載 堯天之浩
蕩時豐歲美兆民忻 舜日之光華 聖人極裁成
輔相之能世道躋雍熙太和之盛茲者元正首祚上
日發春 明堂宏啓于青陽 閭闔煥開于黃道農
祥展正煖回萬井之輝燦皆日臨光映千門之曙誕
布始和之令聿修獻歲之儀玉帛來同仰一人之有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十九

慶冠裳奉止祝 聖壽于無疆彤庭凝祥霽之氤氳
紫禁迺 玄麻之駢疊嘉時伊始 景命益隆卽
今之三十一年茂膺 寶籙後此而千億萬歲永握
理鬲協氣薰蒸罔群生于壽域條風鼓舞躋品彙于
春臺

賀元旦表四

日啓三陽仰昌時之茂對陽回六合忻大運之維新
喜溢臣工惟勝夷夏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德邁古
初欽若 昊天百神歆而受職懋昭 皇極四海暢
以同風粲然禮備樂和久矣治隆化洽惟茲 正旦

載啓佳辰誕陳元會之儀茂衍履端之慶 天臨紫
極瞻瑞霽之氤氳氣轉洪鈞覺 玄風之清穆蓋惟
體元居正是宜申命用休慶集 一人祥開萬物摩
寶曆三十一年之首祚綿 理鬲億于萬載之丕基
臣等職忝成均躬逢 明盛菁莪樂育咸仰賴于生
成栢葉稱觴庶少伸于頌禱伏願 保泰以臨天下
處豐而宜日中新以又新同戴堯天之浩蕩且而復
旦永瞻舜日之光華

賀元旦表五

四始履端萬寓啓維新之運 三元首祚兩儀協交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

二十

泰之期青陽乘震以發生 紫極應乾而納佑神人
胥慶朝野騰懽恭惟 皇上道邁羲軒德隆 堯舜
凝神清穆玄同象帝之先建極中和敬授夏時之正
撫五辰而熙績齊七政以當天兩賜煥寒育物功昭
于茂對禮樂刑政體元化備于裁成國常泰年履豐
玄機默運外威嚴內順治 神武丕揚祿位名壽
之兼全信巍巍而莫及功業文章之特盛有蕩蕩而
雖名茲者序正孟陬儀陳元會祥開鳳曆屆三十二
載之元惟動龍墀祝億萬千年之永仙奠十業擁瑞
滿千穹皆鈞樂九成度頌聲于合殿 皇仁隨陽澤

而汪濊韶光協和氣以昭流是誠 天眷之益隆大
慰民心之仰戴臣等叨塵密勿夙荷生成念歲月之
既多賦 寵恩之愈厚舞同驚忭頌益嵩呼伏願寶
筭 天齊瑤囿地廣備箕箒之五福永登萬物于春
臺正泰階之六符長納八荒于壽域

賀元旦表六

乾坤交泰觀 聖治之維新海宇同春仰 天休之
滋至臣工胥悅遐邇交懽恭惟 皇上受命溥將
凝神清穆德合四時之運學開千聖之傳禮樂興刑
罰中政教畢張寒暑節風雨時陰陽無忒納庶民于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二十五

皇極 升斯世于大猷蓋道久而化成故風行而
俗美茲維端月三朔肇臨爰啓昌辰百祥萃至禮陳
元會適當肆 觀之期慶洽寰區咸切朝宗之念瞻
威顯于咫尺肅環珮以趨聆栢酒稱觴椒花獻頌氤
氳五色雲光遙擁千蓬萊袅娜千枝春意先傳于御
柳忻和風之布暖見化日之舒長道與時亨儼僖遊
于舜旦人同春育惟敬祝乎堯年臣等幸際熙朝恭
逢 令節 恩荷陽和之被報懷葵藿之私伏
乾元發育離照重明國泰 逢宗社享萬年之慶內
寧外謐華夷同一統之春

賀元旦表七

律宣太簇陽固六合之春早紀孟陬氣轉三朝之旦
皇運與 天行共泰歲華偕帝載咸熙慶洽含生
權騰率土恭惟 皇上道符冲漠治邁古初育物對
時四海普霑乎允澤體元居正萬幾獨斷于 乾剛
禮樂備而聲教彰府事治而詠歌作風塵息警神功
允莫乎堯禹雨雪應祈 聖政屢書于玉版 仁協
唐堯之大蕩蕩乎難名德同周文之純壹壹焉不已
屬化成于久道適節屆于歲端肇七十二候之麻徵
衍億千萬年之景况 推神笑而統天握紀啓象魏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 二十五

而布令憲和紫殿爐烟暖合條風之習習彤庭燎火
光迎旭日之輝輝洪禧茂介於維新 戩穀丕昭乎
更始衣冠萬國拱北極以來王閭闔千官稱南山而
上 壽昔華封之祝事僅見于一方而塗山之朝時
非值乎元會乃今承 九業重熙之運當二儀交泰
之辰得遐邇之懽心歲元正之盛典誠考諸傳紀而
未之前聞者也 臣等恭趨 丹禁喜觀青陽仰
六龍之時乘隨百獸以率舞伏願 玄靈駕馭 黃
輿薦祥 納宇宙於同仁綏華夷於一統三十年而
又爲世永私撫世之模八千歲而始爲春益進
長春之贊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留可前 高以儉 校

答列卿毛介川

今之士大夫冠纓相摩踵足相接一時號為交游者
蓋不少矣然而未必皆可與之言也可與之言矣猶
未可與之微言也可與之微言矣猶未可與之不言
也若夫目擊而道存無心而冥解者若僕與翁蓋庶
幾焉僕每一相見即頽然咨然若遊太虛而涉廣漠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一

答南中題學御史耿楚侗

去冬賀道長至得翰教會有大行之事哀悼卒卒不
及裁答進香使至伏承訊及感慰別諭云云俱盡事
理其間有未及舉行者推公之意次第行之僕以淺
薄驟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辭 主恩

而慰知已者惟虛平此心不敢向人間作好惡耳
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
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高明以為何如

答中丞洪芳洲

鄙人辱公之愛有年矣頃者因緣際會驟涉崇階
聖主念甘盤之舊不棄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無遺
管蒯深惟謏薄任過其才夙夜念之若為稱塞惟當
堅平生經綆之節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於名教
不負於知已耳然切劘之益實在同心將伯助予幸
毋遐棄熊廉憲於草草附謝厚惠慙不敢當謹用和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二

答樞督魏確菴

承示邊圖既詳且覈勸勦之略於此亦微見其緒矣
敬服敬服近聞虜欲西犯今士馬之力萃於薊矣如
不得志必將東逞願公嚴備之

答宗伯董濤陽

僕以謏薄復依日月之末光復從末階驟躋三事束
橈作柱用荷為梁庸愚之人猶將嗤之况高明者碩
如翁者乎乃辱不鄙遠賜問賀獎借過情重增其愧
走邊陲以作者之事尤不敢當古人以行誼文章聚

顯於時者世不多見明興二百餘年名世之輔專門
之彥凡幾作矣而一代文章猶未能追踪古昔乃欲
責之於推魯人詎能耶若使以其硜硜小人之守悻
倦納誨之心朝夕俟褒職有缺時用一縷補之以仰
答隆遇而免於罪戾或庶幾耳冉氏云如其禮樂以
俟君子惟翁學綜墳典冠絕等倫海內士孰不望之
以爲宗主誦之以爲軌範今 天子誠不欲興禮樂
則已如欲稽古禮文之事以潤色鴻業發輝典藉則
舍翁將何之焉願努力自愛弓旌之責當有日也令
郎奇才久屈誠有遺珠之嘆茲旋草草附謝辱惠過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三

黜愧不敢當謹領綾綉二事餘壁上別具侑東統惟
鑒原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沐國公者素不相知自去年以來屢次寄書俱有重
禮僕屢竣却之并其書亦未敢拆恐此等事皆其從
人所爲其主不知也文會間語次煩爲道鄙意其諸
未受禮儀亦宜稽查母爲乾歿再惟世臣之道但能
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廣交行賂徒爲驅騙者之
資耳况今 朝廷清明倖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
宥 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渠若

有知亦可以此警之亦誘人爲善之一端也伏惟階
意餘無言

答兩廣督撫張元洲

廣事不意披猖至此諸將所領兵船亦不甚少乃見
賊不一交鋒輒望風奔北何耶將不得人軍令不振
雖有兵食成功亦難故禁四敗將於闕下不重懲之
無以示警諸凡調處兵食事宜似宜少破常格乃克
有濟公若有高見宜函陳本兵當爲議處也元老去
百務助勦冗不多及

答少司馬楊二山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四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
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
獎感謝感謝買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
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爲之寒心哉今遇清明之朝
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
故轍驚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爲之時矣未教
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爲黜陟凡稱清稱高談玄及議
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言哉言言乎

答中丞孫淮海

比者冒昧妄有論是辱獎譽過情深以爲愧大厦之

成非一木之幹僕既已唱之矣尚賴一時賢士同心
和之庶克有濟奈何人心玩愒已久溺於故常蔽於
私意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能踴躍以趨赴也今惟
積此真意漸次薰蒸假以一二年庶可少變但僕以
病軀久欲棄人間事恐不能從容以需之耳厚道誼
知已輒盡其愚

與參議高廉泉

前有小東托趙太府人將致諒登記室張文簡公繼
夫人祭葬已經該科參駁僕懇之於鴻曹始得題覆
如例蓋其中亦稍有未順故耳張使回附此諸惟鑒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五

答張中翰仰峰

感文至始知有太夫人之變悽感悽感郵典該科以
例欠合參駁區區懇於部中始得之使旋附復厚惠
槩不敢領輒用歸璧統惟原

答司馬楊二山

今秋邊烽無警亭障完固公之功當為諸鎮之冠矣
徐君條議馬政鑿鑿可行而公止據原議輒與轉聞
略無增損視人之善如己之善此尤見公之襟度恢
濶非世之沾沾有己者可比也敬服敬服

答廣西熊巡撫

辱翰教知廣事已有次第山賊多所斬獲公之威望
已著蓋定可預睹矣但聞該省軍儲甚乏昨與部議
量發帑銀以濟之往年剿閩寇發銀二十萬今廣中
應解錢糧已奏留而川浙又可責償原貸今擬半開
中之數似宜足用期使炎蒸之民知朝廷軫念之
殷不以遐遠而或遺也頃科中建論欲更置督府代
者尚未定先此復

答中丞梁鳴泉

奉喜令望益隆崇階伊邇欣慰之悵良不可喻近未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六
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
蕭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
不知後來何如耳

答御史顧公曰唯

辱揭示領悉惟公端亮之節冠於臺表比者一二注
措尤協輿情大阿發矚虛以運之遊刃有餘地矣近
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沈靜幹握
機衡僕亦竭其駑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埙
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

答馬總兵

今歲秋防無警貴鎮又有此奇功足下赤心報國力冠諸邊於僕亦有光矣幸努力功名朝廷自有大爵賞一切事體不必過慮如有難處之事一一說來僕自有處

答劉撫劉北川

今歲秋防無警雖國家之福然亦督撫諸公先聲之所震疊也欣慰欣慰承示易將請兵數事皆於邊備有裨容與本兵即為議處前鎮有沈痼之疾非旦夕可療者惟本之以實心鎮之以沈靜審處機宜弛張並用需以歲月庶可成功顧前此為浮議所眩使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七

當事者不得展其所長私心每憤恨之數月以來覺士習人情少異於昔實意潛孚浮言漸熄來教所謂率制譏讒者自今可毋慮矣望努力功名以慰注想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為希有幸公以道眼觀之

答河道巡撫翁見海

僕不自切抱敬賢之心如公之高節弘猷則尤私心所嚮慕者理漕特借以為簡卑之地不久勞也辱示疏沁道衛分渚上源誠為急務但渠初成勢難再舉俟休養生息二三年後物力稍舒當即計之若此圖獲就實國家萬世之利也

答廣西熊巡撫

往者冒昧安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也公不以為狂且愚而辱賞許之感甚感甚詩不云乎唱予和汝僕既唱之矣尚賴中外諸賢同心共和庶克有濟不然將並鄙言亦屬之議論矣海賊據閩中報謂已盪盡恐未必實然要之其勢已敗殄滅有期矣

答南祭酒姜鳳阿

聞公振鐸南雍教先行實即大疏所陳亦可見其梗槩而推轂處士尤於風教有裨已下部議覆矣

與前總督譚二華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八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云公本欲論郭琬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剿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之鎮守為優今既易術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為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加優借以鼓舞之又本兵疏以巡關御史監軍此言大誤蓋戚帥之請監軍謂於本鎮之外別練兵五萬

也今既為鎮守有地方之責則巡關御史何事不可
督察又何必更為監軍名色以撓之哉公於議疏中
幸婉詞以破其說至於射打一事極為虛文其中情
弊可嘆可恨今但以訓練之實責之戚帥如有不効
巡關御史得論劾之固不必襲此故套虛文為也又
鄙意謂南兵既不可取鎮兵或不足數必須聽其召
募庶可充伍且訓練若成則老弱可以漸汰援兵可
以漸減又不苦於供億之繁矣兵不貴多而貴精李
抱真在潯路以二萬人雄視山東豈在眾哉

又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九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為貶損綠渠當僕以書相問
之時不意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
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為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為
言不但體面降抑為下所輕且督撫標兵皆欲付之
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
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為力也倘得如
意當於 勅書中增之其開防當改鑄矣昨議增築
敵臺實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即擬覆行但據大璫
謂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
五萬人者即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

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
處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
根脚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於內一切
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牣其中無乃太
狹乎便中仍望見教萬萬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
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即可得
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
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遺戍功相萬矣僕久懷此
意未有以發公熟計其便再疏言之何如凡僕所自
皆密要語故不敢令人代書極知草草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十

答某巡撫

辱示大疏俱於邊屯切要已下所司次第題覆公以
正氣直道重正官邪緣此見嫉亦誠有之幸太宰知
公最深三至不惑萬無慮

答閩中巡撫

廣賊猖狂蔓延閩地當事者張皇奏捷本兵據揭題
復遞行賞賚俱為大謬辱示大疏讀之使人憤恨頃
該科亦以為言向後當別有處分也差人旋草草附
復外新刻文苑英華有便幸惠寄一部冗不多及

答湖廣李布政

遠辱華翰感荷厚情大惠槩不敢領輒附差人壁上
趙守自處慎抑不敢連抗禮於諸公昨銓部訪知其
未履任而卽繳憑故行查耳今聞兩院已有定論
上下相安實地方之幸也承諭及并此以復餘惟鑒
原

答奉常羅月岩

往令弟春元及鎮山公差人茲因洞岩至三辱華翰
之及感悉垂念至意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
稍異於督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
既已身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 天子下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十一
不負所學違恤其他執事久困流言今公論稍定賜
環有期矣

答憲長宋陽山

自丈從閩中解歸久不聞問然此心實不能一日忘
也比者激於時弊不得已矣有所陳近來士習人情
紀綱法度似覺有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以公之
亮飾弘才久困流言僕不能刷而振之蔽賢之咎必
不能追矣別楮所云往亦略聞其槩行當與李石老
圖解之譜帙實已遺失有便再寄一通當踐宿諾也
與薊遼總督

薊中事公所措畫成極精當本兵一一題覆初亦有
一二異同之論僕據事理譬解之今皆帖然矣臧帥
復總理不載議中諒公有難言者已具部疏擬 特
旨行之卽有言者無足慮矣但乞諭意臧帥努力功
名以答群望僕亦與有光焉

與兩廣總督

賊起已有端公不待其潰裂而早圖之策之得者也
此中是非甚明無煩自白今南方之事一以託公幸
益殫忠猷以慰輿望乞身之舉非所敢聞

與廣西巡撫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十一
惠州之變傳聞甚駭廣事猖披至此日夕懷憂帶川
至幸與之熟計積弊之餘非破格整頓恐不能濟有
當言者宜卽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長
名瑞者頗練南中事公試與籌之何如

寄太宰吳望湖

知賢而不能薦去而不能留孔子所謂竊位者也公
雖欲遂其高志僕輩將何以道竊位之譏哉其懇留
公者不獨以爲 國家亦以自爲也

與薊遼總督

薊事仗公雄略有漸振之勢慰甚入衛之師疲於奔

命人人以為不便然而終不可裁者勢誠不能也大
疏已明無容復議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
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際貳正已以振威
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

與兩廣熊督撫

惠州之變或言城已陷矣遊聲噂啗至不可聞僕日
夕以此為憂頃得捷音無任欣慰至於不自為功而
歸之虞鎮尤見無我至公然公之功亦自不容掩也
陸寇既除自此可專意海上帶川至幸與之熟計事
有當言者宜即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試與籌之何如

答奉常劉小魯

辱翰示知道從已至留都慰慰公雅致高懷僕所深
諒昨曾見臺告歸提督有缺銓司欲擬公調補僕再
三力止之蓋知公之不樂驟徙用成高致焉有便可
致書於選君謝且止焉可也區區淺薄無補於時欲
去不能欲留不可又值老母南歸情懷愈惡人旋附
此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遠辱翰貺感荷厚情滇事部覆具如尊指但通道馬

湖蜀中士大夫咸以為未便俟其論定當有處也

與薊遼督撫

承示虜賊聚兵及三路入犯恐屬未的何者虜若大
舉必不止於八千一萬審欲大舉亦必匿形歛翼豈
肯以三路之說明告於人且今天氣漸熱虜馬已弱
零騎往來難保必無若欲深入恐非其時雖然不可
不過為之防也已告於本兵俟有的報即行調遣僕
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關支於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
甚以為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於一石之粟支放不
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於數百里之外往返道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十四

路頗倚負載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
斗止矣况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
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
皆有倉口該官守支今各倉廢或頗圯壞而其制猶
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廢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
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與薊遼督撫

向有人告僕云戚帥求望太過志意太侈雖公亦甚
苦之故僕以為問今奉來教知昔之所快快者徒以
削其總理舊衙耳今既力為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

渠稟帖極爲感奮願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
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 國之
爪牙不少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
董侯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爲 國家耳縷縷之忠
惟天可鑒若此輩不爲 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琬
之賢誠如來教卽召至面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
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

與應天龐巡撫

辱示條議鑿鑿可行敬服敬服 國用出納之數計
部每季具題歲終又總報雖未會計成錄而其數亦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五

明但 朝廷未嘗加之意耳今邊費日增計每歲所
入之數尚少銀百四十餘萬兩民力已竭費出無由
日夜憂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公竣節清望冠冕一
時頃大察雖有一二欲肆流言而竟無間可入精鏐
在治百鍊愈光願公自信益堅勿起疑障也

與湖廣巡撫

屢辱翰示已一一具復近聞施州兵備決當裁革乃
李僉憲亦自以爲當裁則輿論可知矣部中已停缺
不補幸早具議以便題覆

答湖廣雷巡按

辱翰示知道從已臨楚地無任欣慰茲有一事請教
施州兵備舊無此官偶以隣境小寇謾爾增設今地
方事寧此爲剩員矣夫官多民擾供億費煩姑未敢
論且分巡荆南道原控制蜀之瞿塘如得其人何事
不舉乃舍其專職而另設官於事體便乎否也今李
僉憲已陞銓部停缺未補俟兩院具題卽議省矣惟
裁之幸甚

與薊鎮督撫

西北邊患無大於板升者 朝廷宵旰西顧屢屢諭
問僕輩謬膺重寄 主憂臣辱不敢不以爲慮但審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六

彼量已圖之甚艱又前奉翰教謂道遠隔河難於進
取妙筭蓋籌之已熟卽趙帥亦自謂難圖故不敢復
言取之之計獨招降一節元年 詔書如李自馨等
明許其歸順又本兵題准賞格及近日見行事例皆
布之遐邇傳之虜中非所謂始禍而開釁也昨偶因
趙帥以李自馨手帖見寄竊以爲自馨等來歸之意
其誠僞固未可知但 朝廷有詔招降則又不可設
然不爲之所故面付趙帥使密圖之且戒之曰受降
如受敵不可輕忽蓋正恐其輕舉妄動而墮奸人之
計也茲奉來教無任惶悚聞外之事書生不敢妄談

亦不敢違制惟公熟計之若果出於至誠因其末歸而撫之惟命審其不誠而閉關以謝之亦惟命惟求以便於國家而已

與司成胡劍西

別來不覺再檢眼前世局凡幾變矣平生膠漆或化為戈矛大道康莊皆鞠為榛莽其中情態難以盡言數月以來委曲幹旋乃得寧帖然其為力也勞而其心亦甚苦矣知已遠遜誰與晤言悵悵丈遠避流言淹棲林壑大察之後公論昭然諒非久必有處也旋當為丈圖之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十七

答歐少卿

辱翰示領悉時屬休明眾賢勵翼方欲蒐遺佚於巖穴以共圖治理况高節雅望如公者可使之淹留林壑耶大疏部已案候雅志終不能遂幸惠然肯來以慰鄙念

答徐巡撫

聞中捷報在蔣伯清失事之先言者不察遂為管詆此來公議甚明朝廷方精覈名實以勸有功即誦書盈篋終不為動也願公自信毋慮

答王巡按

辱翰示領悉紀功之差鄙意甚不欲之乃貴院堂公持之必行而同事者主其說又即以畀公皆非事體非公心也待地方稍寧生當獨奏省之

答凌叅政

辱示條議鑿可底行容與當事者酌處之戚之聲名雖著於南土然觀其才智似亦非泥於一局而不知變者且既已被鎮守之命有封疆之責豈宜別有注畫乎今人方以此窺戚之釁恐不知者又將以為口實也公如愛戚惟調適眾情消弭浮議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於國家多矣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六

答施兵憲

辱示江漢地圖公軫念民患加惠荆人甚厚甚厚堤工告成地方百世之利也僕為邑子誼當紀述重以汝泉公之命豈敢以不文辭時下薄冗稍俟從容即勉成請教

與薊鎮巡撫

近來邊臣人思奮勵而宣大二鎮督撫將領尤為得人僕以淺薄謬膺重寄其於該鎮之事苦心積慮雖寢食未嘗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議論不一如馬趙二帥去歲出塞之功實數年僅見即破格優賚豈足為

過而人猶有議其功微賞厚者本兵遂愴縮疑畏而不敢爲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請咸以是耳一二年來言者率云責實責實矣而又不明賞罰以勵之則人孰肯冒死犯難爲 國家用哉辱教容與本兵議之督撫寬洪持重王公明達敏練馬之沈勇趙之才氣皆僕素所敬信者文武輯睦事乃克濟不知雲中事體得如宜鎮否也

與魏巡撫

邊虜之功大於斬獲往者本兵清於羣議功賞不明乃僕輩亦有過焉惶愧惶愧茲者斬馘至百數十級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九

近年以來所僅見者文吏又可以法繩之耶俟覈勘

至當請 旨優錄茲先行薄賚耳

與兩廣督撫

惠州之戰非贛兵往援則廣事不知今作何狀矣自公鎮黔之後巢賊蒙允懾伏不敢動刀降封亦藉其威望用成大功嗟乎國治之要豈不在用人哉聞捷不勝喜慰

答劉撫朱龍岡

雲中開府近鮮其人借公之重移而鎮之實出於李石翁與僕之意方欲爲 國家掄才故未遑爲交游

擇地也願益展弘猷以副羣望趙帥才勇公所素知重鎮大將關係不小望公之垂盼也

與荊州趙知府汝泉

老母舍弟回及西石家人去兩啟馳候諒俱入覽頑奴不知已擒獲追併否望速爲處分翹俟翹俟新任劉尹志行甚佳且老成有幹苟必堪厥職但縣事廢馳已久釐振似當以漸望公曲賜教掖假以歲月俾得從容料理庶可責其治効也

答朱巡撫

辱示條議皆鑿可底行至於罪人就近發戍事尤足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十

兵良策此不獨貴治即近邊諸省皆可行也

與薊遼督撫王鑑川

承諭失事官軍不必提問徑付軍門處治知公微意欲借此以申軍令也卽諭意本兵必如所請近巡關訪軍南兵聞其事已往且經戚帥重治何又爲苛求如此聞該道誤信一二屬官之譖多方羅織務在挫辱之使不得有爲果爾薊事終無可振之日矣望公與撫臺均爲一處庶關外之事得少展布也

答兩廣總督劉帶川

伏讀大疏賊已在月中矣但廣中人情多變將領利

於養寇奸民樂於從賊此通寇所以得遊魂海上也
願公留意焉所請已如命借發南部銀五萬兩計先
後奏留及 內帑所發各省所償不下四十餘萬仗
公雄畧似亦足以辦此矣如再不敷又當措處羣情
嗚嗚佇聞凱捷以舒宵旰之憂

答浙撫谷近滄

兩承翰示領悉武備弛而財用乏文武將吏虛文塞
責此不獨浙中爲然 朝廷方欲綜覈名實以興太
平奈何積習成風因循難振此在司風紀者一加之
意耳頃聞粵驛騷患將及浙預防之策兵餉爲急乃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往者撫臺每一人至即奏請蠲貸徒爲飾省之名不
思幹濟之實脫一旦有急帑藏空匱當其時能不徵
派於民乎此務虛名而貽實禍者也昨敝鄉周道長
者亦曾以此告之須兩院同心籌畫事乃克濟也

答督學曾確恭

承示大閱事誠爲要論今武備廢弛如此不及今圖
之則衰宋之禍殆將不遠僕於此事頗殫心力乃昨
南科有疏又以此非急務今 朝野嗚嗚方謂 朝
廷舉希曠之典九邊將士亦莫不扼擊而思奮而此
君乃獨持異議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選貢事不

知各郡已徧試否此與歲貢不同但求得僑不必取
盈近例甚嚴昨楚中已黜四人矣若諸郡尚有未起
送者幸嚴加甄別合諸郡之士而試之優劣乃見惟
其人不惟其地可也

答陝撫王鑑川

關西三獻捷音斬馘逾百實數年所僅見者仗公雄
畧分陝得人 朝廷無復西顧之憂今誠欲興文武
之業豈不在擇任賢雋哉功高而賚薄尚富有待也

與楚學憲胡廬山

敝省文宗借重高賢命下之日輿論稱允惟公遵養
已久亦宜及時效用幸早戒行以慰羣望昔也倦翼
知還今也無心出岫時行時止無意必焉可也

與憲使羅月岩

今舅翁轉示華翰雅愛至情藹然盈楮僕以寡昧謬
膺重寄一念惓惓許國之忱實不敢上負明時下負
所學昨者疏陳萬不得已然知者以我爲患不知者
將爲炫已而先人也其苦心處惟鎮山公知之難以
盡言此者之議雖爲極枉然猶嫌舊怨亦借此而宣
泄比已借重東省驛驢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早戒
行以慰鄙望

答福建徐巡撫

顧監丞至得所惠文苑英華一部感悉厚情閣船開已出洋廣中亦漸有次第計海醜不日盪定矣夾剿雖事關兩省而公之勞勩為多佇聽捷音以慰輿望

答南太宰吳望湖

大疏簡切溫厚深得大臣告君之體而召對一節尤為當今急務此事僕輩亦屢次入告未荷允行若此關不啟治平未可望也奈何奈何

答魏巡撫

往與李選郎談當今人物語及於公諺有云云誠望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廿三

公之切為慮之深故不覺其言之過耳乃公不以為罪辱垂虛納惶愧惶愧賊場之捷本屬奇功本兵守文復欲行勘俟勘至當另議優擢往者薄養豈足酬

答吳操江

比見浙中亦有警報吳越接壤桑土之防不得不預大疏本兵已即具覆又借重暫行撫院事東南有賴

答劉督撫

辱示麾下暫駐廣慶俟兵船俱集而後乘之所謂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者也賊雖未破吾已見勝徵矣選調浙兵即具覆允行但浙中議論苦於調發召募之擾倘五千人足辦此事似不必復求更代也兵難進度惟公裁之

答司知縣

兩辱華翰俱悉但九江胡兵憲原未入京區區素不識其人實亦未嘗托之不敢市德於執事恐為人所誑也近來外間盜竊名字者甚多後有此等事宜細加審覈

答荊州趙知府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廿四

頑奴犯法致煩尊慮惶愧不可言據招承之詞似已明實今欲正法必申呈兩院轉達乃事體也但當時發覺此事止令錦衣衛緝拏各棍原未送法司問理蓋以所騙之人乃一士夫之子以愚被欺若欲送則受財與請求之人於例俱當發遣已既不能禁戢其下又因而連累他人父子前程心有所不安耳今止二棍監在錦衣衛待此歸結竊意謂不必申呈兩院但求一印信揭帖并招詞原贓差人徑送與僕即將來文贓發與該衛立案歸結二棍亦就衛中處治免送法司也此既不傷潘氏父子前程亦不經由許

多官司留此形迹也僕以淺薄謬膺重任日夕檢點此身思以率先百辟而頑奴乃敢故犯憲條孽自作死不為枉幸為速除之以警其餘揭帖中明開已監故可也其賍銀必解來者蓋以二棍見其口詞賍物乃肯輸服且僕之心迹亦俟此而後明耳今各省撫院兩司印信關防揭帖論公事者甚多固不拘於公移體式也鄙事煩瑣屢瀆尊嚴愧悚無已

與分宜尹

聞故相嚴公已葬公陰德及於枯骨矣使死而知也當何如其為報哉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荃

與劉進士禹謨

別後一辱記問感荷厚情兒童得奉教於門下幸甚比來頗知奮勵不敢廢業謝君選期當在八月度其名次當得內除但既授職則自有官守之責不得專精於教督矣竊思執事大事既襄讀禮有暇且憶前別時亦曾有接館之約不知終愛否便中專懇幸惟亮之

答凌叅政洋山

惟公宿望宏猷久淹藩臬且夕且嘗有大甲於左右雅志高懷決不能遂也示蒞事咸中機宜譚公威

帥殫忠効實人罕知者賴公委曲調護裨益弘多節得西報虜酋尚未回軍東虜勢孤或亦不能大舉若隘要處墩臺已就秋防諒保無虞需以一二年守備漸修士氣稍振即可議戰矣奈何人心不同好生異議阻壞成事殊可恨耳

答閩撫涂任齋

海賊挾倭奴為患閩中之訊欲牽我師仗公雄略威就殲夷從此併力海上盪定之期匪朝伊夕矣慰甚慰甚懋賞酌功 朝廷自有異典孰得而掩之哉

答中丞孫淮海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荃

辱惠佳刻略讀數種皆入玄造與舍書咀華且其議論不詭於聖人向也吾見公之貌而已今乃得窺其深矣蘓氏有言千金之富卿相之貴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公以涉壯之年早窺道域天所與也願勉旃自愛歸見令叔慮吾證以山中所得何如恐當遠遜阿戎矣

答中丞李浩渠

辱奉翰諭麾從已臨節鎮慰雲中迫鄰虜境比年主將非人邊備久弛近得趙帥稍覺改觀公資其雄略授以勝算虜不足慮矣

答漕河督撫

淮徐困敝已極豈堪重罹大災惟幸新渠安流漕艘無恙然吾元元之衆與苦甚矣賴公經畫有方勞來安集得以少舒 朝廷南顧之憂慰甚慰甚大疏一覆行

答中丞谷近滄

近來考課不精吏治日敝去歲曾一疏陳之而人皆溺於故常務爲姑息以悅下今實行者惟見公之論先尹而巴方今幹蠱之時非加意綜覈不足以振敝維風公之此舉其有裨於治道不淺敬服敬服前所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廿七

拙者不知其人已獲石便中附及

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籌邊

築臺守險可以遠哨望運矢石勢有建瓴之便土無露宿之虞以逸待勞爲不可勝乃策之最得者其利害長短亦不待智者而後知奈何正間一種幸災樂禍之人妬人有功阻人成事好爲異說以淆亂 國是又幸天下之有事而欲以信其言聞者不察從而和之數月紛紛盈耳僕隨事破妄因機解惑舌幾欲敝而唇幾欲焦矣近來稍稍寧帖昨巡關出亦曾與之極言其利害又故以他事獎之而使之知所嚮往

自此之後異議者諒無以鼓其喙矣公之忠赤勞勩人雖不盡知我 祖宗在天之靈必陰鑒之願堅持此心保無他慮僕在此一日必爲 國家肩一日之事今人心不同趨向靡定百爾委曲調御僅得少濟終無能大有建明其苦心極力處有不敢爲公告者亦惟仰祈我 祖宗在天之靈鑒此欵欵耳西邊屢有偵報虜酋未回目前或可無事再假一春寧謚則緊要墩臺皆已竣役即可議減客兵一枝然此須自公發之爲妙且看明春事勢何如再作商量也大疏所陳計慮深遠規模闊闊非爭逐於刀錐者可望已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廿七

下部議覆但人情玩愒已久雖有良法美意不肯着實舉行一切皆成故紙殊可恨也當此幹蠱之時不少行總覈之政惡能振之哉戚帥久不聞問不知此來何如辱翰示之及謾爾具復不悉欲言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寇

數年劇賊一旦就擒仗公雄略收此奇績斯 朝廷付托得人之效也功高賞懋 國家自有彝典本兵方按故事奏凱論功嗣容專賀竊以爲滅賊固難善後尤難蓋廣之助勦非一日矣數年以來憂在曾賊耳未遑他圖也今鯨醜雖已就戮而奸民反側者尚

懷觀望山寇陸梁者伺我疲勞海防久廢法紀未張
吏不恤民驅而為盜此皆釀禍之根未可遂謂寧帖
也且張璉槍而吳平繼之吳平繼而曾一本繼之往
事夫策可為炯鑒為今之計似宜乘戰勝之餘威藉
兵餉之少裕悉將海防事宜嚴加整飾如林道乾輩
既為良民便當遵吾約束其羣黨釐其宿弊如懷
疑貳即可名之為賊因而除之仍當於沿海一帶分
區設寨修飾兵船嚴申海禁又廣中原題設六水寨
今宜選諳習舟師分任責成至於山寇乃坐守虜耳
勝兵往加勢如破竹亦宜殲其渠魁後乃可議招撫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九

區畫已定然後簡汰有司一意拊輯所謂乘威之後
以行惠則惠尊而民悅此數世之利若扭於一勝遂
謂無事而姑息以求安竊恐亂本不除餘毒再作終
當復勞尊慮耳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第以管閩質之
左右公其採而行之幸甚

答楊兵憲

近邊兵憲待次撫臺比者借重寔遙遜也願益展猷
為以需崇簡蒞事不振久矣頃雖加意整飾度開實
效弊在人心不一論議煩多將令不行士氣難作此
雖督將領之責然司道實分任其事幸公留意焉

答薊鎮威總兵

廣事自區區力主夾剿之議及請發帑銀先治海賊
諸事人皆未以為然今偶得成功幸也但善後之圖
全在督撫頃所示者悉中機宜已即授之於熊巡撫
矣

與漕河督撫

敝省改折漕糧三萬石原因荊州左衛移調 顯陵
該衛運船灑派江西無軍無船其勢不得不行改折
非暫因災傷蠲免者比也昨該部不查緣由議復本
色竊以為欲復本色必先造船又議撥軍今湖廣一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三

省軍衛除邊方守禦外大抵皆為運卒矣今欲增撥
將何所出造船既費不貲撥軍重行勞擾而所復本
色不過三萬石况京軍月糧近亦本折兼支則改折
事體亦為兩便又何必拘拘以復本色為哉今當下
貴衙門查議惟公留意熟計之幸甚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

前承差去妾有所陳管闕之見聊以助公一籌耳茲
辱翰示欲以貴恙引去大失鄙望炎荒勸勸使公獨
勞僕輩亦何嘗不以為念但善作貴於善成克終乃
為有始萬一代公者不得其人致墮前功則公之盛

美母乃亦有缺乎大疏部已策候願勉思 國家大計慎醫藥厚自持以副羣望幸甚

答司空林退齋

近見南中駱掌科疏始知公所以屢疏求去之意雖然世之所望於大人君子者固以其能弘濟於艱難也古人迂身善君不潔其名願勉抑高懷以副羣望

答閩中涂巡撫

廣寇遇閩師而奔勢窮力憊折腰之免虞者得而置之論其功閱自不可同日而語但以兩省事體不得不均處耳功高賞薄即鄙心亦深歎焉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答廣中督撫

辱華翰領悉不用斗粟片甲而使積年逋寇皆束乎歸降買犢賣刀之化不足以媲美矣慰甚慰甚賴兵援廣聊以拯一時之急耳向此中有欲議留蔡將者僕力止之今廣寇漸平不容再借矣

答方巡撫金湖

惟丈雅望雄才久困鹽駟茲者諸公之舉實出輿議之允正人登顯 國家之幸也賊入應州據報四萬實不過一二萬兩鎮之兵併力慮之諒不敢深入但虜居塞外者尚多宜鎮空虛殊為可慮丈宜與繼津

公孰計嚴為之備

答施兵憲

辱別教領悉往者部擬推陞稍有一二問言後訪之郡中士民咸切傾戴其議即息公更勿以此介意但委心任理仗大公履至正至於道之通塞有命存焉決非人所能為也今人心叵測時事艱難遇事則委難以責人事平則抑人以揚已誠有如來論者至於居上位者一有為 國家任事之心尤不免於人之相議揀誦至此再三興慨嗟乎此正僕之茹苦而不以告人者也然僕之所以自處則亦唯委心任理仗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一

答南司徒馬鍾陽

僕為知己故敢盡其區區

惟公昔在司農僕忝胷監以官曹之伊邇幸得時時瞻儀範奉清論蓋傾向者久矣比者 主上留心國計召公於留京委以重任輿情頽頽方以得人為慶公乃獨眷念慈闈浩然長往既違鄙願又孤衆心詢知來使言太夫人福履倍增公亦靜攝愈勝不知承歡之暇亦嘗以 主恩士望為念否乎僕因緣際會謬參重寄深惟寡昧無補於時惟有薦賢一念庶可

以報塞於萬一而今海內名流適於當世之用寔未
有踰於公者此惓惓之愚所以結注於左右而不能
已也李帥功名著於閩中既與地方相安何必又為
更置厚論俱領悉矣

答張廬山

往銓部問可為督學者僕妄以已見列足下及海內
名士十餘人以應之今皆次第登敘獨足下尚滯薄
書之任然或又以足下之才器即亦昇以重且大者
不必更煩於文墨間也幸努力自愛僕寡昧竊抱敬
賢之心居常所推較天下士甚眾然而皆不欲人知
張太舟文集卷二十一

答督撫魏確菴

公之情惊苦切西石已備言之顧以疆事孔棘不能
從命耳茲奉來教即白之太宰徐當為公處

答督撫王鑑川

諸鎮斬捕首虜幾二百級自來出塞之功未有如是
之奇者宜破格錄敘以風諸將而人之所見乃有大
不然者其時僕偶以病出沐不獲與議徑從薄賚然
公論皆以為未允俟勘疏至尚當有處也

答南司徒張華峰

僕以孤直不能徇俗取容謬當鼎軸為眾所忌聞公
以今親陳道長在南中密為護持感戢洞於心替然
知公此心非獨私於僕為世道慮也今歲南北俱水
間閭嗷嗷此中隱憂伏禍又有不可勝言者僕以寡
昧秋毫無補於時而拙直之性又不能浮沈和光以
保榮祿惟當引去庶可道責耳

答憲長楊晴川

辱示城守保甲事宜皆地方切務但患有司不能着
實奉行耳須屢省詳覈之庶不徒為文具近來前事
張太舟文集卷二十一

視昔何如當事諸公經略亦有次第否今歲雖幸寧
謐來年尚有可慮諸公為備果足恃否便中更望密
示

答剿邊總督魏確菴

遠左重鎮正仗雄才乃西石道中公中欵懇至不得已
勉從所請然區區之愚於交情雖篤而為地方計則
踈矣行矣強食自愛墨子之突恐不及黔也

答中翰張後湖

辱揭示領悉疏當案候春初戒行可也今先翁之謚
不稱其行公評咸以為歉昨已致書雷院求為具題

請改矣茲有一事敬問掌記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內閣所藏冊府元龜一部其後文簡公卒於京邸其僕卽將此書於部前貨賣今先翁識其爲閣本也贖而藏之於家嘗語區區曰吾欲將此書仍送內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僕時起賀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而令先翁亦逝竟弗克踐其言今憶此書必無恙也僕欲倍價奉贖仍歸閣中以卒成先公之志惟執事其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翁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皆楚人也將以媿於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不亦美乎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五

按文簡公石首張望中翰先公亦陵張治也初謚文簡

答遼東巡撫方金湖

遼左重鎮仰仗雄才簡命自天允孚輿論在僕私衷尤爲欣忭雲中賴公秉持公議聞燕院近亦洞豁無苛責皆公調停之力也

答山西按院饒成山

遠辱華翰知旌節已臨三晉慰慰別諭云云深感至愛太宰爲人所傾殊可歎憤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爲也

答湖廣按院雷信菴

屢辱華翰深荷遠情龍湖老先生改謚事卽辱允俞存沒銜感聞榮滿屆期代者擬是遵化陳君此君沈毅敏達可繼公後敝府太守代趙者王君亦佳士也地方有賴矣

答遼撫方金湖

辱教知旌節已東無任欣慰遼左虜警多在春間防禦之策所宜預圖二帥更換原非鄙意但議者以彼中鎮巡頗不相能欲借曲處之耳議尚未定辱示俱見留念邊鎮至意

又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五

適借東藩又移西鎮諸老之意僕不能違所喜馬帥素辱知遇文武輯睦邊方之幸也初春已聞有小警願適發旆以慰將士之望

答湖廣撫院劉唐岩

承差至辱華翰頌悉監利賊首旣已首服自宜宣布威信許其自新土司警殺雖其恒態但至於劫質衛官則事體重大必須會題惟不宜輕調兵動衆矣從容以計取之幸責成該道兵備於軍衛有司中選有智略知兵機者專任其事或討誘相近土司伺便圖之可也去歲敝縣通欠漕糧甚多荷臺下曲處其有

德於地方甚厚但借過藩司根銀亦宜補還也

荅荆守徐太室

辱華翰感戢厚情惟公卓行宏才久淹外服屬者楚中學憲缺擬借重而銓曹以公資望既深且夕且將昇以重且大者不欲更以文墨相煩而不知公之標格蘊蓄於此更爲宜也老親家居深荷垂念銜感無任施州土官事前已具復領科中以爲言生譬之金崗事情與四川都蠻不同故部覆亦甚圓活大抵需以歲月計處之自定

荅閩撫熊北潭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一

三七

比聞山海餘孽尚爾縱橫知公籌畫爲勞乃其用兵次第則宜以海寇爲先浙兵既到宜及其鋒而用之若屯聚坐食無他奇道以取勝使山賊得乘吾之懈非善計也

荅楚按院雷信巷

比者旌節按行荆南辱枉顧敝廬兼承厚貺感荷感荷辱教江堤經始羣盜解散在僕得免鄉里之憂黎民咸獲安恬之利公之造福於楚人所宜世世而頌巨之者也差人旋草草附謝感仰之私萬不悉一統惟亮存

廿一卷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荅應天巡撫海剛峰

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與參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爲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濬之議有深愧焉

荅薊鎮巡撫

虜馬弱矣乃敢驀入塞內遊騎往來乍進乍退此必誘我也馬帥堅壁威平遏其東犯甚爲得策致之平川出其不意以夜取之必獲志焉但恐我力少備多不敢輕動耳計此時當已退遁卽無斬獲馬帥之功仍當優錄幸與察院一計之

荅薊鎮撫院王鑑川

辱翰示知已得代東征有日無任欣慰虜馬南牧自春涉夏誘我遁逃擾我稽事彼能多方以誤我而我竟不能出奇以制之邊將可謂無人矣今秋之事深爲可虞望早發征應預緝雄策以副明主倚重之意大疏所陳事事據實皆可旋至而有效者卽奇語西石公經畧既定惟當遵行約束守而勿失可也

荅潘伯施恒齋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兢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冰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達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觀也辱華翰勞問勤渠深荷道誼真愛

荅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承教虛寂之說大而無當誠為可厭然僕以為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已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二

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已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為病苟不務實得於已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則曰致曲曰求仁亦豈得為無弊哉願與同志共勗之也

荅薊鎮督撫計邊鎮臺工

臺工之議始終以為可行確然而不搖者惟區區一人而已辱示云云近來會士大夫未嘗不一一為譬曉但今人任事者少識事者尤少任事者真見其事理之當為而置是非毀譽於不顧不識事者未覩利

害之所在而喜為效言臆說以眩名兩者相與宜其說之嘵嘵而不可止也世事如此可嘆可慮昨部覆兵科疏尚欲下督撫議區區再三曉以頃總督疏臺工限已寬矣賞已併矣大工垂成奈何終止既不可止又何議為徒使任事者疑畏而自阻耳部中因子言而止覆詞頗亦分曉會軍門可達此意勿生退悔今年虜情可虞聞鎮中哨夜亦有得至虜帳中者想得其的耗幸密以告我當秘之不泄也

荅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辱華翰知已建牙誓眾矣欣慰臨淮一至軍而旌旗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三

服色皆為改觀豈獨其法嚴哉蓋亦威望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關西稍異虜強一也雲中北直虜庭板升叛逆倚胡為患二也士無鬪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情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為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瘳乎願熟計而審圖焉

荅北邊撫院孟豐麓

往時總督當秋防之時即移駐懷來雲中三關聲援
遼絕議者每以爲言然南山一帶逼近 陵京今復
舊制令督撫仍駐陽和居中調度東西應援可也乃
欲盡撤入衛之兵棄南山而不守則失策矣且防守
數年虜中亦知有此徑路一旦棄而弗守假令虜乘
吾之間以一軍綴上谷守將而以勅卒掩吾不備當
其時誰任其咎乎善謀國者必不如是之踈也夫
請兵亦爲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卒使之乘障遠戍
恐不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荅薊鎮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二

四

卽月三日得大同密報言把都兒於月中旬領三十
騎來俺會管約搶京薊俺酋遂率衆於二十等日徒
管威寧海之東調集諸部日漸東行云云據此與公
所遣偵探相符則虜之東犯必矣聞虜中荒旱饑疲
馬弱諸部東西相牽心不齊一或未能深入然不可
不爲之備今議者咸謂薊人疲於工作決不能戰公
誠督勵諸將鼓率士氣併力一決則嗷嗷之口不攻
自息其南兵三千宜置之前行當虜卽有損失人能
諒之若令北卒居前而已擇利便則憤怨愈不可解
也年來困於薊議心焉如擣苦廟堂不能擔當視聽

疑惑奈何奈何京兵已促之赴鎮本兵梗弱甚可慮
也

荅薊鎮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頃得譚公書言各路措畫已定戒備甚嚴諒保無虞
但聞虜欲分道入犯則我之勢力自分曹墻古石譚
公已自任之馬大付之戚帥燕河以東願公當之胡
守仁南人恐威力不足以制諸將須公親駐邊隘督
勵將士乃能有功拒之不入此爲上策卽不幸而入
亦望思爲可戰之具因地合營懸賞勵士乘間覷擊
彼亦安能狂逞哉薊事經營數年視此一舉望公留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二

五

與薊鎮巡撫

虜情叵測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昨已申告薊
人務以整暇毋勞擾毋忘備但得西警少緩專意東
防虜雖入吾據灣河以東無足憂者觀公措畫不俟
遇敵已見勝徵矣老酋若果不東則上谷雲中恐不
得安枕公宜戒諸帥嚴爲之備板升大饑聞日有南
歸者亦可因其饑而招諭之

與薊遼總督謀俺荅板升之始

賊聚而西患在雲中晉陽矣既有的耗公自不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尚為可慮幸留標下一二枝以東事托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聞土虜亦未動薊中或可無虞即有事薊人自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密切圖之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為大同守所壞殊為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同俺酋老矣其子台吉嘗切齒此輩欲盡屠之乘其危懼之時招之易耳此一機也彼中荒旱饑窘人思南歸此又一機也故願留意熟計之今東患在屬夷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二

六

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圖也人旋附此以備採擇

荅宣大巡撫劉白川

頃據東西報虜謀皆已解散過望後無警則薊永之間可以安枕矣此雖朝廷有福胡運將衰然先聲伐謀屈兵不戰在督撫諸公之功尤當與殺敵者同論也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過虜爭功

宣大之說妄誕狂肆見者無不笑之其意不過妬薊人之戒備却虜欲邀以為功不知疆場寧謐國家

無事人臣并受其福奚必功之自己出耶其疏不復下部徑批量賞蓋恐部覆又滋口說也公於此但宜付之不知置之勿論若與之辯折則又一某矣事寧之後可上一疏言今秋虜情據宣大初報十分重大邊臣恐無指躬履戎行晝夜戒備賴天威遠警廟堂指畫西鎮之強兵猛將既有以振其先聲內地之足餉守要又有以破其陰計是以醜虜畏阻自行解散在我無亡矢遺篋之費而在彼有奔走約會之勞臣等待罪邊疆幸勉愆戾云云不惟不與之爭功而反推以與之彼當啣舌愧死矣恐公聞之或不免動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二

七

意特以走告統惟鑒裁

荅兩廣督撫

頃廣中士人力詆俞帥科中亦以為言該部議欲易之僕聞此人老將知兵第數年以來志頗驕息意其功名已極亦欲善刀而藏之論者之言適中其意前聞公以十月進剿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代者或未必勝之且撫按俱未嘗有所論劾乃獨用鄉官之言而罷之亦非事體故止於戒飾然不知其人畢竟何如公與同事必知之真若果不可用亦宜明示以便易置也

荅兩廣李端峰

各處有司當易者多但甲科今已除盡須俟新科然僕以為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若廉其已試有效者就近更謂可他途亦可也容即與太宰公議之大抵論廣中諸吏官以操守為先廉且能上也即不能兼且先取廉者蓋數年以來廣盜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滋蔓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會蓋自古以為難也俞大猷者畢竟為人何如便示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各為後來入貢之始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八

昨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不知的否俺各之子見存者獨黃台吉一人耳其孫豈即黃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處之望即密示以信所聞

荅鑑川策俺各之始

虜種來降雖 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往年桃松寨事廟堂慮置失宜人笑之至今尚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頃據報俺酋歸邊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九

索要僕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來降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於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奉聞 天朝以禮遣歸今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宜大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之且聞汝子辛愛怨汝之愛少妾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踣其種類旦夕且將殺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為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又聞那吉之來皆其奶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計可使人密誘之曰我大帥知那吉之降皆是汝意汝誠識事體知順逆者今大帥已奏聞 朝廷大大與汝官職以賞汝功但今老酋臨邊索要願進羊馬數年贖取汝等得即寸斬汝矣我大帥念汝等慕義而來不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可取老酋之首除汝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即封那吉

為王遣兵送汝等歸故地永為中國藩籬長享富貴
渠聞此言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
也虜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
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為眾言所淆今冬
節已深塞外草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今歲饑荒
頭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於奔命計阻於
多岐眾叛親離內難將作此亦天亡之時也向者僕
固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
之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十

通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真虜分配將
士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於一處恐生他虞
之見聊備採擇維惟鑒裁

再荅王鑑川策俺荅

降虜事一如公所議 旨云且與做云候 旨另用
皆含蓄未盡後來操縱自有餘地在相機行之但問
老酋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趨全等教
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為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
備願公戒屬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即彼示弱
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

道搗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
不必以斬獲為功也薊鎮援兵已有 旨掣回西陲
冗中草草統為鑒裁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聞於
上然後擬 旨處分閩外之事一切付之於公矣乃
昨承翰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僕竊
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承教謂宜乘老酋
欲孫之急因與為市誠然但 朝廷納降和戎須自
有體今既與之以官即為吾人若謾然而納之率然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十一

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
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
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實然老酋抵牾之
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恥以輕博重
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驚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為
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先布 朝廷厚待其孫
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
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
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
僕料老酋此來決不敢捨東賊之人非其本心昨已

密授方略於方公趙帥計此時想已出邊若諸將肯併力一控之則黃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計利圖便陰陽開闢在我自有勝筭矣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卽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衆議所格措畫少失遂棄前功故敢陳其愚

又

頃有妄言者已奉宸斷黜之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朝廷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十一

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筭也來教有授使口詞及虜中來語發緘無之想忘付來使也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已得其要領必如初意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效貢索其番文信使乃可奏聞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吉一職銜發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既感不殺之恩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銷其惡毒懷我好音邊境之利也處分有緒望先期審示或更有商量乃可題請虜酋賜衣差人於內庫揀鮮好者付去使資致幸卽命製予之大疏已下部當先行優資徐議陸復耳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款貢事

商謀一行虜卽喙吮賴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慶甚慶甚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朝廷禮而歸之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也今錄去寄鑑川前後二書奉覽鮑崇德返自虜中倘有定議幸星夜密以見教以便措畫鑑川謂馬帥賊在門庭按兵不赴意甚銜之僕再三爲之營解謂老酋方駐在近邊豈敢輕身東援乃得免於重叅公須爲調護於中可也今秋邊事公功最多須先行薄資徐當議處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十三

寄太史吳後菴

念昔與公投分非淺中更離隔可爲悵嘆茲當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於過軸責束帛於丘園而公以青年雋才竟爲例格一蹶而不振豈非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取而不能抑公之人品能使其事業不顯於當時而不能使其文章不傳於後世其所能者則既無可奈何矣其所不能者則願公勉焉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降虜事前已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資以結其心却責令奉表稱臣謝朝

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效效貢俟其誠
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
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趙全諸人背華即夷爲日久矣
彼豈不預結於俺酋之左右邊壤之人亦豈無爲之
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
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狗乎萬
一語泄彼得而謀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朝廷
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
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
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十四

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稽人成功彼若
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
筭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
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來
侵雖獲趙全等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
也大疏早晚印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望公與
金湖兢兢圖之公亦須移駐鎮城庶便措畫又阿力
哥本導那言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
人則此人亦可質之以相當統惟留意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十五

向者奉書誠爲過防辱來教事事有備可坐而收功
矣慰甚慰甚初擬老酋賞賚那吉加官後思今虜所
急者在於得其孫且了此一事待封貢事成則其部
下酋長皆授官爵而老酋例有蟒服之賜向後給之
未爲晚也旨中不重執叛而重輸誠哀懇蓋朝廷
懷柔外夷之體幣布已於內庫索出星夜賚上到卽
行事毋使虜久候心變小酋既去宜厚撫之傳與方
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賚皆宜從厚彼
亦人也能不懷感他日有事卒相遇於疆場知軍中
有王太師亦必避公三舍矣此在公可以便宜行之

不必一一以聞也諸逆既入境可即執送闕下獻俘
正法傳首於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近邊叛
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即斬那吉首示之閉城
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阿力哥斷不可與之留
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望公審圖之姚子之言甚妄
恐金湖聞之意或灰阻願公曲加慰勉此事關係甚
重倘處置少失雖離地方責亦難諉況未必得去乎
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
彼雖有言廟議已決無足恤也

答徐太室憲長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十六

度中之轉已乖輿論至乃橫被口語形之論列則是
非倒置甚矣疏中所云絕無影響即欲擬旨徑留又
思眾不可蓋公論未伸將謂僕有私於公則公之卓
行貞操終無以白於天下矣故不得已而行勘已曾
達意代者令其虛心體察毋入先言諒人心之公自
不容氓近訪之敵鄉人云公以志行高潔為眾所忌
似不宜獨咎一人以自樹敵也

答王鑑川

虜酋內附逆賊伏誅邊境牧寧神人胥慶此不世之
功也加秩廕養未足以酬尚當有待封貢事既與虜

約豈宜先背奈本兵畏縮異常庸夫尚多異議將來
若欲收功未免復排眾論但僕昨於處降執叛一事
心力已竭今未知復能任此事否時難得而易失功
難成而易壞奈何奈何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僕竊祿無補濫被恩私夙夜省循顛躋是懼乃辱華
翰遣賀益增其愧耳感謝感謝封貢事乃制虜安邊
大機大略時人以媢嫉之心持庸眾之議計目前之
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 國家以高爵
厚祿畜養此輩真犬馬之不如也僕受 國厚恩死
無以報况處降納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
諉待大疏至仍當極力贊成但許貢之後當更有一
番措畫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須借公威望屈
留數月庶可免事後之慮耳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不惟
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驪
力均智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
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買詛
以為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

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歷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十九

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為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垂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為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擄集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

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為 國家審圖故僕以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肯況夷狄乎但在我制禦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肯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嗷嗷以此為言故僕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十九

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 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荅南御史張懷川

使至辱華翰深荷雅情比來南中諸疏皆愜輿論臺諫公議所出 朝廷耳目攸係願諸君勉旃毋以言為諱也

齊陳松谷相公

都門解袂與玄老相對哽咽者久之不惟感德傷離蓋亦惜大賢之去國嗟善類之無依也別後邊聲四

起羽檄交馳幸內外備虜亦旋遁有間卽有虜
來降之事 主上用愚計幸而時中板升賊首繫
生致於闕庭誠 宗社之福邊疆之幸但外寧內憂
聖人所戒未知向後何如耳此必台念所切敢以奉
聞餘惟若時珍攝以需寵召辱長公惠書冗不及裁
咨師翁既去不宜復奪 上左右簪筆之臣也幸卽
命北發以慰惓惓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耳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媾媵之心而持其庸衆
之見本兵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於文華殿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二十

面奏請首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
故事揀付本兵然嗷嗷之喙雖已暫息而朋朋之讒
伺釁而動彼既不能爲而妬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
之無功而求中其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
者也昨 旨乃僕所擬其中盖有二意一則欲公悉
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
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氓
畏慮不敢貿易虜人不市學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
處置使邊氓賄利則人及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
者項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聞廣銅鐵

則不可復爲兵宜稍

市之來歲責令如數

更換二也虜使既不許入朔須安置得所鎮城之中
民物殷阜易啟戒心昔年京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
項者流議皆起於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
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保可容無令得入鎮城三
也馬趙久爲邊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
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真虜而又有內主封貢之
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含
憤蓄愁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
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母令積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二 二十

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
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氓開墾荒
屯充實行伍餼彌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嘗若敵
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時
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逆
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構築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
功冒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
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說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
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叢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
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傳之口後四要不預

書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及時他日之憂僕與公委心
為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
之幸甚幸甚

荅荆關水部金省吾

遠辱翰貺深荷雅情客有制南來者道公權政清肅
誠近年罕觀濟時大業大受根基於此可窺其槩矣
人仰敬仰厚惠不敢當附使歸壁外小錄奉覽諸惟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與薊鎮楊巡撫

虜已東行不知遼左有備否貴鎮清查虛餉萬有餘
人數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國計者方且嘖嘖稱
羨乃聞近日又欲募卒補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
工食在常額之外方患無以給之賴此補數似不必
更招浮溢以滋冗濫也又聞百川公有示令軍士有
能告言將官虛冒軍餉者賞銀五十兩恐啓陵上之
漸然其中必各有謂不如所聞幸密以見教東事無
日不在鄙懷故喋喋如此統惟原亮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荅三邊總督邵文川

辱華翰知已建牙視事矣無任欣慰北虜乞貢頃於
文華而奏奉宸斷行之惟三邊事體稍異須兩督
撫會議耳響水極當虜衝急宜脩繕昨何君請馬價
原與督府會行乃太僕遂加醜詆過矣神木兵備查
盤道長有疏意欲照舊似宜從之其參守兵馬亦不
必更允矣

荅貴州撫院阮汝城

辱示知安內事已有次第別時所云今一一具獲實
致審爾則差官可不必言矣此事不煩一兵不費斗

粟而凶狡服罪地方牧寧公建此大功宜膺上賞俟
大疏至當有以處之

答督撫鑑川

封虜使者本兵依違文之不能決竟遣一參將行其
人年少輕率恐不可使之見虜酋第令捧 勅至幕
府另選邊吏充使可也副之者鴻臚署丞王勲頗諳
夷語能辯番文可備驅使惟裁而用之偶患泄瀉伏
枕占授不悉欲言

答廣西撫院李蟠峯

古田積寇盪平地方寧教公威德所及遠矣頃本兵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三
奏績薄行陞齊開廣左又以大捷隆恩懋賞當有待
也 聖德光被南北寢兵僕伴食無功陰受其福

答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積寇盪平黎庶安堵此不世之功也乃嘖嘖者猶有
事後之議難 聖明遠矚功罪不泯然亦足亂人意
聞其說皆柳州士夫倡之以此見丈之暫留數月不
獨爲地方計亦所以爲丈計也近來人心不古好生
異議以其媚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惟欲徇己
私不顧 國家便否卽如昨年虜孫之降舉朝駭懼
以爲不可納僕曰納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貴州

之事撫臣請兵請餉衆皆曰可許僕曰此渠叔姪間
爭殺耳不足以煩 朝廷古田密邇會自叢爾小醜

敢戮 天子之命吏不容不討衆皆曰剽賊據險兵
力所不能加卽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費五六十萬
不可僕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諸君但觀其破
之此三策者皆大違羣議而僕獨以身任其事 主
上用僕之策幸而時中矣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綻
阻毀成功以快私指嗟呼人臣爲 國家忠計可如
是乎若僕則誠愚矣前承教廣監議鑿鑿可行然必
得丈處置有緒後人乃可持循恐終爲異說所壞也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三

南明磊落偉奇之士昨卽欲引真部堂以其夙業嘗
議今初召起聲實未著故暫借敝省撫臺旋當與丈
先後登進耳同年在任籍可用者無幾他日爲 國
家柱石在丈與南明公新安一郡產此連壁故羨敬
羨先後領華翰或不能盡復大都具此統惟鑒原

答楚按院陳燕野

楚中連歲災饑人不聊生公精覈吏治脩舉實政百
方省節加意拊循楚氓所宜世世而頌祝者也去歲
秋閩流言脩起旋滅今則惟聞頌聲休譽而已徐憲
副昔守敝郡甚有政績而恃其才守屢憎於人甯院

之論蓋誤聽人言非有私惡也襄漢士民自有公論願公博訪而審聽之如事有實跡則亦非僕所能庇也

答松谷陳相公

別後樞衡之地屢致厯厯機辟盈野鳳翔九霄以翁之出處視今人之去就豈得並日而談哉欣慕欣慕燕錄何欲呈覽以無便翼茲撫毫承差去敬附二冊內學論二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寔出拙構知已傳味於蜀中久矣倉卒不敢脩起居之敬尚容專候統與台原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四

答二邊總督戴晉菴

頃五月二十一日已封拜虜酋俺答為王諸小酋俱授以官職入貢互市次第舉行獨西虜未靖兩督府會議部中遲疑近有人云公謂僕以舍親西石之言變其初說此傳者非也西石之意原與鄙見相左僕初未嘗因其言少有疑阻但以西事與宣大微有不同所慮者撫賞之費無從措處故耳行兩督府虛心計議務求停妥今東事既已就緒在西勢不能獨異幸早決大計以便題覆

與楚撫院汪南明

辱惠不敢例辭登領感謝承教云云今日籌邊第一計僕已慮之久矣但譚戚二君數年間大忤時宰意幾欲殺之僕委曲保全今始脫諸水火一旦驟用之恐不可成徒益衆忌且以九邊萬里之遠馳驅經略而責效於三載之間即二君高才亦未能辦也當取公策秘之錦囊中酌而行之大疏封還未敢宣泄惟與台原

答兩廣殷石汀

前有小東言近事頗悉不審徹記室否紛紛之議聞皆起於柳人聽者不察率爾奏牘其中自相詆牾茫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五 無的據幸 聖明遠矚公論昭然公亦不必以此疑阻要令餘毒盡銷士民安堵則忌吻浮談不摧自破矣人旋附此諸惟鑒存鑒

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新河之議原為 國計耳今既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營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幸早以疏聞丞從寢閣始者建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

又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憶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別揭所

云劉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之議今日始決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即過玄翁言其不可成之狀玄翁亦慨然請罷蓋其初意但受運道艱阻爲 國家久遠計耳今既有不可自難膠執成心蓋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爲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 國家以爲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 國家也此翁之高爽虛豁可與同心共濟正在於此誠 社稷之福也海運一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尚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乃可圖之僕猶慮海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六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萊新河始卽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玄翁未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一勘蓋以胡固玄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爲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遙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阻之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雖竭盡心力不過小補而已

終無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猷所在齊中政事何如兩司及諸郡長吏孰爲可用統希見教不悉

答閩中憲使李義河

使至辱教知道從已入關良慰鄙懷以丈素所蘊蓄豈欲專一丘一壑以終老者哉古人云得時無怠棄糧躍馬猶恐失時今 主上虛已以任宰相百執事師師濟濟咸欲有所表見周道寧夷倖門壅塞以時言之似亦可矣願丈急乘之母怠又喜榮轉近關旦夕且將有大昇焉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七

答南宗伯秦華峰

惟公昔以無妄蒙議私心嘗爲不平會在位者有不悅於公未敢昌言之也茲幸玄翁掌銓又雅敬重故得以替其區區顧留留清閒尚未足以展摠宏著耳徐判屢有書來道公相念厚情感切感切

答副總督王鑑川

前得饒君書虜土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來市計虜帳旣歸豈能驟返商民一散難以復集當秋高馬肥之時值新虜再至之銳求索必多疊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爲措處耳茲奉教知虜尚未去市期近

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爲妙何必又改期再約乎饒
疏已寢不上一切惟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
稍稍西行以彈壓之虜王聞公之來必堅奉約束且
大軍在近三晉之文吏儒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
爲疆場擾慮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酋動以封爵誇
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款詭之甚善甚善僕嘗恐
虜不慕官爵之榮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馬與吾相
角於疆場則真無可奈何今誠有慕於我我因其機
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數萬之衆皆可折筆
而使之顧今時人皆不足以語此反以爲狂且悖耳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八

昨上谷二市甚得其利黃酋彌耳帖伏皆仗公威望
遠懾但水泉事完則大功克就矣頃慶禮告成中外
胥悅在僕私心尤爲欣忭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坐鎮在雲貴土司原有故事但須擇廉慎有謀者遣
之不然反足以納侮啓釁前見水西衆頭目有疏言
安國亨子幼不能統衆此必妥酋使之但其中委曲
亦宜審處貴竹土司與雲南鎮守不同難以例論或
省諭安酋令其安插阿傀停當及各犯盡數執出錢
糧抵補但完許與之恩蓋赦前罪照舊管事則坐鎮亦

不必遺矣阿傀既出省城禍根已絕向後家事亦豈
盡卵翼而乳哺之乎在公心知此意審計之耳然事
機遼遠不能遙度不敢中制幸與鄭道詳計之

答憲長施恒齋

雷道長誤聽人言論劾徐君徐君又妄自猜疑謂公
揭之轉轉相疑竟成蕉鹿受病之根必有所在父當
自知之昨徐君亦有書言此事僕已再三譬曉之渠
必開悟其事已屬之陳道長勘處諒爲昭雪徐君平
日心行僕固未能深知若在荆襄則誠未可議也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九

膠河罷議不惟寬東土萬姓財力且使數百年謬計
一朝開豁不致復誤後人誠一快也胡掌科之勘議
詳明玄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爲後來處事之法區
區何知焉誤辱獎借深以爲愧別楮所云一一領悉

答郝巡撫

西事處置略備部中方議覆行但未貢先市恐非事
體至於家丁增餉數款乃調停撫馭之策恐不宜與
貢市同題已屬本兵酌處之戴公計惑於主斷氣奪
於嚴旨故倉皇失措如此人旋草草附復西鎮遂遂
事機不能悉知望不特密示以便措畫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今歲徐邳河患更劇將來漕事深有可虞得通此一線以備不然誠預防至計但事關海防理須慎重一應造船設官皆計慮周悉庶可無虞昨所遣商販須換來面訊之明歲且姑少載試行若果通利逐漸加之可也統惟審圖冗不多及

答宗伯高南宇

辱教知東山情切高駕夷猶殊失朝野之望茲溫綽再頒敦勸愈篤恐上命不可屢抗物望不可終孤區區鄙衷曾與陸儀制略言其槩想亦以轉達矣如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十一

答河道潘印川

頃報運舟漂覆近百正糧虧失四萬有餘數年損耗未有如此之甚者國計所關日夕懸切今海道既已報罷河患又無寧時不得已復尋泐口之議頃已奉旨煩公與張道長勘議幸熟計其便且將從事焉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伴至奉書知道從已抵關甚慰鄙懷勅書為管文書

內監所持茲即查付奉勅行事可不須又憑也邊事

近稍次第賈誼欲以三表五餌制單于蓋古之謀臣策士所以勞心籌慮敞口遊談冀望而不可得者正在於此今我不煩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贊我也奈何今人為宋儒之說沁入心脾與之語此如鳴鳥附異議紛紛幾至顛覆賴主上納用愚計幸而時中然為國家謀則忠目為謀則愚矣計然三策今始售一向後未卜利鈍何如辱教云云固知豪傑所見自與凡人殊也誠錄小技不足入目且意夫父已見之故未敢寄覽茲奉命付去二冊其中文字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十一

大抵皆僕所削若學論二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則全出拙筆也麻姑擲豆猶作狡獪變態可咲可咲大瓊聞宿望又困藩服鄙心未嘗敢忘有待有相去伊邇此中動靜想得具聞有可以助我者望不時直教幸勿以秦越相視也

答邊鎮巡撫

辱密示言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議不決以致驕虜怨憤及奉旨詰責則又倉皇失措未肯先市殊非事體也威正恰者不知前已授官否果既能制吉能即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盡黃

否果既能制吉能即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盡黃

台吉通佛經識義理昨在宣大調伏俺答老把都二酋甚有功於中華故特賜勅賞資此二人者一宜以計用之一宜以禮處之俟延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略叙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叙錄公可自以已意陰厚之以結其心並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寧勢異馬價平給委為失宜昨喻意本兵此後尚有劑量也

答總督方金湖

邊事近來處置幸已就緒今秋三陟晏然一矢不驚誠宗社生靈莫大之慶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封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十一

疆之臣未可一日而忘備也昨具疏請勅師戒諸邊仰荷 聖明允行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今邊政久馳誠欲及時整理興建鴻業非常人所能也如虞城二華故事借丈以墨經臨戎使旋輒附鄙意外小疏奇覽

答勦鎮巡撫劉百川

調取南兵事俱如高議本兵已覆行矣永東小警雖聲在遠左然亦不可不多為之備公但駐適中地方以便調度似未可便東行也聞公與撫按諸君方議調兵行糧事勦永事勢與他鎮不同若俟賊已見形

而後調兵支糧則無及矣事有權宜不宜膠柱惟公裁之

答南學院周乾明

書稱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誣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寬義一切務為姑息弛縱賈譽於眾以致士習驕侈風俗日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又崇飾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肉驅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卧碑所載崇若米霜督學使者俱用急臣為之皆有深意南都首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十三

善之地惟公留意焉

答奉常陸五台

僕雖無似夙抱敬賢之心今幸備位台省其所振舉甄拔不可勝數矣乃平生敬慕如丈者顧不能一引手焉君相造命豈其然哉雖然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今弟回草草附候聞以華嚴合論梓行此希有功德也刻成幸惠寄一部別具路紬二端侑束統惟鑒存

答石麓李相公

弟平生孤孑寡與獨受知於門下及同居政府一心協德庶幾有內魏同心之誼中外士民亦靡不懷悅

和合各適其意不帝坐春風而飲醇醪也豈意風雲
條起陰晴頓殊昔爲比目魚今作分飛鳥人生聚散
離合可勝嘆哉愴然愴然綠野開尊庭闈綉彩且用
慰心自娛而已他何足論盛使回草草附此諸惟白
亮不宣

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間

辱示敝省錢糧查刷已有次第易知單冊正月可完
知公爲楚民計慮深遠仰戴仰戴孫方伯前已言其
仰承德意悉心措置此外如溫大參劉懷儲亦誠一
時之選也楚人何幸何幸頃得家信言公表間之命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十四

堅不可回方切愧悚乃又垂念先世再辱嘉脫是重
僕之不德也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
身爲薦薦而使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決不忍困苦
鄉中父老以自眩其間里且今歲楚中重苦墊溺少
省一分則小民亦受一分之賜在寒門少此無稍纖
毫而東多益寡在鄉人則有大惠焉萬望俯諒鄙心
出於誠悃並價之命一切停寢則信我之深比之惠
衣之厚又萬萬不侔矣敢布腹心惟公裁許焉

答宣大巡撫吳瓊洲策黃酋

黃酋書昨鑑川公亦曾抄寄本兵此酋貪饒寡謀終

當歸吾鳥泄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倔強可用其幾
而制之多行間謀以疑其心時用利餌以中其欲諒
彼無能爲也其妻家在二衛者即傳與前人量加優
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官去歲侵盜二酋馬近千
故二酋恨之已甚其欲尋殺不獨爲其近邊蓋亦思
以報之矣然此雖小僮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爲險料
二酋亦無如之何宜撫而用之以爲宣鎮外藩時時
戒諭以各守分地住牧爲業毋妄肆侵盜使二酋得
借以爲口實但此輩撫賞之資半出軍士月糧割肉
充腹乃自困之道宜有以處吳兵憲道南感公同心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十五

答前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日來屢辱翰教差人皆不殊報坐是失候承示大疏
八事公圖之皆已有緒要在邊吏着實奉行期有成
效可也然八事之中屯政爲要今之議者皆患兵冗
一切務爲清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財民並
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
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去兵則唐之季世

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蘇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黃酉邇來聞漸就羈縻觀其書詞可見此酋雖狼戾無親然貪縱寡謀番爲易制第無使老把都與之合就此孤虜無能爲也疆場小變或不能無在因其機而御之期不害吾大計耳使旋草草附候屢失裁復并此謝過統惟鑒原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十六

答吳環洲策黃酋

辱手書及麻參將揭帖具悉黃酋沉迷酒色憚於西槍祇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威脅屬夷爲之納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敢即踰盟也史大官服屬已久昨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區無相侵盜足矣乃必欲勒之親赴虜帳何爲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貢市甫完恐以疆場小變棄其大功不知成祖封三虜王使命方圓冠騎已至許襄殺在大同東邊開市西邊搶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顧吾制御機宜何如耳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

加焉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父叔諸部俱已臣順獨此孤虜如其跋扈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史大官之衆令雲中以勁卒繕其巢穴彼何能爲渠曾占卜當死南朝觀其狂躁不常殆天將亡之矣公幸與趙帥密計如可乘服以計給之如不可處即宜以大義責之明與之絕毋但姑息養虎以自貽患也聞已遣人好諭之倘得其要領幸即以奇示萬萬冗不多及

答雲南撫院阮沙城

得十月二日書知公前後處置安酋事已竭盡心力功高賞薄深以爲歉然公之勲名著於此矣疏窮奏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十七

答總憲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辱教種樹事邊臣搏美虛套大率類此僕起家畎畝頗知樹藝之理昔謝病山居手植榆柳今已鬱然參天若以官法爲之積歲累月竟成虛謬矣初時人建此議僕即與同事者曰種樹設險亦守邊要務也但只如議者之言決無成效同事者頗不以爲然今已數年迄未見有一株成者即如臺工一事當時若非

僕力排羣議以身任之二華與公殫力運思躬親督理則今亦當爲烏有矣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昨閣中小疏已曾懇切言之自後積習或當少變 國家欲興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終不可振來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愒難振則僕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 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何如何如

答棠川殷相公

使至知台從已返僊里深慰鄙念宋人有一聯云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孫前一句公已得之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十八

惟鑒存

後一句願公勉焉使旋迫節草草附復別具侑柬幸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爭脩善業皈依三寶我 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全度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另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溷濁淫蕩之流不通釋典遺去恐爲虜人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我 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爲開導示

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坐具之類亦可稍稍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伏凶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爲哉

答臺長蕭允喁

辱華翰獎許過情使人愧悚猥以謏陋謬膺重寄頃又持奉 綸音勉以同心望以夾輔日夕兢兢懼無以仰承德意所望海內道誼知契匡助其所不及幸公有以教我也近見督府察院論牧地事不相下其言皆過激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自宜虚心觀理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三 十九

務求其當奈何念爭如此竊意此事非公不能解之頃已屬意本兵議復牧軍驕悍論久不決或有他虞非細故也

答翰學張鳳盤

別後得途中所寄二書情款備至慰諭諄切觸事感懷不覺慨然興嘆念知己之遠闊晤話語之無從也丘園之貴初擬秋期既復思之得時母息况既奉特旨召用自應以趨命爲恭可勿事夷猶矣貧咨人上草草附復別棕萬種統俟而陳幸惟鑒亮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終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答總憲孫華山

僕數年圖畫邊事苦心積慮冒險涉嫌惟公知之他人不能盡諒也茲賴 祖宗之靈 主上威德所及東師奏凱西虜款關區區一念報 國赤忠庶幾得以少見矣寔未敢有一毫計功謀利之心昨三疏辭賞由中非矯重違 上意暫且祗領終當懇辭以明愚志焉辱華翰厚賜重增其媿佳綱登受餘輒壁附使者草草附謝統惟鑒原

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廣事披猖已久一旦乘其後遂欲責效雖管葛猶難昨電白報至僕恐好事者不察事機妄生譁議故即擬旨分剖其事假公便宜俾得以自展焉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奸宄不與良民無依所慮者費用不給將帥乏才公有何妙策幸一一見教僕無魏相坐測之能然以愚忠不量力每事輒欲以身任之或可為公一助焉願公安志審畫毋自退阻

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往者察院建坊僕屢書止之竟不獲命僕竊以為未

為知我者今聞汪凌二公又有此舉使僕疾首感額

踟躕無措敝郡連年水患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萬姓嗷嗷口咀而心咨怨將使僕為榮乎辱乎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為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給鮮為賓客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餽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願公再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真愛若不可止如向者面質云云准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義激心違語無倫次統惟鑒原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壹承厚貺深荷雅情辱教欲為僕建坊表間往固知公必有此舉已預陳悃悞不謂臺符已下郡且媿且感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僕方欲拯之而未能而敢為大役以買眾怨且僕前已有二坊省此不為缺

典而益之乃足以重其過詩云入之好我示我周
公誠愛我則幸與以所無者若公既不欲煩有司而
又私值以自利是委公惠於草莽也反覆思惟二者
俱未得故敢再控諸堂下愚慙不能順承嘉命以速
大戾幸惟鑒原

答奉常陸五臺禱禪

沈吉士來辱華翰領謝向曾誦華嚴祇見莽宕寥廓
使人心澆神搖後於友人處見合論抄本借讀一過
始於此中稍有入處佛所說法隨順諸根義無深淺
然廣大合攝解脫無礙則是經爲長而論又入法之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三
大導師也僕以宿昔頗種善根今得聞無上甚深妙
義歡喜無量聞公將鏤梓以行大有利益謹以俸金
二錠少助工費雖塵露之微無裨山海聊以表信心
云耳若諸時事世情非高蹈者所樂聞故不具論統
惟望原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前得西石書言丈不嫌岑寂樂就西曹敢爾推轂若
僕私衷固有待也南中人情狡偽詔獄繁興擬議失
中致傷和氣誠如尊教丈留意於此卽澤流寰宇
矣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其理而詔獄民之司

命所係尤重頃見今之持法者類以三尺行已意耳
嗟夫天子猶不敢以已意生殺人况人臣乎包子尚
未到梁初聞山東之轉卽掉臂而歸還是舊時情態
今得此報當欣然就道矣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籌之熟矣卽
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爵於
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聞把都病已
危爲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
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爲之處增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四

加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
此例一定彼卽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減之彼卽
生怨但可於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
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給
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皆在於我彼欲
乞活不得不仰給於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
亦須題請奉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難
擅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
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脩戰守
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於虜也

覺窘迫曲狗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為虜制之道也車夷去留何足為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以此詰責之使屈嘗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又持左券而要我聞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糧賞而其二比妓遂相隨住牧於龍門教場夫盡車夷之眾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住則黃酋又因而住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若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五百人糧賞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五

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朝廷實不知也却其聘遂生罅隙致有已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鑒者豺狼虎豹亦有養養於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効鷄豚犬馬可擾而狎也今其婦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必為患公當思余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之所處與鑑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起於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為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為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佈酋

之心也夫彼既非俺酋之心而我乃以處俺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議朝廷恩賴頗隆渠亦自知非久於此但欲及身無事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狗之公初開府責望甚重二虜為剝膚之災且非旦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為經久將自糾其足望實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虜無能為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首議之人功效已見即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之矣况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為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六

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眾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參書言閩守中事有主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平日何如若果有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答邊道吳道南

辱華翰具悉貢市伊邇諸凡惟留神審畫之切盡欲支俸則順義亦當給以王祿耶人之無識一至於此可咲可咲督撫膺閩外重寄操縱可否宜自有成美奈何獨窺廟堂以為重輕乎

答兩廣殷石汀

調募浙兵俱如公所議項又疏請於上特發馬價銀拾萬以助軍費此二事近皆有建議停止然以廣中之事急故不敢徇衆議而誤大計許瑞若果傾心效州則以賊攻賊策之最妙者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用兵之機忌從中制惟公熟計而審圖之

答松谷陳相公

長公至拜領台翰嘉貺深荷不遺伏論道履佳勝尤切慰仰希文後樂翁誠獨際其成然忠臣雖在獻賦憂國之念未能遂忘不自謏劣追陪元宰賴朝廷之福外內寧謐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可以糜祿而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七

柎但揣時度勢每抱隱憂將來又不知孰為收拾耳感使回草草附候起居外具不腆少伸微悃統惟鑒原

答富端吳澤峯

惟公昔在詞林素持高節乃為緇塵所點私心極為不平方欲為公昭雪致之亨衢而大疏適至故特破例為請於上然公之心迹雖明而車已懸矣厚者宏猷未得一展安能不為世道惜哉辱華翰使旋草草附復請惟鑒原

答憲長徐太室

知賢不敢蔽是非不敢枉公非有求於僕僕非市德於公行吾直道而已乃辱遺謝深以為愧訊之來使聞公北上無期雅有終焉之意僕竊以為過矣方今周道寧夷賢良彙進以公素所蘊蓄古人事業豈足為哉願勉抑高懷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

安慶之事其變雖不甚大然朝廷紀綱所係不容不盡法一處往時振武之事姑息太過人敢效尤今借此一振國威亦彌亂之一機也然府官始則措置乖方致人怨忿終則擅離職守逃住留都亦不得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八

無罪今當先正倡亂之法後究致變之由低昂輕重之間貴得其當而已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大疏海運事宜處畫周悉今歲果利涉無虞此後即可漸增其數裨益國計誠不淺也頃聞運船過淮甚早橫決之患庶幾可免萬公已至河上河漕事體如左右手同心併力乃克有濟惟公留意焉

答楚按院陳燕野

承示賦役提綱冊已周覽一過井然有條大抵財用經費惟條貫精詳出納明覈則節用之意自寓其中

若代公者肯再加申飾諸司長吏遵奉惟謹則規格
永定雖有姦民猾吏無所措手足矣監利大盜久嬰
鄙懷以有司不能任其事不敢易言之茲聞首惡已
盡擒獲餘黨稍稍解散數十年巨寇一朝剷除非公
沉機定策安能辦此喜躍之懷良不可任監利李尹
不費兵力收此奇功允宜破格優錄或暫加服俸仍
管縣事他日以兵備僉憲處之何如郡中人來言各
慶江堤俱已報完諸吏仰承德意惠洽閭閻公造福
楚民誠有甲荆衡而狹江漢者感德之私不知當何
用爲報也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九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酋

把酉死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酋孤虜勢將益弱近
報吉能亦於三月三日病故俺答東哭其弟西傷其
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於此可見矣但在
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卽令控告俺答奏請襲
職管束其部落不必擇賢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可
有減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之
使之歸心中國則盟好永堅邊塵自警矣把酉之子
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併今當扶植青把都使
之力抗黃酋黃酋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義

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敵而歸命於我俺酋老矣必
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黃
酋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常有狂志謂黃
酋可擒今惟公可以語此暇時與吳少參哲密計若
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撫之甚厚
乃其心愾狠如此可惡可惡昨對其使面加叱責彼
亦知懼然少參素履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聞
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揭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
少參幸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
而略其過可也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十

答王鑑川論胡運之衰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酋亦且病發天之亡胡於茲
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
卽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要令其勢分而
衆構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十年之利也辱示措
畫虜情及往來書論一一俱中機宜所與言佛氏因
果之說妙甚妙甚雖然此雖一時應變之言其實則
佛氏所謂如實語也不誑語也大雄之教慈悲廣大
豈不知哉今甥既有此浮言又當具一疏得旨乃
可戒行夏撫本無大過玄翁以其經論不可留之蔡

兵備引去以劉調代俱如專公謂目下虜情有何變態
俱望見教

答奉常周少泉

查辱翰教深荷雅情今同鄉諸賢皆聚於留都冗散
雖僕之不肖不能相引而諸公之處心無兢自甘沉
寂其賢益彰矣

與王鑑川計虜情

虜酋之死可喜也亦可慮也喜者卜胡運之將衰慮
者恐諸部之無主今歲貢市愆期是其明驗頃見公
措畫彼中事宜極為得策恤死立生以永固盟約是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十一

速之間惟公相機以行耳比探得虜情一紙錄似公
覽今俺酋無恙目前諒不至乖張但在我備禦之策
貴在急圖誠有其備豈惟無患即大功可成也適有
所感懷抱欠佳草草附復諸惟亮在

答臺長蕭允焜

辱示牧地議增馬額以事歸之司馬則事權歸一而
馬政亦因是可舉甚善甚善但開墾之數不止於五
十萬而議徵銀不過十萬似為太少大抵察院之議
不欲以餉入督府今若就與察院虛心議處亦與渠
職掌有裨也

答宗伯潘水簾

辱別論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按劍也况他人乎然
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
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
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復辱至愛中心藏之

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兩江寇盜為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
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美殲此
豚鼠諒不為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眾役不
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遠發先併力以破其一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十二

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
相持於嶽岑之間使賊踰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
得者也兵機不敢遙制特獻其瞥見如此惟高明採
擇焉

答藩伯陳壽山

昔從鄴下得望下風繼會舍親王司馬解公遼左事
益錫囑嚮慕之然實未嘗有所推較也三十年科第
今猶淹在藩服如僕安得謂之知人能薦士哉而又
敢以市德於公哉復辱遣謝深以為愧二復華翰文
藻璀璨美稱襟差人旋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領

輒附使者歸璧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節間承蒲觴之寄深荷雅情謝酉婦素悍右其少
子情似為真彼若請封乞貢宜令順義為之代請如
其執迷不反則宜姑置之度外不必苦要之量此孤
虜亦何能為况其母子異心亦終當歸吾羈縻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吉酋既歿其子得如三衛例張督請貢大疏甚善但
鄙意謂宜令順義為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
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十三

答楚撫院汪南溟

十年之諾至今未踐茲奉新命再督前道無任悚不
比嬰俗務文事曠廢毛公楮氏幾成絕交矣且屬有
公私之冗願少假旬月稍理舊業勉圖報命

答邊鎮督撫

辱示虜乞四事本兵方行議處諒在必從亦未見有
異議者獨該科有一疏耳比奉公書且讓僕於宣帥
有所私庇僕不識其人也第見前任督撫諸君成禱

其才勇可用比之雲斤尤為近實故時有獎借之詞
矣能感奮為 國家用命如其狡飾倚借周 上行

國與具存孰敢庇之近訪知其誣玷司道事即使
入傳語深加叱責此足以明僕之無所私庇於人也
正功罪明賞罰懲奸嚴實此督撫事也僕輩何敢屈
撓焉區區一念奉公守法之誠幸垂諒察

答應天撫院張嵒喙

安撫之事 朝廷欲借此以振舉紀綱折伏奸宄乃
本意也查守並速萬不得已其中委曲難以盡言昨
速至之日即令該衛姑緩其行又徑送司不復考問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十四

問寃竟不過送部調用耳逆弁俱擬真之重辟法司
方奏當未上決不少加姑息黃判實始禍之人法當
重治細觀大疏則其事之顛末昭然可睹矣

答王鑑川

王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備誠調和官壺外事
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玄老一切皆易
其道又旋比讒佞棄絕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
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且
不測僕猶冒死為之營訴為之請驛謹得解脫然國
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護人亂國可勝痛哉幸

新皇聰穎異常雖幼冲已具大有為之度區區愚忠
幸蒙俯鑒方今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
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念腹心雖安四肢豈可忽
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識石畫
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曷得聞此三復三嘆敬佩良箴
昨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乃太宰謂渠復銓
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
計非久當別有簡命也

答宋川殷相公

伏惟 先帝恭已守文澤被寰宇臨御六載天下晏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十五

如遊瀾龍馭上賓攀號莫及此臣子之大痛也所幸
新皇天縱膺資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為之度此又
宗社之大慶也獨媿非薄謬膺重寄方將敷求於賢
哲借助同心望公珍重以需 召命辱翰脫使旋草
草附謝別具薄翰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辱翰示領悉西邊貢市已報完獨宣大事體尚在還
圃鄙意謂不必候齊即有一二枝不在且置之度外
可也

答勸遼總督

辱教撫鎮相與既外合中離勢自難久但目前非易
帥之時俟秋防後圖之耳西邊貢市已報完上谷雲
中反覺垂阻鄙意謂此事當以俺酋為主永把二枝
且當置之度外耳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西邊貢市告完榆鎮事體尤為寧妥皆公經畫之力
也欣慰欣慰上谷虜情少覺搖兀然鄙意謂此一二
枝不足為輕重來則勿拒去則勿追在我自有餘力
而鑑川必欲羈致以求完美則去來之機在彼矣自
前喜 朝廷穆清宮府寧謐 宗社之慶遐邇惟均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十六

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屢辱翰教深荷雅情僕以寡昧謬當重寄別無他長
但性耐煩耳今喜朝政穆清內外寧謐可無煩尊慮
敝鄉水災特蒙軫念諸所蠲恤該部一如所擬疲瘁
之氓幸獲甦生公之德澤卑衡巫而漫江漢矣感仰
感仰

答兩廣殷總督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
可近來議者紛紛然 朝廷既以闔外託公任公自
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

不為插也汪南濱又挂南議已擬 旨留用使去元
甚草草

答司馬劉清渠

惟公昔在計曹以守正不悅於時宰致忤於中貴士
論每為惋惜茲當 朝政更新首蒙簡用從人望也
願適發征麾以慰惓惓

答司馬戴育菴

辱承翰示已具覆如別楮聞套虜西掠失利彼方搆
禍於番夷則在我可因間益脩守禦以備不虞東虜
骨肉乖離俺酋衰老偷欲求安皆中國之利但願諸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四 十七

公勞力勲名毋失此機會 主上雖幼實具大有為
之資亦不欲苟為旦夕之慮而已貢市事所司一一
具覆

答勸鎮巡撫楊晴川

頃報虜警雖在遼左然彼垂涎濼東數年矣于鄰之
震所宜慎防山陵不必西赴但保疆場無虞即所以
効忠也撫賞用馬事已下部看處

答孫巡按

辱示虜情具悉黃酋素黠驚必不肯樂附土蠻骨肉
乖離天亡有日但靜以待之俺酋聞已就得勝市不

知能堅守約束否事後再望見教

答孫兵備

虜聲在遼左實窺濼東于鄰之震所宜慎防今方有
事山陵務期疆場寧謐烽燧不警庶追宵旰之慮望
諸君留意焉

答勸鎮巡撫吳環洲

辱翰示具悉細察虜情尼婦貢市似無來期永邵雖
為所牽然貪漢財物可招而至然皆無足為輕重弟
常以不貢責之時出小利一誘之母令東合土蠻為
勸鎮害耳願表貢已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四 十八

舊為佳亦足以驗其無他也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已
題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
其誠悃無他也尼婦愚悍似無來期永邵上雖為所
牽終貪嗜關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為輕重第
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母令東合土蠻為勸
鎮害足矣辱示撫賞冊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
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穉又不啻
數十百萬矣唐代宗親叩首於葉護馬前為百姓請

命父老觀者皆為流涕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今所
與虜者 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
公與僕所為 國謀者忠乎否耶而收斂者猶以為
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幸 主上雖在冲年
已具大有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確政
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
言言無不信極於表貢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
且以明公任事之忠塞收斂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
暇耳公幸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為介今甥鳳盤人去
草草附此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四 十九

答劉總督

尅權充賞邊軍困憊已極勤事之不振則職此之由
今戶兵二部已議為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為歲
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
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
知其所終矣蒞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
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煩感而語屈意而從
也僕亦坐是徃徃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蒞者
然司農所藏委為匱乏固亦無怪其煩感也幸僕今
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虚心商量

思一長策着實整頓一番庶為經久之計若但折東
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窮而莫支將來
必有以為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道其咎也僕
將有山陵之役若濠東輟警期至陵上一會罄所欲
言有警則已

答王鑑川

前啓附令甥人轉致諒徹記室虜貢已進賜賚有加
順義誠款與公忠勲 主上皆已具悉有書與順義
為言 天子生而神靈十歲即能信任輔臣親決大
政渠當益堅忠悃使華夷實享太平之福如昆婦一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四 二十

枝愚悍不順天道者天必絕之將來自可見也田世
威回草草附此

答總憲李石塘

近來時事想俱有邸報公所具不及一一奉聞數月
以來人心稍覺歸正士大夫始知有名節行檢之可
貴自茲以往日慎一日庶幾昇平可致但自魏綿薄
不堪重負耳公正直清亮人倫冠冕淹處節鎮未允
物情旦夕當別有處分人旋草草附此

答荆守王古林

賈奉官來辱華翰具悉劉江陵尚未至至當以諫議

處之昨九月十一日梓宮發引十九日掩玄宮大事已畢朝野清晏 主上口御便殿講學親政昇平之效庶幾可睹矣

答三邊總督鄧文川

套虜西掠失利必思報復彼之禍結於西則邊境可以安枕矣年例及鹽引銀已告計部給發人旋此復

答杜晴江

惟公以直節見忤於時經綸文卷茲膺簡擢允協輿情况屬清明之朝尤君子彙征之日望益展弘猷以副鄙願僕受 國厚恩死無以報惟當旁求賢哲共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四 二十一 帝載而已

與南刑部謝太東

僕自當事以來日夕兢業惟恐蹈於矯枉之過顧有不容不釐剔者要亦順人心之所共欲者因而行之不敢措一毫在意外其間也頃案掌故請 主上御便殿召見府部大臣諮詢之端於此已見目前景象以為穆清此後唯當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但人苦不自知非得道諛知已時時提覺不能濟也幸必有以教之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惟公去楚數年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戀慈母也茲得再借萬姓同欣豈直僕一人之私慶哉比來楚土凋瘵視昔更甚連年澇墊民間攸居目前諸務水利為至望公留意焉

答參議吳道南

屏教滿紙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士則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吳堯山奉命闕視宣大僕數年以來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託之屬望匪淺不知肯為 國家措一臂否也

與南宗伯秦華峯

頃者浮議之起實緣公入賀一行然公論可終泯乎悠悠之談或謂僕有不悅於公此大誤也公之起用僕與有力援之於久鬱之餘而薄之於嚮用之日揆之情理殆不其然恐公意有所疑故敢直披悃曲惟公鑒而安焉

答兩廣殷石汀

辱教滿紙誼同金石至如放四海而漸進納百川以有容許以同心作其鼓舞踴躍之氣教思無替銷其跳號拂鬱之私尤見公沉澁超識中才以下所未易窺測者僕雖淺薄敢不夙夜以奉良箴所幸 主上

年劉冲幼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既專且篤即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媿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覺穆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積誠恒存兢業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嶺表之事一以託公必無敢搖撓之者願懋建奇功以副輿望廣右府江關已舉事度郭君才力足以辦此不意懷遠又爾飛應撫新附之衆不宜持法太急此亦有司之過也但古田反側之人將視此以爲嚮背幸留神速處之

答河清總督王敬所

今方內又安所可慮者河清爲最茲賴公之力經理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二十三
什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大疏所陳一一有裨 國計已下所司議行敝省連年墊溺近得鄉人書皆以打造海舟爲苦望公留神一酌處之則疲氓更生之幸也

與郭總憲

懷遠之事雖有司不善撫御有以激之然至於戕天子之命使則亦王法所必誅也且新復諸邑將視此以爲向背決當討之聞兩江已進兵冬盡可得奏凱如乘戰勝之威還師以襲之固易易耳但不可預

露此機恐聞風鼠竄難以蒐獲姑聲言撫之乃可成也然此乃兵機不敢逆度惟高明裁之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爲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銳意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

與戚總兵

注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二十四
母自啓悔昔李懋屬秦鞬調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勦事甚有關係幸留意焉

答巡撫吳環洲

永邵上今歲貢市誠欵頗堅具其所領衆盛蓋亦東郡之雄也昨陛秩加賞事一如鑑川所請青把都爲其母所制既無別情寬至來春亦可原額馬數不責補矣

答孫巡撫

辱示一一具悉青把都母子既有款項之漸俟至來

春八頁亦可黃酋窮感無賴構繫於屬夷操臺委曲
調處目前定無他虞然不能保其終不變也然此酋
將來必不良死公試觀之

答劉總督

合練之法不獨勤兵習戰又可以預伐虜謀守邊之
策無急於此矣此中已預知之幸勿為慮冒餉水運
具如大議已屬計部覆行

答王督漕

敵省造船擾民之說果出於劉參議則曾以稟揭寄
覽而楚中士民亦即有為此言者大抵皆有司不善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二十五
奉行之弊也今業以將完勢難中止但望調停善處
之若河運則事事親理明歲可期望全卸懷不勝欣
慰公以全力用於河漕而以海道為不虞之備可也
頃者南議已即奏 主上言公任事忠勤轉輸有託
悠悠之談於重望初無所損

與河道萬巡撫論河漕兼及時政

頃者南議之起有識者皆為不平非僕私懷有所獨
厚今則譽言日至浮談漸盡矣夫人臣能具誠擔任
國之寶也使僕苟可以薦達之保護之即蒙嫌樹怨
亦所不避但願天下士大夫共體此懷無負 朝廷

耳承教務頭年預為次年之計甚善甚善果若公言
豈惟目前賴之雖萬曆千百年亦無恙也然公能使
河渠安流往來利涉而不能使兌運之期依限遞發
此責在漕臣矣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官闈之內藹然
如春肅然如冬 主上銳意學問隆寒不較造膝諮
訪史不殫書簪紳濟濟各勤職業庶幾協和之風自
茲以往唯當範我馳驅按轡徐行耳辱道誼知契敢
謹以聞

答王鑑川

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隨答然諸所請者一一具如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二十六
尊指屬所司覆行矣堯山少司馬行時已屢囑之云
宣大事體與他鎮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
來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刻覈徒亂人意然此公棄期
瀾大必能成也辰下聞遼圍救寧內外咸慶羽書稍
慰惟公強食自愛

答總憲朱龍崗

僕以淺薄謬有重任日夕悚惕辱華翰獎譽過情深
以為愧西土寧謐真慰 朝廷宵旰之懷昔人謂自
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僕嘗
以為名言惟預脩戰守常存做備則不容頃刻少忽

耳惟公留意焉

答督撫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辱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
驕悍誠為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
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場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
方亦終當歸吾羈縻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
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為之比之黃酋反為難制然
俺答既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
言於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
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為也如再言封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二十七

育今若不破此套而徒為整理云云終成畫餅耳趙
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為必盡力草草附此諸惟
鑒存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終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四

二十八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併至拜去年六月翰脫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駭至情非言可喻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為時所羈繼遂料理人間事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即時發一弘願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萬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以紀勝當為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顧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奇開山重造顛末正二三年後即欲乞身歸政尚當與翁期於太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草草附謝外飯僧銀二十兩禪衣一具內色紵二端少見遠意並近日奏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潘總憲益翁

昔年奉教門下辱翁於後輩中獨蒙鑒許僕嘗感其意俱未有以當也茲英君制極百度公世新僕以濬

薄謬當重任方將弋冥鴻於江海拔碩人於過軸乃聞翁絕意風塵厭棄人間事白駒過隙祗用悵然諸公子咸有濟時之才而明允篤誠不忝龍圖之子深羨深羨廣事近以屬之殷司馬此君才略足以辦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盡定辱翁垂教當奉周旋

答趙汝泉

薄賀媿不成享乃蒙厚酬彌切慙歉改折所請已下部覆行堤工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千丈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為清肅唯司牧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答汪司馬南濱

辱示簡議精覈委悉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數拒彌襟獨計部謂支剝之數與徵發相抵幸再加查核乃可以聞也比來一夫作祟幾至燎原幸上明聖而左右近習亦皆素諒僕之惻誠得以磨折禍萌導迎善氣二三千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是乎若儀諸仲山甫之德則曷克舉焉猥辱鑒獎彌以為

懼

啓司馬吳堯山

脩邊大疏已下部議覆乃督撫二公之見與公議相
抵而撫臺尤為矛盾何耶設險守要乃邊政之大者
况此係脩復頽廢非創有更建但邊長費鉅須漸次
行之耳馬帥既被重劾必當罷之第古代者之難於
何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之始

都蠻為害多年不容不除聞之譚司馬云蜀中兵餉
取之有留儘可措辦俟兵食已足方略已定可一鼓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三

平之但用兵之道全在將得其人前承教謂劉顯足
辦此事昨科中用閩事論之鄙意以蜀征方始不宜
輒易大將而司馬又不敢獨當故咨之於公也若其
人果可用不防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
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
寇無功必將前罪併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
公熟計之

與廣東按院唐公

府江盪平懷遠計富不日就戮可追 九重南顧之
憂矣欣慰欣慰 主上以天縱英資動動學問比來

一二大事羣情所洶懼而莫必其所止者須臾之間
咸底救定自非 明主信任勿貳僕得効其赤忠誠
宗社無疆之慶也忝在知契附此以慰懸念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頃聞台從至荆親詢民瘼倦倦以江隄為慮幸甚幸
甚新構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
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
造錦衣亦止借便差用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
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羨為僕
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買怨且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四

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即給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後
逐年 賜賴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
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為之
是僕營私第以開賭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
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清議則百朋不為
重廣厦不為安也人旋附此諸惟鑒原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恒臺
外控三閩內制畿輔安攘之略惟公是賴近來吏治
頹為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為急崇尚虛文計日

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
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
本固外侮可無患矣惟公留意焉

答文宗謝道長

查辱華翰具悉雅情近來俗尚澆漓士鮮實學南畿
多士之區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陽明先生從
祀事以宗伯病不能會議又稽題覆好事者遂衆間
而詆之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

答宣大孫巡撫

黃西車夷事前吳環洲撫臺疏甚善即與本兵議從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五

其策矣乃督撫之意又與不同而撫臺之疏亦為中
止今本兵姑先覆大疏行督撫議處要之撫臺之策
為長也

答巡撫吳環洲

黃西事本兵候大疏未至據獨先題適督撫亦有疏
至並行咨議幸熟計之趙帥病果痊若尚可驅策宜
明告本兵今代者誠難其人也華翰云云具悉

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頃先後大疏所司已先後覆行閱視事竣可歸報
主上矣馬帥褫職 國法已彰僕以淺薄認有重任

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
天地 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昨
吳少參有書甚為公不平其辭愆憤使人難堪今九
邊之事宜大為重不以付之他人而託公者以公為
心知故也又面請於 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
僕此心為何如哉渠乃以僕為厚爵帥而薄故舊豈
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近訪得清江驛騙奸徒乃夷陵州人不知其姓名曾
在敝鄉馮午山公處代班壞事隆慶四年在儀真地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六

方附一油客船來京沿途即詐稱僕家人差送酒米
船上擗挂內閣牌面詐寫僕拜帖見翁見海見海之
明亦為所誑給與照身批文一路免抽稅打過關直
至張家灣幸僕知之差厥衛人挈送法司問發邊衛
充軍至戍所又詐稱僕家人誑惑宣府總兵縱令脫
伍不意今又發於清江其言徐寅生張壽童及買路
綱銀通回原籍云云悉妄也竊思僕素重名檢雖親
子弟無敢以毫厘干於官府三年前曾有一家奴指
稱小兒名目誑人銀三兩當即送本府杖死可恨此
棍無故隨處打網汚人名節今幸臺下覺其詐所稟

為僕重治以除禍本柰何又輕縱之渠之罪不止勝
哨今得漏網將來又不知作何狀矣若尚在配所幸
為僕盡法處之如已逃脫幸察與邏者并逃奴朝吉
俱多方捕訪務令得獲忝公知已必同其好惡乃見
真愛冗中草草餘容續裁不悉

答閩祝汪司馬商滇

額餉儀本久與督撫會計乃疏聞後又有一二異同
不得不再行審覈亦以眾不可蓋事貴慎始故也議
定即斷而行之無所復疑遠警方殷借公威重震懼
計已喙允矣增築墩臺及別楮所云俱如議次第行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七

答司馬萬兩溪

昨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內獄之起眾情洶洶獨公
以為朝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
今士大夫親見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
在外得之入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諸所議畫已下
所司覆行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惠賊斬馘至萬諸賊當已破膽可次第就戮矣大功
克就嶺表輯寧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僕知

人之明昔充國之策惟魏相一人主之僕雖不逮相
而公之功烈則過充國遠矣欣慰諸邑令既便於民
何必更調已告銓司悉如尊議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兵憲之薦今歲不妨暫已三關事體與薊門稍異以
分關為便俱如尊教近來畿輔之地盜賊橫行京師
百里之內一月而二三發似非治平景象今內當責
之巡捕外當責之兵備惟公留意督察之幸甚

答河漕劉總督

水造業有成議昨計曹因楊郎一人之言遽欲改陸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八

僕使人廉得河道疏通轉運無阻故請 旨仍依原
議計曹又言牛欄山河道雖通船隻未造請加詰責
僕亦未從今不知已造船幾何并望留神速處毋致
以小事防大計也

答巡撫郭華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
舉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賊
亦未必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構數
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 朝廷虛
南顧之憂疆場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啟釁者死何足

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憤事階亂而已

答荆守王古林

奏最使至辱翰脫感戢公在郡治理實冠一時政不近名故郡人來者雖無毀辭亦鮮揚譽然僕之所以重公者正在於此非流俗人所知也本圖借寇恐致又淹昨已屬銓部優叙矣

答吳堯山言弘願濟世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為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九

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聞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乎願公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面悉

答吳參議道南

前承華翰以冗不及答頃有寄堯山公一書會間亦可索觀也

答總憲張峒咏言公甲舍

自公在耶署時僕已知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僕因前宰之推用為介誤矣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已且僕於前宰素厚頃者不恤百口為之昭雪區區用舍之間又何足為嫌哉蔡人即吾人况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願努力勲名以副素望

答督撫王鑑川

辱示番書殆亦華人導之以要我公論阻之為當大抵今日虜情惟視公為向背故僕前而奏主上長城鎖鑰專倚於公一切操縱之機諒公自有定筭矣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十

黃酋孤虜必無能為然順義亦挾此以為重屬夷若還其所求乞可量許之而示之以不得已恐其常用此套為求索之資也也田事公若熟計其便不妨再題宣帥被劾諒難復留幸公自擇可代者咨部用之頃聞房中早甚京師亦少雨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惟邊事為憂願公留意焉令甥近日相聞否

答劉總督

撫賞兩馬之事前承教屬之計曹本兵一一俱如尊指讓矣聞近日司道俱不肯者實奉行仍蹈前轍叩月換以備閱視之費又夷人闖關有遷延數十日

不去者啓釁胎禍實在於此公何不督責之不從則亦宜明告於上裁之以法可也比聞虜中甚旱內地雨澤亦少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以邊事爲憂而屬意於薊尤甚望公督率文武諸大吏及今加意經理常若大敵在前庶保無虞所已面奏 皇上言邊將不得便宜每中制於司道他日脫有憤事當與將吏同罪決不少貸近來 朝廷舉動非復昔比僕受國厚恩身肩重任死且不避何怨謗之足恤哉敢布區區惟公垂諒

谷前鎮巡撫言優假將官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五

十一

辱翰示領悉崔鏞與趙奇仇隙甚深昨調處善地實兩全之乃因督撫之怒而飛揭中傷以逞其毒非良上也昨部覆科疏鄙意本欲留用之恐督撫以僕爲有所私庇於此輩故擬罷之然 朝廷自此頗疑文臣矣僕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邊將結拜鮮不受其啗者自僕任事以來內外隔絕俸門盡墮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張羅亦無敢有以間語諧言入於僕之耳者又何所私庇於人卽此兩人之狡猾無狀僕豈不知第以其俱噉昔宿將部下又多曠少代者未必能馭卽有癡類猶可驅策而

用之貢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不得已曲爲保全徒以爲 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柰之何哉公爲觀察當自有公論如以僕言爲非者幸直賜批駁以爲後來用人之鑒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有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 上語及今歲漕事 天顏喜悅殿上侍臣咸呼萬歲僕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 上深以爲然茲覽圖冊又以見公儆戒無虞因事納誨之忠也敬服敬服觸瑟之逆幾成大獄賴 天地 宗廟之靈鑒僕赤悃開發聖明得以道善回和雪誣正法滔天之勢慕然頓已然賤質則因是致病今顛毛種種相見恐不相識矣華翰謬及敢陳其槩滯君才猷弘達意思深長他日必不負公此舉然 朝廷方有重托於公舉代恐未能也

答吳環洲

項吳司馬復命覈三鎮脩守之功以公爲舉首誠爲確論二帥並逐家丁四散今歲邊事殊可憂當事者苟欲快意不爲後圖非便計也 主上旣以鎖鑰付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五

十二

之諸公一切更置不從中撓然任之愈重望之愈殷矣

答宗伯董幼海

南宮清峻允屬高流以公居之可謂置瓊杖於玉案矣當 聖皇御極之時正名雋彙登之日區區何力之有焉華翰歸功深以為媿

答兩廣殷石汀

嶺表盜藪雖在可封之時不無姦宄之警頃仗公雄略天戈所指電掃風驅凱聲騰於遐陬餘威震乎殊俗粵中縉紳亦自謂有知以來用兵制勝未有如今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十三 日之盛者也喜而為之折屐功高賞薄尚當有待頃侍 上燕閒從容語及嶺表事公之鴻猷峻烈已簡在 帝心矣願在血懋勳庸以需大昇

答崇王

先年 肅皇帝使僕捧冊立 殿下為王得一瑤清光後聞 殿下止生長 殿下位不得封心竊慮主器者或乏又以汝泉趙都憲之意遂屬意禮曹為之題請僕一念公心非敢望報于左右乃蒙遣使致謝寵頒厚惠非僕所以存國繼世之心也謹即付來使璧歸草草付謝統惟亮原

答岡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辱翰示具悉雅情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適宜乃委咎云云乏才誤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為 國之公實無所作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青過但能辦 國家事有禮于 君者即舉而錄之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奉才咸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覈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為刻核者然非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十四 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

答潘參高廉泉親家

伴至辱華翰深荷雅情今運屬休明眾賢彙進淹抑幽翳咸得耀乎陽春可使驩驩久因樞下乎頃薦書已上弓旌之格諒在不遠矣冗中草復厚惠舉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圖說奉覽外拙室所寄今愛薄儀統希照存

答河清王敬所

圖說之陳實僕一念赤忠所發因事納諍早辨防微實有人不及知而愚心所獨苦者非公之高識遠見

不能得之於意表也世所稱爲知己者謂能知其心也今知我者非公其誰倘以執事者之有間綴之以瓊玖俾永其傳則覆瓿之誥庶可免矣非所敢望聊布區區隔河淺澁艦行甚艱比來稍覺通利諒亦不出夏杪可盡抵灣矣山澤之氣鬱而未暢皆僕奉職無狀所致惶恐惶恐

答劉總督

界嶺之捷誠足以伐虜謀挫驕氣然賊從此懷憤必當又出於他道當事者未可以小勝狎視也至於撫賞一事幸公留神一處前門邊計與他鎮不同若能就此一事處置得宜俾各夷皆畏威懷惠則制虜之策已得其半矣况又日夜圖吾戰守之備先立於不敗以求勝何事不可爲乎願公與在事諸君熟計之

答兩廣殷石汀

辱示知林賊勢張遠遁求活計當不日可擒迅雷震空妖魅自當褫魄矣慰甚慰甚公爲國家戡定大亂功在旂常僕以參與廟書借被光寵爲幸多矣匡幣之及非所敢當輒付使者歸璧統惟亮原

答總憲張峒峒

惟公雋才厚蓄又富於春秋不以此時取旂常勒鐘

鼎乃顧戀庭闈忘在公之義非所望也茲屬休明之會方將招遺佚於邁軸寧肯縱鸞鶴於雲林大既已屬部覆而雅志必不得遂願勉奉簡書以徇 國事

答王鑑川

辱示先後二書俱一一領悉以公勲業宜膺殊賞然忠簡 帝心絲綸賁寵則其榮重又近時所僅見也去年僕力辭四恩亦荷敕獎僕於心感戴竊謂九遷百朋無以踰之諒公感恩思報之忠亦當與鄙衷懸符也敕辭乃僕手撰早晚當賁上屯田事已屬計部改行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十六

答汪南溟

辱教迫冗不能一一詳答謹以原札逐款竊附數字於後疏中亦僭省數句統俟尊裁此行惟公舉動合宜鑒裁精允敬服敬服

與王敬所

今年閘河水溢轉餉甚艱然終以發運之早雖遭中梗比之往歲猶爲駛利皆公之功也海運今歲微有損失議者遂紛紛言其不便此衆庶之見固不足憑但僕鄙意竊以爲今欲河海並運則當著實料理歲歲加增若止欲膏之則二年之間道路已熟何歲以

十二萬石嘗險哉近潘大參有復遮洋總議似爲薦
便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僕昨因羣言稍有淆惑但以
國家大計須虛心商量耳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

凌霄旣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
之勞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
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
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破香爐
取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
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視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十七

答荆南道施華江

辱翰教深荷雅情聞楚中水患視往年稍平而敵府
諸堤俱無恙皆撫臺趙公之功也書稱六府養民之
政以水爲首水政舉然後五事可從而理辱教惓惓
留意於此楚民庶其有瘳乎

與王敬所論大政

月中漕艘已盡抵潯萬庾豐溢緊誰之力歟可慶可
慶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
頗與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
錄者甚渺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
呈教辱示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計猷顧事涉更
置旦夕未可遽圖僕今事 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
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擘畫必俟 聖齡稍長膺明
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 宸斷行之卽如宗室祿
糧及西北邊用書生爲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 國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十八

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
言之時僕尚得立朝否耳嘗謂 世廟以大有爲之
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
番未以脩玄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
講至今令人怏怏也辱教謹藏之篋中以俟乘機入
告

答南學院謝虬峯

辱辱華翰深荷雅情陽明先生從祀禮官方欲定議
而南疏復至又極其醜詆至欲并補其封爵則亦過
矣

答殷石汀計剿海寇

林賊既失巢穴飄泊海上必不能久宜與閩中約會圖之閩撫劉君有智計勇於任事必能助公共擒此賊也近有陳廣事者其措置頗大不知於地方便利否設寄上一覽幸惟裁教前承厚惠不敢當即托使者歸瑩更不煩差人於寒家問遺蓋僕近日曾將此事奏知 主上千萬體諒乃見至愛

與河漕萬兩溪論協和充讓

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間僕聞之深以為憂甚於憂洪水也夫河漕皆 朝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十九

廷所軫念者也二公皆 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楫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楫而為乏正帆帆者不以為侵官楫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獨異於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讓之道昌於上合九官十二牧為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受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臯陶叮嚀及覆惟恐臯陶之不已也然禹以是而益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既以為人已愈有既

以與人已愈多近時士大夫有才者不少惜哉不讓於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僕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僕願二公之晉意也朋友之誼所宜切磋故敢獻其愚唯公垂聽焉

答郭華溪

懷遠之事初謂成於有激故往者奉書云云意或可以分北治之不謂其怙終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眾亦難中止矣一切剽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

答張總憲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二十
頃待 上於便殿從容語及公所陳二疏歎賞者久之且謬以僕為薦拔得人僕因說 上以詢事考言粹彙名實之道後蒙 天語嘉納嗟乎以孤持無侶之士立志於邊關萬里之外而能上徹 九重獨蒙眷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公報 國之秋也願樹勳庸以酬 知遇

與王鑑川言親業邊事

頃待 上於便殿以言及邊事 上因問宣大重鎮王總督何故取閒僕對言朝廷用人不宜竭其忠力王在邊久且少休之他日不妨再用上問誰可代者

僕遂以方金湖對無何而臺諫之疏至僕竟以對上語擬旨行之然公之出入實係虜之向背邊鎮重輕今東貢未完金湖未至僕於此兢兢臥未能安枕也古人去之日如始至惟公留意焉

答司馬王繼津

頃者處分實出鄙意竊以公資望自可徑長六曹不必又出開府乃所以相厚也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却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舊時譏譜之風庶幾丕變茲以公之雄略不獲及時展布則蔽賢之罪當在於僕未可歸咎他人也幸遵新命共佐明時勿復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二十一 致疑乃見高雅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蓋聞君臣大義分無所逃時乎時乎難以再得孔子大聖以時仕止然猶七十說不遇而不止豈好爲是柄柄者與誠達於君臣之分也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爲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愜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僕躬履貫魚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賢者效之于上士生於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公乃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嘲哂禹高欲自越乎不逃之

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譬也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強聊爲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大疏部覆休致肯允調理仕已之途尚未定決惟公審圖之

與殷石汀論吏治

爲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神氣欲揚廣中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紀綱之不振故元氣日耗神氣日索數年之前論者謂 朝廷已無廣東矣日公一振之而傾者安黠者戮炎州以寧豈易地易民哉元氣漸固神氣始暢耳今 主上天縱英明僕日斤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二十一 斤焉以振紀綱察吏治安民生爲事願公持而行之毋渝其初心母畏於羣議則元元之幸也 先後三請俱至允中勿勿附復諸惟鑒原

答蜀撫曾確菴

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伎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 國家神氣藉此一振四方有逆志干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喜甚喜甚此地險要宜屯兵設官以鎮之其有功有罪人自及切善後事宜當次第俱奏區處

與廣東督撫

向者奉書言懷遠云云深有感於殆事者處置之失宜謂可不煩兵而服念既怙終稔惡又天討之所必加今以數月未聞捷報日夕懸懸且古田餘孽亦將視此以爲向背南夷頑梗德義所不能化唯懼於威強耳公其審圖之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閩中數年無警當事者務沽節省虛名以致緩急無措誤事非小公所請者已屬該部一一覆行俞帥老奸志意已聚難以復用非新壯將軍不能辦此胡君舊在閩中頗著戰功銳於功名惟公結以誠信激以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二二三

忠義必能有所建立也用兵機宜難以過度願以東一付於公

答督撫吳環洲

頃者桑服青把都一事俱見公之雄略慰甚議者咸謂今日虜情尚可數年無事然朝廷建安攘長策非苟圖旦夕之安而已此意惟公可語亦惟公能辦之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

語即有一二親故間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遺客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乃今蒙德者謂有人譽之失意者輒謂人毀之皆非知僕之心者也戴公之舉實主上體念邊臣至意在僕猶不敢借此以市恩况其他乎義河云云殆不具然

答大司馬馮兩溪

老父幸登七袞辱書問舍弟小兒又承扁額之賜感荷厚情言不能悉但近來交際禮廢曾謂中外相知者不煩遣使問遺此意主上亦察知之僕不敢自背其言以欺朝廷忝在心知尤願體諒可也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二二四

答王鑑川

虜酋歎服邊鄙輯寧始終皆公之功僕雖曾借前者少効區區所謂文墨議論者耳公乃讓美推能課爲引重捧讀大疏背汗心惶故不敢擬廷議之旨誠以象恩而後辭不若先自寢閣之爲省事也本兵方欲題覆公之勲勞自宜首叙若諸文武將吏因人成事者已經屢錄恐難以盡優也

答同卿陸五臺

愚子弟僥倖凡在交知賜賀者俱不敢領承盛儀謹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承別楮祗畏云云深荷道誼同

心之愛僕自受事以來日夕兢惕凡事關宗社生靈必齋心默告於上帝二祖而後行不敢告者不敢爲也誠以人臣之義靖共匪懈况僕今處多懼之地富至重之任敢不喪乎再拜稽首師公曰言

與李大僕漸菴論治體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齟齬實積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時也况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二十五

有悔心若不稍加淬勵舉祖宗故事以覺寤迷象針砭沉痾則庶事日隳奸宄窺間後欲振之不可得矣故自僕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已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嚴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且受恩深重義當死報雖怨詆有所弗恤也乃朝夕進說於上前則又倦倦以恭儉仁厚培植純一未嘗之良卽帝鑑所載及近日何宮允云云可見其梗槩期以數年之後主德既成

治具畢張乃收管鑰舉綱維而歸之於上稽首引

群乞骨還山此區區之微志也而庸衆喜於委狗充憚其精最又有一種庸儒動引末季事以搖亂國是不知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本之威德並施綱目兼舉無論唐宋卽三代盛王猶將遠讓焉而宋時宰相甲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前僕之所薄而不爲者頃辱華翰深合鄙心至於來勅失實及獎率科員云云俱於實政大有裨益乃知庸衆之人難與論尋常之外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今人旦夕見僕行事者猶不相知而公乃宣契於千里之外人之識見相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二十五

越豈不遠哉人旋敢布區區

答吳環洲

大竅已上銓部且議題覆公此後但宜默付之公論而已爲國任事之臣僕當與之同去就者公第安心勿慮

答吳道甫

邊也俱興士得宿飽公之功獨冠諸道承以餘粒見遺卽令家人炊之爲益一餐焉

一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諸良賈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視之其敗固宜

許竊賊不能克則諸山海逃伏之盜必將乘勢再起
將來廣事不可便謂無虞大抵南賊警之蔓草刻盡
還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邊
平之功其勢然也今當申嚴將令誦益生兵大事交
除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吏有不明命
者宜照 敕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
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
貽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初擬將此事責之陳奎今
廣中士大夫皆云渠收馭之餘氣阻力挫恐難展布
姑從降調已屬銓部另擇能者代之然此難該道之
張木岳文集 卷二十五 二十七

事而督率驅策則惟仗於公非該道所能辦也

答王敬所

圖說訓蒙語耳乃辱公渙發佳恩冠以雄文駑馬而
先之以珠璧魚目而感之以華楨不乃為忝乎若其
文辭之粹微意義之淵奧則非淺陋所能掄揚也仰
感仰感近報增艘過淮已千餘則今歲糧運又當速
達矣深慰深慰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記

小宅原擬 賜金構一書舍耳不意錦衣龐君遂舉
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屢于念給與類舊

既平本尚復益罪過根柢之衷口不能悉此後更無
所存注以重不肖之罪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
輩頗聞有恩勢凌轢鄉里濶授有司者皆不能制藉
公之威明示兩司及蔽處守令諸君但有如前所云
者幸即為捨治其所請囑無問於理可否悉從停闕
有強梗不法者解來僕面鞠之欲得而甘心焉僕今
待罪政府兢兢自守門戶舉動皆諸差人所睹見嚴
之於官守而縱之於家鄉人其謂何即諸君愛我亦
不宜用世俗相處也僕平生耻為矯飾其所云者恐
出赤荆萬惟垂亮

張木岳文集 卷二十五 二十八

與曾確卷計平都營善後事

節蠻自擅不討之日久矣豈知王師動於九天從祗
席上攫而取之于自 冲聖嗣位以來方內又安四
火驚風旃裘之君厥角稽首獻見恐後海陬跋扈之
倚山徵陸梁之輩天戈所向殲殄無遺此往藉所希
聞問代而一觀者也僕以勇劣謬司鼎軸際茲盛會
竊以為榮可不謂大幸歟功高賞薄尚當有待所示
善後事宜便屬所司覆行更無異議

答前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初鑑川內轉 主上曾面詢誰可代者僕即以公對

公之秉鉞 上所簡也明興以來國有艱鉅之事
所悞悞觀望而不敢承者遠 越人當之願公勉旃
恩報 國畫英騰茂在此行矣

答殷石汀

前賚奏人回已具啓復頃逕披所委林賊事情與公
所報不同僕甚訝之已卽示意部科言此事當一屬
之於公不宜輕有指授其撫剿使宜願公詳計之兵
機在呼吸之間便有變態安可預度然大率盜賊奸
宥惟當攝吾之威罕能懷吾之德如機有可乘一鼓
而殲之雖被虜坐鎮之人亦不足惜也撫賊聲不可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五 二十九

答趙汝泉

辱華翰知道從年餘尚未回省大禹勤勞民事召伯
周行阡陌不是過矣江漢之民庶其有瘳乎感仰感
仰僕自爲童子時見撫臺守巡巡行縣邑荒僻咸至
而供億省約民不告勞故上無不究之澤下無不達
之情今則不然上官憚於巡行而百姓苦於供費失
其職矣君子爲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
免繩之以法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也今 天子

軫念元元精叢吏治諸守令回任當別是一番作用
唯公加意振策之水利次第脩舉必有成效

答總憲吳太恒

趙陵豎旗事殆妖人以此惑衆耳但宜以靜鎮之不
必紛紛搜索保甲之法行則奸人自無所容第須著
實嚴行乃爲有益毋徒取具彌文可也中州重鎮密
通畿輔務農講武足食足兵乃今日所最急者餘皆
迂談也唯公留意焉

答太常殷秋滇

僕少耽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爲時所羈維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五 三十

遂至於此且欲暫了人間事以酬俗緣然於四方
流靜侶未嘗不神交而冥契也生平所聞士大夫稱
公之高韻恨不得一披晤焉茲者暫借留寺終期慙
此素心

答王敬所

近報漕艘過淮者多計當不後於去歲若中道更有
阻滯則費在河道矣

答吳環洲

近事已有旨處分 朝廷用賢三至而信之愈篤公
亦如何爲報耶頃督撫方公聞有南阮急使人來留

公甚懇公亦宜作一書謝之吳王二君俱如所擬加秩管事

又

前以公大意傳與督撫方公昨有書來言事有宜釐正者當亟處之其未能驟變者次第措置要令母失制虜之初而已當局之人責任艱重幸公委心維助之頃於謀公處見來翰謂功不必出於已至哉斯言非有道者孰能之

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聞懷遠奏凱無任浣慰兵已深入須盡殲之母使易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五 三十一

種於斯土又煩再舉也

答翰學余同麓
辱華翰知文從已至留都無任欣慰小兒昔荷陶鑄叨舉鄉薦終以寡陋黜額龍門唯垂念夙誼時惠教督是望

答宗伯董海陽

僕昔在詞林隨公之後淺薄碌碌公所知也不自意蹈躐鼎鉉遂膺顧託之重又不白量強而肩之日夕惴惴惟虞顛仆比辱翰示獎許過情譬彼辱夫負千鈞之重上太行之坂旁有力者不憚而惜之更爲

耶許獎借將令得者不至絕贖委頓不已也惶規惶媿乃者主上之明聖虛己純心能使官府穆清寬厥斤斤奉法則誠書傳所希聞當與海內督紳同心慶戴者也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近苦河路奸人動稱寒家資送米物誑騙騷擾屢懲不止僕今在旅寓朝夕棄殮之費悉以薄俸易之殊易旅用不能爲終歲之計况家素貧困老父母在堂尚須微祿寄養豈復有餘積給充資乎凡言此者悉妄也顧不知者難以戶曉今借刻一信牌給付各張大岳文集卷二十五 三十二
往過緊要官司收執以便語驗假公威重照別紙所開諸處分給禁約取具收結微查如有犯者仍仍節置之重法以全僕曲廉小節恃愛瑣瑣統垂亮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答河清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
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
達 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
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
未敢言也

答蜀撫曾確菴

先後承翰示俱一一具復昨孫院有既言殘孽未靖
不知其意所出大剿之後竄伏林谷者豈能盡殲要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乙

在從容緩定之耳譬之人積病雖除餘毒尚在良醫
當此時正宜消息緩之則瘳孽復萌急之則重傷元
氣不可不慎也

答藩伯吳小江

頃者 主上特發淵泉舉行盛典而公以卓行清望
為天下舉首自此海內多良吏夫幸甚今賴 天地
宗社之靈中外頗稱寧謐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
邦本之虞日夕在念頃蒙 天語叮嚀亦以愛養百
姓為急願公思所以奉宣 德意加意元元是望

答銓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開講論比奉 翰札率多溢美之詞
豈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卑論
俯俗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補其人則
大宰所自擇者也

答總憲廖春泉

別論三件領悉靖州土兵在廣右甚無紀律入楚境
震公之威又處置得宜故斂手屏跡耳此輩如毒藥
猛虎誠不宜輕用敝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
潤未必盡無銜勒鈴制不敢一日釋也公知我之深
者幸惟留意考成一事前奉 明旨督責甚嚴幸一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二

答廣西巡按郭華溪

一如期完報有勢不能完者不妨明奏改限
得報知懷遠已定有于紀者皆矜減無遺欣慰但
兩廣之人好為議論臺諫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
屢與賴 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
波滿海內矣粵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
非不定紀綱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答督撫劉百川

前有人言公躬履河上見沙淺難行頗悔為張僉憲
所誤欲罷其役而嫌于自改故以為問今計籌久遠

果使于人則曹子之言固可從也已屬計部覆行張
齊賢云自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
致之頃燧軍襲殺屬夷情甚可惡宜即梟首以洩屬
夷之忿杜將來之患今人口語噴噴咸云南兵無紀
律專肆貪縱今有此又好事者之資也其回惡之人
亦宜以軍法處之烽火為軍中耳目最宜嚴謹古之
為將者鼓一鳴即前有湯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即見
刑可趨不敢不退今平時自為出入而管軍者不知
臨陣何以號令之乎威總理開平日馭軍甚嚴今安
得有此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三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導河事已下部議處 上議務在安靜不擾四方言
利病者非萬不得已率皆報罷故擬旨云云辱示小
牌俱已給發深荷體諒厚意

與荆南道府二公

承示三款深於地方有裨但近請權稅者該部皆執
不肯允况先年議有廢府州稞銀近百兩院又奏留
存積祿糧銀目前尚可支措俟明歲再議未晚且僕
於此亦有小嫌今方修建 賜第不知者毋謂公欲
借公費以助私營乎若後二款則皆利民急務僕即

明屬所司行之無不可者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
涿州公欲寒家人領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
欲之檀象所利則怨必叢積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饑
寒老親高年子弟為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
也縷縷之誠惟公亮之

答兩廣殷石汀

頃得聞臺劇凝齋書言林賊遁出海洋為西南風阻
泊廣中向僕固患其出海難制今若此斧天亡之矣
聞帥既過境計今想已成擒了此則廣中可望寧定
忌者亦無所容其喙矣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四

答巡撫張公守約

前承翰貺去人竟未索書謹謝賤日有惠樂不敢當
輒用歸璧極知公厚意中心藏之此後幸無煩差人
於寒舍問遺恐涉形跡石汀督廣數年勞苦而功高
熙廣中夫亦有不悅者頃曾面奏 主上專任而責
成之聞公與之素雅尤望同心共濟計安地方以道
朝廷南顧之憂

答葡邊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為可喜但公此時只宜付之不知
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為功又費一番虛賞且使反

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卽傳語順義縛汝獻功夫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着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計策公宜默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遂已五旬霜華飛滿鬢髮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六

五

之身刹那移易遷變人烏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又安四夷驚風寔賴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深昧所能仰佐其萬一過承翰獎彌以爲媿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約非復空言正昔有一弘願今所作未辦且受先皇顧託之重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昆盧開究竟大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冗甚未能記俟從容呈上

答總憲李漸菴

方今言理財者其說紛紛皆未知設法以督完正洪

之爲便也馬政大踈已下部議覆誠如實行之不惟便民且大裨於國計也

答殷石汀

辱示林賊分踪遠遁廣兵西追閩兵東扼計當爲釜魚矣乃近報閩師已收還西防則夾剿之功又恐必然賊規知閩師退必走閩閩人見賊入境勢不容不急救廣兵因而尾之亦成擒之勢也諒此時已盡定石縷縷及此

答劉遼督撫吳瓌洲言虜情

修邊之議舊督撫甚不以爲然謂邊人連年修築勞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六

六

瘁已甚宜少體之乃方公則又銳意欲舉揆之二議方爲優焉已下本兵議覆近日虜情大畧可見彼之心離勢渙偷活苟安我則政事修明內外輯睦盛衰之機昭然可觀故向者奉書謂後不當議守且當機戰良有爲也辱示云云深慰鄙念誠得敢戰之士二萬人足辦吾事夫然不宜輕示機緘令人窺測昨者廉地土事已喻意陳道長以古人不問市租之意頃既至處之甚優爲將者亦宜戴恩圖報可也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先後奉手教皆有釘封捧讀數回不勝於邑竊謂古

人居官有解組乘印浩然求去咸以不獲知於主志不得行或其主雖知之而爲當時執政者所拊忌或有石畫妙筭而當事者不爲之主持使其忠謀不售則其去宜矣僕自去歲曾面奏 主上曰今南北督撫諸臣皆臣所選用能爲 國家盡忠任事者 主上宜加信任勿聽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 主上深以爲然且樊諭云先生公忠爲國用人豈有不當者致自公當事以來一切許以便宣從事雖毀言日至而屬任日堅然僕所以敢冒嫌疑遠衆而不顧者亦恃主上之見信耳 主上信僕故亦信公則公今之求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七

去者爲不獲于 上乎爲不合於執政乎二者無之而獨以浮忌之口卽欲引去是忍於背 君相之知而重於犯庸衆之口也願公勿誤以爲言于此殘寇爲地方計慮久遠悉力以圖之彼中人此時雖不能盡諳他日必有尸祝之此大丈夫不朽之鴻業也他何足惜俟廣事大定亦必移公他處以休曠足決不以嶺表爲公玉門也風賊西遁不遂又欲東奔力屈智窮情勢已見但雲海茫茫邀之何所必須以計誘之驅入羅網乃可成擒萬里指授恐緩不及事在公審圖之耳僕料此賊若不獲必走閩中爲閩人所縛

若爾公卽宜歸功閩人使之趨利而協力乃勝筭也林賊事若有確耗幸惟密示以慰懸懸撫民願焚械歸籍此卽古人賣劍買犢之化也公威德遠洽敬仰敬仰所示善後諸款皆大著數容與本兵計處行之人旋先此附復餘容續裁

與操江宋陽山

南畿根本重地江洋盜賊縱橫近來湖廣江西已屢發矣元末之事可爲殷覽比來處分實不得已惟公亮之天下之事以爲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故古人詰戎治兵富太平之世尤兢兢焉公有經國遠慮者幸惟留意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八

答方金湖

聞西市將完欣慰欣慰虜表宜與改定合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人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我尚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刺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十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諭順義言止甚不樂貢市利在槍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丘昌原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卽廢之然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負

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辜病難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改推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諸邊事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宣府吳撫宅

近督撫方公亦報上蠻使人糾誘順義而順義不從具見其忠順之堅青把都之說決出於前人之虛誑蓋因凜今結婚東虜故屬夷遂吠影虛傳以邀賞耳然因此省論一番亦足以發東虜之謀而孤其勢前入陰受其利咸公之功也今歲貢市命爲安靖所求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六 九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剔宿敵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善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

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賤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通負漏藪以成兼拜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已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從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六 十

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罄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穿鼻矣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墮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挫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六 十一

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總修日如此言語
急公而招怒耳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薊鎮之報竟成烏有皆屬夷誑賞之言但彼中在事者利害切身一有所聞輒行奏報爲他日免罪之地固未暇審其誠僞也此等事但觀廟堂處分何如項僕聞薊報卽戒彼中以鎮靜持重務以整暇勿致張皇而託公傳諭西虜先事伐謀乃是一冷着果得其用此不惟可以解目前之患又有以銷未然之變也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嬰牆擺守

京師亦爲之戒嚴廟堂皇皇卽謹守城之策足時內江方幸虜之來以信其言興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皆極可咲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兒罷費以數十萬計頂東報否至若如往日舉動則又成一咲柄矣

答兩廣殷石汀

前奉手書懇辭解任想未見近旨也主上屬托甚重排衆議而用公此恩似不可忘且廣事十已八九倘代者不能守公之策致有虜兀恐公之心亦有所不安也俟求得代者卽爲公處決不久淹南溟曾轉示公所寄林賊事一冊具悉賊情今但當以治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六 十一

答總憲劉紫山

佳脫屣領豈敢終拒况公今已解任而猶惓惓不遺如此厚愛真切亦不忍違但僕於交際之禮久已曠廢往來公差人所親見又嚴飭族人子弟毋敢輕受饋遺故雖相知親舊有惠亦槩不敢當非欲矯抗沽譽官以當事任重兢兢焉務矜小節以自完而已用是報以厚惠仍璧諸來使然心領雅情固不藉干物也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辱示屯政云云俱於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遼左之功固爲司特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國之堂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與之莫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頽首而服從也今西虜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十三

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却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來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捉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邊之邊外使之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賊衆潰墻而入則亦勿遽爲倉惶但令將飲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即各

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捨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而宣遼兩軍合而擊彼既饑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墜歸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薊鎮士氣旣倍土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薊事舉則西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十四

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密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今各鎮巡標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膽畧可當此事否聞白允中有才畧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二二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書生狂談必爲智者所咲謾以奉聞矧侯裁教

與南臺長言中不干外政

主上雖在冲年天挺膺哲官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虛已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此公在北

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餐 君德出理庶務
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
在北時所親見也奈何南中臺諫諸君輕聽風聞好
爲激語或曰某與中貴人相知或曰某因中貴人得
用或曰某爲新鄭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爲新鄭所
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即如太
宰之清貞簡靖非時輩人也僕與 主上面相商確
親奉 御筆點用僕即叩頭賀曰 皇上聖明不遺
遐遠如此爲人臣者孰不思竭力以報乎第以渠
素未留心銓事又值文選君迂暗而不達於事理致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十五

大事關係理亂安危者今以一酒醉內宮而南北臺
諫闕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群虎捕羊殊可
咲也乃致 主上生疑盛怒而諭僕以人爲欺已
嚴旨忽傳使僕措手不及本欲爭體面反以致 君
疑所爭何有智者固如是乎然此非臺諫諸君之過
也聞有一二大臣覬銓臺而不得者播其說于南中
聽者不察輕事置喙而不知僕之苦于調維也煩公
奉明語諸君今 朝廷清宴中外又安待門墜塞百
官奉職如是足矣僕之淺薄亦僅能辦此耳若更欲
求過于數者之外則僕不能 主上勿冲本無差失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十六

而政令之行動見齟齬或事已處分爭勝不已甚至
桃禍起釁以結怨于中人一旦上下相疑南北冰炭
而後責僕以維持周全之僕亦不能辱在道誼素知
敢布腹心幸惟裁鑒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而奏 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踐
涉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任勘冀獲實也 主
上睿明事事覈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鎮必仗雄才辱華翰知已履任視事無任欣

府以巡按所報賓免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
子丙免寄居西海者乃丙免非賓免也頃已傳諭俺
酋令其嚴加戒飾然制虜之道惟當視吾脩之修否
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
足怒也開市一節望公熟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
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執泥
而不達於事變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
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遜之言在此時未
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
然後裁許則綏懷之恩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索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十七

答蒯遂方金湖

辱教邊事虜情誠爲高見遠識今在廷之臣能爲此
言者指不一二屈信吾黨之有人也敬服敬服據鑑
川言甘肅求市者乃俺酋之少子丙免寄居西海非
賓免也夫甘肅既可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
市前任廖子執閤而不達於事其言不可與市不過

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頃已示意侯
令其審處但彼既有不遜之言此時未可便許且令
俺酋戒諭令其悉心效款待來歲再乞然後許之則
綏懷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索矣公亦可以此意
密語順羨使之知所從事又聞大同甚饑來春不知
何如若果艱食公亦宜爲之請賑今邊倉貯有積穀
可以備賑固不必索之帑儲也苟可支持則已之

答滇樵羅野亭

辱華翰頌悉泰東客友無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僕忝同榜爲之經理後事情理宜爾何德之有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十八

與河道傅石川

近聞淮楊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橫決四溢
今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楊之區皆爲巨浸矣
又有言前議築遙堤爲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
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辱示風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殺矣近又有出洋
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
欲要以爲己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中名
爲招撫實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

中名為招撫實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夾歸漢歸楚
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納吾接濟之人未
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竟蹤是哉以招
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啗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
俱勿以招撫為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接
濟今公在漢料彼不敢輒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却
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內但欲得
賊耳何必切出於已乎且荷之逐之其功亦自有不
容掩者然僕所為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於廣
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十九

又
西省通遠不惟於軍儲有濟且府江一帶咸有兵船
往來亦可以彈壓程人通蒼梧之氣承誠百世之利
也今雖不用軍衛舟中亦宜量貯火器陰備武備方
可大疏已下所司一一覆元

答蜀撫曾確卷計都營善後事

都營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
今既克復遂欲窺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難制於
也象聖殘孽當其降服之初乘吾兵威分北而散
之為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既戀其故土又嘗
以撫懷乃一旦欲別處之禍萌當自此生矣仍宜
之以恩義久任別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定
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為餘黨未盡之
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毋徇人言坐墮
前功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六 二十

答方金湖

西事前已示意侯君想富有處觀西鎮諸君書云云
則順義已經戒諭諒無他虞但諸君之告公固如此
而騰之章奏寄諸部科者往往不同大抵皆預捏危
言以為他日避罪之地耳人臣懷二心以專君非忠
也所示諸書留以為證

答殷石汀

往府江之役以未經勦復久稽論報茲榮晉樞卿
言職錄未足以當功也近報倭營似非其時且越惠
潮而犯廣西亦非其地恐別賊假託之也向者欽川

云云適與此符惟公熟籌之

答傅后川議河道

辱云治河議一一領悉但公所言皆為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選堤又不必築開河口則恐工鉅之難疏草濶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為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于上而行之

答薊鎮王巡撫

長禿生擒亦制長昂之一機幸惟留意審處務使之畏威懷德可也薊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飛此輩不得不羈縻而用之但須審察順義之情以為制馭之術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六 二十一

答薊鎮吳環洲

聞俺酋病甚有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酋近日窮居塞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邊外捉人挾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禿即欲斬以報功僕聞即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補貢豈不再擾亦即赦而弗誅照舊撫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為婚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反自取滅亡蓋薊鎮近日撫

賞視昔不同皆僕為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即給賞而邊吏只畏法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於稟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薊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答兩廣殷石汀

鯨鯢盡戮地方救寧公之功可能也驅見在之兵當率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廢資之典尚未足酬簡在 帝心大界有日

答吳環洲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六 二十一
辱示薊鎮虜情淵哉其言之也已即密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懷自有妙用僕復何憂

答少參吳道南

頃者喬轉僕雖不預知然鄙意亦非薄也願執事且戢翼早栖轍飛固自有日也難將之說數年以來實聞之蓋以馬趙宿將一則屏棄漸亭一則抑爵而威謂意出於執事區區竊以前用執事於上谷固以

二將奉托豈謂反陷之耶故難言者屢至終不信
今事亦已矣願努力建立以副郵望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六

二十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答蘄鎮總督方金湖

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開其自新之路公處之極
機宜又因而稽覈撫賞一事尤爲邊政實務辱教
悉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此中有言其
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
徒以息啾啾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
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責更復何
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羣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慎期在
萬全無害可也俟差官行再當請教

答兩廣總督殷石江

別楮云云其人亦素愛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
狂躁險刻矜已凌人不可大用故昨因其稱疾遂決
去之然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已大定
聞西省自府江平復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鹽
方舟而下南交通貢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
之功歟蓋粵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少參吳道南

辱教款虜錄紀獎借過實且感且媿別楮二將事鄙
懷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論也此後願益務以善養
人爲國惜才以充其與物一體之量則目前道路自
然開通虎狼夷狄無不可處何至齷齪疑慮若無地
自容耶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辱華翰一一領悉里甲經催投靠優免四者正吳人
受病處然所以養成此病至沉痾而不可療者實陳
周二子爲之今丈一旦砭之以精巖之石投之以經
制之劑宜其苦口刺腸而不能堪也然事極必變勢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二

窮斯通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
使知 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踰汰
其太甚而無至於踳盜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尚宜
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爲然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
不剃髮則浸疾然剃頭擱瘞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
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爲橫
議欲以控憾國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
不得不劄之今 上意已定正論不搖丈宜自審畫
無爲山鬼所惑陳乞云云決不能遂徒多一番舉動
耳史周文卷已解部訪知其中頗有造作皆舊時胡

袁二子爲之頃者仰君止據舒王二道之查呈而舒
王亦不知爲廣也然僕于此亦不敢刻意深求今但
有楮筆可據即可藉手以爲解脫之地况其人已死
比之見在盜公帑爲富翁者有間自宜從寬以處之
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地番虜雜居措畫稍差便成乖阻往嘉靖初
年賴建菴晉溪二大老經略數年而後定近廖公以
節士之槩當邊關之任非其宜夫比薦公於 上或
有言公好以智自免不肯任事者茲奉翰教措畫周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三

詳音旨慷慨用智者固如是乎且今 英主御極名
實之辨較若黑白闔外之議悉假便宜不從中制智
者不以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以是知談者之
妄也

寄石麓李相公

不奉瞻對五易春秋諒竊念我亦如我之思翁也別
後無可奉聞者唯平生所與共許委身致主之義則
不敢有一毫有負于久嬰獨此庶可少慰尊懷耳但
第以菲薄迴翔廊廟而翁以重望獨淹留林壑極之
古人彈冠之誼殊用歉然賢郎以庭闈念切特假一

差省覲便中草草附候別具佈束統惟鑒納

答河漕舒按院

頃者議開加河特為轉漕計耳其於河政自有常規民患何嘗忘念淮揚士民乃遂謂朝廷欲置黃河於度外而不為經理豈其然乎大疏已下部議覆

答應天撫院王古林

巡撫一方將盜是務除而誘人為盜盜焉可弭公職專整飾戎備為民除害宜如鷹鷂之逐鳥雀又何畏焉况今朝廷大明當天幽隱畢燭流言浮誦舉不能行亦自無可畏也賤日厚禮槩不敢當統惟覽亮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四

答吳環洲

辱示虜情宛若指掌至謂虜酋假虛聲以受賞邊將信訛傳以希功二語深中時弊今人可與籌邊事者獨公與金湖公而已與他人言頗似說夢雖識或不逮亦有呆呆撒奸者昨奉嚴旨督責當無所容矣

答山西撫院鄭範溪

前有肯戚自晉中來言礦賊事僕得因面奏獲一大役公又因之解散其黨俾地方寧靖事機禍福之變安有常哉辱華翰知已履任甚慰

答江撫謝松屏言防倭

浙無倭患久矣一旦聯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奸且地方安恬日久驟尋于戈恐無以待寇幸激以忠義鼓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重創此寇然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沉毅有遠慮賊不足平也願公勉就勳庸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為憂故昨年擬旨申餉賴公備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俟登岸而遇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謀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五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哉慰甚彼前鋒旣折必不敢窺吳禍當於浙矣黃副總乃僕武舉所取士其人才志似亦可用但負氣不能下文吏若少假借而用之或亦可當一面也

上論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即日奉翰教讀之

通 旨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宸康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為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即諫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虛報速欲防守京城浚濠壘掘戰坑以禦虜

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既若行豈不
遠駭聽聞取笑夷虜已奏 上留中寢之以損其迹
孤才一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諭示輒說擇竟日
非喜其說之同也喜其有助於昏昧也然不敢舉
以告人恐忌者遂及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
亦有不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
今東西虜情的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
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爲是所聞爲的也僕求助
之意真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一紙寄覽仍希擲還
近聞有替目愚術人在邊潤擾訪有指稱假托者幸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七 六

所誑也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沙麻之事雖由於二將不和軍心不一然自古未有
千里襲人越險無繼而能成功者今其事已結似難
中止然亦須沉機審察期于萬全固不必期效于旦
夕也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
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議也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石公前爲宋御史所窘急于圖功以解群議遂輕用

弗詢之謀遽爲掩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惋大
抵西之番族廣之狴獍事體畧同狐鼠鼯鼯潛伏幽
林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
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爲哨備
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苟利
有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
威懷德而生番自不敢犯今不思以計勝之而輕用
不教之兵深入嶮岨之地雖微二將之際亦鮮有不
敗者此事在軍門爲近撫臺隔遠難於調度可語石
公前事已如此今須慎重審發不可以 嚴責責成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七

七

人言旁指遂爾惶恐復爲輕動自今天暑草木蒙密
道路崎嶇恐難進兵總兵人馬亦不須西駐枉費糧
餉且只守險設伏以待不虞責罪熟番發其陰私誘
以厚賞爲我哨守待秋冬水凍林疎然後相機進取
或明出以示兵威或掩襲以攻不備必有奇道乃可
制勝然但一創之以洩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草薶
而豎芟之矣聞番人恃茶以爲命須嚴土人通番之
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於番功之賞
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
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廷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

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答按院陳公文衡覈事實

辱教其人乃前院論劾今但當察其事之實否不必問其曾得罪於何人也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僕亦非薄謬膺重寄事無大小必默告於天地 祖宗列聖而後行豈敢以已意為輕重哉

答少叅吳道南

以善養人與物一體皆執事所習聞者衣中繫珠不尋自獲富家乞子忽復來歸滿中七寶受用無量在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八

答督撫張崑崙

往公以太君思歸奉輿西返僕所以不阻者亦欲因此息忌者之喙耳今公論已定以素所負蓄屬休明之會不於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且棄瑕雪垢不避嫌忌而薦賢者惟僕為然後之人或不如是之愚也已大既部已報寢幸即戒途以需簡昇

答石麓李相公

伴來辱翰貺深荷雅情及備詢起居萬福復慰懸仰第自首事以來於茲四稔碌碌無以自效所賴 主

德日明官府清肅百司奉職邊陲少警一二點肆于

紀者咸就誅夷仰惟 宗社闡靈孚佑 聖主而第

以淺薄會逢其時優游苟祿竊餘榮以自被殆有天

幸焉願值休明之會俾耆德碩望遺置在野不能引

薦深用媿嫌耳賢郎請告謹遵命屬所司覆行別具

侑東統惟鑒存

答閩撫劉凝齋

林賊既已入穀果不出閩人得之之料喜甚喜甚但當其時即宜少出閩師以助之夷情多變死賊圍久或生他計諒此時成敗已決矣傾耳以俟捷音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九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既原無大故自宜相機撫處鼯狐狽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為制使不為大害而已何為輕動大眾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嘆該科亦有劾疏通侯事寧併處也

答督撫吳堯山

往奉別時記公有不薄南遷之語故以借重然亦嘗虞耳憶昔悠悠之談若謂僕有所不足于君所者今

公視鄙心何如哉大疏既不獲請簡書有嚴幸過登
仙舟以副與型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僕自受事以來惓惓勸諭今士大夫務以忠肝義膽
事君誠心直道相與近雖稍變舊習而餘風未殄執
事謂外吏猶事趨諂驚虛文誠然所示二縣令已卽
投之囊中矣讀華翰具見留心民事詩曰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執事有焉敬拜以受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 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十

以爲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讀大疏具見忘私徇 國
之忠已奉 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肯身任之猶爲
難得今卽以屬之漸菴亦曾有書云開泃口不若疏
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
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
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
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
興大事可就也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 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爲浮

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
派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
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一則恐漕渠既開糧運
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
皆私己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
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
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卽面奏於 上
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泃口不如
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
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
寡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等
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
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
之原黎民惑焉今 主上英明天啓志欲有爲而公
以非常之才適遭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
大功克成當虛揆席以待

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辱華翰所示具盡事理讀之無厭竊聞致理之要在
於安民欲民之安責在守令今 主上年雖冲切已

知注心邦本然而上澤未能下究下隱未能上通者則以吏治欠覈而骫權撓法之豪詭銜竊轡之奸鯁乎其中故耳易卦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合故今振舉綱維精覈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嚙其物去其鯁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二州佐既堪其任何愛兩知縣而不以勸天下之能者且提調學校特縣令下事耳當此罷邑民救死不瞻矣暇治禮義哉況上有府佐下有學官歲時考校亦自不妨也甯爵誠爲弊政昨計部稍去太甚者然未能盡拔根株俟一二年後將鹽法屯田經理就緒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十三

內外儲蓄少充當盡罷之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今計開納所入歲不過四十萬稍加劑量致此固無難也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加口未遑論也今加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協恭獎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主上虛已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朝廷大政幸已畧舉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鉅不敢輕動尚當有待漕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即納筦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內英哲共助不逮

答蘄鎮總督方金湖

順義饋馬效順彌堅真 朝廷之福也書中言守邊五年欲乞賞資似亦可從俟其貢市畢可爲之一請僕所酬一如去歲例俟其至邊與之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不可解窮荒絕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爲乎今伏大略撫定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十三

造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恣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卧治矣辱示曲盡彼中事理嘆服綿紙既可用以題奏何不爲書柬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甘肅開市已奉 諭旨悉如所議其中有難達度者公自以便宜行之務令事久邊境獲安而已市場似宜稍西去西寧太近則啓窺鬼壘斷之心去我邊太

遠則迂邊民交易之路春市虜馬瘦弱強爲之市終不便也統惟裁酌

答列卿楊本蒼

向承以令先公隄銘見屬媿不能文又冗甚故遷延至今蕪創雖不足以發揚令先公之盛美然道僕平生所與令先公同心許國之誼則實無一字不出於肺腑也百世之下考古尚論者必將有徵于斯言辱惠佳帳祇領餘不敢當輒璧諸使者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膠河之議非一日矣咸以謀多築室人鮮同心故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十四而罷今幸劉徐二公發端任事公與商道長協心爲國底績之期可以預必乃知就大畧艱固有時也所示疏澆道里宛在目前若如陳君所呈更爲徑易不知按視何如徐公有來期否

答總督方金湖

順義酬幣既不中格謹領入聞今歲各路貢市比之昨年尤爲缺賤足徵虜效順之堅公籌略之遠也慰甚慰甚陳子論張參議詳其語意似非至公而銓節不待巡撫之疏輒與題覆亦非事體故昨旨以議擬不合爲詞下巡撫再勘實駁之也繼得華翰及鄭

公既則多惜之之語乃知再勘之旨於事理允當如有枉誣宜與昭雪明主懸衡以運天下如日之照臨是非賞罰惟一付之至公不宜依違兩可之詞也

答河道徐風竹

承華翰知道從已臨東土無任欣慰大蹕下所司一覆允此事甚鉅費必不貲今欲爲國家建萬年之利寧敢惜費但春魯之人甚不樂與此役以近旨嚴切雖不敢明肆阻撓乃其心則終不以爲然故凡言此事必幾萬幾十萬而後可舉者未可遽信之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十五也公宜與有心計誠心爲國者熟圖之近來朝廷之上事事精覈凡有興作比之先年率費半而功倍則虛實不同故耳願公計慮審定然後次第請旨行之

答司馬王西石

張主簿人來辱翰教深慰遠懷向者之處惟欲曲遂高志然于僕本願終遠蔽賢之罪終不可追也學涖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此工夫最難以公高明自能徑造直詣如僕淺劣因公之教亦益加浚省也陽山光明磊落初時吳人甚不便之近近感

慕稱頌蓋至誠未有不動者遠左頃復報大捷雖行
敵止二百有餘然奔溺于河者甚衆河水爲之不流
畫乘輜重而遁所鹵獲駝馬器物不可勝計足以紓
邊人之憤而寒旃裘之膽真大快也諒公所欲聞者
謾以附及講章先刻完者附覽

答閩樞劉凝齋

屢辱翰示及別楮所云一一領悉頃聞有貴恙無任
懷念想勿藥矣近據閩廣所報賊形皆潰亂奔竄之
狀風賊似不在其中斃於呂宋之說恐不虛也果爾
皆閩人之功若非遣謀行間彼番人安肯殲之乎今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十六
想已有的耗頃耳以俟捷音之至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奉華翰知已榮代視事無任欣慰前聞中屢報風賊
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據報賊形若潰亂
奔歸者風賊恐不在中幸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
衆既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既已奏聞勢不能已但
須審計燕巒之昨部覆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
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振軍聲伐
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
裁之

寄趙大洲相公

賢郎謂選辱華翰深荷遠念僕以僻弱謬膺重任每
懷將伯之助莫挽東山之轍側身西望惆悵而已所
幸主德日新精勤問學官府清宴方內又安此九
域簪紳之侶所共欣躍而稱慶者也翁素抱忠耿知
在林里未忘朝廷故謾以奉聞賢郎肯差歸省便
此附候別具奏稿一部圖說一部及薄幣二端俾東
統惟鑒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公是也公昔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十七
在郎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屬言屢至召用
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埃者異時撫臺
有缺僕卽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
可用獨無柰其竿牘煩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
而僕自是亦然然慙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
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乎方今明主在上方
博蒐賢雋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
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菅垢衆所指嫉其人
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
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

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難却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鬪門養重靜以竣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于廷以明已之無私則僕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有之幸甚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七

十八

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辱翰示一一領悉卽屬本兵爲之曲處但有功必叙有勞必酬者 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于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非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 國家無尺寸然自受事以來力辭四廩獨守舊官每一蒙 恩輒憂夔夔慄慄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 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爲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爲諸君處者自

是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爲人臣之所當知也冒昧吐瀝惟高明采之

答兩廣凌洋山

閩中撫按有書至甚以廣議招撫爲非此固一隅之論然亦宜審觀賊勢何如據前所報風賊似未必在其中若果係殘黨入境又未肆殺掠則招而分北之事理當然不爲失策若賊首尚在敢行侵掠則宜與閩帥夾剿之今不揣賊情強弱向背而執言撫剿皆偏見也今想已大定人旋附布區區

答蘄鎮巡撫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七

十九

頃遼左之功固奇然本之以公審報土酋東犯的耗僕因而傳示該鎮潛形而預待之故有此捷論其發蹤之功公宜首叙顧僕于此不敢冒竊遂使大功不彰也

答隴右大叅李冀軒

辱華翰得悉隴右事情甚慰懸慮番賊事不專在用兵貴於善處古人有以一介之使當十萬之師者賞機故也蘭州倉場稍弊不獨寄貯民間殆并民間所貯者亦爲虛數官司積棍與奸商相通冒領官銀並無糴易每有調遣則賄囑將官量以布米等物給軍

隨卽銷除以一日爲二三日者有之以一千爲二三千者有之蓋其弊久矣茲既清查重處乃振弊維新之會凡有所當行者計處已熟可呈詳督撫題奏庶該部便于議覆也

答傳諫議

往者別時曾以守已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已之節而執事乃屢却不已愈至愈厚益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間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二十

答河道徐風竹

膠河已有成議雖費亦不敢惜其中既濟事宜及調用有司等項俱聽便宜處畫一毫不從中制乃聞近爲羣議所苦頗悔昔者建言之爲易審爾則此事難以望其有成矣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明主方勵精晷治詢事考成豈直以未定之議嘗試 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乘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蓋象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無事而保身自便者

孰肯濬留辛苦于泥塗橫塗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紛也願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心乎爲 國畢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帶顧忌調停人情之說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若殫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聞于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熟審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衆心則亦宜明告於 上以謝昔建議之爲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

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宥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七

二十一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去歲海洋之捷誠為奇勳榮音一秩未足為酬尚當有崇推焉辱示諸款手讀數過俱見鴻猷驛通一事近例頗嚴人似無敢犯者大抵為政必貴身先頃小兒回籍應舉自行顧情昨冬遣僕歸壽老親身負餼物策蹇而行蓋不敢身自犯之也目前民困已覺少甦數年之後積餘必多用以糴穀備賑誠善政也織造事值浙中亦有踈陳乞故司空不敢減此益彼姑以料價抵補然此既分四運則目前已自足辦一二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乙

年後公私稍舒了此似亦無難也細觀別冊向來夙弊蘆葦殆盡估價亦與近日言者迥異足以見丈夫諸事靡不罄竭心力矣優免核則投靠自減投靠減則賦役自均數言已盡查完停妥宜即具題施行水利之責御史昨凌洋山始建此議僕固以為未便乃渠則堅求必遂故毘勉從之今奉教信為冗設也巡鹽之理漕徒增文移煩擾俟差官時酌損之

答總兵戚南塘

適會本兵譚公問足下與閣視大臣相見之禮云宜如總理之見督府可也竊意今日當以欽命為重

在兵衛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部公當預為足下先谷必加優禮決不以庸眾相待也

答閩撫劉凝齋

閩師千里赴難雖無所獲猶當論功况斬馘黎丹灼然耳目者乎廣人欲來招撫之議志大德而逞小忿曲有所歸矣 聖明遠見萬里功罪賞罰不爽秋毫本兵已覆勘議幸公勿以為介但鳳賊存亡尚無的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答松谷陳相公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二

伏承台翰腴貺捧讀再四如坐春風不知燕蜀遼關也備論起居清勝身處雲林望隆朝野慰仰不肖猥以淺劣謬膺重任顧蒙之見竊以為既受 國重託宜以死報故二三年間諸所指畫惟以振紀綱剔瑕穢為務以是見怪於流俗本之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其見詆誣非不幸也即欲引决乞骸以 主恩深重昔所許於先帝者尚未克辭故復覩顏就列屯難之際思我同心恨不即弋冥鴻招翔鳳而致之廟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禮用剛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起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東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起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象曰剛過乎中當大過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三

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保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獻琛修貢蹶首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護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四

專一其作用處或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創子手吾
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崗虎方怒深林
嶙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
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今海內
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嗥
嗥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
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日
相待

答河道吳自湖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五

惟公遵養林泉望懸朝野僕所欲推轂者屢矣成爲
忌者所阻今乃得遂初心然猶恨其不早也淮揚之
民歲苦昏墊 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
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
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
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
窒雖棄地勿惜碍衆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
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審圖之

答兩廣凌洋山計剿羅盤寇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諉難於後人

誠爲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
公誠不容使之跳梁於卧榻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
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
之爲便也

答河漕王敬所

人有自邊來者言公按行部中簡靜清肅邊人咸不
知有命使之至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
于征有聞無聲公之謂矣慰仰慰仰淮揚水患之
旨蓋欲激發吳公使之殫力以從事也 朝廷方有
事東方而江淮之人咸謂僕止以運道爲急將視河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六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往者潮州主撫賊之議閩人深有憾於金大叅科中
遂加抨劾僕竊以廣中之處不爲失策乃告銓部本
兵言金君必不可動動則後來任事者皆恫疑首鼠
而不敢爲矣然林鳳之見創於呂宋實閩人之謀彼

以大兵逐此敗殘餘黨欲盡殲之海中以爲功而廣中乃一舉而收之其致憾固宜今惟行廣人之策收闔人之功則處置適宜彼此俱得矣銓部本兵以僕之言爲然遂用此意題覆今讀大疏詳觀前後事理果如僕言其中措置皆極允當蓋昔年撫賊率要求善地安插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我常有肘腋之虞在賊常懷反側之意養癰待決誠非計也今則隨地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佚志故廣中之策是也然觀金君所與閩人往來文移頗覺動氣楚固失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七

之而齊亦未可爲得此氣質之小疵也即欲取此新績復其舊官但閩中勦功疏尚未至若先處之重激閩人之忿故行並勦幸促勦者速報庶便處分也羅旁事宜審定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貴屬司道有司賢否訪據的實者幸另開手書審示

與雲南巡撫王擬卷

高金宸先已題奉 欽依准襲吳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百萬兩 世宗欲取用而方礪巷執言該省常有兵事宜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貯今尚存否即查覈見示餘不悉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辱別楮所云一一領悉安慶軍餉及三府糧疏俱下部覆允焉蹇二君屬部優處政府入人言惡吳中士夫賴糧之說似別有所指不爲丈也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倡之蓋謂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此等言語豈亦丈告之政府耶願秉道自信毋惑流言以終令聞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八

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畿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謠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 國足民更不外索即此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爲國者肯一留意於此時時修明 祖宗法度精覈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於 吳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反手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於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爲己之

心故耳 祖墳事嘉靖間王戶侍亦曾疏請後竟以
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 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
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於心者耳
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
似之間如以為真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
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真則此曩曩荒塚祀之何
為僕嘗以我 聖祖之不冒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
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
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
明裁之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答河道吳自湖

九

混江龍之制昔曾聞之近以河政廢弛人不知用耳
頃屬所司題覆通行河道衙門一體製造

答楚撫陳文峯

辱示公安諸邑連歲昏墊生理蕭疎昨蒙加意賑恤
頓聞春意今民力雖困猶賴父母孔通橫恩溢澤亦
不過微於臺下也郡侯才守俱優向以初任銳於有
為頗失上官之意今則久而愈孚令聞休洽昨已特
懇之向院諒在毅中矣荊州二衛班軍分番往戍誠
於守禦有裨已下部覆允矣昨曾確菴來言公舊僚

意頗相左大非所望或意見不同耳願公且恢誼之

答王敬所

辱示邊務諸款皆切中機宜事竣亦不妨條議上聞
也又承別諭云云謹逐條手復納還記室不另具復
以示不敢泄此後有要務請手翰密示口授非宜

答河道潘印川

惟公雅望宏猷久切傾嚮昔者河上之事鄙心獨知
其枉每與太宰公評臨海內佚遺之賢未嘗不以公
為舉首也時屬休明之會正宜亟時建立用展素蓄
乃猶盤桓引却殊乖所望大疏已下銓部議覆雅志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十

恐不得遂幸適發征麾以慰輿望厚儀槩不敢當謹
以璧諸使者

答操江王少方

江洋獲盜事關王印自合上聞鄙意以為盜賊已獲
可從寬處不意 主上覽疏中縛王切印語赫然震
怒 面諭重處區區從容解譬下部議覆 上意以
部覆撫按罰治為輕區區又委曲議擬乃得薄譴蓋
主上恒以冲年惡人之欺已故以失事為可追而以
隱隱為深罪也人旋草草附復其詳容另悉

答河道吳公桂芳

淮揚之民方苦昏墊披髮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能豫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求平江遺蹟爲國家經久之圖今內外儲積幸已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之公母慮也

答總憲吳公

查劫官銀於會城之外本非細故但人贓已獲大半公亦參論無隱自當請旨從寬然諸未獲者猶宜速爲詰捕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爲矣

答廉憲胡公邦奇

張大岳文集卷二十八

十一

辱別教云云深荷至愛前王操江亦曾以尊意告僕而僕不以爲慮蓋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已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牆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况冤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明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然感念厚意中心藏之

答操江王少方

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二日二書先後俱至一一心會不能悉答滁州鎮江二事部覆悉如疏議近來江防外雖舖設觀內却空疎無實此言切中特并蓋不獨

江防爲爾然昨江西浙江二事明旨森然此後即欲推諉粉飾恐亦難矣安慶軍餉部議執前已覆定不肯再更然陳君之意爲長也陳君昨考察疏亦佳區區素知君後當優處聞有馬驚頃想全愈曾司馬近亦小恙已痊小曾乃翁訃音至矣允兒頃歸一役一馬皆自行顧倩併未敢令有司知之

答巡撫鄭範溪

辱示虜情具得其真今計惟當急圖自治以觀其變耳張憲副之被論人皆以爲枉當時言者殆有所承望彼時公似不宜與之會同蓋是非之在人心自有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十一

不容枉者豈可徇人以爲毀譽哉頃科中復有言者要當請聖斷行之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辱示內廖守備事已即達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虛心論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斂戢苟不至於太甚似宜放寬一着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惟高明裁之

答副總督方金湖

辱教領悉近來東虜垂涎於貢市之利陰與青酋交

通携市於宣府而明擾遼左以求為市故宣府之區
版增而遼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
用然近亦罷敎非用前入助之不能支也顧前鎮隔
關三衛出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為急必斥堠嚴
明偵探的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
此意前已屢語前入尚未得策承敎當再申儆之聞
那吉給台吉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
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常
與之氣脉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換之無令得合
而已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十三

答鄭範溪

張少叅之事言者明保承望搜求公為之昭雪乃是
非之公在人心不容泯者奈銓部固執前說又追論
其平生此其意不可知矣僕欲請 旨駁議又思於
該部禮面大有所損不得已屢勉從之然僕心知張
君之枉今雖暫屈後猶可伸也公前雖與按院會論
而其語亦自不同今奉 旨再勘豈得不據實具奏
但求是非之不在何嫌前後之異詞哉今 朝廷之
上功罪賞罰如鑑之虛如衡之平公但自信此心秉
公任直紛紛之言不足為意見 朝廷又自有公論

答遼東巡按沈鶴石

辱示領悉順義所求督府已傳鄙意止之矣虜情不
常宜隨機應之要當待以至誠要以盟約則貢市必
可久而不變安邊制禦之策無踰於此書生不達時
務難與言也外貴院帶管學校近給有新勅宜令人
領去以便行事

答前遼總督楊晴川

肅將輕率寡謀損威辱 國歟不足惜但古北口要
地素稱險峻乃賊至數十人踰垣而入肆其侵掠而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十四

守者不知則置兵設險俱屬無用矣且賊初意止於
侵盜原非設伏誘我者宗儒之出從者百餘人使人
人致效未必便爾覆敗乃從者見賊先奔遂致主帥
陷沒觀此舉措將來之事深屬可憂轉盼秋防僕寢
不安席矣今且先絕賊首撫實諭令歸獻首惡如處
王果事從容相機而行急則恐生他患其守臺守口
及棄將先奔軍人宜以軍法重治察其尤重者戮數
人以申軍令前門數年安靜人心已懈天其或者借
此以示儆乎若諸公當事者紐於治安不加戒備則
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南兵素稱敢戰今未効一

矢之力見賊先奔何以解於紛紛之議惟公熟計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重奏

南臺試取奉教即屬銓部覆允但御史以原官試取
理刑蓋使之習於事以待用也近來居是官者不知
本職所在舍其當務而漫求他事以塞責居數月而
考選實授祇具文耳一旦奉使觀風乃不知法律為
何物而反以吏為師 祖宗命官責任之意幾於淪
失矣近奉 明旨修復故事而御史大夫陳公即以
實舉行甚稱 上旨試之日坐於堂上面加校閱舊
日易卷代書之弊悉行釐革僕取其試卷觀之一一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五

親批其所殿最咸以招擬為準不論章奏之通否蓋
章奏議論人人能之若招擬刑名則非素究心於此
者不可以虛言飾也賢哉大夫可謂霜空之矯翰矣
南北臺諫原無輕重今既新奉 明例以宜一體舉
行且以公之高明峻整視陳大夫又奚讓焉

答閩邊鄙文川言戰守功閩

承別楮所評隘一一稍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
此以儆揚人心其實薊鎮屬夷促人要賞乘間為盜
自昔已然昨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
喪敗矣今四方所報殺官劫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

且然况邊境乎勦帥昨蒙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

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
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猶以辟鼠為上品山有虎豹
菽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為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為當
若欲為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鴨屬夷之事
雖若防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實於功名
未損以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鎮
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
邊鎮切近 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為守此地以守為
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為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為功其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五

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
因往時諫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為之罷減
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
地與賊於是譚總督賊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
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大舉整
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為虛費而無用即
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
於本鎮地方抽採不然 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
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總督楊晴川計處屬夷

示失守諸官軍俱法當其罪從此人心庶其有儆
乎屬夷原謀止欲為盜庸將喪敗實其自取今彼既
有畏誅之意宜自從容處之但僕只之說未可盡信
乃自解之詞耳今仍宜厚結僕只以絕其援盡革諸
夷之賞以孤其黨虜貪而無親他日必自相夷滅少
蠻亦可縛而致也若歸罪僕只是使之合其黨以抗
我且啓西虜之釁矣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為得策矣今全虜
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七

少矣彼既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為可虞昨已
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若的
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
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
敢東窺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
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為 國任事之臣
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
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

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
處今既為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向者
欺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眾既多在虜已久許令
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
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後明言索
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
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
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
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
言有神術咒人人輒歿喝城城即崩俺答言之令人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六

抑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
就大同乞貢 中朝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
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為邏者所得梟首邊
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既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
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 朝廷必以彼王
為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款 朝廷亦將不信
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
與執送軍門 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賜賚
愈厚何為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
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

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
失量此么麼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
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
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
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
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况夷狄乎
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攘
但當耐煩處之隨幾應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
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
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九

與總督方金湖以奕論處置邊事

近見山西巡按疏中言邊人叛入虜中者甚衆宜大
巡按有書言擺腰入市時伏甲於邊外及黃首遲延
不肯就市其意蓋調虜情有變也不知其中情狀何
如其云云者皆實否幸惟明示又得崔巡撫書云索
叛事似爲承善僕已復書令其改圖不知可否亦曾
聞此事否今錄回書併崔原書奉覽以便從事然會
崔母言得見其全况經一番變動得一番處置而其
事愈固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卽爲動搖譬之

低基隨敵嚮往應手卽下今則不然吾番勢已定窺
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以求先此今日之局
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

答雲南撫院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礪菴云云
將謂彼中尚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
令所司謹守之以備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
漸充加以北虜納款邊費少省僕朝夕所告於上
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揔括之令或可免
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十

答南臺諫

承諭欲以拙稿付梓昨已致書王少方力止之蓋此
帙雖無造膝密勿之語而其中亦多未發科抄布者
若梓傳四方未免掩主德而炫己長非入告出順
之義也至於求存翁序首云云猶不敢當存翁吾師
也翁昔以家國見托今思昔所許者尚未能力踐
其一二何敢以案牘糟粕之詞致辱名筆哉惟丈俯

暨慮惘早為停癢僕此意發自丹懷絕無矯偽若舍
曰欲之而為之詞則穿窬之行丈諒僕必不為也

答南列卿張崑崙

惟公雅望厚蓄昔被浮誣今始昭雪故暫借南寺以
迴翔連養焉辱華翰遺謝深以為媿前賤日蒙惠集
未敢領仍宜查之主藏者

答督府吳環洲

辱翰教領悉炒蠻者與西虜屢只為婚昨遂嫁言為
盜者驥只也此齋人欲為解罪之言昨已責之彼中
當事者言初報為盜者屬夷也與西虜無與 朝廷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王

所欲誅者炒蠻耳此後勿得嫁禍於隣然僕料此事
必借公力而後能之公幸使人密說青黃諸酋勿與
惡人為黨啗之以厚利偵知炒酋所在或誘之使復
歸舊巢則罪人或得也已令齋人緩圖公幸留意廣

答山西崔巡撫

水泉之市不知在何時聞宣大互市兩撫院皆親臨
彈壓故得無譁水泉市日亦欲煩公一臨庶無他
又京師近緝獲一虜人初稱黃台吉部下所使為細
者後審是公昔年所遣為膠舉人僕者及呼膠舉人
面認之良是但不知公昔年何自得之也幸具道其

實以便處分當解送臺下隨宜安插若以為奸細恐
因此遂生釁端也

各楚按院向明臺

頃以二三大事借留數月故未題代差期當在初冬
矣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
密此君初任人皆以為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
所建立必為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
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為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
法在南方頗便既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
行之耳向所言棍徒艾姓者後竟不知何以處之實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王

慶生員歐歆取官事似宜正法以警刁頑

答南臺長陳來峯

海洋失事非公言 朝廷豈得聞之人臣之義以不
欺為本事有失誤當具實以聞至於恩威輕重則
主上明聖自有裁處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也

答總督方金湖

貢市三年論叙與昨閱視舉劾並於一時雖若有防
然閱視以八事為殿最貢市以款虜為勤勞閱視優
於要職貢市逮於卑官固自並行而不悖本兵前已
題定自宜循例舉行但已加恩者或不能過優耳白

師賄李之說前敬所已曾告之於僕但追思當劉國被劾時僕即面問本兵譚公此人若動孰可以代之譚即應曰白可又云若論才力則麻錦為宜獨恨其多方營求為可惡耳渠倉卒之間即以名應似非有夙諾者况既惡麻之營求又豈肯曲詢於白乎云云之議未必非劉麻搆之近來將官彼此相傾甚於文取此中隱情亦宜徐察之也奸細之事誠如尊教近所獲者皆未必真已隨宜處之矣

答潘巡撫

寧州之賊從來已久事關兩省宜約會夾剿之庶可收功固難以旦夕定也新除兵憲恐不足以辦此姪部設爾陞授僕知而使改之則無及矣公試觀之若果不相應當速奏調改又公退居既久近來政令或未盡知宜查近年旨意并題在事例有與撫按相關者籍記而時閱之則自無廢格錯謬之虞矣

答河道吳自湖言蠲積逋疏海口

項蠲豁舊逋乃發自聖心僕不過仰承之耳然須得良有司悉心綜理庶幾主澤得以下究惟公留神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居聚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人存政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三

舉非虛語也比者暫行薄養俟玄圭既告之日仍當有殊錫焉派碑事江南撫按諸公咸以為難措而司空又以近日工作浩繁不肯為之一處惟公裁之

答應天巡撫崇陽山

鹽徒執捕海風覆舟在往時誠為常事若一一賞之該道將領人將何所措其手足宜丈有不平之鳴也但按操使者見近日屢有嚴旨惡人欺隱故一有所聞即倉皇奏報以為他日脫罪之地頃王少方有書來亦言屢勸止之不從蓋自為之心重故不暇為人謀耳要之主上睿明揆度事理衡鑒明允其輕重予奪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王大恭僕欲大用之何乃以小忿決不就幸諭安之

答總督楊晴川

賊夷犯順仗義執言以討之賊其渠魁赦其脅從理之正也但賊既畏威遠遁獸駭鳥舉難躡其踪而揚兵出塞之舉竊恐薊人亦未能辦也若賊首果真心悔罪執送為逆頭目一二人散夷數十人歸其所掠則姑宜宥之徐為後圖吳環洲示強示弱之言是也辱問草草

答方金湖

六頁告成邊圉寧謐雖 朝廷有道守在四夷而公
經綸之略安攘之勲庸可掩乎敬仰近聞虜酋與察
罕構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
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
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爲公所收矣

答閩撫劉凝齋

鳳賊之敗潰本之皆公謀也頃部議但據報功之有
迹者覆請行賞實未足以酌其什一也然人臣事君
寧使功浮於食况 主上聖明有功者雖微必錄雖
久不忘尚當有大畀焉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三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連日不聞虜報彼既得利於海西必且歸其所掠未
能復逞但遼左之事多在深冬宜加意防之虜性惟
論強弱警隙一構報復不已王台既被襲虜警恨必
深彼素效順中國父子俱蒙恩眷其德我也亦厚宜
急以計結之俾爲外援則北虜之真情可得而我之
藩籬益固矣惟公熟計而審圖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膳房堡事僕正
恐觀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

疏隨至而沈君亦遂匆匆將官蓋渠惟懼以隱
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別事則過矣夫疆場之間
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卽
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有益顧若不察耳今都邑
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劫庫殺官者况夷狄乎薊門三
衛服屬二百餘年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詰乃
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警
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旣箠而復
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復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
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
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
料虜已中餌決不啗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
者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三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已抵貴竹慰甚所示安酋事具見高識遠猷
朝廷可遠南顧之憂矣追念安酋庚午之事本守臣
處置失宜所致及釁端已構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
十萬之費以剿之僕竊以爲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
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
糧而黠酋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

王夷雜種譬之狐鼠鼯鼯據險爲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國初兵力之強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畫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構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爲地方長久之計輕信偏辭遽爲騰奏小則構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爲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搗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責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槩行會堪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卽疆場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故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道亦異管見如此惟高明釋之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壬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近見閣中錄文甚佳多超曠之見知必出於執事之手爲之擊節者久之所示西略一一領悉春首之事已成夢幻不足復論不穀於執事相與深淺執事心知之

答吳道南

承示辯揭殊足發笑是非混淆一至於此南疏必有嗾之言者不察耳先是部院訪單其說尤多大抵皆忌者之言故銓部議欲從重僕再三爲理乃得量移然被誣已厚矣世味人情不過如此區區昔與執事張太岳文集卷二十八 壬

壬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荅兩廣凌洋山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所鹵獲又當稱是即有
逸伏諒亦無多宜乘此勢多方招徠開其生路隨宜
處置務絕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事定後稍用狼
兵更番屯守諸善後事宜次第以聞

荅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近來驛遞困敝至極 主上赫然思以釐振之明旨
屢飾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教謂外而方面
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應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乙

付若如 近旨但無勘合者皆不應付則可盡復
祖宗之舊甦能困之民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
抗所賴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于故
常牽于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
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
記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昨決囚之
事可鑒也條編之法 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
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
北白令訪其在官素有善政故 特旨留之大疏為
之辯雪殊愜公論惜公不倡言于 朝廷而獨以私

示于僕也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唐虞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十二牧十亂同心周爰乃昌僕
今不難破家沈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
不為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獨有
力竭而歿已矣以公知已敢布區區修補書語
殊非取徑乃

荅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高郵湖堤閘甚堅緻一年之間淮泗安流土可作又
公雖不自以為功孰得而掩之哉實應堤工便可次
第修舉玄圭告成富有殊典矣頃丹陽淺阻當事諸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二

公畢智竭力僅克有濟懲前慮後預為先事之圖可
也昨見攢運陳道長建白俱切事理其言黃河故道
不知可復否望公虛心一商之如有定策幸先以見
教今宇內之事漸已修飾庶幾小康惟河漕恒往來
于懷而今之時肯為 國家任事者絕少不能不厚
望于公也

荅河道潘巡撫

辱示江右金花銀亦係已徵在官之數不准抵補伏
奉 聖慈特允免追益 上之至仁也
荅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往者奉書矣有所獻誠有激于衷也此辱華翰不責其愚深自引咎其銳然有為確然不回之意溢于詞表讀之再三無任慰仰夫人不激烏能有所樹乎古之以道義相磨切者義蓋如此至謂今之財賦不窘于國用之繁而虧于士大夫之侈縱誠膏肓之藥石也即使國用果繁為士大夫亦當分任其咎蓋以下奉上臣民之分而士夫者又朝廷所用以治民者也今乃剝上剝下以厚自奉可勝嘆乎顧積習沉病已久非痛懲之不能挽也語曰得時無息養根躍馬猶恐失時今欲為國家振久頹之習建百世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三

荅閩撫龐惺菴

僕之傾向于左右自公在臺時已然此亦公所自知也中更多故不獲引置于雲霄然鄙心未嘗忘頃以閩臺虛席乃得遂其夙心然公困躓久矣今不引之康莊而復頽之畏途者良以此中人情多變借公威望彈而治之而公因此亦大有所樹植以塞忌者之口則由此升亨衢執鼎鉉其勢為易則僕之所以忠干為國而篤于薦賢者之赤心也至于主持公是權抑浮在則年來廟堂之舉動公既聞之矣又何

慮焉如有地方事宜不防一一垂示

荅織造許樞使

辱翰教深荷雅情頃見發下解進段疋等件俱厚熟密緻與近年所織不啻霄壤而價值乃與市估無異且官無私弊民不苦勞嗟乎使今之奉使者俱如執事則何事不可辦何功不可成乎敬仰敬仰頃得皇上面加獎賞生亦極力稱薦執事將來大授之基已培于此矣願益堅雅操以永終譽

荅總憲張崑崙言用人

頃借公于上谷也將有難鉅之托也乃竟不得如願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四
令人悵悵久之于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但僕謝事有期不得托附于梓人殊可恨耳大君郵典已屬所司如例請允別楮所薦諸賢皆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短然堯舜在上翕受敷施取其所長皆為國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微類致其瑩美則希世之寶矣辱示敢并及之薄奠敬因使者布之太君仙凡

荅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為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况大臣雖在

猷竝猶懷廟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于國于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忘國家也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嘆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美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耶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荅翰林王弘齋

往事僕所深知恨當時未倍國議之末徒旁睨私憤爲公竊置一喙若如今日則固已淋漓而致之青

張大岳文集卷二十九

五

雲久矣豈令公抱沉痛于衡門哉辱華翰感今追往益用惋惜堯舜在上翁受敷施期不使鄧林有一材之斷願公靜以需會焉

荅滇撫王凝菴

前承厚貺卽璧付令弟以不殺之辱愛于公誠不宜例拒但近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畧覽一過鑿鑿皆有益于地方造福于衆人不淺卹刑者乃勦其說以市恩淺之爲夫也憲綱一也雖屢經申飾而臺中竟不遵行葢惡其不便于己幾欲去其藉公之此刻亦取忌之一

端也前撫鎮不和之說蓋彼有愆于山右之事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鎮並無一言安在其爲不和耶此是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亦善遇之

荅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宣薊唇齒之勢異時兩鎮視如秦越虜禍中于薊則宜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爲薊也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爲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改之去歲微聞閱視君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薊者所以全公

張大岳文集卷二十九

六

也近日薊臺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于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爲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輒私語曰代者必某人是總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總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于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于事理不吐不茹蕭規曹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薊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間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畧陳其槩新本兵雖頗不悅于前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况

今大事皆僕面奉 宸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卽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將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近日俺答報土虜東犯其言不虛然此時尚熱或就邊住牧窺吾之隙宜慎防之人嘗笑南兵無用徒糜厚餉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羣喙自息而虜亦寢謀去歲曾屬威總理以援遼之策乃渠所以復于我者其計甚迂殊失鄙望今虜若窺薊則患在頭目又非若干鄰之震矣願公以義激之使僕藉手以告于上且以杜讒謗之口此機不可失也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七

荅徐太室言釋怨爲公

別楮領悉但舊僚之疑似猶未釋僕非姑與解脫也今春南說之興其所由來實與舊僚無干僕平生遊于宦途但願人解怨不願人結怨况本無怨之可釋乎願公之自信而薄責于人也沙市城議恐勞費難成幸姑已之

荅薊遼總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費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况當暑雨之辰

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飲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權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劫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八

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 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屢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洵洵送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戎備一切浮賞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卽爲大功不必有所事

紀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
情事則 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
之銓部如擬陸用

答甘肅巡撫侯拔川計套虜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
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
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
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捨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
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
小酋作孽已即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酋懼而罰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九

沿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天且然况他鎮
乎今後彼若往來經由邊臣即宜收斂城守使人問
故彼若以西捨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
傳聞不的 朝廷知之以爲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
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
戀住則申明盟約以驅之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
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
必各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剿逆而又順則又撫
之順而又逆則又剿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
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避

守紀律况夷性乎且前已陪賞不必過求矣本兵前
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頃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
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辱垂問敢布區區

答真撫何萊山

安氏事如公所措畫彼必遵奉安禱未了之案可完
結矣得先後華翰所論夷情每與曾司馬添加嘆服
公之忠於任事敏於剴劄僕所素知然不謂其詳重
停安如此也雖有吳干必試而後知其利信哉望益
懋勳庸以需大受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十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
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
論故近擬 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
必強行 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
嘗爲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
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
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 旨罷之若
僕之于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與革一順
天下之公而已

答河道吳自湖

高郵堤工闈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肅
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聞與
泰之閘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既
自復故道當無俟開濬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
其信地雖多屬河道衙門然公欲為國家萬年之
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為一家同心共濟也議
定幸即既闈此既關係來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
年來方內又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來於僚
而當事諸公亦既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于平成
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河寶應湖工亦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十一

宣次第修舉

又

他人一聞行取之報恨不能即日釋去重負而李君
乃自願留任以就湖工其志量忠慮不啻加人一等
矣即如教屬銓部暫留在任不防他日續選且前題
奉 欽依賢能有司在任年久過行取之日起等選
授科即授左右給事中道即免其試職徑與實授此
子果者有成績當破格處之以酬其勞便中或可論
以此意俾得安意供事也

答石麓李相公

去歲或傳云老伯已捐館舍然久之不見有請恩既
心竊疑之坐是久缺吊唁甚茲辱示大疏即屬所
司覆允視拜典有加焉益 上之篤念舊老而推本
所自如此第於是乃敢以生芻薄奠因歸使而布之
仙凡承以老伯送碑見委弟雖不文素辱同氣之愛
敢不敬承但嘉颺非所敢當輒以璧諸使者拙作俟
秋冬間呈上也近聞中玄疾甚已成痿痺可嘆明年
主上大婚第將告老矣而翁又抱此大戚宇宙茫
茫相見無日感今悲昔愴然為懷奈何奈何

答總督張心齋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十二

遼東素被虜患公在兵間勞苦久矣僕無一日不往
來於懷欲少休驥足顧未有間也不敢忘不敢忘虜
之欺斃貢市其情近真但為 國家長慮未可許之
公所以慮之者甚為得策然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
一鎮當全虜之勢兵力寡不可不亟為之慮也公
有良策不防披吐以聞當別有指揮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西虜應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
不敢許然當其時 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
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邪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

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
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
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
彼既感吾放廢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
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
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
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戕戮我人民共迫
脅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
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
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十三

詢及敢略陳其槩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
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
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
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
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
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總憲董高河

僕生平所推轂保護天下賢士甚衆然皆不令人知
昨所聞於左右者非市德也蓋欲公知天下公論未
嘗盡泯而益堅任事之心也乃辱華翰深用爲媿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十四

山議設專官事已屬所司覆行矣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雜揚水患不減去
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工不壞猶
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嚙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
九堅一瑕固不害爲成功也聞縉紳之言河既從故
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北而行于地方亦甚便
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十之淺澗有防于
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上陽高寶之
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

則以爲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況自由故道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可免昏墊而於運道亦無所防但僕自來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呈以備採擇黃僉憲告病以楊二守代之俱如尊諭屬所司覆行但黃昔以才望薦用今未見成績輒以病去不能無托避之嫌今既以楊代湏委任責成毋使後人效之也入臣既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國家何賴焉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十五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論憲從卽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素未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豈良由會吏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於奸

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會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士不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冠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剽刃于上以毒其警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臯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葉季苟且之政以挽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說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十六

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畧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與蕭伯曾湯栢
不殺我以菲薄謬膺重任日夕惴惴焉惟顛隕是虞今願天之靈祖宗之佑目前景象庶幾小康是主上聖明國家之福也不殺何功之有焉頃辱華翰獎許逾情援引經義證以古哲皆非謬劣所宜當也愧謝確菴高明沉毅秀雅而文池日必爲國家柱石不殺於國無所裨補惟思推轂英雋以共襄王事然追念生平所拔舉可托之久要如確菴者

一人而已既以自慶亦以爲公慶厥兒寒學濫竊科名遠辱遣賀兼拜珍觀感戢莫喻茲因鱗便用布積懷別具侑東統惟鑒存

答樞使張容齋

別後各撫按諸君咸有書來言台從所經禁止餽遺節省供應雖交際常禮一切謝却蓋縉紳大夫仰翁之賢固非一日乃今所見又過於所聞宜其稱揚頌說之不巳也慰仰慰仰二商素被王化而翁又悉心簡求他日必有膺椒塗之選者大疏至即屬所司整備奉迓矣人去草草附候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十七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辱示援遼之議前說爲長幸留意審畫以俟一舉但聞大議亦已質之本兵本兵逐列之防秋既中以未定之說爲廟授之算殊可笑也且此舉本欲出奇制勝以圖非常之功非可歲歲徵調以自疲其力也用奇之道疾如脫兔若歲以爲常又舉一鎮之人償前那後接踵而移此漕舟挾幫之規非兵家握奇之算也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劉疑齋以任事致謫公論不平非執事秉虛公行直

道孰肯爲之極力昭雪乎非獨割一人之感將以持是非之衡而作任事之氣其有裨于世道不淺也慰仰慰仰

答河漕傳后川

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間之竊謂河漕如左右手當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宜亦各陳以俟宸斷不宜默然而已國之大事不防公議事君無隱豈爲失忠厚之道耶

答總憲陳我度

昔借公於蘇松寔出鄙意乃執政者謂公有私于雲間也遂有按劍之疑是時譏應盈朝僕雖深知其枉弗能救也然于是恒以爲歉茲幸英主御極大明當空振幽啓順以興太平之治僕乃敢以公進然不徑登之廊廟而置之節鎮者則以薊門要地暫借重望以輯陸文武計寧邊圉共襄安攘之業耳簡命煥頒輿情胥慶比聞旌節已至尤慰鄙懷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爲善愛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不勝敬仰蓋異中財賦之區一向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

得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誦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或狂厥中積歲特頑強梗咸頓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頓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歛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十九

積年之連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泥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擗瘞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剃且擗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視之而又何謫議爲哉况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謫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答向臺長

近得家信言執事有覲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承頌已卽返諸來使竊計執事榮代不審趙璧之果完否也唯幸查照前屢承嘉惠俱未敢嘗不圖執事之終不見諒也

答河道巡撫

孟瀆既開練湖亦有次第甚慰懸切但聞下圖田庄俱已查革而道墩一區巋然獨存人以爲法未盡行也吳欽相閱本部議欠妥當時僕會喻司徒以此事經二百年雖少偏累而相沿已久無可奈何一旦更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二十

之恐衆不服而渠固求允議今果有此實自貽之惑然關係地方大故或至徧披後難收拾幸公責該道有司委曲善處消患於未萌可也奏對拙稿隨時私刻留傳後人耳而偶以一冊寄之陽仙意渠遂錄梓今望公勿多傳益其中密勿造膝之語雖不盡載而諸所論建亦有留中不發者顯以示人非入告出順之義也幸惟裁亮

答宋陽山

徽州絲絹事明旨處分已盡撫按諸君奉而行之可也此事雖由殷石汀議處欠當然既奉欽依則令

上出乃不行申訴輒糾衆鼓譟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懲則海內效尤漸不可長當事者動以激變爲言挾衆勢以脅朝廷非所以佐天子振紀綱而制海內也且以此虜之強南夷之獷朝廷折箠而制之皆反首繫頸繫致闕下彼素稱衣冠文物之區渠敢反乎有以待之不足畏也

答吳總憲

李總戎以死勤事殊爲可憫代者王君以其久於粵西故用之頃得家信言公有覩於寒舍甚厚舍第輩以夙有省戒不敢領卽以壁請來使謹以原帖納上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二十一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辱諭示知道從已入楚欣慰楚中士習久敝頃公一振之士稍稍向方然其志未定也仗公之重再加振飾庶幾丕變至注厝所宜不外乎華翰遵勅諭三字而已夫以孔子之聖平生所志惟在東周生今反占深用爲戒老不得行其道猶修春秋以存周典此豈以周之法獨善于前代哉益爲下之禮宜爾也世俗皆曰願學孔子乃不務遵祖宗之典以服官

而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趨爲高動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徇情賈譽此豈聖人所謂爲下不倍哉惡在其爲遵孔氏也不毅素無學術謬膺重任思所以冀爲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猶未二三也竊以爲今之教士與士之爲學皆如不毅之所以事上致理者而後有得於遵孔之義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閩撫龐惺菴

辱華翰領悉大疏俱屬所司一一議覆軍餉既有剽餘如擬調負以寬民力然非前人任怨併則公度安得贏餘舊逋安得蠲免諸葛孔明云法行而後知恩正此之謂今人不達于治理動以姑息疎縱爲德及罹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僕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爲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効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以公之高明深識治體者敢質此請教錢法原以足民非爲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二十一

私之費皆取足於銀故常患不足今化銅爲寶則民
用益饒民用既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
也閩中錢法通利此地方阜安之兆可喜幸公因其
勢而導之

答戶部王疎菴

僕平生無他行能獨好推轂天下賢者自在詞林迨
入政府其所保護引掖寧止數十百人然以爲國
非爲私也乃僕以誠心求賢而人不以誠心相與若
乃披肝膽見情懷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與吾共
圖國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見向以求歸懇切不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二五

得已暫逐高懷別後惘然如有所失比聞太君康寧
道體安和宿恙全愈當此清明之會忍遂忘情于斯
世乎倘番然回轍當虛一席以俟豚犬寡學濫竊科
名根辱遣賀彌用爲愧厚貺槩不敢當輒附使歸璧
草草附謝

答守備太監王函齋

辱華翰知道從已入郢欣慰書中謂蒞事之初未遑
施措惟有兢業只此兢業二字便是施爲之本堯舜
之所爲聖者亦不外此幸勉圖力踐他日入筦內樞
植駿業垂名青史可預卜矣敬仰敬仰門下未及下

車輒煩遣使存問老親念此雅馴惟有銘感此後但
俯垂存念卽是惠及蓬廬不煩恩禮致累清德也

答副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此虜貢議公實始之蓋八年於茲而夷情愈厲邊鄙
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固宜銘之
太常垂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旣
決難以挽番邊人咸恐此酋旣去來年貢市或不加
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
彼益猶恐吾之有變肯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
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酋此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二四

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盡所迫尾勉從之諸
部亦不樂行衆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
秦糜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瓦剌新銳
之虜二也南畏中國東畏土蠻軍制內顧勢力自分
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答河道吳自湖

辱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
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嘆哀
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
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振救之也淮水旣已會河則

之說無煩再議高郵堤加以木城真萬全之策
實堤既難舉李尹留之無所事事咨部赴還可也

答巡撫高鳳翥

兩辱翰示具悉同心之雅感謝前奉書謂宜止虜酋
之西伐猶未知彼有約三鎮訂盟之舉也後見金澗
疏謂彼西行已決僕亦以爲不可止矣今觀答公書
則其意尚狐疑僕前書所料固不謬也然此酋不去
則已去則必敗彼既年老志偷而其衆皆不欲行又
恭糜於我之服食已久無復曩時之感疾以驕惰不
習之兵當瓦剌新銳之虜其勢固不敵也且南畏中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二十五

答四川總兵劉草塘

辱華翰深荷雅情厚惠稟不敢當輒壁諸使者不穀素
以薦賢爲心又見近日武氣不振故每每曲爲保護
獎率然以爲國非以市德於左右也頃向確菴公
一言之渠必以告統惟鑒存

答兩廣凌洋山計 有善後

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

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亦以此爲言遂從再議
近來從中人來皆言此地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
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壓者衆不設官建
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再議之爲迂謬也今既經理有
緒竝埃大疏至卽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
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
詭名爲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別蘭棘並植狼羊同
餌將復爲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府隣近之人亦自
有就招者彼風土既習板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
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二十六

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賞之也其中徭賦務從
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
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戡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
開再闢之時卽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答滇撫王凝齋

向奉書云云特在世講至愛故敢直獻其愚猥辱採
納地方之幸也莽首事昨羅大叅來問之皆如察院
言且謂此酋有兵百萬戰象萬餘西南諸夷盡爲所
并交趾亦半屬之將來必爲滇人憂其言不知何所
據也大抵修內治餽武備雖邊圉無虞亦不可懈宜

視外夷強弱以爲緩急乎自今該道兵憲及州縣正官宜慎選其人俾加意整飭使遠至邇安則有備無患之道也

答司寇王西石

張尹至辱翰貺深荷雅情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隳登上第則出 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望也茲辱獎諭彌增其媿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尚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願擬 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爲歲奈何太君之壽祉茂臻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二十七

我公朝夕歡養誠人間希觀之事其視僕等媿歎無地矣簡兒叨授一職遣歸完娶賢郎歸已托致鄙悰老母高年內人又不知禮飾倘有不備惟冀垂念夙雅俯賜矜涵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答藩伯張周田

惟公雅度宏才昔在銓部僕已切傾嚮中罹排陷至於垂翼又竊爲惋惜今當清明之會羣才畢集開筵昭蘇驛驢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懋建鴻鉅以副所期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爲學

成均任重宜借高賢簡命渙頒輿情胥慶在僕素心喜可知矣雖然亦有區區之愚不敢不以告也往聞公好譚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願僕奉教之日淺未能仰窺精蘊但見公之督學浙中秉公執憲屹然不挫則誠務躬行不事空談者故今日之舉亦願公以浙事行之也夫昔之爲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嗑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蟇禪耳而其徒侶衆盛異趨爲事大者挫搯 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二十八

醜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九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卽以其事爲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問一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樂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

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畧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為戒以為下不倍為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為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為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 聖祖學規以教胄而不敢失墜為提學憲臣則必遵奉 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食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於反古之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二十九

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矣乎 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太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為功以崇尚本質為行以遵守成憲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免魚未獲無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毋以前輩為不足學而

輕事詆毀毋相與造為虛談逞其胸臆以撓 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於他人則以為誦而僕固素有志於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概於中者惟高明裁之

答邊鎮巡撫

虜眾既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之蓋此虜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為我外藩若彼瓦剌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為簡當彼即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貯興屯利言壯勇休士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三十

答總憲高鳳翥

不孝積愆累蒙違此閔凶疊辱吊唁不勝哀感比者屢瀝血誠懇乞終制不蒙 俞允更荷踰分之恩在 主上雖自為 國家計而於孤之微情則有歎矣嬰茲窮苦無可奈何乃有辭俸守制預訂歸葬之請誠不得已也乃二三少年不達 皇上所以懇切勉留之意又不白孤所以委曲順命之心妄行瀆擾遂致上干 天怒赫然震撼傷動 聖心虧損 國體

此又孤不幸中之大不幸也傷痛之餘加以震懼形
禍俱瘳病勢轉增奈何奈何辱示錢法並邊務諸款
雖未得細讀然畧觀其措畫皆經綸大着數也幸即
疏聞即時整理乃為有濟

答太宰王疎菴

前兵部差人去孤方在苦塊間竟迷未及奉書想垂
原亮銓衡重非在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
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然公之忠
亮實素簡於上心故疏上即荷俞允非俟孤言
以為用舍也簡命渙頒輿情胥服方翹首跂足以望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三十一

答藩伯楊魏村

辱垂念年誼吊唁勤惓無任哀感承諸年丈欲俯臨
覲奠極荷至情但孤自召見視事之後即閉門守
制更不敢於私宅接賓受吊四方相知奠儀一切謝
却雖諸年丈辱在世誼與眾不同然亦不敢當也謹
錄真章佳稿先寄回宜之先人柩側冥漠有知必深
銜感厚奠則再不煩貺及便中草草附謝仍希叱名
於諸年丈統容來歲南歸一一踵謝唯鑒原

答河道吳自湖

孤自違閔凶兩辱慰唁無任哀感厚莫概不敢當謹
璧諸使者謝謝維楊蠲賑事大疏未至已屬計曹題
請茲又取疏中未盡者屬之再題矣夫天道玄遠
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此於天官氏矣考其占
驗咸屬茫昧民之飢溺自當拯援雖微星變寧忍坐
視古之聖王遇災而警惟修人事鎮靜以處之不宜
牽合事應過為驚惶以致捏眾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惟公任西陲勞績茂著頃者循例晉秩未足為酬俺
首已報西行渠近奉約甚謹雖經貴鎮諒無勞擾望
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 三十二

公戒約邊吏謹守信地以禮處之如過有濶索即以
孤意喻之令其安靜守約無壞大事蓋彼數年在宣
大凡孤使人傳示渠未嘗不服從也

答吳環洲

承示虜王竟已西行即傳示西鎮以禮處之諒無騷
擾但此虜以違暮之齡當豢飽之後不宜遠事忿爭
若徒揚虛聲中道而反猶足以蓄銳示威倘不量彼
已逞于一決乃必敗之道也在我乘此休現益修守
備以待彼之變

答副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俾守制

嗜悅再臨又尋別論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暫留
在此實守制以俗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
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
淨淨一心以理 國家之務終顧命之托而不敢有
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
身而已此孤之微志已况昨承 恩眷特使廩人繼
粟庖人繼肉數口之家不啻足矣若獨辭上祿以沽
名又受私餽以自潤內欺其心外欺其 主孤不敢
也至于公比者之起雖出孤意然非敢市德於左右
也徒念蒞門重鎮撫臺要職辱與公爲知己故以仰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三十三

答陝西巡撫宋禮齋

近日曾有人言榆中築臺工急軍人嗟怨者孤竊以
勞民動衆之事誰肯樂從惟謀國者主持不惑當事
者措畫有方乃有望其底績耳昔譚司馬在薊建議
築臺其時人情洶洶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

禍政府諸公亦皆懼而求罷獨孤一人力持不顧乃
克有成數年以來虜不敢窺薊者實賴中險之力若
如當時之議豈得有今日乎今虜方款貢正宜及時
爲備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守一事庶
爲切實且邊卒無荷戈戍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
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犒則
自樂於趨事矣

答李石麓相公

不孝積愆累蒙遠茲閱凶遠屢慰唁兼拜厚奠無任
哀感念先人昔得侍于年伯翁投分不淺翁之愛弟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九 三十四

有踰同氣今年伯翁與先人相繼永逝而翁與弟同
抱惓憂以此言哀哀可知矣願翁謝政歸侍數年養
生送終兩俱無憾第一別先人十有九年生不得侍
養焉沒不得視合焉乃又爲時所羈繼不得一申憑
棺之情抱恨終天灰不能贖此則弟所過之尤外情
事之獨苦而翁之所不知者也天乎痛哉誰則憐之
頃已面懇 聖慈俟大禮成後當復申歸葬之請想
翁所垂念者輒以奉聞使旋草草附謝嗣容願裁統
希鑒亮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

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治河之役 朝廷以付托於公者甚重大疏所薦一
 一 俞允且章劉諸君孤皆素知其才必有底績之
 効也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
 而懼公今肩鉅任事安得不為兢兢若夫流議怨謗
 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唯一念任賢保善之
 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
 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冒嫌蒙謗
 亦無悶焉願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為事任怨

辱示練湖開復奔牛建閘及清查灘占俱修舉水利
 實政向來未有如執事之留心審處者也仰甚慰甚

利於公者必不利於私怨謗之與理所必有願 明

主在上懸衡以運天下功罪賞罰奉天而行雖有謗
 言亦何足畏耶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
 矣儉夫惡黨顯排陰嗾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已既
 忘家狗 國遑恤其他雖機弄浦前眾銖攢體孤不
 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願執事勉之執事前所建論
 皆已次第覆 允東南之民受福不淺 明主何嘗
 不納忠言哉誠有裨於實用雖累千萬言不為多也
 答蘄遠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得報知東師告捷當 嘉禮告成之日有此奇功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不覺展齒之折也捷奏須言遼左將士節荷 聖恩
 破格鼓舞增兵增餉故人心思奮蓋此數事皆孤面
 承 天語處分者所謂戰勝於 朝廷也至於閣臣
 前已奉 旨不得叙功幸免齒及

答凌洋山辭餽助

承教以孤辭祿守制特捐俸以助不給深荷厚情但
 孤自念受事以來四方餽遺雖已集却然於一二相
 知間有量受者今則雖至相知者亦不敢領非以自
 絕於長者也念孤今日暫留但以被 君父非常之
 恩艱鉅之托不得不棄家捐軀以圖報稱非有利於

天下也故上不受公家之祿下不受朋友之餽惟亦
俯修一身光淨淨一心以圖 國家之事而不敢一
毫有所希冀庶於鄙心乃安耳蓋聖人之行或遠或
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伊尹一介不取故
身犯天下之大不避而人不以為非諸葛孔明言臣
死之日不使家有餘財廩有餘粟以負陛下孤雖不
肖竊願為之執鞭焉若獨辭公祿以沽名而又受私
餽以自潤上欺其 主內欺其心孤不敢為也辱在
心知故直吐其愚萬惟垂諒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三

近訪知執事前在閩中為羣黨構陷誠為誣枉昨已
致書兩院為執事昭雪今尹宜都之政宜從薦錄以
雪沉誣幸益堅雅操以需大用未可以暫蹶自阻也
遠祖孤瑩辱垂青掃拂存沒不敢忘便此附謝

答翰學張陽和

不孝積愆果釀違茲閔凶遠辱慰言勤倦無任哀感
又承遺奠敝廬尤切銜戢但四方相知往吊者俱已
辭却雖諸公于孤有相知之雅亦不敢當諒小兒在
家必已具書辭謝矣人旋情事卒卒不悉欲言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近有 旨停罷織造實出 聖母 皇上軫念小民
至忍孤而奉 聖諭行之者也承示在今年已派上
漿完解則 上供不致匱乏民困亦可少蘇慰甚先
君葬期在四月十六孤擬候 大禮告成即疏請歸
葬矣頃承翰貺深荷雅情人旋草草附謝別具奏稿
一冊有近奉 聖諭謹附一覽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孤之此行甚非獲已 君恩深重寧敢亢違到家事
完即星言赴 闕矣蒞事已悉托之鳴泉公渠乃孤
之門生最厚諒不相負自被總督新命聽其議論觀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四

其意向便視薊如家士大夫有短足下者即力為辯
釋可以知其用意之厚矣願足下自處務從謙抑凡
事關利害宜直披情懷虛心商確而行勿定執已見
勿心口異同與人爭體面講間氣南北軍情務須調
適法行一槩勿得偏重凡浮靈冗食之人悉宜除汰
畜之無用徒招物議其處置屬夷一節不可視為細
事務宜思威互用使之知畏且懷為我外藩可也邊
疆事重孤雖去不敢須臾少忘頃奉 上諭凡機密
重務許以不時奏 聞閩外之事部署已定幸足下
倍加審慎勿以孤之暫去而遂易慮也途中仍行奔

喪禮不見賓客不敢煩勞旌節鳥銃箭手矯健者用
五六人錢佩不必相隨矣往迴途中亦不差人迎送
幸惟體諒

答司空李義河

別後十九日至邯鄲七日之間行千有餘里雖星言
夙駕馳騫風塵然心以得歸爲快殊不知勞唯犬馬
瞻戀 闕庭之念則不能頃刻忘耳即日會會湖親
家於官舍款語移時殊愜澗懷但匆匆遂別終未罄
所欲言也計來月初間可抵牧廬盛使回草草附此
以報嚮往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五

答周王

孤竊慕休聲久矣茲以得請歸葬道出淇澳遙望清
光益深懸仰荷辱膺情差官速迂兼賜珍貺感戴之
衷言不能悉念孤此行嚮哀奔赴一切莫餽毫不敢
受以膺情深重又不敢例辭謹拜珍食嘉菜餘輒璧
諸使者匆匆附叩容還朝之日專啓修謝也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伏奉 聖諭俯詢謹具奏如別
揭但細觀塘報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欲過河東住
攷等語雖其言未可盡信然據報彼既擁七八百騎

詐謀入犯必有準備我偏師一出即望風奔潰駢首
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
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狀大有
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有詐不加詳審遂從
而殲之耳今奉 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

勸懲所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賞將開
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
也且李成梁節被 寵賚已不爲薄異時邊將以功
廢子未有世襲者而渠 母廢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
官今再欲加厚惟有封爵耳 祖宗舊例武臣必身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六

臨行陣斬將率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據所報彼固
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唯賞廢
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倫也孤待罪政府十年之間
措畫該鎮頗殫心力今奉 溫綸謬獎亦豈不欲掠
此勲閭以爲光寵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故不敢
不披其愚望公虛心再審務求至當以服人心若果
無可疑則功懋懋賞 國家自有彝典孤何敢強置
一喙哉統惟鑒裁

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瑤泉四相公

比者蒙 恩賜假蚤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舍十六

日幸克襄事烏鳥微情於是少遂仰荷鼎力維持獲
如初願行時辱厚情種種頃兵部差官至又承遺莫
優渥存歿均被寄結未伸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
多病忽見游子歸來鬱懷頓解強起加餐然欲如
嚴旨以五月中旬扶輿趨 命則未能也不得已再
乞寬限語具別揭中更煩台重於 面對時曲爲一
請庶獲鄙願惟公垂念焉情事卒卒不悉欲陳統惟
鑒亮

答樞輔張容齋

比者蒙 恩賜假歸葬晝夜道征以月之四日抵教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七

里十六日奉先人柩歸寔幸克襄事仰賴鼎力維持
獲遂初願行時又承遠送厚情種種言不能謝中心
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孤歸鬱懷頓解強起
加餐即欲遵 旨力疾就道長途暑月遠涉未能不
得已再乞寬假俟秋涼同發仰賴台重於 聖母
皇上前一達微情倘蒙 俞允俾得遂迎養之願孤
一心奉公歿無憾矣賫奏人去草草附謝不悉欲言

答松谷陳相公

去歲長公至辱翰貺時正聞先人之訃痛苦拂鬱未
能修謝比得請歸葬抵舍又辱道奠賜慰哀感之衷

匪言所悉中心藏之而已不肖自懼大故求歸未得
含荼茹毒蒙垢忍辱鬚髮皤然已具足老狀矣茲幸
聖慈見憐特允歸葬終天之恨始得少遣焉前於文
華辭別 主上灑泣哽噎再三諭囑將母速來今亦
不敢再乞終制獨以老母多病暑月未能遠涉不得
已復請寬限如不獲允則不肖當先行趨 命留老
母俟秋涼徐行耳承垂念惓惓使旋草草附謝并告
嚮往別具粗帛從俗禮也餘容專啓

答憲長周友山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今荷 聖慈特允獲遂夙心所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八

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茲奉翰示戀之一字純
臣所不辭今世人臣各位一極便各自好自保以固
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
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非謫見諛
聞所可窺也佛氏立位聖果以十信爲初地直至超
登果位不過圓滿起初一信字願執事于此自信而
已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不肖孤得 旨南歸以四月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
襄事先後奉華翰四亟公所經略咸盡事理但俺首

此行非其本意前在宣大奉約束甚謹不肖每有戒諭未嘗不斤斤聽從即今西行亦必無擾若其部衆或有不戢者但以鄙意傳示之無足虞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清汰鋪墊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闕下仰荷主上隆禮殊恩捐糜不足言報忝在知已輒以奉聞辱示三府解布事具悉布之精粗不在斤兩輕重何必取足于三斤耶先呈樣布具題請印事理極當但起解時須官爲親驗毋容奸徒攬解侵漁則弊孔自除况近日內車諸閣皆已清汰庫夫積猾皆已枷斃諸鋪墊等費率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九

省十三奸人亦難盡以藉口矣

答河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前在途中得治河大議比至都司空言此大事宜速請旨以便舉事此時初至酬應匆匆未及廣詢且意公議已審不宜更作異同以撓大計遂一一覆允乃近日得一相知書論河上事如高家堰之當築河淮之當合皆略與大疏同惟言崔鎮口不宜塞遙堤未易成則不肖亦不能無疑焉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聞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堤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決則數百里

之堤皆屬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

一也異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決于黃浦

自崔鎮次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

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

強直衝淮口天妃閣以南復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

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前傳后川在河上與吳

自湖議大相矛盾今在事諸君多主傳議而非吳言

然天下之事唯其當而已矣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

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此奉聞幸虛心詳議見

教果皆無足慮言者云云皆無足採則堅執前議可

張太岳文

卷三十

也若將來之患未可逆覩捐此八十萬之費而無益

於利害之數則及今亦宜慎圖之如嫌于自變其說

但密以見教俟臺諫建言可也適望留神以便措畫

答憲長林碧

辱華翰深荷雅情承教河上事宜捧讀再四敬服經

濟宏猷崔鎮驟塞他日必有二大交關之患即高堰

雖築恐亦不久昨已密書印川公令其再加詳議圖

唯永終然不敢謂其言出于公也

答憲使張周田

邊地特借重望非以資進者也榮代後幸即赴

任過家不必淹留際此清時惟懋樹勳庸以需大界實所望也

答潘印川

前奉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折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預定興作當有次第今埃濬洛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海之勢乃議塞雀鎮至於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當竣河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役不獨措理經費之難且與動大衆頻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可爲大鑒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十一

以歸咎廟堂坐視民患不爲拯救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百凡幸惟慎重審處以副鄙願

答憲長張敬齋

春間保安賊殺人於道據差人親見橫尸路隅此時據報有兩處今該道再三查審止稱一處或差人妄報未的耶禦人于貨與庫藏被劫有間但隱匿不報則違近日明旨其罪有難辭者安大參剛毅廉正昨孤已開送銓部可備巡撫之選此一事豈足累之但係該道信地恐難追責唯叅語宜從輕耳承詢及敢盡區區幸惟裁擇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華翰領悉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不樂就喜峰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將來東虜既不許貢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不然恐難獨支也又報青酋與土蠻結謀入犯有屬虛妄月初青酋尚在宣府爲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畢將西赴伊爾來疑始釋方金湖公於東偏事不甚闇習昨聞薊衆即欲稱兵討罪孤亟止之言此事不足煩大兵可以計取也故擬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十二

此等事大有關係善數須足寬鬆乃有轉身地大緊則難於收拾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即示知俺答部中近有人回否

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

辱華翰并別楮云云俱悉長昂事前奉書未至適蒙翰示不知近已得要領否二酋作祟非一日然其諸部仰給於我久矣豈肯捨其厚利而從彼爲逆乎填所以能感之者以彼近於宣府雜在青酋部中市馬獲厚利頗爲饜飽必誑其衆曰貢馬一也何爲東西市價懸殊我等今年且不貢求加添賞賜若不加賞

待土蠻青酋糾衆入犯我塞。爲之嚮導。縱是薊鎮絕了。撫賞我等。自去宣府賣馬。何賴于薊耶。犬羊愚計。必出于此。以爲朝廷畏之。當曲從其請耳。然彼諸部。久糜養。今雖暫爲所切。終亦不能背爲公計者。當先之以文告曉諭。諸部言爲逆者。獨彼二人。汝等素受國恩。豈可一旦從彼作反。自失厚利乎。朝廷聞汝等不貢。將絕其撫賞。舉兵加誅。又行文宣府。此後西虜入市。須一一盤詰。不計夾帶土蠻及屬夷人。若訪有長昂董忽力在彼。即便縛來。薊鎮連年築臺練兵。正無試處。遼東人馬不過十餘萬。猶能將土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十三

蠻殺得七殘八敗。况我薊鎮雄兵有三十萬。車騎連雲火器如山。土蠻入犯。却是送死。我先將土蠻殺敗了。然後將汝等屬夷頭目盡行誅戮。追了。勅書盡行驅逐出塞。那時汝等悔之無及。彼中間此言。未有不懼者。然後計圖二首。或潛兵掩取。或重賞以購。致之無難也。若二首能悔禍服罪。自致塞下。亦可待以不灰。不必深治矣。昨本兵覆奏。願派張皇故擬。首從公等處置。此在公與戚帥密圖之而已。

答棘卿劉小曾言止朔山勝事
不肖孤遠 朝後三奉翰教厚情縉縉中心藏之老

毋舟行仗庇祖安已過。洪入閩計九月初可到矣。屢垂念感。謝承示買田玉泉事。初發此念。爲他日歸來往來尋勝。駐足地耳。今身羈塵鞅。歸期未卜。即便得歸。亦不過芒鞋竹杖。與閒雲野鶴。徜徉於烟霞水石間。何至買山結廬。爲深公所笑耶。當陽厚意。愧不敢當。據其圖樣。結構不小。費當不下千金。一縣豈能辦。渠必申請上司。披撫諸公。聞之亦必動支公帑。紛紛多事。徒增煩擾。且孤近日嚴禁各處。糊造書院。聚徒冗食。乃身犯之。何以率人頽爲。謝胡令亟爲停止。庶於鄙心爲安也。承教直吐其愚。幸惟垂諒。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十四

答總兵戚南塘

承令弟厚意。所寄錦帳。祇領用爲毋毒。餘輒壁諸來使。再此申謝外。寄督府。累公書稿。奉覽。以便審畫。

答吳道南

自去歲罹先人之變。海內相知。無不爲孤痛惻者。自於門下。投分不淺。乃竟無一字。以爲必相忘矣。奉手書。乃知其故。復以自解。往公在邊。晉人結恨甚深。而蒲州相公。乃獨鑒獎。謂公臨別時。曾投書與之。具有經濟之略。深加歎服。此亦公論之不能泯也。倘未即忘世。宜乘時。鵠起。以懋建勳庸。奏對稿。略載近事。

便附一覽諸惟鑒存

答應天巡撫

毛二守被劾甚重 上覽之發下重擬孤即對言若
所劾平實誠宜重處但恐有枉耳及出見太宰云所
劾虛實固未可知然其人素亦不滿於公論遂從提
究頃奉華翰不勝恨恨會崔道長人去即為之申理
渠若肯虛心不執初見自為昭雪甚善不然姑且置
之以俟後人可也今後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
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後拯之則無及矣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十五

前承疏揭已屬之禮曹覆行會宗伯與儀司俱初任
部務叢集未能排摯遂淹至冬初乃得題覆頃亦聞
關中人以執事為太嚴者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執事
之能以師道自任也幸益堅雅志以副所期

答兩廣劉凝齋

頃林賊復回廣東彼中無素備其文武將吏又皆庸
駑竟令縱洋而去殊可恨也以公昔在閩中當留意
於此而閩人又皆樂為公用故特借重一行且廣中
吏治偷窳近稍稍振刷而積習未殄望公之留意也
然以公重望乃不引置於廊廟而復令徊翔於遠徼

區區又有蔽賢之咎矣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承華翰知已入關視事欣慰虜酋西行堅守約束西
鎮所以撫處之者亦中機宜此邊圉之福也頃已托
宣大軍門諭彼早回渠方窘困聞孤之言欣然奉命
此酋誦後西鎮安枕無事矣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承華翰及公移一通俱見公學問得力處所謂實際
也敬服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為大誣孤今所
以上佐 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十六

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頃
借楚侗開府閩中亦欲驗其學之分際不知能副所
期否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戲
一種自難却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
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
馬疋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
蓋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
如宣大例煩公為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

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爲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卽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叅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匹等物內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十七

意外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麵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索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勿勿不悉

答司空雷古和叙知已

不肖昔於門下有忘年之契今遇英主御極正宜簡求耆碩共佐昇平而翁乃頓跡烟霞高謝軒冕俾經綸終卷膏澤自腴皆不肖蔽賢之咎也惶愧惶愧不肖猥以淺薄謬膺重任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頽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轍自以親承顧命之重幸逢英明之主不揣綿力欲一舉而振之乃以此

致恨於羣小流言不啻於三至矣然禮義之不曾何恤於人言聖賢之學有舉世不見知而無悔者况高明超曠如翁者猶有取焉則雖不見知於世固無悶也兩承翰教深荷雅情賢郎端雅有志器堪大受當爲翁有子賀人便草草附謝并布腹心

答南司成許海嶽

南中士習偷窳久矣往屠公銳意振刷雖若少驟然其意未爲不善公承其後補苴潤色加以素望先聲自有不動而變者事干典制或須題請其餘則皆司成所得專者惟在飾躬端範積久以格之耳辱華翰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十八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示邊情一一領悉虜酋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睽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爲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酋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爲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爲完善也長昂事尊諭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

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早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已
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携其黨而勿遽爾稱
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
嗜利畏威終當入笠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
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答王鑑川

別來一歲中奔命驅馳憂瘁萬狀重蒙 聖王垂念
鳥鳥私情老母入京又荷 兩宮聖母慰問勤倦賜
養優渥夫士感知已之分一飯之恩猶欲以灰酬報
况如不肖者將何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乎自是當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十九
永肩一心矢歿靡他雖舉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顧矣
辱華翰深荷垂念厚惠槩不敢領輒望諸使者草草
附謝別具奏對稿一部頗具近事本未附塵覽

答邊鎮督撫

向者南歸奉 聖諭遼東大捷命孤議擬恩賞比時
心切疑之曾以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 朝
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
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于此也今
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垂謬如此殊
爲可恨謹錄疏稿及安君書奉覽幸惟秘存

答少宰楊二山

遠辱華翰獎許過情無任感荷夫聖人之行或遠或
近或去或不去歸槩其身而已不肖身當重任諒不
得不棄家以爲 國忘身而徇 主悠悠之談豈堪
顧恤但所自信者耿耿丹衷實無一毫自利之心也
恃在知己敢一吐其愚

答三邊總督部文川

頃者三承華翰深荷雅情外甘肅陳總兵忽饋我以
厚禮無因至前殊爲可訝但彼以問遺老母爲辭不
忍麾拒但婉辭以却之未與回答然恐鱗翼或有差
張大岳文集卷三十 二十
池也且聞彼於他處皆有厚餽往年鑽刺之風殆將
復作借重一戒諭之今 朝廷聖明功罪賞罰一秉
至公營求打點皆爲無用惟竭忠盡力以圖報稱可
也人旋草草附此謹將原帖奉覽幸惟鑒存

答遼東周巡撫

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贖走大梁之計
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賞
國家自有彙典諸公運籌決勝功豈容泯少選當請
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帥去年曾餽我以厚禮雖當
卽謝却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且不肖於渠獎提愛護

肯固不爲不厚然以爲 國家非敢有一毫市德
望報之心也渠誠以國士自待唯當殫忠竭力以報
國家卽所以酬知己不在禮文交際之間也渠不知
鄙意以爲有所踈外會間幸一管曉之以安其心堅
其志便中草草

合滇中王巡撫

比登奉翰脫皆已具復茲不敢贅外沐總兵前屢次
書來俱有厚禮其人見孤門巷間寂竟不敢投入然
亦不索報書切恐爲差人所沒會間借重一謝之並
道所以萬萬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二十一

答兩廣劉凝齋

竊聞志士不違時而赴功忠臣不擇地而求効頃者
借重粵中實以遠地爲歎茲奉華翰欣然以王忠肅
諸公自期待此忠臣智士所以乘時而自奮者也以
公宏抱其所建立王馬諸公豈足方駕哉浣慰浣慰
辱示諸疏尤極仰服夫捕盜之令布之天下非不申
也而惟江右奉行之不後江右司道奉公之令非
不申熟也而惟二道舉行之有效以此見法無常良
行之在人耳公今治粵亦豈有異道哉任人責實信
賞必罰而已

答遼東安巡按

去歲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
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 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
真僞以俟 宸斷量其虛實大小以爲子奪厚薄
明主懸衡鑑以裁照夫不致有社柳也辱示事情一
一領悉去歲之事不殺到京聞人言嘖嘖不獨執事
言之今雖欲曲隱而人之耳目可蓋塗乎近日彼中
督撫書來又言執事云見不穀奏對稿中有投降降等
語不敢具覈冊須使人密探而後行者此必執事畏
諸人之然恨而托之不設以目解也然執事有糾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 二十二

答兩廣劉凝齋條略海寇回事

倖來知已榮代入粵有期欣慰別具廣事數件以公
唯略回所優爲然不肖有四方之慮不敢不丁呼于
下執事也仰惟鑒存

一廣中防禦山盜聞已略備惟海防甚疎昨林道乾以喪敗羣寇條泊河渡使該道有人武備稍預練而致之易耳乃竟無一兵一船使之從容揚帆而去可恨可恨今亡羊而補牢亦未晚也

一林賊前以入穀以闖廣兩處購之彼此爭功遂致敗謀而聞人去者皆被荼毒殊為可恨頃已將此事密付之呼帥公舊在閩中首事呼帥又意所推轂者必為効歟今仍宜付之密圖在廣人唯當多方設備張羅以待鳥而已

一南粵設將本公昔所建白乃近多言其不便者此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二十三

必廣人憚於遠戍又苦閩中牽制耳然論事勢守堂與者必于門外據險扼要乃為得策此地實海中要害昨林道乾一來徑泊海岸使此地兵將有備渠敢越乎公虛心審計果於防守有益幸為之規畫久遠措處兵食使人有樂居之意則不強之而自從倘無大關係則亦不嫌於前後異議也

一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奸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啗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為盜今朝廷法純稍振貪風稍戢盜亦漸少然習未盡變也宸

可患者與閩接壤彼中人崇廉者少又黨與衆盛朋比為奸法令難行不得不借惠文寇彈治故今日治廣武備固當振飾然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幸惟留神

答鄭藩伯

孤之推轂執事非有平生之素左右之容也實本一念好賢之真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不意別後執事遂橫惟口語鍛羽卑棲使孤愛護雖致力無所及歉甚歉甚雖然此損益進退之關不可忽也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名近利之心此語最為切實孤竊張太岳文集卷三十

二十四

窺執事近利之心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苦心白首畢竟但成一聞人不能為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之談學者而已矣烏足道哉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荅南列卿陳我度

比聞公不樂南行謂孤聽謔言有所疎外于執事者此過疑也孤雖不肖其于人之賢否畧窺一斑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 上心消彌偏黨與士大夫相接公言之外不交一語雖有謔言何自而入且昔者起公于林下誠獨任鄙見非有左右之容也向不因人譽而推轂于岑寂之時今乃因人毀而阻抑于顯拔之後揆之事理殆不其然敢布腹心

荅操江胡玉吾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 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于辟誰得而贊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託之以陰鼓異類窺竊虛名而不自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污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善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 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群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

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蟻帆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既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唯高明裁之

荅貴州巡撫何萊山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曾之一機承示卽入告 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送不穀閱過乃發 聖德柔遠之仁可謂併包無外矣關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

又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一 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遺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 聖主而後受之託掖川公量爲酬荅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諭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卽爲請行此會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賔兔一枝携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

恐渠自懷疑畏或於展布有妨聖公以善慰之小肯
不足病大美俟有機會時仍當復其錄廢決不令久
抑也敢布腹心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荅藏僧鎖南堅叅過金紵絲二端雲紵絲二端此外
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
珠子去人不便多賫煩即于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
盤也仍乞代為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
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後若化虜有功次第
加進決不恡惜此後中華番虜合為一家永享太平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又

叠辱翰示處置番虜機宜具見雄畧重鎮得人 朝
廷可道西顧之憂也在鄙心尤切敬仰比者 主上
方加意驛傳而怪有司之不奉法適會有糾舉之疏
遂觸 上怒不肖雖極力調停猶不免有近日處分
然此乃公差遣不得人非賢郎之過且公在鎮功勞
自當勒之旂常一青不足相掩也俟後有機會仍當

為公光復廢典恐執事者不達 朝廷所以重令之
意而過為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故道其本末如此肝
膽之要唯公諒原

荅宣大巡撫吳環洲

虜會既失利于西勢必歸巢今欲建寺迎藏僧來葢
藉此以掩其敗也歸之遲速亦任彼意不必加意促
之使得借以為重

荅豫所呂相公

伏承華翰知台從已返仙里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
歸故鄉古人所羨豈易觀哉數年共事政府荷道誼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十一 四

同心之雅以不肖之淺薄所以能竭駑策蹇效忠於
國家者非公其孰能成之功在天下而人不知斯可
謂至德也已矣別來倏忽改歲遐想高踪既深歎挹
追惟夙誼復愴離襟使旋附戾厚惠不敢當輒以璧
諸使者統惟鑒原

荅南司成許海獻

辱華翰領悉方今急務惟在正人心明學術使人知
尊君親上之義若其科條規畫可因者因之不必骨
骨苛擾也胄監錢糧原不入查盤此中亦未有疏似
在可已

荅河道潘印川

去歲積雪凝寒發春未改竊以為憂高堰黃浦工恐
難就茲奉教知大患已除兩工底績遙堤湖堤次第
將竣真為之喜而不寐公平成之績寧獨一時賴之
乎仰甚流移初復理宜優恤大疏即屬所司議覆舊
逋悉行蠲免但七年以後須再加查勘乃可定議據
所開被憲州縣未必皆同施恩自當有等即一縣之
中恐亦難以例論也被患甚者雖蠲三年不為多否
則即一二年不為少若地處高阜水患未及者又當
照舊徵輸難以槩從蠲免高明酌之今且宜大播告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五

言宣示 德意俾復業之人知 朝廷保民真如赤
子堅其旋定安集之心也

荅楚按院郭龍渠

承示鼓鑄事仰見導利足民之意鑄行新錢有碍舊
錢此在原有錢地方有之若敝府則事在創始民間
惟以得錢為便無擇于新舊也緝獲妖犯解赴貴州
審實誠便但彼中渠魁已決無與質證獨卷案存耳
恐亦無以明正其罪也揚仲魁即曾光之說似未必
然且彼既認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之人不必論
妖書之有無也若今日即以為曾光而誅之萬一

後獲真犯何所歸罪惟公慎之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道從入閩兩奉翰教深悉遠情閩素稱難治賴劉龍
二公先後經理其俗稍易然猶未能翕然丕變也殷
之頑民更三后而後理閩俗之變惟凝齋克慎厥始
惺菴克和厥中來諭求二公行之已試而畫美者修
飾之共行之雖善而未盡美者調潤之斯公之所以
克成厥終也人物品流亦無定論惟在試之而責其
成功毋徇虛名毋求高調則行能別矣韓信驅市人
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猥辱俯詞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六

敢獻狂瞽唯高明採焉

荅楚學道金省吾

承華翰領悉分道帶管原以道里遼遠難于歲歷故
採言官之議比照陝西宣大事例分管責成且近來
于進者往往借口督學不歲考以致儒童上進無階
今割遠方十一以省涉歷之勞得以從容校閱于進
者無以借口所割郡縣又皆人才稀少之地竊謂于
貴道事權原未損也承示兼管事宜有部議未悉者
呈詳兩院題請議行公若自奏恐生彼此之嫌

荅棘卿劉小魯

徂冬及春兩奉翰教極荷不忌承以太翁太君陳銘
見委自違先人之變公私忽卒苦情罄抱公所深憫
坐是久稽嚴命諒不重譴也茲得小間且漸近禪除
將尋楮公管子而從事焉使者先歸期以夏間呈覽
老母去冬小苦旋仗平復入春眠食比舊差健辱垂
問兼承尊夫人厚貺深荷雅情唯惠不肖者則不敢
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戩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
付差人贖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七

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眾離心執窮力
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胡之徵也請和
西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
完 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為建寺而勸之回
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為重而示威于瓦刺不可
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喪敗乾
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為貴鎮擾公且耐
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
也

荅浙江巡撫言馭將

前有人言執事日飲不事事者故急以奉聞其書乃
不殺手筆何从不至耶將鱗翼或有差池耶幸惟查
照 朝廷體統紀綱文武共守浙中總兵不以主將
自居叅將不執偏裨之禮如此而謂之沿習舊套不
殺不敢以為然也假令兩司官于撫按不以為統率
撫按肯相安耶近來將官卑靡已甚 祖宗之制恐
不如此當事者但樂其柔和為將者亦競為趨承一
有風塵之警誰則當之此 國家之憂也執事高明
當有味于愚言

荅宣大王巡撫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八

前承教用過馬價已屬所司如數開除兩辱翰示虜
執披離如此誠中國之利但犬羊之性不羞困辱強
則包憊弱則屈服雖身為奴隸而不耻順義既失利
于西部眾散叛青會失恃不足以支土蠻之疆今雖
遵釁終當為之臣虜土蠻若以執驅之脅以夾帶馬
彼必不能違也鄙意謂今歲市在我仍宜示之以強
不可曲徇其情舊額之外一馬不增如違即閉關謝
之走告俺會責以違約彼既敗衄方歸命于我必能
約屬青會受吾羈絡如此而后貢市可久不然東虜
方強青會不支他日之禍且中于上谷矣唯高明裁

之

荅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比聞黃浦已塞堤工漸竣自南心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沮如一旦齊墟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雲曷勝欣躍追憶庀事之初言者譏起妬功倖敗者旁搖陰煽蓋不齊築室道謀而已仰賴 聖明英斷俯納賢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不分再舉而逮王揚使冥頑視魄三舉而謂林道之妄言什異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績皆 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舉而歸之不較之功惶愧河道舉劾疏例不可少已下部覆行

荅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曾為土蠻所掠執益衰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較即復書言大羊之性惟論強弱不羞卑辱強則忿然弱則屈服雖身為奴隸而不耻今順義既失利于西青曾失執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為安枕也今聞青會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庸碌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

故今日之執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會未可因其衰敗而遂棄之也

荅總憲吳近溪

厚華翰知台從已履任視事欣慰近來海上多妄報汛警冒功要賞將來或生他變不肖深以為慮故前擬 旨戒諭茲奉來教已洞見其弊矣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此皆將官欺罔之言不足信也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况此輩乎

荅邊鎮張巡撫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十
長昂近不得貢必乘我撤防之時踵其故習誘執邊人要求所欲據報近實但謂其有精兵千餘此虛言也辱示總理布置已得勝美然彼規知有備亦不敢入諒已解散矣

荅遼東安巡按

勘疏至部議殊相左覆語仍為兩可之詞又造為危言以相恐請給軍士半賞不較皆未之從然舊恩方獲新恩旋降 朝廷于督撫諸君厚耶薄耶前承手翰以事未定故从稽酌荅茲略謝區區幸惟鑒亮

荅雲南巡按劉九澤

所示條約咸當事理切時宜非空言也敬仰李中溪老先生書祗領八旬老翁每書手筆細字殆非塵寰中人也方藩伯清真孤介平生不求人知而人鮮有知者惟不穀引薦之以至于今誠宜量處以勵有位近來交際之禮曠然俱絕故雖知厚如執事亦不敢頌惟垂亮之

荅陝西學道李翼軒

頃有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焉能振頹綱而正士習乎世俗之所非議不穀之所深喜也願益堅雅操以副鄙望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一

十一

荅甘肅侯巡撫

辱華翰并所示虜情一一領悉老曾喪敗之餘不思知難而退蓄威養銳以俟再舉乃爲套虜所誤空國以逞忿以動衆衆心不齊未有能勝者此不一敗塗地不已也今惟有早歸故巢撫有東部迺爲上策一切撫處事宜知公心力俱竭矣

荅三邊總督邵文川

辱示虜情領悉東西任彼攻殺在我惟撫處不失自治有備長策無出于此矣順義老矣喪敗之餘部衆離散勢必不从此會成套虜必當有變公計它日有

當經畧者願及今圖之延鎮主餉缺乏實因先年奏報脫誤茲奉教已屬計曹議處

荅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善後水寨兵防事捧讀再四深服宏略粵東海防疎懈誠如尊論今宜以造船練兵爲急但行須以漸多方鼓舞使人人思奮可也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惟高明圖之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辱華翰并所梓綸簡彙編惓惓以奉行 德意安民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一

十二

生飭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 密勿敷陳

培養 冲德外其播之 命令者寔不外此二事今
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難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
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為
卑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
成乃可有效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為虛文
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
覆行吏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
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苟利 社稷
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
國家寔為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十三

答進鮮樞使言進奉騷擾

近年進鮮舡隻沿途騷擾每處索水錢二三十兩夫
役至百餘名地方被其毒害不敢聲言以進鮮事重
也今年有李進者暴橫尤甚歐歿賀御史之僕此中
臺諫皆為不平有欲言者生力止之謹以告之門下
竊意進鮮重事固不敢減省然亦宜裁其虛昂舡隻
革其附載私物定以限期治其違犯之罪仍選差謹
慎小心者勿令多帶積得棍徒庶奉使者知警而地
方官民亦戴公之德無窮矣近 內府諸衙門積弊
頗變林馮公加意釐革天下蒙福公若肯留意于此

即馮公不得專美且樹芳名需大受亦在于此唯高
明圖之

答邊鎮買巡撫

近聞順義已歸七八月可到又將麻喇僧盡行殺戮
必忿其敗而逞怒于西僧也老僧舉劫乃爾不知的
否幸差人偵實仍思撫馭之策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清民情

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徃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
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徃賊不能為害為害者狼
賊耳徃山而蠢狼流來無根點而好亂大兵一臨徃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十四

先走於狼即窺穴中噉木抄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
臂故所殺者皆徃賊也山深菁密逸刀漏網者安得
盡無及大兵既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
詐作流戶願受一屨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歿有司不
察慨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繕其故巢人知我防守
單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為亂
者蓋狼賊非徃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
兵皆浮募無藉之徒利于征剿憚于防守征剿則有
幽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眾又弱而易攻非
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

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
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甚者
身自爲賊矣鳥盡弓藏兔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
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
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鋸鉏既過
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
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司徒
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關
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
缺而不脩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十五

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
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况蠻荒榛菁之區猿
欲鼯鼯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
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苦調發惟公執計而審圖之
五蠱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
在公必有勝筭敢獻警言惟高明擇焉

荅南守備許樞使

士大夫宦南中者稱公之賢如出一口夫人有賢譽
于一時而淪節于後日者不誠故也惟公令聞旁達
久而愈孚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之者哉惟益堅

雅志以副朕終是望

荅河漕姜按院

河工善後大疏深中事理卽屬所司覆行張國用查
係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差長解押發乃至今尚未
到此必中途賄逶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
又行逐程揆查于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係考成期
限已迫若此時尚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白請
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
盡法處之不可縱也

荅錢按院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十六

膠萊之議王憲副原未題請但以已意經營已什七
成矣王以憂去不終其事後來議者以爲奇功張大
其事計費以百萬而東人又憚于勞費故屢議屢阻
今不另設官不大動衆惟責成巡撫該道以終王憲
副之功需以歲月必可奏績但須爲撫臺者肯以身
任之事乃可集若按院不過建議而已議者一人行
者一人復爲道諫耳

荅應天巡撫伸遺論收遺才

宋陽山倘儻高明之上小節疎畧有之然不如言者
所云也不殺與之同年最厚今也蒙垢以歿殊爲恨

然承示欲爲具題此厚道也公論難泯諒無人言生徒告考遺才昨部覆科疏新奉 欽依恐難曲從竊意諸生不過欲准考耳如專屬提學容其續考稍從寬取勿使有遺則士子之願遂矣何必按院收之而後爲當哉舊時經按院收考首數名多中式者故諸生之喧告有以也然亦私矣唯高明裁之

荅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因俗以治斯一言蔽之矣至謂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頒條約尤見虛襟雅量此正流俗之所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素儀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十七

過繼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之他求其勤必不能且夷情惟論強弱不循理法其執不足以統馭雖仇讎亦將甘心頽首而歸戴焉不然雖以頽閑之賢彼不服也安樂旣爲彼中所歸何必強奪此係地方安危甚重何嫌何疑而遷延不決耶且勘合終須完銷但以寧數處之勿復致疑

荅吳總憲

辱華翰深荷雅情大惠繫不敢當輒璧諸使者若係取之屬郡仍望查歸主藏庶後來查盤僕得以自雪也水災既下計曹議覆俟勘至當請于 主上特加

優恤

荅宣大巡撫吳瓌洲言虜構釁之機

九頁告成 國威遠警威公之功閱視覈實必有懋賞矣市事諒亦不出此月可竣昨語代者姑緩其行俾公得收全美披對之期 在冬初今歲增賞數亦不多已語該部酌從其請辱示問阻恰台吉絕婚土蠻激勸青曾陰爲合從俱爲奇策但得二虜構釁則在我可以坐制此等機括不惟時輩不知卽本兵素嫻邊事者亦未可深語也

荅應天巡撫胡雅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十八

前報吳中水災大疏先至已奉 旨下部議覆後見水利疏有惡黨聚衆搶奪事竊謂逆亂之萌亟宜早折故不及下部徑擬 旨嚴禁公徒見水利 旨先發謂賁疏人後期實不然也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朝廷亦何嘗坐視不爲拯救巨柰吳俗輕狡動爲捏造家居者謂公督賦嚴急見災不報寔京者謂不必行勘徑宜蠲免而兩都臺諫遂有以此爲言者不義惟鎮之以靜紛紛之論一切請罷不行會少師馬虛席卽用公陪推而羣議始息公堅定初心無撓浮說主上明聖 國是久定期不令任事之臣見鑠于衆

口也

荅憲長周友山講學

辱華翰領悉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
鄭聲之亂雅也作偽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
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
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
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
不宜不喜道學之為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
本真之為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
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毅亦妄
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
吐其愚幸惟鑒亮

荅河道潘印川

賤恙遠辱垂問深荷雅情蒲柳之質望秋先萎入夏
以來眼患口瘡牙痛纏綿本既脆弱加以百責攸萃
晝作夜思救過不給故未老先衰也年來所患莫大
于河今仗公鴻猷平成奏績不毅因得藉手以少效
于萬一一年內庶幾可納筦鑰謝去矣諗伏秋已過
諸工無恙秋杪冬初可告成事第前行各撫臺勘議

上流堤工事克未聞奏報何耶

荅宣大張巡撫

長昂黠虜不臣久矣 朝廷本欲聲罪致討但以倉
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真切輸誠效款亦許
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通蓋虜之所利者賞我
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
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擣之威行而後可用
息也惟審圖之

荅南兵部凌洋山言水災

吳中水災異常皆執政非人上千天和惶媿頃已三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一 二十

奉特 旨優卹俟勘至當有處也進鮮內臣沿途生
事從來已久棍徒倚執妄為亦不盡內臣之咎頃內
守備喬誠齋自任處分不毅遂獎而勗之大疏一上
似攻其短難以相處矣不如勿上庶不激而事濟乃
為善也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

林賊前遊東埔曾屬劉凝齋路寨目蘓姓者圖之業
已就矣會廣人爭功謀泄賊逃而寨目被髡差人遇
害今蘓姓者幸復用而警此賊甚深圖之必力可再
用前計擒也所獻牙蜡宜受而厚賚之以堅其意齋

憲副頃爲閩人所陷謗議盈篋非不殺極力保全則
削藉久矣今始脫出火坑留之恐終不免乃銓部又
謂代沈植者亦素有幹局必勝所任故此二事皆不
能從命然人之才具亦不甚相遠唯賞罰明而信任
篤則人皆可使也

荅宣大巡撫

青會今歲市馬數減諸部放順皆公制馭之功敬服
二會伏罪順義與青會之忠順誠宜獎賞但數年以
來東鎮每報青會部衆從土蠻犯邊而環洲公堅請
無此事不殺亦每以環洲公之言報本兵臺諫詔貢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一

虜之無他今若有此則東鎮數年所報皆實而環洲
之言似爲虜會疆解者貢市從此變端生矣且二會
皆青把都部衆彼不能約束其衆亦與有罪焉今者
罰處屢能自贖未見有功也幸與環洲公熟計之或
將所罰頭畜盡以給部衆之良善者青會自以公意
量給服物以犒之順義俟回日另行賞勞可也犬羊
之性唯在獲賞必不問其所從來且公專圖外有利
于疆場便宜從事可也原虜詞二帑納還

荅張巡撫

武廬龍者各巡按皆力薦其賢惟銓宰謂其善趨承

以顯虛譽爲驥虞以誑愚民昔太平爲宰知之甚真
已欲劣處不殺止之以有近日之轉然不知此公之
誠且僞也大既保留于民心順矣奈與銓部意左恐
未必覆允惟公裁之

荅陝西提學李翼軒

承示查改書院併田糧事一一明悉必如是而後爲
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議復矣但軍屯難以招買只
宜募軍佃種納糧幸惟裁之北審學政精明風標峻
整旦夕部議公平必當爲舉首矣慰甚令弟高掇小
兒得附傍未通家世誼益契深矣何幸如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二

荅應天巡撫胡雅齋

吳中蠲卹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
辛酉已爲優矣但論格之恩宜從上出皇明祖
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
要名于外良亦爲此乃間公以議蠲分數遂傳布于
民間彼中士民方蒿目以望而朝廷又不能盡從
其請則思出于下怨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宣布
上德意從實舉行

荅藩伯徐公學古

別楮云云誠有之不殺不俟見教月前已馳書南中

臺諫為公營解傳子乃不毅門生諒不相違矣平生所薦遂保全天下賢者甚眾皆不使人知茲因示及設爾奉聞亦以釋公之疑也

荅河道巡撫

膠萊通渠先年王憲副劾之工已強半今但尋其遺跡續其前功以通商為名責之該道假以歲月可無大費而辦要之商通而漕亦利矣奈何近年議者開張太過東人憚于勞費百方阻撓以故旋議旋罷承教極盡事理但欲動支錢糧必經題請而代公者又未知能任其事否俟公入京面議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三

荅大同巡撫賈春宇計遼前協為聲援

辱示老會回巢宜加賞犒及准青會續市俱制虜要機雲中墩牆俱用磚包誠一勞永逸之計但六百里邊墻取之于班軍口糧能辦否幸與新督撫計之先報土蠻大舉犯邊即馳語該鎮戎備堅壁清野李帥持重勿出使戚帥選銳出關應援而自以重兵駐一片石伺間出奇邀擊近報賊犯寧前見我兵雲集即望風而遁然非大舉賊也承教允合機宜自此遼前聲援相通二將協和勤若常蛇不殺於此頗殫心力但時人未必知耳

荅兩廣劉凝齋

鬱林獲功在公建牙之始先聲震疊軍威丕振矣薄賚未足以酬尚有待焉但聞推官劉子麒先被賊執今報病故豈即殺于賊中耶抑脫賊而後亡也廣右議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屬本兵從其請矣廣中軍令素弛募兵為賊今一切以法繩之須行之以漸而又有以待其變乃可唯審圖之昨據閩中報東埔寨主言林賊雖投入暹羅尚往來攻彼寨寨中蘇姓者與之深仇必欲擒之此即公撫閩時用計購致者昨已密屬耿楚侗及呼帥良朋仍循公前蘇姓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四

荅保定巡撫張滄東

圖之此賊若往東埔公不必再遣間恐爭功漏泄如昔年之事若在暹羅則可用計誣圖以杜後患

林知府被盜此中一月前已知之近京地方仕宦遇盜豈容掩乎邑令之掩匿益亦愚矣又九月初間有人言保定地方礦賊竊發官軍逐之致傷十餘人久之亦未見奏聞不知其事實否附此一問

荅南司馬凌洋山

辱示議處馬快疍疏切中事理已屬兵部覆行前得冀道長手書極稱羅旁盪定之功而深以劉凝齋之

前案爲失策且言前誤用司道之言率爾題請
征剿後親巡羅旁舊巢始知不必用兵惟當從容處
畫以終前人之功固未嘗有一語搜求承示謂蓄有
機括恐未然也近日擬旨及覆疑齋書咸用其意
謹錄奉覽

荅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鹽利
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寧止五萬已擬
旨下部稽查往日浪費之弊雖不可返庶可救于將
來耳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五

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
殺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
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
之民而執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
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
矣督府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專示
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爲要論顧積習之弊亦
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殺
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圓
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

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僞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
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
乃苞苴之使未常絕也鑽刺之門未嘗墮也雖殄茶
茹董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殺固不敢以
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
已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
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冥弗率重懲勿貸至于中傷
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屢飽難
以驅策代者似可用幸少優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荅藩伯周友山論學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六

不殺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
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將謂世莫我知矣屢辱華翰謬
爲許可孰謂世無知己者乎以代公雖去猶未去也
君令臣恭古今通義如其不善固不可強人以必從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今人乃務抗上令以
爲名不知惕令方命孔子以爲惡德堯舜之所不容
也近見江右二司入京者語及常推事猶是常而非
公乃南中臺諫亦遂有物色之者不殺已極力曉示
之矣新直指出仍當詳語之然公既有取于不殺之
學則世俗之橫議亦勿恤可也

答三邊總督部文川

應義東歸終始守約款順彌堅皆公之鴻略也至欲從寧夏內邊經行一節鄙意切謂當方阻之然計其時從違已定故亦不及矣寧延二鎮已免擾費又因以杜諸虜往來之費疆圉之利也張臣調用以張傑代之俱如教屬本兵議行其肅侯公處虜功多須請旨特與一薦其前廢則不可復也餘領悉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項者部議評執事卓然異等望實愈茂賜環有日矣不穀愛賢一念實出至誠辱遣謝彌以為媿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七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辱示羅旁兩山漸次平定慰甚龍川河源撫賊既實頑不悛法當莫除且粵中安插各撫民將稅此為向背除去此種餘即破膽矣聞林賊近已為暹羅招致或可因而圖之項已寄語閩中當事者言此賊在東埔則屬之閩人廣中不必措意在暹羅則屬之廣人閩中不必為謀恐兩處爭功如昔年也

答河道江心源言棍徒假借

近來各處盜防稍弛故借准事以警之非苛求于左右也猥辱遣謝深以為媿承示管河諸君俱宜責成

久任俟勘官奏至悉如所擬留用也近訪有棍徒假冒張梅稱為不穀家人于江南北一帶貿易聞公亦為所誑給與牌票悉免關稅又擅乘驛船有所求索

取小兒嗣修已拏獲付之于理矣小兒居家閉門誦讀即敝郡有司亦罕與接見四方相知有惠毫不敢領豈復差人逃事貿易乎此後再有奸人假稱不穀族姓家人者不論真偽即置之重法如公不忍加刑希差人拏解來京願得而甘心焉仍乞通行貴屬嚴加緝訪有重令脫逃者將官吏提究庶奸人無所假借地方亦免擾害往王敬所督漕曾言詐稱寒舍子弟者即時播殺不穀至今感之諒公愛我又當厚於敬所也敢布腹心又聞前如江令有令弟名一鯁者與焉信否法紀所在恐不得以親撓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八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貴屬諸君才品公評騰精當俱貯之囊中次第用之沈二等昨以才望擢用公論素許劉豈能中之丈地畝清浮糧為閩人立經久計須詳審精覈不宜草草各經委正官朝覲畢即促之赴任林賊既入暹羅已專令廣人圖之閩中不必措意恐語泄復蹈前日之轍若干東埔仍有往來則結江黃以為聲援亦二

策也。鄧令弭盜之功甚奇，雖不必奏績，而其功宜紀錄。

答劄鎮巡撫張峒來

虜首帥衆掠史車二首，原因盜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首，每每挑釁於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內此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辯其曲直。從公處之，頃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治差役騷擾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九

南中差遣公所措畫已極嚴密，自今奉差者恪守約束，必無事矣。驛遞積猾與各官跟隨棍徒，通同爲奸，侵欺破冑，而內臣爲其蒙蔽，事發乃獨任咎，弊誠有之。奉教卽示各衙門，嚴加禁治。

答殷石汀

小兒嗣修懋修，曾從汪南明公學古文詞，昨懋修場中五策似欲步趨其一二者，今附二冊煩爲轉寄呈覽，以謝其指教厚意。然嬰兒學語，殊未成音，聊以博笑云爾。

答兩廣巡鹽

官運廣鹽改復商販，誠爲省便。但殷石汀以古田初復戍兵額餉，取給于此，原議三運後乃漸漸殆。轉輸造船之法，有未周悉，似難盡答于官運也。今擬兩路并行，似于官民俱便。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既開，此實路近而利大。將來廣右之運必至盡廢，古田軍餉將安所出，不可不深長思也。更望熟計其便。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華翰領悉，論榮滿期迫，以執事風望，目下便宜喬轉。今既有欲盡之情，當暫停以俟奏最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一

三十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二

荅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迅尚未徹記室也廣右錢議欲採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請寧可遂行承示剖析已悉不殺得據此以謝安議

荅邊鎮巡撫高鳳渚

正月承翰示未及其復茲又示神利二堡工完及陽方口邊垣奏報疏即下所司議覆矣盤道之工一向以為難成皆據道旁之言即該道非親履其地故難修築止具文耳公一行親歷而膠土水泉應時而出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二
豈鬼神所輸耶則今昔之虛實較然矣公開府一方事有利於邊防者得以便宜行事况二工原經奏請者斟酌羸縮一任尊裁公雖不自言功自有不容掩者

荅山西巡按趙用吾

礦盜事即屬所司議覆此事初起原微撫臺倉皇奏報致塵 聖問奉 旨查叅又不作速具奉此傳公之過也大疏勤報已明諒無回護

荅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入暹羅在廣中圖之為易時閩人亦有獻

結東捕合從之策者僕已止之專屬廣中以便從事但暹羅既被其迫挾而受之則此賊尚懼恐暹羅不能獨制林賊亦必深防我圖之閩使至彼少泄其事則謀敗矣此中須別有奇策乃可奏功公言此賊決了在今歲僕固未敢以為然也羅定兩山已定幸責該道有司加意撫綏恩威並用俟人心既定法令得行自可化浮移為土著即編為排年可也劉推事已悉

荅司成張宏陽

承華翰知公有卜夏之痛得許可成書極言公苦憐殊為懸念頃方欲借重南院既歸志已切不可攪留即屬銓部覆允用遂高致然乘此邊養大畀固有日也

荅劉凝齋

八寨兵已奏捷諒此時竣事矣武弁遊民私買賊級乃廣中沉錮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則功賞皆實但先年有 旨凡大舉征剿皆憲臣親臨紀功今不知紀功是何司道官紀功得人積弊乃可革也黃總戎頗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負氣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頽靡悞熱剝則以事結納者也任

信至如尊諭戒論之舊例二司領 勅行事有地
責者但不進賀近來往往有之實非事體至如進表
官嚴限回任又奉有 明旨而惠潮二道乃經年不
行赴任殊為違抗俟有間但擬 旨行查此等事全
在撫按綜覈違者必據法處之則人自知儆萬里之
外 朝廷安得盡知即部中皆難一一查覈也

荅宣大鄭範溪言省扈蹕惠程

承示順義貢物已進 上大疏屬所司覆行茲有一
事預為告陳先年 聖駕謁陵宜大軍門移駐全道
扈從閣臣皆饋送下陳殊為煩擾今次斷不敢當項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

荅茸蕭巡撫侯被川

承示廢典以令孫承之法之正也第公愛子情深屢
在知契亦宜仰體但須懇疏乞 恩下部議覆乃為
穩便不宜以咨行也因憶徐存翁長郎官生名璠者
初亦以科場事革廢後在闈考滿廢子中書舍人例
以次子及孫承廢存翁具疏乞 恩秉 世廟特允

仍以璠廢此係輔臣特 恩雖不可援以為例然公
夙勞邊鎮賢郎昔以幼冲為人所誤情亦有可原者
若引罪哀懇 聖慈或亦軫念也敢布腹心惟高明
裁之

荅翰學黃葵陽

禫除承俯念兼之貺儀深荷雅意所惠槩不敢當輒
以璧諸使者謝謝小兒敬修懋修夙承教迪茲並捷
於南宮敢忘所自但不穀德薄享厚弱息又俱黜仕
籍殊為慄慄耳

與浙江撫院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四
承示拾遺鄭袁州物議甚重不能存之龍宗武陳一
飭部擬罷斥不穀違眾議而薄謫之龍出不穀門下
素知其有才若陳則止憐其為新甲科不忍遽棄固
未知節行之高如此也調官後曾至朝房一見問其
姓名亦喃喃不能言宜其不悅於流俗也今既在降
調之列他日尚可溥滌擢用承教已處之囊中矣外
小兒嗣修書來言執事辱賜厚禮槩不敢當已璧諸
使者未知得歸主藏否此後無煩再及庶小兒得道
不恭之罪在臺下亦省差遣之煩也便中附謝并布
區區幸惟原諒

荅按院王公

鑲江以數百惡少攘臂橫行非有潢池弄兵間左揭
竿之變也當時兩御史親臨其地衣繡持斧兵衛森
列能擒治首惡數人即眾皆披靡鳥獸效矣乃坐視
其橫肆不為之所反為之發官帑弛柵欄以苟幸無
事獨歸咎於府佐將令稔惡者益無憚耳如聞江北
諸郡皆有此風故借此一警之來教訓宜重治首惡
撫恤良善嚴禁私錢俱於事理切當已屬所司行之

荅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頌眼掠及催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一

五

生杯二事用承遠意餘壁諸使者催生杯不知何物
所造何所用之便中示之以廣異聞外需益事情既
經所司摘叅理湏完結司道避嫌深屬淺見今朝
廷之上公道昭然是非可否一以理法為斷何憚之
有即如沐氏事自嘉靖以至萬曆十有餘年人皆避
嫌莫為之處朝受其賄暮即叅之欲以滅其納賂之
迹而事愈不可解自僕當事明目張膽為之排解十
餘年成案一朝削除於是沐氏始得有其爵祿而
朝廷紀法亦彰使僕當時少有避嫌之心則其事至
今不結昔也受賄之人皆袖手捲舌莫一言為之辯

稱乃僕水米無交之人耳故知凡避嫌者皆內不足
也如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亨與者繼榮或生事端則
安樂者之入霑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亨與繼榮有言
何至今乃生事端乎繼榮小醜也不能為害國亨雖
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州巡撫方欲為
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啟釁端自取褫奪乎
今但當據霑益部眾所推戴保立者為之題請了此
勘合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
早為辨豁待此事處明其罪自應未減并莫州守亦
并申理今即先釋易世之罪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二

六

已令來人寢之迤西事誠如翰示公移各件俱見速
畧諸惟鑒存

荅賈春宇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况當典
禮告成之日正息肩稅駕之時抗疏乞休甚非得已
迺 聖恩留諭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輒復就列徐俟
再圖辱華翰勉以大義具悉為 國至忠兒輩寡學
並竊科名猥辱華翰尤深感切

荅憲長徐中台

不較比者抗疏乞歸羣情驚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

夫不得決去于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卽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爲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獎借過情殊用爲愧耳老母誕辰猥辱記憶小兒冒竊高第實出御筆親題不教德薄享厚日夕兢兢又辱華箋賜賀不勝感戴

荅宗伯董潯陽

僕之非陋僑弱往廁詞林得隨長者後徒幸簪華荷橐可供文墨而已不自意微時厚幸致位台司謬膺顧託之重力輕於鴻毛任重於泰山受事以來惴惴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二 七

如臨淵谷恐一旦顛蹶以貽知己羞茲賴主上聖明中外又安苟幸無事乃敢抗疏乞歸冀得完軀以去誠陳力就列非敢買譽於退恬也雖奉諄諄懇留暫爾復出然惶懼之懷終不能釋頃賢郎至辱華翰獎借爛然盈楮不匡其所不及而假其所不能讀之使人汗流浹衣也兒曹寡學幸附令孫驥尾階致青雲僕之奉教於門下有年矣於賢郎謬有一日之雅今兒曹又在世講未僕之於翁相契豈有量哉辱惠厚儀不宜抗拒但比來交際久廢輒敢登諸使者草草附謝并布區區

壽陳松谷相公

恭惟台師願重丘園望隆朝野日者長公太史乞恩歸觀仰感聖懷念舊學之忠勞嘉仙齡之增衍特頒異數用介壽筵誠曠世之希逢熙朝之盛典也至於橋梓傳經繼升講帷街恩策駟羅寵庭闈又詞林未見者載之史冊以爲後談矧正夙荷甄陶親逢盛美其爲慶幸萬倍恒情也正猥以非劣謬膺重任夙夜兢兢若臨淵谷頃扈從山陵還懇疏乞骸冀以少休篤力獲免顛躄乃不蒙俞允致厯聖母慈諭申命諄切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然力竭而馳驅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二 八

荅藩伯賀澹菴言得國士

別楮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人固未易也不較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識或出于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與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執肯爲之

用哉辱示畧陳所以自是誠宜忌言矣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冗且無南翼久失裁謝夙罪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為時羈繼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割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又安 國家無事乃稍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逃慕留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 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變日鉅歸宿無期歛悵悵劉道長九澤書至具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行欲建坊表闕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九

荅兩廣劉疑齋料擒海賊

廣中舊將唯陳璘獨存羅旁餘孽未靖尚須經理未奉教之先已屬本兵議覆戴罪立功自贖承教蓋先得我心之同矣林賊事竊謂公既審圖不宜又騰之章奏致有漏泄方欲寢奏而差人已投進矣賊甚心而廣人貪功寡謀向以敗亡餘卒數十百人直泊近

澳竟無若睥睨之者公謂諸番之計不成彼無所容必復反於廣反則擒之僕固未敢以為然也廣西官隨事領悉

荅周宗庚西亭言春秋辯疑

兒曹忝竊狼辱遺賀深荷雅情厚惠槩不敢當謹領紗鏡及佳刻三種用承遠意餘輒壁諸使者幸惟原亮春殊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啟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寢以弗存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僕嘗欲論著其說而未暇今讀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十 磨製辯疑則多與鄙見相符蓋僕至是可無言已敬服敬服

荅河道潘印川

兩奉翰教領悉河工效勞諸君奉 旨加恩銓部以允遂志題覆茲百促之始全據具題請加級陞補一切從優如五州同三為實行二為吏負部擬三司首領僕皆特與府判他俱類此蓋不如是不足以勸有功而厲任事之臣也普言人之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僕嘗以此入告 主上言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德之人不但宜加以爵祿還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特

愛其道所以游君即加銜代陳大參督儲為大異地
運同缺先已推補曹錕俟兩淮有缺即用之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丈田賑繼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
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
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
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
漢唐之末世乎幸賴 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
及僅免危亡耳嗚呼履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
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啟 聖明難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十一

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
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直語
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 高皇帝懷保小民一
念用以對越 上帝莫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
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為務鋤強
戮凶剔姦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
已姦人不便於已狼言時政苛猛以搖惑眾聽而迂
漏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 上德矯
枉文罔不知我 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嗚呼
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究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

欺難勉運 上命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宜上達下者

若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此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
若嚴整而胞胞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
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暨
軍道裁革為便彭湖賊未必即是真倭但凡備以待
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未悉有歸政本末
謹附一覽

與楚布政馮修吾

兒自忝竊前已承厚惠茲不敢重冒謹用返璧幸惟
鑒原外黃州同輩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素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十一
以才高見忌鄉曲以致陷于文罔非其罪也惟仁人
酌宥之餘不悉及

與楚撫院王見峰

黃州同輩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初以東歐
父母官為向道長劾奏問發口外為民比時行法之
初見其情重遂從所擬後廉知其為鄉曲所忌嫉坐
以重罪殊為誣枉且其人乃瞿憲副之子文學甚優
其子亦有奇童之稱母老子少身當遠涉僕聞而憐
之渠有辨疏聞憲司咸知其枉欲為未減按院朱君
亦將允之但事關兩院會行而公以其事奉 旨特

難于糊案竊謂法行而當人心乃服一夫不獲時予
之辜若果寬在宜從辯豁僕亦不敢固執前 旨致
令天下有冤民也幸會按院審處之餘惟鑒亮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賢郎廢典事銓部據例執奏奉特 旨允從乃異恩
也夫 上之注念于邊臣如此諸公抑何以仰荅乎

荅兩廣劉凝齋

八賽秦捷西鎮將士不為無功但其叙錄稍泛承教
謂近日邀功希旨者宜漸約之深合鄙意科中以奏
報異同疏請行查議者遂謂公晰巡撫之不候會本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十三

輒先人奏故有卻殆以私意相窺也暹羅夷使所呈
林賊事三件渠來中國數年職為通事非彼中要人
所言未必得其要領但言其用事者姓名及耳波藤
云云似有可採者謾附以備嵬筭之萬一非以為奇
也

荅保定巡撫張濟東

兄弟南歸辱給勘合謹繳納禁例申嚴頃有頑僕擅
行飛票騎坐官馬即擒送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
俱發原籍官司重究矣仰惟 皇上子惠窮民加意
驛傳前遣皇親於武當祈嗣亦不敢乘傳往來皆宿

食旅舍蓋 上之約已厚民如此僕忝在執政欲為
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兒去歲歸試一毫不
敢驚擾有司此臺下所親見即兄弟歸亦皆厚給募
資不意又煩垂憐也此後望俯諒鄙愚家人往來有
妄意干澤者即為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處勿曲徇
其請以重僕違法之罪也前奉 旨查朝覲官遣牌
馳驛者久不聞奏報辱在知厚敢以直告

荅河道潘印川

辱示進鮓船隻誠於築壩有碍惟早行則兩不相妨
已屬司空議覆但事干內官動以遲誤進鮓為詞必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十四

不得已先選舟數隻停泊壩外以待壘剝可也武職
陞級事已屬本兵議處矣

荅臺長邵梅墩

辱示行取各官考語具服精鑒常君者固念憲昔誠
以訊盜事控之于我方詆其短復訪常之所執為真
故徵用不遺今奉教自當置之妙選也

荅承天守備樞使王泳齋

陵工告成費省工堅地方受福不淺此雖在事諸公
之功然就中調停處置公之功多矣頃於皇極門閱
視新工司禮馮公張公及工部諸公咸在語及顯陵

事不穀因舉平日所言公與楊君節省忠勤成此大事費不當先年之什二者對眾昌言之馮張亦丞為嘆服且云昨已奏之聖母 皇上矣內外任事諸君咸噴噴稱之不已惟公英聲茂實騰於朝著敬服敬服前奏陵府校尉即屬本兵議留

荅宜府總督鄭範溪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既狼狽豈能復起土醫素無遠畧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為之勤兵報怨切盡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故變能百出顧吾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五

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為之圖以待其變可也鄧兵憲有才畧習邊事俟有缺即補不別推也鎮口堡開礦事公所論咸中機宜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且虜人不知所謂礦皆板升之徒導之板升之人雖得礦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久犯禁况邊徼之外大羊之類乎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於將來尚煩公之籌慮人旋草草番文三帑仍附納備查統惟鑒存

荅江西巡撫王又池

連盜就擒足消地方隱禍石僉憲昔守寧州屢獲巨盜故即昇以該道之重今其效乃爾天下之事豈不在用人哉泰和盜發于公未任之前今愆期未獲似亦用非其任耳

荅石麓李相公

弟違遠光儀於茲十載矣以綿力負戴之不暇無能時時修問左右以自罹於疎薄無所逃罪翁不加督過已為厚幸乃辱尋舊盟懷之以好音臨之以重使豚兒忝竊又承厚情遣絳珍賜駢蕃益彰弟之不德也愧感愧感弟以剪劣謫肩重任恒恐中道顛蹶有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六

荅楚撫院王見峯

頃者 陵工告竣仰伏鴻猷費省工堅功高賞薄尚尚有待也承教示一一領悉謹款復如別幅統惟鑒行一五開之事實林維喬竊謀以激之若使當劉應被利時伴為查處行刺之人而徐徐撫定之亦必無事

矣今該道既認能處姑待之可也

一德安藩宮灾事前偶有所聞故直以奉告今從寬盡法在公自有鑒裁但事已革歲久而不決將來恐他人發之今似宜速了且主上睿聖若其中有隙亦難遊于日月之明也

一楊安誠既有華容例具題相應

一屯田道事簡併之驛傳誠為省便沈君有缺即補必不從淹若俸資已及他轉亦可

一留守司即進表一頁可裁也

答順天張巡撫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十七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前奉 明旨所查惟朝覲遺牌馳驛者即所叅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聚及其他恐干連人眾所傷者多今始為隱隱後若再犯即違官顯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染頹俗从難驟變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為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數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致廢格詔令可耳今臺諫諸君屢奉嚴 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頗損故願諸公之母舍己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

之自不為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宜大之于薊遼則地隔兩鎮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通若奉 勅者則不在此例矣辱垂詢謹復

答宣府張巡撫

辱手翰貢馬已入虜情馴服慰甚去年青會亦未赴邊不來亦省事不必責其親赴也張副留任別選獨石俱屬本兵議處近得西部消息言順義病已沉錮部下會長各自為心此會久虜中當大亂恐土會將乘其散諸制禦方畧願公預圖之務練兵積食密於自治以待其變耳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十八

答憲副吳道南

前承翰既已具復所壁厚惠仍希查存茲手翰一一領悉順天撫按奉 旨查覈遺牌馳驛者十餘人而公與焉不較知之委曲多所涵宥惟量用數人以應明詔然公昔別時謂自行雇募不煩有司矣乃又挂時議何耶 朝廷法在必行後宜慎之恃厚以告幸惟察原

答司寇王西石

兒曹寡學冒竊非莛獲辱翰貺深荷盛情兒懋修前過貴縣得望見下風即承鑒獎以館開期之今果昌

忝至此伯樂一顧遂成駿品感謝弟德薄享厚日夕
慄慄懼顛躋之遙及耳頃者乞歸寔揣分虞危萬非
得已且欲因而啟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
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僇弱之軀終不知
所稅駕矣奈何伴來諭慈閣多慶福祉日臻翁聚願
承顏起居休暢慰甚人旋附謝別楮侑東薄物統與
塵布

荅河道潘印川

兩承翰教領悉比者平成奏績公之庸功固不待言
然亦藉督漕同心之助况河漕歸併已有成命則今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二

十九

之代江者亦即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及覆思之莫如
洋山公爲宜此公虛豁洞達昔在廣中僕安有指授
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動有成功則今日必能因襲
舊畫以終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權重足以鎮壓二善
也留京叅贊重任也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
行則在事諸臣誰不奮厲三善也南中道近聞命卽
行不煩候代則漕事不致妨廢且得數月與公周旋
同心計處何事不辦四善也公卽旦夕回京亦不遑
添注管事駢枝閩位何所用之不如卽代洋山是身
不離南中可以鎮異議屬人心此中八座虛席一轉

移間又無妨於他日之柄用於公亦有利五善也有
此五善慮之已審故違部議而請上行之恐公不
達鄙意敢布腹心

荅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示哈曾東行已止深慰懸慮頃者奉書謂欲止其
行須得真情曉以利害乃中機括今其本情乃順義
左右欲借事遠之故公一爲點破而彼心遂悟所謂
咫尺之書賢於十萬之師也仰甚然細查虜情願義
部衆已離邊圉自此日多事矣願公之留意而熟圖
之也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二

二十

荅山西徐巡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
差人護送都臺卽欲提揭併叅不穀喻之乃止原揭
奉覽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
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傳驛徇人
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旣不見德於人而又有累
於己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爲也公嘗告我曰今
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尚未丕
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韙其言今
若此非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疆毅而猶若此

况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于人已恃在知厚直獻其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亮

荅太僕羅聞野

向承示牧地事卽一一擬 旨舉行趙卿已該督府疏留銓部覆允矣乃又以乘傳被料不得已爲請恩於 上薄謹留用渠果能終其事而有功自不防于他日之顯擢不然將來寧無議其後者乎須示以朝廷之意令其加意策勵可也更置同屬疏已屬所司議覆

荅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主

向承教粵中經理不辭再勞具見公忘身徇國不勝敬仰後思彼中事體近已畧定好議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歛戢而不敢復與事端今若無故易置反覺多事且瘡痍之鄉亦不忍再煩也河漕虛席因憶公鴻猷偉略優游留省無以騁才而河漕重任比之東粵尤爲緊要先朝嘗特遣重臣經理且二三年間僕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須素有威望者繼之庶可以行僕之意而終潘之功博求中外無如公者故暫借經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虛一轉移間其勢又甚易也恐公不達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

于左右故畧布區區萬望鑒亮查減會用夫馬疏大有裨於民生已屬所司議覆矣

荅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 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息寵之隆閭閻之盛乃流俗之所艷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斬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主

也况欲侈息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况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

一接官亭耳鳥觀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為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即微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荅兩廣劉凝齋

近得閩中信林賊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與暹羅相疑掠其船五隻走八佛丑海嶼在彼造船此時東浦寨與暹羅合謀圍之欲擒此賊以獻不知的否果爾公但以靜待之不必又差人往圍致生得失也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

借重閩中已及三載擬將簡置內臺觀以助僕之淺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五

薄忽聞令先公之計無任怛且二三年間僕將復有明農之請不能為 國家早進賢俊置之周行即歿有餘憾矣惟公罹此大痛不審體中何如幸割懷以禮自遣人旋草草附唁并以薄奠布之令先公几前統惟鑒亮

荅保定巡撫張許東

辱翰示領悉聞堡茂等衛有站馬軍深為民害今驛傳既清則此項事似在可省幸查明疏請亦可推之

荅司空陸五台

前沈翰撰至辱手翰情款藹然令人遐想春間扈從山陵歸乞骸骨乃不獲如願而屬任愈重閣東老特策鞅不休誠不知所終矣兒曹寡學自竊非望伏承嘉問彌切愧悚厚惠槩不敢當并前沈君所將俱璧諸使者拙稿未有乞歸本末謾附一覽

又

今歲傳臚小兒即少時矣對隱士絕無才者也公當盛漢之隆而龍蟄蟻屈不一建立于時得無為兒曹所誦乎一咲懋脩謹按隱士無才語乃是懋脩童師出對示懋脩曰昔生宜立志乃即對曰隱士絕無才業師不嘆也但改無字為多字故一坐畫大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五

也

荅宣大巡撫鄭範溪

馴夷之道譬之蓄狗馴則飼之鶩則筆之筆之而馴則又飼之上谷虜情微與雲中有間向來每從優假以致驚驚若竟從姑息則狂獍無知便謂我畏之而益肆矣今該鎮此處極為得策足以折其亂萌挫其狂逞且有裨於貢市不小皆受公之成筭也承示不勝仰慰人旋草草附復總戎原帖納上

荅三邊總督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微為有間款

貢之議始於順義故事每優假套虜初求貢甚急我固未之許也彼以順義爲之懇乞弔勉從之然一切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爲幸而無復橫覲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我厚撫而優遇之豔于求索之利遂蒙覲望之心昨延鎮卽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也夫套虜之求貢不獨利賞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寧之間搗巢起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北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貢以來內無搗巢之患外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

從事于瓦剌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卽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于我况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修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羈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蔽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仗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破格貫之凡以爲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効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杏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前順義部下會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卽馳語勸邊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偕至西會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闕濼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捨待之數日賊氣衰墜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己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

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上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安不防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

者同其苦務使指臂相使萬眾一心知愛護主將如
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
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殺平生料
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
也懋脩曾記破家時有一部堂訊獄曰汝先大夫與
或帥相結凡有書問雖夜中開門進意欲何為
莫非反狀乎用修答曰邊鋒警急宰相或不得堅
計不省部堂意阻今觀先公與戚書留神若此宜
人之致疑也然賊構廢殺後朝議猶以名
將稱之錄用其子于是見公道非私比矣

荅藩伯徐中台

承示大監聖公橫索驛通今內官勳臣小有違犯動
被繩治而聖公所過百姓如避虜賊有司亦莫之誰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主

何以其為先聖之後也夫聖人秉禮為教志在從周
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 朝廷之法不可踰越
况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悉究庶為持
法之公也

荅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

辱華翰深荷雅情別揭所言驛傳宿弊可謂曲盡大
疏即屬本兵議覆必痛加釐革而後積蠹可除地方
蒙利也公事事留心具見忠猷不殺忝辱素愛不勝
欣仰

荅藩伯賀澹菴

辱示領悉六合之事撫按俱有行未必盡撫君意也
昨奉 明旨止用迎送一節為邑令罪金不深究所
迎送馳驛之人凡以為執事也况領勅官自合乘傳
干例何違承示追尋往事似屬過疑宦海茫茫萍踪
過值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
鳥有矣何足為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
已其於世有合與否命也若如執事追往慮來冰炭
滿腹宇宙雖大何以自容向者晉中貢士黜者已三
人不殺為執事慮故急以奉告此自出不殺相為之
張亦絕無所聞也楚中後望已久幸逾發征塵以慰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主

荅浙江吳巡撫

公起郡守用治行異等二三年即拜中丞列于九卿
開府兩浙此 主上之殊恩也未有敷庸以報知
即納履而去忠義之士固如是乎古人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 朝廷舉數千里膏沃之地畀之于公
言必行計必用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就而必欲去
之以為潔豈 朝廷有負于公耶或曰公昔以舉刺
勞方伯事致卻今見勞亦大用內不自安故去者此
又非大人之弘度也廉閩寇賈亦居將相勢不相容

猶先公後仇以濟國事昔公與勞徒爭禮讓敏節非有宿怨深讐不可解之覺也今公處浙勞處閩壤地懸隔畫疆而治又非有同居僉位不相容之勢也萍浮江湖一擡而去即隨風分泊矣何嫌何疑而必欲相避耶 明主在上方命受敷施循名覈實以興太平之治願勉旃毋自損以孤輿望公之簡用僕所慮也竊恐執事者不究于忠義之節而湛于世俗之見以扞當時之文罔則僕亦將有連坐之累焉書陳惟執事圖之

荅宗伯董溥陽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无

賢郎春元至再辱台翰詞旨愈溫意義甚厚執禮愈下垂獎愈隆甚非淺薄所能堪也捧讀再三感作兼抱兒曹微時厚幸並登仕版而懋修又躡居文孫之首歎揚糠粃殊爲慙汗聞之申相公云翁年踰七袞鬢髮如漆精神步履新銳少年弗逮也何得天之厚如是哉顧經綸之業掩于當年則以付之賢郎令孫矣承惠謹領白粲佳綿餘輒歸之主蕪推食飽德挾續懷恩何所報賢郎旋附謝別具侑東統雅鑒存

荅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陳道長差人至辱華翰領悉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

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 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畧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毀譽閉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願吾賢勉之而已

荅臺長陳楚石

差人至辱手諭一一領悉巡檢官職雖卑關係甚重此官若得其職則詰盜察姦功居地方有司之半非淺鮮也况近奉 旨清查路引嚴謹閱監則此官尤當加意者亟宜題請修復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

荅審決江南帥御史

承問新舊強犯應決應辯者遵 旨從事無容別議惟中間人非善良而賍屬影響事起株連者誠難便決宜再加詳鞠另作一疏開其可生可死之跡欲殺不忍之狀請 旨裁奪或照恤刑例饒死充軍或姑照舊監候以俟日久或得真情云云則積年重辟可以開銷然亦不可多也鄙見如此幸惟裁亮

荅大同巡撫賈春宇

僕平生好推較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

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沉淪小吏
登諸八座比肩事 主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使人知
不望其報何公之惓惓於僕也哉夫士爲知己者用
女爲悅己者容僕之於公非敢僭謂知己也而公以
知己待僕夫使公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人之所以
酬知己者固必有道矣腆賦終不敢當仍壁諸主藏
幸惟鑒原

又

黃會篤驚殊爲可惡然聞此會素狂躁無禮倏喜忽
怒彼見其父病中與之修好遂怙妄言然非有謀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主
畫素定也但安靜以馭之嚴備以待之毋輕徇其請
毋激致其怒彼計阻氣衰將自歛矣近聞已就羈繼
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

荅宣大巡撫鄭範溪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求討一言黃會篤驚詳觀來文
與公回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黃首狂躁反覆不常
乃其故態其言作反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
靜以處之嚴備以待之久之計阻氣衰伎倆已盡自
當入莖矣彼不來市我亦省費不必責其來補但移
書順義責以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即簡銳擊之

若不來犯亦不必往討也又聞王把總者頗非忠信
陰陽其間以規重利其所言亦難盡信也今想已就
羈繼得勝市不知何時可竣

荅張巡撫瀧濱言士稱知己

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
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沉淪小吏
登諸八座比肩事 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
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爲僕所
引拔者往往用餽遺相報却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
及不能彈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主
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物也夫士爲知己者
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
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
之義士所以酌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
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蕭相國以
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已
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平生哉承華翰云云類以僕
爲知己者其所自期皆古大賢烈士鴻抱非流俗人
所可望也僕不勝欣服故敢冒陳其區區惟執事者
覽擇焉

荅兩廣劉觀察

承示林賊復自暹羅逃去據彼國報雖已喪敗然猶能據島造船為入倭之計則其勢尚強也瑗山去彼不百里踪跡易知將坐待而擒之乎抑出奇以致之乎去歲承教謂不出今年必縛此賊在公必有勝算僕不敢違度也

荅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順義并哈會番書領悉黃會孤窮之虜無馬可市但肆言恐嚇欲白騙耳今既稍有所獲來市恐未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

有期其市不市亦無足為輕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挾之計然此虜輕躁寡謀驕盈已極若以計圖之亦可獲也薊中近來防禦甚嚴昨承教又已申戒之時已迫冬尚無結聚之形或不能大舉然做備無時敢忘辱教謝人旋附此諸番文三件納還

荅前遼總督張崐峽

辱手翰領悉諭節鉞臨邊夷情安妥慰甚黃會近聞已赴西市惟鎮靜以處之彼之伎倆有盡終當入苙也差人回渠有何說若只尋常誑賞之言惟付之不聞耳土酋已入遼左薊門亦甚戒嚴西會諸部皆有遠行者聞順義宿疾又發冬春之間恐難起也

荅陳松谷相公

往者肅幣奉祝殊愧不度乃辱台翰達貽深用為歎謝疏已如命封進旋奉宸綸春眷書之史冊焜耀百禩矣正狼以疎庸謬肩艱鉅恒有顛仆之虞又久握魁柄日夕兢兢向者乞骸之請萬非得已今奉聖諭暫爾羈留明歲將復尋初志焉辱在門墻敢罄私曲

荅翰學陳玉壘

仔至辱華翰深荷雅情諸所獎許雖極為過情讀之愧汗然於不殺惓惓許國之丹則可謂獨觀其深矣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

他年願乞公言銘吾墓為感謝感謝詢之來使知我師翁福履茂綏神理愈王耄期之壽勿問可知公昔者親承天寵奉尚方之朋錫萬里歸歡乃人間稀觀之盛事寧親之心已無不罄矣簡書有嚴尚當道發征塵還事講幄勿復依依久戀庭闈也

荅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華翰領悉近聞青把都白洪大俱遣其心腹入於順義處議事不知所議何事也幸差人密偵見教餘

冗不悉

與宣大薊遼邊鎮傳備邊

正月初五日 上齋宿于文華殿是日大風黃塵蔽

天 上遣文書傳諭云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與

先生說可申餘邊臣加意儆備欽此謹傳示左右幸

欽遵施行

荅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

青禽等見順義本為已事其言屬夷盜馬云云僕前

書奉啟因料其為託詞也公所以應之極為得策仰

甚黃會部眾作賊我所擒者係彼至親諒所欲得者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五

且勿輕與之待順義別處如約另立誓詞將往年橫

索等項一一改圖然後遣之前奉 聖諭方以邊事

為念會華翰至即封上 御覽以見公籌邊之功此

後如有重大虜情密示於僕者宜具街稟報當即以

原帖封奏也若十分要緊事情即手書無妨惟鑒亮

荅薊遼總督張崧峽

青禽見順義原為已事乃索我通事託言屬夷殊可

惡也如再來纏擾只以禮拒之毋徇徇其情致墮奸

夷之計來論謂戰可恃而後和可堅最為得策惟公

着實行之不徒為目前支吾之計邊圍幸甚肯肯東

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載甲以行委屬可疑已行該
鎮防備北路缺未奉 命之先本兵已推董一元此
人亦可用也

荅宣大巡撫

前據薊報滿五大等往屬夷營祭神到即入犯其來

甚速蓋掩我不備也青會狡詐多端與東虜合從情

狀已實但其身未親行故往往用以自解宜時時偵

其嚮往以便防禦未可遂信其無他也聞去年黃會

欲作賊問於順義順義亦荅云宣大是貢市地方不

可輕動他處我不管推此言之則雖順義亦不能盡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五

縛諸會手足也宜帥已屬本兵留用此君論才可用

若素行誠為欠端賄求鑽刺皆有實跡先後開府未

有不中其餌者今但取其才耳然今後亦須奮勵自

檢以保晚節此時宜大無警為將者亦不專取勇取

撫綏士卒繕甲治兵必廉而愛人者乃能得士心備

緩急若徒以其剝下媚人諂諛鑽刺猥云有才緩急

寧足賴乎特公知厚幸惟秘諒

荅薊遼總督張崧峽

青會既認二弟東犯亦見畏順俟其回巢罰處為當

然此薊與東虜合從不獨今歲為然今雖罰懲恐亦

不能終禁此後但責令探得東虜作賊的耗即飛報
我知使我得預備亦足以明彼心跡即去秋土蠻入
遼左其中亦豈無貢市之夷幸大同山西於市場上
傾得消息密以告僕即夙戒前邊整旅以待故無大
失然亦未曾深究西虜也番文奉返諸惟鑒存

荅南科吳公瑄

張真人事委為過舉初時發自 慈闈不穀未敢驟
諫比因大疏至乃從容為 上言之即荷俯從追回
差去內臣然不欲以疏寢命別擬 自行其實蓋從
諫官之言也此真盛德事亦宜令宣之以彰 聖德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七
餘惟鑒存

荅前邊總督張峒峽

辱示前會既有罰處二弟之意宜就機告於順義處
之黃會之不直東虜豈是忠心彼益亦欲効東虜所
為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虜東掠西市兩利並獲故
不平于心耳渠去秋在雲中亦曾明告順義言欲作
賊順義荅之云宣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
處我亦不管觀此則其心豈不欲為東虜所為者耶
公所諭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尊 朝廷之體消逆
亂之萌瀆着落順義處之彼雖老素為諸部所畏也

鄙意初謂不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
所能自了者待計畫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聞可也
然犬羊無信惟利是趨即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
其手足此後宜責令偵得東部約從消息即飛報我
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得陰為之備即今秋土
蠻糾眾犯遼其中亦有西虜幸賈大同高山西于貢
市時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即夙徹該鎮預為之備故
虜雖眾而在我無失比者寧前虜原不多而在我反
有損折此其豫與不豫相遠矣近得鄭公書只云青
會部眾東犯之事未否虛的此言過矣夫虜犬羊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二 三八
能保其不變乎前鎮屬夷歲歲入貢亦歲歲作賊遼
人不能歸咎于前鎮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
惟在隨宜審處之耳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答潘伯金省吾

惟公雅望宏抱正宜及時樹立以副夙昔期許乃欲為高蹈非所聞也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承示三鎮侵欺各犯俱屬計曹一如所擬題覆賊俱免追內有應決數人亦從未減數十年癰疽一朝潰決懲奸之義赦罪之仁斯為兩得公之造福於西人德澤深矣

答司成姜鳳阿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昔在詞林宿承休問中見青蠅點壁每切不平雖曾屬意臺臣力為雪滌然不能招遺賢於邁軸致逸足於衢達斯孔子所謂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者與愧歎兒曹寡學幸與哲嗣同登奕世之交殆亦非偶伏承翰貺感今懷昔益用悵然迫冗久稽裁謝茲公于錦旋附致區區厚惠先已歸璧統此申謝諸惟鑒原此者計吏忽聞浮議紛如莫知其所由與不得已有此處分茲辱翰示不勝歉恨然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縷數願且戢翼早棲鵬飛固有日也

答宣大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青首事得順義罰處而中國之體自尊古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遷徙鳥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敵之道也夫車夾不可從或量助以物料以少慰其意可也公曉諭三書皆中機宜具服偉畧審文納上統惟鑒存

答兩廣總督劉凝齋

有或言羅旁東西三縣墾田原題三年起科但連歲多事耕牧尚鮮承佃者又多隔郡之人若必照原議恐力不能辦昔蜀中九絲平後亦未有三年即徵稅也似宜調停少寬之庶招來之民得有定居其言似亦可採惟尊裁之林賊近來消息何如恐又成烏有也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二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密示東鎮預為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欲責之于新款之虜能乎順義築城是自

做之道其所求人夫車輛固決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九公所密示札皆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答蘇鎮巡撫周樂軒

李帥出塞之功甚奇又值大閱之時戎車未踰於閩
皇威已震乎遐遐慰甚本兵方按故事論功必有顯陟矣近每偵得西鎮虜情即馳報督府夙有戒備遠不及一一奉達昨議處兵餉等事部中猶執成說各於出納特奉 俞旨兩河官軍感恩圖報當有激於衷矣承示大察無根之談不知所自隨已消滅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三
不足芥蒂也前與督府書偶因他事言及不憶遂聞於左右僕所推轂保全天下士甚眾安能一一使知之乎

答應天張按院

辱示運甯被劫事頃蘇松按院已直將本官論劾若不得大疏存此說則覆盆之冤誰與雪之該府素善隱匿盜情陷人於死而規脫已責有人心者不為也撫按地方凡事當一秉虛心不宜有所偏私致乖理法近日順德府唐山盜情與德安王宮失火皆以地方官欲避罪責致使數十人破家亡軀皆不穀知之

力與申雪始獲生全大略與此事相同今當並行漕運衙門虛心勘問庶無枉縱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領悉伏諗令望日隆羣情帖服慰甚聞丹陽運官被劫訪之輿論咸以為實而地方官避失事之罪徑坐運官以侵欺原該府素善隱匿盜情僕已久聞之然規脫已罪而陷人於死仁者弗為也願公虛心秉公密加體訪毋使覆盆之下致有遺照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示哈首東行已止黃首病革肯邊疆之利公所處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四
畫悉中機宜人旋草附

答巡撫劉公國光

前大疏首列竊盜三犯六名比附律條四名後開竊盜總數云一十名是並比附者為十也及開撤數有連招二名適符疏首六名之數而止云四名故 旨云總撤參錯不明者以此非謂少四起二字也 聖明在上庶事精覈故僕不敢隱蔽然公本欲了積年成案勵精職業此不過文移小失所謂觀過斯知仁矣即如薊州武職以撫賞官銀事被誣承成既以辦雪乃沉埋七八年不與題奏亦至公始與完結此僕

所深敬也恐公不詳所以或生疑慮敢布腹心

答周府宗侯西亭

登辱翰貺深荷雅情謝 高廟聖典紀錄詳備使
非宋二氏所及即付史館採錄顧不殺原題止據
訓錄所載方敢進 覽他書雖傳信者亦不敢入則
門下此書固無妨於獨行也承惠李氏易解舊本謹
珍藏之餘輒附使歸璧

答翰長張公程

昔三小兒書來深念職事謫遷屈辱亟屬銓部引真
留曹不意再罹宿謗恨隔遠無能預為消弭茲承翰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五
示不勝悵快願且順時自遣飄飛固有日也

答廬鳳按院陳公用賓

鳳陽火事已從寬宥官銀被盜誣指厥官侵匿坐令
陪償若非真盜擒獲則覆盆之下豈無遺照乎宋伯
華之罪不可宥也近聞江淮多盜有司隱情積習牢
不可破如運官李焜被劫事人皆以為實而誣以侵
欺真之重典規脫已罪陷人於死忍亦甚矣撫按以
精覈吏治摘發隱伏為職 朝廷明見萬里儻於他
處發之則當事者無所遁咎矣辱在知已輒爾直陳
純惟鑒亮

答按院張公簡

手教頌悉近聞大江南北盜賊縱橫有司皆匿不以
聞鎮江之事遠近皆知且聞南郡已獲真賊而撫按
官亦竟置之不聞丹陽運官被劫而以侵欺之罪坐
於運官實之重典此習不祛將來盜賊愈滋官司莫
之敢詰必釀成元末大患此區區所深憂也又近來
江防稍覺廢弛盜賊之多蓋有由矣

答鄭範溪

辱示老酋既有悔改之意宜相機撫處渠有妻喪亦
當吊慰一操一縱在公自有勝算矣番僧失給 欽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六
命圖書差誤皆須奏改夷情不得承訛襲誤致失綏
懷之道

答宜府張巡撫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
順義亦須與之會議蓋彼為諸部之長雖老而衆心
歸之若一屬之青酋則彼以我為外之從而陰陽其
間或至差池但密許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
兩得之矣承示馬價謹悉前所開三君他日皆可用
昌州未諳邊事僕初無意用之公何所聞人旋草復
答撫院辛公應乾

承示賸書不勝駭異僕從來不以私干人內親中亦無所謂李應龍者此必京師棍徒局騙木商者也乞將投書人重筮枷號仍嚴提木商人等鞫審來歷照例問擬具招見教庶便尋究除根也近來奸徒詐冒愚父子者甚多相知諸公雖論知其偽竟從寬宥又不以告我致使奸偽縱橫白受玷辱心深以為恨茲承照察垂示此公相信之深也感戴但此書文理乖謬圖書字跡迥不如式乃奸人之最拙者辯之猶易耳尚有巧詐亂真疑似而難辯者更望審察惟諒僕平生硜硜之節於人絕無私語絕無干托則奸人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七

憇之鎮江賊情乃去秋事九月間南都獲巨盜蔡朋等供係劫賀氏賊已發蘇州府審認僕從去年即知之而云發於十月此該府欺公也前屢奉 明旨寬捕盜之限又許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惟是隱匿者必從重治惡人臣之欺也奈何此習牢不可破而該府為甚但欲規避罪責遂縱賊不捕故至今不獲一賊殊可恨也如此不禁將使盜賊益無所憚被盜者不敢聲言以致釀成元末大患皆有司避罪一念為之也奈何視為細故哉又聞句容亦有越獄事逸因已獲否統惟查示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八

答劉遠總督鄭範溪

兩奉翰示知老酋深悔前非其意甚善彼既有遷改之誠自不必深求矣虜性貪利一時乞求不遂頓發惡言然彼豈能棄重餌而食前言乎况衰病侵尋意在偷安旦夕耳亦何能為公馭之操縱張弛極為得策

答南臺長郭熙宇

辱示大疏所刺殊快公論即屬所司議覆矣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為未便况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挫於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無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以忠耿自誓無任竦服 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素者不過奉公守法黎民而已願公

終殊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願公少需以畢此舉慰
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谷河漕凌洋山

近聞淮鳳民饑 主上覽南科疏惻然興念急發南
儲以賑之并及江南以廣布 上德也行後聞南中
二麥有收歲以無稜慰甚安東仍舊未為不可大疏
即屬所司覆議頃得河南撫臺揭帖言宿州賊情謹
封附一覽此地古來多盜若如來揭所稱殊為可駭
宜及早撲滅勿致滋蔓李煜事彼中撫按皆堅執以
為烏有必不罕賊殊可笑也虛心體訪久當自明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九

公留意焉

答河道巡撫楷愛所

承示所刺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
牛希尹之事慮人以爲隱蔽也竊以爲事理不同難
以槩論前牛希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
二司乃不以其贓跡開之本管督撫而遠開之於隔
省巡鹽故 旨中一詰問之今房河東差滿例行舉
劾與前特疏論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開揭之跡
何嫌於不發乎以理按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爲觀其
賢否知之爲確巡鹽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

虧在在本管撫按猶宜爲之申雪若彼此約會務爲
雷同則特立獨行之士寧不爲衆毀所鑠乎又近
旨申明先審後劾之例望着實奉行此後吏治當益
精嚴矣大疏以中州通賦請 恩蠲貸計曹題覆未
能盡從頃而奏 主上惻然興念 渙發德音悉行
詔免并大疏所不敢請者亦破例蠲恤此 主上浩
湯之恩也永城賊情事殊爲可駭頃即移書淮揚撫
按亟爲協捕此地古來多盜不早撲滅將至滋蔓不
可不慮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十

前恭宗室出城疏即屬都臺議處會科中亦有疏論
擬俟其入京當盡法重治之然料其故作聲勢爲林
詐之計無意越奏也今果中道而返竊思彼既已喙
允難盡從越闕之例止可將爲首者重懲餘姑未戒
而行查教唆主使之入以伐其隱奸斯亦足以示儆
矣凡今 朝廷旨意一字一言皆有含蓄有關係非
謾言者撫按諸公肯細玩而力行之何事不辯哉錄
役冊謹領

答鄖陽巡撫楊本菴

承示欲爲僕建坊表宅深荷雅情但數年以來愚父

子表坊以六七座僕無德於鄉人而損公儲勞民力日夜念之寢食靡寧今諸役已就莫少寬民力若又以此役是重僕不德也况諸所應有者已橫溢無少欠缺何事濫予以病民乎萬望俯量愚衷亟行停廢得遂所辭踰於百朋之惠矣已寄示敬兒即台檄已行大工已舉亦懇請已之使旋附此陳控并謝盛愛

統冀亮原

賤眷小兒至京稷辱垂問深荷雅情馬王大二首橫索事前偶有聞即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十一

甘罰處云此不服順義青首鈴東也然青首乃一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首云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領眾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體統亦甚蕪矣華夷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答河漕凌洋山言賑濟捕盜

前主上偶聞南科疏惻然憫念遂下賑濟之令如戶曹所擬南部所發惠豈能周承示惟查災重而麥

又無收者方與賑恤則仁有所先而全活者衆幸甚李憲副篤實君子但以久病乏嗣每懷歸念故假金紫以榮之幸公爲之題請獲遂所願外新陞徐州同知丁景芳雖出身刀筆而有異才極善捕盜前在江西擒花園巨盜陞寧州判官又有功昨起復赴部會宿州地方冬盜僕屬銓部即陞補宿州乃大宰誤聽以宿州爲徐州遂陞徐州同知用違其才矣公視其果可用不妨改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十一

以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旨也夫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飾武備時嘗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旨意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

問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州行該
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為烏有是曾失事否乎
范良呂表漳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為解乃其贓
固獲於浙中也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
為常事數年之間一發於揚州再發於太平今三發
於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
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 朝廷以四方之
耳目為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為
所塗乃 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為多事為
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三

答薊遼吳環洲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遼左黠夷橫索法不可縱須熟
計而審圖之昔年王杲事動出萬全故至今虜眾帖
服昨得周巡撫書其言迂緩而無當幸密授李帥計
處前遼陽事損吾士馬甚眾今亟宜措置以備秋防
若曹籃之輕躁寡謀免為幸亦宜重懲勿專姑息
也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新縣稅糧事始知其中委悉當時措畫草

率惟務墾地起科之名不為經久之慮那借奏補
支吾目前何以善其後耶似宜明言其弊定為長計
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承示願義諸酋 表貢已入夷情益加恭順慰甚早
市因懲於昨年之失利但恐別有隱情亦望密偵見
教五月末旬京師連朝甘雨塞下不知如何前承教
梅憲副別轉欲以王即代之甚善奈銓部已別有推
用難以再更王君當處之橐中俟從容簡拔也邊缺
不能停久此後公有欲推較者宜預期見教俟有缺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古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承華翰及頒布條約一十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
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
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上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
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

修而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
然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
如是即欲今之爲吏者皆葉黃身魯可也若徒以言
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
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唯近則王浚川語曰不
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惟高明擇見焉

答巡撫辛慎軒

辱示知畿輔饑民已蒙賑恤甚頃其澤已沛未知
瘠足否曠洞事前偶以叅將所控附聞以俟鑒訪非
敢有所庇如其事實自當追論但免其提究足矣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五
且殺傷官軍聲勢不細亦宜奏聞不可隱也

答王西石

賤日猥辱垂念既以厚儀不敢例辭輒用登領謝謝
年來賤體目就衰憊重六之齡理固宜爾兼之力微
任重求釋不得譬馬力已竭強策鞭於修途誠不知
其所終矣緬懷高蹈逸踪豈勝嘆羨老母仗庇粗安
雖時有小疾療攝旋愈但日夜思歸每談及太老夫
人福履遐齡庭闈樂聚噴噴欣慕恨僕不如公之孝
養深篤也賤眷小兒四月抵都小孫重潤近覺稱壯
舊思漸除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遠辱垂念深荷惟

情使旋附謝別楮侑東殊媿菲斐統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項兩奉翰示虜情一一領悉此事順義既認罰處庶
可結局但青浦二酋終非馴物在上谷須時加儆備
尋常撫賞無失恩信但來作賊即執而戮之彼款順
得利而作賊有害自然帖服矣五臺布施之請自方
金湖在鎮時已言之僕皆不允恐虜入內地啓變端
也今聞彼不差頭目但差喇麻僧二人來此亦或可
勉從但須不帶一虜乃可然且未可輕許若已阻之
則已如再以爲懇可婉諭之此事我邊臣不敢擅專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七
當啓聞政府某公面奏 聖上奉有 俞旨乃可如
議差人來也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事實百年
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爲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
惜此時徒爲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
叅使諸公得便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只宜
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大綱之舉僕日夜以
爲念俟各處清丈俱完或另有一正大體目然後請
旨行之差役文冊略覽一過具見經理之密中間處

分孔氏 朝貢一節極爲得中然僕竊以爲今親王俱不 朝賀孔氏何必親行 朝廷亦不必借此以爲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爲觀光修貢者耶竊以爲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 賀不必親行或當 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 旨而後行亦爲簡便公如以爲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七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卽宜照節年事例進貢滿酋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 旨赦宥然後許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既完量行賞賚以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爲年例也擺酋另 勅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把都既歿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滿酋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此例橫索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變昔貢市

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定又當謹守韜鈴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謂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瓌洲在鎮時僕卽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軍也願公乘暇留神疆場幸甚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獎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莫潤一方面無墜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槩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陞蘇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於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十八

怨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况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屏俯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荅宜府巡撫張峒來言虜情

中路夷情既已下部議覆北路想亦完結矣頃又思夷情變態不常在我處之亦不宜定爲一例貴隨機應變操縱適宜可也先年打喇明安事順義不候督責卽盡法罰處 朝廷嘉其忠順故以所罰頭畜盡數給之而作反夷人亦縱釋弗誅此後遂以爲例昨西鎮丙鬼事亦卽倣此竊以爲善奕者局而屢變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九

朝廷恩威當使人不測乃爲勝笑今北路事不知作何處分聊獻替言以備採擇惟高明裁之

荅巡按龔公懋賢

手教一二領悉李公博大寬簡聞望素著從兩司授分陝之任當時以爲得人乃去歲無端爲人所指今春臺諫論拾煩言益滋或云議始於舊茶馬之不協果爾却非公論也頃科疏下部鄙意徑欲留用乃鈐部謂疏中既有未明錢糧宜與一勘待其心迹昭雪用之未晚故電勉從之公今既灼知其誣幸速與勘明旋卽推用不然竊鉄之疑終身爲累後人將復用

爲口實矣往時劉疑齋在福建爲南科指摘亦解任聽勘賴商道長爲之勘明隨即起用今爲兩廣總督而於言者亦無所傷近二司以至州縣長佐鄉貢雜流勘明復用者不可縷數况九卿大僚乎牛希尹幸一體勘雪宜君華州疏俱屬所司議覆人旋病不能手書口授不悉統惟鑒存

荅蘄遼總督張峒來

中路罰處事部覆已上前因 聖壽故少遲耳北路事必從順義處分乃爲妥當各酋久處塞外不得入市彼亦自隳我但嚴備以俟之終當入笠也東犯消息出於哈酋之口必爲真的已密報該鎮風爲戒備矣若有槩切的耗幸一面見教一面卽報環洲公知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二十

荅蘄遼總督吳環洲

前得上谷虜情卽屬本兵奏報矣近得張峒來書通官自哈不慎營回稱東虜果差人來會話哈不慎言今年占卜東行不利本首或不親去其衆必有去者凍以東並須戒備也曠徒今已擒獲卽宜具奏

荅山東巡撫何來山言均日 謹覈吏治

先後得華翰並手札二函一一領悉清丈事極其妥

當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 國賦既易辦納小民如獲更生公爲東人造福不淺卽有豪右小稱不便乃其良心亦自有不容泯者事定之後羣豕自息矣諸有勞長吏卽屬銓部紀錄皆作正薦後必有以償之也岳君清介而性褊不諧於衆薦之允宜但係聽調人數不知各省亦曾薦有此類否青州二守昔錢道長亦亟稱其賢處吾囊中矣膠守昔宰盧韶聲望烜赫去歲銓部品題各長吏僕已批定行取矣乃銓部又詆其矯飾不實遂止擬陞想其人露才揚已故所知見忌擬單開穢跡寧止褫官非公預行訪勸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五

則覆盆之誣誰與伸之以此知前 旨先勸問而後論劾最甄別糾繩之要但撫按諸君不能着實遵行耳然此官雖蒙昭雪而誣善之人亦宜究處若托人廉訪亦當追究開單之人庶頑讒知警善類獲全也整飾武備疏人名差錯已令差人於通政司取出改正封進矣人旋附此良晤伊邇諸不具陳統惟鑒亮

荅宣府張峒來

青滿諸曾狡詐異常罰處一節必不能盡奉順義約束故欲俟哈會回而混賴了事耳待 旨而後許市誠爲後時但恐彼之罰處未能如約則我亦不可遽

兩計之竊料夷情久或致變公宜亟整搦士馬爲慮聲以伐其謀如彼果有不測則我亦有待之此所謂先聲而後實者也

荅江西巡撫王又池

辱翰示并擬還原啟俱領悉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卽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滯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蠹之餘非精覈詳審未能妥當諸公宜及僕在位做箇一了百當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叅將此件不必入叅正欲其從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月之內卽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 奏未晚人旋賤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三

二十二

荅宣府張峒來

承示虜情入犯消息出于虜婦之口必爲真確已馳報該鎮嚴備矣滿酋罰處事遷延不了哈酋豈能久待耶近聞俺荅偕宰生與東部構隙其事竟何如幸差人偵實見示餘不具悉

荅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留

令甥張參軍來辱華翰深荷不忌賤體入夏卽病往再數月殊覺委頓今雖眠食稍復然病根未除緣茲

質謫才久肩重任筋力既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厥
耳頃欲藉此乞骸乃主上先覺此意頻遣中使
薦賜寵問又促令早出視事使僕無所啓齒不得已
鼠從趨朝擬俟來年皇儲誕慶當果此願耳聞翁
夏間亦小違和計今已勿藥矣賢郎前行之便草草
附候

答薊鎮鄭範溪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蒲首亦已就緒則三鎮
歲事畢舉矣慰甚順義使恰首處置上谷罰處甚力
此順義之忠也乃蒲首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三五

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為後
未張本

答宣府張峒來

辱示蒲首既甘罰處宜從寬宥此番操縱悉中機宜
虜伎倆已盡見以後恩威互用予奪迭施在我自有
勝筭矣麻帥力量擔當足稱專閫之寄會閣宜一獎
之俾益威奮奮劉守道久處吾囊中者市畢宜轉叙也
疏屬本兵速覆以便從事

答蕭遼總督吳琛洲

辱手翰并擲還原札一一領悉屬夷作反不止一次

當事者預為彌縫私自贖取以致黠夷得計愈肆狼
狂此薊鎮從來沉痾之疾辱示石塘趕兇事公處之
極為得策目下不必具題且只咨部盡革此首之賞
待其送還守口官認罪罰處事定候年終類題可也

答耿楚侗

辱翰示知郵典已舉即吉有日無任欣慰承嘉貺深
切感懷別示云一一領悉賤體以勞致病入夏至
今尚未全愈乞歸不得益覺委頓擬來歲皇儲誕
後當決計乞骸或得與公相從於衡湘烟水間也

答翰農公東塘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三五

辱示知車從已至近關不得一披厝深用為歉在外
聞命不必入城速宜赴任非久當有處也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
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欽賜者糧
且不納而况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
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
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勲臣地
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
合幸惟尊裁

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借手辱華翰佳葛之惠深荷雅情登衡拙稿一時漫
與耳何足災梓若北虜通貢本末則關係邊事不可
無紀往曾托相知者為一紀載殊不稱意今公所錄
事彙詞暢雖其中隱謀秘計有未盡述者而首尾措
畫大都悉備緣公當時親觀不穀經畫此事故記述
精詳如此至於大製序傳於不穀平生心事發摠治
盡但以謏劣比擬古哲殊為媿耳已令兒輩各藏一
帙用備家乘感謝賤體近日始覺漸愈十年之間畫
作夜思從少至今所為翕聚貯積者日張施於外遂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五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承示烏蒙事謹悉大都土夷挾仇訐奏乃其常態其
中隱情亦多難察久之彼當自定不必一一審覈也
前言情可負者偶有所聞即以奉告求得是非之實
耳不意科中即有言者所言亦即前揭中語似皆得
之於蜀宦也今公不必置辦但付之按君虛心覈實
如貪跡果實秉公斥之如有枉抑亦宜明白聲言勿
以成心處之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編除宿逋責完新賦僕久有此意擬俟 皇儲大慶
軍恩海內今 皇女生則事不果矣大疏即屬所司
議處亦可推之各省也清丈事聞已有次第頃朱蘇
州以查過優免開揭見教其中但有查革總數而無
革過戶名安知其不詳覈於卑官雜流而曲庇於宦
族豪右乎其視曹京兆所關不逮遠矣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捨者
知虜王病亦皆洶洶况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為主老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五

首灰那吉弱不能附其眾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
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眾即欲西牧其智
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
哈酋同心協力以為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
在時行黃酋病不歿必且譁張為患公宜乘時厲兵
秣馬厚撫戰士為自固之計老酋若歿虜中有變隨
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扎亦即封呈 上覽

答巡撫吳公定

近報順義已故虜中無主西掠之眾恐不能悉遵約
東宜謹備之粟已允其養病代者王君必堪其職乎

尚泰有清操果於任事但性氣欠平多怒少容故所至僚友屬吏無不怨恨之如云貪酷恐未然也幸虛心加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戎言邊事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為張皇輕意舉動致令眾情惶惑興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即力止之俺酋未灰數年之前雖心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有當處者亟以見教 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毛

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未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為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為主持致滋仇怨也前示丈地均糧查革冒免二事極其精覈至於處豁應州民田尤為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獎矣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兩奉翰知虜情寧帖甚慰懸念板升接降之人此時斷不可納順義郵典已致書鄭公屬其據番文題請至於加封一節中國郡爵無之此不可從也諸凡撫馭之術不出前書所云矣人旋草草附復番書二件

納上

壽司寇王西石

傳稱老萊子身年七十餘以事耄耋之親日戲絲於庭前為嬰兒匍匐之狀其親悅之翁今壽登七袞太夫人垂及百齡而以八座之尊承歡膝下三錫之服絢爛庭前又榮備尊養之隆身繫朝野之望其所以自壽壽親者至矣彼田夫逸老之樂又烏足道哉僕忝在茂亨欣逢盛事不獲側列末賓奉觴稱慶謹使布幣而獻諸左右惟下執事塵存之

答諫議蕭公廩

天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承示帶徵通賦苦累有司僕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請 恩蠲豁不必具疏矣龔道長書來言其病狀甚苦暫准請告大用尚有日也牧地事公既身在地方但宜從公議處即先後意見不同固亦無妨何嫌可避而又欲屬之他人乎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節奉翰示冗未及答罪歉所偵虜情領悉閱視科臣尚未具題臨行當別有委囑也哈首與諸部議論不合虜中亦須有此情狀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今且不可合解之至於虜婦守孝三年之說此必不能行者

俟諸酋既集議論已定彼一婦人終當爲強者所得耳何能爲乎順義郵典下部議覆仍當從旨中加厚以示天恩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裝封事

辱示虜情及諭扯力良夷使云悉中機宜具服雄略葉王之事大都屬之黃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早料理以見表誠惻而後可爲之請封諺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覬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恰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五

答宗伯何震川

不穀久司政柄無補國家叨冒殊恩日夕兢兢重辱翰綏彌切悚慙別後又聞令弟之變公罹此痛割當何爲懷惟望抑情以理自遣數年以來共事講筵所欲推轂於公者公自知之不圖遂有數年之別而賤體年來病甚早晚且欲乞骸比公即吉之時未知得果前願否矣

答巡撫蕭雲峰

辱示市本缺乏欲動客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即屬計部議處安免吉無知戕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殺者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既黃酋之子宜即責黃酋處之彼方覲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眾乎此亦制馭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承示土酋承貢諒無詐偽彼蓋艷於西虜貢市之初乘俺酋成故申前請耳但遼左地形事勢極極虜情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三

但與宜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連年求貢彼時廟謨靡定迄未之許至隆慶間會有那吉來降之事而彼又執我叛人遵我約束因而許之彼既愜其素志又啗吾厚利故奉令惟謹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情異矣遽爾許之和必不久徒弛我邊備俟一二年後觀其事機何如乃可處之馬價候疏至當爲曲處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言祀事乃告終之兆

賤恙一向不以痔治遷延十有餘年故病日深近訪得一明醫仰蒙聖恩賜假治療乃得拔去病根今病雖除而血氣虧損已甚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

無力寸步難移揆之生理尚屬艱難前夢 皇上使
僕持饗節往祀一女神蓋欲顯神以祈祐云竊思女
神之貴者莫如泰安之 仙妃今遣小兒賫香帛往
祀焉恐執事不知其由敢敬以聞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

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答上師相徐存齋并附與諸公書

其一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
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
日月照臨寰宇沉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
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為
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
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行不
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閡故昨都門一別淚藪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乙

二

容有自江南來者嘗恭詢起居云比之在朝倍增康
勝無任欣慰顧綠野之居雖適而蒼生之望方殷清
泉白石恐不能終戀耳今歲秋防無警朝野寧謐皆
老師之所遺也竊祿優優敢忘所自班吏劉果送父
之任便此申候外具不腆侑緘統惟台亮

又

近來世局幾更易矣流俗之見暗朝野無虞便謂太平景象不知隱機伏禍深有可慮不肖揣時度力屢欲乞歸徒以身荷國恩未能報塞惓惓之愚每欲候一旦之會開籍明主迎姬旦於周郊起潞公於洛下俾國事有託康濟有人然後可以旋返初服長往無慮耳日夕念之力未從心徒切耿耿別來不覺改歲薄劣動定想亦老師所欲聞者故敢縷縷及此仰惟鑒存

三

正月間班吏劉果送其父鹽大使赴任曾肅啓并別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二

東二通馳候茲奉台翰前啓似未徹覽劉吏亦未回京此書不知竟落何處矣繼齋兄至備論起居萬福神理勝常殆天相吾師以重國家也比來時事想所悉聞古人在江湖則憂其君况我師以身係天下安危知必不能忘情於宗社矣正望輕德薄碌碌伴食秋毫無能禱補既違鄙願深負夙心慙恨而已

四

仰惟老師道侔姬呂望重華夷身雖暫間於林壑而溥海內外罔不詢其起居安否以卜安危茲者岳日載逢仙齡茂衍恭聞台動萬福繁祉倍綏誠宗社

之洪庥蒼生之厚幸也正忝在門墻限以修阻不奉一觴爲壽謹肅使敬將薄幣奉獻少伸微悃伏冀俯鑒下忱特賜麾納不勝瞻仰慶祝之至

又

喬中書人至承諭誨勸上爲社稷憂下爲不肖慮益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君之盛心也感戢之私洞於心膂便此附謝統惟台鑒

與符卿徐仰齋

喬中翰使至辱翰貺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誠爲可愕俟海公人至當作一書善譬之太翁老師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護事有可了者宜卽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特在通家敢爾妄及諸容續裁不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三

悉

五

伏承翰教諄切嘉貺駢蕃感鏤肺腑此中勢情前啓已備當艱難之會不自度德量力欲以藐然之軀負天下之重誠爲至愚但以君父恩深知已義重故不敢爲自全之計拊心自誓糜竭爲期若其濟否則有命矣

答奉常徐雲巖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此中事勢前已備具僕在此君家之事萬無慮者但多病之軀其去留亦不能自必耳太翁尊師高年宜朝夕奉進甘毳娛悅其意毋以世慮嬰懷

答應天巡撫未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願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崗峰之在吳其施為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即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四

答同鄉徐敬吾

舍親劉太常使至傳華翰俱悉見念至情中玄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即以忘怨布公之說告之幸此翁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位一日當為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公遵養已久宜夙戒征期以副鄙望

六

恭喜微旦載臨仙齡茂行忝在門墻倍深欣忭顧以道遠不得伸其慶頌之忱惟東望海門瞻禮台光九頃三祝而已伏惟尊師身處林泉望懸朝野為兩

朝之柱石繫四海之安危願願嗇天和以綏繁祉不腆之幣敬因便布之臺下仰冀塵存不勝慶忭

七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丘山報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選悞中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纔言外關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且遠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語悟主使金藤久閉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積愆而釋大慙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五

答奉常徐仰齋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允力所能為者自不待囑矣使旋草草附謝允甚不

及再悉 答符卿徐繼齋

別後時事種種可駭僕不量淺薄委曲幹旋其間幸俱消弭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乃辱遣謝彌切慙惶使旋附此允甚不悉統惟鑒原

八

犬馬齒今四十有七矣荷生竊祿無所建明觸事感時憊然自失乃荷老師記憶歲頌嘉貺愈久愈親寢隆寢重非淺薄所能當也深惟淺薄無可云報惟當以向後餘生矢竭丹誠求無負于老師家國之托云爾餘具別楮統奠台原

答符卿徐繼齋

賤日遠辱記存深荷雅念所惠至腆媿不敢當謹頌不旣一事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別諭一一領悉僕在此諸可無慮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六

九

元年之秋九月二十日幸從諸公奉壽觴於左右今忽忽已曆四秋每當此日但東望斗台所矚一翹首以寄其慶祝之誠而已感今懷往可任依依不敢走介畏行多露敬因朱使之便百拜奉幣門下少將微忱伏冀鑒納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

統惟台原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

諱國

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

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為之耳

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

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案所深諒即有怨于

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

之語必不藏怨蓄恨而過為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

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

就逮脫不幸有傷露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

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

僕上惜 國家體面下欲為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

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七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為已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全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

答應天撫院

往者奉書云蓋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玄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

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樂聞也傾耳以承幸勿終斬

十

恭惟老師壽登七袞朝野士民孰不矯首頓足遙祝稱慶不肖鄙朴不文亦宜歌扶頌盛德以爲觴侑柰新肩重任日無寧刻欲構一言不能也謹百拜肅下走布幣於臺下用致千千之祝今 天子尊賢敬老方當舉乞言之曠典賁束帛於丘園惟老師崇壽天和以需寵命

答符卿徐繼齋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人

倅至辱華翰具悉勘合事諒不久便當歸結容促當事者速了之今公家惠怨玄黃已判風浪漸平惟益加欽戢以綏遐祉忝在通家敢獻狂瞽惟高明採擇

十一

王別駕令甥喬生及班吏劉果至三奉教言諭台候萬福鷹犬潛形無任欣慰前所奉良訓謹當一一奉以周旋王子回任附復惟益加珍攝以需篤祉

答陳節推

王別駕至辱華翰深悉雅情今周道寧夷是非明覈執事宜勉自樹立勿有它慮存翁相公數年爲群小

窘辱執事幸加意焉冗不多及

十二

令孫及洪生至叠承翰教一一感悉二兄三兄光復未久暫乞休沐得自處之道但三兄已曾告展一次難以再請頃屬所司覆奏促其復任雅志恐難終遂也盛使持部檄回先此具復

十三

先後拜台翰珍貺俯憶賤辰此乃卑幼之所以事尊長懷德者之所以報有恩也而老師一切倒施之將使不肖何所用其酌報耶感媿時下喜 聖學日進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九

朝政頗清不肖亦惟奉老師所以教督者兢兢不敢失墜但力微任重未知終能勝之否耳遠惟台履迺吉壽祉益綏海內相知所共欣仰秋間當聽令孫泥金之報實人間盛事也預慶使旋冗甚犬馬之私嗣容專上

十四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年甫爲強半視尚父興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聞台候聰明步履強健益天佑 國家留柱石之佐永奠乾坤故逸之於烟霞泉石之間以綏福祉而候天和也頃不

肖以所輯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
上意欣然慕之第令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憲大老
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
壽筵宏啓不得借諸兄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
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

十五

恭惟老師功存 社稷澤洽黎元誕發祥于文孫早
克繩乎祖武信龍圖昌後之有驗徵天道福善之不
誣凡在替紳舉同欣慶况不肖夙蒙陶鑄誼忝通家
喜躍之悰實萬恒品所恨愚子弟以寡學見點不得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
附致青雲託於世講之末耳茲因去使敬展賀私拜
申微悃伏望崇順台履益迓鴻庥不宣

十六

古之待國老者或養之學官而乞言焉或徵之而問
道焉或就之而詢籌策焉老師今年七十有二矣道
德愈高聰明愈勝殆天佑 國家而遺之以大老也
天子方欲修盛王故事如前三物者博觀海內惟老
師足以當之正將拭目而觀禮焉茲佩奠之候安棗
啓進敬獻一觴用伸遙祝深懼不腆仰冀塵存

十七

比以冗沓東修之敬不供於函丈久矣誠知薄惡無
所逃罪首事于今四年碌碌無以自效所賴 主德
日明 官府清穆百司蒸蒸奉職西 北陲少警一
二黠肆不逞之夷咸就誅僂仰惟 宗社闡靈孚佑
聖主而正以淺薄會逢其適優游苟竊餘榮殆有天
幸焉顧值不世出之 主俾耆德遺逸在野而以庸
鷲司鼎鉉深以自慙耳壽曜應秋牛斗之間燁燁有
瑞氣敬以便鴻修其常獻南望台垣百拜致祝

十八論大政

比者兩奉台教一為陸氏事一蒙俯憐正為 國任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一
怨任勞而慨今之人不能相體意藹情深讀之使人
激衷大骨感悵無已陸氏之事原當事者之意實欲
緣此中禍于師翁其徒每倡言曰陸氏家累鉅萬夙
之日數端家欺其子之幼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
子使之取償于所親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
此藉令當事者至今猶在則禍誠不知所終矣頃幸
天啓 聖象俯納愚言開湯網以釋淹禁俾陸武惠
之功得明而師翁見陵之耻亦因以雪此 主上之
明也正寧有秋毫得效於左右乎猥蒙遺謝彌以為
規正以淺薄謬膺重寄自受事以來旦作夜思食不

耳寢不寐以憂公家之事四年於茲矣中所措畫要
以尊 主威定 國是振紀綱剔瑕蠹為務有力排
羣議明犯衆忌而不顧者豈誠不知自愛而故以其
身為怨府哉竊伏思之語曰挈瓶之智守不失噐
主上冲年舉天下之重而委之於孱弱之身今不務
為秉公滅私振廢起墜而避流俗之非議以取悅一
時有如異日 主上明習國事親攬庶政或有所
廢缺而不修陵替而不振者必將曰吾以天下事付
若而今乃至此則正雖伏隴畝填溝壑有餘僇矣故
違衆之罪小負 國之罪大一詩之諉輕異日之譴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二

重也台諭謂人猶有不相體者正亦且奈之何哉惟
自殫厥心而已昔辱師翁引手固謂家 國之事一
以相屬正奉以周旋必不敢負因諭及敢布腹心惟
師翁裁教焉

十九

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明者觀於未然豈不信哉往奉
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彙慎自持愛竊以
為事惟任理似不為過曲為之防有所未暇今果有
遼左之事中外駭異以為事出理外而不知老師已
預觀於數月之前顯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捐

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雖不肖謬肩重任其進必退
生關係非小乃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虞羅在前冥行
直蹈猶賴 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
倚轉篤不然而天下事豈不可為寒心哉以是不惟感
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尚未足以窺宮墻之萬
一也謹當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以固君子
之交慎察衆情以渙陰邪之黨一二年後 主上聖
志大定 嘉禮告成乃乞骸明農納筦鑰而去庶可
以終受托之事耳未知有此福分否二兄差歸肅啓
上謝拜告不敏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三

二十

不肖謬以菲薄濫竽台司近年以來諸所措畫悉奉
老師夙昔之教不敢踰越幸際 聖明之主中外寧
乂庶幾小康皆教庇所及也伏惟老師首以道匡扶
世廟翊戴 穆皇瓊瑤光明之業既已震赫寰區炳
耀史冊矣晚借赤松尋黃石以其餘緒付之居正用
以佐 明主興太平昔人謂其精以治身士苴以治
天下殆謂是乎以是知老師之壽埒嵩等華不可算
數今天下陰受其賜而邀功於老師者又不獨不肖
一人而已南極宵暉西池使至謹獻一觴南望九嶺

肅章布幣恭上壽筵焉不勝林祝之至

二十一

前以台壽之辰肅啓附曹書山投諸記室聞去人行
緩度已後期惶恐三兄來奉台翰獎許過情保慮屬
至捧讀再三感深以涕古云存我以厚蒼生老師保
愛不肖者厚天下也顧不肖知昧於知人機闇於自
衛信心任理直道而行機辟在前曾莫之避望吾師
父母時加提迪俾得保終至于在野同心之招尤不
肖所樂聞者願老師之明詔之也豚兒寡學謬點賢
書猥承遺賀彌以爲媿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四

二十二

三兄面送到台翰開緘捧讀不勝感涕已復恭置書
案暇即取讀三復三嘆何老師爲不肖慮周計審如
此然老師雖以愛不肖實以厚 國家也大人君子
之有益於世道也豈必當位親爲之哉願愚昧不足
以寄忠懷當厚愛謹百拜肅啟以謝縷縷之愚具在
另幅統惟台原

二十三

恭惟師翁願神清淨脫屣塵凡心與造物者游道通
有形之外故能茂綬景福並衍仙齡茲當九華注筆

之辰正直萬寶告成之候夏夷之望逾重朝野之慶
攸同正夙荷栽培倍深欣躍奉觴膝下不獲隨子姓
之行翹首天南敢後封人之祝敬修尺素用抒微丹
伏冀鑒存不勝幸願

二十四

不肖孤積愆累熨違茲聞凶聞計後仰荷師翁手書
垂慰茲乃遠辱奠章跪而讀之涕泗橫流謹寄宣先
人几側冥漠有知啣結爲報也夫人大事莫甚于親
喪不肖孤不覩先人之面十九年矣一旦見背抱恨
終天已不勝痛割矣乃乞歸未允反被惡言進不成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五

報 國之忠退莫展奔喪之禮內憂外患交集于身
今雖勉強應 召而出然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宇宙
間悲苦蘊結至極而難堪者無如不肖孤矣自非生
成培植恩深義重誰則憐之今擬 大婚禮成即申
前請俟將發之日馳使以報所有指誨也不肖感戴
恩慈言不能喻惟對來使爾爾稽顙奉書以謝情悰
苦鬱語無倫次統惟台亮

二十五

恭惟孤辰屆節壽纏增輝天上神仙身久留於寰世
山中宰相望益重於華夷實品類所共欣在慙生而

更切緣羈職務不獲趨承謹薦微儀庸申虔祝
不肖自還朝之後薦被 隆恩視昔更倍指驅碎首
難報 聖恩也伏承台教敢不益竭駑鈍以副宿昔
期許之盛心仲公請告銓部不允題覆明春便可復
任矣使旋敬候台居

二十六

比者賴天地之靈 國家無事 主德日明內外清
晏正猥以非庸謬膺重任得免愆尤寔老師教庇所
及酌水知源敢忘銜結老母暮齡暫承 上意迎養
京師然北土苦寒終非老人所宜一二年間 國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六

間尚當乞骸歸侍并得伸補先人廬次之日也今
孫長公差回敬候聞令孫大兄錦旋有娶婦之喜計
一二年後老師又見玄孫矣古來名相福澤深長如
我師者寧多見哉不肖昨夏至今亦連得三孫目下
尚有就媿者老母高年粗足自慰諒台念所注敢以
奉聞承教許道長忠信端雅不肖心嘗器之茲老師
獎鑑倍增光價矣偶病不能書口占達上重陽屆節
爲師翁嶽降之辰不肖門生不得與于諸兄獻觴之
末謹修歲事寄獻壽筵不腆之儀附令孫致上天增
歲人增壽益添海屋之籌年彌高德彌邵茂錫天申

之福

二十七

恒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怨干和所致也
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首
當汰黜矣捧誦台翰不勝媿悚先是撫按疏至上
覽之痛惻已兩奉 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
未沛者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
會地曹覆顧掌科疏上謹再擬 旨申 仁主子惠
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埃勤至卽按嘉靖三十四年
及四十年例破格蠲貸茲不敢徒用蠲免存留虛文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七
塞責以重得罪於元元也謹謝台教并陳不職之罪
唯師翁憐而宥之

二十八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
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妄心詖陋師心獨任不預
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厥罪厥正膺重任
九年於茲恒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茲幸 主德日
濟內外寧謚諸大典禮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
之身歸伏隴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 主
上暨 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

敢曰愛其死復龜勉就列然自是羈紲愈堅憂危念重夫吾師何以教之二長兄錦旋肅此上復仰惟椿靈之筭始七十有八闕侍御者言應明步履視昔益健新壯少年不及也逃觀載籍當國家全盛宇宙太和必有純德平格之老詎膺壽祺以為世瑞故居正不獨為師翁慶為國家慶也南極星輝西池會集謹修歲事因二長兄蒲薄幣預祝于門下仰冀塵納幸甚

二十九

入秋至今三奉台翰冗沓未圖鱗翼以復罪矣吳中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八

連歲水災宜破格優恤乃撫按勘報分數有限而令孫長公于部覆之後始以老師台翰來不及預為之圖獨貸恐猶未遍也執政非人上干天和災沴薦臻民陷饑溺必有餘責矣令侄參軍圖南敬此上復

三十

正久司政柄無補秋毫頃當四考之期自知無績可紀逡巡不敢以例請或云國家常憲不可廢且有幽當黜亦不宜避遂覲顏從事果致厘聖心載加殊眷半辭不獲方切悚懼乃蒙台慈獎藉愈深兢惕允正今日之所蒙被執匪師翁教育所及飲水知源

敢忘所自愧薄劣不能仰酬于萬一也

三十一

恭惟老師壽登八袞福兆千齡身居泉石而台鼎重望遠震乎華夷年涉期頤而龍馬精神有踰于少壯乃天佑國家壽茲平格之老也正忝在門墻不勝慶忭謹肅幣布之左右仰乞塵存外副啓二摺存問題稿一件

賤恙寔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

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

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于不起日來漸次平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四

十九

復今秋定為乞骸計矣門墻夙愛敢告嚮往

遣官禮問主上特恩也差官到後即宜具疏馳謝

伏惟台裁

答高中玄相公先附與諸公書以存之祖始末

答司空曹傳川

叠辱華翰具悉雅情誥命乃例所當得部中已題允

矣中翁再相諸凡舉措甚愜輿情僕素忝知心尤切

慶忭諒尊懷所注輒用附聞

答司馬王鑑川

比者屢奉翰教一一領悉屬有玄翁之事既惱鄙懷

又費措畫故未及裁答言者謬妄至波及令甥鳳磐
尤為可惡方事起時僕即具揭入告於 主上為玄
翁伸理幸 聖明過聽僕言信之愈篤而言者被遣
不恤此 主上之明也翰教益謙寔容云云誠為藥
石之言玄老若肯留意豈惟縉紳賴之將 宗社生
靈寔受其福也

答少司馬曹傳川

兩奉華翰具悉邊境輯寧華夷闔燁誠 國家之慶
公更鎮之以靜綏之以恩內愈固外愈安矣比兩得
玄翁手書頗以往事為悔此中近益帖然無足慮也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二十

答張操江

辱教遠嫌防伺之說深荷道誼知己今國家之事無
巨無細皆必面奉 意旨而行緣 主上日御便殿
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款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
以綿薄受 顧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誼當
以公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已私
與焉爾頃奸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 兩
宮 主上下自閭閻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為信而抵
隙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切心知其

不然未有以明也乃西奏 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
恐濫及無辜又委曲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
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 主上
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
肆其鉤鉅之巧伏念六七日至於旬時果得真情新
鄭之誣始從辨釋 國家元氣乃得無損不然此公
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流毒縉紳今不知作何
狀矣嗟乎如僕苦心誰則知之日來為此形神俱瘁
鬚髮頓白嚼荼茹蘖又誰與憐之耿耿丹心祇自憐
耳丈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特以奉聞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二十一

答中玄高相公其一

春間承翰教以舍弟小兒叨領鄉薦重辱遺賀仰荷
厚情擬附入觀今弟修謝比令兄行以冗沓忽忘之
至今為歉茲令親張尚寶人便專此啓謝薄物不足
為酬幸為塵納僕以淺薄謬肩重任孤立無助日夕
遑遑今當始衰之齡老態盡出霜華滿髮此後相見
恐不相識也冗中鄙懷不能盡陳統容專啓

其二

不孝積愆累疊構茲閔凶前小兒南歸方伏在苦塊
情緒荒迷不遑啓報比辱遣吊勤慙又承厚奠不勝
哀感小兒途中書來言翁推風愛引八內舍款語移
時垂泣而別孤方在哀苦之中感念厚誼涕泗橫流
所謂悲者不可象吁也貴恙想已勿藥孤近尊 諭
旨勉強稽留待經理大婚事計來歲春夏間乃得乞
歸擬過梓里當作一日淹留今預盼此期真以日爲
歲也

三

相違六載祇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二十三
也別後歸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道莫漆荷至情存
及街感言不能喻便旋草草附謝苦悰慟切不悉欲
言還朝再圖一披對也

四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
承教二事謹俱祇頌翁第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
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勿勿未悉鄙悰統容專
致

答參軍高梅菴

三十年生歿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

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闊之悵得
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今嗣繼既定
吾莽且恐痛抑哀料理家事至於郵典諸事須稍從
容俟孤於內人多方調處俾 上意解釋孤乃具疏
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托其具奏報也後
有陳乞令盛使高第來人旋草復

與參軍高梅菴

薄奠敬煩從者布之靈几未生芻之意耳前聞計後
竟不見使至此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機須令嫂
夫人自上一疏乞 恩孤當爲面奏陳請也舍第去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二十三
匆匆附此

答司寇曹傳川

前過中州東望仙廬不勝馳想比遠辱華翰獎許過
情感作兼抱玄老長逝可甚悼痛前過新鄭再奉晤
言比時病甚語不可了但相與痛哭而已追惟 辛昔
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
襟 郵典一節前已心許今雖啓齒大難然不敢背
已爲之調解于內俟渠夫人有疏當爲面奏代懇也
厚惠榮不敢當謹璧諸使者

答參軍高梅菴

頃舍第回曾附薄奠布之玄老靈几並言卹典事須
令嫂夫人具名奏乞孤當爲之幹旋於內公限假已
滿然玄老初捐館家事匆匆恐公未能便舍而從仕
也轉假既有近例不妨再奏

答參軍高梅菴

辱華翰領悉玄翁卹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謚
尚未敢瀆請埃再圖之過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
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捐稿二通付覽

又

請告大既已屬銓部覆請太宰公云前徐氏只以劉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二十四

行不必覆也僕與玄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
願爲之創傳以垂來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
辭謹操筆以埃行狀當屬之曹傳川可也請文佳惠
祇領餘不敢當輒附使歸壁外荆室有薄物奉令嫂
夫人幸爲轉致

答參軍高梅菴

古語云生者復生生者不規比者但求不媿於此心
耳非欲市德於公家也很辱遣謝深以爲媿薄具致
尊嫂夫人幸爲轉納

答司馬曹傳川

辱教玄老行狀事核詞工足垂不朽不穀不過詮次
其語附以銘詞耳高六回草草附復餘曷措

又

不穀與玄老爲生交所以既先後先雖子弟父兄
未能過也巨柰中遭憮人交構其間使之致疑於我
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惟借重一出則辭
喙自息况此乃區區推轂素心敬聞命矣冗甚不悉
鄙懷統惟鑒亮

與河南周巡撫

故相中玄公今尚未葬聞 恩卹葬價有司未能時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四 二十五
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溷冒敢微惠於下執事惟
公哀憐之冗不及悉統惟鑒存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報知已顧東橋李長白與諸公書

與南學院吳初泉

第以淺薄叨附榜末夙於門下投分至深數年多病
乞歸踪跡靡定自外於賢者然所嚮慕天下長者未
有先公者也伏審振鐸南郡多士嚮應公輪操墨則
楠梓呈材良藥控銜則驛驕騁足才品士風繫於公
之身者豈其微哉欣仰欣仰茲有昌濟第家世寒賤
為童子時遇先刑部尚書東橋顧公其撫楚時接正
於毀齒之時稱為神童其實正靡有異才如古融聚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乙

勃泌足以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
一見即呼為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
囑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微時厚幸以有今日
皆顧公賜也深惟古人一飯之誼竊慕讓國士之
報而力不副心又顧公歿後頗罹橫議家世遂微有
孫二人今隸應天府學其志行固有家風追惟疇昔
期許之言而二子又幸側門弟子之數第不於此時
借公垂盼優錄以少效犬馬恐一旦溘先朝露即餘
終已有負德之恨無以見東橋公於冥漠矣知門下
蕭教端絕跡請托而翁抱此區區干冒清嚴觀過

知仁諒不深罪孤女竊照於鄰姬傭夫買勇於烏獲
倘蒙垂念則第犬馬之誠實借公以報顧又感顧以
報公矣仰賜尊裁惶恐惶恐

與文選李后塘

張甌山來奉翰教以扈 駕山陵未及裁答甚歉昔
公養重丘園望隆朝野今清明之會衰然彙征展布
平生以答群望在此時矣輒有奉瀆僕自童稚時受
知於東橋顧公以子孫見託公所知也其惠政湖湘
宣勞 陵寢清節偉績亦公所知也今 聖皇御極
恩被幽隱若此公者雖不與大禮大獄同科然其行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二

誼端方文學醞藉固江左偉人 先朝耆碩也而歷
歲久遠人罕知者故郵典未及公評惜焉幸該科有
再舉之議僕冒昧作一書托之少魯提學為之表揚
附於公舉之末煩公轉致之倘面會少魯致詳鄙意
又大快也

與南學院周少魯

自公簡畀學使清譽藉甚楚侗先驅公為後繼可稱
二美浣慰鄙情奉瀆顧東橋先生璘者撫楚大有惠
政 陵寢又効勤勞僕昔在童稚辱此公國士之知
別時以子孫見託僕焉碌至今未有報也 聖皇御

極惠及幽隱如此公雖不可與大禮大獄同科而人品文章昭代偉人也後裔式微不能自列而卹典缺焉公許甚惜幸該科有再錄之疏望公俯賜表揚入公舉之末使得沾曠蕩之恩是在公義舉足以樹風在僕酬知亦明雅道矣侍在棗梓敢冒掠美其撫臺念堂公察院馮公均借鼎力尤所懇也

答姜巡撫言李公卹典事

屢承揭示差人竟不索報遂失裁答為歉茲有冒瀆李長白公諱士翺者昔守荆南甚有政績至今荆人俎豆之歷數中外咸著嘉聲清德令名終身無玷獨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三

以後裔式微人鮮知者卹典缺焉今該科有再錄之議倘荷垂慈特加表薦不惟李公結效於冥壤而區區亦得借報於乞鄰矣草率冒干統惟鑒亮右李公初守

答應天巡撫

前冒瀆東橋老先生卹議科已無及矣乃荷垂念特為疏請不惟橋翁感德於泉壤而僕亦借報於乞鄰矣啣戢之私非言可既

與南列卿王公

東橋顧老先生昔以其少子名峻者見託今欲為之

求一功名久之未有因也且令歸以俟時其家貧甚卒念薄分一垂盼焉餘不敢及

與南掌院趙麟陽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為故省巡撫一見即許以國士呼為小友每與潘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吾庶幾云又解

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為故人

子也然修日東橋先生不惟知先父又知其幼子峻不自致青雲必待見故人乃得功名此等神識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四

若前定數以主乎其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問前輩神識殆不可及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成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顧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嗟唏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 皇上辭免當得廢子移之於顧以報知己會楊虞坡太宰知之為僕謀曰東橋昔督工 顯陵有勞宜廢為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工者皆廢而公獨無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內名流補與一廢豈得為過後於工部查公果未霑恩遂令峻生具疏自乞蒙 恩俞允此 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知已贊成之義也今聞其侄輩咸起戶爭言峻是三

房倫序不宜投揭留都法司欲行爭奪彼蓋不知乃
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已之意但知錄廢常例相競耳
且已奉 明旨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峻
生一執照庶不爲強圉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
東橋公於冥漠矣縷縷聒聽統惟鑒原

與操江王少方

頃辱華翰舍人回已具復茲顧東橋老先生乃郎赴
京謁選其期尚遠告回撇取家眷欲邀惠於執事求
一姑舡載行其中夫役不穀已捐俸助之一舟之外
更無所覲亦不敢求大舟但少異於民舡可也此子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五
之得廢執事所知昨小兒往來途中皆不敢乘官馬
乃獨厚於故人之子情不得已也然執事但如不穀
所求者與之一毫勿有加加則傷惠也又素事體統
惟裁鑒

懋修曰余編次先公書至此不覺涕淚沾襟蓋其
感激高義不昧心期咸在歿身之後圖之不一而
足愈久愈殷是以可痛也先公側在仕途推轂海
內名賢衆矣而歿身之後三紀於茲未聞有溫言
美意一及後人者馬伏波之惹苒朱勃馬逢任西
華之葛衣孝標誰作雖其特義不敢比跡顧公亦

良由德薄名湮漸漬嫌疑由來有基矣爲之三歎
答廉憲王鳳洲

叠辱華翰深荷雅情惟丈雋才卓行冠見人倫沉抑
數年輿情共惜然不困厄烏能有激乎清明之世與
天下賢士衷然彙征行先世之積憤展平生之所懷
在此時矣幸努力自愛壽惠佳書寶若彞鼎兼之珍
幣豈所敢當重違尊意謹頌佳絹二端餘附使歸辭
匆匆附謝另具脩柬統惟鑒存

其二

才人見忌自古已然春首浮議之興良亦繇此公論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六
在人其可泯乎僕雖不肖竊敢自附於祁奚之誼乃
汪伯王遂以告公若將有移德於人者非僕本指也
吳于越鈞輕用必折匣而韜之其精乃全公讀禮之
餘闕靡養重亦天所以韜其光而厚其蓄也願公自
重毋忽雅惠不敢例辭輒用登領附謝別具脩柬統
惟鑒存

其三

今歲當賓興楚人聞見甚陋誠願得公大雅之作以
爲程式幸邇發征麾趣赴盛會惟公以鴻漸之儀因
於燕雀茲當 聖作之隆衆賢彙進銘太常勒燕然

皆所優爲者外臺執憲直暫借耳使旋草草附復

附答楚按舒念庭

重承華翰深荷雅情銘心之感言不能悉新任王廉
憲鳳洲嫻於文詞委以程試之作必能代勞有裨盛
典差旋敢謾附此諸惟鑒存

其四爲楚憲長時

繳憑人至知道從已至楚入鎮院主文衡今歲程式
必將爲海內冠矣以下國之荒陋何幸得聞雲和之
聲觀環瑋之寶哉憲長例當入 觀汪伯玉言公雅
不樂行且循資量移晉右轄旦夕便可爲內轉之階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七

倉卒不及爲公擇地但借資耳諸惟原亮

其五自太僕卿轉郎院時

前令弟送公河上書其中所言具見經濟弘猷一一
領悉承差至知道從已入楚視事無任欣慰人旋草
草附復

其六郎院時

前老父誕辰已承偉製茲老母七袞復拜雄篇天孫
之錦後先相映昭華之寶璀璨盈庭珍重感切誠不
能喻之於言也

其七郎院時

辱示數議俟大疏至當屬所司覆行前歲遣三司馬
閱邊惟汪伯玉所注措強人意耳乃忌者反用此誣
詆之殊爲可訝今已息喙矣奉別札 云 昨大察時
並未聞有議者似不必自生疑慮也

其八大理卿時

耶臺僻處非展驥之地而嚴廊又無虛席故暫移留
棘以需次焉僕先世單寒非閱闕表冠之舊老父不
揣妄干名筆是何等人地而辱王謝大家之垂盼乎
高文尚未拜觀

其九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八

自借耶臺而忌者日以伺公之釁重之以先朝之事
而令弟解近侍矣操之以舉劾之例而科疏糾冒濫
矣或云僕有不足於君所或云公有所怨滯於周南
衆口之鑠有自來矣故橫發於南疏益亦積漬漸潤
使然非獨言者之過也如聞與人之言此舉不中且
復有繼者不得已暫解見任以息群喙旋當復公舊
袍滌雪以需大畀焉然蔽賢之罪首當在僕無所歸
咎伏承翰教深以爲媿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其十

孤自違先人之變卽荷厚情遠垂唁慰茲又辱莫貶

今年中有孤所引援見居要路漠然不一賜問者
乃公獨用情優渥至此令人哀感媿死無地矣厚賜
槩不敢當謹頌尊章先寄宣先人柩側用承公兄弟
通家至情冥漠有知必效啣結餘輒辟諸使者

其十一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茲蒙 俞允獲遂夙心所謂求
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
襄事即欲奉老母匍匐就道奈天暑不能遠涉不得
已再乞展限如不獲命則孤星馳先發矣疊辱慰奠
深荷至情但厚惠槩不敢當仍辟諸使者草草附謝

不悉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九

其十二

南歸疊承華翰吊慰慙慙感戢雅情言不能悉中心
藏之而已還朝後又奉華札并初夏所寄俱至益深
懷感家君在時曾以祠碑瀆求名筆荷蒙不棄賤以
鴻篇此時不肖未得見也昨歸於家弟處取而讀之
其文詞之粹熾固不待言乃其意義淵奧寄託宏遠
直逼古匠公平生之文可傳於後者固難悉數然而
如此作恐亦不多得也即以勒植祠中永爲家寶茲
因使者一伸感仰之私并具不腆少伸謝悃鄙懷固

非楮筆所能盡也

答藩伯王麟洲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都仰荷 宸情忻豫殊錫駢蕃
誠非捐糜所能報稱也遠辱翰貺并初夏所寄俱至
賢昆仲敦念宿誼垂詢不遺曷勝感戢今大道旣夷
公論昭揭自此已往皆驛駒騁足之日矣顧益堅雅
標以需崇界

其十三起京兆時

向者推轂不遂反增多口致公再辱款恨殊深比承
華翰益增其怏怏也不穀微時厚幸久玷機衡幸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十

主德日明百司奉職頽綱墜紀漸次振興內外之治
庶幾小康一二年後可以納筦鑰謝事矣獨念海內
遺賢未盡登庸多在過軸不可招者此不穀所以夙
不忘惓惓也遠辱華翰深荷雅情使旋謹此謝復

其十四

令弟至拜翰貺極感注存兒曹寡學並捷南宮老母
高年足慰朝夕但德薄而享厚可懼耳令弟旋附復
別具侑緘另楮統惟鑒存
別論頌悉令弟入覲亦輒引疾再三強之乃復出借
重齊魯督學又辭不拜人情世路誠爲嶮巖而昆仲

之畏懼亦已甚矣開雲出岫倦翼投林何容心於意
必乎不殺羈縶一身惟有因之羨慨而已惠子知我
固不悉言統惟鑒存

答陝西學道王麟洲

兒曹寡學自竊非望遠辱遺賀彌切兢慙厚惠槩不
敢當輒附使者歸璧幸惟原亮近已借重督學關西
念資俸已越不宜仍淹外服而三秦重地學憲要秩
非假重望不足以當之埃門歷愈深不次當有崇叙
耳

其十五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十一

曾見藏真絹本千文或云楮本者更佳於鄴架借觀
之辱不吝專遺寄示驪珠顆顆瓊琛奪目絹本雖晚
筆神彩要不逮也天球琬琰小有空缺何妨代寶文
君用時筆補之更爲續貂公謂是虎賁之似似爲溢
美也寓目自足何必奪爲已有展玩畢卽以歸之煩
好爲將護以囑來使矣而使信至三堅以見遺因思
神物恐爲風雨所妬什襲而藏之卽不佞亦甞爲禿
師主此物耳

示季子懋修

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常以汝爲千里

駒卽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
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
量力而慕古好矜已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
匐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
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勉從之竟致顛蹙藝
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
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耻而頰首以就架
藥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頹以汝爲質
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憊憊者以汝行不力
耶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十二

志鶩於高遠而力疲于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
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
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 明興以來亦不多見
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
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騫古典比及
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
發笑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已量力復尋前轍
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卒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
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
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

家以詩書發跡平生苦志勵行所以貽則於後人者
自謂不敢後於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
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
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
菲薄而甘爲轅下駒也今汝既欲我置汝不問吾自
是亦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
令才質驚下分不可強乃才可爲而不爲誰之咎與
已則乖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
吾歎嗷諄諄者幾年矣而僚倒差訛畧不少變斯亦
命爲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乃能工耶吾言止此
張太岳文集卷之三十五 十三

附錄翰林時書牘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
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墻
未一奉音微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闕閱衣冠
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廁在
下弟子深蒙鑒獎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
仲宣未爲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
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考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

遺之名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
然進齋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
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
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
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
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
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
囂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
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謗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
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十四

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
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然不逾年遽以
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嚮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
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
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愠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
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
况今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
內抱不羣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
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
其平生若天啓其衷忠能悟主卽竹帛之名可期也

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卽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爵爵頗領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參糜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太山言信於蒼龜進則爲龍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十五

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貪者袒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絺綺百姓兼糞不飽而在位者或廝養厭梁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美疾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疾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臯伊論功則卑乎管

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謾此高允所以深疾朝
洪謂其所管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
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
亦漁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
頹廢廉耻道喪苞苴顯於費雉倖孔多於亾羊乞溫
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
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耻節義所以建標
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
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常歸之廉耻節義則
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十六

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卽大化薰
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
業致王之功固非未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
也夫駢蒼之翔叵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
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曾
窺之見仰禪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亦于非其分不
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
于涓埃卽剖肝裂膚士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
言曰近而不言爲語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
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

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二云

答聶司馬雙江

近時論學者或言行頗小相覆僕便謂其言盡不足信是以孤子迄於無聞稱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閑蓋他寶終非已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發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躍如者往時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議論先生復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萬物者為天下之大本無事安排此先天無極之旨也夫虛者道之所居也涵養於不睹不聞所以致此虛也心虛則寂感而遂通故明鏡不憚于屢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十七

答中丞孫槐溪

得儀真書已報得九月七日書知洞兵遂大破賊可喜大丈夫遭艱難之運棄家忘身以殉國家之急固已難矣又以數千之兵抗盈萬之衆策羈旅之師當積年之寇片帆一指樓櫓星馳長戟纒交鯨鯢電掃自非忠勇所激天人助順孰得勝筭奇功若斯之盛乎然古人云成功非難處成功尤難今茲度彼中事

猶有五慮為臺下獻焉我兵新勝賊已破膽宜乘破竹之勢搗其巢穴殄其醜類而當事者或不能同心趨便但多張首虜以幸功級令殘夷得便以成反覆可慮者一也狂于一勝防禦必疎猶賊盡力以窺伺我若遺燼復然貽禍未已可慮者二也東南招募已及數年師老財匱効無尺寸今公以數千土兵決勝一旦功名之際誰肯推助可慮者三也狼處吳等兵斬首虜雖多而摧鋒陷堅則承順似宜首論若但校捕斬之功不揣難易先後之勢則夷人怨憤必不用命責以後効恐難收功可慮者四也克敵之後議論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十八

答劉白川

楊州二守日者馮生先後奉小啓馳候弟數年之中沉疴未解引退者再去既無怙然懷知戀侶未一日去左右也辱諭羅旁之故基自怨家蔓於眾口即年兄不言人固已喻之者夫自第通籍已來竊見宦途通塞咸有嘿嘿者以尸之或擲而反遂或引而更類

或理宜也遂或運屬垂述接之人事自有相反者
風能實業於將脫而不能使勁幹立枯况師能乘
於宜絕而不能使修餘轉促向之議兄者森至蓋起
箚鼓嚙嗜或刺刃而徂擊或挺戈而當先卒不能動
兄一毛而望實愈茂則倚伏之料昭然可睹矣夫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自信於已任運推移惟
吾道之興廢又何計於怨讎乎必行有所召斯滅倉
之詭得行倘德在予矣即向魁之難何懼若乃齊克
親於平等並恩怨於兩忌海馬先機虛舟隨汎斯又
上士玄同之軌也今天下之勢莫亟於東南海波未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十九

靖內奸伺隙 廟堂宵旰以憂之所賴一二鉅公畢
慮紆忱弭此大患所願勉就功名以答群望詩云靖
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予女紛紛之談未
足爲懲劑也千里緘問不當用常語相聒故敢獻其
區區高明裁納焉

與司成馬孟河

振鐸南雍士方嚮往不謂東山泉石更挂冲襟夫遺
世拔俗者逸民之所操明道濟物者大賢之弘量也
公遺情纓袂結意煙霞輝脫於穢素心獨往得已然
律以至人玄同之軌揆以孔門兼善之抱無乃得其

一未得其二乎弟以淺陋幸附驥尾日夕循省尸素
是虞昔臣謁說詩都講爲之避席南能卓錫印宗退
而北面以弟之愚誠得高宿如公者而遜之所謂屏
夫負千鈞上太行得鳥獲而甲之有餘力矣願公憐
然易慮迴肥遯之轍躋同人之軌毋使青衿之子徒
有白駒之歎幸甚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學翰教具悉丈體國之忠任事之勇經理之畧東北
一固可無虞矣昔李抱真初在澤潞勝兵不滿萬抱
真勵以忠義省財用閱軍實數年遂爲強鎮河北諸
藩懾懼不敢越河爲寇抱真力也以此見天下無不
可爲之事艱難困憊忠智實由以表見也願近來疆
場之臣大抵選慎觀望飾虛言張首虜爲旦夕計非
有長慮却顧爲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
仕宦至於巡撫受國恩不爲不厚功名不爲不顯矣
事有關繫宜以死生去就決之乃認認然求便其身
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 廟堂願亦厭此苞苴
不行功實漸廢吾丈素懷忠赤當一面之寄此千載
一時也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達本兵次第舉行詢于
有衆事事求實又本之以誠懇持之以堅忍慮定而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二十

後動鮮不濟矣第望丈之重敬丈之深故敢肆其狂
瞽以丈位隆望重稱休光頌盛德者當不乏人固無
事第喋喋也遼東地圖備悉者幸見教一帙

與吳川樓給諫

僕忝在桑梓與門下投分不淺後僕抱文園之疾公
亦被曾參之疑羽翼既垂遂成踈迷去春都門一會
會便成別離合一移感慨隨之矣公儁才逸氣鋒穎
秀拔不惟脫穎全楚實亦絕塵海內然坐是頗爲累
矣夫素絲易污嫫顏蒙垢士之負瑰瑋而坎壈者不
可數計豈必盡世人之過哉毛嬙西施天下之至麗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二十一
也鳥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况無容於前有何於側
同室並御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爲招剗而與悲
也彼才人者不知含光葆真內晦其美乃嫣然效服
覓粧沾沾自喜以此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曰火
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於得薪
屑在於識真嗟乎假令屈賈之儔少留意於此則汨
羅無不返之寬長沙無賦鴨之感矣僕才不逮公而
邀時厚幸早獵青華自省十餘年來性簡踈傲理足
招尤然公也缺而僕也完公也躓而僕也免則有幸
不幸耳今而後從事于至人之學庶幾乎玄同之軌

頃辱翰教蓋亦有追往懲鑒之意焉此天啓高明綏
之以方來之祉也不揣愚陋妄有所獻惟垂聽納焉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

別去倏經霜雪同心之懷良不可任辱論謂比來涉
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日造詣精實
處區區所欲獻于高明者正在于此但此中靈明雖
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
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
初非由于外得矣長安碁局屢變江南羽檄劾午京
師十里之外大盜千百爲羣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五

二十一

有奸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非得磊落奇偉
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顧世
雖有此人未必知卽知之未必用此可爲慨歎也
日雖在清散
抱負已定夫中懷鬱鬱無所發舒聊爲知己一吐不
足爲他人道也西夏風土何如邊事尚可支持否隴
西北地故多豪傑今有其人否風便頻頻寄言迺見
愛迪

答胡劔西太史

滄陽人來言兄更事精覈不類遷謫者弟爲年兄慮
者正恐未透此關耳果爾復何言哉易所謂困亨者

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第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爲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時更取一觀之脫去訓誥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當復有得力處也

答羅近溪死陵尹

比來同類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廬山西蜀公在張木岳文集卷三十五

二十三

死陵知已星散僕以孤酸耿耿于迅颺之中未知故我何以聞公政致刑措不言民從蓋皇農之再見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此固羅近溪本來面目然同志數君子往來倡導使人咸知有仁義道德則所以助公道緣爲不少也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每自恨優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窻裏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

不于其義明于其分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爲默證者僕不信也

寄徐太學國式

執事雅操端潔造詣閎博寔僕畏友未敢屈季通于坐側也兒曹魯鈍幸荷甄陶數月之間便覺開悟志不在溫飽顧代者非人別後情態畢露全無啓迪之功欲更易之倉卒又難其人使諸兒舊日萌芽有退無進良可惜也以此懷想執事高誼愈覺倦倦令婿回附寄小詩并詩扇三柄納上欲見無期臨楮悵惘張木岳文集卷三十五

二十四

寄高孝廉元谷三首

沈子來知已縱觀太和之勝煙霞心賞恨不同之項綠多病歸思已積而事乃有大不如人意者便差不可得俟明春長往耳世慮嬰懷宦情寥落吾兄視不肖豈不然哉區區鄙願竟不獲遂乃知行止當有數也江干花鳥恐復喚人言念此期以日爲歲比者中州盜起道里阻絕大河南北榛莽蕭蕭恐喪亂未已

天下事足可寒心携手之歡知在何日矣向欲卜居城東得來此緣不日來所得想復倍進如弟則荒陋如昨遠道之懷書豈能殫努力心期以俟良晤

入冬偵北來消息不謂江魚菜彩竟戀庭闈念茲契濶豈勝悵惘昔馬祖欲上京就選有禪師示之不求

選佛乃求選官吾丈冲傑高志固非一第所能榮也楚中連年水患民困艱食第既無道相援又無極溺之責每念及此若已推之薄田不入非所慮也

別來改歲同心之契無時可忘此行雖勉強涉世垂其本屆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二十五

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近日舉業何如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閑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答貴陽開府霽岩吳老師

辱台翰不遺先駟之璧何以遠過師翁絕才冠世卓行範俗當路且欲虛探席以待貴陽開府只暫借耳比奉手教乃有東山之懷豈群情所望乎胡正伯縮篆詞林汪伯玉建牙閩粵殷正甫青宮翊贊陸與繩

持銓東省韓明仲督學關西五君子者清才雅望砥礪明時論者謂門下得人於斯為盛班倖司匠罔無棄材雖樗散如正者亦側諸賢之末效案楠之用然揣分度力未嘗不自慙于周任也不審師翁何以策之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公夙抱奇瓌膺茲特簡命下之日皆為朝廷得人質况第素稱莫逆者哉譚公當閩人厭亂之秋有良將帑儲之助因緣際會遂得成功遂以墨線解職已事邁歸可謂善力而藏之矣公鋒刃乃新發于礪蠢茲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二十六

小醜魍魎蝨何足當其剗割乎但閩中又因戎馬師之所在荆棘生焉第則以為今日杆禦之後綏懷為急如苦劑逐病必時顧其本根策駟取途又惡殫其餘力非痛自省節加意拊摩恐未足以起凋瘵而躋之康阜也迂腐之見惟高明採之

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費生至辱翰教以值秋試僕雖久辭却猶已遠嫌却掃故諸生至者皆不敢通至九月始得發函讀之遠道之懷出世之想落我愚蒙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為宗教二門凡今吾輩之所講研窮究言語印証吾

若夫宗門之旨非畧象忘詮真超玄詣詎可易言然宗由煩弊教可依通辟之法而普雷隨根領受而今之學者皆合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爲是纔欲畧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墮于詮此豎拳喝棒狗子矢極之徒所以紛紛于世也狂瞽之談伏惟裁教費生志向甚佳足以占門下高風之所振起也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去冬聞海壘有警公在助櫟中不忘記詢感哉但獎藉踰實非所敢當昔人謂心相憐馬首圓非虛語也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二十七

島孽未盡頃聞廣中之議欲委責于閩廟堂知之

故以威帥兼領惠潮夫以鄰爲裔君子之所不取今天下一家人臣比翼協力以事天子何鄰之可壑乎近見楚蜀相開不已功欲已擅罪則誰歸此非君子兼濟之心忠臣不欺之節也老伯壽章久稽宿諾適誌事甫完復有講筵之冗再假數月乃得呈教暫此奉復

答蜀中開府譚二華

正不肖於世無所比數然好慕天下長者意所嚮往恒恐不得托交焉如門下高標淵識卓行異能則乎

生尤所欽挹也然不敢竿牘求通乃辱先施降接感慰方今周道靈夷夔龍之侶雲集于廟堂羔羊之風漸被于朝野惟是邊境潢池未漸聖化故煩虜揚之老秉鉞鎮之不然以門下之宏抱固宜入秉鉞軸矣何久勞于行間乎蜀地巖鄰沓其民獷悍易動大抵綏之則靖擾之則亂怠則頓網詭術急則烏驚魚駭故不可以內地之治治之也無論徃事即如近者龍州支羅及妖民誑亂其初或以操切太過或以處置失宜幾微不審釀成大患至動大眾蜀中人言此三事編戶良民死者以十餘萬計非網故也今亂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五

二十八

民既誅地方再定宜示休靜以綏衆心治大烹鮮老氏至訓淵魚不察定遠良籌在門下加之意焉奉翰教謂厚生善俗禁奸伐謀則安攘大計門下目已預籌之暨儒復安所置喙哉平生聞譚公胸中數萬甲兵所至風驅電掃今治蜀顧如此乃知宏才不器無適非宜哲士達權隨時善變也敬服冒昧替言無所逃罪惟高明垂亮焉

刻張太嶽先生奏議卷三十六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陳六事疏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
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
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
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教天下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六
法 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以立
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
亟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
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
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 請用倘 聖明採擇
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倘位輔弼朝夕
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
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 皇上有必為之
志而 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
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

陳期於宣昭 主德而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
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
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
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詘或前後不覺
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
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
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六
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
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
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
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弁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
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 特勅廷臣集議防虞
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
所言者果盡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
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
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諱於伍異論繁興
訛言踵至於是誠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

無不利亦無全害人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謔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譁張虛曠虞時成功難賂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挫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三

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友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

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狗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塗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跖蓋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文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 宸衷而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四

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在雖
疎賤必申仍乞 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
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
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
矣伏乞 聖裁

一重 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 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
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
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五

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恭酌緩急次第
題覆至於發白 聖衷特降 勅諭者又與泛常不
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差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
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
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 朝廷詔旨多廢格不
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為
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勸應報奉 旨行
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
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下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
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

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
伏望 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
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
宜湧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
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
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簿簿登記註銷如有
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坐以違 制之罪吏部
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
壅滯也伏乞 聖裁

一嚴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六

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為古今
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子奪之權以奔走天下
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
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
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
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
有濟哉臣請畧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
必駕而後知其駕良今用人則不然稱入之才不必
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

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僞儻仇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七

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候之印亦不宜吝無功 國家雖嗾吠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

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 誥勅動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挫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界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八

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懷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

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 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 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 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 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 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 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 水旱災傷視民之疾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 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 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粟賦強弱自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九

下先仍乞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 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 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 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 限追贓押發各遵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 貪亦可以爲實遷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 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 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 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徧累小民內之 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十

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
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
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
亦略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
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
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
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
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
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精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十一

古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
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
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
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
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
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
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
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其要於
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
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

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
虛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
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
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
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
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
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
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
守備卑弱臣常以為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
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十二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
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
易如此不惟使輩較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
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
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代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
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奉

聖旨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
議行

請冊立

東宮疏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不早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昔侍 藩邸竊聞 皇子聰明岐嶷 睿質風成我皇上茂膺 天眷篤生 聖子中外人心咸切仰戴去歲 皇上登極之初禮官即疏請 冊立伏奉聖諭以 皇子年尚幼先 賜名而後 冊立臣有以見 皇上慎重大禮之意但人心屬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 祖宗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六 十三

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時尚未周歲也今 皇子年已六歲比之 孝廟年適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已過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勅下禮官早正儲宮之位以定 國本以慰羣情至於 出閣講學及一應 朝賀等禮稍俟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為遲臣愚昧荷 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奉

御批禮部本上允行

請宥言官以彰 聖德疏

昨該吏科給事中石星疏陳時政冒犯 天威伏奉御批石星這厮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為民當差不許欺縱臣一聞此 旨不勝驚駭仰惟 皇上聖德寬弘 天覆地載 卽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矜不能赦小過至於言官論事往往 曲賜含容未嘗輕加罪責今一旦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六 十四

有此處分不知石星所言何事致觸 聖怒如此今日於該科取其原本觀之乃知石星所言委為狂妄不知事體如龍山燈在正月二十間已卽撤去 皇上於宮中遊宴一切減省在廷之臣方切仰戴而星乃信其誤聞輒肆誣詆至於 經筵日講已奉有欽依擇日舉行陸鳳儀差寫 聖諭已奉 旨處分不許救擾而星乃吹噓焉復以為言此其在愚無識恣肆妄言在星誠為有罪而在 皇上亦有不能恣受者矣但臣惓惓之愚竊以為科道乃 朝廷耳目之官職司糾正必平日養其剛直之氣寬其觸冒之

誅而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四方利弊得以上聞我
皇上登極之初特下明詔廣求直言故大小臣工
莫不以幸際昌辰遭逢 明主凡有一得之愚皆願
獻於 闕下今若因此一事將石星遂加重譴四方
聞之必謂 朝廷求言特虛文耳轉相告戒以言爲
諱雖有忠謀讜論四方利病誰肯爲 朝廷言者石
星一人固不足惜然因此折言官之氣開忌諱之門
則於 聖朝從諫之盛美豈不有虧 明詔求言之
物意豈不相背哉且自古順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
難聽於逆耳難受之言而能曲容之乃爲盛德臣追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六 十五

之於朝則妄言者已知所警乃又盡褫其職發爲編
氓臣竊以爲過矣今大臣皆持祿養交莫肯盡言諫
官皆憚於 天威不敢申救人臣緘默苟容恐非國
家之福臣受 皇上厚恩備位輔導有股肱心膂之
託誠不願 皇上有此過舉伏望 聖慈哀憫狂愚
曲賜寬宥將石星召還原職或謫降外任以倡敢言
之氣以開自新之門則言者之狂妄益無以解於天
下之公惡而 皇上包容直臣之美宥過赦罪之仁
將垂之萬世而有光矣
留中
張太岳文集卷三十六 十六
請停取銀兩疏 閣中公本
昨者恭睹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
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
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
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
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
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
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
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
糧及鹽課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

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骨血已罄 國用之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上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內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十七

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永圖 節賞養以省財用 停買辦以寬民力如 土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止於 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臣等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奉

御批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家奏擾

請宥言官疏 公本

本月十一日臣等在閣辦事忽聞御史詹仰庇以言事忤 旨命錦衣衛擊在午門前打一百棍發為民臣等不勝驚愕緣此本未經發票不知所言何事至於觸犯 聖怒如此昨於該科查問原本乃知奏內以清查內官監錢糧末後一段有再照等語詞涉狂妄致干 譴責乃其自取臣等何敢黨護復行奏擾但惟 朝廷設耳目之官正欲其每事匡正有所裨益即或有所觸犯亦必曲賜含容以養其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若譴怒重加摧折過甚將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十八

使諫臣喪氣箝口不言倘 國家有大利害 朝廷有大奸惡誰敢復為 皇上言者乎且臣等再三參詳仰庇疏意止因該監錢糧未明欲行清查以資國用原其本心實亦無他若以其出言狂驟而罪之或量為罰治亦足懲戒乃杖之於 朝廷之上盡視其官似為少重矣比見九卿科道諸臣皆向臣等言皇上天性寬仁 卽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矜不能赦小過卽一二言官有言及乘輿者亦未嘗輒加罪責乃今仰庇以指摘內監一事遂 赫然震怒有此處分似非 皇上平日所以優容言官之意責臣等

職居輔導坐視不救臣等無以應之深切惶悚查得
隆慶元年該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建言得罪奉
旨為民隨家 天恩矜宥改從降調至今大小臣工
無不稱頌如蒙 聖慈哀矜狂愚 勅下吏部查照
應嘉事例將仰庇量調外任或降邊方雜職令其省
改圖報則我 皇上天寬地容之量赦過宥罪之仁
將傳之萬世而有光矣臣等又惟言路之通塞實天
下治忽所關我 聖祖有訓凡天下利病許諸人直
言無隱所以防壅蔽而杜奸萌也伏望 皇上今後
九臣下有建白條陳悉 發下臣等看詳有可採者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十九

奉

御批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 大閱古禮非
今時所急不必仰煩 聖駕親臨等因緣臣於去年
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款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

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
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 欽依
整葺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為國之
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 天威親臨
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 皇
上御極以來如 耕藉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
儒之美一人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 大閱之禮
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 列
聖實錄在 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冒昧具奏上
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二十

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
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今駱問禮
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 留神萬幾以勵廢職此誠
根本切要之論又謂曩端宜防 巡幸宜謹尤為計
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於君不必其
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之為是况臣職
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眾論而
執己見以為是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
事體未便不必另議停止夫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
以為當止而止之唯求以便於國家耳輔臣科臣之

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
瀆奏伏乞

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奏

御批該部看了來說

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疏 公本

昨該禮部禮科題請 東宮出閣講學臣等擬稟擇

日具儀奉 御批年十齡來奏此我 皇上保愛

東宮不欲以講讀勞之也臣等敢不仰體 聖心但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廿一

竊聞孔子有云愛之能勿勞乎勞之正所以成其愛

也遠稽古禮近考 祖制皆以八歲就學蓋人生八

歲則知識漸長情竇漸開養之以正則日就規矩養

之不正則日就放逸所關至重也故周成王在襁褓

之中即周召太公為之師保為之置三少為之選天

下之端七以衛翼之自孩提有識即見正事聞正言

而成王為有周之令主良有以也敬惟 東宮殿下

英明天錫睿智夙成今已八齡非襁褓矣正聰明枋

發之時理欲互勝之際必及時出閣遴選孝友敦厚

之士日進仁義道德之說予以開發其智識予以

陶其德性庶前後左右所與處者皆正人出入起居
所見聞者皆正事作聖之基以豫養而成天下之本
以早教而端也若必待十齡去此尚有二年之遠中
間倘所見所聞少有不正則關係匪輕早一日則有
一日培養之益遲一年則少一年進修之功惟 皇
上深省焉臣等職叨輔導義不容默用是不避煩瀆
懇切陳請恭候

命下臣等會同禮部酌議簡便儀注上請

欽定施行伏望

聖明俯賜俞允

張太岳文集 卷三十六

廿一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日上

留中